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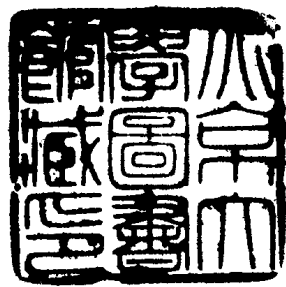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U0/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六三冊目次

## 經部·詩類

詩經類考三十卷(二)

〔明〕沈萬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二十卷

〔明〕張以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四五三



詩經類考三十卷(二)

〔明〕沈萬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類考

三十卷》提要

詩經類考卷之十八

井田考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文云田陳也種穀曰田象四十阡陌之制也○什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也○外史黃帝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隣隣三為朋用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帥帥十為州分之于井而計于州則地著而數詳○說文云八家為井象構幹形○函史云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詩經類考 井田卷八

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焉蓋其重也于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春秋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衍沃平野地可井而助下隰高臯地不可井什一使自賦者也其制里室也凡夫為井四井為邑邑言居也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言聚也言丘聚而可出車乘以田也四甸為都都言會也以分地域以辨地守以任地事而貢賦從今焉曰會也其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



職而施其政令以屢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蓋自國中屢里場圃之外畢墾而為之田故國宅之民非田不粒士非田不養賈非田雖有貨賄無所用之官非田不祿賞非田不行公牛國馬非田無與秣也○趙氏德曰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一

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深廣倍于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乘車二軌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以達于畿畿亦遂之境也十夫之田遂有九而皆注一溝其遂皆直百夫之田溝有九而皆注一洫其溝皆橫千夫之田洫有九而皆注一澮其洫皆直萬夫之田澮有九而皆注一川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三

之夏夷草以水殄其芟春揚其芟作田也其用歸于源委有鍾隰臯有牧畢盡其地宜之利而已此治野之大法聖君仁辟所爲卑官非服而盡心焉者也于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而分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爲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爲一易中地已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爲再易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而足矣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矣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必二百畝矣餘夫亦如之於是以下劑致阡愛其力以田里安阡厚其俗

詩經類考

井田考

四

以樂昏擾阡洽其恩以土宜教民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阡通其力以時器勸阡趨其功以疆予任阡坊其情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上所疆也疆之於神農后稷之教而已矣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遂上之徑溝之上畛洫之上途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途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途爲陌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十夫澮間千夫而畛道

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途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無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

詩經類考

井田考

五

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言邁也九夫之水所邁會也起溝中之土封之而成畛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言旱注潦洩如血脉流注曰洫也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言會也水所會也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溝防必一日先



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里○按遂人則  
百里之內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彼遂在夫  
間故以南畝遂則縱矣此井田云田首倍之爲遂以  
南畝圖之遂卽橫也○遂人溝涂之制與匠人異遂  
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  
明地形有順逆水勢有遲速故遂人之溝洫匠人  
之溝洫密至于下地又有稻人之法遂人成周之制  
匠人兼異代之制○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遂溝洫  
澮川也○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  
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六

成成阡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  
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  
者萬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  
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  
爲遂爲徑者萬○按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之  
類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之類匠人爲溝澮廣尺  
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七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補上也人三補中也人二補下也若食不能人二補  
則今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所以修土穀之政也  
○禹自言濬吹滄孔子亦稱其盡力于溝洫蓋此一  
事禹經營之力實多商之助周之微因而本之故詩  
人往往歸功于禹○漢書能為代田一晦三晦歲代  
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廣尺  
深尺曰剛長終晦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于  
三剛中苗生萊以上稍釋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  
故曰或耘或耔黍稷疑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

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八

五六

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一歲之  
收常過綬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後田謂不為剛  
又過後田二○易坎為水又為溝瀆欲行水者用溝  
解以上也所以為滂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為旱之備溝之  
一字從菁菁之為言撤也去水之害如撤棄也瀆之  
一字從賣賣之為言積也鍾水之利如輟積也矯揉  
水之性而為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為弓輪聖人  
所以範圍五行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凡溝逆  
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音又曰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又  
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叅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

謂稍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  
磬折不足以殺其勢是能矯揉亦出自然反是則漢  
之鴻隙股梁之浮山堰矣○草木子云井田之法非  
獨為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  
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洫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  
軌騎不得騁其足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  
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  
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此可驗也故兵法  
始于黃帝而井田亦始于黃帝

溝洫辯

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九

三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  
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澮  
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  
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  
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  
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  
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  
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  
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

不相合何用立爲異說分制田而爲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洫橫九洫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

詩經類考

井田卷八

十

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爲步百爲畹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三屋方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一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百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

詩經類考

井田卷八

十一

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曰不為井法乎  
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曰遂及我私噫  
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帶帶發發藉藉十千維  
耦周官遂人言與勸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  
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  
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  
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豈師之所徵賦非  
一夫授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  
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  
畝其中為公田而廩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  
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七  
晦廬舍二十畝而家二晦半廩舍在內貴人也公田  
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子罷者有所罰辱  
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  
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  
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  
公而後已則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  
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  
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

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  
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  
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  
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  
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  
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澮之大者也於成  
澮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之時楚為掩為政  
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  
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  
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  
詩經類考 井田卷十八 七  
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  
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井田考卷十八 終



詩經類考卷之十九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集輯

封建考

沿革曰黃帝分州畫野得百里之國萬區唐虞列爲五等此封建之始也帝王世紀曰炎帝之世有諸侯夙沙氏史記曰神農世衰諸侯相侵則炎帝時已有諸侯至黃帝始大封也陸士衡論畧曰五等之制始于黃唐謂黃帝唐堯也○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

**附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恭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里以爲卒子忽反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

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千里之

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外傳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諸侯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大戴禮古者聖王明

**附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于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

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幣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幣  
視小國之君其卿二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  
旒樊纓九就或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會賓主  
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  
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或車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三

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  
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  
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或車  
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  
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籍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  
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或車十有二乘率  
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  
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  
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  
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四

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  
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  
臣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  
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具牢禮  
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取  
執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  
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所以  
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  
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五

君親致饗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  
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  
之而諸侯務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  
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  
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  
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朝受北面拜既拜君  
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爲上擯大夫  
爲丞擯君親體賓私覲致饗饋既還圭璋賄贈饗食

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  
相問殷相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  
所以耻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  
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  
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  
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  
五積既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  
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一  
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不  
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六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  
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  
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類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教  
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灾  
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在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  
歲徧象胥喻言語計辭令九歲徧瞽史論書名聽音  
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

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聘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犒禴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欲犯令者為一書其禮俗政事貧苦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附於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服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七

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于德不服于義者則使掌交說故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按詩曰保有家土於以四求定鎮大戴禮所詳載洵矣其能克定也故曰不井田不封建而能致天下太平者未之有也余故錄其全文使天下見古帝王良法美意其於海內之國真不啻臂指相使脈絡相貫所以有道之長也○白虎通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

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又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伯者白也明白于德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任養萬物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

附庸

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八

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此商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又云封諸侯於廟示不敢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昔之論封建者曹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禪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載而僅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九

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之移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禽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三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則三代聖人猶有禁法耶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乎定于一不定於一惡能不定使孟子生于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矣



周后裔封國

周之初興大封同姓五十有五國而太王王季封嗣  
之外文武之祚又三十有二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郇  
雖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晉應韓狄武之穆也而  
凡蔣邢茅之與昨祭則周公之裔也古號燕陽閭鎡  
邠鎬方印息隨彤單縱寗梁項岑郵滑養盛極鞏毅  
謝郭密榮丹陽楊逢觚藥甘鱗主頓鼓肥宮遂寘麗  
暴載岐費紀胡康長解張隗蘭運冀潘龐馮沈賈鄭  
睽芮魏焦樊巴周徐橋北燕鮮虞陽樊皆姬國也十七  
九國如召祭閭原畢等猶太王長子太伯次子仲  
商世所封餘均後分封者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十一 4002  
雍避季歷之荆蠻自號勾吳國不嗣仲雍乃君吳傳  
簡叔達二世武王滅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叔達之  
子章因而封之干吳二十有五世而吳遂亡別封叔  
達一子虞仲于虞歷十二世而併於晉成王封周公  
子伯禽於魯三十有四世而魯遂亡周公使管叔監  
鄩與蔡恭鄩間王室周公察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  
父管故不嗣後有禽氏管氏敬仲相齊公伯卒於齊  
其耳孫修適楚為陰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  
君有陰氏陰嵩又為丘氏陵氏蔡叔既蔡于郭陵子  
胡改行率德復邦之蔡澤是為蔡仲子蔡伯生宮侯

至平侯徙新蔡益微每賦役于楚遷之州來二十四

世而蔡遂亡有蔡氏辰氏盱氏朝氏歸生氏生氏太  
史氏蔡仲氏子履氏大利稽氏曹叔荀伯二十六世  
而曹遂亡有曹氏羈氏僖氏釐氏子滅氏射姑氏夕  
姑氏公疆氏其支于卞者為卞氏欣氏于牟者為曹  
牟氏重丘氏子滅氏射姑氏夕姑氏公疆氏其支于  
卞者為卞氏欣氏于牟者為曹牟氏重丘氏子滅氏  
邾伯子爵後附于齊還奔魯而滅於楚有成氏邾氏  
上成氏邾氏肅氏霍處以祿父降而經至永公滅而  
奔齊晉早卜之在岳於是復霍而登旋滅於晉有霍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十一 4009  
氏冠軍氏僖氏康叔封于衛曰康叔者從康徙封于  
衛也武王以商餘地封之統三監為孟侯曰衛伯凡  
三十有五世而角遂亡武王克商以毛叔鄭從成王  
以鄭為三公有毛氏毛伯氏武王之封母弟也惟季  
載少使食于沈成王立為司空爰封之冉曰冉季是  
為邾駟有冉氏邾氏隍氏駟氏告分南北南後入晉  
北入宋有告氏邾氏繼伯入周有離氏邕氏叔繡居  
錯文公侯之滕三十一世齊滅之有滕氏騰氏卜氏  
滕叔氏公丘氏錯氏文公薨畢公高入職焉姓書文  
子季孫邑潘既復分龐裔孫畢萬事晉獻公滅魏而

封之華侯采馮馮氏有北燕武原公把小絨原莊  
公後亡有原氏使氏原仲氏原伯氏晚氏荀侯諸侯  
之伯晉滅之為公族後逝赦為荀氏邠氏荀氏孫氏  
孫伯氏夙氏程氏中行氏伯宗氏籍氏席氏投氏投  
壺氏孫息食知為知氏智氏豐侯坐酒亡國以故負  
璽于弋以為式射禮謂禮之豐作後有豐氏鄆氏武  
之穆四于邗為長先是唐有村成王以封于午子燮  
父而謂晉十一世文侯勤周受錫于昭侯立其弟于  
曲沃五世而曲沃滅君之五世文公遂伯諸侯康王  
以虞之幼子公明為賈伯曲沃滅之有賈氏右行氏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五十七

茹氏若夫周隸之國則伯鹵之孫仲奕武王封之閻  
晉滅之有閻氏奕氏大野氏號仲號叔文王敬友二  
卿仲曰西號後遷上陽為南號而留者為小號亡晉  
滅之叔為東號平王奪其地與鄭楚莊責王乃求其  
裔孫序封之陽曲曰郭公晉滅之有號氏郭氏制氏  
若上陽夏陽西郭南郭南伯之民鑄康公卿有留氏  
劉氏康氏官師氏師氏文王之異弟輝之子渠封岑  
為岑氏亦有王氏慶仁氏鉗耳氏籍耳氏此王季之  
穆也成王侯次于于翟為翟氏又封其支于彤為彤  
宗伯是為彤氏又封幼子臻于單單世卿為甸侯有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五十八

之孫武強滿爲武強氏姬氏周氏簡之子儋季爲儋氏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爲公翁陽氏陽氏楊樊氏無終氏敬之子封鄆爲鄆氏靈王之太子超古幼有成德以諫廢年十八而實是爲晉子宗敬爲司徒號王家平陽爲王子氏田氏緱氏王人氏王氏李氏拓至氏可頻氏乙速孤氏召康公願封燕康王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其長居燕而次襲召世爲伯有召氏邵氏召伯氏東陵氏其分於唐者爲陽伯齊滅之北燕歸國不達於華凡四十有三世秦滅之後有燕喜攸繆釐喻快喻之氏盛伯子姬姓之長降於齊詩經類考 封建卷上 五

齊有盛氏痛氏密公榮公瑕公長伯賈伯芮伯姚叔尹公康公鞏伯甘單公暴公詹伯家父巷伯方叔尹叔世卿家後各爲氏又有尹公氏奇氏榮叔氏南宮氏營伯氏芳氏齊侯滅穀秦穆滅滑楚文滅息晉文滅巴魯滅項有穀氏滑氏滑伯氏息氏息夫氏巴氏邈氏項氏劉氏辛氏召公傭周西伯夫人紹兩交龍不樂遂娘生子有文在手曰盛因名氏之年十有八封之譙侯晉武公滅譙有之爲譙氏焦氏漢東之國隨爲大楚滅之有隨氏少師氏鱗宋滅之宮虞滅之紀遂齊滅之岐郭周廢之養頓徐胡入于楚肥鼓魏

焦入于晉歷屈子秦而鮮虞則在狄極入于無駭而隗丹睽載逢冀真主亦衰除矣後各以國命氏考王封弟揭河南曰東桓公至孫惠公傑分其子班于鞏以奉王曰西惠公號二周赧王之立二周分理四十九年秦取西周遷東惠之孫紂公于愚狐王崩秦昭取西王稽七年秦莊襄取東西周地而以陽人聚爲周君祀中山武公東桓公子也厥後桓公荒淫不恤國魏拔之處之靈壽甄副輿齋種稷賓拔黨惠偏公富太秦亞辟組驪治緊鞠鞠條支宰忌舞頭及王孫王叔王子賈孫王史內史公祖叔服太伯黑肱黑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六

周封先代異姓侯國

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顛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已下車而封夏后氏後于杞殷后于宋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于荊蠻其後更名爲楚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平王始命襄公爲諸侯東坡蘇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

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爲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

開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  
國會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  
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邾徐郟芮胡南燕州梁荀  
賈凡祭宿邾原夔舒鳩滑郟黃羅邢魏霍郟鄭瞞向  
偃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糜萊弦頓沈穀譚舒郟  
白狄潁肥鼓戎蠻唐潞江鄭權道桓貳軫絞蓼六遂  
崇戴冀溫厲項莢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姒蓐狄房  
鮮虞陸渾桐都於餘丘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鄆極鄆  
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  
盟聘圖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于傳  
詩經類考 封建卷十九

封建考卷十九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

成周賦役考

明武塘

仲容采輯

陳澧室木鍾集曰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  
比伍以調兵攷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  
至調兵之法攷之小司徒云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  
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  
出一軍此比伍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  
賦丘乘以調兵攷之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至四縣爲  
詩經類考 成周賦役卷二十

都此井田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  
攷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  
法也溝洫長連耆去井地方積去溝洫以十起數  
井田以九起數丘乘以田數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  
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出一人  
都鄙兵用征成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  
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  
○太平經國書說謂鄉遂之地但出兵都鄙之地則  
出車與牛馬○杜氏通典云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

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  
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  
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  
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  
千乘此諸侯之火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  
詩經類考 成周賦卷三十 二

司馬此皆兼領之職如一旅帥兼領二三旅一卒長  
兼領二三卒之類蓋王朝之官軍中指揮者故得兼  
領之若夫中下士在鄉爲閭閭比長在軍爲兩司馬  
伍長皆民間勇士親蒞行伍者故得專領之也○國  
中鄉遂之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凡二十五家四閭  
爲族凡百家出車一乘野外都鄙之地八家同井四  
井爲甸五百十二家也四邑爲丘一百二十八家也四  
丘爲甸五百十二家也出車一乘車一乘則甲士三  
人居左者爲正主射居右者爲副主刺居中者爲僕  
主御步卒七十二人左角二十四人左甲士領之右  
詩經類考 成周賦卷三十 二

夫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然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蓋魯爲侯次國也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壞諸侯僭天子矣以上出王制考○  
來時禮經會元曰成周役民之法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又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疎在鄉在官猶祿之以田在田在兵則民皆自給之矣其

詩經類考 成周賦役卷三十 四

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途巷之役則治之牛馬委輸車輦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五人中地家三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卿大夫之登夫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以年歲之上下也況卿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又有其等矣是以民不惟不以役爲勞且將以役爲樂也○

陳祥道云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致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詩經類考 成周賦役卷三十 五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



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  
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鄙  
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熾惡而  
誅賞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務執事則帥而至  
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  
之法作其同徒犖師而至以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鄭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大司  
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  
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食地者半其民  
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  
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誅賞均  
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  
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  
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司空與事任力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五十不從力政六  
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爲  
甸徒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  
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  
而民有殍用其二而父子離詩大東曰東國困於役

北山曰役使不均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  
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熾惡辨  
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卿  
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  
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  
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  
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  
詩經類考 成周賦役卷三 七  
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  
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  
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  
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  
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  
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  
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  
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  
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  
是歲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

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舞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鄭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鄧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鄭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詩經類考 成周賦役卷二十 八

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成周賦役考卷二十終

詩經類考

成周賦役卷二十

八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刑獄考

白虎通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所以佐德助治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縣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釋名曰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圍土言築土之表墳其形圍也又謂之囹圄圍領也囹圄也○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犴胡地犬也急就章皋陶造獄後代因之○漢書述周官斷獄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

**詩經類考** 刑獄考 卷二十一

敕之法 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六曰言聽 七曰辭聽 八曰議親 九曰議族 十曰議功 十一曰議能 十二曰議功 十三曰議能 十四曰議功 十五曰議能

王之法 三曰議賢 四曰議能 五曰議功 六曰議賢 七曰議能 八曰議功 九曰議賢 十曰議能 十一曰議功 十二曰議賢 十三曰議能 十四曰議功 十五曰議賢

刑大 六曰議賢 七曰議能 八曰議功 九曰議賢 十曰議能 十一曰議功 十二曰議賢 十三曰議能 十四曰議功 十五曰議賢

廣之 自五聽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三刺一曰訊 二曰訊 三曰訊 萬民三宥一曰弗識 二曰弗識 三曰弗識 三放一曰勿弱 二曰勿弱 三曰勿弱

二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三曰老耗

所職也白虎通云三王始有獄博物志云夏曰念室

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徒牢者亦獄別名一云夏曰夏臺又曰鈞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又曰囹圄○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又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象天道而行刑故書曰象刑○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楊雄劇秦羨新論曰懿律嘉量金科玉條謂當金玉珍之也○杜氏通典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穆王享國百年旄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

**詩經類考** 刑獄考 卷二十一

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其後又作九刑○呂氏春秋云皋陶作刑○世本云伯夷作刑○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晉刀守晉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于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尚書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

上愿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叔向曰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  
 辟之典皆叔世也○漢書曰貫索貴人之牢勾圍十  
 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春  
 秋元命苞曰爲獄圓者象斗運宋均注曰作獄圓者  
 象斗運也○禮記曰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圜圜去桎  
 梏正獄訟仲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  
 授寬也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圖具桎梏○周  
 禮以肺石達窮民註赤石也○周易曰山上有火旅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  
 詩經類考 刑獄卷二十一 三  
 議獄緩死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  
 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真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弼  
 注曰險陷之地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  
 囚執實于思過之地又曰雷雨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風俗通云囚道也言詞窮情得以罪誅道也禮罪  
 人實諸圍土故囚字爲口守人此其象也尚書曰囚  
 奴正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鄭玄注云囚拘也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繫室籥  
 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詩含神霧云杓  
 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

矢于朝然後聽注必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人則  
 不聽也又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  
 聽之法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齎券書又入鈞  
 金三日而聽之亦重刑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  
 鈞三十斤掌囚職云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桎梏  
 下罪梏王之同罪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桎者兩手  
 共一木桎梏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刑獄考卷二十一終

刑獄卷二十一

四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二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兵制考

葉時對制談經錄云司馬治軍掌兵也而言掌邦政何也征之為言正也正天下之不正也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師出於正而猶曰毒天下兵豈先王所樂用也哉諸侯有違命者有憑陵暴犯盜賊者有放弑賊殺亂行者有負固不服犯陵不循荒散不治者不得已隨其罪之大小輕重而以九伐之

詩經類考

兵制卷十一

十一

法正之觀此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明民以用武也又况軍藏于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芟治兵大閱之名以此闔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率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其名而無其職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槩可知矣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

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

田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鞞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焚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

詩經類考

兵制卷十二

十二

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焚獻禽以享初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致禽以祀社中春秋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厲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焚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於陳前

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聲令鼓  
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  
錡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羣吏斃旗車徒皆  
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錡車驟徒趨  
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三闌  
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  
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和門羣吏各帥其  
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  
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  
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下二 三

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郊又云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昆虫未蟄不  
以火田不麇不郊不殺胎不歿天不覆巢○按杜預  
注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  
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  
擇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下二 四



師

周易師卦象云師衆也○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今貢賦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余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司馬序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大司馬凡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五

五

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遂之制五縣二十五鄉百二十五鄉五百里二千五百鄉萬二千五百家以起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爲鄉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野○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爲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爲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爲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爲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于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于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春秋正義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較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此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云云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六

六

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誤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四丘為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

行

周禮云振旅如戰之陳辨敵鐸鐸鏡之用芟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周書曰春為牝陳予為前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

七

行夏為方陳戰為前行季夏為圓陳牙為前行秋為壯陳劍為前行冬為伏陳楯為前行是為五陳○左傳鄭伯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衛採宋鄭翮願為鶴其御願為鷺為敖為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二卒卒偏之兩魯哀公為支離之卒以侵衛○握奇經云四為正四為奇余奇為握奇解云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六韜云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振旅

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勿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穀梁傳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云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周禮中春教振旅

征伐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壇音之野荒民散則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

八

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左傳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云捕者粗音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師

劉公瑾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後母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國有三軍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師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王者將出辭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告天示不敢自尊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

干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九

三十一

爾雅云干扞也孫炎曰干盾自蔽扞○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楛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什名曰盾遜也疏其後避刃以隱遜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于吳魁帥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于蜀須所持也或曰羗盾言出于羗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縫編板謂之木絡又曰狹而長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楯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案楯一作楯大楯也○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說文云楯楛也所以捍身蔽目○周禮云旅賁氏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樂師舞有干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於東序○春秋元命苞云帝桎帶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宋均曰干楯招搖為天戈戈盾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為表也○禮書云盾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曰敵音乃干則敵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鞮音盾則鞮者繡韋也○晁錯云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十

三十一

鼓

周禮鼓人以鼗鼓鼓軍事以金鐸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則鼓鼗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鐃師凡軍之夜三鼗皆鼓之守鼗音亦如之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鼗中冬教大閱鼓人三鼓車徒皆作○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又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又云金鼓以聲氣○司馬法云千人之師執鞞萬人之師執大鼓○名物疏

云按武事之鼓有六路鼓晉提鞞也路四面鼓也  
鼓長八尺面四尺中國加三之一謂之鞞鄭玄曰即  
軍夜之鞞之鼓也陳賜依沈休文云鞞鼓長丈二尺  
非鞞也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等  
者三之一上三正謂之晉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  
者謂之提鼓之尤小者謂之鞞即儀禮所謂朔周禮  
所謂鞞也路鼓本用之鼓鬼享晉鼓本用之鼓金奏  
鞞鼓亦懸於辟雍鞞鼓亦通於射祭而軍士皆得用  
之此所謂擊鼓其鏜者非教振旅又非警警乃州吁  
治兵之鼓應是鞞耳

詩經類考

兵制卷十二

七

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凡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用兵亦如之鄭司農云  
五兵者戈殳戟首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  
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考工記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句兵欲無  
彈刺兵欲無矰是故句兵禪刺兵搏○司馬法云弓  
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管子云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考工記廬人  
云戈殳戟首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六建

者五兵與人故以為車之五兵如先鄭說也後鄭知  
徒之五兵無夷矛有弓矢者以司馬法知之且夷矛  
三尋步卒不便於用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  
未嘗不設於車小戎闕宮所載是也名物疏

殳

考工記云車六等之數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  
謂之四等又云廬人為廬器設兵同強舉圍欲細細  
則校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  
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注  
改句言設容殳無外舉手所操校疾也被把中也闕

詩經類考

七

之圍之也凡矜八觚晉讀如措矜所矜也首殳上鐃  
也釋名曰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控  
於車上使殊離也○說文云殳以杖殊人也周禮殳  
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也○  
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  
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即今之攢竹法竹  
板亦此意○司馬法云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  
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閱易則亂太犯則不濟故  
初列即戟間焉次列殳矛間焉又云弓矢圍受矛守  
戈戟助說文又云殳者以木為身旁皆鐵齒○禮書

云安所操者二尺四寸圍其所操則非所操者有稜矣鄭氏謂矜八觚是也細而能穀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爲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又云彼侯人兮何戈與殳殳亦殳也蓋殳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客往來則侯人荷而趨周禮冬官廬人受長尋有四尺卽丈二尺穀兵同強也急就篇注曰打人故謂之穀兵同強上下同堅勁也急就篇注曰旅賁以先驅者曰殳軍士所執殳者各之校司馬法曰執羽從校是也投與殳音同一曰校殳古今字也

摑 附采薇篇服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三

詩義問云摑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左傳云公徒執冰而砥服虔云冰橫九蓋也杜預云橫九箭筒也其蓋可以取飲○華谷嚴氏云用矢則舉摑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摑以覆箭采薇篇魚服釋名云矢其受之器以皮曰箭謂柔服用之也○周禮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矢箠皆從其弓田弋克籠箠矢注云矢箠成於堅以獸皮爲之一箠百矢籠竹箠也繕人掌王之用矢箠柔人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子虛賦所謂夏服童謠所謂箕服卽此也

兜

疏云兜者盛弓之器○朱傳云弓囊也與鞬同○說文云鞬弓衣也○禮書云兜發禱桑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觀禮言包于戈以虎皮詩言虎鞬而鞬鞬皆從韋則古之弓衣以韋爲之詩言交鞬二弓則一鞬之內皆二弓以備缺折

弓

秋官庭氏掌射國中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世本云黃帝命揮作弓山海經曰少暉生絞是

箭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古

始爲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緇以扶下國墨子曰羿作弓孫卿曰僅作弓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瓠星始制弓矢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崇然也其末曰箭言箭梢或曰箭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彈弭也又曰弩曰峻中央曰弣或作拊拊也也所撫持也把中也又曰質箭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限其曲也菱其接也旁曰捷中曰蔽○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鞬龍魚河圖云弓之神名曲張○書云和之弓在東房易弦木爲弓刻木爲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吳錄云揮觀瓠星始

制弧者如張之星也周禮云凡為弓者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鄭玄注云又隨其人之情性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穀梁傳云偏弓雖矢不出疆場注云偏弓雖矢皆天子之器也○大戴禮云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注曰言得時也○曲禮云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注云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噴然順也○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鏡以蜃者謂之珧音桃以王者謂之珪○孫卿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楚成章華之莖酌諸侯詩經類考 兵制卷十二 七

之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周禮云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茶古舒字若是者謂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孫卿子云繁弱柎黍古之良弓○南州異物志云烏許國有孤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尺名曰孤弓續漢書鮮卑禽獸異于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魏志云挹婁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氏之國也○又云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

等八矢之法辨其各物而壹其守藏與其出入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疏云天子之弓王弧諸侯之弓唐大夫之弓夾庾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弓曲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中春獻弓弩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槌音針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矟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繕人掌王之用弓弩橐人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以為遠也角以為疾也筋以為深也膠以為和也絲以為固也漆以為受霜露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冰析潤于召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擣幹欲執于火而無贏擣音嬌欲執于火而無燂音導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驚音反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

詩經類考 兵制卷十二 十六

士服之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車與質往體來  
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履之而角至謂之句  
弓履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履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又  
曰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楛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  
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  
用旅弓卿以下所用也說文云殫畫弓也稍角弓也  
弧木弓也權弓曲也繇弓便利也覆弓急張也彌弓  
疆貌也汗滿弓有所向也○列女傳云弓工妻者繁  
人之女也晉平公使弓人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七

三十一

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弓人其妻見公曰妾之夫  
造此弓其為之亦勞矣其幹生於山之阿得以此燕  
之角纏以荆屨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  
妙選也而君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友欲殺  
之夫不亦謬乎安爾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  
穿七札乃賜其夫金三鎰

介

說文云鎧甲也鈇侯所臂鎧也鈇侯所牙銀頭鎧也○  
世本云杼作申宋衷曰少康之子○周禮司甲下大

夫平人中士八人考工記云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  
夫人而能為函也又云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  
屬合甲五屬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  
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圖凡甲鍛不擊則  
不堅已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砥其鑽空而窻音則革  
堅砥其旁而易則材更砥其朕而直則制善業之而  
紉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紉音則則變也○  
少儀云國家靡敵甲不組勝○家語云家不藏甲○  
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  
以為劍鎧○荀子云楚人較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七

三十一

石○漢書云甲不堅密與租務同此將不省兵之禍  
也○初學記云甲下飾謂之裳見左傳甲冑謂之裳  
見國語甲冑謂之裳見禮記○禮書云甲亦曰介曰  
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  
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  
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詩曰駟介彭彭  
又曰伐駟孔羣左傳曰不介馬而馳之鄭氏曰伐淺  
金也秦人以淺金甲馬古或用革與否不可考也

矛 莢 喬

矛銳底曰鏃平底曰鏃○方言云矛散細如雁頭者



謂之鶴膝按敝音敝脛也○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曰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鏃音或謂之鏃或謂之鏃七恭或謂之鏃其柄謂之矜○世本云杆作矛○考工記云廬人為廬器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刺兵屬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三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禮書云說文曰矛象形然則自考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九

識者所以懸毛羽二矛於其上題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重累相負荷然故謂累荷○朱傳云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名物疏云按孔疏云絲纒喬云懸羽則與朱傳言喬所以懸英者異矣釋文累荷之荷舊音何云刻矛頭為荷葉則與鄭箋不合孔云箋申傳意蓋取沈氏兩矛飾相負荷之說也然孔閱宮疏解朱英絲纒本無的據故云蓋以疑之鄭云矛有毛羽亦指時驗朱云矛之上句曰喬蓋緣爾雅木上句曰喬以類推知之並非確證韻會注喬字居秋切者云又矛矜也然則鄭以矛矜為喬下二句或并解喬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十

運斗樞云行室遙光則予生角予生角則有赤風

斧

釋名云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考工記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春秋元命苞云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補也○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皇圖要記亦云○破斧傳云隋登曰斧○尉繚子云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

侯

尚書云侯以明之○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

詩經類考

卷五

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立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騶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採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祭侯則為位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楨好倫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

屏質又云鄉侯上個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千号号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射倍射以為左若舌下若上舌○大射云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也崇十尋七十寸五十尋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也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鄭注周禮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孔氏云燕射自天子至士皆一侯鄉射賓射當張采侯二正天子諸侯大射張三侯○禮書云周官司裘所共之侯大射之侯也梓人所

詩經類考

卷五

謂張皮侯而鵠也射大治射儀之侯正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也鄉射記熊侯白質以下熊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也大射之侯用鹿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為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制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畫內諸侯大射之禮也最外諸侯大侯參侯干侯大射禮量人張三侯是也

正

鄭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詩正義云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畫

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采畫為之畫五正之侯者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挾均布之以至于外畔也○禮書云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猶大射之飾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侯

矢

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前進也其本曰足其形似木木以下為本本以根為足

也又謂之鏑鏑敵也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鏃族也言所中皆族滅也關西謂之釭釭鏃也言有鏃刃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义形似义也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箠柔服之義也織竹曰箠相迫箠之名也步义人所帶以箭义于其中也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弓矢並見于其中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注箭者竹名因以為號又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薄謂之鏃○世本云夷牟作矢牟黃帝臣也○孫卿子浮游作矢○唐六典云骨鏃曰髀髀鏃曰鏃鳴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箭

箭曰散釋葉曰鈇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筈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為筈惟利射獵○太公兵法云矢之神名續長○韓詩傳云諸侯有德七錫弓矢○春秋元命苞曰矢附于矢星四射注曰四射四方射之也○考工記曰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越之金錫此材之美也鄭注胡胡胡胡胡之國在楚旁筈矢幹也○周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一曰在二曰在三曰殺四曰鏃五曰增六曰第七曰恒八曰庫凡在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增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此八矢

者弓弩各有四焉枉殺燭恒弓所用也繫鏃第庫弩所用也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鏃寸之鏃徒重三垓鏃徒重三矢人為矢鏃矢三分第矢三分注謂枉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注謂枉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雖有疾風亦不憚之矣又云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撓之以視其鴻殺之稱又云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二十一 廿五

凡相筈欲生而搏注筈幹字也相擇也生無瑕蠹搏圓也尚書曰垂之竹矢在東房孔注云垂舜共工所為中法故傳寶之○陳琳武庫賦云矢則申息肅慎箭籥空流焦銅毒鐵籥鏃鳴鏃○博物志云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為鏃塗毒藥于鏃鋒中人即死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注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皆矢名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列子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

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三禮圖盧矢長三尺○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人之國郭璞注曰晉未加二年有鷲鳥集于始安縣南廿里之鷲波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

板

疏云板為矢末以鏃為首故板為末○釋名云矢末為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又也○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考工記矢人為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云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二十一 廿六

比謂括也○禮書云弓矢之括居莖兩旁弩矢之括居莖上下

公矛

傳云公三隅矛也○釋名云仇矛頭有三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

鏃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鏃在風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後其銳注銳底曰鏃取其鏃地平底曰鏃取其鏃

伐

疏云標是大盾伐為中于千伐皆盾之別名

閉

儀禮注云鞞弓繫也弛則傳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詩云竹閉緹滕○考工記云凡為弓寒奠體則張不流注至冬膠堅內之繫中定往來體流猶移也又云恒角而達譬如終繼注繼謂弓鞞○禮書云鞞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于弓裏命之曰閉所以備損傷也鞞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緹以繫之故亦謂之繼如此則納之綱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矣

戈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于二

戈

說文平頭戟也○釋名云戈勾于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鈎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曲禮疏云戈鈎于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鈎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禮書云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格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然戈勾兵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也○周禮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考工記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柄也六尺有六寸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

胡三之也援四之也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廣其重三鈎音斤廬人為廬器勾兵欲無彈彈也是故勾兵柙柙也毀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枝也○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孔疏云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向人也

戟

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說文云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鈎音子或謂之鎭音怡吳楊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鈎胡其曲者謂之鈎鈎鈎胡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于二

戈

三刃枝南楚宛鄂謂之倨戟其柄自闕而西謂之倨或謂之倨○廣雅倨謂之雄戟○考工記云車戟長崇於倨四尺冶氏為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鈎又云桃氏為刃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禮書云戟或作棘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磨折而上達者也楚武王荆尸授師子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殺音一人執瞿音先儒以為戟屬則戟之異名多矣○漢書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風土記云植則龍虎交牙神變無常注曰言用雙戟之法交軼相向左手為龍右手為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顛倒入懷轉如面風○太公兵法云戟之神名大將○風土記云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能兼五兵

折

傳云折方盞也疏云折即斧也惟盞孔異耳○釋名云折戕也所伐皆折毀也

枚

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枚

言八六

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續音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銜枚氏掌司蹕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蹕軍旅田役令銜枚

錡

傳曰鑿屬曰錡○韓詩云木屬

鉢

傳曰木屬曰鉢○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

柯

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言用雙

也又云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槁張玉一槁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弭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左傳云左執鞭弭○鄭氏云弭以助御者解轡紿宜骨也○孔氏云弭者弓梢之名

旒

周禮司常云龜蛇為旒又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縣鄙建旒疏云縣鄙是遂之官互約言之鄉之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旒

言三三

間比遂之鄰同建旒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夏官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之用郊野載旒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鄙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考工記云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爾雅云緇廣克幅長尋曰旒○禮記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讀日其怒○釋名云龜蛇為旒旒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旂

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及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諸侯

建旗註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巾  
車云金路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大司馬治兵諸侯  
載旂考工記云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覲禮云諸  
侯載龍旗孤鞬又云天子載大旗升龍降龍○樂記  
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爾雅云素升龍於繆練  
旒九有鈴曰旂○史記云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  
司馬法云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  
周黃池之道也○孔書云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  
承龍素降龍青蓋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  
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先儒以為王之常曳地諸侯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二十二 世一 三〇三三

形弓

傳云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左傳齊武子云諸侯敵  
王所佩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以覺報宴音旅○禮記云諸侯賜弓矢然後  
專征伐○孔疏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周禮當  
唐弓大弓往體來體若一合七成規彤矢當周禮恒  
矢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

常

傳云日月為常○周禮司常日月為常中車王乘玉

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大司馬教治兵王載太常  
司助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覲禮天子乘龍  
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  
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鄭氏云春夏之田用大麾  
秋冬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太白○禮  
書云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侑孤矢孤以張務  
崇牙者為中牙飾之以旒垂之以鈴考工記曰孤旌  
枉矢以象孤明堂位曰乘大輅載孤鞬左傳曰錫鸞  
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  
特祀天至於拜日拜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二十二 世一 三〇三五

織文

箋云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疏云言徽織者  
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織與幟同染絳為繆畫為鳥  
隼又絳為旒書名于末其制如王之旌旗而畫之著  
之於衣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徽織同長三尺  
繆長一尺旌長二尺○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  
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旒楹帛



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旒析羽為旌及大閱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幟也大傳謂之徽號事名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大司馬教茷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呂東萊云日月為常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詩之所指乃其所建之旗鄭氏所箋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世三

白

孔氏曰白謂絳帛○尚書曰舜修三帛○周禮染人掌染帛肆師大祀用玉帛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閭師民不蚕者不帛職方氏并州其利布帛幟音氏練帛○坊記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說文帛音

白旆

毛傳云白旆繼旄者也疏云此旄而言旄者散則通名九旂之帛皆用絳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旆

亦是絳也○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旆注云帛續旒末為燕尾者○曹氏曰白旆以帛續旒末為燕尾戰則旆之○各物疏按繼旒曰旆出于爾雅郭注所云續旒末為燕尾義見詩者即此白旆中央也然則旒是旆身旆是旆尾考之詩圖則一車中有兩旆其一旆畫朱鳥即織文鳥章其一則旆別自為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其所謂緇廣充幅長尋與燕尾之形並無有焉詩圖出于後儒固不足信不可據以疑爾雅然此詩下文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旆蓋建于元戎之上者元戎軍之前行凡師前朱雀而

詩經類考

兵制卷三十一

世四

後玄武恐不得建旒也鄭氏以織為著之於衣故孔氏解毛傳繼旒曰旆以為旒旒散則通名此說經傳無文毛意當是據爾雅不得與鄭同也左傳說旆多矣杜氏注各不同莊二十八年子元闞御強鬪梧耿之不比為旆注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旆傳二十八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注云旆大旆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却又亡大旆之左旆注云大旆旆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旆宣十二年令尹南轅及旆注云迴車南向旆軍前大旆昭十三年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旆壬申復旆之注云建立旆旗不曳其旆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哀二年陽虎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云旆先驅車也傳士凱反復其說以事推之知子元之旆陽虎之旆軍前大旗也狐毛所說與亡大旆之旆建而不旆之旆大將所建大旗也所云建者旗之竿耳如傳氏之說則此白旆中央者即軍前大旆故建於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是也若是繼旆之旆乃後軍所建矣旆之末不妨有旆顧非此旆耳至杜以旆為旂尤是應說旂如垂水之勢數之多寡不同非燕尾之形也

詩經類考 兵制卷十一 五

鉦 鼓

說文云鉦鏡也鏡小鉦也似鈴無舌柄中上下通錫鉦也軍法卒長執鏡○孔氏云錫鏡俱得名鉦但錫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鏡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黃帝出軍訣云牙旂者將軍之精鉦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周禮鼓人以金錫

節鼓以金鏡止鼓注云錫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節節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錫鏡之用卒長執鏡公司馬執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鼓行鳴錫行及表乃止又三鼓車徒皆作鼓進鳴錫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錫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樂記曰今夫古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疏云武謂金鏡○樂書云國語曰鼓丁寧韋昭曰丁寧鉦也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錫自其徹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周禮卒長執錫以其聲詭譎然故以鏡名漢鼓吹曲有鏡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與○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教為鼓而便其聲用又鼓人職云以鼗鼓軍士鼗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鼗鄭注云鼗鼓戒守鼓也司馬兵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鼗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周禮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也

拾 三禮圖云撻音送者臂捍以朱帟為之謂之撻者所以

遂法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注拾謂講扞也著左臂裏以常為之○禮書云拾亦謂之遂儀禮所謂袒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所謂佩決捍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熏襦燕禮記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蔽膚君斂衣而已鄭氏謂拾所以蔽膚斂衣者此也曲禮曰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則拾亦可以為摯與

棘

疏云矢鏃之角為棘古有此名○韓詩作柶柶柶也

刀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卷

三十一

什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鋒刺之毒其本曰環形似環或曰皇帝採首山之金始鑄為刀○周禮考工記云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其地不能為良地氣然也○春秋繁露云刀在右白虎之象也○六韜云大櫓刀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魏文帝露陌刀銘云於鏢良刀胡練夏時譬茲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保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物理論云古有阮師之刀天下所寶貴也龍之河圖云有脫光刀崔豹古今注云漢文帝有百濟人貢漏影三刀○續漢書云龍鱗

御刀也孟勞魯之寶刀也典論云周魯寶赤刀孟勞○魏武策軍令云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甲手刀○初學記曰歷代有吳刀赤刀容刀鸞刀○樂府歌云始出在西南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女休十四五為宗行報仇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吳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劍

管仲曰葛天之廬山發而水金從之出蚩尤受而制之以作劔戟傳玄劍銘云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廿八

三十一

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春秋繁露云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劍之在右白虎象也○釋名曰劔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集韻曰鐔劔口也字林曰璫劍鼻也○方言曰鞞謂之室說文曰鞞劍衣也亦曰襍周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劍衣也亦曰襍兩面鞞謂劍衣也亦曰襍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文上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鏘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鏘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五鏘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太公金匱劔銘云德行則福德廢則履大戴禮劔銘云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劔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又曰劔名飛揚○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劔五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抱朴子云以五月丙午日鑄劔五口下其銅于神爐中以桂薪燒之以剛炭鎔之令童男女進火劔成各長三尺六寸五分帶之入水則蛟龍不敢近人○干將與妻莫耶作劔二枚陽曰干將陰曰莫耶○楚王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鐵劔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鐵取鐵英作為鐵劔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市○楚昭王卧寤而得湛露之劔問風胡子風胡子曰湛露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吳越春秋○崔豹古今注云吳太皇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閻閻子干將莫耶巨闕辟閻皆古良劍也○古時多以銅為兵其據甚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廿九

多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山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切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劔也越絕書曰赤瑾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出銅歐冶鑄以為純鉤之劔又汲郡冢中得一銅劔長三尺五寸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錫銅為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劔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銅赤刀割王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韓子稱晉智伯繇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為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且荆軻刺秦王之日匕首擊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為匕首亦以為殿柱也後世爭攻紛亂兵革互興銅不克給故以鐵足之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可復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梁江淹見人于古冢墓得銅劔作銅劔讚略如所纂升庵集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一

卅

鸞刀

正義云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禮記曰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  
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  
尚耳鸞刀以割取脰骨乃退爛祭祭腥而退敬之至  
也○何休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  
名物疏按禮記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人君祭禮  
執鸞刀者固謂卿大夫也考之儀禮特牲則曰主人  
立於門戶視側殺少牢則曰主人卽位於廟門之外  
司馬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則士大夫猶視  
殺而不親割矣王介甫劉執中乃謂王執鸞刀以親  
詩經類考 兵制卷王二 一

鞞

傳云容刀鞞也○說文云刀室也○左傳云藻率鞞  
鞞布孔昭其數也○內則子事父母右佩遺遺注云  
遺刀鞞也○名物疏案鞞琫琕三字之義爾雅無文  
故此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公劉傳云下  
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  
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

故曰上曰琫是毛說本矛盾亦不得已而為之詞  
也釋名因之曰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琕  
當是鞞字與毛公劉之傳同杜氏左左傳注則以鞞  
為上飾琕為下飾又倒置無據劉規其過是也仲達  
不得為之倭臣

琕琕

毛傳云琕上飾琕下飾天子玉琕而琕於諸侯琕諸侯  
邊音琕而琕音琕琕大夫琕琕而琕琕士琕琕  
琕琕○說文云琕屨甲所以飾物也○爾雅云黃金  
謂之瑩其美者謂之鏗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鏘  
詩經類考 兵制卷王二 一

敦弓

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何休  
公羊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孔氏云冬官弓人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云往  
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孤此敦弓卽彼王孤也

鏘

爾雅云金鏘翦羽謂之鏘骨鏘不翦羽謂之志郭璞  
曰金鏘金鏘音箭也骨鏘金骨音箭也○方言云

矢江淮之間謂之鏃○周禮司弓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注云鏃之言候也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又矢人為矢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禮書云翦羽尚疾不翦羽尚舒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

戚

傳云戚斧也○釋名云戚戚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

揚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二

三

傳云揚鉞也疏云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劉存事始案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為鳳首銜於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為之○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八錫鉞鉞說文云鉞大斧也本作戊夏執玄戊殷執白戚周左仗黃戊右把白旄三都賦云建黃鉞以禦姦淮南子云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河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瞑目而麾之曰予有天下誰敢害吾于是風去而波

罷遂得濟又云任將之道君入廟門西南而立將入門則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投將軍以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綬章

傳云綬大綬也○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注綬當為綬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綬注云虞當言綬夏當言旂蓋錯誤也綬謂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建大麾以田○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虞以為綬後世或無崇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綬於幢上所謂注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五十二

四

旄於竿首○說文云綬車中把也○曲禮曰君車已駕僕取貳綬跪乘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綬少儀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綬申之面拖諸帶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囊

疏云囊者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之韜弓○左傳楚公子圍娶於公孫段氏垂囊而入注云垂囊示無弓○樂記云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囊注云兵甲之衣曰囊

鈴

什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璞曰縣鈴于竿頭畫交龍于旒○左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云鈴在旒

胄

說文云胄兜登首鎧也○易曰離為甲胄○書曰善救連條乃甲胄○禮記曰獻甲者執胄甲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周禮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傳云蒙皐比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胄焉蜀隊戴貝胄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胄朱綬謂以貝齒飾胄朱縷綴之也胄插以翟尾垂以紅綬朱綴之象也

旒

箋云旒旂之垂者○巾車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考工記云龍旗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管室也○樂記云龍旗九旒天子之旌所以贈諸侯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爾雅云繡帛終素升龍于終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注云終素旒所著練絳練也用綦組飾旒之

邊用朱縷維維持之不欲令曳地

兵制考卷二十二終

詩經類考

兵制卷二十一

四六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四夷考

戎狄蠻夷

禹貢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大司馬云蠻畿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蠻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為擊○周語云蠻夷要服戎狄荒服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補傳云蠻夷可通稱北可稱蠻西亦可

詩經類考

四夷卷之三

稱夷○史記匈奴傳居干北蠻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為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蠻虫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

獫狁

封建考云桀崩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季轉徙號鞏育逮周日盛曰獫狁杜氏通典曰北狄以

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羊

詩經類考

四夷卷之三

則獫狁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下及涇陽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于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廼與師攘却居于西河固鏘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壹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焉○風俗通云狄父子叔嫂同穴無別○續博物志云狄者辟也其類五一日月氏二曰獫狁三曰匈奴

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獵狁史記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獵狁葷粥居于北蠻○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獵狁秦曰匈奴○爾雅八狄注云八狄在北○周官職方氏辨六狄之人民○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明堂位五狄之國春秋狄防風之後漆姪國號鄭賸所求莫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猶如也來伐晉為一者之齊榮如也齊寧公子成父叔孫得也一者之晉管滅潞國而獲之皆殺之身橫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

三

三

西戎

杜氏通典邊防序略曰西羌出自三苗葢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都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少五穀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

母納娣媼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鯨鯢種繁熾在古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啓之子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后桀之亂吠夷入居尔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王季遂伐西落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

四

四〇七

鬼戎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駟徒之戎皆克之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于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迺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及宣王立召秦莊公與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寇周殺幽王于鄜山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夷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獯邽莫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時

秦晉自瓜州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遷于渭  
泗東及鞏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秦穆公得戎  
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  
諸戎復修霸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  
後陸渾戎叛晉荀吳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  
人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  
戎韓魏後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  
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種焉是為強盛屢  
為人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  
續博物志云戎者兇也其類六僂夷戎央老白耆老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 五

緄亦曰犬戎○史記曰自隴以西有緄戎○後漢書  
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  
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  
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  
于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騎徒  
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  
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而率西戎征殷  
之叛國以事紂至厲王無道戎乃入犬丘殺秦仲之  
族宜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子莊  
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後申侯與戎寇周殺幽王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 六

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復振遂屬于楚○尚書三百里蠻注云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爾雅六蠻李巡曰一日天竺二日咳首三日焦佻四日跋踵五日穿胃六日儋耳七日狗軼八日旁脊○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漆齒有不火食者矣○周禮職方氏掌八蠻之人○明堂位八蠻之國○後漢傳平王東遷蠻夷暴中國頽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留青曰札云南方之人曰蠻从蟲絲聲此種也緣問

髦

詩經類考 四夷卷之三 七

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牧誓及庸蜀羌粵玁狁微盧彭濮人○括地志姚府以南古象國之地有髦州○一統志雲南楚雄府定遠縣唐初置西濠州貞觀中改髦州姚安軍民府大姚縣唐屬髦州○孔氏曰髦在巴蜀

鬼方

高宗伐鬼方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湯時鬼方已內屬而復叛故高宗伐之後漢西羌傳曰殿室中

夷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其証也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楚詞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虐也今貴州以牛馬骨漬之經年候其柔脆如笋其氣逆于人鼻以爲上品供客謂之買鬼亦此類也○大戴禮帝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世本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唐高祖紀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追貊

詩經類考 四夷卷之三 八

傳云追貊戎狄國箋云後追貊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疏云貊者東夷之種分居于此故于此時爲韓所統○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追爲北方之國始見于此○周官職方辨九貊之人民注云北方曰貊狄貉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說文云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貊之爲言惡也○漢書高紀云北貉燕師助漢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地理考云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滅貊之類東夷之貊也

北國

箋云北面之國疏云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黃氏曰今洛陽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國棠城西繁肥國皆白狄也

淮夷

陳傅良云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許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孔氏曰召公伐淮夷在淮水南魯僖伐淮夷在淮水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詩經類考 四夷卷五 九 也○春秋僖十四年杞辟淮夷遷都諸侯城綠陵十六年鄭爲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鄭○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命召公伐平之○白虎通云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或言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續博物志云夷者舐也○杜氏通典云東夷有九種曰吠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干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充

命義仲宅嶋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卽位賓于王門獻其樂舞祭爲暴虐諸侯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瑯琊遂陵暴中夏侵滅小國世爲中國患至今

徐

曹氏云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耳○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卽徐州之夷而服屬于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地理志臨淮徐縣故徐國○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徐嬴姓子爵出自伯翳國始封于夏歷殷周國在下邳僮縣今泗州臨淮有徐城武王崩成王幼三監及徐商奄叛周公討之殺管蔡武庚踐奄寧東土及伯禽封于魯而徐戎淮夷復寇東郊伯禽討之作費誓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君偕誣稱偃王行仁義除刑爭四方諸侯爭辨者無所質正

咸賓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  
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乃命造父御長驅而歸  
與楚連謀伐徐偃王失國走死彭城武原山下僖公  
三年徐人取舒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齊侯及諸侯盟于杜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  
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文公七年徐伐莒成公七年  
吳伐巢伐徐楚子重奔命救巢徐昭公四年楚子會  
諸侯于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馬故執諸申六年徐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十一  
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  
吳救徐敗楚師房鍾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  
尾使蕩侯藩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與師圍徐以  
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十六年齊侯伐徐師  
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  
蒲隧賂以甲文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莫之  
允也無伯也夫三十年吳子伐齊防山以水之已卯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弗

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按先儒林少穎言周自文  
武興于南土而化行于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  
服爲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商師決勝負于  
行陣之間而西南夷之邦所謂庸蜀髡微盧彭濮者  
已皆作使而成王之即政天下已太平矣然東夷之  
徐奄猶興兵以叛也故徐雖伯翳之後而俗流于夷  
周初一叛于三監流言之時再叛于伯禽撫封之日  
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王稍有荒淫之失而偃王  
者遽爾僭號後然有朝侯有天下之意洎厲王無道  
宣王撥亂之始而釋騷于南國者又徐也及徐始微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十一  
弱而東南之錫張僭竊以爭諸侯者荆楚吳越相繼  
興矣其後徐益以弱服屬吳楚而卒不得免焉然吳  
楚偏強于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偏強于西周鼎盛之  
時則其初本非弱國也  
荆  
荆芊姓子爵出自帝顓頊高陽娶勝須氏之女生卷  
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  
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終生  
六子詳封建考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  
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

嗣得甯熊曾孫能釋封于荆蠻卅以子男之田其地  
居丹陽南郡枝江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歷三君  
熊渠其得江漢民和廼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  
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康為句亶  
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  
也周厲王時畏伐復去王號熊渠卒長子熊母康蚤  
卒中子紅嗣弟弒紅自立曰熊延延卒子熊勇嗣十  
年熊勇卒弟熊巖嗣十年卒長子熊霜嗣六年卒少  
弟熊恂嗣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嗣九年卒子熊儀嗣  
是為若敖二十七年卒子霄敖嗣六年卒子熊駒嗣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十一 十三

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子悅設望表與  
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穀梁傳云荆者楚也何為謂  
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  
叛故曰荆狄之也○史記楚世家熊霜元年周宣王  
初立又曰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舒 舒偃姓子爵國在廬江舒縣○舒鳩偃姓子爵舒之  
別封廬江南有舒城東夷也○舒庸姓爵俱失其國  
亦在廬江○巢姓爵俱失其國在廬江六縣東○舒  
巢皆楚屬國○文王十二年楚成嘉為令尹羣舒叛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十一 十四



人叛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祁黎讓之舒鳩人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遽以右師先子強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強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禽從之大敗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詩經類考

四夷卷三十三

十五

氏羗

地里志云隴西郡有氏道羗道○郡縣志夏桀之亂犬夷入居岐邠之間成湯伐而攘之武王伐商羗鬻會于牧野○括地志云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羗也○孔氏曰氏羗之種漢世仍存存秦隴之西○黃氏云羗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羗地○說文云西方羗從羊爾雅疏戎類曰耆羗○山海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羗氏羗乞姓

經類考四夷卷二十三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四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禽虫考上

雕鳩

雕韓詩爾雅俱作鴟謂為王雕即鴟也詩緝謂鴟鳥性不再匹立則異處性好時每立更不移處有幽閑貞靜之象故以起興后妃左傳刺子曰少皞為鳥師而鳥名雕鳩氏司馬也以其摯而有別為司馬王法制不亂故以名之○箋云摯之言至也謂雕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鳩自關而東周鄭之交韓魏之都謂

詩經類考

禽虫卷三十四

之鴟

方音郭○郭璞曰雕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鴟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既云雕鳩大小如鴟深目

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鷲似鷹尾上白鷲○禽經云王鷲鷲鳩魚鷹也亦曰白鷲亦名白鷲○風土記云說詩義者或說雕鳩為白鷲白鷲屬于義無取蒼鷲大如白鷲而色蒼其鳴戛和順又游于水而息于洲常隻不雙○朱傳云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朱子語錄云常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雕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

○名物疏云按釋雅鳩者郭云雅類許云似鷹陸云如鷓俱以為擊鳥蓋鳥之擊者不淫亦足方淑女之德矣惟朱子以類鷓擊者釋之昔歐陽子固嘗疑鷓猛之物不可以比后妃之淑善仲晦詢之淮人而為是說未為無據但恐江淮所有當年未入詩人之目耳又按通志曰王雅鷓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楊雄云白鷓舊說雅類誤矣然白鷓復似鷹而非鷓也爾雅云雅鷓王雅揚白鷓各自一種風土記疑為蒼鷓近代馮元敏云王雅狀似鷓與鳴雅二物亦未定其然否也錢氏詩詁以為杜鵑尤妄

詩經類考

禽獸卷十四

二

黃鳥

格物總論云鷓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音聲圓滑○埤雅云是應節趨時之鳥凡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汲冢周書曰鷓蟄五日倉庚鳴倉庚不鳴臣不附主爾雅云皇黃鳥○陸氏曰倉庚鳴于仲春其羽色鮮明在夏鳴則鷓生故詩曰有鳴倉庚爰求柔桑○鷓必匹飛故鷓字从兩而東山末章以興之子于歸章龜經曰黃鳥即倉庚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一名商庚又曰搏黍曰黃袍僧家謂

之金衣公子其色黧黑又名鷓黃諺曰黃栗留黃鷓兒皆一種也○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鷓鷃自關而西謂之鷓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東坡謂之黃公今荊州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鷓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遷喬恐似此矣

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馬怒也武也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

詩經類考

禽獸卷十四

三

尺田馬七尺鷓馬六尺良馬名駒駮色青一曰野馬○駮駮之馬枝蹄似牛而不平○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馬狀如馬名曰駒駮絕有力駮高八尺○何承天纂文曰馬一歲為駒二歲為駮三歲為駮四歲為駮八音高六尺曰駒馬八音一變性健蹄圓而喜迎風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病則卧耗力會馬色也防防曲脰馬也媽文黃目之馬也媽中馬行也馬夜行目光所照三丈馬無膽馬壯曰驢光曰駮馬足有四節馬食粟則足重不能行馬如練布故曰匹又外傳曰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

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呼馬為一匹政在私門馬  
二首方伯分威則壯馬生子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則  
馬生人馬生角而天子親兵○周官曰凡特居四之  
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祭馬社冬  
祭馬步○春秋考異郵云陰合于八八合陽九九  
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  
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  
為馬頭○說文云馬字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馬字  
古作影字馬不純曰馮上馬曰駟乘馬曰騎御馬曰  
馭習馬曰駟馬行曰駟馬走曰駟疾走曰駟奔曰馮  
詩經類考 禽重卷十四 四  
行捷曰駟行疾曰駟馬馳曰駟行速曰駟馬止曰駟  
○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北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  
色綠鬃駟為上驄赤驄駟白赤色為中在駟駟駟駟  
駟為下叱撥馬各其別有八曰江耳叱撥曰鴛央叱  
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駟叱撥曰  
紫駟叱撥曰榆叱撥○易說卦曰乾為馬為良馬為  
老馬為瘠馬為駁馬○周禮云馬生于午稟火氣而  
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  
足故食其肝者死○周易乾為馬坤為牝馬說卦震  
坎皆有馬象震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

穎坎于馬也為美春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八卦而  
馬象其四益引重致遠德獸也○伯樂相馬經曰馬  
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白馬頭為  
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明春為將軍欲得強腹為  
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今欲得長眼欲得高匡鼻孔欲  
得大鼻頭欲得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膝骨欲圓而  
張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伏龍骨欲得成頸欲  
得長雙跌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  
字尾骨欲得高而垂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  
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脰大蹄三  
詩經類考 禽重卷十四 五  
羸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  
下三駑大骼短脊四駑淺體薄髀五駑○又曰馬汗  
溝欲深春欲伏龜兩邊有迴毛曰騰蛇殺至口邊有  
迴毛曰街禍妨主白額入口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  
乘棄市迴毛在目下曰承淚不利人也○馬生下墮  
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鬮筋豎者千里  
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一  
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相馬  
經○博物志曰馬食穀足重不能行雁食粟足重不  
能飛○洞冥記東方朔得神馬股裡有旋毛如日月

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方朔  
 覆帝曰東王公之馬名步影也○周禮校人掌王馬  
 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騫馬天  
 子十有二開六種邦國六開四種家四開二種凡大  
 祭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屬有  
 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之官○爾雅曰毛在  
 膺名宜乘千里馬也在肘後減陽在幹第方在背闕  
 廣逆毛居駝音家玄駒音駒裏駝音駝一名  
 騰黃音騰皆神馬也與○萬花谷曰相馬之法水火在鼻兩  
 孔間牙欲前向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封則千里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六 四百廿一

目欲滿而澤肋欲長而懸股欲厚而緩腹下欲平滿  
 汗溝欲長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埤  
 雅曰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  
 大則肺大脾欲得小廉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  
 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艷口欲得有紅光上唇欲得  
 緩下唇欲得急上齒欲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  
 春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胃欲直而出  
 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  
 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  
 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背龜尾擎頭如鷹

垂尾如篲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  
 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  
 東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  
 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珠點書者壽  
 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搗埤雅今之烏驄也爾雅  
 曰驪白雜毛搗蓋取諸搗也今搗其色驪古者大夫  
 乘駒乘馬則借諸侯之禮矣蓋亂生于衣服車馬之  
 間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襪此晉鄭  
 之所由亂也○騏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  
 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騏爾雅曰膝上皆白惟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七 四百廿二

騏又曰後右足白驪左白騏易曰震為馬足蓋取其  
 蹠以蹠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騏足言制  
 之而動也○騏雅翼云古者騏非所貴故淮南子曰  
 旁光不升俎騏駁不入牲○駱爾雅曰白馬黑鬣駱  
 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  
 者為駱蓋馬無分于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春絡絳  
 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  
 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朱鬣  
 之駱也俗云駱馬善耐勞苦○白顛爾雅曰的顛白  
 顛今之戴星馬也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

當顧如月者所以象巔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類也可知矣易曰其于馬也爲的類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類卽的盧也乘之妨主馬之貴者的吻馬政論曰親有白毛謂之的盧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乘之皆凶○鐵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鐵非特有取于色亦取其堅壯如鐵月令孟冬乘鐵驪是也○驪埤雅驪馬白腹驪驪从練一染謂之練禮曰練而練練淺赤也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驪赤馬白腹曰驪言上周下殷也○駮爾雅曰黃白雜毛駮今之桃花馬○駮駮白駮徐鉉曰疑象駮文晉侯乘詩經類考

禽卷十四

八

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駒字从句駒音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耳周禮校人春執駒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度人掌教駢攻駒毛傳云五尺以上爲駒○升菴集歸風逮日上取于天文也鹿塊絕塵下取于地理也綠蛇青虬取于龍也紫燕黃鵠取于鳥也言其疾如鳥也驚帆言其迅如帆也匹練言其光如練也其餘或取于鳳或取于虎或取于魚或取于兔草木或桃花艾葉蘭筋蒲梢采色則玄黃赭白珍寶則金璽裏玉逍遙周公係易之爻則屯渙大畜大壯四爻擬其辭孔子廣卦之說則乾震坎巽四卦擬其象詩經類考

禽卷十四

九

駮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駮之文理或然也駮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駮馬善駮牝驪牡爾雅曰駮牝驪牡以罕稱也從來言進于馬矣宜有來而無往凡馬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駮八尺以上爲龍宗廟用龍戎事用駮田事用駮駮田馬也○魚二目白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駒馬二歲曰駒傳曰大夫乘駒蓋血氣未定則易蹄齧故大夫乘之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于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

印以三花飛鳳之字○漢文之九逸曰浮雲赤電絕  
羣逸騾紫燕陸離龍子驎駒絕塵○八駿之名見  
于列子而他書所載互有不同一日蒟騾漢書作騼  
騼唐人名紫騾今日棗騾二日綠耳一作騾騾又作  
綠耳三日赤騾又作赤騾宋世名好頭赤四日白濛  
濛古儀字形似牛五日渠黃一作駉騾又名翠黃又  
名訾黃六日踰輪又作魚輪蜀都賦所謂魚文也馬  
目如魚劉邵賦蓋如飛鶴馬似遊魚七日山子又作  
岫子今之五明馬又名玉頂又曰叱撥又名玉抱肚  
又名花抱肚太白詩所謂五花馬也古以為可今以  
詩經類考 禽獸卷十四 十一

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脰上有翼旁垂毛鳴  
聲九音有明王則見又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  
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古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  
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  
車二馬為兩三馬為駟四馬為駟

爾雅云兕似牛犀似豕○兕一作冢○埤雅曰兕善  
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又曰兕有水兕有山  
兕猶犀有二種也○兕野牛也重千斤青色一角善  
抵觸皮堅厚可制鎧白兕謂之上瑞交州記曰兕出  
詩經類考 禽獸卷十四 十一

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鞍是也○陳藏器  
云犀之雌者是兕而形不同○周禮函人為甲兕甲  
六屬壽二百年○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  
為鎧蟠冢之山其獸多兕○山海經云禱過山多兕  
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  
充武備角助文德○羅氏云兕即犀之特者牯犀之  
角能辟邪惡寧心神散風熱故良于藥餌特犀之角  
文理分明俗所謂班犀故美于服飾郭氏稱犀似水  
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  
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郭氏又云犀亦

有一角者但古多言兕今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耳射以得兕為雋故云殪此大兕

螽斯

爾雅云螽斯螽斯又云螽醜奮疆醜埒疏云螽斯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將○  
蚘蟊最害田穉又曰蚘頭即蚘蟊之訛也又名蚘蟊幽州人謂之春箕一名春黍亦音轉而訛耳朱傳謂蝗屬則似蝗而非蝗○孔氏曰七月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嚴氏曰螽斯蝗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斯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十一  
螽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羣飛故以羽言之○陳氏曰螽斯振羽之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其狀物多如此至冬而盡故謂之螽斯自淮而北無地不有楊雄許慎皆云春黍即春箕也○貪虐取民國多螽○漢書五行志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注即阜螽文公三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十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襄公七年八月螽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宣公十五年冬螽生景帝三秋蝗六年夏蝗書螽又書蝗則非一物矣螽螽始生也○名物疏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蕪氏云一生八十一子陸佃云

一母百子三家之說未詳典據而各自矛盾又按玉堂閒話云螽斯蝗屬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蓋亦以為蝗而不定其生子之數也

兔

穆希文蟬史云兔似羊而小長耳短足大者不過二斤毛褐色張衡云月者陰宗之精積而成獸象兔兔陰之類其數偶○兔吐也兔望月孕子而口出故曰兔曰明視古樂府木蘭詞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古文苑作朴握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說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十三  
者謂天下之兔皆雌獨顧兔居月之腹為雄故皆望之以直氣是直顧兔之氣而孕也然如樂府所云兔自有雄雌論衡亦云兔舐雄毛而孕則不專望月也○名物疏云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兔有健毛足底有毛名健毛善走故曰東郭綈一日而走五百里東郭綈良兔也○白兔食茵陳而仙○兔尾歲生一竅○蜀無兔○王者至德盛而赤兔至○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羅氏云冬月惟乾木皮至春草長麥繁而肉及不美○天



玄主物簿云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于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月缺也故兔口缺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尻有九孔○食物本草兔爲食品之主品隨月得窟其窟乃有六七八九或云凡咀嚼者皆九窟而胎生惟兔雌雄皆八窟五月而吐子其子從口出故祗娠者禁食壬子缺唇皮堪冒鼓其肉具十二生肖○祭同契八月十五月明之夜溪山之兔結胎○博物志中秋無月是歲兔少○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兔○爾雅云兔子婉其跡迹絕有力欣婉俗呼曰龜迹兔道也其狡

辭經類考

會通卷十四

十五

者名曰兔其大者曰兔前足寸餘後足數尺行則後足躍數尺止則扑地謂之蹶兔亦曰蹶蹶○山海經曰天池之山飛兔以背飛○內則云兔羹和粝不夢雄兔皆有芼○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典略云兔者明月之精○抱璞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六典曰赤兔上瑞白兔中瑞○青箱記云古稱慶無臆兔無脾

象

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行孕肉無十牛命在其鼻巨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

卽合之象之所在其土必豐○爾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馬○左傳云象有齒以赫其身運斗樞云瑤光之精散而爲象○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鬣象之約○嶺表錄異云象肉有二十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弗林大食多白象雲南豪族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本草云象身有百獸肉皆自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酉陽雜俎云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右如龜無定體鼻端有爪可拾鍼古訓云孕五歲始產○南州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體特詭

辭經類考

會通卷十四

十五

身倍數牛目不踰鼻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徒○沈懷遠南越志云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溪藏之削水代之可得爾窮其土得乃已○埤雅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命在其鼻食物皆以鼻取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雅翼云象鼻長三丈大如臂能別道之虛實稍虛輒不敢過馴者能拜起從人意世言物象凡有數義望頭如尾有混成之象一曰威雷而齒又生有象馬一曰有進止威儀之象一曰斧象者見星月而沒亦合于天象云○象

出交趾土人置石室惟通一路先置芻豢于中馭一馴雌象入馬布甘蔗于道野象來食之則縱馴雌象誘入石室隨以石室其門象餓人緣石室飼象少馴則騎而制之牧者謂象奴○博物志云南海四象各有雌雄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人問之輒流涕若有哀狀○象之鼻牙俱長三年一乳頭不可俯頸不可回運用以鼻將死以牙觸石以牙為身害也其口隱于頤一身之力皆在鼻過食以鼻捲之將行先以鼻拄地知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食其

**麟經類考** 卷四上 六

足有爪無指登山涉水甚捷畏鼠入鼻象產于交趾白象出西竺弗林大食諸國○草木子云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惡聞犬聲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驚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范曄後漢書曰東離國治陟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陣國有冠乘象以戰○地理志曰九真郡屬縣多象生山中郡內及日南饒之○續博物志云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纒三尺迭供壯者水草

卧別環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

**魴**

爾雅云魴魴在江東呼魴魚為魴一名魴○陸璣曰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肥厚尤美故其鄉語曰居就種梁水旁○埤雅云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鯨編褊也○雅翼云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漢中者尤美○說苑陽靈云夫投給饋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

**鱗**

麟爾雅作麤舜木精也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鱗為之長牝曰麟屬身牛尾狼額馬蹄赤目五色腹下黃色高九尺一角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音中鐘呂含仁懷義行中規矩遊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履羅網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握圖記曰帝軒題象其麟在圃唐傳曰堯時其麟在郊鼓

**鱗**

○藍田呂氏曰鯨尾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

**麟經類考** 卷四上 十七

孔叢子唐虞之世麟鳳遊于田○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麟五蹄○淮南子曰麒麟則日月食○統志攷麟生夜有光焰如火色綠○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于火遊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傳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騶然則麒麟似騶而不角故也○春秋孔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祭也麟木精也宋均曰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也青黃不祭謂見綫也○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感精符曰麟一角明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十九

云俞人東北夷雖馬角大者曰麟也又曰規矩以麟注云規矩亦戎也麟似麀一角馬蹄 箋云鵲作巢冬至架之春迺成○詩推度災云 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禽經云鵲以音感而孕又云鵲鳴啾啾○曾子曰鵲上高城之塘而巢于高枝之巔城壞凌風而起○淮南子云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低枝又云螿虫鵲巢皆向天乙者至和在馬又云太陰所建螿虫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十九

也○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知來歲多風則巢于下枝此知來也○不知童子探其卵此不知往也○爾雅鵲醜其飛也鵲音注疎翅上下又云鳥鵲醜其掌縮亢鳥嚙其張喙謂飛則縮足于腹下亢鳥咽喉也其受棧處名喙○廣雅曰鵲鵲也○鵲立順風而東向○朱提以南無鳩一名喜郎一名飛駁○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而結玉于腦謂之鵲玉此鵲終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又云戴王之鵲巢于竹與燕同羣蓋燕能識寶故詩經類考 禽虫卷于四十一 于

也○鵲周禮總謂之鳥蓋鳥之屬也以其色駁亦名駁鳥能知氣候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歲必一管巢華生比他物最早故自小寒五日而始巢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之○周易說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于未風之象令失節不巢癸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周書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周成王時塗循國獻丹鵲一雄一雌孟夏取翅為扇一名素影一名條翮翮音○聞見錄云鵲巢內有隱木令鷲鳥不能見○雜五行書曰埋鵲一枚溝中辟盜賊奸邪或云焚鵲巢

可獲狐媚本草曰五月五日鵲腦入術家用○雜纂曰或云鵲血可以調弓故街衆曰鵲血調弓濕未乾鷲鷲新淬劍光寒蓋鷲鷲膏可塗劍使新也○張顥為梁相有山鵲飛化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淮南子鳥鵲填河成橋渡織女○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一尺八羣飛于湖際街採不周之粟于環丘之上

鳩

傳云鳩鳩鳩結鞠也釋鳥云鳩鳩鳩鴉左傳云鳩鳩氏司空詩云惟鳩居之皆謂此也○禽經云鳩抽詩經類考 禽虫卷于四十一 于

而安注鳩鳩也○鳩雌前而雄後○鳩生三子一為鴉○鳩暮鳴而小雨雄鳩鳴雌鳩鳴雨○鳩辨鴉故曰斑斑次序也○埤雅云鳩鳩一名搏黍江東呼為郭公北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其嘯于朝從上下暮從下上○鳩鳩之骨佩之宜夫婦鳩能巫步禁蛇○鳩鳩仲春之時鷲味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痴而化故曰鳩鳩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春化鳩秋化鷹如田鼠之于鷲也○淮南子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鳩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鷲鷲鷲音自開而東謂之戴鷲東齊海岱之

間謂之戴南南猶鴛也或謂之鴛鴦按前雅載鴛鴦下音訪宅或謂之戴鴛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楊之間謂之鴛自關而西謂之服鴛或謂之鴛鴦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鴛方○鴛有五鴛鴦關雎也鴛類鴛也鴛鳥故以為司馬王法鳴鴛鴦也一名鴛鴦又名布穀又名擊穀一名業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其雌雄飛鳴以翼相拂摩有均一之德故以平水土為司空祝鳩離今鴛鴦性慈孝聽其聲慈念古以教孝為司徒離一宿之鳥謂一意于所宿之木于苞栩苞杞集馬謹也孝以教私恩謹以致公義故以勞使詩經類考禽虫卷下四 三三  
 臣嘉魚烝然來思喻慈士必慈而後知能取官材先焉故以為興賢樂周官羅氏中秋獻鳩養國老禮儀志曰仲春案戶校年老者授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禮祝噎在前祝哽在後故又名祝鳩小者曰鴛鴦今鴛鴦似斑鳩而臆無繡采性拙不能為巢天將雨頒鳩雄喚雌其聲為鳥天陰鴛鴦則屏其匹晴則呼之雌類尾皆促故從佳鴛鴦膺也春為鳩秋復為膺故以為司寇之官鳩从九者形變一而始九而究復變而之一物窮反本也故復為布穀○歐陽永叔云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

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鳩鵲作巢甚堅既生鳩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名物疏云按楊雄方言尸鳩或謂之戴勝邢氏已辨其非又云或謂之鴛鴦此即釋鳥所云鴛鴦非鴛鴦也則其他鴛鴦服鴛鴦諸異名皆不足據羅願以為即月令之鳴鳩據馮衍逐婦書云口如布穀則此鳥亦多聲者但鳴鳩自是鴛鴦而非尸鳩也羅氏之言失于詳究矣依歐陽氏則拙鳩別是一種不在左傳五鳩之內此蓋以時驗知之或得其實然古之釋詩者皆謂鳩鳩有均壹之德故以比夫人若但拙而已安足稱乎○按今江淮間鴛鴦多被鴛鴦鴛鴦所奪未見鳩居者不知詩人所指鳩何物  
 草蟲  
 釋蠶云草蟲負蠶郭璞云常羊也○陸疏云大小長短如蝗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左傳有蠶杜注云蠶負蠶疏負蠶歲時常有非災虫蠶一名負蠶此注相涉誤為蠶耳○陳藏器云飛廉一名負蠶蜀人食之辛辣杜預左傳注云蠶負蠶如蝗虫又夜行一名負蠶名字及虫相似終非一物也○陸佃云一云蠶

蚓卽負糞亦以離應草虫鳴于上風負蝨鳴于下風而風化○羅願云蚓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詩嚶嚶草虫趨趨阜蝨說草虫固多端案張衡云土螿鳴則阜蝨趨是則蚓爲草虫也○詩緝云負蝨也糞也卽蝨斯也○名物疏云按釋草虫者不一然以爲似蝗者近之詩緝以草虫阜蝨斯爲一以蝨斯斯蝨爲二蝨斯斯蝨不知其爲同爲異而阜蝨草虫之與蝨斯則斷乎爲三考爾雅自辨矣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一

阜蝨

草虫阜蝨相感以化○證類本草阜蝨蝨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令人相愛五月五日候交時將取夫婦帶之相宜○草木疏云阜蝨一名負糞大小長短如蝗而青色好在茅草中一云阜蝨名夜行虫○又云今人謂蝗于爲蝨兗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蝨也蔡邕云蝨蝗也明一物○陸農師曰草虫鳴阜蝨躍而從之故阜蝨曰糞草虫謂之負糞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埤雅曰今謂之時蟻示跳示飛飛不能遠一曰蚯蚓卽負蝨也亦以離應草虫

鳴于上風負蝨鳴于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螺贏亦取阜蝨子兒而成已子○一云阜蝨如蝗虫東人呼爲舂艇有毒○名物疏云按爾雅釋負蝨但云糞而已不知糞是今之何物陳藏器云如蝗虫益亦舂蝨之類也李巡陸機直謂之蝗不思蝗是災虫劉向所謂介虫之孽豈歲時所恒有而詩人咏之予謂凡經傳直謂之蝨者蝗也凡似蝗而不爲災者通得蝨名故有阜蝨草虫蝨蝨蝨蝨土蝨之別諸說紛紛各執所見不辨可也

雀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二

雀巢于瓦隙故名瓦雀○崔豹云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格物要論云雀嘴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指爪黃白○雀賦曰頭如蒜顆目如擘椒○雀字通于爵飲器以爲名象爵之形取其鳴節節足也○雅翼云雀小佳其小者黃口食食易捕性多欲至日曛卽盲○名物疏按此雀乃依人小鳥凡緯書稱赤雀黃雀者瑞鳥也又有青雀禮記云前有水則載青雀是水鳥也永元中安息所獻者條枝大雀也並與此不同○雀啣艾以爭燕巢艾置巢中燕不復顧燕飛去則居之○禽經曰雀交不

一雉交不再又曰雀以猜瞿今雀俛啄仰顧所謂瞿也○西方之書曰雀能却火災因浴沙而受卵○埤雅曰凡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屏鳥雀每引嘴取脂以塗翎毛則雨露不能濡○雀四時有子○夏雀生鷄○雀依簷隙故曰瓦○黃雀曰雀賓○百年之雀入江為蛤月令九月雀入大水為蛤汲冢周書云寒露雀入大水為蛤○唐順宗時拘彌國進却火雀置于火中其火自散○南越志曰增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凝映○廣志曰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漢武內傳西王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三七

山有五色雀有貴人至則王母使者 鼠 埤雅云一名鼯南陽呼鼠為鼯廣雅曰鼯鼠是也○月令田鼠即鼯鼠形大而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生田中鼯鼠一名鼯鼠夏小正鼯鳴是也即說所稱五技之鼠○神異經北方層水萬里厚百丈水下有磧鼠重千斤食土中草木根其毛八尺作褥却寒肉作脯食之已熱皮蒙鼓聲聞千里美尾可聚鼠其類為人災○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遍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都成有之○郭璞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三七



立鼯鼠拱而舞行地中者鼯緣木上者鼯古鼯鼠豹首而虎文大于拳隱鼠赤背而白毛大于牛○丹燕之山名耳鼠者以尾飛此獸之似鼠者也可禦百毒○鳥鼠同穴鼠在內鳥在外相為牝牡鳥曰鴝而鼠曰鼯○鼠之易勝月則三吐俗呼唐鼠○鼠食礬石則死○鼠食巴菽三年重三十斤○鼠壽三百○百歲蝙蝠為仙鼠○仲秋鴛化為鼠而反始○鼯死于日光○鼯鼠口甘所嚙不痛○沙鼠膽滴耳而愈聾疾○鼯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爾

詩經類考

會通卷三十五

二十九

鼠

雅曰鼠之種十有三鼯鼠深目而短尾墳地中行者也說文曰伯勞所化鼯鼠以頰裡藏食者也鼯鼠有螫毒者也苗鼠者野鼠也鼯鼠音斯夏小正曰鼯鼠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亦名鼯也鼯鼠音鼯鼠江東呼為鼯音生鼯鼠音幼小鼯也鼯鼠音鼯鼠○鼯鼠音青黃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鼯鼠鼯鼠音鼯胡地可作表豹文鼯鼠如豹鼯鼠如鼠而大蒼色在鼯鼠音鼯鼠黑色在樹木上天鼠以皮為裘今常名其裘為天鹿裘鼯鼠今鼠者也○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螟蟻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詩義疏曰樊光謂卽爾雅鼯鼠許慎曰卽五技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遂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魚參魏略曰大秦國出辟毒鼠○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名竹鼯本草曰鼯鼠一名隱鼠形如鼠而無尾黑色長鼻○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其鋒乃捷于兔○黔州之鼯鼠狀如

詩經類考

會通卷三十四

二十九

鼠

蝙蝠大如鳶其毛紫而黑夜行飛生人見之多以為惟○西番有土撥鼠能穴土為巢形如獺曰社君曰家兔曰白衣曰穿窬小人皆鼠之別名也○草木子毛蟲有螫黃鼠是也○山海經云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燃火中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之火浣布是也○火鼠之毛三寸○爾雅鼯鼠一名夷猶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脊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頰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

從下上高或曰一名飛蠅其狀如狐而鼠首以其髯  
飛馬融曰後雌畫吟鼯鼠夜叫○舊說鼠性疑出穴  
多不果持兩端謂之首鼠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  
是也○賊人位貴鼠巢木○鼠夜去而邑有兵○劉  
敬叔異苑曰西域有鼠王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  
者如常鼠頭悉白飾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  
不祈祀則嚙人衣裳○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  
王○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異記述○  
鼯鼠生滄海中首似鼠足黑無尾常伏水中大者千斤

羔羊

詩經類考禽蟲卷二十四 三十三頁七  
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羣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  
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說文  
曰羔羊子也羴五月生羔也羴六月生羔也羴音羴  
七月生羔也羴音羴未卒歲也

麇

埤雅云齊人謂麇謂麇麇如小鹿而美故从章章美  
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麇麇即麇也或曰麇性善驚故  
从章蓋麇鹿皆健駭而麇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  
道書曰麇鹿無魂又曰麇鹿白膽善怖麇性喜山善  
聚善散故從囹囹聚也亦散也○麇草木疏云麇也

青州人謂之麇埤雅崔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  
觸麇有牙而不能噬麇如小鹿類甚多麇其總名也  
○雅翼云麇極能走然未及鹿有牙者有無牙者大  
者不過三二十斤老則牙見于外准人謂之牙麇○  
兩雅麇牡麇音牝麇音其子麇音其跡解絕有力音狎  
音○抱朴子曰山中赤日稱赤吏者麇也○說文云  
麇屬吳越春秋曰麇者倬倬也○又云麇大鹿牛  
尾一角麇大麇旄毛狗足旄長尾也○說文曰麇或作  
鹿或作麇又曰鹿牡麇音牝麇音其子麇其跡速絕有  
力麇音○鹿羣聚則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得美  
詩經類考禽蟲卷二十四 三十三頁七  
草欲食則鳴相召走必成羣故詩以况君臣之義周  
官視朝則皮弁服蓋取諸此○黃山谷稱鹿曰伊尼  
虞世南賦云華山道士林云鉅鹿侯○蟬史云麇性  
喜山麇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乎山為麓麓者獸  
之所在故也○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警  
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  
及花鹿惹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菀也  
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  
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  
集音漢○蟬史曰鹿牡有角而無齒牝有齒而無角曰

有齒無齒謂上齧也若下齧則牝牡俱有齒也其鹿兒一年角如釘二年角二臺三年三臺至四臺每年解而復生若四歲之鹿一解角之後一生便有四臺角也○抱朴子曰南中多鹿每一遊牝數百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及夏唯食菖蒲一味即肥當解角時其茸甚痛逢獵入伏而不動先以繩繫其茸截之以其血未散然後斃鹿○酉陽雜俎曰獸岐尾鹿班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三元參贊曰五月勿食鹿肉傷人豹文者殺人鹿茸不可嗅鹿肉瘕人陰譚史按凡物骨肉之易長者莫過于鹿故鹿角能補氣血為諸詩經類考 禽蟲卷五十四 三十一

首人面而虎身○圖經蜀願磨山高七百餘丈有穴有平地諸山之鹿一日一聚于其中號曰鹿市○後漢書西夷傳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云神鹿出雲南雄倉山○衡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異苑曰鄱陽樂安彭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而其祖名字鄉居年月存焉遂斷射獵○雅翼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鹿無枝節角有枝曰絳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滋古伏羲之世鹿皮為禮按說文集韻云麗族詩經類考 禽蟲卷五十四 三十一



故別其少所寢楸楸其所附四猶皆白猧音其跡刻者之各絕有力猧五尺者牝音牝○方言曰猪燕朝鮮之間謂之猧關東西謂之猧或謂之豕南楚謂之猧其子或謂之豚或謂猧吳楊之間謂之猪子齊徐以小猪爲猧猧豕白豕黑頭也○山海經曰猪猪大者肉至千斤豪猪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家語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生○傳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豕注婁猪求子猪也喻衛夫人艾豕喻于朝也○字說云犯所謂婁猪巴猶婁也○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于釋畜惟豕見于釋獸以豕者詩經類考會虫卷二十四  
 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詩云一發五犯然則犯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犯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所以爲仁也○名物疏按羅氏云牝豕之小者對大豕而言若對猧則犯爲大矣玩二章經旨葭叢高故有犯藏焉蓬叢低故有猧藏焉說文一歲爲猧二歲爲犯之說殆必有所昉也廣雅云獸一歲爲猧二歲爲犯三歲爲有四歲爲特則犯猧之名可通于羣獸也○犯一曰二歲能相挈也○猧說文云生六月豚一曰一歲猧尚叢聚也○雅翼云猧從義猶從也羣以從母有約從之義○說文云牡豕曰豕

母曰穊又曰犯老母豕曰穊小母豕曰穊小豕曰豚豕一歲曰豕豕生三月曰穊豕高五尺曰穊又作豕老豕曰穊猪求子曰穊豕蓄地曰穊豕怒毛豎曰豪豕走曰彘豕鳴曰猧呼猪聲曰穊豕息曰穊豕曰豕良猪曰穊豕壯大曰穊長毛曰穊兩豕曰豕豕生三子曰穊○本草會編曰穊五尺爲穊凡猪骨細少筋多膏大者有重百餘斤食物至寡故人畜養之甚易生息○朝野僉載述羅氏曰豕之性能水故牧猪之所在必水草之交此所以潛從猪蓋猪猪所食息也埤雅曰豕穊也竭其尾故謂之豕大喜雪馬喜風詩經類考會虫卷二十四  
 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張南軒曰易曰坎爲豕蓋豕主汗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吳氏曰前後皆陰之汗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故坎爲豕陸佃田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性趨下亦水畜也故坎爲豕

**駟虞**  
 猧首虎軀白質黑文其身五采尾長于身三倍日行千里卽白虎也食自死之肉不踐生芻西方之獸有道則見非時不出湯時戲于朝源○河圖括地象曰玉虎也王者至信之德則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

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生  
隔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斑而  
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者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  
其間尾長于身出孟山亦出鳥鼠同穴山亦出林氏  
之國日行千里○大公六韜西伯拘美里散宜生從  
林氏得白虎獻紂免西伯難○河圖括地象云今嘗  
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燕

廣雅云玄鳥玄鳥燕也○埤雅云燕籥口布翅枝尾  
齊人呼馭取其各自呼也一名玄鳥取其色之玄也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

一名鷓鴣莊周所謂鳥其智于鷓鴣目之所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此  
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為燕安之燕○廣雅紫胸輕  
小者越燕背斑黑聲大者胡燕胡燕為社候燕巢戶  
有向北及尾偏而色白有胡燕者是數百歲燕也○  
海暑為窠聲多稍小者曰漢燕即越燕也又為紫燕  
巢門楣上亦謂之漢燕巢于大屋兩椽其長有容匹  
素者曰蛇燕○越燕紅襟聲大胡燕斑胸聲小  
○燕千年生胡髯即又名青鳥述異○羽蟲之蠶者  
燕鶯也文昌雜錄曰京東河岸崩蟄燕無數在州刺

史郊鑿因饑荒民掘蟄燕食之乃知燕亦驚蟄乃  
出非渡海也酉陽雜俎曰或言燕蟄于井燕不入室  
是井虛也○賦臣柄國燕生爵酉陽雜俎曰妾媵有  
制則白燕來京房易曰白燕見則君生貴女○燕燕  
也○禽經燕以狂聃音鶯以喜轉聃視也夏小正來  
降燕乃聃轉曲名聲似歌曲故曰轉○海東青鷹之  
鷲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獵者知其事歐陽玄詞  
鷹房持獵回車駕卻道海青逢燕怕升卷○禽經云  
鳥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莊姜送歸妾義取諸此故  
曰上下其音差池其羽皆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升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

集○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其中○春秋運斗樞曰  
搖光星散為燕與蛟龍蜃蛤之氣往來入水則為蜃  
為蛤益亦類感也故人食則雷或擊之○正義曰燕  
燕一名鷓鴣周一名馭一名玄鳥齊人呼馭漢書曰童  
謡云燕燕尾涎涎是也美好之貌也○燕京房謂之  
天女莊子謂之鷓鴣曆書謂之玄鳥崔豹謂之社公  
又名烏衣郎○舊說燕于冬歸北海蟄于水而嚙小  
白魚作繭窠自蟄今燕窠菜是也以春分來而秋分  
去其來主為孚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媒其去  
也多藏溪山大空水中無毛羽或蟄藏坻岸中亦云

入水爲蜃蛤淮南子云燕之爲蛤是也其來去皆避社又戊巳日不取土豈社主于土戊巳土位土克水燕避之與○廣州志云燕有三種于崖崖者爲土燕○左傳云少皞時鳥師而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以其春來而秋去汲冢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玄鳥不至婦人不對白露玄鳥歸玄鳥不歸室家離散

雉

雅翼云雉應義氣其鳴以頸相勾○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雉○雉爲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早 鷹傷則擦地黃以解○鷩雉之尾六尺○化書云雉不再合信也○雉善聽○左傳刺于日丹鳥氏司閉者也卽鷩雉以其立秋來立冬去本草曰鷩雉制火山海經曰似雉五色養之攘火○雉火畜也感于陽而有聲先鳴而後鼓翼○大戴禮曰正月雉震雉震也者鳴也雉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先聞之或曰十一月地雷動野雉聽而先雉故曰雉善聽○雉之種十有二曰鷩雉卽王后掄狄刻繒爲其形而采畫之者也曰鷩雉走而且鳴曰鷩音上雉黃色而自呼者也鷩雉雉之慙惡者耿介甚于他

雉似山雞而小背黃腹下赤項綠色鷩是也秩雉一名秩秩海雉也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鷩山雉尾長者俗呼山雞禽經云首有采毛翰白雉也○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鸚雉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雉南方曰鷩雉音音雉東方曰鷩雉北方曰鷩雉西方曰鷩雉皆中央鸚雉之類也雉之絕有力者曰奮○雉糞枯銀○埤雅曰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禽經云雉上無尋鷩上無常雉上有丈鷩上有尺上言飛而上也雉之上不能尋鷩之上不能常鷩雉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早 暮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鷩斥亦赤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月令云孟冬雉入水爲蜃季冬之月雉雉雞乳曲禮云祭宗廟雉曰跽趾雉亦曰夏翟雉尾至夏光鮮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鷩雉攻木之工鷩雉搏埴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鷩雉攻皮之工鷩雉設五采之工雉夷也夷平也○雉耿介之鳥也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爲雉耿介之禽應義氣周禮六摯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雉交有時別有倫耿介輕



死不生得因地墳衍為界分護之界內一雉主焉莫敢越過界者死闕却之毛美自愛終日睽水目眩則溺死雨雪惜其尾高棲木杪往往餓死陸佃曰文之溺物也如此羅願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死或闕死亦其性然也○易曰離為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焱悍故為雉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也○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旁流四海則白雉見○蛇有化為雉者張華時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脫或曰蛇與雉交而成蜃蜃乃龍屬非蛤蜊也○徐爰射雉賦注云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象莫敢鳴雉雉具一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埤雅云雉死耿介妒壘護疆雖飛不越分域南方之物陶氏謂丙午日不可食明主于火也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陸佃曰王后六服一日翬翬畫以翬雉二曰榆翟畫以榆雉翬翟素質榆翟青質青質仁也素質義也備五采焉禮也地道尚義故后妃之德仁義以為質而文以禮也又曰天子五門一日雉門雉門畫雉象闕也又曰禕衣畫雉故曰象服○左傳翬予用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二十四

五

三

丹鳥氏司閉者也

鴻雁

周禮六摯大夫執雁又云落音蒞雁醢又曰雁宜麥註雁火畜麥木穀此以木生火為宜也○儀禮士相見曰下大夫相見以雁飭之以布○爾雅曰鳧雁醜其足蹠音其踵企郭璞曰脚指間有膜蹠屬相著飛則脚跟企直○雁有奴以伺夜○鳧雁食砂石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禽經云鴻以水言自北而來鴈以山言自南而北○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霜降五日而鴻雁來寒露五日而詩經類考 禽蟲卷二十四 五 三 候雁來○雁曰朱鳥又曰陽鳥關東謂之駕一名鶴鳴一名羽書使者○埤雅云鴻之為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其失偶也終身不配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有行列故也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鷄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表三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格物論曰鴻似雁而大純白疑世所稱白雁者即鴻也詩

疏曰鴻鳥羽毛純白似鶴而大肉美如雁○古今詩話北方白雁秋深乃來則霜降故謂之霜信雁之大者為鴻羽毛純白格物論曰即天鷲也急就篇注云鴻水鳥其色正白雁亦鴻類也其色蒼黑夜宿洲中鴻在內雁在外逐更驚避倘狐與人之捕已○儀禮曰大夫執雁取其候時而行也婚禮下達納采用雁○夏小正云正月雁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息長焉爾九月遘鴻雁遘往也○月令鴻雁有四候鴻雁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雁來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甲申 雁之子乃鴻雁也雁之父母九月鴻雁來賓小雁也雁之子也注曰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十月雁北鄉亦大雁正月候雁北亦小雁此說出晉于寶小者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故九月來汲冢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雁北鄉雁不北鄉民不懷至○劉向雁賦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弋羊祐賦雁云排雲墟以頹頹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

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眾物不能易其所凌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古今注云雁自河北渡江瘦瘠能高飛不畏霜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故啣蘆○本草衍義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山海經云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埤雅云雁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雁行避影本草衍義曰雁字許迴轉繞如陣故曰雁陣○白孔六帖上虞民治田有雁春則啣拔草秋啄除其穢是以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甲申 雁之子禁民不得妄害○埤雅曰鴻雁南翔不過衡山蓋南地極煥少雪雁望衡山而止惡熱故也一名翁雞一名鴻鵠一名鷹關東人呼為鴛鴦河北人謂之霜信雁歸必含蘆以飛至雁門皆却之抱朴子曰智禽啣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雁塞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雁棲集之故因名曰雁塞○漢武帝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梁州記云梁州界雁塞相傳此山有天池水雁棲集之故曰雁塞○酉陽雜俎曰臨邑縣有雁翅泊土人于此澤雁取其翅避暑

流離

爾雅云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郭注鷓鴣猶留離詩所謂流離之子○尹子曰詩咏流離史書梟貌流離鳥名少好長醜益毛鄭舊說也○梟長而食母一名留栗又名掛首冬至斬其首掛于木上故名又名夜行遊女謂其日中不見丘山夜則撮蚤察毫末也桂林取養以捕鼠○陸機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劉子云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埤雅

虎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生本草衍義曰風之從虎者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不從○運斗樞云樞

禽更卷于四

聖本

卷七

星散為虎○通卦驗云立秋虎始嘯○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

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虎食青泥而解箭藥○青箱記虎交而月暈○虎夜行一目放光

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墮入地成白石主治小兒驚○虎經食人其耳有缺虎變為人其足無踵食

物遇耳則止食犬則醉○黃質黑章者虎竊毛者鷄

毛白者鷄含黑者鷄青者為羅○雅翼云虎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徘徊顧步搏物勢止三躍不中則

捨之○虎千年牙蛻而角生○緹虎頭于龍湫可以

致雨○虎死必靠木及巖石不仆地○方言云陳魏

宋楚之間或謂之季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季耳或

謂之於菟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為山獸之君又名

山君曰金波羅曰白額將軍曰嘯風于皆虎之別名

胡人謂之巴而思○魚虎有二一水禽食魚一海魚

有變為虎者○博物志云虎知衝破又能畫地下食

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下者推其奇偶謂之虎卜○

獸名會耳者似虎而絕大不食生物遇虎則噬殺之

虎○曰州督者其實火牛蒼毛豕身用若擔毛衛護

其犢與虎為仇○青要食虎○淮南子

其犢與虎為仇

禽更卷于四

聖本

卷七

曰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入視哀搏而殺之恩玄賦曰牛哀病而化虎雖逢兄而必噬○虎狀如猫而大于牛黑章鈞爪鋸牙生倒刺無小腸舌大于掌硬損腎懸于腹而長熊吼聲如雷一生一乳一乳必雙古云虎不再交是也汪機曰虎之強悍其過于脛骨或擒拿或扳援皆賴于足脛雖死而脛屹立不仆○虎無指為貓○虎鬚治齒痛拔刺齒間即愈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骨如乙字長一二寸在胸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能令捉鬼解衣○爾雅云彪白虎離黑虎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

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四八

虞音○宋范文穆公愛談虎事有客曰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奮躍搏人人有勇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遠巡弭耳而去虎骨甚異雖咫尺投草能身伏身露及其燒然作聲則巍然大矣虎不食小兒兒痴不懼故也不食醉人必守醒以俟其懼也餓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康字或作建康左傳公子偃自雩門蒙臯比而先犯注臯比虎皮○抱朴子曰龜之為虎壽千歲五百年色白也○月令大寒之日虎始交雜俎曰虎交而月暈○虎鬪死而守臣災○元命

苞云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論衡云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垂以夏出○漢紀楊賜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狼戾之獸○說文曰虎行曰虔又曰虬白虎曰彪又曰彪虎聲曰虬又曰虬又曰虬又曰虬生虎曰彪黑虎曰麟又曰麟虎爭曰督虎文曰彪或云彪虎之猛者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唐名虎曰武諱高祖父名也○金樓子云寅日山中稱虞吏者虎也楊朱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

爾雅曰狸狐貓狘醜其足躡其跡瓜音注躡皆有掌

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四九

躡瓜指頭處詩義問曰狐之類貉貓狸也貉子曰狸狸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狸貉子似狸爾雅曰貉子狸其雌者名猛今江東呼貉為狝狝○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埤雅云狐性善疑狘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其尾重善濡溺故易正以為象狼狐搏物皆以虛擊孤狐从狐省或以此故也○雅翼云狐斂口而大尾色赤所在鳥獸羣而躁之蓋妖祥之禽所占也春秋外傳曰狐狸之狐搢之是以無成功皆熱心

不定之貌○狐不二雄○狐有媚珠○狐壽以千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精為美女為神巫為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即與天通是為天狐○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狐首戴鬣夜禮北斗○狐不渡江○狐尾九節擊石出火戴鬣拜北斗不墜變為人矣○王者能致太平則黑狐至○狐性淫又多疑故云狐疑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風勁河水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聽冰下水聲然後過河○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至乃來又曰武都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子

鳥

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燕鳥白脰鳥○禽經云慈鳥反哺白脰鳥不祥巨喙鳥善警哀鳥吟夜注云鳥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埤雅云鳥一名鴉其名自呼體全黑今人聞鴉噪則喜聞鳥噪則唾以鳥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傳曰鳥樂空曠鴉樂稠鬧世云鴉交頸而感鳥傳涎而孕莊子云鳥鵲鴉蓋謂是歟鳥一名鴉鳥以其色鴉以其聲詩曰其赤匪狐其黑匪鳥狐羣者也鳥合者也管子曰鳥集之交初若謹後必相咄所以刺其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子

初皆利合不以道也又曰鳥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鳥故曰老鳥又曰鴉交脰而感鳥傳涎而孕語曰鴉傳枝鳥茹沫○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道師曠曰鳥為聲樂齊師其遁傳曰夜遁謀幕有鳥矣○東方朔著陰陽局鴉經先數其聲第一聲即是甲以十千數之辨其緩急以定吉凶淮南子曰鳥力勝日而服于雞禮云鳥陽物也又曰日中有跋鳥高誘云跋不行謂其三足也今俗呼日為金鳥抱朴子曰日中有三足跋鳥陽數奇也○酉陽雜俎曰俗候鳥

飛翅重知天將雨鳥陽物也感陰氣而翅重○禽經曰鳥之巨嘴者善避矰繳弋彈射○容齋隨筆云北人以鳥聲為喜鵲聲為悲南人聞鵲噪則喜聞鳥聲則唾而逐之不知鵲固有善而鳥亦能報喜也酉陽雜俎云鳥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鳥鳴而前引多喜○詩義問曰有鴉音雅鳥楚鳥也爾雅曰鴉斯鴉鴉小而多聲腹下白又曰鳥鵲醜其掌縮飛縮腹下又曰有燕鳥山鳥炎鳥又曰鳶鳥醜其飛也翔又曰鴟音山鳥似鳥而小赤嘴○古今注曰鳥一名鷩鳥通俗文曰白頭鳥謂之鵲鴝治人○續博物志云鵲詩經類考 禽部卷二十四 五

○名物疏按說文鳥孝鳥也其赤白蒼三種或有三足者緯侯諸書皆以為嘉瑞非不祥鳥也莫黑匪鳥以喻衛君臣皆惡必不援孝鳥為喻矣孔疏既不詳辨考爾雅注疏但知有反哺不反哺白腹白項之辨而已陸農師埤雅則涵孝鳥與不祥之鳥為一本草禽部有二種鳥鴉慈鳥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鴉即反哺者其脰白鳴聲啞啞人亦不惡之有一種純黑而惡聲者謂之老鴉俗云聞其鳴者凶則此詩之鳥即今老鴉矣

犀 詩經類考 禽部卷二十四 五  
爾雅犀狀如水牛猪頭大腹犀脚三蹄皮黑額上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者長鼻上一角短鼻上即食角也小而橢好食棘一孔三毛入海水開故名利涉侯角蛻埋之人作木角以易再三不易犀前足直常依木而立木仆則不能起故土人多植木木爛犀倒殺之異物志云犀體兼五種肉犀舌有棘常有草木莖刺舊說一種二角又有一角者名曰山犀犀之美者可以破水駭雞能解鴆毒抱朴子通天之犀有白理如線盛于水中雞見而駭嶺表錄異云犀有二角在額上者名兕犀在鼻上者名胡帽犀估犀亦有

二角皆為毛犀其角重七八斤者名陸羅犀此救角  
 俱有果文以文之粗細為貴賤敬宗時南昌進夜明  
 犀光照百步開元中交趾進辟寒犀冬月煖氣襲人  
 ○草木子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  
 之夜不濡其裡白星徹瑞俗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  
 也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鳩處必  
 有犀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  
 馬吳錄地志云沅南縣以南皆有犀○漢書曰烏菴  
 國出犀牛○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犀象焉○圓  
 經云通天花犀其文理具百物之形本草云通天犀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五十四 五十四

胎時見天上物命過並形于角故云通天抱朴子曰  
 赤理如縷自本微末又曰有白縷如絲直至角端置  
 屋中鳥鳥不敢集屋上置米中雞輒駭呼不敢食刻  
 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異物志云海水中水犀樂聞  
 絲竹彼人動樂牛則出來以此採之○埤雅曰犀角  
 理復有正棟倒棟正棟者角腰以上通倒棟者角腰  
 以下通或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棟有腰鼓犀  
 者中斷而不通其類極多足為奇異故波斯國呼象  
 牙為白犀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又曰犀之文或  
 如紫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

細估犀紋大而勻

鶉

內則云雉兔鶉鶉○筆談曰天文家朱鳥迺取象于  
 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此丹鶉也或  
 有魚所化者魚鱗龜龍類火之所自生也○爾雅云  
 鶉鶉其雄鶉音化痺音注鶉屬音鴝鴝音鴝即上云鴝鶉  
 母田鼠所化者又云鶉子鴝音鴝鴝音鴝注別鶉鶉  
 鶉之名○埤雅鶉有二種有丹鶉白鶉銳上禿下夏  
 出秋藏飛必附草能不亂其匹○原始云斤鶉一名  
 鴝內則謂之鶉月令三月田鼠化為鴝鴝也化而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五十四 五十四

之善故盡其辭也鴝為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  
 也○素問云鴝即鶉也是鶉也鴝也鴝也三名而一  
 物初生日羅鶉初秋時名曰蚤秋中秋以後名曰白  
 唐夏出秋藏飛則附草迺火類也無常居有常匹性  
 淳潔越橫草恐觸其喙也如遇橫草則旋行轉避亦  
 性淳之故也○列子天瑞篇蛙變為鶉○李巡曰鶉  
 一名鶉舊云蝦蟇所化者也○周書時訓云清明之  
 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鴝○本草云四月以前  
 未堪食是蝦蟇所化○禽經云鴝鶉野則義泰則搏  
 注月令田鼠化為鴝關東謂之鶉蜀龍謂之鶉在田



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鬪也○本草衍義云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也嘗于田野屢得其卵○談苑云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鴛鴦者積于市門是時雨水絕無蛙聲人有得于水坎者半為鴛鴦半為蛙列子之言不謬矣又田鼠亦為鴉物變非一揆也○交州記黃魚上化為鴛鴦○雅翼云鴛鴦居易營食易給掠伏淺草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鴛鴦居穀食尾特秃若衣之短結傳稱子夏貧衣若懸鴛鴦性好鬪物之小而健無若此者

蝥蟥

詩經類考

會虫卷二十四

五

蝥蟥本草郭璞注腐木根下有之瘦而白○孫炎曰蝥蟥謂之蝥音蟥關東謂之蝥蟥梁益之間謂之蝥又曰蝥蝥孫炎曰蝥木虫也又曰蝥素蠹即蝥蝥也然則蝥蟥也蝥蟥也蝥蟥也蝥蟥也素蠹也蝥也一虫而六名也○爾雅云蝥蝥注木中蠹虫又云蝥蟥注在糞土中又云蝥蟥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為蝥所在異○方言云蝥蟥謂之蝥自關而東謂之蝥蟥或謂之蝥音蟥或謂之蝥音蟥梁益之間謂之蝥或謂之蝥音蟥或謂之蝥音蟥秦晉之間謂之蝥或謂之蝥音蟥四方異語而通者也○唐本草注云

此蠹在腐柳樹中內外潔白土糞中者皮黃內黑黯○陶隱居云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于脚音雜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蝥蟥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為蟬蝥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至春羽化為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二虫出處既殊形質又別蘇恭迺混其狀總名蝥蟥乃千慮一失矣名物符子云石生金木生蝥○化書云燥濕相育不母而生○埤雅云蝥蟥一名蝥蝥蝥曲貌以形舉也七辨曰蝥蟥

詩經類考

會虫卷二十四

五

之領阿那宜顧是也此即木中蠹虫亦曰素蠹故古者謂從中起謂之蝥語○名物既按蝥蟥蝥蟥二物也蝥蟥一名蝥亦名蝥蟥一名屋音齊一名敦齊莊子云鳥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復育轉為蠹博物志云以背行駛便于用足者也蝥蟥一名蝥一名蠹一名素蠹一名蝥蝥生于素柳柏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二種陶隱居蘇恭俱混為一誤也蝥自是蝥蟥之異名非蠹尾之蝥也天蠹爾雅云蝥即蝥蝥也楊子雲言蝥蟥或謂天蠹然則亦異物同名非爾雅之蝥矣○柳子厚曰木朽而蝥

中草腐而蜚飛列子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竭盡則木朽慾熾則身亡

螻

螻正義曰什蟲云螻螻螻舍人曰小蟬也鳴螻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螻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夏小正曰鳴螻虎懸○埤雅云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螻○方言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螻有文者謂螻螻其雌螻謂之疋

蛾

爾雅云蛾羅注螻螻此即蚕蛹所變者也○埤雅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九

云繭生蛾螻生卵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繭者蚕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蛹一名魏精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為魏即是雄繭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螻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云蛾眉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暮光亦其類也蠲史云螻如小蝶有翼而不飛兩眉如畫

鱣

傳云鱣鯉也○孔氏曰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邢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

為黃魚○陸機云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

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

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鉤取之大者千餘斤可

蒸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鱣類雖食水而

岫居不善遊三月出于河見河水而目眩望清直上

集龍門阻峻不得上輒點額而下斃焉○淮南子曰

善為魚者不求已上望禹門輒近終無暴腮點額之

患矣言知止也○顏氏家訓云鱣深灰色而無文諸

書多有以鱣作鱣者誤爾雅云鱣長二三丈似龍而

口在頷下大者千餘斤後漢書云鵠鵠街之則鱣非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九

鱣明矣鱣三月上官于孟津○埤雅云鱣長鼻輒骨俗謂之玉板古今注云鱣之大者為鱣鱣之大者為鱣非是也詩言鱣鱣而又言鱣則鱣與鱣異名矣○雅翼云鱣大者為黃鱣鱣之類雖食于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鵠鵠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鱣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鱣不善遊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鱣鱣也出葦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鮪

陸機云鮪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

在領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絡肉色味不如鱸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沈云江淮間云鮪伊洛間云鮪海濱云絡一名鮪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死海中化為此魚又曰河南鞏縣東北崖二山腹有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爾雅云鮪鮪郭云鮪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鱣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鮪子即此魚也○埤雅云鮪長鼻體詩經類考 會魚卷三十四 六十一

附魚

爾雅云鯉魚子鱣小魚說文云未成魚曰鱣又曰鯉禮少儀云魚各右腴夏右鮪注云冬氣在上腴腹下肥肉也夏氣在下鮪脊也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說文云魚水蟲也篆作魚象其形也埤雅曰鬼不見日魚不見水以魚在水而不飲水也又曰鮫珠在皮魚珠在眼天玄主物簿云魚之懷珠者五十年則無復鼓腮腦上有鬚紫色眼紅色口赤色汲冢周書云立春後五日魚上水魚不上冰甲冑私藏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又曰眾逆同志厥妖魚逆流上又曰魚去水飛入道詩經類考 會魚卷三十四 六十二

無鱗甲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人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禮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滌醢而序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于魚其來尚矣木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非時及他處則無○雅翼云周洛曰鮪蜀曰鮪音鱣音孟○天官獻人云春獻王鮪○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夏小正云二月祭鮪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

肥 鳩 傳云鳩鳩鳩也○爾雅鳩鳩鳩鳩舍人曰今之斑鳩某氏曰春秋云鳩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

各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鵲鳩○本草云鵲南  
北總有似鵲尾短黃色在溪林間飛翔不遠○廣雅云鵲鳩音鳩也○埤雅云鵲鳩一名鳴鳩一名鵲鳩莊子所謂翺與鵲鳩笑之者也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捨枋榆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陸機云鵲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鵲鳩而大鵲鳩灰色無繡領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紋斑然故曰斑鳩與此鵲鳩全異機之言非今此鳥喜朝鳴故曰鵲朝也○周詩經類考禽五卷下四 五三

書時訓云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許叔重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名物疏云按本草言鵲朝飛翔不遠而許叔重謂直入雲中豈所見各異耶莊子所云與本草合則許說非也○蟬史云鳴鳩一名鵲鼓一名布穀一名僕姑一名勃姑則亦以為斑鳩猶許說耳

雞

按禮記云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禮又云季冬之月雉雉雞乳○夏小正云正月雞桴桴姬伏也桴養也○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雞○古今注云雞一名

燭夜○春秋說題曰雞佳也佳而起為人期莫寶也善為人制○易林曰巽為雞雞鳴節時家樂無憂○晏旦之期○雞異象日將臨巽位故鳴五更所以巽為雞者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為雞也○九家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鷄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埤雅云鹽鐵論曰雞廉狼吞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郭璞云雞有蜀魯荆越諸種越小蜀大魯又其大者王褒云魚瞰雞晚李善以為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是也○雅翼云雞鳴必三度

詩經類考禽五卷下四 五三

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又能自守不為風雨所止故詩人以比不改度之君子又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氣貌毀故有雞旣○雞能食銅鐵火南雞能食火與火鼠無異○雞木畜也麗于陽而後有形先鼓翼而後鳴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雞有蜀魯荆越之種○祛疑錄雞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五德者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放微錄白毛鳥骨雞每日以子午卯酉四時其毛翻豎戟立○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雞音雞未成雞曰健音健絕有力奮三尺為鷄

雞五更○說題詞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  
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管輅別傳云雞者兌  
之畜故太白揚輝則雞鳴○格物論曰雞有丹白黑  
三種知時畜也○廣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散反翅  
之種大者蜀小者荆九真郡出長鳴雞龍魚河圖曰  
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四距亦  
殺人雞有五色亦殺人○白澤圖曰雞有四距重翼  
者龍所變也殺之震死○拾遺記曰太初二年月氏  
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郭子橫洞冥記曰  
詩經類考禽部卷二十四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  
○沈懷遠南越志曰咸平有巨穴焉至于重陰四晦  
則雞鳴雲中○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  
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  
膏塗其頭○一二更鳴者曰荒雞主災亂  
○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雞旣○影娥池北有伺夜雞  
隨鼓節而鳴五更為五聲一曰五時雞一曰燭夜伺  
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  
是也○埤雅曰日中有雞月中有兔蓋雞東方  
之物兔西方之物大明生于東故雞入之月生于西

故兔入之○又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眾  
鳥曰集故云雞棲于埭○禽經曰雞以嗔睨鳥以怒  
嗔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雀以猜瞿燕以狂眈也鶯  
以喜轉鳥以悲啼鶯以饑鳴鶴以喚潔鳧以凶叫鳴  
以愁嘯鳴也○汲冢周書曰大寒雞始乳雞不始乳  
淫女亂男月令云季冬之月雉雉雞乳馬氏註云雉  
穴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  
形○吳均曰鹿有食羊之美雞有呼羣之德  
○吳臨川曰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  
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故異  
詩經類考禽部卷二十四  
為雞括蒼龔氏曰雞羽屬故能飛其性則為入為伏  
知時而善應故異為雞○周禮以禽作六犖庶人執  
鶩工賈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雞人掌共雞牲辨其  
物為祭祀夜嘒且以鄙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  
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禋  
禘其共雞牲注云雞屬木故列職于春官風俗通義  
曰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捍雞守  
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雞東方之牲也歲終更  
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  
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忌陰勝故



羴麀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一角者爲勝  
角甚多節感慶圓繞羴野羊似吳羊而大角蹄似羴  
封背如駝羊詳也詳以改也合三爲生以養士也故  
羊高三尺○羊有白黑褐三色胡羊曰羴規小者爲  
羔毛長尺餘者爲羴羴河東陝西出者曰青羴一角  
一目在耳後者曰羴羊諸羊之性淫而狠其腸九廻  
出入圈中有一羊爲首以率羴羊○類說呼羊曰羴  
根裴輝卿曰羴郎崔豹古今注曰長羴公又長羴主  
薄黃初平叱石成羊故曰白石道人蒙古人曰忽你  
呼羴羊曰一見哥呼小羊曰忽魯罕○龍魚河圖曰

詩經類考

禽畜卷二十四

六八

羊一角者食之殺人○說文曰羊祥也象頭角足尾  
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  
也羊大則美故美从大羴瘦也羊以瘦爲病故羴从  
羊○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則有羊禍○坤  
雅云羊性善羴故于文羊爲羴羴中以一羴爲主舉  
羴聽之北人謂之羊頭○說文曰羊从个象頭角足  
尾之形又曰羴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丹房鏡  
源曰羊脂柔銀軟銅殺羊角縮賀賀錫也○侯鯖錄  
云新羊入羴與諸羊相觸火燒其尾則定故士子瓊  
林宴爲燒尾宴

牛

說文云牛大牲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爲大物天  
地之數起于牽牛○禮記云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  
肥牛大夫以索牛又云牛曰一元大武又云諸侯無  
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云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曰牛夜鳴則廂○又云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周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  
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

詩經類考

禽畜卷二十四

六九

衡○易曰坤爲牛○蒼色大目曰羴牛赤尾豎頭曰  
領胡赤曰辟黃曰得白曰羴黑曰羴純色曰犧子曰  
犧異人謂犢曰犢牛羊無子謂之犢犢牛羊之齒有  
下無上故曰戴其角者少其齒兩其足者添其翼○  
二歲曰犢三歲曰犛四歲曰牝性順蹄圻而喜順風  
起先後足卧先前足病則立○牛遇虎則環首外  
觸以衛其犢○牛目有豎瞳而無橫瞳故見物輒長  
○牛以鼻聽其耳無竅也○牛之聲曰牟○食之已  
久復出嚼之牛曰齡○羊曰羴音麀鹿曰羴音鳥曰  
羴寓鼠猴類曰羴○爾雅羴牛音麻出巴羴牛音羴



領上肉擲起二尺許狀如索駝肉鞍一邊擺牛小  
 儀行者日三百餘里音電一云前角反也如牛  
 今之費牛也又呼果下牛擊牛音危即擲牛也如牛  
 出廣州高涼郡龍音悲也擲牛而大肉數斤出蜀  
 中岷山獵牛音獵音龍音牛也擲牛音危音龍音牛也如牛  
 為多一仰觶皆踊觶音龍音龍音牛也擲牛音危音龍音牛也如牛  
 俯一仰觶皆踊觶音龍音龍音牛也擲牛音危音龍音牛也如牛  
 獨音黑耳尉牛音尉黑腹牧黑脚犍音犍體長犍音絕有  
 力欣狼音加七尺為犍○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  
 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驛駟驥驂牛譽郭椒丁  
 標○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牝音牝特牛  
 牝牛牝畜母也從牛七聲牝音牝騰驂牛也犍音犍特牛  
 黑雜毛牛也犍音犍犍牛也犍音犍牛白春也徐音徐  
 詩經類考禽魚卷下四上  
 黃牛虎文也犍駁也特音特牛白春也特音特牛  
 駁如星也犍牛黃白色也雅音雅白牛也犍音犍牛長  
 春也犍音犍牛徐行也犍牛息聲也一日牛鳴犍牛純  
 色也犍牛馬牢也犍音犍犍牛以芻菴養牛也犍音犍牛  
 柔謹也○呂忱字林曰狗牛鳴也犍野牛也犍音犍牛  
 牛貝齒也○何承天纂文曰犍音犍牛後脚正也牛  
 羊無角謂之犍音犍牛羊角長謂之犍音犍○世本曰犍  
 音作服牛也犍音犍牛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山海  
 經云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周官曰牛人掌養  
 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求牛所以釋

者賓客供積膳牛餐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犍牛喪事  
 供莫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  
 不失謂之載牛○寧戚相牛經曰牛岐胡壽岐音下  
 為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  
 快脰骨長且大快駛也壁堂欲潤壁音堂倚欲如絆  
 馬聚而正也膺庭欲廣天關欲成天音關雋骨欲垂  
 春中央捶頭欲高百體欲緊蘭株欲大蘭音株豐岳欲大  
 膝音膝垂星欲有怒肉音怒力柱欲大而成  
 骨也懸蹄欲如八字陰虹屬頸于尾音屬頸屬公所  
 餽陽盛欲廣音廣而應上音上角欲細身欲促形欲  
 詩經類考禽魚卷下四上  
 如卷大燕疎勒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常有似鳴者有  
 黃也○博物志云九真有神牛乃生貉上黑出時共  
 闕即海沸黃或出闕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  
 號曰神牛○又云越嶺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  
 日肉生如故○廣志曰有赤豹封牛周晉水牛毛青  
 腹大狀如豬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駝駝日行  
 三百里出徐門夔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郡花  
 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華  
 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似水牛一名犍音犍  
 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犍牛如駝駝能行○周成

王時東夷送六角牛述異○玄中記大月支及四胡有牛名白皮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肉滿瘡沒又割之○千年木精為青牛述異○草木子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街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午也踈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齊地記東萊牛島上嘗以五月海牛產乳其形似牛而無角虎聲牙爪如虎脚似鼉尾似鮎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

**詩經類考** 會通卷二十四 七二

以杖擊鼻則得之○興徭役奪民時則耕牛五足○犢二首而天下分土○五行傳云思之不容則有牛疏○稱牛曰班特處士○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述異○志惟荀晞為兖州鎮募得牛能日行千里旦發書寄珍食都邑五百里一更始竟答書還乃殺其牛視惟雙筋如小竹大自頭夾春着肉裏故外不覺○千寶搜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太守王涼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其一腹者也○埤雅云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

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為牛乾為馬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尚耳是也詩曰殺時犉牡有俅其角依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俅角牛膏曰香

**豹**

爾雅云獬白豹注似熊小頭庫尼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白豹音或曰豹毛赤黃其文黑而中空比比相次猛捷于虎齒極堅以刀斧鋸鐵皆碎落火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愚俗○說文曰豹

**詩經類考** 會通卷二十四 七三

似虎園文黃故黑如鐵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注曰豹也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从勺當為此也淮南子曰驅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本草圖經云豹皮入藥可以驅濕癘今黔蜀中時有獬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為所食○衍義云豹能安五藏補絕弱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文色亦不赤其形小此各有種非能變為虎也○豹隱澤毛而十日不食其死也曾山○雅異云豹似虎而園文有赤有玄有白山海經云太山多赤豹幽都之山有玄虎玄豹王

會篇云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猯今出建寧郡毛黑  
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缺可頓進數十斤溺  
能消鐵爲水○列女傳陶答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  
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  
故藏以遠害○洞冥記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  
如翠○本草曰豹有數種而赤豹希見陸機曰尾赤  
而文黑謂之赤豹又有狝說文云狝似赤豹五尾陶  
弘景曰豹惟尾爲貴至今罕有○漢四夷志云東方  
滅國多文豹

鳧

詩經類考 會魚卷十四 七四  
唐音云一種似鴨而小者名曰沉鳧俗呼水葫蘆○  
朱子曰鳴野鳧也江浙人謂之萩鳧又名瀝鳧尸子  
曰野鳧爲鳧孟子云力不能勝一匹雛匹野鳧也以  
其有匹儔故云匹陸機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  
水鳥之謹愿者也○埤雅云雄者身有文章似鴛央  
而脛短鷗好浮鳧好沒說文曰鳧野鳧也一名鳧野  
鳧也色白而頭有毛泊于江湖每百爲羣食沙石皆  
消惟食海蛤則不消隨其糞出○爾雅云鴈沈鳧  
郭云似鳧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鴈又  
云鳧雁醜其足蹠其踵企言脚指間有蹠蹠屬相著

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埤雅云沈鳧好沒與雁  
以晨飛容與與波上下○海鳧毛長三丈張華曰出  
則天下亂○雅翼云陸龜蒙稱夜聞有聲類暴雨者  
一夕數四明訊其吓曰鳧驚也其曹敵天而來必竭  
禾穗而去江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鳧所在必竭  
糧食古人亦養之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  
冠鳧善飛方言曰野鳧甚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  
謂之鵞鷄○莊子云鳧脛雖小續之則憂

狼

說文云狼似犬銳頭白頰前高後廣性怯走善顧其  
後用糞以燒烽火雖風不斜故曰狼堠又曰狼煙或  
云狼駢脅直腸故其糞煙直也其鳴諸孔皆涕列子  
曰狼作聲而諸竅皆涕○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體  
白色並兵之兆也埤雅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  
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踐踏蹙其尾進退有患也  
○爾雅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獾絕有力者名迅  
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  
數十步其敏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克也其膏可煎  
和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膍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  
狼裘是也○草木子云狼尾一孔三毛徑中筋大如

鳥卵如織絡小囊虫所作也○雜俎云狼筋如織絡  
袋子似筋膠所作大小如鳥卵人有犯盜者熏之當  
令脚擊縮因之獲盜也○抱朴子狼壽八百歲滿三  
百歲則解變化為人形○周禮曰獸人多獻狼注狼  
膏温故冬獻之○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  
見一漆曰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周宣王時白狼  
見犬戎滅又曰白狼金精也○田俵子曰商湯為天  
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埤  
雅曰豺祭狼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从  
才狼從良也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七六

五十五

以下所向故獵師遇狼則喜蓋狼之所向皆獸之所  
在也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而又靈智有才故雖  
跌胡覺尾而能不失其猛也○狼起卧遊戲常藉其  
草而草皆穢亂故曰狼藉又曰狼扈○淮南子曰鴟  
視而狼顧鳥雄鷲于雌獸牝猛于牡是以熊為熊之  
牝而熊猛于熊狼為獾之牝而狼名獨著虎猛者稱  
乳虎蓋其類也

盧

傳云盧田犬○戰國策云韓盧天下之駭犬也○義  
訓曰韓盧宋鵠良犬也盧純黑色鵠黑白色

鰪

毛云鰪大魚○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鰪魚馬其  
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壘一魴之  
餌鰪過而不視又以肝之半鰪則吞矣○鄭云鰪魚  
子○爾雅云鰪魚子疏引此詩其魚鰪魴云鰪鰪字  
異古通用○一云東海之魚名曰鰪比目而行不相  
得不能達○名物疏按毛以鰪為大魚次章什魴鰪  
亦曰大魚則鰪特魴鰪之類耳非必大至于盈車也  
盈車即鰪之尤大者如今鰪亦有小有大鄭氏蓋以  
盈車之魚必非笱之能制故以魚子易之不知魚子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七七

五十六

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耶

鰪

箋云鰪似魴而弱鱗陸疏云鰪似魴厚而頭大魚之  
不美者里語曰網魚得鰪不如嚼茹其魚尤大而肥  
者徐州人謂之鰪或謂之鰪幽州人謂之鰪或謂  
之胡鰪○埤雅云鰪色白北土皆呼白鰪西征賦云  
華魴躍鱗素鰪揚鬣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失水  
則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鰪鰪魚六韜曰縉隆餌魚則  
嘉魚食之縉調芳餌則鰪魚食之鰪庸魚也故其字  
从庸○雅翼云魚雖一類所食不同今鰪惟食草鱗

食螺蚌鱗乃食鮫矢宜其味之不美○嚴氏曰今鱸  
鱸相似而小別鱸頭大庸頭小

狃

爾雅狃子各切狃其雌者名糲糲乃反今江東通呼  
貉為狲狲疏狃似狐其子名狃○詩義問曰貉子曰  
狃狃形狀與貉異

特

特有三一豕生一曰特又一歲為特又一牲亦曰特  
○又楊雄方言物無偶曰特

鴝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七

鳥之中鴝無舌○鴝之趾有前而無後○鴝遇驚鳥  
能激糞禦之著糞其毛悉脫落○鴝似雁而大無後  
趾而虎文郭璞曰鴝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鴝聲之訛  
耳或作鴝又作鴝音讀不同說文曰七十相次也从  
七从十陸佃云鴝性羣居如雁而有行列連蹄不喜  
樹止性最淫逢鳥則與之交其字畫七十鳥為鴝為  
其多鳥相交之故也○易林鴝一名鴻豹謂鴝能食  
鴻也○說文曰肉出尺馘焦氏易林曰文山踔也肥  
膾多脂正言鴝也○鮑古鴝字○禮曰雞肝雁腎鴝  
與鹿胃鄭玄云與脾也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四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禽虫考下

鴝

疏云鴝惡聲之鳥一名鴝與梟一名鴝瞻印云為梟  
為鴝是也俗說以為鴝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鴝  
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鴝  
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  
隨其時惟鴝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云梟  
鴝○埤雅云鴝鳴其民有禍證俗云禍鳥也肉可為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七

炙故莊子云見彈而求鴝炙○廣志曰鴝楚鴝所生  
如鴝巨虛種類不滋乳也○漢書賈誼云鴝似鴝○  
嶺表錄異云北方梟鳴人以為惟南中晝夜飛鳴與  
鳥鴝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  
勝狸○雜俎云相傳鴝生三子一為鴝不飲泉及井  
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名物疏按爾雅梟即此  
惡聲之鴝也梟鴝音相近故孔仲達云鴝一名梟古  
書多稱梟鳴指此非土梟也土梟爾雅自謂之鴝鴝  
郭注鴝梟言土梟悞矣本草梟目吞之令人夜中見  
物博物志云鴝鴝一名鴝鴝夜目至明今云吞鴝目

而夜中見物似說鴟鴞非鴟矣鴟鴞卽爾雅之惟鴟  
又云鴟音鴟者也本草又云賈誼云鴟似鴟  
其實一物考之異物志有鳥如小雞體有文色土俗  
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周禮注云天鳥  
惡鳴之鳥若鴟鴞賈公彥曰鴟之與鴞二鳥俱夜爲  
惡鳴者是二鳥不可合爲一也

**鴟**

陸農師云說文曰鴟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  
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爲鴟鴞雌曰和雄  
曰鴟乘車和在銜鴟在軾而輪車置鴟于鑣擊逆之

**詩經類考**

禽五卷二十四

十一

車尚輕疾故也當上古時鴟與慎動此鳥輒集車上  
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制作和鴟以象之因  
謂之鴟仗○名物疏按鴟瑞鳥也淮南子云羽嘉生  
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鴟鴞其始生似鳳久則五  
采變易故字从五變省其音如鈴鬱鬱然故曰鴟也  
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  
鴟鳥見則天下安寧詩含神霧云德化充塞照閭八  
冥則鴟臻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鴟鳥集孔演圖云  
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鴟在野元命苞云火離爲鴟援  
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鴟鳥舞崑崙圖云鴟鳥似鳳而

白纓聞樂則蹈舞而至其雌曰和禽經云鴟一名雞  
趨首翼亦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  
曰土符穠應圖云鴟鳥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豈  
豈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有禮親  
疎有序則至一云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  
以和之說其形者雖不同大都似鳳五采此鳥善鳴  
師曠故言鸛鳴鸛鸛鳳皇皆皆山海經言鸛鳥自歌  
鳳鳥自舞也

**晨風**

鸛鳥之善搏者曰鸛竊玄曰鸛色或鴉曰鸛蒼黃曰

**詩經類考**

禽五卷二十四

三

鸛鳥之善搏者曰鸛竊玄曰鸛色或鴉曰鸛蒼黃曰  
鸛音鸛○骨曰鸛睪曰鸛目明鸛曰鸛何風奪曰鸛如  
奪小○鸛鳥下擊胡先左側○鸛鳥雄小而雌大  
庶鳥雄六而雌小○晨風原始曰鸛也一名鸛又名  
瞭爾雅謂之鸛負廣雅謂之籠脫齊人謂之題肩或  
曰雀鷹春化爲布穀莊子曰鸛爲鸛鸛爲布穀久復  
爲鸛此物變也○草木于云鷹鸛能搏鸞雁而反受  
逐於鸞非其力不及也智不及也崖鸞能搏鸞鸞  
而不能得飛鸞非其飛不能及也不能顏頑也由此  
觀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獨以力也○爾雅疏陸機云  
鸞似鸞黃色燕鸞勾喙衝風搖翮適因風飛急疾擊

鳩鴝燕雀食之○爾雅云晨風鸛郭云鸛屬○禽經云鸛曰鸛注晨風也狀類雞青色○埤雅云鸛去來有時

駁

郭璞引山海經云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振鼓能食虎豹其名曰駁佩其骨皮可以禦凶○爾雅曰駁如馬鋸牙食虎豹○字說曰駁獸類馬而食虎虎又食馬○汲冢周書曰義渠以茲白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茲白駁也

蜉蝣

詩經類考

禽鳥卷二十四

四

三

淮南子曰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泉也浮游殷之時也言有所見也爾雅曰蜉蝣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小有文采猪好啖之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形如結卷狹而長黃黑色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又謂糞中蠅蟲陰雨時朝生夕死○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蟲也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廣志云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

鸚

山海經云鸚鵡似鸚而人足胷中有肉二塊大如拳此鳥飲水數斗而不足好沉水食魚一名洿澤形似鴉而大喙長尺餘領下有胡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水滿共抖水滿其胡厚之水盡魚見乃共食厚抖水器洿厚同音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鸚鵡以能竭澤也月令廣義一名洿澤一名洿澤一名護澤一名洿澤一名鸚鵡江湖間鸚鵡之屬其狀異常水

惟也每來必主大水俗以夏至前來謂之羣湖夏至後來謂之羣塗塗言水退湖言水漲也以其嘴狀似羣故云○原始云鸚形如鳥其脚連尾不能陸行常在入水至則沉擊之則起其背瑩劍如霜爾雅曰鸚鵡○郭璞注云今之鸚鵡也一名拘向一名鸚禽經曰方目其名為本草云鳥大如蒼梧願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袋中感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胸

詩經類考

禽鳥卷二十四

五

六

楚之人謂之鸚鵡大者謂之鸚蹄以爾雅方言合之于山海經莊子則鸚與鸚鵡當是二種○山海經云窻期之山多鸚鵡如鴛央而人足其鳴自呼○淮南子云鸚鵡飲水數斗而不足縮銷入口若露而死○禽經云洿澤在岸則魚沒洿澤在岸則魚出又云鸚



志在水○前漢志鵝鵠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為水鳥色青青祥也

蠶

爾雅云綠菜繭倖田樗繭棘繭繭疏蕭繭疏云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葉葉作蠶名繭即今蚕也○黃帝之元妃西陵氏養蚕之始王姬祭先蚕西陵氏也蜀圖經有馬頭娘者蚕神也○蚕為龍精背負馬迹二眠曰蠶再生曰蠶自成曰獨繭二以上曰同功禽頭○蚕螢無胃○蚕惡濕○拾遺記圓嶠山園丘有水蚕有鱗角霜雪覆之始成蠶長一

詩經類考

會要卷二十四

本

蠶

尺絲五色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燥暑月生凉堯時海人獻此錦後代乃染五色絲製錦以倣之○永嘉記曰永嘉有八種蚕一曰宛珍三月二曰柘蚕四月三曰宛五月四曰愛珍五月五曰愛蚕六月六曰寒珍七月七曰四出蚕八月八曰寒蚕九月九曰寒蚕十月十曰寒蚕十一月十一曰寒蚕十二月○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稱鄉貢八蚕之綿注引劉歆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蚕蠶出日南也漢俞益期戔云日南蚕人熟繭軟而薄凡蚕再熟者皆謂之珍李賀詩將饒吳王八蠶蠶則直謂一蚕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夸者之過也○孫皓傳南陽郡一

歲蚕八績雲南志風土多煖至于一歲蚕八績言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故曰八蚕之綿○蚕一名蚕蟲

从天乃天蟲也周禮養馬禁原蚕說者以為天文辰為馬而蚕書蚕為龍精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盛原蚕一歲再成恐傷馬又蚕之狀喙啣啣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蛭音以毛掃之耳凡三眠三十六日而化荀卿賦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埤雅再蚕謂之原蚕一名魏蚕今以晚蚕養之先王之法禁馬淮南子曰原蚕再登非不利也禁之為其殘衆也俗謂之夏蚕亦曰熟蚕世衰而禁不行民間一歲至三

詩經類考

會要卷二十四

七

蠶

蚕是以葉弱而馬耗也原又作蠶又蠶同○通考南蠻莊躡之裔正月蚕生二月熟○杜陽編云永泰中彌羅國貢金碧之絲其國有葉枝幹盤屈連延十數頃小者陰百畝其上有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名曰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表裏通瑩○博物志云蚕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為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埤雅云蚕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緝十絲為升二十絲為絨四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總○太玄曰紅蚕緣于枯葉其蠶不黃蓋蚕足于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蚕已老則紅

故謂之紅蚕○周禮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治蚕于北郊以爲祭服○禮記月令云季春乃薦鞠衣于先帝命野虞母伐柞柘具曲植遽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省婦使以勸蚕事蚕事既登分鬻稱絲受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蚕事畢后妃獻蠶廼收蠶稅以崇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祭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爲之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而食之春秋文耀鉤曰商弦絕蚕含絲○考異郵曰蚕陽者詩經類考禽虫卷二十四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蚕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濕謂浴蛹以爲母蚕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蚕理○仲長子昌言云蚕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餓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嵇叔夜云火蚕十八日寒蚕三十餘日○雅翼云蚕初拂謂之蚝蚕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着懷中今煖然得切之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

二箔以隔土障塵飼必卷窓開幃飼訖還下蓋蚕昆蟲之類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馬同老食而不飲三十六日而化淮南子曰二十二日而化亦有四眠者老將續其口含絲獨成蠶者謂之獨蠶自二以上謂之同功蠶獨蠶絲細而有緒養蚕之室欲明而温古者后妃享先蚕先蚕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蚕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蠶史云世傳蚕乃馬化故背負馬迹說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菩薩卽其神也鄭氏曰蚕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腌蚕其蚕爲上不詩經類考禽虫卷二十四浴者名火蚕次之蠶有黃白二色綠色者亦有之○埤雅云按爾雅什蟲云蚕羅也什草云菘蘿也菘蚕所以生蚕菘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與又曰蠶生蚕生卵博物志云食葉者有緒而蚕凡蚕類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蚕之所化蠶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蚕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蠹蚕一名羅孫炎云蠹卽雄蛹卽雌羅卽雄蚕卽雌○按蚕書云柘葉飼蚕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過于凡絲又曰飼蚕勿用雨露濕葉今俗飼蚕以葉酒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后親蚕三酒而止

鴟

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邪地晚寒鳥物之類從其氣焉○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鴟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鴟音鴟而大○鴟必匹飛鴟必單棲音棲○鴟血昏金爾雅疏似鴟鴞而大字林云鴟鴞似伯勞而小應陰氣之動陰為殺益賊害之鳥也○時訓解云芒種之日墜鄉生又五日鴟始鳴鴟不始鳴號令壅偏○服虔曰鴟一名伯勞一名鴟鴞楚詞云恐鴟鴞之先鳴今使百草為之不芳○月令鴟始鳴鴟即伯勞也左傳謂詩經類考會臣卷十四 十 三十九

之伯趙樂府謂之伯勞雖騷謂之鴟鴞又曰寧鴟今不識為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鴟鴞但鴟鴞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性亦能擊搏鷹隼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擊之俗呼為鳳皇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駕駕漢中名鐵鴟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迺息○朱子孟注謂博勞惡聲之鳥臬類也曹植惡鳥論百勞五月鳴其聲鴟鴞以其音名也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爾雅鴟鴞醜其飛也音醜醜類也穢棘也言其不能遠飛但可竦翅上下也說文以為穢飲

足也○埤雅曰倉庚知分鳴鴟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蟄之候也陰氣至而鴟鳴可績之候也舊云鴟善制蛇鳴則蛇結類從曰鴟鳴在上蛇盤不動鴟鳴在下謂反不行或曰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鴟鴞之膏則瑩石得鴟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呂覽注云仲夏陰作于下陽發于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于上

鴟附錄

爾雅者醜辨疏蟬屬皆圻裂母背而生○北蟬不咽○廣雅曰鴟鴞鴟鴞即鴟鴞也埤雅云鴟鴞夏詩經類考會臣卷十四 十 三十九

蟬也或云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故曰鴟鴞不知春秋○周禮以旁鳴者注鴟鴞屬○援神契云蟬無力故不食○七月涼風至寒蟬感而能鳴○古今注云蟬一名王女○鴟遺溺中影則疾爾雅曰鴟鴞鴟鴞黃睛蟬蟬茅鴟鴞馬鴟鴞寒鴟鴞疎鴟鴞有五德文清廉儉信陸機之言也鴟鴞之大而音鴟一名周鴟鴞鴟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注云鴟鴞按蟬迺總名鳴于夏為鴟莊子謂鴟鴞也鳴于秋曰寒蟬即楚詞寒蟬也○風上記曰鴟鴞鳴則寒蟬鳴夕今初秋夕陽聲疾小而綠色俗

稱都小是也○月令有鳴蜚如蟬而小有文者為蜚  
蟬之小曰麥蜚○夏小正良蜚鳴注當作蜚蜚五采  
具者又五月蟬蜚鳴注蟬蜚者一區名區動動作噤  
按蜚蜚者蟬聲清長者也蟬蜚則今噤○夏小正七  
月寒蟬鳴注蜚蜚也寒蜚即蜚一名寒蜚似蟬而小  
青黑色者○雜俎蟬未蛻時名復育相傳蜚蜚所化  
木中附于樹根朽處蓋蟬朽木所化也剖腹中有朽  
木○淮南子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詩謂之鳴蜚月令謂之蟬本草謂之蜚音陶隱居云  
卽蜚蟬也○蟬曰蜚蜚曰寒蜚蜚蜚蜚女蜚花皆蜚  
詩經類考俞樾卷十四下 十一  
屬然蟬蜚小而紫色四五月鳴生于春後死于秋前  
二月鳴者曰蟬母似寒蜚而小七八月鳴者曰蜚  
其色青青齊之間曰蜚蜚秦燕謂之蜚蜚關中曰蜚  
勞○楊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蜚宋衛之間謂之蜚蜚  
陳鄭之間謂之蜚蜚秦晉之間謂之蜚蜚岱之間謂  
之蜚音其大者謂之蜚蜚其雌謂之蜚大而黑者謂之  
蜚音有文者謂之蜚蜚其雌謂之蜚大而黑者謂之  
蜚音黑而赤者謂之蜚蜚其雌謂之蜚大而黑者謂之  
蜚音寒蜚蜚也又曰蜚蜚其雌謂之蜚大而黑者謂之  
蜚音或謂之蜚蜚秦謂之蜚蜚自關以東謂之蜚蜚或

謂之蜚蜚或謂之蜚蜚西楚與秦通名也江東呼為  
蜚蜚○王充論衡曰蜚蜚化為腹育腹育轉為蜚生  
兩翼不類蜚蜚○草木子蟬化齊后鳥生杜宇○易  
通卦驗云垢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周書  
曰夏至又五日蜚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  
蜚不鳴人臣不力爭○名物疏云按蜚之類多蜚  
與蜚其總號也其名隨方土所稱最多舛錯此五月  
鳴蜚卽蜚蜚蜚蜚也夏小正傳曰蜚蜚者五采具蜚  
蜚者區郭云蜚蜚呼胡蜚江南謂之蜚蜚是也舍人  
楊雄俱以蜚蜚蜚蜚為一物蕩之篇云如蜚如蜚不  
詩經類考俞樾卷十四下 十二  
得為一也舍人所云蜚蜚者有二種莊子稱不知春  
秋者夏蟲小紫青色者也楚詞其鳴啾啾者爾雅所  
為蜚蜚蜚蜚也莊子音義及陶隱居以蜚蜚卽寒蜚  
非也郭注爾雅蜚蜚寒蜚云寒蜚也引月令寒蜚鳴方  
言云黑而赤者謂之蜚蜚謂之寒蜚寒蜚者蜚蜚也  
郭以月令云寒蜚鳴知寒蜚不蜚據以難子云不知  
寒蜚卽今蜚蜚蜚蜚初得寒露冷風乃鳴方言原  
其始故謂之蜚然陶貞白所云蜚蜚自是蜚蜚不能  
鳴者非此蜚蜚也

字林云狢似狐善睡其子名狢又云狢狸類狢鳥貌  
 音謂之狢山吏○郭璞云貉雖者名狸音今江東呼  
 貉為狢狢○淮南子曰噫知為埜狸貉為曲穴虎豹  
 有茂草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  
 ○考工記曰貉踰汶而死此地氣然也○詩義問云  
 狐之類貉猶狸也○埤雅云狸貉各穴而異處狸之  
 出入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言往祭表貉因取  
 狐狸之皮為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周官祭表  
 貉是也○雅異云貉善睡之獸畜而養之扣之即寤  
 已而復寐亦善捕○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  
 詩經類考會要卷二十四  
 居明貉賤也○名物疏云按貉狐狸三獸名雙云搏  
 貉自為裘狐狸以供尊者其辨甚明  
 狸  
 爾雅云狸子獾音○字林云狸伏獸似狸○本草狸  
 骨肉療諸症音心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瘻音惡瘡頭  
 痛尤良圖經云狸類甚多似虎斑文者可用猫斑者  
 不佳南方有一種香狸人以作餚其氣甚香微有麝  
 氣邕州以南又有風狸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  
 吹過他木衍義云狸骨形似猫其文有二一如連錢  
 一如虎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狸其尾

如牛人多糴食未聞入藥○埤雅云狸豸在里者里  
 人所居也狸穴而薶焉故狸又通于薶字狸之伺物  
 卑身而伏以候教者似狸而小文彩異于貉貉大射  
 以狸步張三侯鄭氏曰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  
 其發必獲是以侯道取象焉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  
 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東郭書衣狸製是也  
 狸狐猶貉性一也其跡皆風而不違○雅異云狐口  
 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益次于豹○禮曰  
 狸首之斑然又曰狸去正脊狐去首○太玄經云辨  
 人狸別別其文萃也○魏志管輅云雖有爪牙微而  
 詩經類考會要卷二十四  
 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狸○淮南子云狸  
 頭似鼠以類推也○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夫婦  
 故能媚人○子思子云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  
 弗得狐復失狸者也○徐廣封禪書注云狸一名不  
 來  
 斯螽 莎雞 蟋蟀  
 爾雅云翰音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  
 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隴南古今注  
 莎雞似蝗色斑而翅赤一云莎雞形似蟋蟀頭是似  
 黑其翅兩重外灰色而內紅與斯螽蟋蟀一物而異

名其樗雞促織絡緯紡緯機蜻蛉蛭蛭幽州人謂  
 之蒲錯天雞皆別名也○本草樗雞生河南樗樹上  
 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為雄青黑質白雌者雌圖  
 經云莎雞亦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  
 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  
 頭不赤此殊不類惟在樗木上人呼紅娘子者頭翅  
 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莎雞疑古今之稱不同耳○  
 蟋蟀一名王孫一名蜻蛉一名蒼莎音即今之促織  
 陸機云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古今注  
 一名秋吟蛩一名蚤秋○周書云小暑蟋蟀居壁不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十七  
 居壁急恒之暴○蟬史云形似螽斯而短小其聲曰  
 織織又名勸織四五月生莎草中飛鳴跳躍初秋則  
 漸依人朱子注云斯螽蟋蟀莎雞一物隨時變化而  
 異其名者也蓋蟋蟀莎雞本一物初小會變化而螽  
 斯自是一種安得混而為一○廣志云莎雞似蚤蚤  
 而五色亦曰犂雞○古今注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  
 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鳴聲如紡績也一  
 曰促機一曰紡緯○埤雅云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  
 雌鳴于下風而風化○雅翼云莎雞頭小而羽大有  
 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莎雞與絡緯

為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雀豹不當合而言之名  
 物疏云按斯螽股鳴莎雞翼鳴蟋蟀注鳴迥然二物也  
 雜俎曰鶻生三子一名鶻又曰夏雀生鶻楚鳩生鶻  
 ○埤雅云鶻大如斑鳩綠色所鳴其民有禍一名黃  
 禍侯驪所化也俗呼車載板草木疏曰賈誼所賦鶻  
 鳥是也鶻一作鶻肉美可為羹炙北山錄曰鶻似鶻  
 則鶻又非鶻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雞體有文色異俗  
 謂之鶻不能遠飛行不出域○梟以凶叫鶻以愁嘯  
 鶻有二一山危之山鳥狀如鶻自別于鶻梟也嶺表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十七  
 錄春夏陰晦梟類飛鳴嶺南尤多詳見○草木子鶻  
 楚鳩所生爾雅云鶻鶻一名鶻鶻陸機疏云鶻鶻似  
 黃雀而小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靴  
 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或謂之鶻鶻先儒皆以  
 為今之巧婦恐非○爾雅云鶻鶻鶻郭璞曰鶻類  
 ○方言云鶻飛自關而東謂之工鶻或謂之果贏或  
 謂之女匠謂之鶻鶻自關而西謂之鶻飛或謂之鶻  
 爵郭璞曰鶻飛即鶻鶻也按爾雅云鶻鶻鶻鶻屬  
 非此小雀明矣○小苾傳云桃蟲鶻也鳥之始小終  
 大者箋云鶻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鶻皆惡聲之鳥

陸機疏云今鷓鴣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鷓化而為鷓  
故俗語鷓鴣生鷓○爾雅又曰桃虫鷓其雌鷓郭璞  
曰鷓鴣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邢昺曰此鷓鴣小鳥而  
生鷓鴣者也○張華鷓鴣賦云翳蔚蒙籠是馬游集  
飛不瀟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宋傳云鷓鴣鷓鴣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埤雅  
云先儒以為鷓鴣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鷓類則  
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  
言鷓鴣鷓鴣繼云在茅鷓恠鷓鷓鷓則鷓鴣宜亦鷓  
類賈誼所謂鷓鴣伏窠鷓鴣翔翔是也鷓鴣一名隻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十九 三百七

矣○歐陽氏云今鷓多攫鳥子而食○名物疏按鷓  
鷓名鷓鴣巧婦亦名鷓鴣故先儒多悞以鷓鴣為巧  
婦其實鷓鴣是鷓類耳衛風流離之子此土臬也陳  
風有鷓萃止此爾雅之臬鷓也並非此鷓鴣朱傳以  
為鷓鴣則又悞鷓鴣爾雅謂之鷓鴣鷓又云恠鷓不  
得為鷓鴣也若巧婦乃周頌之桃虫耳據本草則鷓  
鷓鴣鷓又是二物及鄭氏云鷓鴣生題肩與鷓亦無  
所出難以管見定其然否韓詩說云鷓鴣鷓鴣鳥名  
也鷓鴣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  
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十九 三百七



蠋

爾雅云蠋音厄烏蠋毛亦云烏蠋也又云獨者蜀那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蜀此蠋更無羣匹○廣志云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獨宿之獨獸也形似猿而大能食猿一叫而猿散○蠋一名烏蠋一名蠋形蚕而大如指埤雅曰言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棠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詩以此托况○雅翼云蠋葵中蠋也亦食于藿蚕類而不食棠詩乃云烝在棠野者葵藿之下亦棠野之地也蚕致養于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故以此獨宿者或作鳥名詩經類考禽虫卷下 三十四

伊威

伊威鼠負也多生下濕處及甕器之底土坎之中似白魚而大常惹着鼠背而行又名鼠婦一名鼠姑俗呼濕生蟲食之令人善淫爾雅伊威委黍○衍義云此濕生虫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感起大者長三四分○劉氏云壁落間小虫無人掃則出行于室

蠶

蠶音秋一名蠶音秋又名蛛音秋蝥音秋地中有網者曰土蠶蠶絡幕草上者曰草蠶蠶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

謂之蠶音秋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蠶音秋或謂之蠶音秋燠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之蠶音秋○蜘蛛布網絲從右繞○蛛網縫領可辟健忘○陸機云蠶音秋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來著人衣有親客至有喜也○蠶音秋曰社公亦曰網公○長脚者曰蠶音秋小而長脚者曰蠶音秋于赤斑曰絡新婦

宵行

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曰即炤曰暉夜曰燐曰照夜青曰流火曰挾火曰據火曰耀夜曰景天曰放火或以為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虫尾亦有火詩經類考禽虫卷下 三十五

鶴

鶴遇巨石知石下有蛇即禹步一前一却其石泐然而轉以出蛇而食之其伏子也擇礫石繞卵以助煖其生子也營小池養魚以飼雛○原始云鶴水鳥也似鶴伏卵時數入水浴則卵不暇仰鳴則晴是有見于上也俯鳴則陰是有見于下也鶴一名負金以其喜負日而飛日色如金也一名背窻又名早羣以天早則羣飛也○鶴形按而懷卵○鶴雀羣繞其巢謂之鶴井必有風雨鶴井可對蟻封蟻封別地多高天如冢蟻封左天將大雨也西陽雜俎○鶴有長水石故

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蟬史云此鳥好晴惡陰將雨則鳴將晴則飛今天晴則鶴成羣旋轉摩霄而飛俗呼鶴井其鳴則轉搖其頸聲如砧聲○埤雅云天將雨則夜鳴又善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禽經云鳩生三子一為鸚鵡生三子一為鶴拾遺記云鶴能聚水巢上故公觀多養鶴以攘火災陶隱居云鶴尿所化菌名曰鶴菌

蟻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于地下也○抱朴子曰蟻有無弱之知○埤雅曰蟻將雨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壬子

五十七

則出而壅土成峯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坵室穴防其逸亦以室雨坵从至以蟻之微而能為坵用其至故也一名蟻封朔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也○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又有黑黃大小數種○爾雅蚘蚘大螳小者螳螳打螳螳飛螳其子蚘疏螳通名也大者別名蚘蚘俗呼馬蚘蚘齊人呼螳蚘方言云齊魯之間謂之蚘蚘西南梁益之間曰玄蚘燕謂之蚘蚘其場或謂之坵或謂之坵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螿一名打翅而飛者名螿即飛螿也其子在卵者名蚘可作醢周禮醢人職曰饋食之豆蜃蚘醢醢

則醬之有肉者○續博物志云白蟻聞竹雞之聲化

為水竹雞自呼泥滑滑是也或曰白雞之雉亦能化

白蟻○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埤雅

曰蟻有君臣之義故字从義喜羣鬪鬪戰不戰不

解有行伍隊列元微之曰巴蟻衆而善敵故化書曰螻

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畜

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注云得時則蟻行失

時則謁起蟻行透遲有序需而不速君子得時其廉

于進有如此○古今注云河內人見馬數十騎皆大

于黍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

皆成大蟻故蚊曰黍民蟻曰玄駒也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壬子

五十七

鱗

爾雅云鱗音鱗注鱗子赤眼○陸機云鱗似鱗魚而

鱗細于鱗赤眼多細文○埤雅云鱗魚圓魴魚方鱗

好獨行○雅翼云鱗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

者今俗謂之赤眼食螺蚌多祇獨行亦有兩三頭同

行者極難取見綱輒遁

龍

說文云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能幽能明能細

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龍火與人

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以火逐之則焰滅矣○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為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  
 而雲興○蟲莫神于龍龍之鱗九九陽數也八十一  
 鱗注蓋不論大小自頭循脊至尾具八十一鱗非論  
 全身也其聽也以角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  
 曰螭龍有鱗曰蛟龍未升天曰螭龍○龍卵生思抱  
 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蛟龍水居而卵剖於  
 陵○雄龍角昂峭目深鼻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  
 燁燁雌者角靡鼻直目圓鱗薄尾壯于腹○龍有尺  
 木頭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十四

龍有威骨○鐵味辛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鐵故觸捍  
 龍以生鐵又畏棟葉及五色線其吟若憂銅盤○鱗  
 虫之蟄者龍蛇也○龍肉漬醢而成文章○王者德  
 達深淵則黃龍應氣而游○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  
 所好蒲牢形似龍好叫吼今鍾鈕之獸其遺像也囚  
 牛好音今樂器之獸螭吻形似獸好望今殿脊之獸  
 嘲風好險今殿角之獸睚眦好殺人今刀頭之獸負  
 屭形似龜好文今碑旁之獸狴犴形似虎好訟獄囚  
 之象狻猊好煙火今香爐之獸霸下好負重碑座之  
 獸龍九子之名性他書互異又曰饕餮好飲食故立

於鼎蓋蛇螭好水故立于橋柱椒圖形似螺蚌性好  
 閉故立于門鋪首九子之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  
 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做巡○龍生三  
 卵一為吉甲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流槎遇粘  
 聚浮木枝如蒲桃馬號紫稍花道樞所謂龍鹽有益  
 惟怕者也升菴○龍五百年有角千年為應龍○蛟  
 千年化為龍○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  
 降蟄寢于淵故也○抱朴子曰有自然之龍有蛇蝎  
 化成之龍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陸機嘗  
 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泉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十五

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  
 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  
 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晉人  
 曹寬見一龍鬪死取其雙角文如亂錦而藍色○說  
 文曰龍行曰龜音龍龍飛曰龍音龍○南部新書曰龍之  
 性龐猛而畏蠟愛竹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  
 人不可渡海○圖經本草曰晉地川谷多有龍死而  
 骨在或云是龍脫非死骨陸氏曰龍換骨蛇換皮龍  
 骨砥之着舌者良○北夢瑣言曰垂龍苦行雨多攔  
 匿古木及簷楹內雷神捕之○香譜云龍涎製香燒

之可上達于天下入于淵

雞音誅

雞似猴而大鼻孔向天尾長過頭似獼未有岐白質黑文如遇天雨以尾塞鼻毛温而細其性孝一名腥臑臍爾雅云雞仰鼻而仰尾一云出西戎而東海傍皆有之似狐而大尾長皮白毛黃三莖其一咸云新羅國之海狗也山海經云雞似猴鼻孔向上尾長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懸樹以尾塞鼻孔

雞

詩緝云雞鴉鳩也卽刺子祝鳩氏司徒也一鳥而十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二十六

三百九

四名雞也佳其也鴉鳩也祝鳩也鴉鳩也鴉鳩也鴉鳩也楚鳩也鴉鳩也荆鳩也孔鳩也鴉鳩也鴉鳩也鴉鳩也通志云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佳惟夫不專名焉○方言云鳩關東周鄭韓魏謂之鴉鳩其鴉鳩謂之鴉鳩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鴉鳩其大者謂之鴉鳩其小者謂之鴉鳩或謂鴉鳩或謂鴉鳩或謂鴉鳩鳩梁宋之間謂之鴉鳩○禽經云雞上無尋鳩反上無常○雅翼云似斑鳩而臆無繡采又頭有雙物之拙者不能爲巢繞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齊則呼而反之雞既孝鳥故漢

授民七十者玉杖端以鳩鳥爲飾○爾雅佳其鳩鳩

疏舍人曰雞一名鳩鳩鳥方扶切○李巡曰今楚鳩

也祝鳩氏司徒卽雞郭云今鴉鳩毛傳云雞鳩也

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于所宿之木也又云

鳥之謹愿人皆愛之此謹愿孝順之鳥也陸機云今

小鳩也幽州人或謂之鴉鳩梁宋之間謂之佳○蟬

史云斑鳩一名雞一名祝鳩似鴉鳩而大繡項花翼

其聲慈軟可愛刺子曰祝鳩氏司徒者也蓋此物孝

故爲司徒以教民禽經云鷦巧而危雞拙而安言其

巢也○本草云斑鳩春分則化爲黃禍矣秋分則化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二十七

三百九

爲斑鳩○埤雅云雞今鴉鳩也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益鴉鳩之聲慈孝懿勤之故也○或云祝鳩與尸鳩一鳥也故有尸祝之號蓋鴉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禮云假以慈告祝以孝告

春令

春令一名精列一名錢母謂項下有錢文也格物論

云大如雀鴉尾長嘴尖背青腹白頸黑○爾雅云鷦

鷦雖渠郭云雀屬也陸機疏大如鷦雀長脚長尾尖

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

連錢是也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雞渠渠

之言勤也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  
鳴則天當大雪又好雪中飛鳴性好食雪故名○禽  
經云鵲鴿友悌注鵲鴿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  
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詩緝云春令雪姑也鄭氏  
以為水鳥非今雪姑非水鳥

魚

陸機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  
純青今以為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  
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遠及天  
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天

五

相感也○孔氏曰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  
則魚皮又可飾車○各物疏按羅氏以魚服為鮫魚  
之皮所為今鮫魚出南越狀似鼈而無足背上麓錯  
皮間有珠文可以飾刀有大小二種總謂之鯨魚或  
云其子驚則入母腹雖亦可以飾物而先儒說魚服  
則自以為魚獸之皮非鮫也

鱈

陸機疏云鱈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  
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  
頰通語也○釋文云江東呼黃鱈魚尾微黃大者長

七八寸許○埤雅云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

鯨

爾雅云鯨鮪注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陸機  
云魚狹而小嘗張口吹沙故曰吹沙○異物志曰吹  
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鯨似  
鯽而狹小○廣志云吹鯨魚大如指沙中行○埤雅  
云鯨性善沉亦于沙中乳子鱈鮪鯉性浮鯨鯉性  
沉○雅翼云鯨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味甚美大者  
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佳今人呼為重唇唇厚特甚  
有若龜鼉故名今江東小谿中每春甚多土人珍之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天

五

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  
之冢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鯽至桃花水至而鯽肥  
則三月矣○寧波府志云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  
○鳥獸考云鯨有二種魚鹿之鯨蓋閩廣江漢之常  
產海鯨虎頭鯨體黑文鱗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  
晦涉于海山之麓旬日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  
成矣

鱈

毛傳云鱈鮪也○爾雅云鱈鮪舍人曰鱈一名鮪郭  
璞云鱈鮪也鮪今鱈魚似鱈而大○陸機云鱈鮪也

似鯉頰狹而厚○本草鱘魚味甘寒一名鯛魚生九江池澤陶隱居云今皆作鱘字舊言是公蠅虵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猶有虵性日華子云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衍義云今人謂之黑鯉魚蓋謂頭有星為厭○爾雅又云鱘大鯛小者鮓鮓此即上文鱘也○坤雅云今玄鱘是也有舌細鱗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虵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鱘鯊之美不若魴魴魴魴之美不若鯉鯉故詩序如此○雅翼云鱘魚圓長而斑點鄭氏解釋魚稱為鯛然今鯛又別一種○名物疏云按鱘一名鯛此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

會魚卷十四

鯉

三

神農本草經也爾雅云鱘別二魚名如云鯉鱘耳舍人陸機之說非也日華子稱鱘魚膽味甘陳藏器稱鱘魚膽至苦又云鱘似鯉生江湖間正合陸機之說則陸機所云是鱘非鱘斷乎為二物矣羅氏謂鯛別一種又庚本草之說今吳中人知有鱘不知羅氏所謂鯛復是何物鱘今人指為厭味亦不佳鱘即今鱘魚俗不甚珍之

鯉

字說曰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鯉三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者也故曰鯉學林云龍能顯能隱不可制也

故為在天之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江湖故為在池之能變者○養生雜纂曰鯉至陰之物也其脊鱗三十六陰極則陽復所以素問云魚熱中坤雅曰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之理此天地自然之道也筆談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三十六鱗汪機云是脊正中一道鱗耳坤雅云鯉即今之頰魚也魚之最貴者故爾雅釋魚而以鯉別篇養魚經云人所以養鯉者以鯉不相食易長神農書曰鯉為魚之王今以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徒魚也古今注云鯉魚有三種兗州人謂之赤鯉為玄駒白鯉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

會魚卷十四

鯉

三

為白驥黃鯉為黃驢本草會編云皆取馬名以鯉乃仙人所乘也陸氏曰鱗者隣也鯉者里也鯉進于魚矣殆亦龍類是以仙乘龍亦或騎鯉乃至飛越江湖異物志云鯉魚有長百步者水經云鱣鯉出鞏穴三月上度龍門度者為龍退者則暴腮點額雜俎曰唐號鯉為赤鱗公以鯉與國姓同音萬花谷云黃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鯉

傳云鯉結也○爾雅鯉結孫炎曰鯉一名結郭璞曰鯉今佩額白魚結別名鯉提音江東通呼結為鯉○本

草云鯪魚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是鯪也卽鮎圖經云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又有鯪魚音相似而大鮎音相魚亦相似色黃而美衍義云鯪魚形少類有四肢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鮎相類○埤雅云今鯪額白魚也一名鮎鯪魚鯪鱧魚圓鮎魚方○雅翼云鯪魚兩目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有水堰處輒自下騰上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鯪背青口小者名鮎○梁寅云鮎腹平着地故得鯪名○名物疏按孫炎以鯪鮎爲一魚郭璞以爲二魚未知孰是埤雅兩從之轉娛後學矣如陶貞白之說鮎卽是詩經類考禽魚卷二十四 三五

嘉魚

水經注云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似鱗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從石孔出大者五六尺○雲南記云雅州丙穴出嘉魚似鯪鱗細○嶺表錄異云嘉魚形如鱗音出梧州戎城

縣江水口甚肥美最宜爲鮠他而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盧脂滴火滅耳○本草嘉魚味甘温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方輿勝覽云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虞衡志云嘉魚出梧州山下丙穴如小鱗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埤雅云鯪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名物疏按嘉魚所產地不一大都蜀與南越之境也然皆云出自丙穴豈因嘉魚所出而通詩經類考禽魚卷二十四 三五

鼈

周禮鼈人掌取互物有甲以時籍勅角魚鼈龜蜃凡禮之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禮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鼈又云水煩則魚鼈不大又云居山以魚鼈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又云鼈去醜○淮南子云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管精于明也○博物志云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鼈鼈龜此諸類皆卵生而影伏○段成式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鼈伏于淵而卵剖于



陵此思化也內典云鶴影生鼈思生是則思生與影  
伏異矣○埤雅云鼈以眼聰穹脊連脊甲蟲也水居  
陸生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引飛出  
水內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養生雜纂曰  
鼈四足如神龜宜放不宜食六甲曰勿食鼈四目者  
獨目者白目者赤足者三足者腹下有字王字天  
字者額下有軟骨如龜形者頭足不能縮者目凹陷  
者皆不可食○易曰離爲鼈爲蟹爲龜以其骨在外  
肉在內也○鼈稱跛足從事古今注一名河伯從事  
有雌而無雄其名大腰龜鼈是也有雄而無雌其名  
詩經類考 食夷卷下四下 三五

名物類雅翼云古今言隼未有的指其物者獨說文

隼

游離云飛鳩也思允切又去鳥从十作隼則離與隼  
通凡詩之翩翩者離皆隼也又解淮南子鳥力勝日  
而服于隼禮引爾雅謂之鳩切音悲 鷁音及 奮音奮 時鳴人呵  
舍者鴻雁皆畏之據許所說則今鷁鷁鷁鷁小于鳥  
而逐鳥郭氏解鷁鷁亦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  
鳥鷁解詩離者類引什鳥佳其鷁鷁故遂以爲祝鷁  
按隼字音雖此既从鳥自與隼通事不相與獨鷁鷁  
鷁鷁者是矣○考異郵云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  
云題肩有爪芒爲陰中陽故擊殺也○禽經云鳥之  
小而鷁者皆曰隼大而鷁者皆曰鷁○爾雅曰鷁隼  
詩經類考 食夷卷下四下 三五

桓鷹隼飛未至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名物鳥隼  
爲旗注旗畫鳥隼取其迅速也蓋鳥隼也畫鳳以象

德畫隼以象威書云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蓋隼  
遇懷胎之鳥則勿擊或云唐制五坊鷹坊鶴坊鶻坊  
鷹坊狗坊則知鶻鶻各類

鶴

埤雅云鶴形如鶻脚長而青素翼圓尾頂上有珠常  
夜半鳴其子從而和之淮南子曰難知將且鶴知夜  
半夜半水位鶴水鳥感其生氣則益喜鳴○雜俎鶴  
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雀出崇吾山○草木子  
曰雀糞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可以水墨寫字入石○  
續博物志云雀所以壽者無死氣于中也○相雀經

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五

云雀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  
年產伏復七年頂赤羽翻復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  
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鳴鳴中律復百六  
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  
雪泥水不能污或卽純黑而縑盡如膏矣復百六十  
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後  
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胎化而產爲仙人之馭  
驥矣夫聲聞于天故頂赤食于水故喙長軒于前故  
後指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凋翔于雲故毛豐而肉

疎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體無  
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也王策紀  
曰千載之雀隨時而鳴能翔于霄漢其未千載者終  
不及于漢也○又云雀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玄睛

高鼻短喙能故解頰反總宅耳長頸竦身鸞肩鳳翼  
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頸粗節洪髀纖指此相  
之尙者也○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雀鳴○繁  
露曰雀知夜半雀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  
而鳴○筆談云相雀不必如雀經所說但取其標格立  
瘦喉聲清徹者爲勝凡老雀所生則氣韻清古三年

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五

頂赤則能喉細論其法頸欲細而長身欲人立而不  
橫足欲瘦而節欲高頸肥則類雁身橫則類鶻雁粗  
韻俗則類鶻聲濁體肥則類鶻○詩義疏曰雀鳴  
時亦鳴○禽經注曰雀露禽也露下則雀鳴也雀之  
馴養于家庭者飲露則飛去○風土記曰鳴雀戒露  
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聲因卽  
高鳴相警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華夷鳥獸考曰  
雀鳴高朗聞八九里惟老者乃聲下雌者聲差下○  
禽經曰雀以怨望○埤雅曰雀愛陰而惡陽雁愛陽  
而惡陰○抱朴子曰千歲之雀能登木其未千歲者

終不集樹也純白腦盡成骨也○白牯曰雀千歲棲于  
 偃蓋樹○古今注曰千載則變蒼又千載則變黑所  
 謂玄鶴也○本草曰雀有玄有黃有白有蒼取其白  
 者之血能益氣力補虛乏去風益肺○詩義疏曰雀  
 有蒼色者謂之赤鳩○內典曰雀影生雌雄相隨如  
 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埤雅曰雀以聲交而孕○  
 埤雅云凡雀之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踈節則多  
 力露眼赤睛則視遠回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  
 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濛濛纖指  
 則能行○茅君傳以雀為九轉還丹之使藥防以雀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三九

為仙客東坡以雀為道士黃庭經以雀為胎仙蓋古  
皆胎生○陳標云雀與鷓鴣皆胎化而人以雀為仙  
今胎生禽蓋雀難見而鷓鴣易見貴耳而賤目也今鷓鴣亦  
 皆卵生此古之浪說○雅翼云雀性好陰故謂其羽  
 為陰羽周書曰陰羽見旌也○爾雅翼曰鷓即雀  
 音之轉鷓不日浴而白即雀也鷓鳴喏喏喏雀  
 也以龜龍鴻鵠為壽壽亦雀也漢昭時黃鸝下建章  
 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雀神異經雀國有海鷓其餘  
 諸書或為雀或為鷓者甚多○狼蟲嗜雀真仙雀  
 日三朝四舞鼓翼無時○爾雅云畢鷺獨足雀也尚

書故實云漢武時有獻獨足雀者東方朔曰此山海  
 經所謂畢鷺也○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  
 鳳二十丹雀一雌一雄○朝鮮志曰異山中有青雀  
 洞青雀棲息其中○墨客揮犀曰平涼西崆同山有  
 皂雀洞雀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燦然○會  
 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雀山此雀為仙人取箭○雲  
 嶠類要曰雀胎生者形體堅小惟食稻梁雖甚馴熟  
 久則飛去鶴合而卵生其體大食魚蝦啄蛇鼠不能  
 去耳○邵氏聞見錄云燕管巢避戊巳日故不傾壞  
 雀有長水石故能畜魚水不涸也○筆談曰雀以華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三九

亭雀窠村產者為得地餘處雖有皆凡格也

熊

圖經云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鬼谷子曰分威法  
 伏熊說者以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熊似豕大  
 于豕而性輕捷山居能緣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  
 下行數十里悉有跽蹄之狀必在石崑枯木中山民  
 謂之熊館○熊行有館過螫則抵掌而經冬不食○  
 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寒月則有夏  
 月則無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  
 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熊死于鹽○毛虫之蠶者

熊黃鼠也詩疏熊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抱朴子  
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為狐狸○能即熊  
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異苑曰熊藏于山穴穴裏  
不得見穢及傷殘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  
卧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其與出人不致  
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  
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  
呼則不動也○字說云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  
物火之罷亦能類而又強焉然可罔也○雅翼云熊  
人足黑色革厚筋篤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隨有膏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千四下 四十一 三五七十一

膜之

熊

騁雅云罷如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脚從宗音目能緣  
能立猛愁多力過人則擘而攫之淮南子曰熊罷之  
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抵觸是也其白生于心之下  
育之上秋冬則有春夏則無俗云熊罷富脂至春罷  
瘠即登高木自陸謂之撲臙今人畜熊以挺捷之更  
致壯長益做于此或曰龜長虎長罷罷披髮人立  
絕有力舊云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駭唯罷見  
之而躍獅子又畏罷故也汲冢周書曰東胡黃罷○

禹貢云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山海經云嶠冢  
之山其獸多罷○陳師道罷說曰晉人以五大逐一  
罷罷驚而力長于用大犬弱而健長于用小顧左而  
右逐前而後罷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罷敗而犬伏  
故獸之驚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象而罷食之故稱勇  
力者必曰罷而顧受制于犬者遇非其敵困于羣犬  
耳○熊罷直眼而惡人之橫目○罷似虎○罷有二  
一如麋川在尾上與如熊者別也○爾雅罷似熊黃  
白文關西呼曰豹罷有黃罷有赤罷大于熊其脂如  
熊白而理粗不如熊白美也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千四下 四十一 三五七十一

虺

虺一身而兩口色如土小于蛇○雄虺九首○廣雅云  
虺蝮也○水虺五百年化為蛟○爾雅蝮蛇博三寸  
首大如臂黑色其毒最烈虺蛇形短而扁其毒亦甚  
最大一云虺一名蝮舍人云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  
北曰虺

蛇

爾雅云騰騰蛇蟒王蛇白花蛇出蜀中斬鄧二州善  
噬人足土人被噬立斷之乾寧記云此蛇不食生命  
亦不殺人只吸蘆花之氣并南風其身烏光頭圓而

尾尖目赤光如電諸蛇鼻向下獨此蛇向上○草木  
子曰蛇有水土草木四種羅氏曰蛇死目皆閉惟新  
州者目開若生舒斬西界間者一開一閉○瑣碎錄  
云見蛇莫打損善見蛇交有喜若被蛇咬不可用口  
呵恐毒入口能害人○三元孝贊云蛇頭不可以刀  
斷必回傷人名曰蛇箭○本草云蛇蛻一名龍子衣  
一名蛇符一名弓皮○搜神記蛇居草常飢得食稍  
飽輒蛻冬舍土入蟄春出吐之圓重如錫石謂之蛇  
黃○草木子云蛇怒時毒在頭尾○鱗蛇其膽上旬  
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草木子○山海經曰大同之  
詩經類考卷五十四 聖一

有蛇丘之地險多漸如衆蛇居之無人民或入頭而  
蛇身○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  
以牙擦之截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中土有枳首之蛇噬草木而盡死○巴蛇吞象三年  
而出其骨蟒蛇吞鹿鹿肉消盡則繞樹而出骨人捕  
之剖腹取膽以藥線縫蛇腹而放之明年或又捕得  
此蛇其蛇即仰腹而見金瘡示取膽過也其牙長七  
八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重行一枚直牛數頭  
青蛇食塵蟻蛇食木淫莫如蛇與龜鼈通氣與文魚  
孔雀交與雉交生屢養莫如蛇鷹食之攝龜食之鶴  
詩經類考卷五十四 聖一

有胎故抱朴子曰兔不化牡膝蛇不交不可謂貞○錄異記有雞冠蛇爆身蛇黃領蛇窮神秘死有自斷蛇蛇本毒虫有無毒者本鱗虫有無鱗者惟黃喉蛇一種善啖蝮額有大王字為衆蛇之長

蝮

蝮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一名蛇醫蛇體有傷輒銜草傳之故有醫之號或謂之蝮蠱或謂之刺易或謂之蝮蠱或謂之號或謂之祝挺在澤中謂之易蝮桂林之中守官大而能鳴謂之蛤解○守官之類有四形大而黃者曰蝮蠱一種似蛇醫而小見人不動醫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四十五 家謂之石龍子一種小形而五色其尾青碧名曰蝮蝮並不嗜人一種喜緣籬壁名曰蠅艇形小而黑吳人呼為壁虎形狀相似一物而四名也說文云在草曰蝮蝮在壁曰蠅艇在澤曰蝮蠱其色五色十二時每時一變蝮蝮長而細蝮蝮短而大○詩義疏云蝮一名蝮蠱水蝮也或謂之號蝮蛇醫如蝮蝮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古今注云蠅艇一曰守官一曰龍子善于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蝮蝮其短大者名蝮蝮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蝮一曰綠蝮○考異郵云土勝水故守官

食蠶○博物志云蝮蝮或蠅艇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號守官○箋云蝮蝮之性見人則走○三教珠英云守官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考工記注云宵鳴榮原屬馬融周官作以宵鳴于實周官作以宵鳴○詩話云守官蝮蝮二物蝮蝮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官蝮色四足有尾偃伏壁間故名蝮蝮亦謂守官○蟬史云按爾雅埤雅方言說文俱混蝮蝮守官為一不知蝮蝮有鱗五色不等在山林間能吐電與雨守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四十五 官無鱗褐色身扁形小好居籬壁以骨鳴人擊之則尾脫二者大不相類

龜

說文龜外骨內肉故篆龜从卮龜頭與卮同天地之性廣有無雄古文作兩象其形也埤雅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有無雄與蛇交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類從云龜不咽粟益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其背微偃韓子謂之窮龜○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易曰離為龜○十龜異名 神靈辨寶文 六龜 異室 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守著而咽食巢蓮而輕身 南赤北黑各入于室

龜以相顧而神交○神龜六目○神龜綠樹  
食鳴蟬○龜壽三千六百○抱朴子曰龜千年其五  
色額兩骨起如角解人言○玉衡散為龜○龜蛇伏  
氣首皆向東○瘞龜板于聚根可以召雷○屠龜解  
其肌肉惟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介蟲之贊者龜  
鼈也○火龜游燭○龜久也○鄭樵通志略篆書龜  
指作龍龍子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西域有龍茲國漢  
隸有侏龍碑皆此字今皆作龜非闕字亦從龍今作  
龜亦非○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  
曰靈龜通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  
詩經類考俞龜卷十四下  
六帖云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為一總○龜  
經曰龜生百歲故生鵠尾之上○孔氏曰尺二寸曰  
大龜出九江水中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玄龜食  
蜚千歲龜龜能與人語○龜咽日氣而壽故養生者  
服日華○事詞類奇神靈之龜具五色背陰面陽上  
下象天地轉運應四時晴象日月○大腰無雄龜龜  
是也與蛇通氣則孕○龜雖有鼻而息以耳○山海  
經放臯山東五十七里曰大碁山狂水出焉西南注  
伊水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又云陽羨縣  
君山有池池中有六眼龜○福建志云興化縣洋山

下池中出六眼龜文獻通考唐大定初虔州獲六眼  
龜一夕而失宋太平興國及政和間俱獲六眼龜○  
爾雅曰龜三足貴龜俯者靈仰者謝謂行時頭低昂  
也前弁諸果甲前弁曰果後弁諸獵甲後長弁履曰  
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謂行時左右庫下也周禮各  
以方色與其體辨之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俯者靈仰者澤前弁果後弁獵左倪雷右倪  
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  
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  
郊西龜左北龜右各從耦也周官曰龜人掌六龜之  
詩經類考俞龜卷十四下  
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  
西龜曰龜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  
其體辨之○爾雅又云一神龜二靈龜本草云卽秦  
龜也其甲有文似玳瑁而薄能鳴其甲可以卜三稱  
乃小龜也一名蠃龜一名來蛇此龜好食蛇其服甲  
曲折能自解張閉四寶龜傳國者所寶五文龜甲有  
文彩六筮龜常在筮叢之下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  
十火龜生于火猶火山之火鼠也褚先生曰人得名  
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  
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



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其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曰某之龜也不必滿尺二寸得七八寸者可寶矣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注云大龜也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左右各四方勝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數共計四十九數即合太極虛一之數孟郊詩呼龜曰玄夫史記曰玉靈夫子古今注云玄衣督郵宜室志云洞玄先生莊子曰清江使者野人呼龜為元緒○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年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事帝命錄之謂之龜曆詩經類考 禽虫卷五十四 甲八 下

有所首龜宋都水使者趙霆行雨得兩首龜有赤龜燕相子之過魯津有赤龜啣以獻或云卽爾雅所謂火龜也有綠毛龜一統志蘄州西河井產大者重十錢小者重五錢極小者尤佳蓋甲上有綠毛茸生出水則飲入水則披拂如海苔然 螟今果羸 陶隱居云黑色或綠色腰甚細含泥于壁及器物間作房如並竹管是也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蟹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螺羸而養詩經類考 禽虫卷五十四 甲九 下

○升菴集蠟今崇蠱也果羸爾雅云蒲盧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崇間有蟲蠛羸尚能負之以養其子說者乃謂蠛羸取崇蠱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果羸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今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今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果羸之形穴窳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蜘蛛置穴中寄卵于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蟹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蚕者蒼蠅亦寄卵于蚕之身久之其卵為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十一

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維其名大腰純維其名椎蜂莊子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維無子此皆信說詩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蠛今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純維說文以為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

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曰蒲盧正如絞草絞鳥皆名以鷓青黑之鷓青黑之鳩皆名以鷓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印蠛羸也謂當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本草圖經云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于轉丸衣魚生于瓜子龜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鷓之相似負蝨之相應其類非一若葉蟲蟹蛛之變為蜂不為異矣

葉鳧

山海經曰崑山有鳥狀如鴉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其嘴曲可禦火即葉鳧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葉鳧不啄粟非廉也○通志云葉鳧今名臘嘴性慧可教多在柰木故名○埤雅云葉鳧一物而二種所謂率場啄粟者以性之竊脂膏者言所謂有鷺其羽者以色之淺白者言○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質一物耳○葉鳧竊脂曰青雀曲嘴食肉好盜脂膏也○爾雅疏云諸儒說竊脂為盜脂膏則竊玄竊黃等豈復盜竊玄黃乎按竊即古淺字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則竊脂為淺白也○鳧有九種春鳧鴈鵠夏鳧竊玄秋鳧竊藍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五十二

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啗宵扈噴噴素扈竊脂  
老扈鷄鷄少暉氏以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扈止也○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  
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  
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  
畫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素扈氏農正  
趣民養蚕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蔡邕獨斷扈一  
曰雇爾雅云扈鷄

犴

什言曰于犴也取犴守也周官士射犴侯犴胡犬也  
詩經類考 禽部卷二十四 五三  
其守在夷以能勝四夷之守為善亦其伏節死制而  
聽命于王士之事也故射犴侯禮史云犴犴即犴也  
與負負等九獸皆龍也犴犴平生好訟故用之于獄  
○犴字林云胡地野狗似狐而小黑喙善守獵虎之  
類故又呼獵犴

鸞斯

鸞爾雅云鸞斯鸞鸞音○郭云雅鳥也小而多羣  
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鸞鳥一名鸞小爾雅云小而腹  
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鸞鳥說文字林皆云楚鳥是也  
○雅鳥本草謂之慈鴉似鳥而小多羣飛多鴉聲者

又名寒鴉鸞爾雅云鸞鸞似鳥而蒼白色○法言  
曰類類之黨甚于鸞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鸞斯賊  
夫糧食以聚故也

蟻

蟻無目似蠶說文云短狐也似鼈三足能以氣射故  
名射工錢白石又云說文所謂似蟻三足者能也非  
蟻也柳文云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  
亦博物志云射工蟲長一二寸口有弩形其居水旁  
山林之間含沙射人者名曰沙蟲○洪範五行傳曰  
蟻射人者也生于南越地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

詩經類考

禽部卷二十四

五三

越夷狄淮伏處也其蟻生水澤地多婦人男女同川  
淫女為至故南越多蟻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  
名之曰蟻蟻者猶惑也字說曰蟻不可得也故或之  
○爾雅云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橈臨其  
角蟻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  
弩春秋曰秋有蟻即此是也然畏為鸞能食之禽經  
所謂鸞飛則蟻沉鳴則蛇結○韓詩外傳云短狐  
水神也○抱朴子云蟻一名射工一名射影水蟲也  
狀似鳴蜩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聞人聲以氣為矢  
激水射人中身即發瘡病似大傷寒不治殺人冬蟻

谷間大雲時索之此蟲所在雪不積蓄氣起如灼蒸  
掘之入地一尺即得也○玄中記云水狐者視其形  
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  
厚三分許其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八六  
七大死鴛鴦鴛鴦蟾蜍悉食之○南越志云水弩四  
月二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雅翼云說者言  
水弩狀如蠅蝦尾長四寸即弩也○漢書東方朔傳  
人主之大賊師古曰魃也說者以為短狐非也韻會  
因以鬼魃之魃音惑短狐之魃音域未知然否

貝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五

貝

埤雅曰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  
貝貝背也○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  
○爾雅曰貝居陸駝在水蠃音含大者鮑音元小者績音積  
玄貝胎貝餘賤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蚘音危博而瓶音瓶  
反烟大而險蟻小而精音推○毛詩義疏曰貝龜  
鼈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  
大者有徑一尺六寸○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  
大貝○山海經曰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  
文貝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又曰邽山濛水多黃  
貝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爰有文貝○本草經曰

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  
之子琴高琴高乘河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于  
高而得其法又獻珠于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  
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于助曰  
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  
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  
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  
疾珠明目綬消氣鄣霞代蛆虫雖不能延齡增壽其  
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啄蟬春以逐瘟去水無奇  
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五

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羅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  
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駸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淨  
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  
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駸是也雖貝使病瘡  
黑鼻無皮是也嚼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春  
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幘內殼赤絡是也  
瑩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童  
子盜春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  
志強伏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  
則重○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

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貿易○萬震南州異物志曰  
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  
永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匪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斑貝贏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  
之得五寸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劉欣期交  
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盃小貝貝齒也潔白如魚  
齒故名貝齒畫家用以研紙東方朔曰齒如編貝○  
汲冢周書曰共玄貝注共人吳越之贊也玄貝照貝  
也○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百  
朋以獻得免樂書曰南蠻國出梵貝吹以助梵樂音  
詩經類考 禽虫卷下四 五七

豺

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  
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  
之以田汲冢周書云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  
爪牙不良○蠙史云豺獨行者名獨豺乘見虎睡則  
遠而溺之虎不能起遂噬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  
猛且衆可以窟虎也俗傳豺舌如刺舐舌如鋸骨瘦  
如汁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舊說豺類祭天或  
祭其先疑二物祭天而先亦與焉故曰人而不

祭豺獺不如說文云豺狼屬狗聲食獸龍門子曰豺  
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牛之技伍  
子胥曰豺不為廉狼不為親

鷄

說文云鷄雉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鷄匪鷄鷄也鷄  
鳥黑色多子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羗鷄其頭赤目  
五色皆備○疏云鷄之大者名鷄○廣雅云鷄鷄也  
○倉頡解詁云鷄金喙鳥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麋  
鹿○漢書云鷄鳥累百不如一鷄○埤雅云鷄能食  
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鷄其飛上薄雲漢性剌制  
詩經類考 禽虫卷下四 五七

鷓

倉頡解詁云鷓鷃也○說文云鷓鷃鳥也○爾雅云  
鷓鷃其飛也翔○禽經云鷓不擊有食注不善搏

擊食于攫肉又云風翔則風注風禽焉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埤雅云什鳥為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鳶也摩風回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為鳴則將風故也○鳶以饑鳴○禽經云暮鳩鳴則小雨朝鳶鳴則大風鳶純鳥也故必藉風而高飛列子所謂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發紙鳶引絲而上者倣此舊說觀魚翼而制櫓視鷗尾而制柁○說文曰鳶鷩鳥也徐鉉曰鷩鷩也一名鳶爾雅所謂茅鷩惟鷩茅鷩也惟鷩鷩鷩也郭璞曰茅鷩今鳩鷩也似鷹而白陶隱居曰鳶鷩也飛騰江湖間捕魚食之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二十四

五八

三六

蟻

箋云蟻騰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爾雅云食苗心蟻李巡曰言其好冥冥難知也跡曰舊說蟻騰蟲賊一種虫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許慎云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蟻○陸機曰蟻似好音蚘而頭不赤○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蟻為害○漢五行志視不明溫與生蟲故有羸蟲之葉謂蟻騰之類當死不死未當

生而生或多于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不容○京房易傳云蔽惡生葉蟲食心呂氏春秋云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為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瓞又云亂國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春秋漢合羣云螟應苛克○淮南子云在法令則多蟲螟○雅翼云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聚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蠶蟲孔叢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蟲如螟是螟為無足蟲也

騰

爾雅云食葉蟻同李巡曰言假貨無厭故曰蟻也○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二十四

五九

三六

許慎曰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蟻○陸機曰蟻蝗也○月令孟夏行夏令則蝗蟲為災仲夏行夏令百騰時起孟秋行冬令介蟲敗穀仲冬行春令蝗虫為敗季冬行秋令介物為妖○五行志云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益飛蝶食穀為災○京房易傳云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蔡伯喈曰蝗騰也當為災則生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而為之○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食叨無厭與師動眾蟲為害矣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于春秋為

為今謂之蠅皆其類也早氣動象至矣○春秋佐助期曰蠶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蠶之為言象暴聚也○漢含華曰天雨蠶則刑法醜

蟲

爾雅云食根蠹李巡曰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說文曰蠹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蠹食根○毛詩義疏曰蠹長而細或說云蠹蟻也食苗根而為人患○名物疏按今之蟻亦為苗患爾雅云蟻天蟻

本草云蟻蛄一名蟻蛄一名天蟻一名蟻蛄云一名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六十一

碩鼠夏小正云三月穀則鳴淮南子孟夏蟻蛄鳴者是也翅小而短飛去不遠穴土而居處處有之然此

蟲自是蝗類非蟻蛄也

賊

爾雅云食節賊李巡曰言貪狼故曰賊也○陸機曰賊似桃李中蠹虫赤頭身長而細○京房易傳曰與

東作爭茲謂不時而食節

鵠

爾雅云鵠雉郭云即鵠雞也長尾走且鳴○說文曰鵠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尾為防鉉著馬頭上○陸

機云鵠微小于雉走而且鳴色如雄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乘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鵠○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鵠○禽經云火為鵠尤為鶴○薛綜云雉之健者為鵠尾長六尺字說曰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鵠如也

蠅

段氏云蒼蠅之聲雄壯青蠅之聲清聒其聲皆在鼻又曰青蠅糞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玷玉也類從曰死蠅生于灰方言曰蠅東齊謂之羊○雅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二十四

六十二

翼云蒼蠅蠅之潔者小于青蠅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爾雅蠅醜扇埋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

象故繩之為字从蠅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曰蠅醜扇○陸佃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傳曰以

水致蠅蠅逐臭者懷蛆繁利喜煖惡寒故遇水輒側翅遠引○劉執中云蛆變成者青蠅也其止于物則

穢敗之又從而生蛆蛆復變為蠅穢敗于物無有紀

極

猱

彈史云猱一名狨蓋猱狨之屬也輕捷善緣木大小



類猿長尾尾金色俗呼金線猿者是也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毯猿自愛其尾中矢毒即自嚙斷其尾惡其為深患也或曰猿善睡或曰猿善採獲善獲猿善援猴善候本草云猿似猴而大毛長黃赤色○元康地記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性亦相反猿似猴而大或黃或黑通臂輕身故善緣能行氣故能壽其類仁讓相愛食相讓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柔弱者在中不踐蔬稼木實未熟則相與謹守既熟嘯呼成羣方食其臂通肩刻之可為笛性極畏鼠係鼠于頸猿不能動王裕仁名曰野賓宣室志曰黑衣

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李三

郎巴西侯曰山公曰林泉逸士曰閒雲處士皆猿之別名猴性不仁與猿相反雖羣不善食相嚙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以自免好踐蔬稼木實未熟則竊食之其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毛詩草蟲經曰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獲長臂者為獲獲之白腰者為衛反 綢衛綢駿捷于獼猴其鳴噉噉而悲○抱朴子玉策記曰山中申日稱人君猴也猴壽八百歲○廣雅曰獼猴也○爾雅曰累猴似猴南海人名為累猴也獲似犬母猴也色蒼黑能獲持人好顧盼胛獲父善顧蛭叩鼻而長尾又曰納

女滑無前足但覆屬也猿如豹而形似獼猴多鬚奮迅其頭能舉石以摘於人也又曰猿頌似猴而小紫黑色可畜以捕鼠勝貓○說文曰獒反 類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孫炎注爾雅曰獼母猴也○獼猴畏石子以其首之易碎山行遇羣獼者多以此解禍○博物志蜀山南高山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獲一名化或曰猴獲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去○嚴粲云獼即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江乘地記云攝山有山獼赤足○鳥獸考云猴詩謂之獼性躁而多智○王延壽王孫賦云

詩經類考 禽蟲卷十四 李三

儲糧食于兩頰稍委輸于胃脾緣百仞之高木扳窈裏之長枝○名物略按獼字說文作嬰今文作獼或作獲又作猴猿屬陸機云獼猴也據嚴粲及元康地記與椰子厚說後與王孫居異山異性相符王延壽儲食兩頰爾雅異釋猴亦有此說則獼信為猴矣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獼為異物故埋雅以獼為獼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獼亦謂之胡孫混甚都聞獼與王孫之名未知異同

詩義疏云葛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蠶○

通俗文云長尾為鵞短尾為鶩○左傳云蜂蟻有毒  
○葛洪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無也○陶隱居云蟻  
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段柯  
古云鼠負巨者多化為蟻蟻子多負于背蟻前謂之  
蟻後謂之蟻常為蝸牛所食以迹規之不能去○翼  
雅云說文蟻字象形蓋象其奮奮曳尾之形蜚蟻能  
食之

鴛鴦

埤雅曰鴛鴦匹鳥有思者也古今注云鴛鴦鳥類也  
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其一則思而死故云匹鳥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六四  
或云鴛鴦好外交鴛鴦好內思○崔豹古今注鴛鴦似鳧  
毛有文采頭白如灘鴉之有文采一名文禽一名珍  
禽養于土窟破塚之間能使狐衛其子○鴛鴦頸  
交○鴛鴦食射工春秋書有蜮蜮一名射工鴛鴦蟻  
蟻悉食之○梁鴛即鴛鴦也取其在梁不鴛鴦之義

鴛鴦

埤雅曰鳧雁醜鴛鴦醜鴛鴦性貪惡今俗呼禿鴛一  
名扶老狀如雀而大長頸赤目高八尺善與人關好  
嚼蛇其毛辟水毒劉楨魯都賦曰綠鴛慈鴛鴛色蓋  
青也大抵形狀與鴛鴦相類但不能沒水終日

佇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呼信天緣由其自來  
而食之也○丹鉛總錄云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  
性食魚而不能捕魚候魚鷹所得偶墮者拾取之○  
禽經云扶老強力注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魏  
書崔光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

鷹

陶弘景曰鷹鷲鳥也似鴛一名鷲鷲列子曰鷲鷲氏  
司寇者也鷹鷲故司寇晉史曰在南曰鷲在北曰鷹  
○廣志曰有雉鷹有兔鷹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鷲鷹  
鷲次赤也三歲曰蒼鷹頂上有毛角者曰角鷹胡鷹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六五

獲鷹○禽經曰鷹不擊伏鷲不擊妊○周書曰鷲鷲  
之日鷹變為鳩處暑之日鷹乃祭鳥○鷹弭角而博  
鳥○仲春鷹化鳩而之仁○立夏鷹隼不復施其鷲  
○鷹之種九曰春夏秋冬棘業行宵老○抱朴子曰  
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  
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禮記曰立秋之日鷹乃  
擊○月令鷹乃學習○鷹義禽也秋金為義氣肅殺  
鷹感其氣始捕擊然不擊有胎之蟲故曰義○爽鳩  
鷹也○爾雅曰鷹鷲鳩注鷲當為鷲又曰鷹隼醜其  
飛也聲疾羽聲也○春秋緯曰瑞光星散為鷹○京

房占曰七月鳩化為鷹○廣雅曰白鷹鷹也○鍾岱  
之林野山出鷹○續博物志云虎鷹能飛捕虎豹身  
大如牛翼廣二丈○埤雅曰虎聞聲而深伏鷹見形  
而高飛又曰鷲鳥鷲生出殼之後母恐鷲墜及為日  
曝乃取帶葉青枝插于巢畔防其外墜且作陰涼人  
俟葉枯則鷲大取之○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  
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間若睡然故積怒而金剛  
生焉○汲冢周書曰鷲鷲化為鷲鷹不化鷲冠戎  
數起小暑鷲乃學習鷹不學習不備戎盜處暑鷲乃  
祭鳥鷹不祭鳥師乃無功月令註云仲春鷲化為鷲  
詩經類考 禽部卷二十四下 六六

門馬邑有名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睛白毛便促鬼  
生代州有名漠北白者身長且大細斑短脰生沙漠  
之北一名西道白有名房山白者背細斑生代東有  
名漁陽白者腹背俱白有名東道白者腹背俱白生  
盧龍以北有名黑皂鷲生漁陽有名白皂鷲生河陽  
漠北有名青斑生代北及代川又云凡鷹口內赤反  
掌焚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隻立理面  
毛戴頭睡長命之候○隋魏彥深賦云資金方之猛  
氣極火德之炎精指重十字尾貴合虛立如植木望  
似愁胡背同劍利肺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  
詩經類考 禽部卷二十四下 六七

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鷲卵甲如鎧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皮堅厚可胃鼓性好睡常閉目能吐霧致雨天欲雨則鳴俗以江狹識風龍識雨力健而能頽岸其肉十二肖具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趙璧公雜記云鼉聞鼓聲則鳴博物志曰鼉象龍長一丈一名土龍○圖經云鼉形如守宮鱗鯉而長一二丈夜則鳴吼舟人畏之南人食其肉色白如雞○月令云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周書王會云會稽以鼉○本草圖經云肉至美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形如龍大

詩經類考 禽虫卷五十四 木八 三七

長者自嚙其尾極難死聲甚可畏人于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呂氏春秋云顛項今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迺今顛顛先為樂倡顛迺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鳧鷖 南越志云鷖在漲海中隨潮上下生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埤雅云鷖屬鳧鳧好沒鷖好浮○雅翼云鷖色青黑亦有白者野鳧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鷖鷖大者謂之鷖蹄○

埤雅云鷖一名鷖屬蒼黑色○蒼頡解詁曰鷖鷖也一名水鷖數百為羣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迺還洲嶼風土記曰鷖鷖鴨也以各自呼大如小雞生卵于荷葉上或云鷖似鳳○禽經云鷖信鳥也信不知用注云鷖如倉庚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食小魚潮至則翔水嚮以為信反為鷖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晉中興說云鷖湖澤鳥

鳳皇

埤雅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鳳古作鳳字象其形也又云乾皋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詩經類考 禽虫卷五十四 六九 三八

勝之也鷖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矇之也○黃帝問鳳象于天老天老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鳥名為鳳焉夫鳳象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鸛頰而鸞腮燕頰而雞喙鶴植而麗化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脰奮勇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樂叶圖徵曰五

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鵠鵠鳴喙圓目身義  
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發明鳥喙大頸  
脰翼俱大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  
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仁嬰仁膺智至則水之  
感也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  
負禮膺仁嬰義至則旱之感也祝充曰焦明似鳳神  
鳥也郁離子曰南方有鳥五彩而象鳳名曰昭明出  
則天下有兵○一說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  
曰鵠鵠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禽蟲述曰五采  
而多赤色者鳳多黃者鵠鵠多青者鸞多白者鵠多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五十四 七十

回常且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  
歸昌飛鳴曰郎都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  
善我晨鳴曰賀世節節足足嗜嗜豳豳白虎通曰雄  
鳴節節雌鳴足足不食生蟲不履生草不羣居不履  
行不罹網罟飲食自歌自舞音如笙簫見則天下大  
安寧○鳳總衆鳥者也故曰凡飛則羣鳥從以萬數  
故鳳古作羽字鳳骨黑鳳味肉鳳知天時故以名曆  
○地理新書云鳳貴首魚貴尾龜貴頭鼈貴背虎貴  
眼馬貴脊牛貴頸○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  
爲二表一口燒質二口臄肌周穆王集方士春霄宮  
詩經類考 禽蟲卷五十四 七十

于側國語曰周之興也鶯鷺鳴岐

貓

釋獸云狡狴如競貓雅翼云虎淺色謂之競貓西域傳註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頰尾端毛大如斗○爾雅云虎竊毛謂之競貓竊淺色虎之淺毛者別名競貓又云狡虔如競貓食虎豹然則貓亦虎屬而悍者也以上下文能罷虎類之自見周書記武王之狩禽獸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非捕鼠之貓

獬

爾雅疏云字林云豹屬出貉國一名白狐陸機疏云詩經類考禽虫卷二十四下七二三百八

似虎或曰似熊其子名毅歟一名執夷遼東人謂

之白罷○書云如虎如貔于商郊○曲禮曰前有犴

獸則載貔貅○莊子曰豐狐文豹搏于山林伏于巖

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湖之上

犴

犴有二一黃牛黑脣一則牛七尺為犴

鷺

變化論曰鷺目盼而受胎雀影接而懷卵鷺與交頸野鵲傳枝○或云雄曰鷺雌曰絲一名振鷺以其捕魚好振振然蹙步也○桂萱錄云鷺一名碧繼翁東

鷺鷥為雪衣兒李助名曰雲客○鷺畏露今人畜之可馴每白露降日定飛揚去不可復畜矣○爾雅鷺

一名春鉏頸細而長常步淺水好自低昂青脚喜翹

音蹙捕魚翔集必舞而下頭翹背上皆有長翰毛江

東人取為睫攤名之曰白鷺綠陸機云鷺青脚高尺

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頂上有毛數莖長尺餘

旣旣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彈之故云鷺掩絲

而窺魚是也○楚威王時有赤鷺合奮飛翔而來舞

作鼓吹朱鷺曲○晉紀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迅

速也候察伺望者名白鷺取其延頸長望故也

詩經類考禽虫卷二十四下七三三百九

蜂

蜂有數種一種長脚一種蜜蜂即人家所養蜂也一

種黃蜂木上或屋上作房如覆杯而小即似瓢蜂也

沙蜂作房大如甕牛舌蜂小而色淡長五六寸玄

蜂色赤黃大于諸蜂穿木蜂黑色似土蜂而大一

種腰一種獨脚一種土蜂赤翅黑頭穿土為窠啖其

子即馬蜂也荆巴間呼為蠅蟻大于螞蟻而食蜘蛛

蜘蛛若遙知蜂來皆狼狽藏隱而蜂已預知其處相

食無遺一種竹蜂名曰習師皆小指大而黑色嘴竹

為窠蜜如稠糖水蜂似土蜂而小亦食其子○蜂尾

有岐者北銳者牡○蜂有蜜土蒲盧之種○埤雅蜂  
 有兩衙應海潮變化論蜜蜂朝夕排衙必羣聚誼開  
 朝衙畢方出採花供課晚衙畢則入房○蜂採取百  
 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疊積如  
 臺語蜂臺蟻樓是也一名蠟蜂蠟生于蜜而天下之  
 味莫甘於蜜莫淡于蠟蓋厚于此者必薄于彼理之  
 固然也西方之書曰味如嚼蠟舊說蜂之化蜜必取  
 匭瀦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故謂之蠟者蜜之蹠  
 也方言曰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  
 而不採芳者楚詞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黃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七四

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街漆以固其  
 蒂○爾雅曰蠶醜螿垂腴也一名蠶其字象形蓋  
 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借爲萬億之萬蠶尾名草其  
 毒在尾垂頰如鋒故謂之蜂○杜陽雜編云唐德宗  
 時吳明國進鸞蜂其聲如鸞重斤餘蜜色碧食之壽  
 幾離國有紅蜜宣州有黃連蜜籬落間有梨花蜜毫  
 州太清宮有桂花蜜色小赤南京柘城縣有何首烏  
 蜜色更赤○崔林玉露曰蜂交則黃退蝶交則粉退  
 陰陽自然變化論云蜂無王而盡死二王而即分近  
 峰聞略曰蜂採百花俱置翅間股間惟蘭花則拱背

入房以獻于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陳藏器云諸飛  
 蟲着蛛網皆不能脫惟蜂不畏反擒蛛而食之○格  
 物論曰蜜蜂三種一種在林木上作房一種在人家  
 作窠其蜂甚小微黃蜜皆穠美一種黑色在崖巖高  
 峻之處其窠名石蜜又名崖蜜蜂穴居者最大一名  
 蠶蠶尾能毒人○蟬史云蜂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  
 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  
 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八月間相  
 蜂盡死相蜂如不死則羣蜂告飢矣俗云相蜂過冬  
 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螫人如有二王則分處  
 詩經類考 禽虫卷十四 七五

矣分蜂之時多老王遜位而出所分之蜂均絜其半  
 未嘗多寡從王而出者未嘗復回飛止必環衛蜂王  
 皆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依次撥發花  
 少受罰野草花開時蝦蟇所掠蛛螫所粘者什去其  
 三每一百蜂往止有七十回房如菜花盛時什去其  
 一二耳列子曰蜂純雌其名稚蜂○嶺表錄異云宜  
 人取蜂于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  
 百層土人採時須以草衣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煙  
 火薰散蜂母乃敢扳緣崖木斷其蒂一房蜂于五六  
 斗至一石者有之以鹽炒寄至京洛以爲方物蓋





而毛為獸對言之也凡鳥獸未孕曰禽通言之也易云卽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可以言禽蓋鳥不可曰獸獸亦可言禽禽擒也力小可擒也獸守也力多不易擒先須圍守後可擒也○羔乳鳥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睢鳩鴛鴦有夫婦之別鵠雁序有兄弟之序遷鶯呼雞有朋友之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膜卵生者眼胞自下而膜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耳又其微也蛤蚌則無目也益未矣○林棲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亦從其類也○世間小蟲如一絲半

詩經類考 禽蟲卷之十四 七九

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而手足頭目動靜食息無不皆具此可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馬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膾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甲蟲影伏羽蟲體伏○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白虎通云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飄輕所以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禽經云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風翔則風雨舞則

雨霜霏則霜露翥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啜音山鳥巖棲原鳥地處物食長喙穀食短喙搏則利鶩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狼腸直羊腸曲○雉交不再雀交不一鵲傳枝鳥茹沫鷺目成而受胎鶴形接而懷卵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雀相淚氣交也騰蛇以聽白鵝以視龍卵生而風化風氣化而卵生蝦蟇聲抱鴛鴦頸交鯨魚胎生玄雀胎化雀浴沙而受卵鼈隔津而望卵兔望月孕子而口出科斗聞雷脫尾而脚生蛟龍水居而卵剖于陵鵲鵲巢木而子生于穴頭蛇

詩經類考 禽蟲卷之十四 七九

生折母腹寒蜩生折裂母背○鰭與魚游貉與雅穴徧以後為婦鼈以鼈為雄鳥鼠之相為雌雄麋蛾之相為牝牡麋與鹿交魚與蜴交驢交馬而騾生馬交驢而駃騠生牛交驢而驢驘生驢交牛而駝駒生馬感于龍而生驥牛感于龍而生麟夏雀生鶉桃蟲化鷓鴣生三子一為鷓鴣生三子一為雀鳩生三子一為鷓鴣生三子一為豹○牛有黃犬有寶龍有尺木虎有威骨狐有媚珠兔有健毛

禽蟲卷之二十四下終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五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草木考上

草

說文云艸百艸從二艸又云艸斗標實也一曰橡斗  
子徐鉉曰今俗以此為艸木之艸別作阜字為黑色  
之阜按標實可以染帛為黑色故曰草通用為草棧  
字○爾雅云卉草疏別二名又云滿菲莖華疏別草  
木榮華之異名又云菱根搜索含木謂之華草謂之  
榮不榮而實謂之秀秀而不實謂之英方言蘇芥草  
也

荇菜

李如圭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莖可為菹○  
陸佃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煮  
意○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莖寸餘浮  
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  
杜詩紫荇牽風翠帶長○顏氏家訓荇似蓴莖根極  
長江南人亦呼為猪蓴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  
以參差者是莧呼人莧為人荇可咲○爾雅云荇接  
余其葉荇註荇菜一名接余其葉名荇郭云叢生水

中荇與荇同亦或謂之鳧葵○爾雅翼云猪蓴與絲  
草並一種春夏細長肥滑為絲蓴至冬短為猪蓴亦  
呼龜蓴此與鳧葵殊不相似案荇菜今陂澤多有之  
葉卷漸開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也葉皆隨水  
高低平浮水上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  
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既似蓴又  
猪好食民皆以小舟載取飼猪又可糞田或因是得  
猪蓴之名顧但非蓴菜耳○陸德明曰天官臨人陳  
四豆之實無荇菜以商禮詩味時事故有之案風有  
采繁采蘋又有采藻采芡采芹之屬水少甚多而臨

人所薦止于昌本荇芹深蒲而已物之為菹蓋自有  
所宜餘或芼羹之用豈可四物之外便謂商禮耶  
也

葛

爾雅拔龍葛註葛類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  
之虎葛細葉赤莖○博物志云野葛食之殺人家家葛  
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月令廣義治葛  
毒中也即野葛蔓生葉如蘿勒光而厚一名胡蔓中  
真毒者多雜以生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爾半日  
輒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  
徒也○五月五日收貯葛根為末治金瘡截瘡又療

消渴傷寒壯熱其粉益人

卷耳

卷耳爾雅曰苓耳也廣雅云卽泉耳也郭云亦曰胡  
泉江東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苓  
耳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  
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  
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卽本中卷耳卽今  
蒼耳多刺叢生如盤翹蘗中多用之崔實四民月令  
曰伏後二十日爲翹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葉故  
古人采之爾雅翼云卷耳菜名也幽冀謂之禮菜或  
詩經類考 草木卷十五 三 11005  
又謂之常思萊僉人皆食之一名菴離騷所謂資菜  
施以盈室是也一名羊負來博物志曰洛中有人入  
蜀胡泉着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也陶隱居乃云  
昔中國無此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此物旣稱胡泉  
必是胡物但其名出後代耳卷耳野中所多日夕羊  
下多負以歸以此得名未可知

葛藟

爾雅云諸慮山藥注今江東呼藥爲藤似葛而纏大  
說海及本草俱云葛藟類一名巨瓜似燕蔓蔓延木  
上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酢音音如葡萄而

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此藤大者盤薄又  
名千歲藟一名繁蕪陶隱居云樹如葡萄葉如鬼桃

桃

夏小正云正月柝桃華六月煮桃柝桃山桃也煮以  
爲豆實也○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桃桃者五  
木之精仙木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桃仁主去鬪血  
閉殺小虫消心下堅癖破癥瘕有着樹不落者名桃  
梟謂如梟磔首木上也主殺百鬼精物療中惡腹痛  
五毒不祥正月採○埤雅云桃皮束莖幹頗急四年  
以上宜以刀剝其皮不然皮急則死禮曰王吊則  
詩經類考 草木卷十五 四 11014  
巫祝以桃荊前王桃鬼所惡而荊以祓除不祥則知  
桃之能伏邪也○家語曰六果桃爲下祭祀不用不  
登郊廟周官飲食之遷曰其實棗栗桃乾藤榛實則  
桃僅祭祀不用而已○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爾雅云楔荆桃旄冬桃檉桃山桃桃李醜核又云桃  
曰膽之注荆桃今櫻桃冬桃子冬熟山桃實如桃而  
小不解核疏桃李之類子中有核人膽之者桃多毛  
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鹽鐵論桃李之實  
多者來歲穰○江淹桃頌曰惟園有殺惟山有叢丹  
藹擊露紫榮繞風伊春之秀乃華之宗○崑崙山有

王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龍○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核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帝使植華林園中○明皇目千葉桃花爲銷恨花○酉陽雜俎洛城華林園內有冬桃十月始熟形如括萐食之解勞一名王母桃○列仙傳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

芣苢

埤雅曰芣苢一名烏馬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好生牛馬迹中故云車前當道也韓詩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詩經類考草木卷二十五 五 三五八上  
首生于兩傍謂之瞿○郭璞云江東呼爲蝦蟇衣草木疏幽州人謂之牛舌可齧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一名牛遺一名勝馬○山海經及周書王會韓詩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于出于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駁難云遠國異物非婦人所得采誠然長生略五日採車前子陰乾服輕身能跳越岸谷耐老長生○埤雅云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按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道中然則一名勝馬亦或謂陵馬以此列子曰若擲爲得水爲得水

土之際則爲繩躡之衣生於陵屯謂爲陵馬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蟇衣○圖經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

喬木

爾雅云句如羽喬卷曲如鳥羽也上句曰喬上竦而曲卷者也如木楸曰喬楸在竦者也槐棘醜喬小枝上繞曰喬

楚

廣志曰楚荆也牡荆蔓荆也又曰赤荆大實者名曰牡荆又有山荆○羅氏云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荆故楚國入春秋稱荆而荆州亦以此木得名今之牡荆作樹生者實細黃色而莖甚勁生子細如麻子比蔓荆實而細故稱小荆牡亦對蔓爲名非無實之謂也○本草圖經云牡荆卽作筆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故曰牡葉如草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荆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棟夏盛茂有花淺紅色藥黃白花下有青葍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而輕虛○陶隱居登真隱訣注云尋荆有三種直云荆木卽是今可作筓

杖者葉香亦有花子子不入藥方術則用杜荆顧微廣州記曰撫納縣出金荆微又曰白荆堪爲履紫荆堪爲牀萬南杜荆治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尅之養病

蔓

蔓蒿一名蔞蔓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羨魚也陸機云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爾雅云購蔞蔓疏舍人曰購一名蔞蔓卽蔓蒿也○爾雅翼云蔓今古以爲珍菜○大招云詩經類考草木卷十五 七 吳酸蒿蔓不沾薄只王逸曰蒿繁草也蔓香草也○管子云葉下于鬱鬱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葍葍下于蘼蘼下于蔓蔓下于芥芥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出木有二十衰

條 枚

說文云條小枝也枚木別生條也

紫

本草曰紫蓬蒿也似青蒿而葉粗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秋香美可食又可蒸爲菹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游

勃故大戴禮曰紫游胡游胡滂勃也紫萬勃也皆豆也○紫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草也可以生蚕一曰蘿蒿水草也可以爲菹此紫當爲蘿蒿耳○爾雅云紫之醜秋爲蒿注醜類也春始生紫蕭莪之類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通呼爲蒿也陸佃云蒿青而高紫白而繁羅願云莪卽古紫生澤田沮洳之處恐非詩人所指也

蕨

陸機疏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佃云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麗故名蕨○周秦曰詩經類考草木卷十五 八 蕨齊魯曰紫俗云其初生似紫腳故名草木 ○原始云蕨初生如小兒拳展開如鳳尾吳中以其根爲粉黑色可充饑搜神記云有人折一食之心中快快成疾後吐一小蛇懸于屋前漸乾成蕨知此物不可生食○爾雅翼云今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誌之謂之蕨其廣雅云蕨紫其物性又云非也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脚弱蓋見其形似拘攣之狀亦或其性自當耳未可知也名之以蕨蓋謂麗矣蕨猶禮家用之蕨不復用當知其賤○通志云蕨一名蕨菜

牙也又有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蕨蕨爾雅云蕨月

蕨

薇陸機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迷陽或訓作亡陽或訓伏陽言詐狂或訓猖狂或訓迷明或訓亡明爾雅疏云草生于水濱而枝葉垂于水者曰薇未知孰是○禮芼豕以薇記曰鉤芼牛芼羊芼豕薇是也○通志云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九

三十一

夏小正溼潦生葦注葦蒹也大者蒹江南爲蒹又云葦蒹注蒹亦有葦者卽蒹月令曰季春之月蒹始生周書曰穀雨一日蒹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漉以就酒月令通考蒹之大者曰蒹葉圓闊寸許葉下

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茱菜又曰葦中者曰葦菜卽鳧

葵也小曰浮萍一名萍無根而浮江東謂之漂浮干

水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韓詩沉者曰蘋浮者

曰藻○詩緝曰蘋可茹萍不可茹○范子計然曰水

萍出三輔色青者善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

寒治暴熱身癢下水氣勝酒烏鬚髮久服輕身一名

水簾生雷澤○呂氏春秋曰萊之美者崑崙之蘋萍

焉楚王渡江得萍實天問曰靡萍九衢本草稱水萍

皆得萍名而實蘋也枝葉九道尤大于蘋矣○按蘋

又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十

三十一

蘋者也宋玉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萍者也○

淮南畢萬術曰老血變爲萍聚血之精至黃泉也

藻

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鷄蘇

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長如釵股葉如蓬蒿謂

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橫被水下有自

然之文故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又畫于楨以爲飾

亦以厭火鳧屬亦樂于藻故曰鳧藻○爾雅荇牛

藻其切疏荇一名牛藻江東呼馬藻藻之葉大者也

左傳蘋蘩蕰藻之菜此草好聚生故言蘊藻蘊訓聚



也○埤雅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又曰藻萍類似槐葉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草木疏以為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按顏氏家訓云蕪牛藻也即機所謂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非蘊藻蘊藻一名聚藻淮南子曰容華生蕪藻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萍藻之藻沉○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下五上

土

三十一

甘棠

甘棠郭璞云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然則甘棠者白棠也而赤者杜也陸機曰今棠梨也埤雅云其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甘棠赤棠子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作弓幹○急就篇云杜甘棠也杜者曰棠無子者也杜者曰杜有子者也○雅翼云每梨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者生杜○通志云甘棠謂之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孫楚杜賦序云梨有用為貴杜無用為賤○字說云詩言甘棠以杜之美言杖杜以

棠之惡○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梅

毛詩義疏曰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周禮饋食之邊其實乾蓀乾蓀梅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梅朱梅有紫花梅紫蒂梅同心梅荔枝梅臘脯梅麗友梅爾雅云時英梅疏時一名英梅郭云雀梅似梅而小者也廣志曰蜀名為蓀大如馬子梅蓀皆可以為油黃梅以熟蓀作之蓀音老大戴夏小正曰五月煮梅為豆實○詩義疏曰梅曝乾為腊羹臘蓋中又可以含之口香○吳氏本草曰梅核能明目

詩經類考

草木卷下五上

土

三十一

白茅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孔注茅一又曰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于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郊特牲云縮酌明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春孟康曰零茅楊雄曰瑤茅三春也

史記曰一茅三春江淮間有之此靈物不可常貢也  
公羊傳曰鄭伯左執茅旌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爾雅  
謂之薹廣雅謂之芘茂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  
徑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啣草 茅之不實者一名  
薹一名牡茅 吳錄地理志曰桂陽彬縣有菁茅可  
染布零陵有香茅任土貢之 王者建諸侯受之以  
土直以白茅 合璧事類云茅叢生荒野間野人刈  
以覆屋

撲椒

爾雅云椒撲心厥撲椒一名心某氏曰撲椒榭椒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三  
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

棠棣

棠棣核也本草曰扶核樹似白楊大十數圍江東呼  
夫核葉綠花黃埤雅云凡木之華先合後開此花先  
開後合陸機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  
山皆有其花或白或赤五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本草云扶核木皮味苦燒木皮置酒中令味正經時  
不敗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率反而  
合○崔豹古今注云核楊圓葉弱帶微風大搖一名  
高飛一名獨搥一名核楊一名核柳亦曰蒲核 雅

翼云齊民要術以高飛獨搥為白楊之別名又本草  
白楊注云取葉圓大蒂小無風自動者故說者云葉  
無風自動此是核楊非白楊也

葭

爾雅云葭醜芳葭葭蘆其萌蘗注醜芳其類皆有  
芳秀風吹揚如雪聚于地如絮也葭即蘆之成者葭  
華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葭之未成者蘆蘆疏一名蘆  
郭云似葭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蘆人以為簾箔因  
名也陸機云蘆水草也堅實牛食令肥疆青齊人謂  
之蘆葭蘆○葭亂疏葭一名蘆葭一名亂郭云蘆葭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古

也葭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鳥蘆李巡曰分別葦  
類之異名如李云蘆亂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別  
草陸機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葭其初生  
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  
謂之馬尾其萌蘗疏其萌名蘆郭云今江東呼蘆筍  
為蘆又名蘆○埤雅云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雀  
荻謂之蘆其小曰葭其始生曰蘆又謂之亂荻強而  
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蘆中赤始生末黑黑已  
而赤故謂之蘆其根旁行葭搥聚至其行無辨矣而  
又強焉故又謂之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唯其強也

乃能爲亂○嚴粲云葭蘆菁又名葦一物四名

蓬

爾雅云齧彫蓬屬黍蓬註此別蓬種類也說文云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種類不一故有齧彫蓬屬黍蓬月令云藜莠蓬蒿並與是也其葉散生如蓬未大干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從蓬說死曰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通志云菰曰蓬今人謂之茭爾雅云彫蓬若米茭也其米謂之雕胡可作飯故曰齧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

爾雅類考

草木卷十五

五

栢

爾雅曰栢栢也疏栢一名栢雜記所謂嗚曰以栢者是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構鬱○尚書云荊州厥貢柅栢栢栢○周官曰冀州其利松柏廣志曰栢有續栢有計栢又曰一名汁栢○崑崙月令曰七月收栢實○九巖山龍鬚栢一年合抱○抱朴子曰大谷倒生之栢皆與天齊其長等○山海經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栢土山多栢○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栢實齒落更生○泰山記曰山南有太山廟種栢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傳云漢武所種

從征記曰泰山廟中栢皆二十餘圍夾兩階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在○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韞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撻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又曰栢爲鬼廷

棘

爾雅云棘音者刺郭璞曰草刺鉞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比燕朝鮮之間謂之棘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本草云白棘一名針刺一名棘刺棘刺花一名荊音唐本注云棘有赤白二種刺有兩種

詩經類考

草木卷十五

五

有鈞有直補益宜用直者療腫宜用鈞者白棘莖白如粉子葉與赤棘同棘中時復有之亦爲難得也○崑崙云棘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都似棗而有露白二種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棘棘園有棘之棘棘棘也爾雅云槐棘醜喬注枝皆喬棘說文重東爲棗並東爲棘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東東音刺木芒刺也東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東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周禮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樹棘以爲位取赤心而外刺○春秋元命苞曰樹棘聽訟其下者願取其赤實也○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花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莖芽也○岳經云酸棗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色莖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員小味酸○埤雅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雅翼云棘可以爲矢桃弧棘矢以禦王事是也

匏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七

說文云匏瓠也從包從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埤雅曰長而瘦小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而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本草有苦瓠唐本注謂之苦瓠疑亦匏也○草木子云匏瓠牛踐苗則子苦○古今注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用則漆其裏壺盧瓠之無柄者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詩云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懸瓠所云河汾之實是也小者名瓢食之勝瓠固

葑菲

貞白所言是也細腰者名蒲盧淮南子云百人抗浮是也匏亦可通名壺鴟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葑菲釋文今菘菜也古人言菜之美者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埤雅云梗長葉瘦高者爲菘葉潤厚短者爲蕪菁日華子云蔓菁梗短葉大連地上生潤葉紅色者是○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菘孫炎曰須一名葑菘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芥方言葑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大

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幸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菘經云葑于通志云塞北名九英一物凡得十名○事物原始云三蜀江陵人呼蔓菁爲諸葛菜諸葛每出師處種此菜故名常綯曰取其纒出可生啖葉舒可煮食久居隨以滋長棄去不惜易尋而採冬則根可剝食其利甚溥劉禹錫曰諸葛菜與蘆菘相似爾雅云突蘆肥釋名曰紫花菘似蕪菁之大根俗呼爲電突一名蘆菘今訛呼爲蘿蔔韻府亦云蔓菁卽蘆菘一名土酥如劉禹錫所言則謂葑與蘆菘爲二如谷風所言葑卽蔓菁也呼蔓菁

爲諸葛則三名爲一物並錄以俟○非釋草又云非  
芴也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蒿類也釋草又云蕙菜  
郭璞曰非早生下濕地似蕙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  
云非似蒿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爲茹滑  
美可作羹國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蕙菜今河內人  
謂之芴菜爾雅非芴與蕙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  
陸機云又是一物

茶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的爲何物考神農本草  
草一名茶草一名選一名游冬凌冬不死爾雅茶苦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十九

萊是也朱注亦云又顏氏家訓引易緯通卦驗玄扈  
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曆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  
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冰注素問  
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本草吳葵  
龍葵析爲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唐本草注吳葵  
云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俗作鴉兒菜又名野苦蕒  
○埤雅亦以茶爲苦菜顏氏家訓江南別有  
苦菜葉似酸漿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  
黑此菜可以律勞按郭璞注爾雅此乃蕪蕒也今  
河北謂之龍葵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

英苦菜當言英則非龍葵也○時訓解云小滿之日  
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陸機云苦菜生山田  
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濡豚  
包苦用苦菜是也○儀禮云鋼老牟苦○衍義云苦  
菜四方皆有在北道則東方凋斃在南方則冬夏常  
青葉如苦苣更狹其綠色差淡味苦花與野菊似春  
夏秋皆旋開花○詩緝云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  
委菜三曰英茶誰謂茶苦及采苦采苦董茶如飴之  
茶皆苦菜也茶蓼之茶委葉也有女如茶英茶也一  
名茅秀鴟鴞予所捋茶傳云莢茗蔬云龍之秀穗亦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二十

英茶之類○爾雅有五茶什草茶苦菜漆虎杖漆委  
葉藥琴茶什木櫝苦茶詩中有三如嚴坦木之論列  
是也○周禮掌茶以時聚茶以供喪事○國語吳王  
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常  
昭云茶茅秀也

薺

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于水  
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陶隱  
居注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薺冬至春開  
白花一名甘草甘草先生則歲豐又云薺薺實疏本

云云薺味甘温主利肝氣和中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其子别名薺才何切爾雅曰薺莫大薺也通志云薺之類甚小自生園圃或以爲薺危淮南子曰薺麥冬生而夏死抱朴子曰薺麥大薺仲夏而枯爾雅翼曰薺枝葉細靡通謂之靡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鄭氏稱舊說云靡草薺亭薺之屬夏侯湛賦曰寒冬之日余登乎城陟步北園睹衆草之萎悴覽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慙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冰而捉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于猛

詩經類考

草木卷三十五上

廿一

三十九

榛

原始云榛樹高一二丈葉幹同白栗冬華春實秋熟外殼堅內肉香大如指正義曰榛木名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詩義疏云榛栗屬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逸代上黨皆饒周禮邊人云饋食之邊其實榛內則云棗栗榛柿爾雅翼云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核中

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噉漁陽上黨皆饒鄭注禮曰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然則其字從秦從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如栗子形如杼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是大木非榛楛之榛若女贊則宜兩者皆可也○本草齒經云桂陽有親而叢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但差小耳又有與栗皆與栗同子負而細或云即親也今此色惟江湖有之○按說文以榛爲木而親爲果然則山有榛之榛當作親而樹之榛栗宜爲榛矣

苓

詩經類考

草木卷三十五上

廿二

三十九

爾雅字作藟注今其草也一名大苦反言之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名國老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二佐三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久服輕身延年一名密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落草○齒經云甘草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今陝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二三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粗細不定皮赤上有橫

梁梁下皆細根也有數種以堅實斷理者為佳詩采  
芩首陽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今其草所生處相近  
而先儒說苗葉與今全別豈種類有不同者乎○筆  
談云其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  
澁似有白毛子如小扁荳齒嚙不破

蕙

埤雅云列子曰因為阜靡阜讀如稊稊茅之始生  
也詩曰手如柔荑稊蕙一也○箋云蕙可以供祭祀  
讀詩記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蕙然則  
所謂稊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七月疏云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廿三

蕙是葉之新生者

茨

爾雅茨蒺藜易云據于蒺藜言其凶傷○埤雅云蒺  
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一名  
茨可以茨墻故名茨○爾雅云旱草也歲欲旱蒺藜  
先生蒺之言疾也兵家鑄鐵為之以梗敵路亦謂之  
蒺藜○陶隱居云多生道上其葉布地子有刺長安  
最饒人行多着木屐○本草衍義云蒺藜有二等一  
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墻上有小黃  
花結芒刺此正是墻有茨者又一種白蒺藜出同州

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

唐

詩經釋曰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一物四名也本  
草夏生苗如絲蔓莖木上生實如蚕子許氏曰唐蒙  
非可食之物不知何以為菜名頰弁傳曰女蘿兔絲  
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文云蒙玉女孫炎曰蒙  
唐也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爾雅翼陸機云今兔絲  
蔓連草上正黃赤如金藥中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  
蘿自蔓生松上正青與兔絲殊異然兩者皆附木或  
當有時相蔓耳○本草經云兔絲子一名兔蘆一名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廿四

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一名赤綱一名兔縷生朝

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為赤綱色淺  
而大為兔縷○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  
藍紵麻蒿上○日華子云苗莖似黃麻線無根苗多  
附田中草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濶闊花結子不分  
明如碎黍米粒八月九月以前採○淮南子曰兔絲  
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抱朴子曰按仙方中自  
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所以為之合離離母  
者小草為物下根如○月子十二枚周環之去大  
魁數尺雖相須而實不連但以○相屬耳如兔絲之





之楚明何堅麥謂之楚胡汝又相謁食麥謂之估陳  
 楚之間謂之楚非昆楚人謂之餅在秦秦人謂之饑  
 饑鳥困切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顛黑二  
 七以爲行而服薄糕音音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  
 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先時者胎動蚰蛆而多疾音音  
 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又云孟夏之管  
 殺三葉而獲大麥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于蓄藏  
 蔡邕月令章句云百谷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  
 麥以孟夏爲秋本草雷經云麥有大麥小麥穰麥  
 蕎麥穰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歲時  
 詩經類考本草卷千五上 楚  
 記夏至日取菊爲灰止小麥蠹○西番以麥熟爲歲  
 首廣月拾遺記胡中有指星麥四月大星出麥熟而  
 穫之藥用水漬三夕而萌芽平且雞鳴而用之俗呼  
 爲雞鳴麥以釀酒醋美久含令人齒動大醉則肝腸  
 消爛俗謂消腸酒○遍考宋真宗時壽州上瑞麥一  
 本五穗咸平年亳州麥一莖兩穗祥符年梓州麥四  
 岐兗州麥八岐 崔鴻前涼錄曰未加元年嘉麥一  
 莖九穗生于姑臧  
 楚  
 爾雅翼云楚者周所受瑞麥一作牟又作夔卽今之

大麥說文云牟大也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  
 日而成呂氏春秋曰孟夏之山百谷三葉而獲大麥  
 其始蓋后稷受之於天故詩曰貽我來牟又曰於皇  
 來牟然則來楚一物惟廣雅以楚爲大麥來爲小麥  
 按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楚一來二縫象芒束之  
 形天所來也則來楚不應爲二物然則來楚爲大麥  
 明矣方言曰夔音音楚音音楚音音楚音音楚音音楚音音  
 也自關而西秦幽之間曰夔晉之旧都曰楚育右河  
 濟曰楚或曰楚北鄙曰楚楚其通語也蓋大麥以爲  
 楚還得楚之本名楚是小麥爲之楚細餅楚也楚有  
 詩經類考本草卷千五上 大  
 衣楚也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藥可爲錫  
 桑  
 爾雅桑辨有樞柅郭璞曰辦半也令人云桑樹一半  
 有樞半無樞爲柅○陳藏器云樞利五臟通血氣火  
 服不饑本草雷經云樞有白黑二種暴乾皆主變白  
 髮○王盤農書云荆桑多樞魯桑少樞○爾雅曰女  
 桑柅桑柅桑山桑樹一半有樞半無樞爲柅柅音夷  
 長條者爲女桑 幽州有谷桑可作布見詩義疏  
 典術曰桑木者虛星之精一云箕星木虫食葉爲文  
 章人食之老翁爲少童○禮記季春之月命野虞無

伐桑柘。本草經曰：桑根旁行出土上者名伏虵治心痛。異苑：北方有白椹長數寸食之甘美。山海經曰：宣山有桑六五尺其枝四衝葉大尺赤理春華名之曰帝女之桑。一云：婦人主禘因以為名。又曰：陽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曰：東北海外赤水在圓丘南有三桑而無枝，皆高百仞。又曰：衡山多桑。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于沛，年荒穀貴，士民皆饑，仰以為糧。十州記曰：扶桑在碧海中，有天帝宮，東王所治，有椹樹高數千丈，二千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人食根，體作紫色，其樹雖詩經類考。草木卷五十五。九。

栗。毛詩義疏曰：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楊特饒，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

亦短味不美。周官曰：饋食之邊，其實栗。大戴禮云：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禮記曰：栗撰之，又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詩義疏曰：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柿子。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雙栗，槐栗，榛栗，嘒陽栗。辛氏三秦記曰：漢武帝果園大栗十五枚，一斗。段公路北戶錄云：勤州出栗子，形味俱劣，一年方熟。埤雅：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萊，謂自裹。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熟，罅發其實，驚駭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駭栗，其以此歟。唐本草注云：栗作粉勝于菱芡。詩經類考。草木卷五十五。卅。

榑。正義曰：榑，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榑。○雅異云：郭氏解

椅梓云即楸又解楸榎云大而敲七卷楸小而敲榎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然則椅梓楸榎一物而四名定之方中既言椅又言梓故陸機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而小別也○日華子云椅樹皮有數般惟楸梓佳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及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礪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于五上

五

梓

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于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世人見其木黃呼為荆黃楸也○本草注曰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為百木王無子者為楸又一種鼠梓名曰棟亦楸屬也○禮斗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為長生○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商子曰二子觀乎南山之陰見梓晉然音蕭實而俯二子見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釋木云大而敲楸小而敲榎楸梧早脫故楸謂之秋

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萬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從春榎從夏楸從秋所謂木名三時芋從子黃從寅苑從郊舊從酉莢从亥芋从丁茂从戊芑从巳華从辛葵从癸之類夢書曰榆為人君楊為使者楸為讚謂今柳謂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榦喬疎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雅翼云梓為百木長故古者名制器之工為梓人楚地尤多此木故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肥碩三倍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于五上

世

五上

漆

本草注曰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盛之注滴則成○說文云漆木汁可以髹音休物象形黍如水滴而下○書云兗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臬○蜀本注云上等清漆色黑如堅若鐵石者好黃嫩若蜂窠者不佳○洽聞記日濟國南海中有三島各相去數十里上出

漆樹六月破樹腹承取汁漆器物若黃金奪目

蟲

蠹陸機疏云今藥草貝母也葉如桔葉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着有分解是也○爾雅菌貝母疏一名菌郭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花葉似韭本草一名空草陶注云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云貝母是也○本草雷經云根有瓣子黃白色二月生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採根晒乾又云四月蒜熟時採之良此有數種○日華子消痰潤心肺○本草別錄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世 三十一

竹

綠竹詩作菘○毛傳謂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竹譜詩作蓬篇筑也郭璞云今呼白脚莎即菘葍草也似小菘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虫草木疏云有竹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菘竹也恐非○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樵又冠侑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竹葉一名升斤竹花一名草花出本草竹花曰復死曰符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草木○又云桃枝竹以四尺為一

節○魏志曰倭國有桃枝竹○山海經曰嶠冢之山

麗水之上多桃枝竹又曰衛丘山南帝俊竹林在焉

大可為舟○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為春二三月

為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為春成熟為秋贊卑○蓬山

有浮雲之幹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風

吹竹折聲如鐘磬之聲拾遺○江寧縣慈姥山生竹

作簫笛有妙聲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見于此俗

呼曰鼓吹山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冊陽○梁簡文

脩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羅浮山第

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世 三十一

謂之龍鍾竹陶○月令通考慈竹四月生江南人

以灰煮食之其竹內實節疎性弱可代藤形緊細○

竹譜四季竹長節而圓中管箐生山石者其音清○

筍譜甌越以南筍箐筍七八月生縉雲以南多筍筍

七月生至十月味苦○竹八月謂之小春熱欲去寒

欲來氣至而來故曰小春○蜀有芭竹筍俱有刺者

八九月生詩○河圖曰少室之山大竹堪為饒○山

海經舜林中大竹一節可以為船漢竹大者一節受

一斛小者數升為楫槎○晉書五月十三日為竹醉

日亦曰竹迷日是日栽竹必活○吳僧筍譜每月抽

笋謂之月竹笋狀輕短叢生如箭竹萌人不食也○竹之品類六十有一譜云竹有雌雄雌者多笋凡根上第一根雙枝是雌若獨枝者是雄○篤實衙空二竹名亦見竹譜○淮南子云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町○武林山西旧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條皆對抽並徂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所謂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與女相說交贈今竹有桃釵之形笋亦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廿九

箭○郭義恭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櫛竹細而多刺也篋竹堪作笛簾竹宜為屋椽篋竹皮青內白如雪軟韌可為索漢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升為桿植利竹蔓生實中堅韌○竹田曰篋竹胎曰笋竹膚曰篋竹皮曰筠竹裏曰箨竹枚曰箇竹約曰節剖竹未去節曰箨○竹實開花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片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廿九

瓠

草木子瓜瓠子曰屨爾雅云瓠棲辨註棲瓠中辨也一名瓠辨。埤雅瓠狀要類于首尾類于要微銳緣蔓而生。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瓠瓜亡煮漆即此是也今俗蓄瓠之家不燒種瓠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乘者以瓠盛酒冬則煖夏則冷。雅翼云瓠匏之甘者古者王政瓜瓠果菹殖于疆場正月可種瓠六月可蓄瓠詩云斷瓠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也可以飼豕致肥其辨可以作燭致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世

世

葭莩

毛傳葭蘆莩也郭璞曰蘆葭也蘆似葭而小實中江東呼為鳥區如李廷以蘆蘆為一草如郭則蘆亂別草陸機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鴻烈解積蘆灰以止淫水蘆生于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淫水平地出水也

檜

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荊州貢栝幹栝栢注云松葉栢身曰栝栢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字說云檜栢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栝松葉栢身則葉與身皆直檜以曲而從之檜以曲而會之。雅翼云檜一名栝性耐寒其材大可為舟及棺槨左傳稱栢有翰檜而洪水檜楫松舟也今人亦謂之圓栢以別于側栢又一種別名檜栢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栢庭宇植之以為玩

茺蘭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世

正義曰釋草云茺茺蘭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齏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沈氏栝曰茺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故以為與鞮之制亦當如葉但今不復見耳

萱

萱說文云萱令人忘憂草也又作殤及萱其葉四垂其附六出鹿類食之又名鹿葱壺子所謂鹿性警烈多別良草常食九物葛葉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山薺危是也婦人有孕者服之尤良



又名宜男別號療愁花詩萱花兒女花不解壯上愛○  
 南方草木狀木蔥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  
 種出始與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卽此花非鹿葱  
 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  
 常佩鹿葱卽萱則與宜男草非一種矣晏元獻公謂  
 鹿葱花中有鹿斑文與萱大同小異開花亦不時並  
 董子曰欲忘人之憂者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  
 憂欲觸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 齋  
 經云萱味甘而無毒主安五臟利心志令人好歡樂  
 無憂輕身明目五月採花八月採根用今人多採其  
 詩經類考 草木卷十五 廿九 三十九

嫩苗及花跗作蒨利胸膈甚佳○述異記云萱草一  
 名紫萱吳中書生呼療愁花○徐勉萱賦云信茲華  
 之獨茂挺全質于炎辰旣耀色以祛毒亦含香而可  
 珍同艾荷下闌著及蟬露于首旻其葉四垂其附六  
 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華而不艷雅而不質

木瓜 木李 木桃  
 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木瓜次橘蜀本注云其樹  
 枝狀如柰花作房生子火乾甚香陶隱居云山陰  
 蘭亭尤多○木瓜狀如梨而長皮光生不堪食摘浸  
 醋中一月方可食種法以秋社前後移栽次年便結

子勝如春間栽者又壓枝亦生○本草曰木瓜狀如  
 柰花生于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  
 雅謂之楸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  
 皆枝蔓也故言木桃木瓜木李以別之 潞安府志  
 木瓜爾雅謂之楸木宣州有大如瓜者故曰木瓜實  
 始成時時人鏤紙作花傳其上日暴之紙所不覆處  
 皆成紅文彩如生以克貢曰花木瓜非異種也又有  
 一種楨櫃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  
 重蒂如乳者是木瓜也○本草云味甘酸花如棠○  
 草木子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節○廣志曰木瓜子  
 詩經類考 草木卷十五 卅一 四十一

可藏枝可杖○雷公云真木瓜皮白微赤黃香酸甘  
 不澁調榮衛助穀氣向裏子頭尖一面方勿誤用和  
 圓子蔓子土伏子 水經注魚復縣多木瓜子大如  
 瓶 埤雅木瓜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  
 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獨渴楸書  
 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  
 益楸百益一損技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  
 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也江左故  
 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臭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  
 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

于木桃似木瓜而無臭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  
 小梨蓋聲之誤也臭即瓜之脫華處其著華處乃臍  
 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  
 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館漬之者取木  
 瓜煎之者取木李○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  
 木子也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  
 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又曰桃曰臍  
 之棗李曰棗之蓋棗李之臍去棗而已舊云桃李種  
 法大率欲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  
 亦不佳也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聖一

李房陵李○鄴中記曰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南居細李四月先熟○杜陵有金李○貞觀中王華  
 官李連理隔澗合枝見唐書○杜陵有金李李大者  
 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桃之大者爲木桃速異  
 ○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防  
 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中山  
 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曰如拳之李陸  
 士衡果賦曰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具述  
 記○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李合枝李朱李黃李綠  
 李青李綺李青房李羗李燕李猴李沈朱李淨素李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聖一

李王侍郎鼠穴生李樹花實並美名鼠精李又有  
 顏淵李出魯國○好事集云崔奉國有無核李東都  
 嘉慶坊有李其實甘鮮稱嘉慶子○洞冥記曰琳國  
 去長安九萬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歲一熟味  
 酸昔韓眾嘗餌此李因名韓眾李

黍稷  
 許氏曰黍似梁而非梁稷今之稌也二物稍相似黍  
 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蓋古之梁即今之粟古之粟  
 即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

本草云黍米味甘温無毒主益氣補中○春秋說題  
辨云精移火轉生黍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  
黍以防老○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  
爲上盛○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  
以長博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  
不飽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葉短穗后時  
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說文  
大暑種黍故云黍○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周  
書云凡禾黍居南中○白虎通云清明風至則黍稷  
滋閭闔風至則種粟麥黍○原始云黍其苗如蘆而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四三

黍以大暑而種故農家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  
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然月令仲夏之月農旣  
登黍矣天子以鷓鴣黍羞與含桃先薦寢廟爲鄭說  
者以爲黍非新成直是舊黍蓋鄭解孟秋所登之穀  
爲黍稷故以仲夏爲未熟若未熟何得言登且所謂  
舊黍者自去歲孟冬與稊併食數月於此矣豈待今  
而後嘗耶黍固有蚤晚晚者不妨至孟秋始熟故庶  
人秋乃薦黍此天子之禮自重其先熟者而嘗薦之  
耳故蔡邕以爲今之蟬鳴黍亦猶十月穫稻而天子  
所嘗乃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亦其類也黍之秀特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四四

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是二物  
先儒甚疑焉○廣志曰稷有破藏稷逼麥稷此二者  
以四月熟本草曰稷米甘無毒至益氣補不足○徐  
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為黃米爾雅翼  
云冀州謂之纂音前○稷所以為五穀長者以其中央  
之穀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五穀稷  
為長又古者號稷為首種孟春行冬令則雪霜大擊  
首種不入蔡邕以首種為麥以麥隔歲種而鄭康成  
以為稷者蓋以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謂是  
一歲之初所先種者惟稷况又孟春正種稷之時而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  
云首稷不入即是極寒種不入土不待歲收然後為  
入也稷又名齊小宗伯所為辨六齊之名物與其用  
是也杜子春又欲讀酒正五齊皆為黍以禮運有黍  
醜在堂意以黍穀為醜則餘四黍亦皆黍穀為之然  
破五黍從一黍於義不可故後鄭但以為齊者以度  
量節作之更讀禮運黍醜為齊此說之不同者也○  
月令云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舊說首種謂稷玉藻  
云子卯稷食而菜羹又云沐稷而饋黍○陶隱居云  
稷米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疏云稷苗六月  
時也稷穗七月時也稷實八月時也○稷五穀之長

故陶唐之世名農官為后稷其祀五穀之神與社相  
配以為五穀不可偏祭故祭其長以該之稷又名齊  
或為梁故祭祀之號稷曰明梁而言黍盛者本之禮  
運梁醜在堂是也稷又名祭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  
陽山之稷然則稷也黍也祭也字有古今異文語有  
輕重殊音耳以上羅端良說見升菴集  
蒲  
毛詩云蒲草也說文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蒲蒲子可  
以為平席埤雅云蒲水草也似莞而禰有春生于水  
厓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男執蒲璧言有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  
安人之道也○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  
爾雅楊蒲柳○爾雅云莞苻離其上蒿今水中莞蒲  
可作席也左傳曰齊侯澤之桂蒲舟餃守之不與民  
共又曰臧文仲妾織蒲○孔氏曰陸機云蒲柳有兩  
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  
長廣于柳葉皆可為箭翰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漢書曰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  
舒牧羊乃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又曰元帝  
疾時史丹以親密侍疾唯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伏  
青蒲上青蒲綠也○山海經曰孟于之山其上多蒲○

京輟漢記曰劉寬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按左傳與漢書所云則水蒲與蒲柳與董澤之蒲似為二種○周禮醴人深蒲醴醴鄭司農云深蒲蒲弱入水深故云深蒲○陸機云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其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詩緝云斯干下篔簹云小蒲則莞精蒲粗○本草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為箭筈又謂之荏蒲即水楊也○本草注云水楊葉圓潤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岸○古今注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枝勁細任矢用○詩緝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吧

池中

菴

菴朱註謂即益母草葉似荏荏白蘇也方莖白華葉生節間本草曰菴藟一名益母節節生莖實細如雞冠子而三菱黑色○正義曰釋少云菴菴李巡曰臭穢草也一云菴間是也○爾雅註李巡曰菴臭穢草也陸機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間是也○傳云菴穢也○本草經云菴藟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藟生海濱地澤衍義云菴

藟子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凌冬不彫瘁

蕭

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機云今之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燕之為香蕭可以祭故字从蕭禮王度曰士蕭庶人艾蕭艾不同明矣○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管子葉碑下於營鞏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菴菴下於葦葦下於非非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荏荏下於茅○雅翼云蕭生於春待秋三月乃成○詩緝云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吧

艾

本草經云艾葉味苦微溫無毒生田野○圖經云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皆白以苗短者為佳陳久方可用○崔實月令云三月可採艾○爾雅艾水臺踈艾一名水臺即今艾蒿也草之可以艾病者一名灸草一名醫草歲或多病則艾生俗五月五日未雞鳴采之或曰見似人者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博物志曰削水至圓以向日以艾干後承其影得火○漢武內傳曰西王母神仙次藥有靈叢艾○五十日艾

也又長也○爾雅翼云蕭與艾本皆香草古者  
人子祭以芻諸侯蕙大夫蘭士蕭庶人艾至離騷則  
薄之曰戶服艾以盈要今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云何  
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也蕭艾雖非惡物然  
比之蕙蘭芳草則有間矣五十曰艾言其歷年之久  
少女亦稱曰艾艾者外也春秋外傳曰國君好艾大  
夫始好內適子殆社稷危韋昭亦以艾為外彼好外  
者謂嬖臣此少艾蓋是少年外舍之婦及其有妻子  
則慕妻子矣妻子為內則知少艾者外也○師曠占  
云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

四九

麻

爾雅翼云麻實又有文理故屬金為西方之穀明堂  
月令秋食麻與犬秋氣既涼又向寒無害故食當方  
之穀性而至仲秋則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也邠風  
九月菽苴食農夫者不嫌于晚耳麻實謂之黃故古  
者朝事之遊熬麻麥以實之謂之燧黃又麻于植物  
中最高為多子故桃夭稱有實其實寓繼嗣繁衍之意  
說文云龍芴未 泉實或作贖則音雖異而意同後世  
說本草者或以黃為牡麻之華則與詩雅所說大異  
麻華亦自古人所貴故九歌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

遺今離居說者曰麻花色白故比于瑤此華香服食  
可長年特不可為蕢耳又有縑者亦麻類有實音如  
頃畝之頃說文引詩衣錦縑衣字或作頃作蒔又作  
大迴切則通于聚類要皆此布之衣也○泉麻與麥  
互相為候麥黃種麻麻黃種麥種泉太蚤則堅剛厚  
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春秋說  
題辭云麻之為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  
於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為衣陽成于三物以  
化故三變縷布也宋均曰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生  
成形一變也濕取皮二變也積成為縷三變也○呂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

五十一

覽云得時之麻必芒以長踈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  
厚泉以均後熟多榮日夜死復生如此者不蝗○管  
子云五沃之土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蘆如  
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眾練  
絲○淮南子云汾水濛濁而宜麻○四時纂要云種  
麻熟耕地縱橫七遍以上生則無葉○周禮典泉掌  
布絲纆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齋及獻功  
受苦功以其買揭而藏之以待時頒疏云苦功謂麻  
功○本草曰麻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

其平無毒園圃所時卽今人所作布者○麻一名泉  
有實曰麻無實曰泉○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淳黑  
者名巨勝蘇恭曰八稜者名巨勝四稜六稜者曰胡  
麻或曰莖圓名胡麻莖方名巨勝又一葉兩莖名巨  
勝廣雅謂之狗蚤一名狗莖一名油麻一名方莖八  
較中最高大勝故名巨勝或云卽芝麻者非○爾雅  
泉麻廣泉實疏泉麻也苧麻母麻子名也故曰廣泉  
實也○禮記曰苧麻之有實者麻之盛子者一名  
苧一名麻母黃麻之下雪不積○廣雅曰苧藤  
弘胡麻也抱朴子曰胡麻一名方莖服餌不老耐風  
詩經類考 草木卷十五 五十一

如玉風吹之如塵亦名胡塵麻  
樹杞之杞則柳屬爾雅云旄澤柳毛詩義疏曰樹杞  
杞柳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  
爲穀今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爾  
雅疏郭云今枸杞也陸機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

春生作莢茹微苦其莖似葦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  
服之輕身益氣○本草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  
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尤多

檀

檀陸機疏云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駁馬  
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  
駁馬槩迷一名挈槩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槩  
先輝○論衡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  
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  
以爲軸○雅翼云淮南子十月檀檀陰水也

舜

舜華又名及舜取一瞬之義又廣志曰日及木槿也  
○舜木槿釋草云根水槿樹木槿陸機云舜一名木  
槿一名櫬一名根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  
月令仲夏木槿榮爾雅翼云木槿今人植爲籬易生  
之物也抱朴子曰夫木槿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  
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物也仲夏應陰而榮  
月令取以爲候潘尼云朝菌者詩人以爲舜華莊子  
以爲朝菌其物向日而結終日而隕則又以爲朝菌  
矣又曰木槿作飲令人得瞑與榆同功其花用作湯



代茗可以治風然若令人不睡水榿令人睡為異耳  
說文匪舛草也楚謂之葛秦謂之蔓蔓地連華象形  
舞則今隸變為舜然云蔓地則不同○衍義云如小  
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篤論云日給之花似奈  
奈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傳玄云舜  
花麗木也謂之日給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潘尼  
以為朝菌○傅盛賦云應青春而敷葉建朱夏而誕  
英布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  
莖含暉吐曜爛若日星○成公綏云日及華甚鮮茂  
榮于孟夏迄于孟秋○玄中記曰君子之國地方千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 五  
里多木榿之華人民食之去琅琊三萬里○羅浮山  
記曰木榿一名赤榿花甚丹四時敷榮  
扶蘇 橋龍 游松  
埤雅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歸一名馬蓼  
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人猶謂之水紅  
草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龍隰有游松皆  
山澤之所養以自美者也傳曰扶蘇扶胥木也橋高  
也游縱也木橋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隰之所養  
以自美者至矣○爾雅翼云龍與荷華是隰草之偉  
者然所配扶蘇橋松不同接管子有五粟五沃五位

五蘆五壤五浮之土謂之上土五沃之土則桐作扶  
櫨秀生莖起五臭嚼生蓬與蘼蕪蕪本白芷然則首  
章言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  
淺有龍與斤羣木安途條長數丈其乘其松其杞其  
茸次章言橋松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此皆土之最  
美者特非子都子充而狂且狂童之為見則所美非  
美矣淮南言水草之始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  
華生蕪蕪生萍蕪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者生  
于萍藻屈龍豈亦此龍草耶本草經云菘草主消渴  
去熱明目益氣一名鴻鵠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 五  
採實○陶隱居云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  
最大者是菘少圖經云菘少即水紅下濕地皆有之  
陸機云一名馬蓼本經云似馬蓼而大則馬蓼自然  
一種  
茹蘆  
茹蘆爾雅翼云染絳之草葉似棗葉頭尖下潤莖葉  
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曼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  
在有八月採根說文曰人血所生故一名地血今茹  
蘆能治血○爾雅云茹蘆茅蒐陸疏云齊人謂之茜  
徐州人謂之牛蔓今蒨草也○陳藏器云周禮庶氏

掌除蟲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藜荷與茜主蟲為最○  
周禮掌染草掌以春秋欽染草之物○貨殖傳云千  
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

蘭

蘭蘭也蘭種甚多入藥者有馬蘭山蘭花可玩者有  
春蘭秋蘭夏蘭鳳尾蘭素蘭石蘭竹蘭玉梗蘭崇蘭  
春蘭花生葉下素蘭花生葉上名蘭山○荀子云蘭  
槐之槐是為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  
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  
草云懷即杜衡也又名衡薇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五五  
已欲贈懷香恨不逢○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大戴  
禮五日蓄蘭為沐浴本草云蘭乃澤蘭非今之勾蘭  
花也○蘭至秋而色紅故曰紅蘭木蘭大樹高數丈  
冬夏榮茂葉有三道縱文冬花實如柿其美其皮可  
食去皮不死公輸班用以造船故稱蘭舟○朱子曰  
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  
岐陰小紫○埤雅云蘭香草也而文闕草為蘭蘭蘭  
不祥故古者為防刈之也一名蘭蓋蘭以蘭之蘭以  
聞之其義一也○草木疏云蘭為王者香草其莖葉  
皆似澤蘭廣而長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

故古有蘭省共闕○蘭陸機云其莖似藥草澤蘭但  
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  
辟白魚蓋今之蘭草都梁香也○爾雅翼云蘭草大  
都似澤蘭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  
花白人多種于池亭此蘭生澤畔葉光潤其陰小紫  
所以一名都梁者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中生  
蘭草因名都梁可殺虫毒除不祥故鄭人相與乘蘭  
而後除因以淫佚又云蘭是香草之最而古今沿習  
但以香草當之如陸機楚辭之說皆是蘭草以之解  
乘蘭可也非古之所謂蘭蘭葉如莎首春則茁其芽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上 五五  
長五六寸其杪作一花花甚芳香大抵生深林之中  
林愈深則莖愈紫故稱幽蘭若蘭草生水旁秋復再  
芳故有春蘭秋蘭○黃庭堅記云蘭與蕙甚相類其  
一輪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輪五六花而香不足者  
蕙只在春芳○按蘭中澤蘭自陶隱居蘇恭已不能  
辨陳藏器始能別之而行義更有異論云蘭草葉如  
門冬而潤且初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  
有細紫點春芳者為春蘭秋芳者為秋蘭色淡秋蘭  
稍難得今江陵鼎澧州山谷有之山外平田即無生  
于幽谷其葉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

梗葉如菊而尖長若香臭稍類耳

芍藥

芍藥本草一名黑牽夷生山谷及中岳○韓詩曰芍藥離草也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曰芍藥榮是也素問王冰注雷乃發聲之下有芍藥榮芍藥香草制食之毒者莫良于芍藥故獨得藥之名所謂芍藥之和共而後食之出子虛句又七發曰芍藥之醬今人食馬肝腸者詩經類考草木卷五上 五七

遠屈軼指佞帝休不愁山海經芍藥養性博物志阜蘇釋王維甘棗不惑東晉樹有長生鄒中木有無患

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鑿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圖經云春生紅芽作莖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山海經云條谷之草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范子曰芍藥出三輔○建寧記曰建寧出芍藥極精妙○按芍藥即今芍藥也毛氏云香草陸疏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未審詩經類考草木卷五上 五八

柳

說文柳小楊也○朱傳云楊之下垂者○本草云柳花一名柳絮唐本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潤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陶云柳即水楊恐非○青史子云柳南方之草夏木也○夏小正云正月柳穉穉發早也○埤雅云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縱橫顛倒植之皆生○通志曰柳曰天棘南人呼為楊柳○柳有數種而觀音柳尤奇

其葉細而幹赤其花細巧時變色晴明則花紅雨晦則花白將晴則花粉紅色○著微編柳有八德一不擇地而生二易植易長三先春而青四深冬始瘁五質直可取材六堅韌可制器七穗葉可療治八歲可刈條枚以薪益梓材之良器也○蜀柳枝條甚長狀若絲縷爾雅椶似柳皮可煮飲溫叟詩話云漢苑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爾雅又有旄澤柳柳生澤中者別名旄又云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筈左傳所謂董澤之蒲也按此楊也非柳也柳名醜條見爾雅沃民之國有白柳見山海經○山海經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九

曰鹿茸山之西有谷焉名曰翟谷其木多柳風伯之山熊山真陵之山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楊柳○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嫩柳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低枝立葉小者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爲浮萍淨花浸空如雪

莠

莠孔疏云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莠似苗也○國語云馬饋不過狼莠韋昭注云似稷而無實○韋昭問答云甫田惟莠今何草答云今之狗尾也○月令云孟春行秋令藜莠蒿萊並興

○戰國策曰幽莠之秀也似禾○雅翼云莠者害苗之稼今狗尾草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

莫

莫陸機云莖菜也莖大如箸赤節一節三葉如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味酸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吳越之俗呼爲茂子子如楮實而紅○原始孔疏陸機云莫赤節節一葉今人纒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生食又可爲羹

蕒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本 蕒一名牛脰郭璞云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蕒也葉如車前而大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本草澤瀉一名水瀉及瀉芒芋鷓瀉生汝南地澤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云身輕能步行水上圖經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葉似穀精草

草木考卷二十五終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草木考下

稼 稽 禾

說文云禾之秀實為稼○毛傳曰種之曰稼○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稽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畔稼稽遂師巡稼稽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其稼事鄴長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稽趨其耕耨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一

欽法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稽說文云穀可收曰稽○毛傳云欽之曰稽○疏云以稼稽相對則先稼後稽故知種之曰稼欽之曰稽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稽事非唯欽之也○左傳疏云稽愛也言愛惜而收欽之○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上稷音提注云穀熟而穫之曰稽生穫之曰稭○禾者穀連藁結之總名黍稷重稭其餘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麻與菽麥則無禾稱○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而種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為禾又禾木也木旺而生金旺而死○廣

雅云染稻其穗謂之禾○春秋說題辭云禾者銜滋液注銜滋液以生故以禾穀為名也○孝經援神契云德之下地則嘉禾生○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董仲舒云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汜勝之書云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止可種禾○七月疏云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穀之名公羊注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樞 榆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二

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爾雅云樞莖疏郭云今之刺榆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矣廣雅云柘榆梗榆也○陸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為茹美滑于白榆○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刺榆秋實○榆按陸氏云有十種樞今刺榆也○本草零榆味甘平生潁川山谷即榆皮味甘寒生山中如榆皮有滑汁秋生莢如北榆○爾雅無姑其實夷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厚剝取皮合漬之味甘辛所謂蕪夷是也○本草云味甘辛生晉山川谷○說文曰榆白粉也榆有刺莢為蕪夷范子計然曰

燕夷出地赤心者善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廣志又曰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材任車用善蚕者出渤海東光以供官又齊民要術云枌榆此榆二種色別種之勿今襍枌榆莢葉味苦凡榆莢味甘陸機又云駸馬梓榆似又一種○淮南子曰五月其樹枌○春秋元命苞曰三月榆莢落○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條長○禮記內則曰椹苴枌榆兔音藪其適○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蚕大得○博物志曰食枌榆則眠不欲覺○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眠愚知所知也○萬畢術曰八月榆糯令人不飢○鄒子云春取榆柳之火○陶隱居云榆皮性至滑利初生莢仁以作糜羹○本草衍義云榆皮音確音為粉歎康農以代食葉青嫩時取貯亦用為羹

枌

郭璞云枌似枌而葉小白生於山名山枌亦類漆俗語曰樛枌枌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枌與下曰枌略無異葉差狹耳異人以其葉為茗今所云為枌者

葉如榆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枌標許慎以枌讀為稊今人言枌失其聲耳

枌

枌爾雅疏一名櫨郭云似楸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朝關西呼枌子一名土櫃陸機云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華如練而細莖正白蓋樹今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櫨材可為弓弩幹

枌

詩經類考

草木卷三十五

四

三百五

釋木云椒檉醜球球實也○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椒○埤雅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酉陽雜俎曰椒可以求水銀○椒為陽中之樹最不耐寒冬日須壅○爾雅檉大椒音叢生實大者名檉陸機疏云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字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似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

肉自然作椒橘香○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本草蜀椒久服之頭不自令寒者熱熱者輕輕者重○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椒景山多秦椒○應邵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亦取其溫暖○本草經云秦椒生秦山川谷及秦嶺上或琅邪八九月採實蜀椒一名唐菝生武都川谷及巴郡八月採實蔓椒生雲中川谷及丘冢間採莖根煮釀酒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辣○援神契云椒薑禦濕苜蒲益聰○椒之種不一秦椒色黃黑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

晉地近秦歌其土物當指秦椒名物 杖杜 杜赤棠也孔疏曰陸機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苞栩 栩朱註柞櫟爾雅栩杼郭曰柞樹本草註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櫟櫟皆有斗木高二三丈許爾雅曰櫟其實椹釋曰椹盛實之房也其實櫟也其椹柔自暴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之通名椹斗子煮食可止饑微苦壳堪染皂爾雅云栩杼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六



術云柞砍去還生料理還復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  
中椽二十年中屋薪樵不在此數○淮南時則訓云  
十二月之木可以為車穀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  
陰氣也

稻

稻爾雅云稌稻也○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  
莖稌長稠音同疏機音几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樽米而薄  
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  
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粒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穢莖  
而不滋厚糠多粒碎米不待定熟印天而死○汜勝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七

之書種稻春解凍時耕及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  
水深淺不逾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  
兩四斗○月令章句云十月種稻九月熟者謂之半  
夏稻○爾雅翼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故五穀外  
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  
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澆瀉水稻說文曰稌也  
沛國謂稻曰稌如鳳稻稻屬或作粳是則直以稌為  
稻耳若鄭康成注周禮稌稌也則稻是稌要之二者  
皆稻也故汜勝之三月種稻四月種秫稻字林云  
粳粘稻也粘稻不黏者今人亦皆以二穀為稻○本

草稷米味甘主益氣止煩止澁稻米味苦主温中○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本草稻米今之糯米養生要術  
云稻稻屬也稻亦粘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  
稅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温食之  
令人多瘦無肌膚稅米味甘主利五藏長肌膚好顏

色○周禮云揚州宜稻○曲禮云祭宗廟之禮稻曰  
嘉蔬○月令云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春秋說題辭云稻之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  
故稻太陰精含水沮如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  
也○孝經援神契云污泉宜稻○廣志有虎掌稻紫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八

芒稻南方有蟬鳴稻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青芋稻  
八月熟○摩揭它國出異稻巨粒號曰供大人米即  
今江南之香珠稻也○物產志稻有一歲再收者既  
春種而夏獲矣復以七月初再種至十月熟曰撫稻  
○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一月一熟○抱朴子曰  
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郭義恭廣志曰蟬鳴稻七月  
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熟獲其莖根復生九月  
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種  
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榜葛刺木國田疇極美一  
歲三收氣候常熱民功不惰安南國一年再稻○事

物紀原江淮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  
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禾野錄真宗聞占城稻耐旱遣  
人以珍貨求其種播植于後苑

梁

梁似粟而大本草圖經梁有青梁黃梁白梁皆粟類  
青梁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于黃白梁黃梁  
穗大毛長穀米俱粗于白梁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  
梁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諸梁食之  
比他穀最益脾胃○廣志曰有貝梁解梁有遼東赤  
梁○爾雅翼云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梁以其損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九

三九

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梁統粟梁比  
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其聲為涼蓋是亦借涼音黍  
从暑梁从涼其義一也禮記云祭宗廟之禮梁曰藉  
其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則犬與梁相副犬味酸而  
濕梁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也歲凶大夫無故不食  
梁又喪禮沐尸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梁貴故君  
用之士亦用者大夫近君則嫌于同士去君遠則不  
嫌同也然士喪禮言沐稻故解者以沐梁為天子之  
士沐稻為諸侯之士又以為差次而上則天子當沐  
黍至于飯舍之米與飯餘之粥說者以士喪禮三者

文皆相續故以為用米同然則君與士亦皆梁也○  
本草青梁米味甘微寒益氣補中輕身長年白梁味  
甘微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黃梁味甘  
平主益氣和中止洩陶隱居云青梁出北方黃梁出  
青冀白梁處處皆有左思魏都賦曰有雍丘之梁崔  
駟七依曰玄山之梁梁今燕代間謂之梁穀關西謂  
之毛穀白者曰芝麻梁一曰鵠鵠彈○通志云汜勝  
之書云梁是秣粟今俗謂之梁古祭祀所用梁盛是  
也可作梁食及釀酒亦如粳米或云梁亦有粳者○  
雅翼云古不以粟為穀名但米有孚殼者皆稱粟冷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十

三九

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梁是其類古天子之  
飯有白梁黃梁者明取二種耳

蘇陸機

蘇似栝櫟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其  
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苦  
苦既正義曰苦菜此茶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  
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  
用苦菜是也

楊

楊有青白黃赤四種青楊葉小而長白楊皮紅正白葉大而圓其樹干霄廣志曰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千柳古詩所謂上葉拂青雲下根通黃泉是也古今丘隴間多植之又古詩云鬼火燒白楊又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山海經曰沃民之國有白柳亦曰白楊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于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詩之所指蒼白楊也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曲挽○崔豹古今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十一

三〇六

此皆楊之屬也本草柳華其葉狹長青綠枝條長嫩者又有杞爾雅所謂旄澤柳也有赤柳木爾雅所謂河柳也凡此皆柳之屬也然蒲柳亦曰蒲楊移楊亦曰移柳河柳亦曰小楊大抵二名常混陳藏器云江東通名楊柳北人都不言楊楊樹葉短柳樹葉長朱傳云楊柳之下垂者楊柳之揚起者說文曰柳小楊也欲知楊與柳之別者請以此三說參之名物

條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十一

三〇七

梅

梅爾雅疏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郭云似杏實酢秦風云有條有梅也陸機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樟于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枏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也○按陸機所釋梅自是枏木似豫章者豫章大樹所謂生七年而可知可以為棺舟者也陳文帝嘗出枏木造戰艦即此枏也若

今之所謂梅迺古和羹之梅蓮實之乾縑郭璞云似杏實酢者也草木同名異種者甚多如山榎名條柚亦名條豈可以上文之條為柚耶

苞櫟

爾雅櫟其實棗音疏櫟似樗之木也棗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櫟也郭云有棗彙自暴陸機疏云秦人謂柞為櫟河南人謂蓼為櫟椒椒之屬也

駁

駁樹皮青白遙視似駁故謂之駁六駁據所見而言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駁亦榆屬○毛詩義疏曰駁詩經類考草木卷五十一駁馬梓注榆也駁牽遙視似駁馬○古今注云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癩駁

櫟

爾雅云櫟樗疏郭云今楊櫟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云櫟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其文細密如羅故名赤羅又有白羅皆文木赤羅文棘白羅文縑赤羅為上○梁寅云子小酢可食

榆

榆之白色名粉先敷葉後著莢榆性扇地所扇各與

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

荻

爾雅云收蚶音疏收一名蚶蚶郭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赤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古今注云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芘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日蜀葵○羅氏曰荆葵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花故陸氏云如蕪菁花釋草着戎葵郭氏云今蜀葵又曰收芘芘郭詩經類考草木卷五十一

紵

氏曰今荆葵其所來各不同本草蜀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則以此雜之蜀葵中而反得戎葵之名矣崔豹古今注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荆葵芘芘之名于內非也然今人亦通呼此為蜀錦葵則從其類比附之耳○濮氏曰芘芘紫荆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甚蟻窠故爾雅名芘芘俗曰火蟻

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也荆揚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

剝之以鐵若石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周禮典臬掌布絲纆紵之麻草之物

管

爾雅云白華野管○郭璞曰管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為管○陸疏云管似毛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范氏曰管以為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蒯與管皆謂若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管也○周書曰成王時會稽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五  
人獻以管○山海經云天帝之山其下多管○異物志云香管似茅而葉長大于茅不生洿下之地凡所蒸享必得此管包裹助調五味

若

陸機云若若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菹也○詩緝云此若若饒也非小雅若之華所謂陵若

青藕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咽下有囊具五色即所謂青藕也藕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藕从草升卷爾雅

云藕綬注小草有雜色似綬陸機云藕五色作綬故云綬草

菡萏

埤雅云荷總名也其的中青為蕙皆倒生兩牙一成菱荷一藕荷也又生一牙為華藕荷貼水生藕者也菱荷無藕卷荷也與華偶生出水上亭亭如織者亦或謂之距荷藕荷一本其支旁行為藕節生一花一葉○字說云菡萏實若白音隨昏昕開闕○荷芙蓉又名芙蓉其莖茄其葉葢其本密郭璞云蓋莖下白藕在泥中者其花為菡萏其實蓮亦謂房也其根

藕

藕其中葍葍中蕙葍連實蕙中心苦者也升卷郭璞云北方人便以藕為荷江東人呼荷葉為芙蓉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子花名或用其子為母葉號此皆名字相亂習俗傳誤○廣雅芙蓉其根曰藕陸機云凡芙蓉行根如竹行鞭節生一葉一花花葉常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謂之藕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遇閏則益一節○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芙蓉花之號也通謂之芙蓉○埤雅云秀曰菡萏茂曰華○滇池有衣鉢蓮花盤千葉莖分三色其金池方數十里水在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金

蓮花洲人研之如泥施之絲繪光輝燦爛與真金無異其釣仙池有一種蓮一歲兩結實有睡蓮浮于水面其色五種當夏晝開水上夜則縮入水底晝則復出儋州城南池中荷花四季常開臘月尤盛潤州有蓮花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始出原○古今注曰一名水且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花有赤白紅紫青黃○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蓮○毛詩義疏曰的可磨以爲散如粟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爲糜○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地則華萃感注云華萃並頭蓮也○埤雅云字說曰藕藏于水其自處卑無所加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七

渠也荷以何物爲義故通于負荷之字○漢靈帝渠水中蓮大如蓋其葉夜舒晝捲名夜舒荷漢宣帝林池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陰如蔡衛足又名低光荷○方物記蜀中有朝日蓮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開則隨日所在日入輒歛藏葉下若蔡蘆傾太陽也○拾遺記曰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華山記曰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甚楚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一 八  
爾雅云甚楚銚弋銚音二名一種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埤雅云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一云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本草羊桃一名羊腸一名御弋生山林川谷及生田野○陶隱居云子細小苦不堪啜花甚赤○蜀本圖經云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今人呼爲細子根似牡丹○名物疏云羊桃必蔓於草上而鄭氏

云始生正直長大不妄尋蔓草木者誤也

苞稂

稂一名童梁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董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外傳曰馬不過稂秀是也郭璞云莠類傳云稂非澆草得水而病說文云禾粟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董音節或从禾作浪羅氏云稂惡草也古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謂此也詩稱不稂不莠孔氏正義云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鋤禾除非類莠既別是一物稂亦當是一物許未重陸機以為禾之不詩經類考草木卷十五

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按本草有稂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飢似茅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為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耳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人謂之狗尾草稂名狼尾則亦相似按稂鄭破字作涼以為蕭蒿之類今未有草名涼者

著

著陸机云似籟蕭青色科生本草云著實主益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飢不老圖經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

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眾蒿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菊易云

著之德圓而神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周官筮人上春相筮洪範五行曰著之為言者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逸禮曰天子之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論衡云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遲也說原云草植三百六十著為之長說文著蒿屬生千歲三百莖可以為卜策白虎通云此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龜策傳曰詩經類考草木卷十五

著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上有壽著下有神龜又曰著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生滿百其根是也今世取著八十莖長八尺即難得矣得六十莖長八尺即可用博物志云著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著未大於本為上吉莖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著必五浴之浴龜亦然

傳玄賦云春邁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



蕒

傳云蕒蕒草也○楚夏小正四月王荇秀蕒其是乎  
 物成自秀蕒始○說文云詩曰四月秀蕒劉向說此  
 味苦苦蕒也○名物疏云按蕒草毛公不云何物鄭  
 疑為王荇蔡離月令章句曰蕒草名生于陵月令四  
 月王瓜生鄭注云王瓜草掣也今月令云王荇生夏  
 小正云王荇秀未聞就是呂覽孟夏王善生注云善  
 或作瓜瓠也淮南子孟夏王瓜生注云王瓜本草  
 作芡蕒然則鄭以王荇即王瓜而又以王瓜為芡  
 蕒也呂覽淮南高誘一家之說而一以為瓠瓠一以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十一

瓜為芡蕒殊為謬矣曹氏則以為藥草之遠志椽爾  
 雅有云蕒繞棘楚郭璞曰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花葉  
 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本草云遠志味苦一名棘苑  
 一名蕒繞一名細草四月採根葉陰乾經云根黃  
 色形如蒿苗各小草似麻黃而青又如華豆葉亦有  
 似天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泗州出者花紅根葉  
 俱大于他處商州者根黑色曹氏以蕒繞之名偶涉  
 於蕒又味苦合于劉向之說故定為遠志嚴氏亦從  
 之然不榮而實謂之秀遠志有花則不得云秀矣且  
 本草但言四月採根葉不云採實也或曰黍稷有華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十一

為芡蕒考本草王瓜一名土瓜生管地平澤田野及  
 人家垣墻間三月採陰乾圖經云葉似瓠圓無叉  
 缺有刺如毛五月結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  
 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均房間人呼為蕒瓜爾雅曰黃  
 蕒瓜郭璞云似土瓜而土瓜自謂之鈎藤音姑蓋蕒  
 瓜別是一種也予謂本草明言王瓜一名土瓜則二  
 物小異實一種耳王荇又是一物蔡邕生于陵本草  
 云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採陰乾且夏亦正云  
 王荇秀月令云王瓜生定非一也若括樓自是果蕒  
 之實芡蕒自在少部中品之上陶隱居云鄭玄以王

鬱一名車下李一名夫核一名萸李一名鬱梅禮記  
 ○爾雅翼云鬱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五月時熟○  
 毛詩義問曰樹高五六尺

莫

莫爾雅作藿崔山韭即韭之生山中者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藿也忍非○莫俗謂燕郁○魏都賦云莫梅楊李若榴郁棣蓋莫是鬱類而小別即莫李是也○本草云郁李一名鬱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上五六月採根陸機云唐棣莫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谷皆有華或赤或白五月成實大如李子○爾雅翼云邠土務農所植皆百穀百蔬有益于民者若果蔬之屬唯瓜足以去時暑兼足以救歲乏故重而記之鬱莫等果不登于遊不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五

用于擊正爾食之何補飢渴似兒戲耳不若鬱菜及莫之可以食賤老也○本草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于小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及核中仁用○名物疏云按莫一名郁李一名莫李一名莫莫一名燕莫一名棣一名鬱李一名車下李廣雅謂之莫舌與鬱俱棣屬也故同得車下李之名陸機以唐棣為莫李非也而以爲實大如李則得之本草圖經謂莫李子如櫻桃則似說常棣非郁李也郁李雖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常棣唐棣也古之說者惟不知唐棣爲扶移木而

以爲莫又不知莫別是一種而以爲常棣故本草注及詩緝諸說俱誤今由陸機崔豹鄭樵及本草諸說參詳之始知其別如此魏王花木志云燕莫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莫莫詩疏一名車鞅藤尔詩六月食莫者此也廣志曰燕莫似梨早熟據此又非郁李而二說亦相矛盾殆不足取證韓詩莫字又作藿是爾雅所謂藿山韭者非毛詩之莫爾雅翼云山韭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心苗

葵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歸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四

有蜀葵爾雅所謂葍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花戎蜀蓋其所自因以名能自衛其足又名衛足葵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刺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葍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葍葵繁露是也郭

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  
可餽鮮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為假色俗呼為胡  
燕脂又名染薑子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  
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  
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按去皮取仁細研和  
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為狗所齧作瘡  
則不瘡有龍葵本草唐本註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  
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  
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按去汁食之食醫心鏡云龍葵  
作羹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五

露之葵不指蓴菜蓋蓴菜非輞川所有宋王諷賦云  
烹露葵之美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語並在蔡朗前  
亦不指蓴菜有楚葵即水中芹菜有澤葵即葍苜紫  
昭蕪城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  
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余按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  
人重之故函風七月烹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  
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  
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  
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  
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潘岳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六

生郊野甚多不拘饒瘠之地有生牆上者亦茂塗陽極廣稔年可濟饑饉○月令廣義按古人往往以葵養傾陽則葵為菜花非玩花也神隱之說為是○小滿初候吳葵華古月令也今文則苦菜秀○月令廣義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雲勿令從風飛去每雪必勞之令地澤不蟲損必待露所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水葵莖甚淡三月至八月細如釵股名懸葵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者曰龜葵春末夏初有莖未葉名雉尊一名茆○陳葵子微炒令爆啞散著熱地中遍踏之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七

朝種暮生遠不過宿○師曠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菽

菽物還論曰菽者眾豆之總名○張揖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脾豆豌豆也胡豆豉也豆角謂之茨其葉謂之藿也巴菽巴豆也說文其豆莖○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粗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相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為羹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者黃者○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莢蕃實大菽則圓

小菽則博以方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重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疎節本虛不實○春秋佐助期曰豆神為靈趙長七尺大目通于時節○荏菽戎菽也箋云大豆也○援神契云赤土宜菽○汜勝之云三月榆莢雨時高田可種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達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草木子云豆以二七為候粟累十二為寸○雅翼云羞邊之實餽餌粉糝皆稻米黍米所為以其黏着故搗粉熬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八

大豆以為表○春秋說題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

格物論云菽大豆也左傳隕霜殺菽益菽最難殺者殺菽知草皆死菽之小者名藿又曰藿者菽之葉也子路食藿負米○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傾離豆見日則傾葉食者歷歲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綠一莖爛燬數畝

棗

棗圓有棘朱註棘棗之短者埤雅云大者棗小者棘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

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禮記婦人之贊脯修棗栗又曰棗曰新之又曰棗栗節蜜以甘之○爾雅有壹棗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壹壹猶瓠也邊要棗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檜白棗即今棗子白乃熟楓棘棗樹小實酢所謂酸棗是也楊徹齊棗註未詳遵羊棗實小而圓紫黑色洗大棗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煮填棗註未詳馱洩苦棗子味苦皆無實棗不着子者還味捨棗還味短味也○棗李曰竟之孫炎曰竟去其祗○本草曰凡棗九月採日乾補中益氣久服神仙○周禮饋食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九

之遊其實棗○岐峰棗樹高百尋枝莖皆空百歲一實長尺核細而柔見拾遺記○上林苑中有玉門棗見西京雜記○廣志曰西王母棗三月熟在衆果之先穀城紫棗長二寸梁國夫人棗大白棗名曰感谷小核多肌三皇棗駢白棗灌棗獲此四者官園所種又有雞心狗牙獼猴細腰羊角之名又有互棗大棗崎廉棗桂棗夕棗之名○述異記北方有七尺棗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夏小正曰剝棗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世云噉棗令

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青史子云棗北方之草冬木也○本草云大棗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補少氣少津液和百藥久服輕身不老八月採暴乾圖經云棗極美者有水菱棗御棗之類羅氏云棗有十一名郭氏得九焉後世有紫棗玄棗西王母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其名不可勝載淮南子十二月棗棗取其赤心

瓜

許慎說文曰瓜象形也辨瓜實也大戴禮曰五月乃瓜乃瓜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八月剝瓜黃瓜時也○禮記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上環瓜祭法曰夏祠秋祠皆用瓜○廣雅曰冬瓜蒞音也水芝瓜也其子謂之瓠○廣志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嫩煌之種為美有烏瓜魚瓜無餘瓜白瓠瓜桂支瓜綠瓜狸頭瓜蜜筍瓜女臂瓜虎掌瓜兔頭瓜龍蹄瓜羊駝瓜大如斛出涼州舊陽城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有青登瓜有拄杖瓜長二尺餘蜀地温有秋泉瓜秋種冬熟有春日瓜冬種春熟○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于水谷所謂水谷素葉瓜○瀛涯

勝覽鞞鞞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月令五月黃瓜生黃瓜一名土瓜一名落鳩瓜今藥中所用也○朱炎山上有靈瓜王母謂元夫人曰造朱炎山陵食瓜其味甚美○菜瓜昏人目驢馬食之即時目爛○李沉則熟瓜浮則甘○山海經積石有瓜一歲三熟○周禮地官曰委人掌畜聚物瓜瓠芋葵禮記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罔君華之中以絡為大夫累之士瘞之庶人斲之又云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又云仲冬行秋令則天雨汁瓜瓠不成○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莊子曰朽瓜化為魚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圭

五

壺

壺傳云壺瓠也○埤雅云似匏而圓曰壺亦曰壺盧盧圓器也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又可為樽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鼻曰秋嘗冬蒸饋獻用兩壺尊鷓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壺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充堅成可用

苴

苴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疏云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本草經云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圭

五

犬嘗麻

樗

樗其牙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小枝拳曲不中規矩至于逢匠者不顧○陸機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本草圖經云樗樗二木相似但樗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疎而氣臭膳夫亦能然去其氣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呼為虎目葉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衍義云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椿其有花而焚

大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樗

重樗

說文重先種後熟也種疾熟也種或从琴○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生種種之種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玄謂詩云黍稷種種是也賈公彥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種又云舍人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辨種種之種

百穀

周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九穀之數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三

百穀

揚州荆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穀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黍稷稻○月令五時食穀春麥夏菽季夏稷秋麻冬黍孟秋農乃登穀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漢食貨志五種注麻金黍火稷土麥水豆木○大戴禮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百穀說者云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三穀者曰梁者黍稷之

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飢果熟可食乾之可為糧豐款皆可充飢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曰百穀物理周禮三農王九穀先鄭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炙穀子九穀禾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六穀周禮注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五穀麻黍稷麥豆穀注禾麻粟麥豆又有所謂八穀者即詩所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也

非

非說文云一種而久故云非諺云非懶人菜以不須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三

非

歲種也又利病人可久食字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禮記謂非曰葑呂氏春秋曰堯時天降精為非爾雅疏俗呼非根為苽凡草根一名苽也○禮祭宗廟非曰豐本其本豐則其末殺矣葢難之美在白非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音○齊民要術曰非高三寸便翦初種之歲止一剪又曰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指蔡日中不剪非也非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蔡同法而畦欲極深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非秋用菘葱與芥陰物也非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陰



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為韭是也或曰老韭為莧  
○爾雅葍山韭音○有水韭生于池塘中葉似韭  
有二三尺者五六月堪食不葍而脆宇林云葍水中  
野韭也○本草云韭辛温歸心安五藏除胃中熱

果羸

果羸朱註栝樓也此出爾雅果羸之實栝樓註實卽  
子也故李巡云栝樓子名也郭云今齊人謂之天瓜  
本草云葉似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  
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本草經云栝樓根一名地樓  
一名果羸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主胸痺悅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澤人面圖經云根亦名白藥皮黃肉白三四月內生  
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又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葫  
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  
色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

萃

萃爾雅云蘋蒿也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者  
香可生食蒸熟為蔬香美○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  
宰臣萃是何草李珣曰是蘋蕭上曰朕着毛詩疏萃  
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今詩疏又不如是  
○毛傳萃萍也箋作蘋蒿以萍非野所生非鹿所食

也或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為麋則麋鹿亦食水草

蒿

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蒿去切  
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蒿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  
灸啖者為蒿是也○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  
曰紫之醜秋為蒿蓋紫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  
為蒿也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  
者有青色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  
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  
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十五

黃此蒿愈青氣稍芬香○莊子稱今之君子蒿目而  
憂世之患今蒿細弱而陰潤最易棲塵故以比蒿目  
○本草云少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潰生華陰川澤○  
圖經云葉似茵陳蒿而背不白春生苗葉極細嫩時  
人亦食雜諸香菜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  
黃花花下便結子如粟米大衍義云根赤葉香○名  
物疏云按爾雅紫之醜秋為蒿則所謂蒿者不專為  
青蒿矣爾雅紫蒿蔚著我購蕭七種毛詩俱有之本  
草有茵陳蒿邪蒿同蒿三種詩中不見皆蒿屬

萃

芩亦香草○傳芩草也說文云蒿也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賦處為草其實牛馬亦喜食之

杞

杞詩緝云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杞杞杖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苞杞枸杞也○爾雅云杞枸櫞注今枸杞也○廣雅云地筋枸杞○陸機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莢茹微苦其莖似葇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本草云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枸杞又名地輔羊乳脚暑仙人杖西王母杖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抱朴子云家菜一名托盧或名天精卻老地骨○日華子云地仙苗即枸杞○圖經云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莖幹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與枸櫞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櫞也世傳蓬萊嶼南丘村多枸杞一二丈其根盤結甚固鄉人多壽考亦飲食

水土使然耳○沈存中云陝西極邊生枸杞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諸處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寇氏衍義云凡杞未有無刺者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如酸棗及棘其實一也後人分別杞棘強生名耳

常棣

常棣爾雅云常棣棣陸機云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棣从棣言華萼相承輝榮相棗也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于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

松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三十一  
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郭云今山中有棣樹于如櫻桃可食○程子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華萼相承甚力則唐棣與常棣似非二種李氏云何彼棣矣之唐棣爾雅所謂移此常棣與采薇惟常之華爾雅以為棣說文云松木也從木公聲古文榕從木容聲○列仙傳曰松者積也時受服者皆至三百歲○急就篇注云松有黃赤白三種松有兩鬣三鬣者言如馬鬣形也○廬山記石門巖即松林也南嶺石門澗澗中仰視之澗離如駢麀尾號麀尾松如馬鬣又葉

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  
 新香幾粒洪崖飯○草木子今言松五粒兩粒粒當  
 言鬣五鬣松皮不鱗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  
 也俗謂孔雀五鬣松也○花木攷云松有二種惟五  
 葉者結子○王逸子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栢皆受氣  
 淳矣異于羣類者也○國語曰松栢之地其土不肥  
 ○神仙傳云松栢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  
 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  
 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未詳何故○博物志松脂一  
 名松膏一名松肪松花一名松黃○玉策記曰千載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五九

松樹枝葉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  
 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郭氏玄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千年  
 松香聞于十里亦謂之十里香註異○抱璞子曰松  
 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  
 ○廣志曰千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粟可食本草曰  
 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夢書曰松為人君夢見松  
 者見人君也○列仙傳曰仇生赤當湯時為木正常  
 食松脂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又曰偃佺好食松實  
 能飛行速如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

臺  
 臺爾雅云夫須陸機云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簑笠禦  
 雨疏而無溫故莎从沙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  
 為簑笠南山多有○纂文曰臺一名山莎○本草香  
 附子即莎草根生田野二月八月採圓經云香附子  
 交州者大如棗近道者如杏仁苗莖葉都似三稜根  
 者附子周而多毛今近道生者苗葉如薤而瘦根如  
 筋頭大

菜  
 傳云菜草名正義曰十月之交云田卒汚菜又周禮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四九

云菜五十畝菜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菜○  
 陸機疏云菜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烝以為茹謂之  
 菜烝○萊原始云即梨也一名落帶初生葉可食大  
 則為樹可為杖

杞  
 杞陸機云一名狗骨山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  
 函及檢板其子為木蠹可合藥○曹氏云梓杞也

枸  
 枸疏云枳椇樹似白楊子著枝端實之甘美謂之木  
 蜜能令酒味薄以為屋柱一層之實皆薄○廣志曰

枳椇子似珊瑚樹乾者益美○正義云枳椇木無文  
宋玉賦曰枳椇來巢則枳椇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  
陸機疏云枳椇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本草云  
枳椇味甘平一名木蜜其木皮温唐本注云其樹徑  
尺葉如棠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皆食之  
○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  
核在實外亦名白石白實木實木石○廣志云葉似  
蒲柳子十一月熟○雅真云古者人君燕食所加庶  
羞凡三十一物其果則有菱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四十一

杏楂加梨又婦人之贊椇棗栗荆楚之俗亦監  
藏荷黍以為冬儲今不以為重賤者食之而已  
椇 椇鼠梓也爾雅疏郭云椇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陸  
機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椇山椇之異者今人謂之苦  
椇是也○曹氏云官室之良材

莪 莪原始云蒿屬科生田澤沮洳處葉似斜蒿而細三  
月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似葦蒿或云即藜也始  
生曰莪爾雅云莪藜註今莪蒿也亦曰藜蒿藜之屬

言高也舍人云莪一名藜蒿一名角蒿○本草唐注  
云葉似白蒿花如瞿麥紅赤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  
色作角七月八月採蜀本圖經云葉似蛇床青蒿等  
子角似蔓青實黑秋熟所在皆有之陳藏器云藜蒿  
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衍義云角蒿莖葉如青蒿  
開淡黃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  
微灣○各物疏云陸機以為生澤田陳藏器以為生  
高岡今以詩文証之陵阿則高地也泚則水中也然  
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芭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四十二  
芭毛傳曰菜也陸疏云芭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  
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芭西  
河雁門芭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朱傳云即  
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本草  
云野苦蕒五六回切後味甘滑于家苦蕒

藪 藪原始云香草也一云藪之小者可作蔬○公食禮  
云銅毛牛藪注藪豆葉也  
藪惡木也而取名于藪者藪善也惡木謂之藪即其

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卽今構木誤矣先賢以爲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陸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般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葉初生可爲茹○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柞可穀○酉陽雜俎云構穀田久廢必生構○本草圖經云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又謂之斑穀今人用爲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爲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淡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抱璞子云楮實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團丹砂○埤雅云楮宜澗谷○雅翼云穀惡木易生實如楊梅而無核

粟

粟說文云嘉穀實粟之爲言續也○周禮云倉人掌粟入之藏春秋說題詞云粟助陽扶性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陽以一定爲法故粟積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粟

三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粟

三

一大分穗長一寸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不周之粟○羅氏云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乎穀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梁是其類○仁山金氏云呂氏書說有穀曰粟無穀曰米按粟卽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卽不可食○本草粟米味鹹主養腎氣去脾胃中熱益氣陳者味苦主胃熱消渴利小便唐本注云粟類多種而並細于諸梁北土常食與梁有別

遂

傳云遂惡菜也○箋云牛蒡也亦仲春時可採也○遂原始云卽馬尾草也亦可作蔬爾雅云遂蒹也○馬尾註廣雅曰馬尾蒹陸本草云別名蒹今關西亦呼爲蒹江東爲當陸一名蒹根一名夜呼一名白昌不同者所見本異也爾雅又云蒹牛蒡土同蒹類註今江東呼草爲牛蒡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踈縹青白色淋以水沃也陸機云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葍而葉長赤竈爲茹滑美本草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岳陸

一名鬼目一名葛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卽葛音之訛  
詩云言采其菁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  
葉狹長頗似蒿莖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  
子三稜若芡蔚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衍義云  
葉如菜中菠蔴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  
相似○孫炎注爾雅卽車前草然本草有五名並不  
云牛蒡

葛

箋云葛亦仲春時生可采○原始云俗名老鴉蒜昔  
生于燕地今隨處有之河內謂之裝幽州謂之葛葛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四十五

三百五十七

一名黃凶歲可蒸以禦饑爾雅云葛當註大葉白華  
根如指正白可啖者熱灰中溫啖之爾雅又云葛蔓  
茅註華有赤者爲葛蔓葛一種耳亦猶菱荇華黃白  
異名○廣雅云烏薺葛也或云葛花葉有兩種一種  
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風土記云葛  
蔓生被樹而升紫黃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蒂長七八  
尺甜味如蜜○名物疏云按陸機所言花赤者卽是  
蘆茅也風土記所云恐別是一物遂謂毛公並謂之  
惡菜然遂堪入藥用葛花白而香根可茹未必惡菜  
也

莞

爾雅草切 鼠莞註纖細似龍鬚可爲蓆蜀中出草  
莞屬一名鼠莞又云莞苻薤其上葛疏本草云白蒲  
一名苻薤楚謂之莞蒲其上臺別名葛鄭箋云莞小  
蒲也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  
大小之異爲蓆有精有粗故得爲兩種蓆也○釋文  
云草叢生水中央圓江南以爲蓆形似小蒲而實非  
也○廣雅曰慈蒲莞也○箋云莞小蒲蓆○濮氏曰  
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卽苻薤也○本草云燈心  
草叢生莖圓細而長直人將爲蓆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四十六

三百五十八

蔚

蔚朱註云牡鼓也此出爾雅註云蔚卽蒿之雄無子  
者故曰牡鼓陸機云牡蒿也一名馬新蒿蒿一名鼓  
音郭氏曰牡鼓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花而紫  
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而長言無子者蓋今青蒿  
薺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耳○本草馬先蒿陶隱  
居云一名爛石草唐本注云葉如莞蔚紅白色實八  
月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莞蔚苗短小子夏中熟而初  
生二種極相似○陸佃云蔚大于蒿○名物疏云按  
爾雅紫之醜秋爲蒿蔚卽蒿之大者莖莖可生食蓆

食香美至秋則變為蒿蔚矣故以喻父母生子以為  
美材而卒不得終養也朱子此解勝于舊注但莪美  
菜蒿賤草之訓似以為二物蔚古人皆以為無子故  
曰牡敢而本草注云八九月有實圖經云入藥當用  
有子者為正未知何以矛盾

楸

爾雅楸赤棟白者棟疏棟赤者名楸白者即白棟  
切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  
中為車輞白者葉圓而岐為大木也陸機云棟葉  
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為舜棟一名楸白者為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三七 三百五十一

葛

葛爾雅云寓木宛童郭云寄生樹一名葛陸機云葉  
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本草云桑上寄生  
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  
一名葛生弘農川谷桑樹上三月三日採莖葉陰乾  
陶隱居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爾詩云施于松上方  
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寄根在  
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  
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蘇恭云此多生櫟樸

柳木楊楓等樹上子黃大如小棗實九月始熟陶說  
非也圖經云寄生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  
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  
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

女蘿

女蘿毛公云菟絲松蘿也○陸機云菟絲蔓連草上  
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  
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本草云松蘿一名女蘿  
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藥性論云松蘿能  
治寒熱吐客痰○各物疏云按菟絲名女蘿爾雅所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四八 三百五十二

云是也松蘿一名女蘿博雅及本草所云是也古詩

云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李善云二者異草毛公  
誤合為一此詩女蘿施松自是松蘿耳與兔絲了無  
涉什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女蘿亦非益兔絲亦  
蔓延于木也

柞

爾雅曰柞杼柞也疏云柞今作殼為斗可以染皂今  
俗及河內云杼斗或椽斗

片

本草水片味甘平主養精保血脉益氣令人肥健嗜



食一名水英芹有兩種青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孟說云水芹置酒漿中香美高田者名白芹○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芹○埤雅云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美故列子以爲客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蜚語口慘腹○爾雅云芹楚蔡俗呼水芹菜一名水英葉似芎藭根赤白色花白色而無實○爾雅翼云水芹二月三月作英時可作菹及熟煸食之又有渣芹可生噉○周禮醢人嘉豆之實用水草則有芹菹溪蒲其朝事之豆則有昌本菹菹禮記曰常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嘉豆陸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芎

五

稗

稗似苗但其甚有毛北人呼爲烏禾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今人不甚重惟祠事用之農家種之以防五穀之不熟

綠

綠一名王芻爾雅藁蓐也今呼鴨腳沙一云鹿蓐

藍

蘇恭云藍實有三種一種圍徑三寸許厚三四分出嶺南名木藍子菘藍堪切爲澱本草經所用乃是蓼藍實其苗似蓼而味不辛者菘藍惟堪染青蓼藍不堪爲澱惟作碧色○圖經云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時三四月生苗高二三尺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六月採實即蓼藍也菘藍爾雅所謂馬藍又福州有一種烏藍四時皆有江寧有吳藍二三月生如蒿葉青花白○爾雅曰葍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爲澱者是六月可種冬藍冬藍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葍

五

水藍也八月用染○禮記月令曰仲夏令民無刈藍鄭氏云爲傷長氣然則刈藍于夏先王之法禁馬藍于草中獨有禁故字从監○孫卿曰青出於藍而青于藍○秦子曰嘗聞作人當如園圃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然不如唐棣之華灼自顯○齊民要術以爲種藍一同蔡法藍三葉澆之媵治令淨五月新雨之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五月葛藍灌沐藍蓼澆灌也沐剝沐也○崔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趙岐邠卿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緝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其

蓋賦有曰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續漢書曰楊震種植藍以供食母諸生嘗有助種藍者輒拔更種以拒其後○習鑿齒與謝侍中書云此有紅藍足下知之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摘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裝時用作頰色出北戶錄

白華

爾雅曰華野菅注白華一名野菅陸機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郭云菅茅屬白華亦茅類也異其名謂之為菅○埤雅曰已漚為菅未漚人功故曰野菅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五十一

茗

茗一名陵茗本草一名陵時舍人曰黃華名慕白花名茱音沛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皂裘以沐髮即黑鄭箋云陵茗之華紫赤而繁陸機亦言其華紫色而此言黃白者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爾雅翼云今凌霄花是也蔓生喬木上極木所至開花其端鄭箋所謂紫赤而繁花衰則黃蓋非也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又或以瞿麥根為紫葳瞿麥花紅亦非此類然則芸其黃者正自花開之色耳此華

亦彌絡石壁盛夏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有失明者

瓜瓞

爾雅瓞約其紹約音步註俗呼約瓜為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約瓞一名約小瓜也紹繼也瓜之蔓緒紹先歲之瓜必小亦名瓞故云紹瓞舍人曰瓞名約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約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瓜本之瓜必小于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詩經類考草木卷五下

董

朱傳云董鳥頭也○廣雅云附子一歲為萌子音二歲為鳥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鳥頭五歲為天雄○本草云冬月採為附春採為鳥頭鳥頭味辛甘温大熱有大毒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鳥喙三寸以上為天雄陶隱居云春時莖初生有腦形似鳥鳥之頭故謂之鳥頭有兩岐共蒂狀如牛角名鳥喙○吳氏本草云鳥頭一名莨菪音郎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負一名耿子禹錫等云正月始生葉厚莖方中空葉

四面相當與蒿相似圖經云烏頭烏喙天雄附子煎子都是一種冬至前陸田耕五七遍以猪糞糞之逐月耘耔至次年八月後方成苗高三四尺莖四積葉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實小黑如紫椹本只種附子熟後有四物長二三寸為天雄附子旁尖牙角為側子絕小者亦名側子元種者為烏頭其餘大小皆為附子○爾雅云茺葦草註即烏頭也江東呼為葦茺音董音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于酒寘葦于肉賈逵曰葦烏頭也○詩緝云茶雖苦得霜甜脆故可言如餽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餽乎毛氏以葦為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五三

三五七

菜不言毒物○內則云葦葦粉榆注云葦似葦而葉大○公食禮銅芼皆有滑注云滑葦葦之類○說文云葦根如蔞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云齧苦葦郭云今葦葵也葉似椰子似米肉食之滑者○本草葦汁味甘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葦菜葉似葦花紫色

棧樸

棧樸叢生之木苞櫟之屬也棧爾雅云一名白椴小水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啖陸機云棧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椴直理易破可為積車

是 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椴或曰白柞未知孰是

楛

尚書曰荊州厥貢惟篚筥楛注云出雲夢之澤○詩義疏曰楛上黨人篋以為箱器屈以為釵故上黨謂問婦人買楛否篋中自有黃土買釵否山中自有楛○藝文類聚云楛水中矢也○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

楛

爾雅云楛楛疏樹一名楛音陸機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郭云樹似榲櫨而庫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為楛栗禮記內則云芝楛菱椹是也○內則云芝楛菱椹鄭氏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二十五

五十四

三五八

毛傳云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爾雅疏李巡云以當死害生曰菑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

菑翳

種

檉河柳今河旁赤莖小楊枝葉如松皮正赤如絳一

名雨師天之將雨種先起氣以應之說文知雨而應于天道木之聖者也故从聖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柳衍義云即今之三春柳以一年三秀也三月開淺紅花成細穗河西諸戎人取滑枝為靴謝志草木子赤白種大者為炭復入炭汁可以煮銅為銀本草云赤種木皮赤色葉細其中木脂一名種乳○南都賦志種似栢而香○通志云大概松栢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種柳其材可卷為盤合又有一種名赤楊又名水楊與此相似而植之水邊其葉經秋盡紅人多植于門巷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五

三四七

櫛櫛也爾雅既陸機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靶及杖弘農郡甚有之○本草云靈壽木作杖令人延年益壽圓長皮紫○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云廣都之野靈壽實華○王粲頌云寄幹堅正不待矯揉

栗

栗爾雅注云似栗材中作弓及車轅禹貢青州厥篚栗絲注云栗棗系絲中琴瑟絃

栢

埤雅栢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栢宜下田竹宜高平之地攷工記曰弓人取材栢為上楨次之栗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蓋弓材莫良于栗○師古云山栗之有黠文者花木攷云蘭生山栗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裘久而不敝○月令云季春無伐栗栢○投壺云矢以栢若棘○考工記弓人取材栢為上○周書云季夏取栗栢之火○淮南子云八月其樹栢○四民月令云栢染色黃赤人君所尊○蠶書云栢葉飼蚕其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五

三四七

○埤雅云栢宜山谷古今注栢實曰佳佳言佳鳥性所食○本草衍義云栢木理有文亦可旋為器○名物攷按鄭箋云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週競刊除而自居處其刊除之次陸農師論之詳矣作屏修平啓闢樓剔八字皆刊除之義也蓋歸周者日衆地無所容故伐木以立田宅無暇論其材之美不美以去留之也自程子有脩治董刻及剔去繁冗之說而朱子因之故後人遂謂去惡木以存美材不知栢可入藥為器栢中為杖亦何嘗不可用而併啓闢之乎

荏菹

爾雅戎菽謂之荏菽註即胡豆也戎叔一名荏菽孫炎云大豆也朱註本此鄭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氏皆以為胡豆郭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戎胡俱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博物志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常食令人肥肌粗燥○說文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以為粥厭之

秬秠 麩芑

秬秠麩芑朱註出爾雅麩爾雅作禁註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註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五八 三九七 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二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以明秬有二等也宗廟之中惟裸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漢和帝時任城縣生黑黍或三四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爾雅翼云釋草曰秬黑黍秬一秬二米是秬秠之所以異者在此然則秠必不黑秬必不二米也如鄭氏釋春官鬯人則是以秠之狀雜之于秬郭氏解草又曰秠亦黑黍則又以秬雜之于秠矣○竹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雅翼云古者薦邊有白黑形豎白為蒸秬黑即秬

也至藏水則用秬黍以享司寒蓋做其方之色亦以為酒謂之秬鬯○瑞應圖云后稷播種天降秬秠○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昔上天神異后稷為之下嘉穀周遂以之興○本草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秬二米者得天地中和之氣迺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制鍾律○名物疏云按今百穀一秬二米者唯麥為然說文解秬秠亦云一秬二米而解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牟一來二縫然則秬正來牟耳但生民臣工所稱不同來牟又為釐牟古者來釐丕二字相通○爾雅曰釐赤苗芑白苗又曰來稷也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不周之粟○本草曰陳粟味苦無毒○崔豹古今注曰糜稌也後漢書曰烏丸國其地宜稌

梧桐

雅翼云梧桐木易生鳥啣墜者輒隨生植其畦種者歲可種一丈埤雅云梧桐花淨妍雅極可愛梧桐葉皆五為其子似乳綴其葉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青史子云梧桐東方之草春木也○王逸子云梧桐春榮陽木也○爾雅注榮木梧桐也梧一名椶爾雅曰椶梧注今梧桐也○禮記曰季春之

月桐始華○周書曰清明之日桐始華桐若不華歲有大寒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閏則十三月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又云桐柔木也而虛其心○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葉三枚開白花爾雅所謂榮桐木也皮青而結實曰梧桐四月開淡黃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一曰青桐淮南子謂梧桐斷角也生于山崗南越志曰青桐花似木棉而輝薰過之子大而有油曰油桐早春先開淡紅花毛詩謂梧桐不生山崗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十五  
 五九

也月今桐始華白桐也埋雅謂桐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以花桐是白桐也○爾雅頽桐夏花紅如大刺桐出泉州花先葉後則五穀熟○月今廣義頽桐花嶺南處處生自初夏至秋蓋草也葉如桐其花連枝葉皆深紅之極者俗訛呼為貞桐花非是○調言曰世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黃圈文如井故曰金井非井欄也○華陽國志益州有梧桐華采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廣志曰異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績織以為布也○遊山記曰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七發曰龍

門之桐百尺無枝其中鬱結輪菌扶疎以分離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飄飛雪○張協七命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

來

來通作秣西番有麥舊名番麥亦曾進貢故名御麥其幹葉類稊其苞如拳而大其鬚如絨而紅其粒如芡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乃異種也

筍

爾雅云筍竹萌筍○天官醢人云箘菹雁醢筍菹魚醢○陸機云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需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駱之筍注越駱山名筍竹筍也○筍譜云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筍大約不過青綠色本草木性甲乙氣○李英公本草云竹筍性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食

苴

苴傳云水中浮草○箋云樹上棲苴○疏云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末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

既稗

既稗朱傳云既穉也稗則精矣○九章算術云粟率五十糶米三十稗二十七登二十四御二十一

茶蓼

蓼爾雅云蓍虞蓼也註既蓍一名虞蓼即蓼之生水澤者也爾雅又云茶委葉既茶穢草也一名委葉王肅云茶陸穢草然則茶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茶作茶穢作林○名物既云茶蓼二草也由田有原有限故並舉水陸穢草○吳氏本草曰蓼實一名天蓼一名野蓼一名澤蓼○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李一

三

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噴可以美土疆以蓍茶蓼之謂也○禮記云膾秋用蓍濡豚包苦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熬醢醬實聚鶉羹羹醢醢之蓍○蜀本草經云蓍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七種紫赤二蓍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蓍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蓍葉大上有黑點木蓍一名天蓍蔓生葉似柘諸蓍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蓍花黃白子皮青滑

苽

苽即萑一名水葵浮水上莖甚淡三月至八月細如釵股九月至十月漸粗硬十一月萌在泥中粗短名

瑰萑味苦體澁為羹勝雜菜宜雜鮒鯉為羹又宜老人魚與萑兩物相宜最為珍味然以鯉鮒為之更足生病片取有香蒸取有文苽取有味○埤雅苽萑也葉如苽菜而莖莖大如箸柔滑可羹○陸機云苽與苽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需滑美江南人謂之萑菜諸陂澤水中皆有○周禮有苽菹用此物為菹○苽杜子春讀為那說文作力久切以泮宮詩讀之說文音為叶○說文云苽菹葵也詩曰言采其苽切久

○周禮隨人朝事之豆苽菹虞衡注云苽菹葵釋文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下

李一

三

云苽音卯北人音柸○于寶云今之鮓音曉音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名物既云按本草菹葵是苽菜萑別一物合陸機鄭小同之說觀之苽是萑耳于寶何承天之說非也或以為猪萑猪萑即本草圖經所謂瑰萑又一名龜萑苽與苽本相似故古人即謂之鳧葵

種稗

種稗傳云先種曰種後種曰稗○韓詩說云種長稗也稗幼稼也○說文云種早稼也稗幼禾也○正義云重穆種稗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當謂先種



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不言其熟

詩經類考

草木卷五

空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六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國風上

關雎篇

雖鳩韓詩爾雅俱作王鳩即鷓也詩緝謂鷓鳥性不  
 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也又性好時每立更不移處  
 有幽閒貞靜之象故以起興刺子曰少皞為鳥師以  
 雖鳩為司馬以其摯而有別也○鄭箋摯之言至也  
 謂雖鳩之雌雄情意至也○呂氏祖謙曰后妃之德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  
 坤德也惟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爾  
 雅妃嬈也對也○左傳嘉耦曰妃○朱註宮中之人  
 益妾御之老者太王王季以來舊官人也通解○正  
 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  
 幽閒深宮是也以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  
 楊雄謂善心為窈善容為窕者非也或云窈窕貞專  
 貌○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魯詩曰佩玉晏鳴關  
 雎歎之韓詩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雖鳩貞潔慎匹以  
 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晏朝入于私宮后  
 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

明今時夫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味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曰康王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楊子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子朱子謂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序者乃拆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已失其旨矣至于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全無文理又謂儀禮以關雎為鄉樂為房中之樂是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六上 二一

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汲汲于求賢內輔絕無閨中燕雁之私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朱子釋詩多不用小序小序傳自子夏成于毛公不無附會增益如云愛在進賢不淫其色等語誠覺未安然首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者則確乎其無可疑也若申公詩說傳自漢初文公似未之考故以為此宮人之詩然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何待宮人寤寐求之展轉反側而後得耶若謂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鍾鼓之樂在文王則尤不得為性情之正矣蓋楚莊王夫人樊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六上 二一

荇菜二章鄭氏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已無怨爭上下悅樂同化后妃故于后妃將其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而後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于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正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末章毛以爲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友之謂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若與爲友然故云友之○荀子曰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君子之于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采正義曰釋言云舉也孫炎曰皆擇菜也舉猶拔也○參差埤雅云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參差言其出之無數左右言其求之無方○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于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于淫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四

四

訐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諱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故玩其詞可爲養心之助也○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樂止于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于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豐城朱氏曰文王聖人也詠其德者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太姒聖女也詠其德者亦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淑而已惟敬則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于夏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五

四

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淅淅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翼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而嘆曰大哉關雎乃王化之基也○關雎畢公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

○丁奉臆言曰古者國君世子生別爲孺子室于宮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况文王之師慈保輩則又賢之尤者信乎其能爲此詩也○公羊傳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何休曰選老大夫爲傅老大夫妻爲姆孔氏云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白虎通曰禮昏經云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

六

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

葛覃篇

爾雅水注谿曰谷木族生曰灌孫炎註族叢也○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埤雅曰夫禮后織玄統今乃治葛事如此者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親葛者餘事也○古者王后織玄統都覽公侯夫人紘紕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緇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爪巾以緇諸侯

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緇下綌皆貴緇而賤綌是緇精而綌麤也又云振緇綌不入公門○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荀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教一句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皆厥心爲之○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也○周禮掌葛以時徵緇綌之材○月令孟夏天子始綌○師氏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采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

七

宮祖廟別宮大宗之室亦別有女宮女子自少常教習故曰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則就尊者之宮教成之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女出嫁姆隨之故有女師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姆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姆禮云姆纒笄綃衣讀爲素在其右○禮服周禮內司服后六服褙衣絕揄翟絕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絕展衣絕祿衣絕而爲六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爲祭服皆服副鞠衣告衆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祿衣進御于王之服皆皆服次凡

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齊水  
以下侯伯夫人得榆翟以下○煩擗之功用深濯之  
用功淺阮孝緒字畧云煩擗猶揆莎也按叔木及三  
翟之衣畫以五色刺繪為形不可澣得澣者鞠展祿  
純色之衣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山曰來歸夫  
人歸寧曰如集出曰歸于某諸侯之女父母在得歸  
寧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若卿大夫妻父母沒猶得歸  
寧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沒則禁止  
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白虎通曰  
父短也以度教子也○釋名曰父母也始生已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八

廣雅云母牧也育養子也○釋名云母冒也含生已  
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  
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謂此詩之序首  
尾皆是但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若謂未嫁  
之時即詩中不應以歸寧為言况未嫁時自當服勤  
女功不足稱述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  
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于平居之  
日而暫為之于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  
之淺拙率類此○申公詩說葛覃此亦太似所自作

賦也○南軒張氏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之  
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  
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  
女子則重織衽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味歌其勞苦  
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  
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后妃又不忘織衽  
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則驕矜恣肆何  
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斃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  
其贊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九

頊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本音何休云艸器也所以盛  
種○傾筐欬筐也韓詩○金罍取象雲雷博施如人  
君下及諸臣也大一斛○釋名云崗亢也言在上也  
○兕觥疏爵有五自一升至五升觥在五爵之外容  
廓然著明也以兕角為之有刻木形似兕角者蓋無  
兕用木也○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  
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爾雅翼云采采卷  
耳職之賤者淮南子稱醫師庶女位賤尚莫權輕飛

羽許叔重曰尚主也某者某耳某多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替師庶女復賤于主某之官故曰權輕飛羽觀此則主某之官位之微者周禮顧不可考或成周以前周南之官有之不然則醴人酒人之屬也于采某者而猶知其勤勞則凡臣下之勤勞不遺可知矣審官而至于此則所審之詳又可知矣此有以見寢勤之至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嗟我懷人真彼周行二三章言行役之勞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末章朱子舊註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上 十一

文王朝會征伐后妃思之是也但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携僕俚望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豐兕觥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皆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附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雪山王氏以為后妃勞滕妾之歸寧而作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上 十一

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詞也○嚴氏曰言后妃之志者謂因餽酒漿命及臣下之勤勞耳○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貳以周行荀子曰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詩說曰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後二章皆賦也○張南軒詩云觥觥欲解高崗恨采耳元因餽酒漿○楊升庵曰荀子不可貳以周行之說深得詩人之心小序求賢審官似戾荀言朱子以爲

孔氏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荊州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連接故以南土爲荊楊與南有喬木同○釋文藹似葛而小○丁奉臆言曰樂只君子其有周上下之通稱乎始于樛木妾稱后也繼于南山采菽君稱臣也至變風變雅一無稱焉此見盛世人材多有可樂之德而衰世則否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夫夫入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輔氏曰

其美夫人也無誇詞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  
泉妾性情之正也呂氏曰漢之呂后二趙隋之獨孤  
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  
之乎○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  
心焉○詩說曰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  
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  
子無所憂患常樂

螽斯篇

箋云凡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左傳凡有血氣  
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鄭氏曰婦人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十二  
德莫大于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于情者難自克  
也○螽斯屬非即螽也○錢氏曰斯語詞猶鷺斯虞  
斯也○張氏曰左傳韓簡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滋數之  
多凡物皆不能及有親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  
與他彙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小依大之狀焉  
自淮而北無性不然雖微虫寔鍾太和之氣以成形  
以比妃德亦未為不倫也○以色列曰妬以行曰忌○  
正義曰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嫡妾  
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則百斯男是

也○左傳僖二十四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邠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將那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可驗有  
周之繁昌矣○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伯  
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邠叔  
武霍叔處康叔封邾季載此其多子之驗也○說文  
羽鳥長毛也○周禮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  
農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鍾氏染羽  
○爾雅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十三  
謂之縛○廣雅云子攷也以孝事父常攷攷也○釋  
名云子萼也相生蕃萼也○說文云孫從子從系系  
續也廣雅云孫順也順于祖○序螽斯后妃子孫衆  
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箋云后妃  
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桃夭篇

萼說文云榮也从艸萼亦作華韻書云今俗華戶花  
切花呼瓜切然記桃始華鞠有黃華並無明音萼音  
處○凡木謂之萼艸謂之榮爾雅云華萼也華萼榮  
也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爾雅云滄



葦蕙華榮疏此別艸木榮華之別名也。蒨言華之敷  
 貌。葦華初生之名也。蕙華單也。灼灼華之紅而麗也。  
 言女以盛時而嫁有蕙其實蕙大貌。蒨桃性更七八  
 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桃少故有蕙其實言非但有  
 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蕙蕙感也。言能成  
 其家又庇其所賴也。桃花葉齊生至于有蕙其實然  
 後其葉蕙蕙故其序如此。○嫁娶必以春者春  
 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解頤曰宜  
 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不逆此非勉強所能致  
 也。必孝不衰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卑幼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十四 四百七  
 義不拂于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妯娌而後謂之宜然  
 由后妃教化行而倡于上之子則倣而應于下故于  
 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  
 感化之機矣。○帝王世紀云包犧氏制嫁娶禮以修  
 人道之始。○史記云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今  
 曰諧伉儷即此義也。○室家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  
 實滿于其中也。○說文云家居也。○爾雅辰內謂之  
 家註今人稱家義出于此。○呂覽高元作室。○沈氏  
 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外內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  
 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闈內之事故為

室也。○序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  
 婚姻以時國無餘民也。○詩說曰桃夭周人美后妃  
 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兔且篇  
 爾雅云檝謂之棧李巡云檝也。檝音檝。檝扣也。擊檝  
 于地中張且其上也。○郭璞且猶遮也。疏張網遮兔  
 囚名曰且。○爾雅釋宮曰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  
 岐旁岐道交出三達謂之劇旁數道交錯四達謂之  
 衢交道交出五達謂之康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  
 謂之莊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五 十五 三百五  
 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者按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達桓  
 十四年樊梁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及達市宣十  
 二年入自皇城至于達路杜預皆以為道並九軌案  
 周禮經涂九軌不名為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  
 有九出之道故以為並九軌于此不合也。○說文云  
 道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道。道即達字。○林爾雅  
 云野外謂之林。○釋名云林森也森森然也。○說文  
 云土有叢木曰林。○鄭氏禮註云竹木曰沐。○金氏  
 履祥曰墨子曰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罍網之中而

之政西土服夫兔且體貌蕭敬此周天太顛所以爲賢而文王取之也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然况文王乎詩序曰兔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左傳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毛以爲蕭蕭然恭敬之人乃爲兔作且身自椽杖其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蕭敬又是趕趕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干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固也○箋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腹心者又可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十六 十六 三

芣苢篇

賦役輕衣食足男女正長幼宜然後他無所事而及此細故也○衽者裳之下衣襟也帶腹帶也○此詩雖出于閭巷婦女之談然亦可見文王之時家給人足而無俯仰之累鄰里緝睦而無忌嫉之風故一時同輩遨遊于阡陌之間賦其事以相樂也○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韓詩曰芣苢傷夫也芣苢雖惡臭予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

作言宋人之女爲蔡人之妻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且夫芣苢之艸雖甚惡臭猶始而將采之終而懷衽之浸以益親况夫婦之道乎乃作芣苢之章而韓詩亦祖述之辨命論亦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則遂以芣苢比惡疾矣詳蔡人之妻或因說母引芣苢之義以自况因賦其詩不必始作于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爲周南哉今芣苢亦不臭未知所謂惡臭者又何物耳○詩說曰芣苢童兒聞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十六

十七

漢廣篇

女子出遊本非禮而淫亂之俗則變矣此被文王之化之始也詩人之意若曰遊女且然况深閨簡出者耶○漢發源于大別自雍及岐滙異爲同江發源于岷山合流于漢自蜀至楚流行寢遠○遊女或指昔年而言○潛行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七里孫炎曰方水中爲泝筏也方言云泝謂之箝箝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木曰箝竹曰筏小筏曰泝泝○楚木中之翹翹者楚州中之翹翹者○五尺以上爲駒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

駱六尺以上為馬○夾溱鄭氏曰周為河洛召為岐  
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  
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詞客多生江漢  
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序漢廣德廣所  
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爾雅小枝上繚為喬註細枝  
皆翹繚向上

汝墳篇

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所以桿水也○枚細者周禮有  
銜枚氏註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採薪男子之事婦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十八 言七  
人躬此正君子在外也○正義曰怒思也釋言云怒  
饑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饑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  
思耳但饑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饑怒是饑之  
意非饑之狀○爾雅云一染謂之繚再染謂之緇  
三染謂之纁註纁今之紅也頰染赤纁絳也○尾說  
文微也從到毛在尸後又釋名尾微也承春之末稍  
微殺也○釋言曰燬火也李巡曰燬一名火方言云  
燬暗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物入中即毀壞也○  
韓詩汝墳辭家也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  
變王室政如烈火獨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饑寒

之憂為此祿仕後漢周磐誦詩至汝墳卒然慨然而  
歎為親從仕其有得于韓詩者○列女傳謂大夫妻  
作汝墳按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  
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  
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詩說曰商人苦紂之虐歸  
心文王而作首二章賦也末興也○序曰汝墳道化  
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疏或謂江有沱河有灘汝有墳義例  
一也郭璞謂汝墳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李巡曰  
汝旁有肥美之地○水經註濟水亦謂大澗水爾雅  
謂濟汝別也箋傳不然以彼濟從水此墳從土且伐  
薪宜于厓听大防之上不宜在汝濟間○朱氏曰水  
中高者曰墳○傳汝水至曰枚○說文云枝小條也  
枚木別生條也

麟趾篇

孔氏穎達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興以麟于五  
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  
也○終軍傳曰麟角帶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  
仁○解頤曰此詩見麟性之仁體雖不一而無一體  
之不仁與公子公孫公姓無一人之不仁也○趾說

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釋名曰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姓說文云人所生也○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註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氏族序云三代之前氏姓分而爲二男子稱姓婦人稱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詛辭多曰墮命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也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禮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禮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則合爲一矣陳祥道云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又可謂之族羽父爲無駭請族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諸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禰而已高祖以上毀廟而祧公卽宗子而爲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祧服未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二十

三〇

畫故爲公族○白虎通曰族者聚也聚也恩愛相親奏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序麟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詩說曰麟趾文王之于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召南

鵲巢篇

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貴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之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貴之義乎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二十 三〇 于歸百兩與黃義合禮記鄭氏玄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巖氏燦曰鵲巢終架春成用力勞矣而鳩乃居之國君致爵位非一日之積而之子安然來居夫人之位呂祖謙曰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難堪之也○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歐陽氏以爲此鳩决非鳩鳩○百兩亦攝盛言之耳未必如此之多士昏禮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兩○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自有姪娣二國之女亦各有姪娣故

女夫人有姪娣士或姪或娣兄女曰姪娣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十二月必一娶何防淫沃也人君無再娶義也○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采蘋篇

蔡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其旁採之也于澗之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豆之品四而菽居其一菹之類七而蘋與其中周禮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凡祭水艸之菹陸產之醢小物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二二 三六 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艸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廣雅云沼池也圓曰池曲曰沼○孔安國云停水曰池○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破蚩尤而為池沼如此○爾雅云小洲曰渚音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為為渚音○釋名云沚止也小可止息其上也○韓詩說大渚曰沚○澗間也在兩山間也○宮傳云廟也○爾雅云適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說文曰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

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摯虞決疑要註曰凡廟之主藏于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祏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望之匠人營國左廟右社廟門容大廟七箇闔門容小廟三箇○少牢之文曰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即天官追師副編次之次也古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首飾若假髻然○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禘註云次首飾純衣祿衣○早夜在事謂親灌漑饋饗之事夫人服被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二二 三六 者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禮云夫人副禘立于東房是也侯伯子男之夫人服二翟亦應服副矣名物○夙說文作夙云早敬也從夙持事雖多不休早敬者也徐鉉云今俗作夙謫○夜說文舍也天下休舍也○序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詩說曰采蘋夫人親蠶之詩賦也○蠶有二種有水陸之異為親蠶之說者泥采蘋祫祫語耳

草虫篇

疊山謝氏曰慨慨憂之深不止于忡忡矣傷則惘然

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于悵悵矣此未見之憂一節深一節也降則必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平氣和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詩說曰艸虫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周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展賦艸虫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夫禮可以為國故曰民之主防之在心必諫抑以自降故斷章取義○箋云艸虫鳴阜蠢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既見謂已同牢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二四

三

而食也既親謂已昏也始者憂于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解頤曰卷耳汝墳艸虫殷其雷皆思君子之詩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正風之所以為正者以行役之有時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以行役之無期既有別離之苦又有怨恨之懷也

采蘋篇

古者婦人先嫁二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

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故取名以為戒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成童舞勺合樂歌此六詩以南蒨秉羽而舞之大射亦以此詩為射節蓋亦取循法度之義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為循法度也○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宗室大宗之廟宗子之家也○濱孔氏曰澗水涯孫炎曰澗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澗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潦說文云雨水也○楊慎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二五

四

云行音杭潦音滂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淮南子潦水旬月不用則涸○牖說文曰穿壁以木為交窻所以見日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窻○朱子云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又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西向○名物疏按傳云大夫士祭于宗廟奠于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毛言奠于牖下則祭仍在室鄭則直謂祭于戶外其義雖殊皆不以牖下為奧也至朱傳始斷以為

與矣○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按諸家以季女為主夫夫之妻然  
已嫁曰婦安得復稱女也昏義云婦人將嫁三月教  
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蓋此詩乃將  
嫁之女教成而祭能敬其事者也其于歸而執婦道  
可知矣嘉善陸那贊齋集

甘棠篇

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伯周禮云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名物疏云按伯有五同名異職召伯之命九  
命伯也有方伯則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州伯有牧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于六上 二六  
二伯則左傳云五侯九伯旄丘序云責衛伯者是也  
有伯則周禮士命之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  
州史獻諸州伯者也○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  
明于南國○說苑孔氏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  
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皇甫謐云召公  
文王之庶子未知何據○召公食采文王時為伯武  
王時此云伯亦後人追稱之耳○韓詩外傳曰昔者  
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伯曰嗟以吾  
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

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于樹下百姓大悅耕耨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  
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  
困乏耕耨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  
而歌之○布文王之政句不可說當時民知有召伯  
不知有文王也○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在棠蠶之時不欲變民  
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  
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咏之○蘇氏曰周公治內  
近于文王雖有德政而民不知也故無詩歌召公治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于六上 二七  
外遠君而功業著矣此民之懷之而詩所為作也○  
詩說曰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追美之賦也

行露篇

雀角鼠牙皆似有而實無事理之難明者故用其語  
相呼而為典且雀淫物鼠食物疏義○釋名云屋與  
也其中温與也大屋曰廡廡也廡覆也并翼人謂  
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塘谷也所以蔽隱形  
容也○獄者塉也囚證于塉核之處蓋核實道理之  
名也○室家不足箋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  
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牙說文云牡齒也象上下



相錯之形○釋文云牙植牙也隨形言之○序行露召公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左傳楚人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自守之謂也○韓詩外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禮守死不從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汚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黃氏曰周家貞信之教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猶一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二八 四  
陽來復而五陰未退艸木摧敗猶不免也二南極而麟趾騶虞之風成則自復而臨而泰天地交而萬物通豈復有行露之訟哉○行露申人女作列女傳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從夫家訟之于理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從而作此詩○列女傳云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召南非一國故被化有淺深若周南則無此矣○詩說曰野人

強委禽而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比興也

羔羊篇

曲禮卿贄羔繁露曰羔羣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孔氏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紉施之縫中連屬因為飾胡氏曰縫之突兀謂之紉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二九 三  
後漢書注○鄒長倩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縷倍縷為緼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縷即總字蓋絲之數也○許氏曰節儉謂有節制而儉約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孔子曰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傳中前後多言被文王之化而羔羊則謂化文王之政夫化而云被者衣被之被也衣被蓋于體外是狀其所得之尚淺就婦女輩言也政而云化者變化之化也變化必由心悟是著其所得之積深就賢士大夫言也○名物疏按羔裘古之禮服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鄭註黑羔裘也其五冕之服亦同用  
黑羔裘鄭註論語云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在朝君臣  
同服則卿大夫之朝服亦緇衣羔裘也凡裘人君用  
全其臣則衰飾為異所謂羔裘豹飾是也鄭註鄭風  
緇衣云居私朝之服者以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  
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此私朝在天子宮內非謂  
緇衣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也或云羔取其有禮緇  
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先王之所尚也羅願  
以為羔裘用白素絲亦用羔裘之色此戲論也○序  
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十

殷雷篇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  
君親上之意者彼詩作于見君子之時故第慰其勞  
而勉之以正此作于君子未歸之時故但念其勞而  
祝其歸然而無怨咎之詞則婦人之賢而文王之化

亦皆可見○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  
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  
詩說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  
故作是詩皆比而後賦也○箋雷以喻號令南山之  
陽又喻其在外也○毛氏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南  
雷也箋云雨雷之聲尚殷殷然又喻聲澤之意

標梅

李氏曰毛傳以秋冬為婚姻之時則以荀子云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  
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一

行焉冰泮而農耒起婚姻殺于此鄭氏以仲春為婚  
姻之期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觀此兩說毛氏為勝秋以為期迨冰未泮皆謂秋冬  
間可以行嫁娶之時也鄭氏于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以為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矣  
安得以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  
之無夫家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于霜降  
後冰泮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仲春猶有男  
女之無室家者則以媒氏會之蓋婚禮殺于正月至  
仲春則極矣故有奔者不禁之事奔非淫奔也記曰

娶則為妻奔則為妾言娶則備六禮奔則六禮不備也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但過此則六禮不及備而貞女所以懼也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蓋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竇既開易愆禮義故婚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于未破日也故男子十六而娶不踰三十女子十四而嫁不踰二十使不至有過時之悔然則男女之得以及時其亦周之禮化與○楊氏曰元氣起于子人之所生也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于巳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于此也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二

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詩說曰標梅女父擇婿之詩興也○或問此詩為女子自作恐不足為風之正經朱子曰以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不失正矣○岷隱戴氏曰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此亦以禮詩說者○埤雅云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嫌也故詩人以興焉○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從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

**小星篇**

鄭氏曰凡羣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其先尊者宜後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及之月初卑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姊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古者進御之制為女史者記之管而差次之于當御者授之環而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三

御著于右手齊漱平澗澆慎衣服櫛縱筭總角拂髦衿纓褫履故曰肅肅○周禮女八人為女史三夫人帝嘗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嘗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王者子女封邑之差○宵爾雅云夜也舍人曰陽氣消也○

舊說宵宇內兼風夜二義因謂夙夜皆見星而往還  
益滯莫敢當夕之說也若隨往隨還則匆遽大甚何  
以得御于君且風還安得有星春秋傳曰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修今夜以安身則夕與夜異也看來  
宵征即見星而往初昏時也夙即見星而往將旦時  
也夜往風還故曰夙夜在公如此疑當夕矣按禮內  
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註曰避女君御日與此  
不同羅氏曰內寵無竝后以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  
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以禮言之天子  
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四

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  
以丹注面爲識令女史見之名玄的○玉藻註禡無  
裏孔氏疏曰夫人御後之夜次御者抱衾禡往其後  
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蓋五日中午夫人一媵妾四  
以後夫人所專不須抱也蓋五日中午夫人一媵妾四  
也其何以有往來也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  
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爲  
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  
也女御爲嬪之屬實分處焉公羊氏曰諸侯娶一國  
二國媵以姪姊妹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十三宮○周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五

星昴六星○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傳曰三心星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五傳云五囓○爾雅云囓謂之柳柳鶉火也○疏南方七宿共為朱鳥之形柳為朱鳥之口故名味○文耀鉤云味為鳥陽七星為頸註陽猶首也○元命苞云柳五星○樂叶圖徵云柳主材木○史記正義云柳占以順明為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晉天文志云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箋云囓在東方正月時也

江有汜篇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六

三十五

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皆以大小與嫡妾也禮惟嫁長女仲氏以下皆為娣媵諸侯一娶九女異姓媵之必偕同時行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兄之子也娣女弟也備姪娣從者謂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傳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七

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卿大夫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卿大夫一妻二妾○歌廣雅云聲比于琴瑟曰歌○說文云歌味也詎齊歌也○釋名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艸木之有柯葉也故充冀言柯聲如歌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五經通義云歌之言驪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山海經云帝俊八子是始為歌○樂記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艸木倨中矩句中鈞繫繫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待君江沱之間以所見起興則非國君恐亦命士之在郊野者詩人為其自言故屢言我乃所以舉其實事而美之亦如滌奔期我送我刺之亦必舉其實也○一溢一否曰渚釋文○水一溢而為渚註○爾雅小洲曰渚○毛氏水岐成渚○博雅云渚處也○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速也體高能速水使從旁迴也○詩說曰諸侯之媵不容于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

與也

野有死麋篇

輓內則云于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輓輓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輓于門右○婚禮母施衿結輓○序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詩說曰死麋婚姻惡無禮之詩賦也○毛以為皆惡無禮之詞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于野田中有死麋之肉以白茅裹之為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八

何彼穠矣篇

也又欲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灼而自行也○死麋猶藉以白茅恐為物所污也毛氏鄭氏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禮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污以非禮

與卿妻同乘夏綬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妻攝乘乘亦墨車非攝則校車而已輦車無面飾無蔽帷漆之而已重翟錫面朱總厭翟鞞勒面績總安車雕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帷輦車組輓有翼羽蓋者重翟重其羽而不厭厭翟次其羽而不重翟車則不重不厭以羽飾之而已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名之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詩說曰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三九

作○春秋傳曰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子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何尊之也不于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詩序曰穆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凱之德也  
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禴翟然  
則公侯夫人翟弗者其翟車員面紐總有帷也與○  
曹氏曰平王猶書稱文王為掌主朱氏曰齊侯言齊  
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帝乙歸妹辭曰  
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  
此詩作于武王之後而文王太姒之教久爾不棄亦  
可見矣○名物疏按王姬依毛傳則武王之女適齊  
侯之子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公子丁公後與邑姜  
為兄弟所稱齊侯者殆是丁公與玄姜先生云武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十

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得適齊姜之  
子者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也若以為東遷后詩則  
春秋王姬歸齊與平王相值者有二莊元年之王姬  
所適者齊襄公也莊十一年之共姬所適者齊桓公  
也鄭康肅盲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其說又異矣

騶虞篇

序騶虞鳴巢之應也鳴巢之化行人偷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禮記射禮云天子以騶虞為節

騶虞樂官備也註云騶鹿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者皆  
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茂則艸木遂  
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植矣吁嗟乎騶虞者所  
以歸功于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  
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  
○一發而五者天子以備官為節王所向一發  
而中臣下從之五豝皆中故以為備官○堯  
雅曰騶虞尾長于身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  
則應○嚴氏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國君田獵虞  
人異五豝以待公之發發則必中然止于一發仁心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一  
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獵則二官俱在作詩者呼其官  
而嗟嘆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嘆國君之仁心而知  
為文王之化也○毛氏以騶虞為義獸○賈誼新書  
曰騶者天子之罔虞其司獸官也○封禪文曰罔騶  
虞于珍禽且謂班班之獸白質黑章○張華又謂騶  
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爾雅無騶虞  
○一發五豝猶言中必叠雙古人射必發矢以四如  
四鏃乘矢是也一發得五間有叠雙之中矣○說文  
騶鹿也月令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僕及  
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



驅逆之車今獲者植旌獲禽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駟主之并總主六駟者為七駟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是也○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駟虞聖子○魯詩傳曰古有梁駟天子獵之田也文選魏註○射義曰吁嗟駟虞樂得賢者歎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禮○鄭康成以吁嗟乎駟虞為嘆仁人○歐陽氏曰賈誼以駟者文王之面名國君順時畋于野囿之中○射禮天子以駟虞為飾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采繁今無狸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耳○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四二 四百一

訓羣駟知禮則駟為掌旆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柝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為掌山澤之官無疑矣詩意以為若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物何以能遂非駟人不失馳驅之法物類必至過傷因嘆美而歸功二官焉而文王之化行見矣焦氏○詩說口美虞人之詩賦也○羅願據淮南子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駟虞鷄斯之來以獻于紂謂文王之馬有名駟虞者以其如林氏

駟虞之俊逸而名之文王必當駕以從田能與人相應致獲禽之多故申而嘆之此又一說也 邶

栢舟篇 廣雅云兄况也况于父也弟悌也言順于兄○釋名云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解頤曰莊姜不得志于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于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愛于眾妾而無怒眾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四三 三百六

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詩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以為不知其出于婦人而以為男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為不遇于君亦未大害理也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不過以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謚又為甕心動懼之名意其必有棄實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故為欺罔以悞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孔子謂吾于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也孔叢○列女傳以為衛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人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喪畢

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想于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此詩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証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二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氏之意矣○李迂仲云衛宣姜自誓所作○我心匪鑿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黑白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我于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我心匪石節箋云我心之所守貞一而已耳固不能巧為迎合之術以取容也我之威儀但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四四 三六

能棟棟然循禮而已耳亦不能選擇為天治之態以爭妍也轉有從新之意卷有去故之意○陸贄齋集云胡迭而微言莊公之情愈又愈衰猶俗言一日不如一日也○子貢古詩編次曰管叔封于邯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皆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栢舟子曰仁矣吾于栢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詩說曰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畔憂之而作一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綠衣篇

釋名云綠澗也荆泉之水于上視之澗然綠色此似

之也○陳祥道云甲已合而為綠○青黃白赤黑為正色綠紅碧紫纁為間色東為木木色青土色黃木克土故蒼勝黃故綠色青黃也○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黃釋名云見也猶見見象日光色也○裏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素紗鄭云素紗者今之白縛音也六服皆裏制以白縛為裏使之張顯○爾雅云裳削幅謂之襜郭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禮書曰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明衣裳不辟襜裳三衿則吉裳不特三衿而已明衣裳及歲則凡裳不特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四五 四

及蔽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明衣裳纁緋緇緇純土昏禮爵弁纁裳緇純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冕服玄衣纁裳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祿裳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孔安國書註曰纁裳玄形裳纁蓋裳以纁為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托于火故也若夫玄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服之○鄭氏周禮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論語疏云玄端素裳諸侯朝服若上士以

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祿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之為朝服○嚴氏曰我思古人善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于義理也當于理義謂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義之是非也○箋云妻旁二點者從水也妻旁三點者从水也水雲慘澹之貌此凄其以風及風雨凄凄秋日凄凄皆當从風○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借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綠當為祿亂轉作綠字之誤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祿衣當以素紗為裏今以黃為裏非其制也祿衣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六 四七

燕燕篇 末節身釋名云伸也可屈伸也○君說文云尊也从尹从口以發號徐曰君者尹也正也長民之通稱晉倬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今也于文尹口為君○左傳曰慶賞刑威為君○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歸心也○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朱子謂遠送于南句可為送戴媽之驗○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為獻公勗作畜孝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勗思先君以孝于寡人○李迂仲云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補傳云定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七 四八

傳逝速也古故也言接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也○疏以日月同暉齊明于下土以與君與夫人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乃處我不及古人失月配日之義也于夫婦尚不得所于衆事亦何能有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所以不能定也○父兮母兮箋謂我于君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朱公遷曰終風有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絕于姜也栢舟有往想之語則姜猶冀夫兄弟之助已也綠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奈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胡能有定陸賈齋集云莊公之心志狂惑如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四八 三五三

終風篇

風而雨土為霾○釋名云噫聲乍噫而出也○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魃噫○噫鄭云當為不敢噫咳之噫今俗人噫云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氣塞于鼻曰魃精聲發于口曰噫○素問云冬善病魃魃註以氣在頭也○序曰終風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終風西風也浪起也文釋○

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薛君○瞻瞻其陰天陰塵也董氏詩說曰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四章皆比而後賦也○按說文引此詩暴作瀑疾雨也○白虎通曰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若莊公者不執于道何以服莊姜乎○正義曰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乙巳占云風卒起乍有無者為暴○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前不敢噦噫咳○籍言二句箋謂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噫也

擊鼓篇

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孫子仲公孫文仲也○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怨已如此者自犯大逆叛親離其肯為之用者矣○執子之手手字釋名云須也事業

之所須也○鐘然擊鼓踴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  
聞之狀其興兵動眾非出于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  
州吁之所甚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耳○詩序曰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孫文仲將兵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魯眾仲之言曰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  
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  
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按州吁弑君之賊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是淺陋而  
眾仲之言亦止于此蓋君臣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上 五十

借老為誠然者今不得申矣洵乃誠切之意集傳以  
為約信恐于字義不倫

凱風篇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遙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耳○疏黃鳥有睨睨之容貌又和好其聲  
容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詞令也言母之欲嫁  
由顏色不悅詞令不順故也○睨睨好貌○王雪山  
云睨睨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知其為色也今註皆以  
為鳥聲似不及古註○薛君章句絲蠻黃鳥絲蠻亦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上 五一

雄雉篇

外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兼則仁愛著而廉  
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  
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  
以害遠而名彰也又曰喜名者必多怨好利者必多  
辱惟滅迹于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  
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惡為  
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又曰安

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朱公遷曰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及于德行者雄雉所以為最賢也○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又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箋云與者喻宣公整其衣服奮訊其容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久從征役而不得歸此自貽患難也○下上其首言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末言汝奴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六上 五二

為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人又不求備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詩說曰邶之臣子諫管叔而作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篇 朱公遷曰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著裡衣而渡也爾雅曰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水有深涉是水大深而不可涉者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深淺而厲揭○雉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則非其類而大可怪也諸家以

雄狐牝鷄為証謂雌雄牝牡飛走通稱未識詩人之意○雁大夫之摯也士昏禮而用大夫之摯蟻盛也猶乘墨車而迎也古五禮皆用雁○程子曰奠雁取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大全○白虎通曰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文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之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摯不用死雉故用雁也○納采問名同日行事○五禮皆用昕惟親迎用昏用昏者鄭謂取陽往陰來之義也○白虎通曰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至庶人其義一也○釋名云夫妻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六上 五三 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以手曰招以言曰召○友說文云愛也同志為友○釋名云友有也相保友也○鄭康成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白虎通云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詩說曰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箋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為婚禮非所施于匏苦時也鄭謂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匏苦濟深謂當八月中陰陽交會可為婚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如深厲淺

揭以與男女相配賢愚長幼各从其類也○小弁云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毛傳雉雌雉聲鄭云月令注又  
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鷩鷩以朝雉是混禱其雌  
雄矣顏氏家訓

谷風篇

孫炎曰谷之言穀也生也生長之風○出婦之義必  
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故云薄送我畿也正義曰畿者  
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  
楚茨傳曰畿期也○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涇不在衛  
境亦有絕去之意○說文水清見底曰湜○傳曰石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五四

絕水曰梁月令註云梁橫橋也○發韓詩云亂也○  
梁爾雅疏云以土石爲隄障絕水者名梁○周禮獻  
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  
以笱承其空○王制云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笱說文云曲竹捕魚笱也从竹从句句亦聲○周禮  
疏云堰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  
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朱傳云以竹爲繩承  
梁之空以取魚者也○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  
之憂以喪禮哀死亡○呂氏甲說曰凡民有喪旬旬  
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

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哭不絕聲既病矣杖  
而後起問而後言惻怛疾痛至不欲生則思慮所及  
雖大事有不能周者况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  
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舍  
祔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  
禮恭則助其事其从柩也少者執拂長者專進止其  
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賵  
焉不足則賵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家山  
應○白虎通云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  
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  
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項氏曰泚水  
湧也其勇如水湧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  
之盛者爲潰○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  
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骨肉傷敗焉○坊記  
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于人故註云無以其根美則  
并取之與此異○遺恤我后箋謂憂我所生子孫也  
○箋情驕也謂以恩驕樂我○詩說曰邶之良婦見  
棄于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  
比而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陸那  
云谷風來自谷中風之怒號者也習習相繼貌所謂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五四



終風也以陰以雨所謂暄暄其陰也葑菲根皆可食  
言谷風之盛而陰雨晦冥猶其夫之蠱惑而暴怒無  
時也○葑菲之微其英華非有可取者而人之所以  
采之者無乃以其下體之良乎猶夫之于婦當取其  
德而色固可畧也

式微篇

孔氏曰狄者北夷之號此則不必北狄○林氏曰史  
伯曰當成周之北有衛燕翟解虞路洛泉徐蒲然則  
河北自衛外皆戎狄也○許氏曰春秋戎西見荆次  
之狄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使無齊桓攘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五六

三五五

豈復有中國哉○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傳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黎莊夫人者  
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  
異未嘗見得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  
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  
婦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何不去乎乃作詩  
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  
雖不我以我何可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  
胡為乎中露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  
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

節反非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一終不肯歸又  
賃曰去歸之義夫人豈昧不改之節尤為當遂傅母  
不情式微何為中露之詩君子乃序○胡氏曰  
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身下人  
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訓微為無也○衛穆  
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以奪黎氏地罪此詩作于宣  
公後穆公前○疏義許氏曰此詩兩章上二句勸歸  
之詞下二句怨詞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為任之  
今日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為已亡之  
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  
濡于中露陷于泥中者為君之躬故耳否則主危臣  
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為乎之惡乎○中露泥中毛  
傳謂衛二邑泥中惡其卑濕也○古今山川記云黎  
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毛傳式用也言君  
用在此而益微○古詩編次曰黎大夫勸其君以歸  
國賦式微

施丘篇

丘說文云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  
人居在丘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克耳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五七

釋名云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正聽也○淇澳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箋云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耳釋名云彰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彰彰然也○元命包云耳者心之候○真誥云耳者心之騰聽氣則肅閉○序曰責衛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毛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潤節喻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于君事亦疏廢也○中節正義曰我何其久處于此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五八

子不知將爲已患也厥後衛亦遂有狄難○詩說曰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簡考篇 當日中之時前上之處人所矚目者而萬舞于此無愧恤之心其輕世肆志如此○萬以夷狄大鳥羽舞詩萬大舞也初學萬文武二舞之總名于舞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詩正義鍾儀曰冷人也周語景王鐘成冷人告和魯語冷簫詠歌及鹿鳴之詩此云仕于冷官以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五九

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又何其久留于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女今何爲不然乎○三節箋云刺衛君容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東來迎我而復之黎在衛西今寓衛東○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禡之○末章謂瑣尾少好之貌沅離鳥也艸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沅離大則食其母○毛傳謂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卽醜惡與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也女顏色衰衰然如塞其耳無所聞知而已矣○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忘如沅離之養其

後世多號樂官爲冷官黃帝使冷倫氏取竹吹之爲黃鐘之宮周景王問泠州鳩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飲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傳曰鶴山雉也蓋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中虛而善應所以通中聲也翟之爲物五色成章所以飾德容也舞必執籥于左者以聲爲陽而左陽位故也秉翟于右者以容爲陰而右陰位故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萬者于舞也籥籥舞也是于舞所以爲武舞籥舞所以爲文舞○記曰入佾以舞大夏于威以舞大武是也祭統以翟爲樂吏之賤則萬舞

執籥秉翟無非賤職也彼將借此以顯其才庶幾衛君能察而用之然而當至明易見之時且至近易察之地然卒莫能見而察察而用詩人所以爲刺也○組禮記疏云組紉俱條也皇氏云組紉也然則薄闕爲組似繩者爲紉○說文云組紉屬其小者以爲纆○周禮典絲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澁者浸潤之名浸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比顏色之潤也○精說文云赤土也○郭璞山海經註云赭紫赤色○子虛賦云其土則丹青赭堊○錫爵燕飮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祭有昇輝胞翟闕寺者惠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十 四百八

醜醜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奴工則不拜受爵辨有醜醜不祭工不辭洗笙入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奴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醜醜不祭惟大射不獻笙畧下樂也然合此二說觀之則碩人非士復非府史若士則尸飲九已有散爵之獻若府史亦恐不在工歌之列殆是樂正之下奴工禮云賤吏是也○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毛傳謂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祭山川之時乃使之于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于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俱俱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鄭箋謂簡擇也將且也謂衛君擇人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是不用賢也○二章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如虎能御亂而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組織

者總統于此而成文于彼皆動于近成于遠與頤人能治風施化于已而有文章民亦動于近成于遠矣○末章箋謂榛苓生各得所與頤人處非其位○詩說作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詞前三章賦也末章與也○名物疏云按呂東萊讀詩記云古者二舞之總名于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箒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今考之書大禹謨舞于羽于兩階孔安國云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是于舞亦得為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夏小正萬人用箒是羽舞箒舞名萬矣息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一

廢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志水篇 餞傳云祖而舍輟飲酒于其側曰餞○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綏帶蒞註欲共享其祿也○爾雅云父之姊妹為姑釋名云姑故也于已為已故之人或云姑之言古尊者之稱○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天尊右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者曰姊姊咨也以其先生言可咨問也○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註同出謂俱姪事一人○還車嫁時乘來今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一

禮乘馬有四圍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飲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騶駼蓋以一騶謂之駼周人又益一騶謂之駼本从一駼而來亦謂之駼○埤雅云說文曰駼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駼馬駼駕三馬也駼駕四馬也詩曰載駼載駼駼以言大夫駼以言諸侯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矣或曰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四 言九

北門篇 李氏曰終窶且貧不見知于君也非專較廩祿之厚薄○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序曰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箋謂之何哉是詩人事君無二志言我之困若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次章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從外而入室人更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摧毛傳沮也謂乖沮已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五 言九

所以去之盡也○末章毛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喻衛之君臣皆惡也○詩說曰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靜女篇

首釋名云始也○元命苞云頭者人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素問云頭者精明之主○按內則婦人所佩者箴管也或卽形管乎其以相贈猶解佩之義也○牧朱傳云外野也疏云牧者言可放牧也○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左傳云靜女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六 三五七

妃貽以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悅澤則所悅者不專以其色也○毛傳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而進退之生于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晦菴云形管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有管詩緝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古以刀筆末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七 四〇

也靜女以至靜德有禮以節之不至于盈而溢有樂以和之不至于乖而亂蓋俟之城隅禮也貽之彤管樂也有禮則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脚脚和之以樂則可悅故繼之悅憚女美樂○詩說曰此陳古諷今之詩賦也○愛而不見毛萇云愛蔽也說文从人作俊方言从艸作菱字書或从雲作𩇛或从日作𩇛皆蔽而不見之意今文但作愛班固終南山賦𩇛𩇛皆若鬼若神𩇛音愛說文亦引詩愛而不見李登聲類云俊音倚俊佈彷彿也

新臺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八 三

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土高曰臺○臺在河上曰泚曰洗皆从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洗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也而楚平王納太子建妻明王納壽王妃復踵其惡其後衛戚于狄楚有鞭尸之慘唐致漁陽之寇幾失天下淫亂之報也可不戒哉○序曰刺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嬰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毛傳云水之盛流當以潔污穢而公反于其上為淫昏是失其所也○正義曰簋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簋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也但

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簋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遂以二者名之時宣公下淫子婦為鳥獸之行詩人度其狐媚之態故惡而為此比○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王雪山曰簋條今龜背○說文作醜醜音醜引此詩文即爾雅云醜音醜蟾諸邪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蛟者也本艸圖經云形大背上多瘡瘡音瘡龜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人家下濕處其腹下有丹書八字○抱朴子云蟾蜍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領下有方書八字云蟾蜍辟兵壽在日月之望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六九 三

蓋其形亦醜惡而可畏者也似蝦蟆非即蝦蟆本艸云蝦蟆一名蟾蜍一名醜混矣名物○詩說曰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新臺而自納之國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  
二于乘舟篇  
李氏謂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固至論也然壽竊節先性真欲代兄之死若兄亦往死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哉○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



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  
爲王惠王奔温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  
伋之故皆不服狄乘之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  
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  
啓侮召滅以致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  
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  
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耶詩首關雎聖人之意  
遠矣○洪氏邁日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  
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蒸  
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七十

之意安知其爲二子作也無乃懷人惜別之詩歟不  
然國人于宣姜之醜或惜或嘲之或刺之不一而作  
矣何獨于此反加諱也况二子之往知果乘舟乎車  
馬之駕未可知也且壽先竊而往而伋後從之又非  
同時乘舟者矣

都 栢舟篇

禮記內則世子昧爽而朝櫛縱笄總拂髦男女未冠  
笄者櫛縱笄總拂髦總角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  
○髦象幼時髮見生三月剪髮爲鬢男角女羈否則  
鬢髮不剪者謂之角角兩髦也鬢頂上縱橫各一相  
交通達者曰羈羈三髦也○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僞  
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髻橫繫額上是  
也○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禮上全○玉藻云王  
沒不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註云諸侯禮也  
○既少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左傳云豈如弁髦而  
因以敵之○許慎云髦至眉○箋云禮世子昧爽而  
朝亦櫛縱笄總拂髦疏云髦者事父母之備若父母  
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七十

則因去之○禮書云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為之髻及其長也因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猶望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或云士待既殯諸侯待小殯而後脫之也髦毛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禮記所謂髦鬣尋所謂鬣皆長毛也○按史記世家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縊遂葬道也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公夫武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七二

三

曹氏曰衛居河淇之間故邯鄲皆以栢舟發與齊地西以為境而衛居河之西欲奪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事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張氏曰他他適也慮邪之匿于心者也他適而矢死靡為之其義猶顯至乎一念邪思之微亦誓死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序同朱註○詩說曰衛釐侯在位世子共伯先卒共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此詩興也○陸賈齋云兩髦指共伯似未安穩蓋兩髦何取于共伯豈他無所飾惟共伯獨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七三

三

墻有茨

說文云垣蔽曰墻○釋名云墻障也所以自障蔽也○禮書云墻者垣墉之總名○中菁箋云內菁之言謂宮中所構成垣與夫人淫昏之語○說文云菁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菁之

言註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顏師古曰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集韻葦博雅夜也詩中葦之言○呂東萊云中葦當从啤月說蓋閩內應與之處○正義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註云陰訟爭中葦之事以綱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適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宜露○鄭衛刺詩若此篇者存而不刪蓋其事不可道而其疾惡之心則可尚所以示懲創也世儒皆謂詩經秦火漢儒勦入諸淫詩不知考左傳諸淫詩如鴉之奔奔已爲當時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七四 三十三

所賦則非後人勦入明矣○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于戴公文公宋桓公夫人許穆夫人註惠公朔蓋年十五六昭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詩說曰鄭人刺三監之詩與也○韓詩中葦中夜淫僻之言也

君子偕老篇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服之以从王祭祀副以配禕翟所

謂副禕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象服箋云卽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王之吉服九九陽之窮也后之吉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禕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禕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翟雉名爾雅曰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插三翟禕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七五 三十三

衣爲上揄狄次之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以其制屈于揄禕也三翟蓋皆畫之于衣故曰象○髮釋名云拔也拔擢而出也○援神契髮法星辰○真誥云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掃釋名云摘也所以摘髮也○疏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詩緝云若今之篦○瑱釋名云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令人妄聽目鎮重也○哲說文云人色白也从白折聲○楊用修曰男白曰皙女白曰玼○展衣禮記作禮衣禮之言曾曾誠也○禮書云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于誠焉后禮

之懿也○瑳說文玉色鮮白○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應劭云顏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方言頰頰頰頰也頰音○序曰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毛傳委委行可委曲踪迹也佗佗德平易也○二章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如帝德○元命苞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為瑱取其瑱實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內司服註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言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六上 七六

其德當神明瑳兮瑳兮章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毛傳謂展衣以丹縠為衣○鄭氏謂展衣宜白○邶之媛也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為媛○子貢古詩編次曰宣姜不閑于禮衛人諷之賦君子偕老○詩說曰刺宣姜之詩賦也

桑中篇

孟為長女者周昏禮惟嫁長女而仲季充娣媵從之自殷以前皆然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妹不若其娣之妹良是也士昏禮亦然託采芣以蓋其淫惡而人

則知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于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孟姜齊女也孟弋杞女也孟庸鄆女也皆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女也○姜三皇紀云炎帝神農氏長子姜水因以為姓○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正義云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朱傳云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春秋左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穀梁作弋氏定弋○黃佐通解云乘中與乘間不同淇上與濮上不同此小序用樂記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六上 七七

之語朱子不信小序而此獨信之何也豈欲與東萊辨故爾邪其言曰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作也夫子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諸何等鬼神用諸何等賓客乎馬氏端臨曰左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皆在焉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詩乎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

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必出于刺者指其實事為其自言則聞之者足以戒而又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鄉飲酒鄉樂惟歌諸詩固雅樂矣又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之際乎○呂氏曰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乘中漆洧諸篇錄之于經謹世變之始也○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浸遠也○詩說曰宣姜召公子頑于公乘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與也○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狎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箋孟姜列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七八

言奔

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陸賈齋集云自詩序至毛鄭及禮記皆以乘間漢上為亡國之音呂東萊辨此為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不知風之用于燕饗者惟二南列國變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所謂反魯而正之者惟雅頌耳亦未嘗言及變風也安得反為之諱而指為雅音乎

鴉之奔奔篇

彈雅云鴉小鳥也無常居而有常匹○王氏應麟曰春秋書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蓋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序此序定之方

中前其戒淚矣○左傳鄭伯享晉趙孟伯有賦鴉之奔奔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佞童頑鼠為稱其君者何哉○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鴉鵲之不若也○箋云凡謂君之兄人之行無一善者吾君反以為兄君謂惠公人則指宣姜○韓詩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或云奔奔疆疆爭閉惡貌言我以惡人為君使我惡如大鳥疆疆于上小鳥奔奔于下○詩說曰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與也○蟬史云奔奔闔也疆疆剛也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七九

言奔

定之方中篇

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宦宦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宦宦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渠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通釋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而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

作之候又因號爲管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  
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又以子月昏中矣○朱公遷  
曰堯典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九峰蔡氏傳謂今冬至  
日在斗昏中壁約五十一度此正歲差之法七十五  
年差一度之驗也及至元辛巳方回作山經又云今  
冬至日在其九度昏中室蓋又差矣然則十月定中  
七月流火三月三星在天皆是在當時然耳○釋名  
曰宮穹也屋見于垣上穹窿然也○考工記云匠人  
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十

四三

與日人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定朝  
夕○土圭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  
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鄭康成曰景短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于  
日爲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則地于日爲近  
北也東西類是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陳祥道  
禮書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降也不過三萬  
里之中日景于表移一寸則于地差千里張衡周禮  
之說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後

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典瑞以土圭致日月四時  
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月以正土地馮相氏  
曰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古者土圭必  
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  
北表東西二表相去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  
中表定四方之中鄭司農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  
其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是也王昭禹曰土圭橫植  
于地于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  
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以縣  
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既縣以繩而取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十

四三

其直又以水而取其平然後于所平之地置槩焉于  
所平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眠日景之出入  
將以求四方之正眠其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  
爲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正然又晝  
參諸日中之景互考諸極星以正朝夕朝夕皆正然  
後可以建王國○致日法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  
星故暑短則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八分冬至日  
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暑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  
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中故立  
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山考○測景法周禮

冬官鄭氏注云凡造城郭先以水平地乃于平地之中央樹臬以繩懸之取其正乃于日出日入之時書記臬景之端却于中央以繩取景兩端之內一匝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之以指臬則南北正矣○朱氏曰經人猶恐南北之未正又參之以日之景焉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日行北陸景短一尺五寸此日中之景也○虛釋文云本作墟○說文云大丘也崑崙謂之墟○卜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騫曰克曰貞曰悔凡七衍忒三人占則从二人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上 八二

也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元命苞云古司怪主卜○周禮圖云大夫以上事卜且筮士則但筮尊卑之差○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騶六尺以上為馬騶從來言進于馬有來無往也禮不用化衛用牝明始復備諸侯之儀又利生駒故美之函史物性志○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頌僖公者本無邪美文公者本塞淵信富強之有道哉內多愆而勞師大宛德多慚而招來骨利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上 八三



備我太史克美之賦也于貢古詩編次以此詩入管  
故申公詩說亦云云

蝦蟆篇

各物疏按鄭解崇朝其雨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  
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  
二說正相反據玉曆通政經旦見于西則為雨暮見  
于東則雨止旦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  
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隕西者行雨  
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以此○朝說文云  
旦也○傳云从旦至食時為終朝○姻白虎通曰婦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八四

相鼠

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污可厭之  
物以惡人之無禮也○釋名云齒始也少長之別始  
于此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說文云齧指毀  
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齧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齧  
○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鄭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  
禮體之謂聖履之謂賢○六韜太公對文王云禮者

理之粉澤○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太史公禮書曰緣人情而制禮依  
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又曰禮由人起人生有  
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  
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  
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  
也故禮者養也○韓詩外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八五

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  
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  
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  
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伯好利多詐而危露  
權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云云○又曰凡用心之  
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  
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  
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上事無禮則不成國  
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遘死○又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

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  
詩曰人而無儀云云○序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  
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白虎通曰妻  
諫夫之詩也○詩說曰此刺三叔之詩與也○正義  
曰大夫雖居尊位為閭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  
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耻與人無禮儀者同  
故喻焉

于旄篇

爾雅云素錦綱杠疏杠竿也禮緯云旄旗之杠○箋  
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又曰通帛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六  
為旄褱帛為物凡九旗之物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  
褱帛以帛為飾絳之側也素緣者以為縷以縫紕旄  
旗之旒縷或以維持之縵謂繫于旄旗之體旒謂縵  
末之垂者旒之垂數非故以縷綴連之○李巡曰建  
牛毛著于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  
旒縷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  
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綴後世或無故染烏羽  
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  
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  
之禮天子旗曳地諸侯旗九旒○司常云師都建旗

州里建旗縣鄙建旒注云司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  
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天子旌高九仞諸侯  
七大夫五士三原始○旒說文云幢也○周禮疏云  
旒遂旒旒羽並有至于太常以下首皆有旒羽○山  
海經云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  
注今旄牛背勝及胡尾皆有長毛○禮書云爾雅旄  
謂之龍音荀卿云西海則有文旄○地里志秦西近  
邛笮有旄西方之產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  
○名物疏按諸家說經九旗皆有旄旒之上皆有羽  
下有旒縷蓋據秦漢以羽毛為葆幢而云也○旗周

于旄篇

禮司常云鳥隼為旗大閱頒旗物州里建旗縣鄙建  
旒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  
也疏熊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鳥隼亦別物若然鄭  
以勇解隼以捷解鳥○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百官  
載旗注百官卿大夫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正義  
云如鄭注周禮之意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六遂內鄭  
長里宰都長等五人同建旗○考工記云鳥旗七旒  
以象鷄火也○爾雅云錯音韋草鳥曰旗畫悉疾之鳥  
于縵也○釋名云旗舉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  
稱譽也○禮書云司常之大閱州里建旗者州里之

常司馬之治兵百官載旗者一時之幸軍國之失  
 不同耳牙于于旗蓋州里之臣也太常而下五旗皆  
 圖則旗圖鳥隼信矣○旌釋名云精也言有精光也  
 ○曲禮云武車綬旌德車結旌○周禮司常全羽為  
 旒析羽為旌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千旒旌之上  
 所謂注旌于千首疏或解以為旒旌之下亦有旌旂  
 而用絳帛又云旂車載旌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  
 鄙析羽五采象文德也○疏云旌于周禮遊車所載  
 卿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旌首  
 曰旌則千旌于旌一也既設旒旒有旒旗之稱未設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八八

旒旒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旒而載之遊  
 車則空載析羽無旒旒也○禮書云旒旌皆注旌而  
 旌與羽又注于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為旗也書  
 曰羽賦夏翟考工記鍾氏染羽蓋古人于羽固用自  
 然者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綬明堂位言夏后  
 氏之綬于官言夏采于旗言建綬則所綬者旌旒而  
 已○爾雅云邑外謂之郊○說文云距國百里曰郊  
 ○杜子春周禮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  
 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鄙○聘禮云賓及郊注郊遠

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  
 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  
 近郊各半之○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  
 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都傳云  
 下邑曰都○趙岐孟子注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周禮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  
 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序于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  
 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毛傳以為衛之臣  
 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牙于之千旌食  
 邑在于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八九

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  
 紕于此成文于彼猶如御者執轡于此馬騁于彼以  
 喻治民立化于已而德加于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  
 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眾之德又美  
 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  
 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或謂衛君好賢以禮  
 徵聘其賢者賢者得乘此車馬建此旌旗以入覲國  
 人見而作此詩意自郊而都而城途以漸而近也自  
 四而五而六車馬以漸而盛也自昇而與而告期望  
 以漸而切也亦可想見○詩說曰于旌美衛武公好

賢賦也

載馳篇

穀梁傳云吊失國曰唁○服虔左傳注吊生曰唁○大夫白虎通云夫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爾雅云偏高曰阿丘○序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處漕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能歸故賦是詩也○韓詩不出踐遂而涉曰跋涉○大夫跋涉箋謂衛大夫來告難于許也○視爾不臧言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故我思不遠于衛欲歸唁之耳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爾指許人○控于大邦陸賈齋云許穆夫人一婦耳似無赴他國控訴之理且首以歸唁為詞是求歸且不可得安能復為求救也恐是控馭之控衛小國也受控于大國之間視其危亡而莫之拯將何所因依而何所止極邪○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九十

三十七

衛

淇澳篇

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公不聽而卒嫁之于許出女史  
孔子曰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子孔兼○說文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袁氏曰淇水之灣曲處○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澳水流入于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篇艸不異毛興○晉灼曰淇園衛死也其地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九十  
常多竹○埤雅傳曰淇園籜箬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棨○天子玉璜諸侯以石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五二石蓋玉石祿也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矣○弁傳云皮弁○白虎通云皮弁者所以法上古至質冠名也弁之為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王皮弁會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侯伯珠飾七玉于男璆飾五玉亦三采大夫四玉二采○簣簣棧也謂牀第也○金錫生于沙磧之中必鍛鍊而後精純圭璧韞于璞石之中必追琢而後成器此學問已成之功也○較兩轡上

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轎兩邊植木較橫轎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闕之，故謂較為車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垂手憑下軾，而頭得俯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名物疏按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蓋據序武公入相于周，謂之卿士，其實武公是侯爵，故疏云：侯伯之車也。賈公彥云：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二說不同者，周禮本無單較重較之文，各以其意為說耳。或者以較出軾上，與式為兩層，而謂之重乎。○按世家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上 九二

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嘗入相，或曰為王卿士，卿乃公卿之卿士，乃士師之士為卿士，則總掌刑政，即入相也。○武公淇澳抑賓筵三詩，合觀之，賓筵似作于始，抑于中，淇澳于終乎。武公壯年，以其寬綽戲謔之性，而不免于酒過，故始有賓筵之悔也。既悔之後，乃作抑以自戒，故其儆于國曰：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則已當九十有五之際矣。于是而德器成就，真如金錫圭璧，故國人要其終以贊之，而淇澳作焉。若以不可諼一句味之，則恐作于既沒之後也。○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

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于貢古詩編次曰：衛武公之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詩說曰：美武公之詩，興也。

考槃篇

朱子引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陸邲亦云：考扣也。槃，樂器，蓋扣之以節歌者。○說文云：承槃也。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注：槃，承盥水者。釋名曰：澗，澗也。言在兩山間也。說文曰：澗，山夾水也。从水，澗聲。○阿爾雅云：大陵曰阿。○廣雅云：四起曰京，四京曰阿。○毛傳云：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上 九三

曲陵曰阿。○曲景曰阿。○頤人之饒美貌。○適毛傳謂饒意。○陸爾雅云：高平曰陸。○釋名云：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軸，即車軸之軸，有盤旋之意焉。○考槃在于蓋地下，而黃曰：于于，曉峭處也。○孔子曰：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也。○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謂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序蓋失之，而未有害于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違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于是鄭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

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若直  
述詩詞則與君初不相涉也○詩說曰美隱者之詩  
賦也○馮時可臆言曰序以考槃為刺莊公也然察  
篇中之語無有刺公之意而鄭氏所謂誓不忘君之  
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其害義亦甚  
矣此不如朱傳之為長也夫不用於朝而自放于山  
水非有真樂者不能然舉世貪鄙而以此語之則駭  
且疑故詩人獨于寤寐之間永矢勿諉而已嗚呼世  
之治也賢者委蛇于朝世之衰也賢者適軸于野固  
無往而不適也彼貪鄙者操之則慄捨之則悲亦何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上 九四 三五七五

頌人篇

有一日樂哉○考槃獨居高情冠世其武公時與抑  
宣公時與遇宜固宜避淫穢而甘寂寥遇武則何不  
事睿聖而顯情實避淫穢者若北風之亟去此或其  
人也睿聖之朝瞽史師工皆與言職豈容澗谷有斯  
人乎 高奉應說

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  
之不待察察言之矣○等頌人于邦媛婦容之美一  
也一屬之貴容一屬之冶容而天下萬世之譽譽不  
少假借人蓋可不自愛哉○庸釋名云布也布在表  
也○眉釋名云媚也有斌媚也○元命苞云天有攝  
提兩星頰曲人眉似之○目釋名云默也默而內識  
也○元命苞云目肝之使○曲禮云凡視上于面則  
敖下于帶則憂傾則奸玉藻云目容端○靈樞經岐  
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又曰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下上 九五 三五七五

妹之言末也○私爾雅云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  
炎曰私無正親之言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  
于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嚴氏  
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

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  
者心使也○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  
目之精則確然以勇膽之精燁然以疆○朱士冠  
禮注云凡染絳一入志之線再入謂之頰三人謂之  
纁朱則四人與○朱子語類云縉纁絳朱此紅之染  
數一人為縉再入為纁三人為絳四入為朱○幘說  
文云馬纏縶扇汗也又曰排沐○爾雅云縶謂之縶  
魚列○傳云人君以朱縶縶扇汗且以為飾○翟帝  
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  
之帟因以翟羽為之飾○爾雅云輿華前謂之輿

後謂之弗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云弗車後戶名○禮書云三車取飾于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王后五路有專衣厭翟安車翟車登車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四潰之源河最高而長从高注下水流湍浚故其流急○朱氏曰河在齊西衛東流入海○董氏曰齊地西至于河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朱云謂媵臣○名物疏按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則下卿送之于時齊衛為敵國則毛云送女者下卿也朱云媵臣媵者將送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九六

貴容貌之美而深自韜晦不事炫露則其無側媚之容而實有幽閒貞靜之德所以見棄也○詩說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氓篇 氓孟子疏云周官制地之法六卿以教為主故其地為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為主故其地為野而民則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楊用修云氓之為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周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上 九七



○漢書云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王制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郊特牲云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水經注淇水轉逕頓丘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云丘一成為頓丘注成猶重也言丘上更有一丘也周禮曰為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則此是丘之一重者二說矛盾釋名云一頓而成丘無上下大小之殺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媒之所由來也○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禮記曰男女非有行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九八

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北龜曰若屬南龜曰獵屬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之也經考一百二十體言四卦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王請為筮守環也一春相筮禮記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長法今決嫌疑定猶豫也故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九九

天下之喜慶者莫大乎著龜也著之德員以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鄭昉禹穴碑云伏羲得神筮而定皇策○世本云巫咸作筮○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謂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象注曰玉兆顛項兆瓦兆帝堯兆原兆周之兆也○華氏掌供燠契以待卜事○儀禮卜人奠龜楚焯楚焯也詩曰白

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筮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  
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筮龜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  
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  
者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  
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  
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  
有疑謂武王也乾艸枯骨眾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一百

四

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  
為言者也長久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燂見  
兆也筮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  
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于廟門外者何托義歸  
智于先智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西  
方東面蓋筮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嚮問著于  
東方西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于質也禮曰  
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  
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不見吉凶于筮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

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禮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  
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  
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  
以水動著何以為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  
不欲人莫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凡卜視高揚火以事作龜致其墨凡取龜用秋時攻  
龜用冬時○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  
六八十○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  
此譬說也孔穎達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為極妙  
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短長今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一百

四

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卜之詞所言理  
短龜之詞所言理長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  
有短長也集○卦字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  
壁也蓋懸物之杙也然杙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  
于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  
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邵曰圭者自然之形  
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从  
卜其為義也从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  
挂字从手為義从圭為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升  
○事詞類奇云神靈之龜具五色背陰面陽上下象

天地轉運象四時晴象日月灼法春後右夏前左秋  
前右冬後左○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則下甲中有  
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橫五文以分十二位象五  
行去其上下不可為兆而可開鑿燧以為兆者上下  
各四周禮卜師所為掌開龜之四兆也○輔氏曰二  
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  
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境垣莊子云鵠上城  
之境司馬彪曰境最高危限之處○釋名云垣援也  
人所依阻以為援衛者也○禮書云垣宮室之外墻  
○釋文曰卑曰垣○復關毛傳謂君子所近也○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百二

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  
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  
風焉美反正刺淫伏也○釋文氓美貌○毛傳蚩蚩  
敦厚之貌言色也○詩說曰淫婦為人所棄鄙人述  
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章皆興也五章賦  
也六章賦中有比也○讀氓詩者皆責其婦而不責  
其夫不知夫之罪浮于婦也誰為謀之誰為棄之乎  
竹竿篇  
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皆溺于  
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百三

人有嫁于君子之禮故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  
而違婦禮○三章箋云已雖不見蒼猶不惡君子美  
其容貌與禮儀也○末章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  
蓋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芄蘭篇

說文僮未冠也从人童聲又云男有罪曰奴奴曰童  
女曰妾从辛重省○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注云  
或童十五以上○內則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櫛小  
鴈金燧右佩玦捍管逆大鴈木燧○所佩之物皆是  
備尊者使今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小鴈  
詩經類考 國風卷十六 百四  
所以解小結金燧即周禮烜氏夫遂捍即拾也管筆  
強也逆道刀室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  
皆玉此則事佩也左佩五右佩六左陽奇右陰偶也  
○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鴈○鴈傳云玦也能射御  
則佩鴈○說文云射決也所以鈎弦以象骨韋系著  
右巨指○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注挾矢時所以  
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扶用正王棘若擇  
諸棘則天子用象骨與○序刺惠公也擊而無處六  
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禮記大全  
長樂陳氏曰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詩刺

之○詩說曰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  
度德不量力而助武庚作亂○箋云芄蘭柔弱恒蔓  
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  
成其政此幼若雖佩鴈其才能實不如我成臣之所  
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箋云容  
刀也孔仲達云容飾之刀○又云遂瑞也○爾雅云  
遂瑞也邪瑛云上瑞也○孔氏云大東之翰鞞佩璲  
本所佩之物又云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正  
謂所佩之玉○馮時可詩賦曰如序所云刺惠公其  
說似矣然謂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則上與君競能而  
詩經類考 國風卷十六 百五  
甲侮其君非所以訓義何取焉以詞意逆之其為刺  
當時之孽臣也童子佩鴈承君命而任事矣然其才  
能實不過于我猶且恃寵靈而舒緩放肆垂帶悻然  
也此于義庶幾無害耳

河廣篇

呂氏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  
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勇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  
可以往味此詩而推母子之心蓋不相遠不曰欲見  
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  
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父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孔子曰于河廣見德之至也論 ○孔氏曰此假有

渡者之辭文公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

去衛甚遠喻宋近猶喻河狹 ○曹氏曰自閔二年東

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

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 ○刀說文云

作綱綱小船也字異音同 ○釋名云綱貂也貂短也

○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 ○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

上曰艇三百斛曰舠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

也 ○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

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百六

也此意最可玩 ○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

作是詩也 ○子貢古詩編次曰宋桓姬歸于衛思襄

公賦河廣

伯兮篇

受為五兵之一太白陰經注云五兵者弓矢戈矛

戟也 ○呂氏曰膏所以膏首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

沐潘音番米瀾也內則浙米汁也內則又云面垢輝

反詳廉潘請饋 ○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艸處孔

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

半以南為南堂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 ○疏云背

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

徹云主婦北堂 ○廬陵李氏云房屋相連謂之房無

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禮書云北堂在房之北 ○序

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

子謂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

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

得為此行矣 ○孔氏以為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正

東行伐鄭也 ○詩說曰鄙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

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

也 ○毛傳伯謂州伯 ○諛正義曰諛訓為忘非艸名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百七

謂焉得善忘憂之艸非謂諛為艸也 ○爾雅翼云萱

艸乃詩人極言其情因欲暫忘其思而不可得故願

得忘憂之艸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思耳然世豈有

此物也哉說者因萱音之與諛同也遂命萱為忘憂

之艸然忘艸可也而所謂忘憂憂之一字何从出哉

說文曰憇今人忘憂艸也引詩安得憇艸又作護及

萱而稽叔夜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艸忘憂博物志

因以為中藥之例崔豹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

丹棘一名忘憂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耳

有狐篇

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  
之意喻無妻之人也○鄱陽張氏曰凡帶有二華帶  
加裳上所以懸珮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也  
朱註帶所以申束衣也言衣已束矣又加帶以束之  
也○傳云厲溪可厲之旁○韓詩云至心曰厲○爾  
雅云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  
由帶以下為厲○韻會註云岸高危處為厲○序曰  
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  
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朱子謂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序者意謂衛于此時不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百八 四七六

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婉而切矣進而首疾又進而心  
瘁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木瓜篇

疏瓊是玉之美名○說文曰瓊赤玉也○玖書云玉  
黑色說文云石之次玉黑色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  
次玉者是玖非玉也大率三者皆玉石礫也○楊升  
菴曰瓊玉之光彩也○瑤說文云玉之美者○序曰  
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  
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  
也○孔叢子曰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鄭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上 百九 三五七六

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書曰厥苞橘柚孔疏  
曰衛立二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二  
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  
公卒文公立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繁馬三百  
○凡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  
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款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  
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木瓜賈誼以為下之  
報上○正義曰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  
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

不能乃假以瓊瑤我非敢謂此足以志報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耳况今國家敗滅出處于漕齊救而封我如是大功知何以報之○詩說曰朋友相贈之詩賦也○鄭曉古言云木瓜桃木李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皆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于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國風上卷二十六終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六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國風下 王

黍離篇

謝氏曰天王而沒于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耻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憫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爲矣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于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通釋曰小弁詩曰取取周道鞠爲茂艸我心憂傷惄焉如搆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不待大夫行役之時已兆于褒姒母子借亂之日矣○林氏曰春秋歷十三王君無弒逆之禍臣無專擅之變外弱而內圖枝傷而幹存故晉齊多叛臣宋鄭多叛親魯多叛邑衛多叛民而周無借逆之亂齊俗好遊秦俗好兵晉魏之俗禍鄭衛之俗淫而周無變異之風齊作內政晉作爰田魯作丘甲鄭作封疆而周之政則守先王之政晉



大夫貪鄭大夫侈魯大夫抗齊大夫驕而周之世臣則貴先王之禮齊晉有世臣而無公族宋衛有公族而無世臣權在世臣則雖強而亡權在公族則雖存而削惟周之立國則兼而有之親疎相制本枝相維凡此者皆非諸國之所及也故秦雖免胄而過門楚雖觀兵而問鼎吳雖告勞而矜功亦終懾服內聽而不動况中國之君乎○箕子稱紂狡童則以諸父自尊也周大夫稱君何人則以臣諱君也古人于破亡怨懟之餘乃猶慎重名分如此○劉向新序曰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二一

蓋本魯詩然王風之首不可以為衛詩也○曹植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之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千○詩說曰幽王伐申侯逆戰于虜射王殺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過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拜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墜為田成生禾黍旁皇不忍去而作序與朱註同

君子于役篇

爾雅云雞鑿垣為疇李巡曰寒鄉鑿垣為雞作棲曰疇○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或从木棲○說文夕暮也从月半見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羊畏露而早歸○祭爾雅云雞棲于弋為棲籍又云穢謂之杙注糜也音○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謂在家也君子思在外君子僚友之危難也○文武盛世采薇杖杜皆有勞詩四杜之使行幾何時勞之曰周道倭遲尹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使臣以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二一

禮當如是也先王以人道使人今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詩說曰戊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陽陽篇

孔疏云房在室旁出入處也按古人之居中為室室之東為東房西為西房自東房入北階通後堂則東房即所由之路也○按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蓋大夫東房西室正婦人出入之地○翻釋言云燕也李巡曰舞者所持燕也又云燕翳也郭璞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禮書云舞者所建以為容非其所持者也○按爾雅云燕翳也山海經

云五采之鳥名翳疑卽雉也○敖箋云燕舞之位○  
錢氏詩說云敖遊也因謂敖處爲敖猶周禮云圃遊  
也○名物疏云鄭以此篇之鼓簧爲房中之樂故以  
敖爲燕舞之位燕是燕息之燕非燕樂之燕也天子  
房中之樂以周南舞未詳此云執翽蓋文舞矣周禮  
旄人祭祀賓客舞其燕樂謂燕舞之時舞四夷之樂  
與此燕舞不同○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  
仕全身遠害而已○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疊  
山謝氏曰東周之季君子高蹈遠引自得其樂多矣  
未聞以相招祿仕爲樂者也進不能捐軀以報國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四 三五七下

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僞引類仕爲伶官陽陽志得而  
意滿君子當如是邪古之仁人憂不在一人而以天  
下之憂爲憂樂不在一身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位其  
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不加欣戚仁人不忍  
爲也世道交喪其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  
西乎○詩說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  
作

揚之水篇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也周語曰申呂雖  
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四岳後也六國時秦趙同爲

羸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既重章以變文  
又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呂氏曰平王  
戍申與晉平王城杞相類○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  
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彼其之子謂獨處  
在家者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東  
耕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今不行于下民○詩  
說曰荆子討申侯殺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  
遣兵戍之周人怨之

中谷有雅篇

周官行于盛時每遣小行人賜委其凶荒今也不然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五 三五八下  
室家相棄可奈何哉○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  
年饑饉至家相棄耳

兔爰篇

羅爾雅云鳥罟謂之羅郭云謂羅落之○周禮羅氏  
掌羅烏鳥罟則作羅孺中春羅春烏獻鳩以養國老  
行羽物注孺細密之網○禮記曰鳩化爲鷹然後設  
罟羅○名物疏云按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  
兔者蓋正釋則定散文亦通也周禮羅氏掌羅烏而  
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鳥焉莊  
子削格羅落且罟之智多則獸亂于澤是取獸得

羅也大東傳云畢所以掩鬼而篤央詩云畢之羅之  
鬼且謂之且而西京賦云結且百里實兼諸網呂而  
言之凡如此類竝得通也○畢量釋器云蟹謂之  
量量最也最謂之學學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  
以掩鬼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骨以捕鳥  
展轉相解廣異語○韓詩說云施羅于車上曰量○  
東漢書注云學雉網畢今之翻車大網也○序閔周  
也桓王失信諸侯背畔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  
樂其生也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事○詩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  
說曰趙鞅殺長弘周人傷之而作○毛傳爰緩也言  
免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于羅網之中而急  
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  
也○呂東萊曰此因所見為比也鬼之大比諸侯雉  
之小以自比言諸侯之背畔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  
受其禍也○馮時可詩臆曰詩以雉鬼喻政于義遠  
矣故朱子不從而自為之釋以比君子小人然此為  
王師敗傷而作其詞危惡何暇及于君子小人哉蓋  
是時周桓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  
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則所謂陰狡得脫者

指列國之卒也所謂雉惟于羅者指王卒也

葛藟篇

許氏曰葛藟本生于山谷丘陵河澗非其所也以興  
已之失所胡氏呂氏皆祖此○毛傳興意同朱註○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似此詩托興之義○爾雅云岸  
上澗又云澗水厓○澗說文云水厓也爾雅云澗為  
厓郭注謂水邊○澗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澗李巡曰  
夷上平上洒下澗下故名澗郭璞曰厓上平垣而下  
水澗為澗不發聲也○昆爾雅云昴昆也注江東人  
通言昴○人所惡莫若死而鬼爰曰尚寐無覺人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  
尊莫若父而葛藟曰謂他人父嗚呼禍亂迫脅一至  
于此而周道不可挽矣○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道衰棄其九族焉○皇甫士安以為桓王詩

采芣篇

序曰懼說也○李氏曰人之說人多因其不見則乘  
間而說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  
維也今君棄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芣而賦焉一  
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乂也蕭可薦祭  
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棄予則蕭條  
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

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蓄久益善比君臣之憂戚  
相關也今君棄于則病益深矣故典以采艾而賦焉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  
期也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  
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  
采艾又為一意矣豈與而不嫌複邪焦氏○詩說  
曰賢者被讒見斥于野閔之而作○箋首章與者以  
采葛小事喻臣以小事使出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  
無咎愆但指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  
已憂懼于讒矣○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蕭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八

大車篇

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服  
亦以此為節袞冕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則水  
三章裳四章凡七毳冕則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緇冕  
則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七者自華重以下五者自宗  
彝以下二者自粉米以下衣繪而裳繡考工記五色  
備謂之綉蓋綉繡五色其青者如菘其赤者如璫此

各舉其一耳○大車疏云中車職云大夫乘墨車然  
則王朝大夫于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加子男之  
服則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華路也○璫說文云玉  
經色也經禾之赤苗謂之藁言璫玉色如之○宄  
箋云塚壙中也○禮記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序刺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  
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全篇俱述古  
而刺今意在言外末章謂古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  
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  
穴而葬其有禮如此今汝大夫謂此言不信乎我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九

丘中有麻篇

序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  
也○毛傳謂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也其  
父子在朝有功今放逐在外國人睹其業而思之言  
丘中境埔之處所以得有麻麥果實者子嗟子國之  
所治也庶其肯徐來以从我乎且將來食乎○次章  
正義曰民思之乏于飲食故言于國其將來我乃得  
有食耳○末章正義謂以美寶喻美道謂在朝所施  
之政教○埤雅云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上

皆丘中植之則習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  
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于街者莫之援也然則  
丘中有麻又能使人不盜也○曹氏云習本邑名其  
大夫以為氏○路史習國名陶唐氏後云長子之後  
姪姓留也○名物疏云按習古劉字說文有鑄而無  
劉漢因識有卯金刀之說妄也丘中有麻王國之風  
所咏當為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  
公劉夏劉擊劉狄皆食采于此非鼓城之劉也

鄭風

緇衣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于六下

十

三百六十九

袁仁毛詩或問云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  
好德服俱大故曰蓆○釋文云蓆儲也○說文云蓆  
多○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孔氏  
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卿  
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  
其所朝之政也○館正義曰考工記王宮之制內有  
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室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之處也此武公自國都入王朝之宿舍○  
祭傳云祭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食采祿○周禮  
疏云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

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置地則三公之采也古者祿  
皆月別給之若今月奉○爾雅云祭餐也郭璞曰今  
河北人呼食為餐○朱傳或曰餐粟之精鑿者○說  
文云稻重一和音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為穀音為  
米六斗大半斗為粢○按史記世家及國語幽王八  
年以鄭伯友為司徒即桓公也和集周民周民皆悅  
河洛之間民多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  
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問于太史伯曰王  
室多故予安迎死乎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號鄗號鄗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誠請居之以周  
難之故寄賄與帑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  
必將背公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號鄗之民皆公  
之民也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號鄗果獻十  
邑卒國之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九年而王  
室始騷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之下  
桓公死之子掘突立是為武公與晉文侯衛武公秦  
襄公共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王即位錫命鄭伯  
繼為司徒蓋平王申出武公娶于申以婚姻之故避  
王于申而立之平王德其立已之功故使之世其職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于六下

十一

三百七十

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得國武之娶于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于司徒之職耳然桓武雖皆善職而世繼其美者猶可愛考之周禮大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施于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十二

四

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漸牟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公子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躒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十三

五

之畏父母兄弟也不敢肆其志意以傷人倫猶有仁義之心焉則詩人雖刺之而夫子尚與之所以繼緇衣也

叔于田篇

左傳初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愛段欲立之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共○此詩雖無刺語而所美者惟曰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十四 獵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鄭伯克段京人亦叛之洵美且仁豈衷言哉蓋君子知幾者所作非小人黨惡者之言也不然公子居大都專事馳驅田獵沈湎于酒而人心歸仰亦何以見是非之公哉○田者獵之別名取禽于田因名曰田○白虎通曰四時之獵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狩何休公羊注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遺獸可取○爾雅又云火田為狩李巡孫炎曰放火燒艸守其下風○爾雅疏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王狩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甲兵也○

巷說文云里中道从罷巷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从罷省作巷○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國人注心于叔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或曰恐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段以國君介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眾不得居閭巷下禱民伍

大叔于田篇

毛氏曰田者大艾艸以為防或舍其中然後焚而射焉孔疏云未田之前誓士戒叙止其間教戰既畢乃出而驅禽納之于防然後焚此所芟之防艸而射之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十五 一說火火田也焚除萊艸而田獵也○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左傳藪之薪蒸虞候守之○國語太子晉云古者長民不崇藪藪物之歸也○韓詩禽獸居之曰藪毛傳藪澤禽之府也○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澤水所鍾水希曰藪地官數澤共立澤虞掌之○具舉箋云言眾同心○名物疏云箋以為列人持火疏云此為宵田持火照之蓋以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曰冬獵為狩火田為狩此于田未必是冬則是宵田用火以燎也然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



社鄭氏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艸皆殺而火止則春田亦用火四時之田皆然也○拥服虔云積九蓋也杜預云積九箭筒也其蓋可以取飲○華谷嚴氏曰用矢則舉拥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拥以覆箭○粵疏云藏弓之器○朱傳云弓囊也與鞬同○說文鞬弓衣也○禮書云毀鞬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觀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鞬而鞬鞬皆从韋則古之弓衣以韋爲之詩言交鞬二弓則一鞬之內皆二弓以備缺折○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十六

三百五

清人篇

孔氏曰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克禦之河上○正義曰介甲之别名道矛考工記常有四尺倍尋曰常夷矛三尋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酋之言道也短也迫也○管子曰蚩尤爲劍鎧矛戟之屬○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呂氏曰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射以敢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不

以射而以旋不以刺而以抽所以潰與○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周禮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左傳云中權後勁○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夙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鄭公也○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重喬毛傳累荷也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或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箋謂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矜矛柄也題頭也室劍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十七

三百五

羔裘篇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黑大夫間之豹以飾袪異于國君服色也○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諷其朝焉○詩說曰鄭子皮李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遵大路篇

袪釋名云虛也疏云袪是袪之本袪爲袪之末俱是衣袖○玉藻云澠衣三袪袪可以回肘長中繼袪尺袪尺二寸○喪服記云袪屬幅袪尺二寸注袪袖口

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舊註亦本此○呂氏曰武公朝蓋多君子矣至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乎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感于事變懷其舊者亦深矣○末二句箋云子無惡我掌持子袂也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公之道使我然耳

女曰雞鳴篇

弋箋云繳射也○夏官司弓矢矰矢弗矢用諸弋射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十八 三五五

註云結繳于矢謂之繪繒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矰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埤雅云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宜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苽註云言其氣味相成也○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為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耳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朱註觸燧箴管此皆事佩觸以解結燧以取穴箴以刺病管不知何用或曰即玉瑄也內則篇註云箴管箴在管中也○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

而好色也○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蓋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濫于色而害于德鄭人作鷄鳴古義以刺之

有女同車篇

序曰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于齊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娶之齊女賢而不取卒無以得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按舜說文作舜木權朝開暮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忽當有功之時可取齊女乃過時而取他女故云爾○此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十九 三五五

矣曰佩玉則有威儀服飾矣曰孟姜則有姪娣之勝矣曰德音則有婦德婦容矣故序以為刺忽朱子謂詩有孟姜字遂以為齊女而附之忽耳忽辭婚未為不正而可刺其失國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或曰同車喻同德也恐非淫詩女如季女斯儀之女蓋喻賢者也目色美者為孟姜喻貴重有德也若淫奔且泯其聲迹又何佩玉之聞哉○楊升菴曰冶容艷態多出于膏腴甲族熏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瑤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

宦方會穿衣吃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焉有閒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山有扶蘇篇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詩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上十

三

說曰鄭靈公棄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毛傳子都謂世之美好者也以興賢者○子充謂充實之善人

權芳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羣臣相謂國勢如枯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益各自謀爾唱我則我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唱其下自相唱和也○詩說曰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箋謂木葉枯待風乃落

喻君言唱發臣乃上和

校童篇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羣臣擅命也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于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不知而浩然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程子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曰狂童如魏碩鼠則更甚焉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孔疏曰昭公雖年長而有狡好童子之志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寒裳篇

序曰想見正也狂童恣行想大國之正已也○鄭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相出入而無大國正之○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辭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寒其裳涉漆水而來則至矣諸侯歟矣爾不我思豈無他國思我者乎朱子舊註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按鄭六卿餞范宣子子太叔賦寒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于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

之言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觀此則宣子似有終見正  
已之義恐非濫詩朱子謂子太叔韓宣子之言斷章  
取義之意也○詩說日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也

丰篇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子謂親迎者巷門外也○末二章因悔前不  
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乃呼彼迎者之字  
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行我則與之行矣

東方之暉篇

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有踐家室踐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二二  
事類注作靖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有善人可與為室  
家也○藝文類聚靖作靜○疏云東門之壇除地町  
町其踐履則易茹慮在坂易為阻礙其登陟則難與  
婚姻者得禮其人則近不得禮其人甚遠是男女之  
交不可無禮今鄭女不待禮而奔男故刺○次章踐  
淺也鄭以為女呼男迎已之詞言東門之外栗樹有  
淺陋家室之內生之粟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  
母之家亦然以栗與者栗有美味人之所嗜已有美  
色亦男之所悅故以自喻則又謂男曰我豈不爾思  
乎但子不我迎耳女當待禮从男今欲男就迎故刺

之耳

風雨篇

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篇

衿傳云青衿青領也○爾雅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  
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方言曰衿謂之  
交○釋名云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禮  
記云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  
孤子衣純以素○禮書云以纁備五采以為樂也以  
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孔氏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二二  
曰禮不佩青玉以青玉組綬帶之○名物疏按青衿  
之衿本當作襟爾雅又有衿謂之衿音衣小帶也士  
昏禮云施衿結悅釋名云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  
皆謂衣小帶也○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  
修焉朱子謂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儂薄施之學校尤  
不相似也然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則从小序程  
子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致  
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耻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  
所勸督故人莫不強于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褻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

友所習者从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于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古者斜領下連于衿故謂領為衿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傷悲故曰悠悠我心縱不可以反求于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絕于善道乎○毛傳嗣音謂習音樂也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桃達毛氏曰往來相見貌箋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以候望為樂而見于城闕也○程子曰賢者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二四

揚之水篇

序曰閱無臣也君子閱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疾亡而作是詩也朱子舊傳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盪更立及莊十四年忽與儀盪皆歿而原繁謂厲公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終鮮豈非終不相容雖多猶少之意乎○詩說曰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

出其東門篇

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秦誓雖則負然注負云石鼓文君子負穢負穢負遊○序閱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有女謂諸凡棄者也如雲者如雲之从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然非我思之所存也惟願使昔日夫婦更自相得聊樂我心耳○毛傳謂縞衣白色男服縞巾蒼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如茶毛傳謂歎多皆者喪服如茶之白

野有蔓艸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二五  
箋云蔓艸有露謂仲春時也艸之延蔓由零露潤之與民之蕃息由君澤滋之今君澤不流男女失時但願彼美好者得之邂逅耳○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甲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左傳鄭伯卒趙孟于大叔賦蔓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饒范宣子子驪亦賦此詩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觀此似非男女相遇以自喜幸亦可見矣○詩說曰晉曰季進卻鞅于文公晉人美之

漆洧篇

序刺亂也兵甲不息男女相棄滯風大行莫之能禁

焉○釋文簡蓮也

齊

鷄鳴篇

孔子曰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孔叢○列

女傳曰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故

曰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于房中○范氏

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精明而動晦而

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于虫飛鶩覺則不獨以

怠于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

而益無事則晏其與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

詩經類考國風卷下 二六

蟲爾雅云有足謂之虫無足謂之豸疏此對言耳散

言則無足亦曰虫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

為虫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字从虫虫之為言

屈伸也○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

女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詩說曰衛姬勸哀公勤

政而作

選篇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从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呂氏曰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

意義飛動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

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

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地理志臨留名營丘齊

詩曰子之營兮○曹氏曰說者以茂也昌也皆地名

著篇

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

于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北面再拜奠雁蓋親受

之于父母也降自西階出御婦車而壻投綏御輪三

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輪三周取陰陽奇

偶之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禮記卷下 二七

詩經類考國風卷下 二七

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曰冕而親迎不以

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古者士昏禮攝盛

此蓋士攝大夫之冕服也○春秋譏紀于履踰逆女

時不親迎也○按詩人實無刺意但見其俟已攝盛

故歷叙之○瓊許氏說文赤玉也升菴謂瓊為玉之

光彩○統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禮記卷下 二七

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箋謂人

君以玉為瓊華此蓋石色似瓊似瑩也○序刺時也

時不親迎也○顏師古以著為地名出濟南郡著縣

東方之日篇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韓詩曰彼姝者子詩人之所悅者顏色美盛若東方  
之日程子曰日月昭明則無隱蔽奸惡莫容如朝廷  
明于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刺其當明而昏  
也○門屏之間曰閨釋文○詩說曰齊莊公好女樂  
君子譏之○毛傳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  
兮日在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  
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以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  
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山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二八 三九

東方未明篇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  
能掌其職焉朱子謂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  
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然未  
必皆挈壺氏之罪○隋志昔黃帝創觀漏水以分晝  
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  
令軍井凡軍事垂壺以序聚櫟皆以水火守之分以

日夜鄭元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者 夜則  
視刻漏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前晝夜共  
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以器盛之箭各百刻四十八者取倍于二十四也大  
率七日大半而易一箭春分則箭加長秋分則箭加  
短出考○末章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為藩圃  
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郭璞云藩籬也種菜  
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

南山篇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鄭風淫矣而無淫及大倫者齊南山妹  
通兄衛鴉奔于蒸母大倫之變稜有甚于此者夫子  
何為舍此而惟鄭之戒蓋通國之淫惟鄭為極也若  
南山鴉奔之詩夫子亦豈貸齊衛邪故樂記于夏曰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教煩志齊音  
放僻驕志蓋以四國竝罪而其旨實傳于夫子也○  
正義曰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二狐俱  
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  
之匹也○二章毛傳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  
者○箋云五兩喻文姜與姪婦傳姆同處冠綏喻襄



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履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三章從韓詩作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甫田篇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說曰齊景公急于圖伯大夫諷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十

三十一

盧令篇

毛氏曰言古者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其聲令今然又美其美好且有仁恩刺今君田獵百姓苦之也○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焉○詩說曰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

敝笱篇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作莊○胡氏曰魴鱖鱣皆

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

載驥篇

汶水出弗在北海其山合流于濟乃自魯來齊路也考之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曰禚曰祝丘曰防曰穀無會汶之事則為所渡之水明矣○序曰刺襄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女子不出閨門出則必擁蔽其面今日豈弟曰鄭翔曰遊敖則顏面動履人盡見之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禮義蕩然矣齊刺淫奔者惟東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三十一

猗嗟篇

齊以稿師齊人刺之  
踏毛傳巧趨貌曲禮云士踏踏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踏也

○正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皆居其  
 侯中三分之一焉如侯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  
 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  
 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鶴賓射  
 則張布侯而設正正大如鶴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  
 天子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  
 于朝曰賓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鶴鳥名射之難  
 中中之為俊故名鶴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  
 題肩曰正正鶴皆鳥之捷黠者周禮梓人有皮侯采  
 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十

○按九月丁卯子同生莊公之生桓公六年也十八  
 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諫及桓  
 公謫齊之事則前此文姜未嘗如齊也此春秋所以  
 為別微也且莊公此時尚未弱冠亦安能制其母而  
 為之求多哉○記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旄然後謂之  
 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  
 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凡射人各四矢禮記投  
 壺曰執八矢與四矢則四矢賓與主故八記多少故  
 名笑禮記○射禮註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  
 芣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

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登四  
 矢也

魏

葛屨篇

序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而無德以將之○內則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  
 成婦之後奉舅姑事○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  
 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  
 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  
 成為婦也將安使矣○舊說好人即女而未婦之稱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三

服之謂整治之也○毛氏曰提提婦至門夫揖而入  
 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掃所以為飾自初娶言褊  
 心箋指君心褊惡無他教使之耳○魏之內子儉不  
 中禮勝者怨之作此詩說

汾沮洳篇

箋云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輶車之  
 族是也服虔云輶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  
 也則與公路止是一官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  
 族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  
 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

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許氏曰公路大夫也采真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于利而用以褊也彼其之于雖美奈奪民何所由刺也與魯相公儀休拔園葵相反○玉宇古篆三畫均勻為王二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五○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云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為隸後人不識玉字矣

園有桃篇

序曰刺時也大夫愛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畜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按賓筵檝核惟旅檝豆實也道醴之屬核邊實也桃梅之屬以核充檝猶以憂而度曲也歌必合于琴瑟謠則徒歌而已故曰合曲曰歌徒歌曰謠韓詩薛君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程子曰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為檝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愛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對興也○許氏曰不知我者見我之歌則以為傲世凌物也于是荅之曰彼為政者之所為果為是乎所言何若爾也然則誰復知

我憂乎亦弗思耳○棗之短者亦可為核而不可以為食○夫黍離之憂憂王室已覆則有知我者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非炳于幾先者必不能知所為憂也○毛以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殺與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侵削所為憂也○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以為之殺彼人是哉言從君之行儉而畜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為

陟岵篇

爾雅山多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毛傳朱註俱反是詩經類考國風卷下六三五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觀陟岵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篇  
閑閑釋文作問問○閑閑毛傳謂男女無別往來之貌○韓詩外傳曰朝廷之上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遊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中因于時時不得然庶乎君子○序曰刺時也言其國

削小民無所依焉無子謂○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  
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  
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正義曰周  
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  
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萊

伐檀篇

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孔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孔疏○

魏在晉之南河曲故云河于側潯皆厓也河之窮盡

詩經類考國風卷下 三六 音六

處○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質

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

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易之頤

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夫子翼之曰頤貞吉養

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

口體之養曰自求者反觀于已考其善不善也德之

養在其中矣伐檀君子以之○廛正義曰一夫之居

曰廛謂一夫之廛百畝也田與居宅同名為廛○正

義曰釋文云冬獵為狩宵田曰獫狝巡曰冬圍守而

取禽故郭璞曰獫狝獫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

東亦呼獵為獫管子曰獫獵畢弋是獫為獵之別名

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釋文又云火田為狩狝炎

曰放火燒艸守其下風是狩又非獨冬獵之名也○

三百億刈乘禾之數毛傳以萬萬為億箋以十萬為

億○殽字林云水澆飯也箋殽讀如魚殽之殽正義

曰熟食曰殽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

曰殽秋官掌客云公殽五牢侯伯殽四牢子男殽三

牢卿殽二牢大夫殽一牢士殽少牢○不稼不穡等

語箋謂詩人責在位貪鄙汝何為無功而受祿使賢

者不進也○淪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

碩鼠篇

樂國樂郊等語必複言之意望渴想喜談樂道之詞

民情至此哉彼亦何樂輕去其國如此哉○序刺重

斂也國人刺其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

大鼠也○陸機疏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

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或

謂之雀鼠

唐

蟋蟀篇

孔子曰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孔疏○序曰刺

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唐之遺風焉朱子謂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俗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諷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蟋蟀大旨皆聖人憂勤惕勵之意以儉之正風何愧焉但次篇宛其死矣他人是偷等語以死為虞而相勸于樂頗似莊周李白放誕之說耳聖人憂勤惕慮死而後已何死之慮邪○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八

三九

山有樞篇

衣者隱也裳者郭也所以隱形自郭蔽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曳引也又牽也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偷箋讀曰偷偷取也○且以永日疏云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酒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未長此日○嚴氏曰愁當覺日長作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蓋來日苦短宜及今為樂以延長此日也○魯詩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無故不釋懸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謂非臣子得施于君父之言

楊之水篇

白石鑿鑿毛傳作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與桓桓叔威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箋繡當為綃繡繡丹朱中衣中衣以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三九

三九

綃繡為領丹朱為純也○疏衣者朝祭服之裡衣也其制如浹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晉封桓叔于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國往從之桓叔雖受封于晉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繡五色備謂之繡繡繡不得同處故破繡為綃○繡刺名謂于繡之上繡刺為繡○素絲也○序曰刺晉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威強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按唐叔虞以武王子成王時封于

唐其子燮父事康王嗣封改爲晉至穆侯以條之微生太子命之曰仇後襲爵卽書文侯之命平王稱父義和者仇之字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嘉偶曰妃怨偶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文侯三十五年卒于昭侯伯立徙翼而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七年晉大夫潘父弑昭侯迎桓侯晉人發兵攻桓叔不果入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由此言之桓叔好德爲國人所附不過田恒之術耳將畔者乃潘父之徒其餘國人皆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十

椒聊篇

陸佃曰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詩譬沃以支子受邑能修其政其馨香下達將盛大也陳詩沃椒周頌椒馨離騷椒櫛椒漿芳椒漢之椒房椒盤重之久矣漢李咸欲爭實后配食椒椒自隨以椒能殺人○按左傳二十七年晉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

矣遠條之謂乎○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椒○兩手爲旬兩旬爲升○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威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威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揀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與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素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故古之聖人臨于民上稟若朽索之馭六馬焉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于自治也

網繆篇

昏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疏義云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二十八宿之星言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通釋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爲指心宿者蓋春秋之時辰月未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于地之東方此時既過仲春之月而成婚故適見心宿也○序

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毛以為不得其時  
 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婚之月  
 自季秋迄于孟春皆可以成婚餘月非其正也三星  
 者參也首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在隅謂在  
 東南隅又在十月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言  
 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月令之月皆參中是也  
 晉國失此三者之時故各舉其一以刺之鄭以為直  
 舉失時為刺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  
 者心也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  
 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在戶則五六月時矣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二

故賢者言已綢繆束薪于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于  
 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為婚者因責之云今夕  
 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為  
 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  
 會之月失婚姻為禮之時將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  
 ○釋文邂逅不固之貌○天文云心為明堂也大星  
 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為  
 天王小者為子屬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  
 ○國語曰賦三為羣人三為厥女三為蔡又曰蔡美  
 物言美女也

杖杜篇  
 杖大傳曰杖獨貌也說文云杖樹貌也木部韻集音  
 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大誤顏氏家訓  
 云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今特  
 生之杜其葉潤澤猶能庇其本根而獨行之人反無  
 所親故以為與○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  
 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耳○毛傳滑滑  
 枝葉不相比也菁菁箋謂稀少之貌他人異姓也言  
 昭公遠其宗族獨行于國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  
 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言君所與行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三

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汝何不輔君為政令汝見君無  
 兄弟之親何不相推次而助之○許氏曰疑此亦因  
 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  
 自相戒之詞○呂氏曰此言晉公室彫落會杖杜之  
 不如也○讀杖杜而知無兄弟之悲讀棠棣而知有  
 兄弟之益聖人以二詩立訓猶有尺布而語七步而  
 詩者

羔裘篇  
 屨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黑大夫間之故以羔皮  
 為裘豹皮飾袖口疏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



稱其通皆為袂以漢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  
通袂為袂故以為袂袂也註漢衣袂二尺二寸○序  
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子舊註  
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羔裘豹  
祛之人毛傳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  
疏曰用使我之眾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  
親不憂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惟子之故  
舊思好不忍去耳○孫炎曰寃寃窮極人之惡○鄭  
氏曰我不去而歸往者乃念子愛好之故也民之厚  
如此亦唐之遺風也孔氏因謂北風之携手同行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四

三五

鴉羽篇

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稭箋云稭者根相迫迨相綴  
貌柎郭璞曰柎樹也今柎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柎或  
謂為柎其子為皂或言皂斗其殼為汁可染皂正義  
曰鹽為古字異義同于文皿蟲為鹽殼之飛亦為鹽  
杜預云皿器受虫害者為鹽殼久積則變為飛虫名  
曰蠱然則虫害器敗者皆謂之蠱是鹽為不堅牢  
不攻緻之義矣鹽出山東鹽池者遇風即解義取此  
○大全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

故曰王事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安城劉氏  
曰春秋時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曰王事適  
我伯兮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  
雖皆怨者之言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亦可以見君  
臣之義根于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从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是詩○篆文二鳥曰雉三鳥曰  
雉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从木其音與積同  
下从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以雉為集非也

無衣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四五

三五

詩說曰唐公孫俱賦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  
僖王王命為晉侯國人刺之○序曰美晉武公也武  
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  
詩也宋子謂武公此舉猶禦人于白晝大都而自知  
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賂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  
免于刑乃猶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  
而非所以為教也○嚴氏曰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  
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  
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于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  
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解弑孝侯于冀晉

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邾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緝此武公五舉而國人不與也最後武公滅緝賂釐王王命為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不得已而從之耳此正與唐藩鎮狀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如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四木

聖人存此詩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其史見竹書紀年蓋晉之乘也莊伯弑孝侯稱元年用夏正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翦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為韓趙魏分其地○王氏應麟曰自曲沃之命而篡臣無所忌威烈之命晉大夫篡傷之述也○大全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使宰咺來歸則魯桓公以弟弑兄沒莊王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自壞也于是武公篡晉僖公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

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

有杖之杜篇

序刺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疏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與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兮但能來逮于我國者也望遠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但君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何當中心實誠好之何但飲食而已必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詩說曰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四七

葛生篇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疏葛生于此延蔓而生于彼木蘇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婦人生于父母當外成于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予美亡此而獨處故怨也○枕說文云臥所薦首者○釋名云枕檢也所以檢項也○角枕錦衾毛傳云禮夫不在欵枕篋衾席鞞而藏之當攝祭而齊則出夫之衾枕賭物思夫始恨獨且也○說文曰

絲金也作之用力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采本篇

毛以為人采苓采苓于何處采之于首陽之顛采之以與獻公問細小之行于何處求之于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僻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多問小行于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人言罪過今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吝然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六下

四八

秦

車鄰篇

鄰鄰有密比之聲白顛有毛色之異○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與遊

者其羞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為秦亦以此○逝者其羞言貴及時得意不則虛老歲月耳此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為已有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之意○夫擊瑟叩缶彈箏拊鞀而歌烏烏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創見可知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威之樂也○人生七年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六下

四九

日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丁奉臆言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襄公之處臣下蓋周公所謂平易近民必歸之而秦于是乎始大厥後商鞅苛刻變法臣下不敢仰視其君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而莫之敵前至趙高定法律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修死而秦于是乎遂亡嗚呼平易苛刻之異驗豈惟秦哉○揚升菴曰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奄宦不待混一已然矣史記年表云繆公學于宁

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臆度之朱子詩傳亦从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于政治而夫子錄之○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从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畧無間隔氣象何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五十

駟鐵篇

鐵取馬色亦取堅壯而名御駑馬轡為主悍馬轡為主鐵性悍疑難御今六轡在手而已無所事于轡是良馬也○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聖禽故知奉是辰牡謂虞人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聖時節之獸以待獸虞人無獻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社耳冬獻

狼云云者狼膏聚糜膏散聚則溫散則涼故冬夏獻之春秋寒溫適中故獸物皆獻之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辰牡○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衛逐禽左○過君表者毛傳褐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為批驅而入擊則不得入○較梁又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藥派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爾雅防為旗之名也或為利也○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侯侯中為狗中為正中為藥方六十有紫魚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 五十一

習之矣于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鴛于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獵與獨獠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于園中多所獲得也○天子馬六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諸侯馬四無種戎也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言四種皆習也○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輪輕為名且下句說犬明知是驅逆之車

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註云乘車金路玉路象路也置鸞于鑣異于乘車蓋鸞在衡和在軾乃乘車也見戴大禮保傳篇及韓詩內傳蓼蕭傳亦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小戎篇

疏曰先啓行者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登車自後升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深言之蓋田呂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三寸橫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五二 三一  
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錫山李黼王制考云忌謂造車之法莫先于軫蓋輿下有四橫木謂之軫四軾中有木板謂之車床軾四角有四植木謂之轉軾前及兩旁上各橫一木謂之較較下又各橫一木謂之式前式當中前植一木謂之對左右式當中各植一木謂之軾較也式也惟前及左右軾間有之後兩軾間不設便人入于車內也左右兩軾少出軾前謂之軾軾之兩旁上有伏兔所以傳輪之橫軸也輿下橫木與輪軸十字在四軾中謂之較較端曲上謂之軾所謂軾軾也軾以鈎銜馬頸下橫木也○

轉人為轉軾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轉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轉深四尺駕馬之轉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軾音前十尺而策半之○王氏曰轉軾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之適可及馬而無過與不及也梁轉考工記云國馬之轉深四尺有七寸註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轅七寸又并此轉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馬頸之間也是軾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軾一作軻從已亦从九音如范軻從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五三 三一  
九居誅反謂輪有高下廣狹皆定于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為軌車輪從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三尺三寸蓋車軾前總謂之軻其兩輪相夾之中車轂以上高廣皆三尺三寸謂之軻橫側拵之者橫用一板拵其前側用一板拵其左右三面而拵之橫側板之內與軻軻相映也○轂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三寸桴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轂長註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桴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較長半柯是大車之較長尺半也兵車之較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較又云與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註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从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軻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註云軻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軻深八尺故兵車為倭軻也○溫其如玉蓋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故玉有五德也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繼然樂也瑕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五四

犬丘孝王召使主馬居汧渭之間大賂有適子成厲王時西戎反滅犬丘大賂之族宜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周幽用褒姒諸侯畔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鄠山下此傳所謂不共戴天之讐也秦穆得由余西戎服于秦後晉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見史記然則西戎蓋未嘗滅也或其種類不一歟○東坡蘇氏曰秦民好戰之心蓄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休息而至于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遠歷觀襄公之使人矜誇其車甲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五五

至岐蓋自戎侵奉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  
自攻取而終秦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  
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呂氏曰蘇氏謂周之失計  
未有如東遷之變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  
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失于考  
之不精岐豐之地有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  
王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盾自關  
而東謂之敵或謂之干○弓謂之韃或謂之熾○矛  
或謂之鈇凡矛散細如雁脰者謂之雀都有小枝刃  
者謂之鈞鈇○臆言曰詩有義戰其小戎之詩乎是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五十六 音八五

兼葭篇

疏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序曰刺  
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孔曰未為  
霜則物不成未得禮則國不興○程子曰順而求之  
則近且易逆而求之則艱且難○呂氏曰此詩全篇  
皆比猶雀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日所謂此理也蓋指  
周禮也襄公未能用周禮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  
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

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禮者國之幹也周弱  
而蘇秦強而賴由禮之存亡焉耳襄公久處戎狄之  
中以戰爭為國今始命為諸侯土地益廣兵車日多  
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詞之  
末節哉蓋以辨上下定民志焉是以先王尚之為國  
者不可一日而忘也兼葭之詩交不以道接不以禮  
泛秋水而招求之賢者豈肯相見哉景公患陳氏之  
偏問于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今臣恭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襄  
公強感動不以禮君不今而臣不恭見于此詩上下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五十七 音八五

終南篇

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祿祝君斯于考室南山刺  
師尹皆指此山也○有條有梅埤雅云條抽也抽渡  
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  
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嘗則人君之



道化也○疏紀基也堂也造平如堂也終南山之道名曰畢達如堂之墻然○袒而有衣曰褻疏義云凡服內有袍澤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裳之謂之褻○亞漢韋賢傳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蔽周禮五采備謂之繡釋名云繡修也文修然也佩玉古之君子皆然右徵角左宮商羽但組綬不同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瑜玉而綦組綬士璠玟而組組綬其玉亦不同也○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按史記襄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于六下

五八

三百七四

公伐戎至岐而卒于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雖受王命尚為戎有戒其毋負天子之托而勸其必取也○外傳曰上之人所遇容色為先聲音次之行事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暹丹其君也哉

黃鳥篇

序曰哀三良也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詩也○通

解云棘荆棘也黃鳥聲音毛色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乎以彼止于棘與此从穆公呼應桑楚亦人所嘗采嘗刈鳥性見人則駭與棘相似毛傳及杜預皆以人不如物取與○淵明詩云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則是止非其所矣又云从死是其國俗嘗有願殉者而三良亦與耳田橫歿二臣穿塚以从是時橫已失國能強之使殉乎史記曰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與氏三人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至秦獻公元年始下命止从死者然則自穆公至康公國俗既以願殉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既葬出于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禁絕之夫秦賢君未有出穆公右者于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于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从死必不然也惟孫太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括地志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今鳳翔府天興縣○穆公名任好○東坡和陶詩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从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于六下

五九

四百六

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何足  
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  
衣按陶詩有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二句蓋不以  
三良之死為悲也故東坡發此以者三良之不能無  
罪云

晨風篇

序曰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程子  
曰林六茂威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  
也○呂氏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未見君子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如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十

無衣篇

朱註袍襦也玉藻云纁為繭組為袍陳氏曰纁新綿  
也組舊絮也純著新綿名為繭襦用舊絮名為袍○  
周禮戈秘有六尺六寸秘猶柄也○祖袍與共市恩

結死以為君上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序刺用兵  
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毛作與以為古之朋友相謂云欲以同袍成朋友之  
恩好與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于  
王家于是與師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也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與師而自好攻戰故百  
姓怨也○鄭以為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  
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也及王于與師之時則曰  
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此怨耦之仇不與同  
欲而與同怨故刺之○同澤傳潤澤也正義曰衣服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十一

之煖于身猶甘雨之潤于物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  
也箋以為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澤為禕說文  
云禕也○輔氏曰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  
三代而尚有遺于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無  
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  
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于  
孩提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于年日益壯雖  
強睡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氏曰幽  
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  
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仇之志矣獨無

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于列國也

渭陽篇

疏義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魂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絕諸侯以下則玉石祿用○秦在諸侯為後封之國介在西戎當春秋時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二 雖與中國會盟然始與晉媾聯既更韓原戰亦未遽絕迨重耳返國秦繆奔走好會無役不與翊成晉伯未幾晉文即世骨未及寒適有於殺之役自此晉秦交惡迭相攻擊蓋自彭衙至于河曲畧無寧歲秦亦未始得志于晉觀之厲公麻隧之戰呂相絕秦之言見矣至春秋末年悼公復伯大合諸侯之眾敗秦于棧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世橫斥不通晉之力制其命也○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里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

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篇

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夏屋即食俎如所謂大房也朱子白鹿洞賦用夏屋之渠渠似說屋與夏屋異耳○鄭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初不指屋宇大具豈亦今人食器酒席之大者乎正義引王肅作大屋因楊雄法言夏屋之辨喙誤謂屋宇耳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帶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三 屋行乎○四簋疏曰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以貯稻粱○丁奉臆言謂是詩當指穆公夏屋渠渠是以其應也賢如百里奚而至焉每食無餘是以其獎也賢如三良胥而殉焉 陳 宛丘篇 缶易離卦鼓缶而歌注云良父也位近且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則缶為樂器坎卦樽酒篇以川缶注云

爰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  
 之形似盃則缶為酒器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爰辰在  
 未值東井汲用缶裏九年宋灾左傳曰具饘缶則缶  
 是汲器若今擊甕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按史記李斯逐客書則缶為秦聲或云陳師從胡公  
 于豐徒夙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一云堯時擊壤而  
 歌者因使鄆以乘輅冥缶而鼓之易之盈缶見于比  
 用缶見于坎鼓缶而歌見于離是缶之為樂未見專  
 為秦聲古者西戎亦用缶以為樂倘項國亦擊缶然  
 則缶本中國之樂即古之土音夷人竊而用之耳○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下 六四 三〇九  
 缶謂之甕甕音偶即其小者謂之甕○詡幢甕也○  
 樂書云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宛丘之遊蕩至忘  
 冬夏豈特野合而已○范氏曰祁寒大暑之時不少  
 息則其他時可知矣○序曰刺幽公也荒淫昏亂遊  
 蕩無度焉○毛傳云于大夫也謂大夫化之○箋云  
 于斥幽公也遊蕩無所不為○袁仁毛詩或問云而  
 汝也望賁望也言于遊蕩于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  
 情矣汝無賁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不言  
 其荒淫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諷切之者  
 至矣

東門之粉篇  
 輔氏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  
 善則悉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  
 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于宛丘之詩其逸甚  
 矣更繼以東門之粉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  
 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  
 之必然也○殷湯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  
 于宮室中耳國人化之終以亡國湯言信哉○穀旦  
 于差差字有數義易差之毫厘差之言外也愛無差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十六下 六五 三〇九  
 等差之言等也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  
 已又曰差數精矣差之言觀也此差從從觀穀旦者  
 如良辰美景之謂也蓋均以良辰往遊觀也疏以穀  
 且為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序曰疾亂也幽公荒  
 淫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  
 市井○子仲傳云陳大夫氏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  
 且明也于日也差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  
 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  
 其婦饁其女乘至于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  
 今陳之俗至于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好者下必

有甚也○履毛傳云數也謂頻數出遊也○袁仁毛詩或問曰差字玩下毅且于逝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注浙飯米取其滓為沐是差者浙也欲遊之急不及炊以浙而往也

衡門篇

門上無屋曰衡門○陳衛皆淫俗也林林與墻茨同亂故衡門與考槃同隱○序曰誘倍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倍公其性不恣放可勉進于善而借其儒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首章喻言雖小亦有可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六

為二三章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干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橫運泌之洋洋可以樂餼夫于造然改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

東門之池篇

董氏曰姬周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

氏以姬姜為婦人樂于書無考○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以配君子也○箋云于池中乘麻使可緝績為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顧子曰與子華遊東池于華曰水有四德池為一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穢義也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也顧子曰我得于于池上矣

東門之楊篇

序曰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猶有不至者也○朱子舊注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所見起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六七

典○埤雅云楊之字甲早于他木婚姻失時曾木之不如也○傳云將將威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將將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墓門篇

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猶有懼人知之心至于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悔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

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  
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程子曰人情不  
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  
今佗不良厥皆知之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  
追咎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程氏曰後章漢  
咎輔導之使然梅木雖美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  
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  
呂氏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  
于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  
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泄盟佗與鄭伯盟歆如忘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下 六八  
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纒數年耳而疊感變壞  
如是詩所以傷也佗文公圍之子桓公鮑之弟其字  
五父見隱六年陳及鄭平在七年桓公五年正月鮑  
卒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六年蔡人殺陳佗誅逆也○  
詩說曰泄治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治作此  
詩○女史云昔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采  
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合汝采桑女乃  
為之歌曰墓門有棘云云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  
曰墓門有梅云云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  
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師旅

其人且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埤雅云墓  
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為物食樵而甘之  
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佗無良  
師傅養成其質以至于不義且鴉所鳴民將有禍則  
惡加于萬民之譬也  
防有鵲巢篇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俯即講  
張之講猶廷也今北人猶呼欺誑為俯○毛氏曰防  
邑也孔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  
故知是邑也○歐陽氏曰鵲巢以漸而構成若以蔓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下 六九  
而字引故以興讒言○程子曰俯謂講張廷迴蓋誣  
罔人者必迂迴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良  
善也○歐陽氏曰中唐有覺非一覺也亦以積累而  
成綏艸雖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詩說  
曰泄治被讒內子憂之而作  
月出篇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因所  
見起興蓋月出于夜正私心所發之時○呂氏曰此  
詩用字聲牙意方言歎○朱子曰月出之詩其悅之  
也至其思之也切其憂之也淡移此心以好賢亦將

何所求而不獲哉○詩說曰朋友相期不至而作○  
方言曰鈔燎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鈔或謂之燎

株林篇

序曰刺靈公也潘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从夏南乎詩  
人則為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从夏南乃他有所往  
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入  
于株矣雖欲為之隱亦不可得矣○左傳宣公九年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乘其袒服以戲于  
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潘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十

靈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信曰靈  
公與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  
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  
縣陳聞蹊田奪牛之諫乃復之成二年楚之討陳夏  
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  
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潘潘為大罰周  
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也慎罪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王乃止于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變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

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

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郟不獲其尸

其子黑嬰烝焉巫臣使通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

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

對曰其信智帶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

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

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郟之役而欲求

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

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十

靈

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  
行申叔腕从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衆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  
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郟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  
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  
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  
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  
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王述德矣詩所以亡也

澤陂篇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愛思感傷焉○王氏曰澤陂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熏為桃天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碩大且替替重願也 薛君○水艸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左傳澤之莞蒲舟蛟守之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斷水為陂魏志夏侯惇為濟陽太守斷大水作陂自負土率將士種稻人賴其利○箋云清柔滑之物芙蓉之莖曰荷生而使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一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泚泗傳云自目曰泚自鼻曰泗○蘭箋云當作蓮蓮以喻女之言信○苗苗箋云以喻女之顏色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二

音元

檜

羔裘篇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嚴氏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解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是也檜君如是不能自強于政治可知矣○孔氏曰按鄭語史伯于幽王之世為鄭桓公謀滅檜云檜仲恃險此詩不知其在檜仲之前抑在其世然逍遙翔遊蕩縱恣有所恃之詞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三

音元

素冠篇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釋大戴禮有朝服素釋○內則云端韞紳○註云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備濡漬釋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韞他服謂之韞○祥祭名去凶从吉之義禫之言澆淡平安意也○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月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徒月則樂矣○呂氏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既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俱

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謂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禪于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拘拘于禮文○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于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大祥後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著縞受弔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禮記玉藻喪容景索○周禮保氏職云喪容顛顛○輔氏曰素衣素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

七四

前九

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憚于其心者也此乘羹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爲之哉

其楚篇

序曰疾愁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愁者也○天謂始生之時也其楚綺離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愁者矣反思始苗其非未有牽蔓之時生意

沃沃然甚可愛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疾其君之多愁其詞過于激

匪風篇

序云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傳云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嚶嚶無節度也○迴首曰顧目視曰瞻○爾雅扶搖謂之焱謂迴風从下而上也○嚴氏曰此詩作于夷厲之時猶都西鎬故言西歸○毛氏曰亨魚須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呂氏曰匪風下泉思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

七五

三〇九

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瞻周宗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意正如此○外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亂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戍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馭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故詩曰匪風發于云云

蜉蝣篇

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起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掘閔或曰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曰管子曰掘閔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一云掘閔挑撥貌○鄭氏曰麻衣深衣也見玉藻諸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下 七六

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詞之痛惻也

候人篇

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春秋傳曰晉樂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輶轅是送之也官以候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于朝歸則送之于境也夫賢者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三百赤芾是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是愛小人過度也出注疏○一命緼鞮幽衡再命赤鞮幽衡三命赤鞮葱衡○惟鴉在梁或云詩意謂鴉于魚勤矣詩經類考國風卷二十六下 七七

成其德教○張子詩以蒼蔚為林木鬱茂而樵牧朝  
隣舉知趨利而不念幽居者之饑也蓋壯者趨利于  
山則弱女饑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  
○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饑猶國無政  
令則下民困病矣

鳩鳩篇

序云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首章  
箋云與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于下也以刺今在位  
之人不如鳩鳩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  
一也執義一則用心固○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八

言五

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  
及者○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裡一致  
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胡不萬年又近一  
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按晉文入曹責其不用倍負羈而命全其宗閭此  
君子豈其人乎

下泉篇

孔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孔叢子序曰  
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小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  
王賢伯也○嚴氏曰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感襄王

命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邪曹國可葬而文

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恨故詩經心惡僅以  
貨免文罕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程子曰泉之  
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  
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亦害之  
是皆不得其所也○陰雨膏之埤雅云方黍之苗也  
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稿矣將以  
潤之乃以害之也故詩以陰雨為善○呂氏曰匪風  
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前此一時  
也下泉作于齊桓之後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七九

言五

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左傳鄭文之昭也○錄甘棠于正風中則曰召伯所  
茇錄下泉于變風終則曰鄭伯勞之賢臣之系于國  
家何如邪

七月篇

孔叢子曰于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序曰陳  
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也○流火大火心星在東方天傾西北故  
自西而東則曰下而西流○漢書哀公十二年冬十

幽

七月篇

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也○流火大火心星在東方天傾西北故  
自西而東則曰下而西流○漢書哀公十二年冬十

二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蓋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詩曰七月流火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風寒氣寒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稟烈氣寒結而為冰月今十二月水津腹堅是

詩經類考

圖風卷二十六

八十

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孔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于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按左傳莊三十二年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益可見○大戴禮曰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家語載孔子對哀公論男女有曰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水泮而農來起婚禮殺于此注云季秋織衽事畢婦功成也而男子田工亦既休矣故可行嫁娶春至則不

詩經類考

圖風卷二十六

八十一

也深列字从水其義易見若厥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厥羌人吹笛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厥粟與詩言親切厥粟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相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田畷至喜箋云喜讀為倍倍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饑來至于南畷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二章傳云懿筐篋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乘傷悲感事苦

暇也故婚禮殺而邪風于采乘時迫及公子同歸則嫁娶从春今矣不知家語所載何用○三章鴉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毛傳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漢纁也祭服玄衣纁裳○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人為纁五人為緌七人為緇玄色在緌緇之間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註云凡染終一入謂之緌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故云朱漢纁也周禮天官染人云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纁玄者為祭服當及盛夏所之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翟毛五色皆備染者擬以為淺淡

之度也○四章孔氏曰孟冬始裘而仲冬始捕獸者  
爲來年用之皮韋踰歲乾冬乃可用又曰獨說冬獵  
者以取皮在冬大閱禮備故也○五章疏義曰舜協  
時月啓征有扈數其怠棄三正蔡氏以謂于丑寅之  
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今按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  
則夏正之歲也曰爲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  
歲矣蓋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數  
之者幽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詩于卒  
歲改歲亦互見○宇屋霽也向北向憲也釋文○漢  
書曰幸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顯陰陽備寇賊習禮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二 三〇八

使以夏時述夏事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哉十月改  
歲亦言時至冬歲事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  
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  
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  
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誼又自有私  
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是謂周之先公私有  
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又何  
以二之日爲卒歲乎○幽風于十月云曰爲改歲言  
農事之畢也祭義于五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  
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耳○七章疏云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三 三〇九

幽頌○孔氏曰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按蜡祭乃天子勞農以休息之月今可考也謂之民間之禮殆非歟○

周公之富而其歸養也不欲以富自養乃曰茲予其明農哉然則農者公之志事習于生知而得于家傳者也七月一作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鷓鴣篇

序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焉○傳云興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時周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四

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蔡流言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又言鷓鴣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鷓鴣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傳云鷓鴣也○文選注云鷓鴣鳥名也鷓鴣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蕭風至蕭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二章箋云鷓鴣自說

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末章云巢

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曉曉然恐懼

告愬之意○子貢古詩編次曰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賦鷓鴣○詩說曰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王欲王省悟以

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為之言也○東山詩說曰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五

其从行之士故作此詩也○朱子與蔡沈帖曰弗辟

之說只从鄭氏為是向得董叔重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从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

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與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

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按鷓鴣四章蓋極道武

庚之情武庚之情既明則成王之疑自釋大詩曰殷小朕誕敢紀其緒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情而詩所謂毀我室與侮予者皆謂此也武庚雖包藏



此心而王室未有釁則亦安從而發哉不幸而三監者入其機械之中為所扇惑詩所謂既取我子也三監為武庚所取欲動搖周室而不問周公則不可動于是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其不反寔奸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而避位以去項氏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既去而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蓋奸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六

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澆矣豈區區之詩所能回豈自述其勤勞所能感動故公之東征也邦君御事有艱大之疑公尚諄諄化誘使其心了然無疑而後誕以爾東征况于流言之初討罪大事不出王意而遽可動乎以大誥攷之東征出于王命也明甚東征出于王命則在迎歸之後不又明甚乎詩序云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首章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陣街故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云善用兵者不戰又云蠲娟娟然特行久處乘野有似勞苦者此敦敦然獨宿于車下誠有勞苦之心○三章傳云敦猶專專也烝厥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皆在斯斯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于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末章其新孔嘉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不知其久當如何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東山篇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八七

古者婚禮之費省矣幣止于緇帛五兩牲止于魚祭而饋然承筐無實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馬禮婚娶母得過五兩○流言之變始未詳于金滕毛鄭諸家誤解遂致紛亂四起而事晦矣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戾而朝請侯尊寵極矣然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也外挾武庚倡流言以播中外公不能以區區之忠處于鏖金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蓋避謗于野也東不詳地名意反而居魯時豐鎬西而督東古者罷相則歸就封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八九

而致是耳○武庚之所叛者何也商宗之法兄亡弟及為多武庚習見其然恐周公遂乘武王之崩而反之耳况管叔兄也周公弟也武王之位管宜及之管叔所以益疑周公而畔也○流言若水之流無根之言也三豎蓋陰造不利之言使播之于周故曰流言○蔡氏書傳以此為避居時事似亦有可信蓋東征三年居東二年年數不同非東征一也流言方起遂以小嫌征之將益漢王之疑二也且東之一字傳書者以為為國之東及考之成王出郊則當時周公必如今之釋位待罪如國之東郊以居耳豈當國大臣乃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下 八九

之言非東征五也或者執既取我子一言為東征之  
證不知二叔一挾武庚而叛歸為武庚之黨無復得  
列于周公之儔矣何必以誅之而後為取平六也此  
六者蔡傳之可信也然詩傳經朱子之手則真有可  
信而不可非者蓋書金縢曰我之弗辟無以見我先  
王疑者正起于辟之一字孔氏以辟音僻如致辟于  
管蔡之謂故以居東即為東征朱子正从孔氏作傳  
則居東之為東征一證也蔡傳謂公不應擅興誅伐  
不知周公受顧命安天下流言一起天下不安公只  
得以兵安之寧得曲避哉先儒謂此處未可以一毫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九十 莫  
私意觀者是也此二證也况我無以告先王之下則  
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此罪人則天下安  
安然後可以見先王于地下三證也况詩明曰既取  
我子則為既誅管蔡無疑若作避居之時之言則公  
有死其兄之心非所以為公也此四證也若以為三  
年二年時日不同不知東征二年罪人斯得而王疑  
未釋始作鴟鴞貽王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公于  
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首尾計之凡三年也苟以  
二年是居東三年是又東征則公攝政七年間無一  
日不在東胡得輔王致太平制禮作樂邪此五證也

况公居東東人喜得見之如伐柯九戩之詩若以為  
居國之東郊則東人習見熟矣何無使我悲之習拳  
拳乎若以為首尾七年在東山則東山之人亦習見  
熟矣又何無使我悲之習拳拳乎必是居東剛三年  
遂有迎公之舉所以拳拳留之也此六證也故如蔡  
傳之言疑必朱子未定之見如詩之言必朱子既定  
之見也吁安得起朱蔡二先生于九原而與論詩書  
哉○汪獻曰予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  
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从漢孔氏說弗辟之  
辟音隔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五下 九十 莫  
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  
从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  
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  
危周公間王室然未明其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  
昧周公未宜遽與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  
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  
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  
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  
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从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  
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

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動為甚遭逢外患不  
待不言其時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  
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  
則大誥何由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奉命東征陳  
以鞠旅方率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從以  
石東衛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幽風數詩觀  
之可見矣夫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  
聖才藝而將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  
不過半年期月間事爾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  
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罪人斯得于是大誥東征又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六 九二

破斧篇

嚴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

折鉞錄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折並言乃幽民所用  
以採桑者又鉞為鑿屬錄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  
兵器矣周公奉王命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  
至即窮感自守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意攻之計故未  
嘗從事于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折之用  
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  
哉但能破我斧斨我折其兵器原無損也蓋周公東  
征惟四國是正而已即孟子言征者正也各欲正已  
也焉用戰彼自外于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忿  
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  
詩經類考 國風卷三六 九三

大誥○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破斧斨折非  
為戰也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若用其兵力一  
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久乎觀尚書所載周公化商之  
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真所謂哀我人斯  
也若以為殺戮之多至于破斧斨折則是與之血戰  
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  
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死成王  
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毛  
氏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麻姓分魯公因商奄之民○  
通鑑外紀奄君謂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請舉  
事祿父從之志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與師東伐○  
書多方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立相天子三  
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  
撫諸侯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辟三叔  
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縊乃囚蔡叔于郭陵凡所  
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里  
成周之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詩說  
曰周公至自殷四國美之賦也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九四

三五

伐柯篇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首章傳  
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  
柯之道惟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  
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  
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  
者又先往○二章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  
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伐柯者必用其大  
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  
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之子謂周公也王欲

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觀樂以悅之○安成  
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  
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籩  
之文○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遜爾未  
歸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公之道○詩說曰管蔡以股  
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  
賦也

九罭篇

鱒目中一道赤橫貫瞳俗呼赤眼鱒好獨行如危行  
然故从尊極難致見網輒逝鮒則說苑所云得餌若

詩經類考

國風卷二十六

九五

三五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也况姬公居東埠雅曰鱒魚  
圓鮒魚方况公道以圓內義以方外○程氏曰  
鱒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鮒之魚用隆厚  
之禮則得聖賢我欲違之子當用上公禮往逆之○  
程氏曰次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  
乃遵渚言公之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  
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其所于女  
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之人也三章不復亦謂未還  
言成宿安息也未章是祈反周公誠切之意○序曰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無以我公歸

方箋云願其封周公于此以衣不令留之無以公西歸也公西歸而東都之人也悲德之愛至深也○傳意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不天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也但無以我公歸之道方王意不悟將使我羣臣念公而心悲方○輔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錫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無已也○朱氏曰周公之心軍士知之周公之德東人喜之而成王幾或不如軍士東人之智非鳴鳴之詩貽于前風雷之變彰于後則王之疑終不可解公之忠卒不可白而文武之業舉矣所幸周公之誠足以動乎天而應乎詩經類考 關風卷三十六 九六

狼跋篇

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云孫如字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赤鳥人君之感屨也凡几約貌○箋以公為周公孫為遜逝之意周公攝政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辟此成王之大美欲老成王又謂之以為太師履赤鳥凡几然○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狼善顧蓋多慮之物眩于利害

跋焉處焉固其所也○王島有三等赤鳥為上冕履之鳥王錫韓侯玄衮赤鳥是也禮下曰鳥禪下曰履凡人所馮以為安故凡几安也公孫碩膚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小爾雅○鳥字古象象鳥形以為履傍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也諸侯冕服用鳥他服用屨○詩說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賸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赤鳥凡几然安也○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屨詩經類考 關風卷三十六 九七

詩人以赤鳥凡几見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小雅

鹿鳴篇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以為鹿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萃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于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于中召其臣下而共行燕饗之禮以致之云云故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一

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輪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已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已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唯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食之○函史物性志曰鹿羣聚則分背而食得美草欲食則鳴相召故毛以為懇誠發于中○承筐是將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

主國君以為食賓殷懃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安成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則有酬幣於食有侑幣○虞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輯錄解頤曰君之燕臣其事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二

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與則告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如其君之尚文與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其君之敬天與則告之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其君之修身與則告之以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可也為其有兄弟也而申之以常棣之恩為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袞職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修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



大道者在是矣夫豈爲泛然不切之論而已哉○次章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敍以召臣下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皆象之不偷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做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酒用之式飲以敖遊也○孔叢子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文選注蔡邕琴操云鹿鳴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柱皇皇者華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柱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學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註云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柱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四柱篇

序四柱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于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周道傳云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二章嘽嘽傳云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啟處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着地而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耳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四

○三章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勵之言翩翩然者離之鳥也此鳥其性慈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不遑將父戴氏曰將扶持奉侍之意

皇華篇

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每雖也懷和也言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當自謂無

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正義曰此述文王遣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草木之華不以原隰高下而易其色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征夫受命則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馳驅訪善也○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典○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耳○我馬四章傳云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正義皆云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五

訪問求善道也如絲傳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均調也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正義曰傳所云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

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常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呂氏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通解曰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之職亦重矣自非勤於心而敏於事其何以廣天子之視聽而盡其職哉○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欣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

常棣

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作常棣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族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以為周公閔傷管蔡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皆然皆疏兄弟故作此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救天下之俗焉至厲王之時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六

誅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毛傳以為棠棣之木眾華俱發實轉

向光明以與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  
 暉乎○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  
 得華華之光明則韓韓然盛典者喻弟以敬事兄兄  
 以榮履弟恩義之顯亦韓韓然古聲不拊同蓋鄭意  
 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拊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  
 鄂相承履故得韓韓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  
 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凡今之人傳以為凡今者多對  
 古之稱故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  
 也○鄂華通言花華之光明韓韓然花於華附喻兄  
 弟一體也函史物性志○韓詩序夫核燕兄弟也閔管蔡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七

之失道也詩○夫核之華華不焯焯焯文○不風無  
 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華通  
 作不卽今言花華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  
 有梅溪若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  
 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  
 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  
 字讀作岳音或俯音并無作適骨切者今讀如卜乃  
 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盧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  
 秀如花附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  
 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氏

乘○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韓字從得得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韓非韓從韋為  
 義從華為聲古者臨墻之履曰韓今俗作靴韓字從  
 得為義從韋為聲得草木下垂也并處○死喪節箋  
 與正義云死喪可畏怖之事惟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耽不得疏也原也隔也  
 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  
 能立榮顯之名所以相求也○朱子曰此詩是制禮  
 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天下平定後更作  
 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新安胡氏曰王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八

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  
 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  
 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為此詩無疑○慶源輔氏  
 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  
 難闕閱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  
 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與朋友  
 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  
 脊令節箋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  
 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嚴氏曰脊令  
 雪姑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小宛取義

取義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  
 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氏以為脊令首尾相應  
 是也○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  
 急難冠誓何為而不預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  
 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  
 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誓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  
 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  
 乏愛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  
 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  
 力於朋友者非與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九

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况於朋友乎  
 ○朋公羊傳曰同門曰朋鄭玄曰同師曰朋○四節  
 闕墻呂與叔解闕為窺伺謂冠至而兄弟同力以相  
 死也○富辰諫襄王曰兄弟諷聞侮人百里又曰周  
 芝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  
 之猶懼有外侮捍禦者莫如親親故以藩屏周○左  
 傳史佚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吊灾祭敬喪哀情雖  
 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昭七年衛襄公卒晉大  
 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虎其賊人  
 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鷦鷯在原兄弟急難又曰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吊况遠  
 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  
 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吊且友  
 戚也○喪亂節傳云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  
 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十

於堂則有飮禮焉○正義曰周語有王公立飲又曰  
 立成禮烝而已既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  
 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履乃升堂  
 少儀云堂上無脫履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履明既  
 立則不脫矣○和樂且孺傳云九族會日和孺屬也  
 王與親戚燕則尚毛○正義曰上章已說兄弟宜相  
 親故此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  
 族私議而圖之陳列豆為飲酒之飲禮以聚兄弟  
 宗族為好焉而甚歡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  
 親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妻子節箋好合至意合

也合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正義曰上章並陳飲燕  
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于堂上則后  
與宗婦燕于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如王親  
之皆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和合如鼓  
瑟琴相應和于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  
妻子又九族和好歡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李氏  
曰兄弟既會必先于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  
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恃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土

伐木篇

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首章傳云嚶嚶驚懼也聞伐木之聲而驚懼以與  
朋友相切磋設言詞以規其友其友聞之亦自勉勵  
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言昔日未居位任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為動  
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  
志似于有友道然故連言之嚶其鳴矣傳云君子雖  
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遷處高木者求其  
友聲求其尚任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未句  
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  
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久必志意和而功業平  
也○鄭以為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  
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于山阪丁丁然  
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維聽鳥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土

鳴之聲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大意與毛同唯不  
與為異耳○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  
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于谷而升于木以  
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大于  
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  
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  
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况士君子乎繼言鳥聲  
相應猶人之朋友相從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  
○或云和平即當任神上說神者理而已矣即天是  
也和平即天地位萬物育是也朱子所謂吾之心正

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神說文天神引出萬物从示从申○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以爲言不可以形詰○大戴禮云陽之精氣曰神○名物疏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對文爲異若說而言之則天示人鬼俱可云神蓋總是精靈之稱耳○次節許許毛傳云柝子農貌并傳與爾雅俱曰柝子農羊并郭云俗呼五月羊爲并○說文并五月生羔也○陸農師云并子農从宁宁并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兩史物性志云諸父用并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七

諸舅用牲者并食禮義親而禮數牲饗禮意重而禮厚言各有辨也○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禮記曰同姓大國則稱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禮記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注云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聘禮大國異姓則曰伯舅小邦異姓則曰叔舅○正義曰此是燕禮非饗也饗烹大牢此唯肥并

是非饗禮明矣諸侯燕其群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有肥并者天子之禮異于諸侯也○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也上肥并醴酒似屬燕禮此八簋似屬食禮互陳之也○長樂劉氏曰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末章阪博雅云陞者阪也一云阪者曰阪爾雅阪地不平也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餼爾雅云餼音餼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七

也○說文云餼乾食也○什名餼候也候人餼者以食之也滑傳云舊之也音所六反酤一宿酒也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酒筴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酤買也○漢書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無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樂書曰傳曰坎坎鞀鞀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于鼓以作其聲終于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鞀鞀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于此矣○丘氏濬曰古者人君以

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饒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為饗禮之中舉樂以荐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燕惠其樂無美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至于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燕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滑矣則是因閒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暇而時會也○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天保篇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首節毛以為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何福而不開出以予之除開也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王位甚堅固也○正義曰此章言福謂上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

次章傳載福穀祿也○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群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唯恐日日不足言天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爾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為汝所授福祿之人○三章箋云典盛也無不感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莫不增箋云萬物之收皆增多也○韓壽云積土高大曰阜○博雅云山無石曰阜細土也○地圖云土山曰阜阜高厚也○風俗通曰芒坂曰阜阜茂也○陵什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名云隆也體高隆也○韓詩說云四平曰陵○川什名云穿也穿地而流也○四節禴祠烝嘗正義孫炎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詳見禮考○先公鄭氏曰謂后稷至諸盤○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盤三代世表作叔類○正義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盤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盤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盤天作箋云諸盤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



皆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  
或通數之或不數之組緝即諸盞太王父也文王時  
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緝亞圉后稷而已○五章箋云  
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質成平也民  
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百姓百官族姓也黎衆  
也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慶源輔氏  
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  
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  
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  
化之中其所為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七

七

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傳以百  
姓為百官族姓虞書平章百姓注云百姓百官○張  
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  
者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  
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出自帝王○末章如松柏之  
茂嚴氏謂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而已又如松柏之  
茂無不承其庇覆者則天地山川羣臣百姓草木禽  
獸無不賴之矣又云毛鄭以恒為上弦今考恒字無  
弦義惟組字訓法索亦作組音恒與組同其字與

義皆不同易恒卦止為常久之義

采薇篇

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柱以勤歸也○正義曰  
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廬陵彭氏曰止言  
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士大夫以體國為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  
或以為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  
之日皆從而勞之忠厚之意也○輔氏曰戍者勤苦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

六

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  
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饑載渴之苦四則有不  
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于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  
慰之○三章歲亦陽止爾雅云十月為陽○詩緯曰  
陽生四仲陰生戊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  
萎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程子曰疑  
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  
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  
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  
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

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朱公遷云十月本陰而名陽是陽無可盡之理故也聖人設卦坤為純陰之象上六曰龍豈非抑陰扶陽之意焉○四章爾三蒼解詁云華繁貌路車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華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註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三捷箋謂侵也伐也戰也正義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其實侵名無鐘鼓而已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傳四年諸侯侵蔡潰遂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九

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于重入境雖淺亦名伐鳴鐘鼓以徃聲其罪也○五章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至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車之於利大矣○腓程子曰腓隨動也易咸傳曰腓足趾行則先動字書腓者脛膺生民牛羊腓字之腓亦如此訓正以牛羊足不踐嬰兒以足趾回護而過之若字交然○象弭傳云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義疏結語箋云弭弓反末等方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

紛宜骨也正義曰擊弓反末擊反之處以象骨為之也○爾雅云有緣者為弓無緣者為弭○孫子兵法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班固以采薇為懿王時作

出車篇

序勞還率也○正義曰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首章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卒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于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十

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孔氏云牧地在郊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僕夫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車從車註云戒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在牧戎車將帥所乘御之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况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古人用兵必以車戰意在聲罪致討常觀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于筆之請矢可

以無死則為度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乎爭城爭地然于勅敵  
之人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  
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慄疾  
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于徒我長於車捨我之長  
彼而與角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伏以誘之未陳而  
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  
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  
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疊山謝氏曰此章有  
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材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聯  
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旒曰旒旒以金帛為之續  
旒末為燕尾者名為旒旒之本體左傳建而不旒  
言張旒也此胡不旒旒乃飛揚之貌生民在菽旒旒  
亦揚起也○老子偃武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  
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  
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孫子九地篇云令發之  
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金履祥曰出師  
以喪禮處之士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之  
也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猶軍之施施也使聽命于朝猶軍聽命于野也使載  
 旄而受命猶軍張旄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旄猶軍  
 在道而斂旄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旄猶軍將戰而  
 張旄也○四章簡書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  
 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爾雅云  
 簡謂之畢注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邕獨  
 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  
 短兩編下附○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  
 方版版廣于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  
 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于方方所  
 書經類考 小雅卷五 廿  
 不容者書之於策○什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  
 也○春秋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左傳曰狄人  
 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  
 親暱不可棄也晏安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思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齊人救邢○五章箋云草虫鳴阜蠡躍而從之天性  
 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儼狁將伐西戎之  
 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蠡之聞草虫鳴焉草虫鳴  
 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故諸侯未見君  
 于南仲之時憂心冲冲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

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下矣因即美之此  
 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呂氏曰  
 曠曠草虫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虫之詩有之遂亦以  
 為望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  
 奮張豈望家思望之詞乎母逝我梁母發我筭兩見  
 于谷風小雅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程子  
 曰此章復言兵出而眾和為一方所候望南仲之功  
 於此尤盛草虫阜蠡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  
 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按竹書紀年皇王大紀後  
 漢西戎傳武之暴虐大戎寇邊周公論梁山而避  
 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  
 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  
 我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駘  
 徒悉戎皆克之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桓  
 曠曠侯伯蓋帝之詩也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獫狁之難遂獲戎狄而伐之莫不賓服乃率  
 襄王時作班固以為宣王時作○末章輔氏曰行師  
 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  
 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

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儼  
仇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于略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  
也

杖杜篇

序勞還役也○首章傳云睨實見杖杜猶得其時著  
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而生子孫所以然者由  
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綴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  
行之日不得休息至日月陽止室家憂傷矣征夫今  
已閒暇而尚未歸所以憂傷也○二章輔氏曰雖托  
登山采杞以望君子然念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其  
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末章疏云毛以為文王勞  
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  
其意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至于甚病由是  
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而言近止則  
征夫不遠矣室家念汝如是也○胡氏曰王氏云而  
多為恤饑渴疾病與死傷與是何期逝不至也○蘇  
疏義曰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新安胡氏曰  
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  
咏則下悅之出車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  
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搗羽是

也○輔氏曰詩人勞師勞後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  
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古者竭誠盡瘁以勤  
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  
賞而望于上上不以賞而夸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  
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豐城朱氏曰是詩皆述其  
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樂蓋未歸之時其思念  
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自喻  
者矣先王之於戍役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

魚麗篇

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其  
蔽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  
以告於神明矣○首章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  
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  
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射祭獸然後獲  
類祭魚然後漁鷹擊隼然後射設是以天子不合  
國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麋不郊士不隱塞庶人不斲  
吾豈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  
鱉皆得其所然○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  
捕魚者施筍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罾者是鱸魴之大  
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

旨矣且魚復聚多是萬物感多能備禮也○朱子曰  
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末三章物箋皆指魚言○惟其備矣呂氏曰物雖嘉  
自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  
未可以言備也○惟其時矣許氏曰所謂時者不專  
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  
不能全其樂也○通解或曰樽酒簋食曰可用饗而  
瓠葉兔斯聖人取之魚麗之燕母乃過于侈乎夫養  
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享所以致其交也  
故賢士觀之儉豈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曰賓饗之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十一 七  
於廟則躬爲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將之猶  
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然則損也者其聖人不得已  
之世乎故魚麗則盡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賓  
共彼述主人之謙辭此述主人之禮意非以論豐儉  
也不然北門又何以爲衰世之風乎○黃氏曰抄曰  
王雪山謂後世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  
敵人其中者無不着然則習者曲薄也雖不盡與  
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  
也爲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讀禮記  
月令見魚麗所詠之不誣也三代之制至周大備仲

冬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  
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  
貸夫以此令而通行上下故其酒之極盛如是也自  
醴酒不設之風起而魚麗之響滅矣  
嘉魚篇  
序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  
得賢者與共立朝相燕樂也○首章箋云烝猶塵也  
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  
俱阜之遲之也遲直與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  
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十一 七  
○傳曰嘉魚鯉質鱗鯽肌肉甚美疏義云諸本作鱗  
鯽肌誤鱗字誤爲鯽字則鯉質鱗鱗爲句肌肉甚美  
爲句○古說以嘉爲魚名嚴氏曰下文樛木非木名  
則嘉魚亦非魚名黃氏曰抄曰周都西北以南方之  
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  
之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穴  
之魚釋嘉魚之詩世遂各其魚爲嘉魚好事者遂又  
名其縣爲嘉魚縣王雪山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  
之也○日抄又曰羣羣汕汕諸家皆以爲取魚之聲  
王雪山曰羣胡郭切魚回幹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羣

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說文亦以汕汕爲魚遊水貌○函史物性志云羣羣魚欲逸則羣羣使入汕汕魚欲伏則汕汕使出也求賢之道上籠之如羣下捺之如汕其無遺賢矣○三章孔疏引燕禮司正洗解南面奠於庭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鄭玄引此以釋綏安之義○末章傳雖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唯君子壹意故欲復與燕加厚之○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離之來集也嚴氏曰人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九

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者是孝鳥鴉鳩羣然而自來也○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未必見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肯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詩說曰嘉魚魚麗及瓊葉子貢傳以爲皆燕大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陸殺焉

南山有臺篇

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美人

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矣○詩說此亦大臣美天子之詩也○首章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只之言是也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專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范氏曰若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是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十

陳氏曰壽天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宜其氣勿靡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賊惑以喪志雖欲壽考得乎○呂氏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諷歎之樂之至也○左傳昭十三年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公會諸侯于平丘及盟晉侯不見公公不與盟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日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



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于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樂也○四章遐不眉壽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函史物性志舉南山之有臺有桑有杞有栲栲北山之有萊有楊有李有杻桼言無不具有與魚麗同義樂得賢之感也○易隨之九五孚于嘉吉兌之九五孚于剝有厲大抵自天子至于庶人親賢則吉近不善則凶也此詩君子德之可仰也如此而主人尊之者如此所謂孚于嘉而非孚于剝者耶○朱子駁序云看詩便有感發人意思令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世

三十

殺了死看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或疑燕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劉氏曰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齒爵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况古物銘所謂用斲萬壽用斲眉壽萬年無疆那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詞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蓼蕭篇

序澤及四海也○朱傳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安成

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斝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記注云享以嚴為王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首章箋與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末句云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亾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翰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世

三十

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于此而何能保有其和樂于長久乎○疏義曰露零于蓼蕭天子以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故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情嫌妨忌安能致此樂乎○三章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過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累壽豈

樂之福也○通什曰諸侯繼世而立三年喪畢則入朝于王此詩於其來朝而歌之○康誥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大抵疑忌兄弟者薄世之常情也春秋或出奔而書弟或盜殺而書兄皆正人倫而存天理為後世訓也○末章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軾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鳴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世

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埤雅曰鸞雖曰和雄曰鸞○許氏曰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耳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竟庭之都俞呼嘯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諸詩可見矣至于黎蕭之詩尤見卑異樂易直猶賓主相敵喜幸之詞安有

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眾矣

湛露篇

序天子燕諸侯也○詩說曰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世

○首章箋云典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不醉無歸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為燭于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燕禮無算爵無算樂○燕禮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露遂出○

韓詩曰夫燕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既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醕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醕不可以沉不可以酒酒清夜飲清清和悅貌○疏義云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二章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宗註云蓋路寢之屬也公羊傳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其

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註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三章箋云杞棘異類喻庶姓諸侯也○疏義曰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低屈飲酒之盛而不困於酒則可謂令德矣○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末章箋云桐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該節也謂當奏該夏之節猶善威儀舉其終也○輔氏曰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所

以爲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焉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爲成禮也○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味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彤矢千以爲報寔今陪臣來繼僭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彤弓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其

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首章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疏言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傳云朱弓以講德習射○孔疏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必以赤色周所尚也若旅弓矢則色黑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禮若一曰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華谷嚴氏曰賜弓不張故云昭○孔氏曰禦者烹大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一朝

饗之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爲善之利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嚴氏曰天子以彤弓賜有功諸侯昭然而弛賜弓不張也令諸侯受藏之示珍重之意也又稱此受賜諸侯爲嘉賓言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界之饗禮用早朝也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二章傳載謂載以歸也箋出載之車也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世

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正義曰下章言醕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謝氏曰古人以右爲尊也○末章疏云勸既非勸酒則醕亦不得爲醕酒王肅云醕報功也○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洗盥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

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孔疏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于王王饗禮命晉侯有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按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世

此是四夷之功錫弓矢宜也若平王之賞非也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後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哉句也先君守宮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唯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菁莪篇

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

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疏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也○詩說曰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之○首章傳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殺也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三章錫我百朋箋謂得祿多言得意也○五貝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芄 六

同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才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韓昌黎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天下美之之詞○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才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風俗厚矣○左傳文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芄 六 六月篇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鵑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

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首章獫狁論作徐用急作用戒○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疏戎車有五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關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周禮司服曰凡兵車韋弁服○廬陵李氏曰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聖

皮去毛熟治曰韋韋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韋韋則弁亦韋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亦與之同也○疏云戎服言載之者以戰伐之時則服之在道未服也周禮云韋弁皮服皆素裳白舄戰伐用韋弁不用皮也○三章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伐征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通解云古者六鄉出軍恐每鄉皆有帥

將其大者帥其小者故以皆言考甘誓周禮等書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即五家為比也伍有五長孔疏云六軍之將皆命卿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四章元戎夏后氏曰鈞車鈞轡行曲直有正也殷曰寅車寅進也○元戎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破敵家之行伍也○五章疏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威兵強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王應麟曰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聖

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宜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書此以詩說之遺○末章鄭以魚鱉膾鯉為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疏言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膳故鄭云加之○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郊大舜以孝友陟

爲天子○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呂氏曰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蓋其親近者也○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于外而不善之政將出于內朝廷心腹也戎夷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于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

采芑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四

序宣王南征也○詩說曰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稱美之○首章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疏云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以興蒙教被育之士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必武勇可用釋地文菑者災也畝和柔之意柔矣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天子六軍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美卒盡起

而有此三千也○嚴氏曰芑嘉穀也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爲乘豐水有芑爲草惟糜惟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通解云以盡起之卒而皆習於陳法周家兵農之制素矣師衆也扞禦也與衆扞敵視人自爲扞者異故曰陳法○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四

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鉤膺孔疏曰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屬音計織毛爲之周禮春官巾車云金路以賓革路以卽戎集傳訓戎路是革路也蘇氏曰金路亦飾許氏曰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或非同姓而方叔元老是爲上公亦得乘金路矣孔氏曰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二章中鄉箋云美地名抵長轂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飾論人云容較必直陳篆必正容者治較爲之形容也篆



鼓約也以皮纏之而加以朱漆也命服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珮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璜珠以納其間周禮○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旒縣鄙所建也九旂之物大常所建王旌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旂旗為上旒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兼得舉矣○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會大段戰鬪故只感稱其軍容之盛而已○孔氏云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感矜于強美者為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豈

天

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疏謂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鉦鼓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黃帝出軍訣云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末章元老傳云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如雷霆箋云雖久在外無能勞也○嚴氏曰或以克壯其猶為勇決之意今老方叔南征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遁之非取其老而勇決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強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詞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既定方叔北伐之威以臨荆蠻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淮南子云夫將者必先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獨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不事機而虎發○陳思王征蜀論云將以謀謀為劍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豈

天

○唐開揚都賦云運籌則淵迴抱麾則虎步

車攻篇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懷夷狄服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借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詩說曰宣王大開於東都諸侯畢會其猶美之○首章但東疏作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二章傳謂大也田者大也草以為防或令其中禍

經旗以為門傳為防當設兩門而立門焉方以稱蓋南開並為二門齊魯以爲械為門中之斷斷車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四 車之程兩邊 間容握門之廣狹兩軸頭去輪竿之間

廣於輪而大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餘也 望則

不得入 若聖之其輪原擊者門榜也 左者之左右者

之右然後突而射焉 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

相應不得越部伍故有二門也 故戰既畢士卒天

子發然後諸侯發 侯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 抗

大綏 綏後抗 抗後發 發後抗 抗後發 發後抗 抗後發

不出 若不出其則 日不出防不逐 逐者不

陽而不都周周興武王既定鼎郊廓厥後召公相宅

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宣王此舉豈不欲成周

召之志與且宣王嘗符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

乃舍而弗錄得非岐符為常而東都之符非常乎○

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車公馬足以稱賦及

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

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周禮校人掌王

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

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後

六馬各一騶至之又一總王者為七騶○三章鄭說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四 文云聲也氣出頭上故從部從頁頁頭也牛刀切今

讀作臬非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蹕塵杜預注蹕

聲也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闕蹕注闕以力爭蹕以

音教今亦音樂非也又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脚  
在玄之脚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脚間梁宣帝七  
山寺賦神崑崙而特立仙的的以孤臨或以脚對嶺  
或以脚對的則凡山凹之地皆名爲脚也市之名脚  
者亦猶后世名市曰墟也交易市合則脚市散則墟  
升庵東萊呂氏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脚之間士  
季設七覆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蒼  
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此也○四章傳諸侯赤  
芾金鳥爲達履也天官履人注云鳥有二等金鳥爲  
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金鳥黃朱色加金爲飾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兎 一六

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  
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矣○放弦  
謂之遂詩詰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六章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善也○七章疏分別殺  
之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過左右肩膊爲上殺以其  
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其本筭云  
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  
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射左股髀  
而達過于右脅脩爲下殺以其中肩死最遲肉又益  
惡克君之庖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兎 一六

也○春秋宣榭火傳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爲廟張氏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也

吉日

序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詩說曰宣王田獵復古史籀美之○首章爾雅云太歲在戊曰著雍○說文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什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于戊○箋云戊剛日也○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執駒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至

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特良也秋祭馬社社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並用仲月剛日祭于大澤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傳所云惟戊順類乘牡也○嚴氏以田車既好以下爲禱之詞云此告神以將獵實戊日未田也○二章爾雅云太歲在庚曰上章○史記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漢書曰欽更于庚○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巳象人齋○什名云庚猶庚也堅強貌○曲禮外事以剛日擇馬亦用庚爲剛日也○午爾雅云太歲在午曰敦牂○史記云午

者陰陽交故曰午○漢書曰罍布于午○說文云午

輅也五月陰氣午遊陽胃地而出○孔氏曰擇馬用

午日蓋於辰午爲馬故也○漢書翼奉云南方之情

惡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喜行寬大巳酉

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三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

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疏云謂巳入防中以

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駢令左皆使天子得其左廂

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

待王之射○末章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云饗醴天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至

三

子之飲酒也箋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

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也疏云御者給與

克用之辭○文選注醴甜而不泔也○選徒舉柴之

類言於車攻伯禱差馬之類言於吉日蓋彼此互見

而詞簡意足此雅之所以雅也漢時獵賦若子虛上

林等作逞恠夸靡脩張耳目可爲雅公一嘆云

鴻雁篇

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首章箋云鴻雁知

辟陰陽寒暑與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傳云

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千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疏云言鴻雁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與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調餼焉又哀此鰥寡嘗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鰥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五

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雖則今劬勞而當久得安居不可憊勞也○傳云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云毛言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堵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韓詩說云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又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版長八尺接五版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鄭曉古言云一丈為板言其長五版為堵言其高五堵為雉雉長二十丈○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哀此鰥寡幽王之所以亡也哀此鰥寡宜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不在所愛而發政施仁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安集其得文王之家法也與○左傳文十三年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斐子家賦載馳之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襄十六年狄齊侯圍邾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五

君之未禮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也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什憾于敵邑之地是以大請敵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見中行獻子賦所父獻子曰懼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恒社稷而使晉及北之冠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三之冠聚集也有兵寇則人民不得聚集也

庭燎篇

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詩說曰庭燎宣王勤政史篇美之○首章央傳云旦也說文久也已也王逸注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楚辭央晝也正義曰未央者有限未到之辭猶云夜未央也傳言央且者是夜屈之限謂夜未至且非訓央為旦也王肅云央且未且夜半是也○渤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如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庭燎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相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二章

艾毛意取名於者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且為夜久變易之以艾艾之艾一物之全猶一夜也以乃初艾猶初昏艾竟猶且也○三章庭燎云湖也○說文去早味爽也從日從展展時也亦聲賦 賦夕為頌 賦曰展為晨皆全意○什名云展伸也且而日光復似見也○許氏曰此周王勤於視朝之詩可見臥不安席中夜以思唯恐時之後也是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

庭燎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於言外矣○舊說云天道惟勤故能成萬物君道惟勤故能理萬幾自古帝王固以勤政為之本而亦未嘗不資賢妃為之助說者謂宣王納姜后之諫自是早朝宴罷而是詩作焉吁夜如何其之詩待罪永巷之史宜其並傳為萬世訓也與○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若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

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政請婢子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與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確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沔水篇

序規宣王也○詩說曰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首章箋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載之言則也言準欲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邦人諸友得謂諸侯也兄弟謂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于禮法為亂者女誰無之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于事父以事君○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二章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箋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不循法度如此我念之憂不能忘也○三章箋準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

其常也喻諸侯之中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今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旨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由王不能察諛也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諛人猶與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乎○通解云嘗誦此詩始知聖人之深惡佞人也自昊天有若人也而君臣之道喪自小弁之有若人也而父子之恩絕自何人斯之有若人也而朋友之義虧自巷伯之有若人也而士大夫之心離自十月之有若人也而地震天鳴下民莫作矣國有佞人亦曰殆哉此沔水之所以念亂也○宣王晏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鶴鳴篇

序規宣王也箋教宣王求賢人之隱而未任者○首章傳云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何樂于彼園之觀乎爰曰也曰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惟有惡木之樗以與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人下惟有不賢之人所以往也錯石也可以珠玉



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謂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成治也

祈父篇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祈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為敗千畝之戰是也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當為王閑守之衛不當移我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六鄉不足取之六遂六遂不足則取之公卿采地及諸侯邦國不取于王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光

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未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詩說曰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也

白駒篇

序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留賢也○首章於焉逍遙箋云今於何逍遙乎思之甚也○三章傳貢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本

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  
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  
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  
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末章在彼空谷  
傳空大也既賢人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  
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生芻一束耳  
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  
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  
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  
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所處非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六十一

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  
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責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  
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  
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  
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  
自重也若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  
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  
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  
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  
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或為諸侯知方

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息  
心一生如號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  
事矣故觀祈父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  
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詩緝曰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  
詩人以為宣王惜之蓋見幾也○通解云易曰不事  
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又曰我有好爵吾與  
爾靡之白駒詩人有焉昔孔叢子曰吾于考察見選  
世之士無悶于世吾于緇衣見好賢之至是詩蓋兼  
之矣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六十二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  
不固疏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  
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為聯結其夫婦兄弟之道不  
能堅固令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以刺之也陰禮  
謂男女之禮婚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大司徒  
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首章傳  
云興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  
相去是失其性疏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  
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無得居我之室無得噉

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禁之是失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道相與故我今旋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六章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爲盟盟信也言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而不可與盟也○疏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

我行其野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十五

三五七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亂之俗○首章箋云檮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婿之父相謂爲婚姻故我就爾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我當反復我邦家耳與之自訣之辭○末章疏曰娶妻者受父之命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父命反棄我而求女新外婚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以此異于人耳人悉借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道而可惡也○新特疏云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來肯賸送之故獨來

也禮大夫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箋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繫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詩說曰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也○或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宜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是也○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繫繫血祭也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室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是繫廟禮也服虔云繫以豶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疏曰考之者謂盛饌以落之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食以酒食澆落之即歡飲之義也○首章傳興也秩秩流行也于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柏之常暢茂無衰落矣其兄弟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傳訓猶爲道也○二章似傳云嗣也箋云似即巳午之巳疏云鄭以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十六

三五七

為宜王既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  
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  
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  
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咲語焉燕寢言築及  
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  
可知○爾雅云母為妣○廣雅云妣媿也媿匹於父  
○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祖什名云祚也祚物先也○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  
舞大武以享先祖○三章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  
橐橐用力也半大也箋半當作懶懶覆也其堂室相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于上 六五

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  
附弓而右手擊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  
外廉隅也又云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古有此  
名韓詩作柶音柶隅也韋傳云翼也韓詩作鞞音鞞  
翅也○五章傳正長也冥幼也以爲聚集于此者皆  
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  
閒習其群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箋云  
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炯炯也冥夜也言居  
之正日則快快然夜則炯炯然皆寬明之貌院寬室  
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噦噦其冥升庵云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于上 六六

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鄭氏曰天地之會謂建厭所處之日辰賈氏什云建謂斗柄所建厭謂前日所次建謂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陰建故右旋于天然建厭所在歲歲不同假令正月陽建在寅陰建在戌日據幹辰據支蓋戌者正月之日前一次也季冬日窮于次則在亥枵而爲子明年正月在亥右旋逆數則戌爲月前一次矣故建則自寅而郊而辰厭則自戌而酉而申其逆數周旋次第一定不易然今曆家以甲巳之歲建丙寅乙庚之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六七 名  
歲建戊寅則建厭所處之日辰支干歲歲各不同也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疏義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此蓋又推後來事應之月日也某年月日有何夢則逆之某年月日有何應蓋彼時日月五星所行於十二辰次在某處其日支干與夢之日支干若何相配合事至此當驗也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謂驚醒而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謂驚懼而獻吉夢者獻群臣之吉夢而歸美于王贈者祭于四方而遣之以明逆新善而去故惡也○末二章什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說文丈夫也從田從力○

本命解云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飾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切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箋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禠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耳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于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六八 名  
也然未可必  
無羊篇  
序宣王考牧也○詩說曰宣王考政史籀美之○孔叢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末章疏云牧人夢人衆相與捕魚矣又夢旄惟旗矣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旄旗所以聚衆者也則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  
節南山篇  
序家父刺幽王也○孔叢子曰于節南山見忠臣之

愛世也○路史云子朝入尹尹周地尹氏采杜謂鞏西南僱師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卽其邑○崧高箋云尹官氏○二章憯莫懲嗟疏云懲止也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哉○黃佐通解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止春秋于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三章昊天邢氏云元氣博大之貌○埤雅云夏曰昊天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箋云氏當在桎銘之桎說文云桎車銘也則桎是銘之別名銘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毗傳云詩經類考 小雅 卷十七 充

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四章箋云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于衆民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于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婚姻親亞之小人則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什名云兩塔相謂爲亞者言每詩經類考 小雅 卷十七 辛

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灾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  
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  
盛衰皆此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以義  
制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  
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故善  
為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呂氏曰鞠凶大戾匪  
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  
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奸  
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  
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息矣如坦然而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  
怨怒遠矣夫何難哉○六章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  
止也言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  
生而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  
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昊天不自出  
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  
乃得安以王者將與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呂氏曰  
前章既言去尹之易此章復言終不能去反使之長  
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云云○左傳  
成七年吳伐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有不弔其誰不受亂吾公無日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其斯不亡矣襄十三年吳侵楚與  
戰于庸浦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引此詩以亂未底止曰天之恤也與此頗異○七  
章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  
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臣既自恣莫敢憂國我  
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感然雖欲馳騁無  
所之也○韓詩薛君章句曰騁馳也萬民顯頌仰天  
告訴無可馳驅之所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而已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呂氏曰按左傳宣子  
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  
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項氏曰幽王  
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  
之申伯也為趨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為卿士  
而貪殘擅政為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  
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未必有皆死之理以是  
知干才在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  
與甘之名臣也○嚴氏曰節南山刺師尹所為不平  
專及引小人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



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疏云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  
或微加諷諭或拍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  
期于申寫下情與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  
憚誅罰故自稱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節南山  
以通篇罪尹氏而人莫厭其繁正月以一語罪褒姒  
而人莫厭其簡蓋猶斷獄之文不擇繁簡而按法治  
罪衆心咸服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  
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  
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距尹氏之  
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此詩刺尹氏  
爲政不平而曰國旣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憐  
莫懲嗟曰降此鞠凶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亾以後  
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月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首章箋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  
寒苦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呂氏曰凡講  
張爲可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疏曰昭十七  
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  
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七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七

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  
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  
也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二章傳父母謂文武也  
我天下也疏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今天生我  
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今天長育而使我遭此暴虐之  
攻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先不從我後而適當我  
身乎訴之文武也○三章臣僕傳曰古者有罪不入  
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疏云古者罪有等級重  
者入於肉刑輕者役于園土謂晝則役之夜入園土  
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箋云辜罪  
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旣刑殺無  
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于取罪而已書曰越茲麗  
刑并制○瞻烏爰止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  
等僕第九臺第十也○白虎通曰臣者堅也屬志自  
堅固○廣雅云臣縉也○四章疏云毛以爲視彼林  
中當有大木而惟有薪蒸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  
與朝中當有賢者而惟有小人則何賢人而非賢也

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民將危矣矣王當安撫之反  
夢夢然而昏亂無有統理安人之意王非徒昏亂又  
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  
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為殘虐也王暴如此以  
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惟誰憎惡乎欲  
天指害之○靡人弗勝孫鱗云小人好為小善若能  
自減以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  
者反以驕人○什名夢夢惡貌○五章傳云在位非  
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為君子賢人之道人尚  
謂之卑况為凡庸小人之行疏云謂之為山者人意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七五

通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  
惡不終其命焉桀紂龍逢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  
而無所自容也○七章首二句傳云言朝廷會無條  
臣○疏曰王政所以病民由不能用賢視彼坂田有  
莖然特茂之苗以與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秀  
異之賢○机傳云動也我箋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  
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仇仇傳云猶誓  
誓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誓誓然亦不  
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七六

廷有召子譏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喻  
絕險會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  
不可為矣○十二章箋云彼彼尹氏太師也謂幽王  
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肴說文云啖也徐錯  
曰謂已修庖之可食也○什文曰熟肉有骨曰殺大  
備曰載○曲禮云進食之禮左殺右殺○凡非殺而  
食之曰殺○末章箋箋云祿也此言小人富而饕餮  
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瘞天殺之是王者  
之政又復稼穡之言遇害甚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七

十月之交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詩說曰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  
地變動于下而奸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  
憂亂之將至故作是詩○首章箋云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也疏云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  
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  
臣侵君之象臣侵君是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  
為亦甚惡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  
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禮經會元曰馮相氏掌歲  
月日星之位而辨其序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星辰

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二職考之  
馮相氏則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也  
司其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  
所以克謹天戒○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  
厥罰恒陰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禮有救日  
之法於時替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壽夫馳騁而取幣  
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後周禮庭氏云  
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  
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  
其絃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七

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什名云朔蘇也月光死而  
復蘇生也○釋名云辛新也物初新者皆収成也○  
史記云郊之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說文云郊胃也  
萬物胃地而出也○三章疏云毛以為幽王時不但  
日食又燁燁然有震雷之電使天下不安由王政教  
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百川之水溢出而相乘水  
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山之象  
頂峯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  
君道壞也又且岍谷易常由君子居下小人處上故  
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在位者何曾肯行道德消止

異者○京房易傳曰小人刺虛歌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晉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灘河三日不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左傳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七

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正與此章合也○四章疏義云卽不用其長一句而詳言之○五章箋云抑之為言噫也韓詩云意也○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卽我謀○七章末三句傳云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疏云四方之民有餘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敎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諸侯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減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之而已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十

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展而莫同何謂展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展故以配日

雨無正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箋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敎令甚多而無正也○詩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警御之臣閔之而作○首章傳云駸長也箋云言王不能繼長昊天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韓詩曰

無胥以痛熏師也胥相也病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  
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太甚○謝氏曰仁覆閔  
下者旻天也今乃疾威如此豈不為斯民之慮乎豈  
不為斯民之謀乎○二章箋云是時諸侯不朝王民  
不堪命王流于燕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於王流于燕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三  
公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  
省王也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  
出教令復為惡也○白虎通曰君臣者何謂也君群  
也群下之所歸心也臣者經堅也屬志自堅固也若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全

周之君臣兩愧其名矣○什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  
以奉上也○左傳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  
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詩曰周宗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肆其是之謂乎○三章左傳文十五年齊侯侵我  
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  
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  
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  
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

虐勿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  
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  
行無禮弗能在矣○四章箋云兵戎而不退謝王見  
流于燕無御止之者儼成而不安謂王在燕之於飲  
食之蓄無翰粟歸餼者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  
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群臣  
並為不忠惡直醜正○疏云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  
是以言答之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云答  
猶距也○通什曰楚語誓作發注云近也○須溪劉  
氏曰聽言則答謂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全

五章下三句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割微之  
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疏若世之所謂能  
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  
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  
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  
文云人雖正直性有巧拙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  
能耳○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  
其身小人之言譖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  
能言屈舌是出惟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其是之謂乎○大全云出者用力以出之也用

力以出其言則其言甚艱正與巧言如流者相反對  
○末章泣血建安胡氏曰疏云無聲出淚也人淚必  
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無聲而涕出如血  
之出故曰泣血我所以憂思出血欲汝還者以孤特  
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憎疾者故思汝耳○  
補傳曰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兩無正巷伯  
常武酌資般六篇特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  
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一句是詩前  
二章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據今序之文以求  
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嚴氏曰此詩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小旻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于十月之交兩  
無政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首章疏云旻  
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于天下徧  
知之王既為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為之今王謀為政  
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  
德可散壞乎而滅否倒置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

病天下之民矣○次章疏云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  
作威福患苦其上又泚泚然競營私利不思稱干上  
亦甚可哀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  
故善者君臣並背違之不善者君臣俱就依之視今  
君臣之謀猶必至於亂也○三章謀夫孔多箋云謀  
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  
發言盈庭傳云謀人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  
云小人爭智而讓過故無敢任咎者○末二句嚴氏  
曰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過之人而與  
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四章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得云靡止言小也○箋云止禮也謂容止也應法也  
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  
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智者有謀者有肅有艾者王  
何不擇焉王之為政如源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無  
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也應鄭訓音謨為法王肅讀  
為輒喜吳反輒大也○洪範蔡傳曰恭從明聰睿者  
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  
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艾哲謀聖者五德之  
用也肅者嚴整也艾者條理也哲者知也謀者度也  
聖者無不通也○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

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  
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左傳滅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

小宛篇

序云大夫刺宣王也○箋云亦當為刺厲王○首章  
傳云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謂幽王才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八五

智小而難行化致治故以小鳥之難戾天與之也先  
人傳指文武也文武亦然○疏義曰鳴鳩雖小而戾  
天努力然也父母之賢雖不可及亦努力及之耳此  
皆勉強以求其至者物既能然人不可以不然也故  
以起興○許慎曰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  
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次章登醉日富箋云童昏  
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誇詭自恣以財驕  
人○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為令尹享趙孟賦大明  
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義取天命不又也○三  
章箋云霍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

於德者則得之螺贏蒲盧也蒲盧取桑虫之子負持  
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  
者將得之今有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  
言將得而子也○白虎通曰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  
子者孳孳無已也○四章日邁月征箋云我我王也  
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  
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次  
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疏義漢東方朔傳云此士  
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息也譬若春令飛且  
鳴矣愚謂飛而且鳴用力為甚努力進善亦猶是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八六

小弁篇

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黃佐通解云變小  
雅冬君臣之變此則父子之變也白華則變及夫婦  
三綱亂矣文武盛德大業其可復乎○趙岐孟子註



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曰伯奇用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詩說曰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以諷其父吉甫○首章箋云鷦斯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傷今太子獨被放也○二章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怒方言曰自關而東汝穎陳蔡之間通語也秦謂之悼宋謂之悴楚穎之間謂之愁魚希宋衛或謂之瞻作念陳楚或曰溼凡志而不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八七

章傳云瑾路冢也左傳道瑾相望箋云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掩覆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陳鳳應說云無逝我梁城語與谷風一字不相錯何若是乎互為傳襲歟想小弁流播民間至衛莊等時棄婦集句成章後代詩家採掇凡類此 巧言篇

序云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詩說曰幽王時詩○首章傳云大也箋教也言為亂如此甚放慢無法度也○次章傳云僭數也箋云僭不信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八八

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祉福也福賢者謂爵祿之也○疏義云容不當容則諛來而造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亂若喜怒以正遇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左傳晉范武子將卒召文子曰樊乎吾聞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因引此詩蓋以祉為喜也故又曰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三章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表亂多相背違非會同而盟謂之數盜傳云逃也言其書伏夜奔逃避人也箋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

諸盜○左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  
徒無取佞無取口說徒驕也佞諂也說誕也故弓調  
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  
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  
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叩言  
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四章傳云秩秩進智  
也莫謀也○通解云大猷雖人之所同然欲動情勝  
利害相攻而亂之者多矣惟聖人能定之以爲天下  
之極也○嚴氏曰諛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八

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兎犬  
皆喻小人也○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蹄者也○何承  
天纂文曰守犬爲獫狁西以犬爲猷○五章箋云此  
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  
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言  
也傳云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  
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呂氏曰善人易撻而難立  
護之當如護柔木諛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  
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  
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黃顏

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歐陽氏曰焉  
○末章職爲亂階箋云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  
由之來也○許氏曰夫人既被諛終篇未嘗有怨慰  
訴斥之語拳拳專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諛  
人之迷不自憂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惡怒其人  
而發其羞耻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

何人斯篇

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絕之○慶源輔氏曰明知其人之譖已  
而猶爲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乃逝我梁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九

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諛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  
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不見此人以此人不足見  
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時豈嘗如今不以我  
爲可乎○五章豫六三及本義曰盱上視也魏都賦  
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詰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  
舉眉揚目也詰告也○蘇氏曰盱病也一來見我于  
女何病哉○七章後四句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  
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  
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  
怨故設之以此言疏云今其沮之而諛否有决使我

不疑當還與女相親故云不欲長怨也○疏云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今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以三物皆詛之所用總而言之耳

巷伯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九一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潛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五刑之屬雖大辟不至滅人類故惟宮為極將官則絕人道而滅人類也言之諛而使善良被禍至此天下之惡莫甚矣故曰惡惡如巷伯○詩說曰此幽王時詩○首章傳典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與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萋斐采色以成錦文○二

章傳咳大貌後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嗷然踵俛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侈而後大之○咳後說文作錄錄曲錄也一日嚮鼎○三章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耳○四章傳云遷去也言將舍汝而更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亦將復訕譖女○末章楊園疏義云楊者近水之本宜下隰故楊園為下地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 寺人安成劉氏曰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

谷風篇

序云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惟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二章壘山謝氏曰真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

若將墜諸淵○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黃佐通解云按此詩亦須得怨而不怒意思疏義云一章二章怨其始合而終睽三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睽也谷風蓋與伐木爲反對終和且平則無伐木之怨矣

蓼莪篇

序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詩說曰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首章箋云我己蓼然長大視之以爲非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七

左

我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身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埤雅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皆昏眩視莪以爲蒿蔚也○三章箋云銜小而盡壘大而盈言爲壘耻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中二句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丁奉臆言曰父母之恩人皆能知之人皆能言之但所謂生鞠拊育長育顧復腹九字自有書契以來無乎立說者而初見于蓼莪一詩則此詩人者前瞻周公而追發其所未發後俟孔子而預道其所欲道是善心生於勞苦至論得于學問吾意其

爲聖人之徒而賢之著矣可以尋常一詩人目之乎○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形於嘆味者如陟岵鳴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鳴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親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無所奉之也念生有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慮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大東篇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於後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後之事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陳氏曰晉之乘楚之特初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幸有之二于董之晉於是董史者也是故詩皆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

編入于南雅○首章箋云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禮也凡殮養餼以其爵等爲之半禮之數陳與者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疏云雜記七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如砥如矢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不特施予之恩厚又法制平且直也君子皆効法而履行之小人又皆視而供之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但涕傷而已○二章箋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諱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空也公子譚公子也今以履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東從身出曰沈○什名云沈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獲箋云落木名也○爾雅云獲落某氏曰可作杯樹皮糾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爲杯器素也○性儉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糾刺之長數尺可爲繩索又可爲囊帶其材可爲杯器○四章傳云來勤也謂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不見謂勤能罷是衰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衰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宄氏之職而私人之子則用于百官此言周衰羣小得志也○禮書云周禮穴氏掌攻鼈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皮章鄭氏曰鼈獸熊羆之屬○五章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榮朝朝玉貌箋云以瑞王爲瓊珮之朝朝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刺其素餐監視也喻王闕置官司而無督察之責○七裏疏云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邪至酉也○六章報章疏云官緹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緹女之屋駕則有酉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服襄傳云服化服也○周禮云大車化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注大車化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九

服八尺謂較也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六尺

四月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賤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詩說曰大夫適讒流離南國而作○孔穎達曰於四月見季子之思祭也○潘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解之則為惡况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暑雨之燥灼秋則悲百卉之彫瘁冬則傷颶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成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悲○首章毛以為四月維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九七 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既極然後往過其暑以往表其極言四月以漸至六月乃極暑與王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什名云暑者煮也如煮物也○四章箋云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嘗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皆病也○六章箋云南國之大水紀理泉川使不運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今王盡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

有者皆懼於危亾也○曹氏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所以紀理南國○七章疏云鵬也鷲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鴉非鷲也何故貪殘鷲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鰓也鰓也長大之魚乃潛逃于淵今賢者非鰓非鰓也何為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于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

北山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首章箋云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九八 勞役非賢者之事○三章經營四方謝氏曰經營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或王事鞅掌疏云鞅猶荷也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說文鞅頭皮也○什名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纏絡之也○左傳注云在腹曰鞅○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後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奉臆言曰或字十二疊言成偶詩中奇格也後代

名作多祖此若韓昌黎南山詩文信國正氣歌皆是已

無將大車篇

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詩說曰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首章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小人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二章箋云冥冥者蔽人自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不出於穎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九

小明篇

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于亂也○首章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其人靖其爾位以待賢者之君○疊山謝氏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于涕零也○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毋讎

怒慮急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耳罪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四章傳云靖謀也箋云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疏云謂不要以仕宦爲安汝但安以聽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于正直之人而與之爲治者此明君當爲神明之所聽佑而其用善人必將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謝

鼓鐘篇

序云刺幽王也○疏云昭王時作詩說同○胡氏曰歐公云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之○嚴氏曰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謂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慎其說亦通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于

百

鼓鐘篇

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温共朝夕之共凡事恭敬而不敢慢也



詩卽史也○首章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三章其德不猶猶傳云苦也箋當作肅肅病也謂其德不病于禮法也○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伐馨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可謂至貴矣然嚴駁慄慄日慎一日注蘇鼓王者之食樂也疏云蘇卽皋也釋人曰皋鼓尋有四尺長丈二大鼓也○末章以簫不借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簫也三舞不借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簫舞文舞也毛氏云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三七

以爲羽簫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借差○樂書云言雅則頌可知言南則三方之夷樂可知言簫則萬可知華夷之樂雖殊要之播于中聲之簫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借矣

楚茨篇

序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謂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

表世之意也恐正雅之篇有錯在此者耳○首章以妥以侑禮記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尸筮無父者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儀禮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儀禮特牲夙興亨饌設筵几迎尸正祭尸入卽位主人拜妥尸尸祭神食祭酒啐酒告有祭劍嘗之告百尸三飯告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尸又三飯如是者三然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三〇

後主人酌酒獻尸○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豕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敢不戰兢以事百神○二章祝祭于祊鄭曉古言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正祭于堂釋祭于祊釋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三章執爨古言云饗爨煮肉廩爨煮米廩爨又名饋爨○少牢云饗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饗爨之北○燔炙朱子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炙肝而肉燔也○君婦箋云事舅姑之稱也○內

羞庶羞古言云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是宰夫  
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  
○交錯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五章鼓鐘送尸  
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也則黃  
鐘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  
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鐘  
而陰鐘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鐘而陽鐘  
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  
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大戴禮曰行中鸞和步  
中采齊趨中肆夏○按行以采齊趨以肆夏堂上謂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章  
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安成劉氏曰儀禮  
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  
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  
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  
尊賓也主人以昨俎籩豆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  
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豆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  
房所以親親也又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  
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屋此大夫  
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為與神位所  
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牖爾雅所謂室有東

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后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  
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  
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

楚茨祭祖主恩也狎于恩者私望厚故禱其福也詳  
甫田祭神主禮也制于禮者私望淺故禱其福也略  
信南山篇

序云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承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首章傳云曾孫成王也見成王  
能遠奉禹功○肅所以防遂即今之田畛也以因肅  
而設故云肅○安成劉氏曰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章

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遂以橫為溝而或南其肅東  
其肅也或云舉東南則西北可推○曾孫疏云會者  
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二章埤雅云  
冬曰上天煥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  
○霰深什名云小雨言霰霰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  
上枝而根不濡也○俗云蛭產于於地中至春夏而  
出地若冬有積雪寒氣過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  
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  
之兆也

甫田篇

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者刺其倉庫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朱子謂此序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下文亦未嘗不有年也○首章傳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倬明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嚴氏曰十者百之一千者萬之一一夫受田百畝故少計之則百畝取其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

五

十萬者盈之數故多計之則萬畝取其千皆什一也○我取其陳傳云尊者食新農夫食陳○今適南畝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疑疑然而茂盛介舍也使民鋤作耘耕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逸其為俊士之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民間髦士有習於德行道藝以待用者甫田詩曰烝我髦士而大田一頌意即髦士所答乎觀其詞曰曾孫是若則事上忠而禮矣伊寡婦之利則待衆仁而恤矣凡皆德行道藝之驗此盛世賢公卿

之所由出也於是既悉周之重農而併得其所所以重士○二章古者有事於禋莫祭先罔有事于替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章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迎之各有度數存焉○農夫之慶箋云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

五

也○孔氏曰田祖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畮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三章會孫箋云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饌饌饌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餽餽酒食也成王親與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為農人之在兩廂者故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从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攘其左右嘗其有否疏云田畯見民之勤勞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有土地和美與否也

大田篇

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幽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虫灾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朱子謂此序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首章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楨陳根可拔而事之○周禮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毗稼穡疏云高田黍稷下田稻麥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司稼辨種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頁

種之種○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季冬令告民出五種○牽經援神契云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倣載南畝箋云倣讀為熾載讀為苗粟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耕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苗○二章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灾虫虫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虫食葉不紉無德虫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虫食節蔽惡生藥虫食心○炎火傳云盛陽也○三章輔氏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虫蝗之害則其不

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鱓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定宇陳氏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末章箋云喜讀為飽飽酒食也司畜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耳驛黑傳云驛牛也黑羊豕也箋陽祀用驛牲陰祀用黝牲

瞻彼洛矣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頁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子謂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首章傳云洛宗周澆浸水也箋洛水澆既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與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又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故云秣給以作六師○朱子舊注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賞賜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

嚴氏曰洛為東都國未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祿如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服韎韐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二章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顯其能制斷○三章箋云此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

見

裳裳者華篇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譏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叢子曰于裳華見古之君子世保其祿也○朱子謂序意只用似之二字生出○首章箋云與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清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譏諂遠矣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子則我心所憂既寫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譏諂並進之子指明王也○楊升庵曰裳裳者華其葉清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

承也○二章箋云華芸然而黃與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三章箋云華或黃而或白與明王之德時有馭而不純我得見此明王雖無慶賜猶能免於譏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末章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謂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能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譏諂並進而見絕也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

見

桑扈篇

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謂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美而謂之交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宜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紀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詩說曰天子燕方伯之詩○首章箋云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

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二章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三章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戰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飲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疏云王能屏翰為憲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乎民皆順之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十一

受福豈不多乎○末章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懼教自淫恣也彼賢者也賢者居處執事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放萬福來求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鴛鴦篇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箋云有道謂順其性不暴天也有節不奢侈也○

朱子謂此序穿鑿尤為無理○首章傳云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能飛乃畢掩而覆之君子箋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疏云必言鴛鴦者以其相匹偶而馴擾則易得也○二章箋云明王之時人不驚駭鴛鴦休息於梁飲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一云戢捷也捷其喙于左也○三章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鹿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殺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威假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奉養之節如此宜久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十一

為福祿所養也○疏義云桑扈以君禮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敕此以臣視君惟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今觀有周盛時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答其君殆與虞廷廣歌之意同故曰太和在虞周宇宙間也雖然虞廷徵戒之意多而周人祝頌之詞勝何也蓋言乎享福之盛則修德以致福者當自得之言外矣

頌弁篇

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詩說曰頌弁此燕王族之

詩○朱子謂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止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首章箋云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女酒以美矣殺以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爲也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女蘿松柏傳云喻諸公非自有尊托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高

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也君子指幽王王久不與諸公宴故未得見王之時懼其將止已無依怙故憂心奕奕然言我若已得見王諫正之庶幾其改變意解懌也○女蘿什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三章箋云將雪而先霰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也○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滯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

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車臺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詩說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首章箋云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季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切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高

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饑不餓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括訓會也○二章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三章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較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喜樂也○四章箋云登高崗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之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崗之高也此喻賢



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發滌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末章景傳云大也箋云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景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駢駢然待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青蠅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詩說曰厲王之世謗言繁與君子憂之而作○嚴氏曰蠅能污白為黑如謗人之誣蟻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焉集于在外之藩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入宮室汗几庸不但止樂而已也喻說人為亂所致迫近當防其微也惟王者持心樂易無信謗言則小人不可得而入矣○又曰謗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永嘉陳氏曰謗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為所乘也○定字陳氏曰謗人圖禍之禍其未至於亂四國其始先乎構二人聽者察于其始而發絕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四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迷曰陛下情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籬弟君子無

信謗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

賓之初筵篇

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首章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愚謂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于亂哉○按毛傳以此為燕射疏義以為大射○安成劉氏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醕爵之後○衆耦拾發孔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章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洽合也奏樂和以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壬林傳云壬大也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

射○安成劉氏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醕爵之後○衆耦拾發孔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章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洽合也奏樂和以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壬林傳云壬大也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

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由是神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云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醕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三章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此言初筵能自敕戒以禮至于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十一

夏七

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末章箋云凡此時天下之人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耻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夫讀曰惡勿猶無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讐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之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女從行醉者之言俾出童殺使戒深也殺羊之性牝牡有角殺羊傳云不童也三爵箋云

獻也酬也酢也○輔氏曰凡溺于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小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小人君子之喪敗罔不由酒故於上則曰有政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而於下則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大克羞者爾乃飲食醉飽爾尚克羞饋祀爾乃介自用逸弛畏天顯不敢崇飲商之所以興也用燕喪厥儀民罔不盡傷心受之所以亾也詩三百大抵主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十一

夏八

於文王之德之純文王時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矣及武王因商俗之淫酒而以酒誥戒康叔其後也武公感幽王之沉湎追酒誥而作賓筵蓋其因射而先飲因祭而後飲猶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之意也至詩之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書之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上下數百年而文意若畫一真可謂得祖宗之家法者矣○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丘文莊公曰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司越音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謂華飲也若不可

禁則博而戮之丘文莊公曰古聖人豈以飲食之故  
戮民哉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物無之不致傷  
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惟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  
其身之大不嚴禁則不絕故也○樂記夫豢豕爲酒  
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  
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王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於書有彝酒之戒  
群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  
又寓教戒之意于器具之中彝皆有舟其載有尊  
皆有壘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畢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五元

魚藻篇

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疏義豈樂樂豈以魚  
之首尾爲次第有那其居則不特飲酒之際享其樂  
蓋無時而不樂矣

采菽篇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叢子曰于  
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國語注王賜諸  
侯命服之樂也○詩說曰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  
之詞○左傳以爲此幽王舉火戲諸侯悅褒姒時也  
○首章傳菽所以菘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  
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灌三牲牛  
羊豕菘以灌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鋼羹故使采之  
○四章箋云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逢  
逢喻賢才也以柞爲與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五元

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無乏絕也○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箋云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左右連屬  
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長樂劉氏  
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  
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  
也枝葉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逢逢  
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惟葉之逢逢反以衛其根株  
而爲之堅固猶天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嚴天子  
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末章箋云楊舟汎汎然無所

定則以紼繫其綏也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優哉游哉亦是矣箋云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孫炎曰紼綵也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考周禮宗遇會同諸侯事君之禮也存頒省聘問天子撫臣之禮也大行人掌其禮小行人掌其籍無敢越也後世諸侯不朝而天子反行錫問之寵其亦異於是乎

角弓篇

序云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夏 三十七  
故作是詩○首章傳云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繫者義弓定體之箋云與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廬陵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與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角弓疏云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陳大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婚姻

頌弁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者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疏義按父族有四者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四章人之無良復漢書注云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而怨之○五章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老年人之遇已亦然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夏 三十八  
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許氏曰言讒人顛倒是非固無所顧忌而王聽之無厭惟恐不言猶如食食之必宜于飽如酌之甚取其多則讒者計行而愈有以增益其勢故下章有教猷塗附之說也○如食儀饌儀我也釋文○六章疏云王母得如教猷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七章箋云遺讀曰隨式用也妻飲也今王不以善政教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飲其驕慢之過者○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是故有

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是故有合族屬治際會之等今  
若此詩所刺無禮甚矣吾於是而知周之衰也○詩  
人以爾稱君非禮也然愛君則爲親之之詞怨君則  
爲賤之之詞若稱之於天保親之也稱之於角弓賤  
之也○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  
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  
所爲作也

苑柳篇

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首章蹈傳作動言王心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十一 五  
變動無恒也箋云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幽王暴  
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  
靖謀也極誅也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  
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  
事也○二章邁箋云行也行亦放也○三章居以凶  
矜謂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呂氏曰居以凶  
矜猶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  
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彼  
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君以此稱乎臣固見昏  
虐之過臣以此稱乎君亦豈忠厚之情

都人士篇

序云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無今韓詩實無此首○首章  
傳彼彼明王也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  
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  
作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所行要歸于  
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也○二章  
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緇緇布冠也箋  
云古人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三十一 五  
節也綱直如髮謂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  
末無隆殺也○疏義綱直言其髮多而不局曲也但  
如字不可曉耳或云當作其字○三章傳云尹正也  
謂都人女正直而嘉善○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姓  
周室婚姻之舊姓也○左傳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  
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國名記云  
鄧皇帝之宗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潛夫  
論云鄧與姑同而字異○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  
姑姓皇帝裔伯儵封於南燕賜姓曰姑○四章箋云  
而亦如也而屬如聲屬也聲必垂屬以爲飾屬字當

作裂蠶螫虫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內則男鞶章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章  
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屬與左傳云鞶屬游纒也  
服虔以鞶為大帶屬是大帶之垂者○小爾雅云帶  
之垂者謂之屬○末章箋云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  
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旗  
也○疏云禮大帶垂三尺

采綠篇

序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長樂劉氏  
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夏

三十一

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世以統兩屬也屬  
建長以統五國也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  
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具乎道義也  
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弗順則正以屬屬有弗  
制則正以卒卒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羣牧  
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  
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而大  
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屬長不能正其所  
部而鄉鄰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送與古異矣○朱  
子謂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

所刺于上也○二章傳永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  
也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  
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  
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三章疏云婦人思夫  
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子之  
往狩我當與之韋其弓若子之往釣我當與之綸其  
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嚴氏曰言其夫在家  
之時往狩我則為之韋弓往釣我則為之綸繩今遠  
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末章箋  
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魴魴  
詩經類考

黍苗篇

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夏

三十二

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  
焉○詩說曰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  
美之○首章疏云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  
是宜王能膏潤天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  
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有若南行營謝邑之人召伯  
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也幽王之時人苦而君若臣

不知故刺之○二章任謂器物人所負持輦周禮鄉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說文輦輓車也从車夂在車前引之也夂精竝行也从兩夫○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能辭其憂責哉宣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五七

黍苗與蒿高相表裡但黍苗詞格簡作于行役士庶蒿高鋪叙宏濶作于各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自別

隰桑篇

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詩說曰天子燕士之詩○首章箋云隰桑之枝條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

德於民○既見君子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如何哉○三章德音孔膠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末章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疏義云變雅中之君子必非在朝有位之人然詩無歎息招揀之意又非棄而在野者此則不可知也○呂氏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白華篇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蔡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首章箋云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喻王取于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爲孽將至滅國○二章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耳蓋當夏時而龍漦之妖非一日之故矣○疏義思深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三章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謝氏曰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二十七 五八



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疏義云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四章疏義云貴賤易處可怨又可思也○五章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官中而欲外人不可聞亦不可止○疏義云情宜相通而不通如此可怨者也○六章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七章箋云歛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義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疏義云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末章箋云王后出入之詩經類考 小雅卷十七 五九

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黜而卑賤矣○疏義云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亦可思也○黃佐通解云此詩與關雎懸絕君臣父子夫婦皆不得其所三綱絕矣周安得不亡○申后宜曰同廢則白華小弁同歌乎其母子隔絕可得音聲來往而以此二詩相聞乎以褒姒之威羣讒之計必不使之相聞相聞則其禍益烈矣想當時母歌于內而子不知于歌于外而母不知悲情怨氣之叢集不但京海孝婦之一寃也而天神威怒得不假手于申

犬戎耶

縣蠻篇

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朱子謂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編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首章傳云縣蠻外貌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與小鳥知止于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在國依屬于卿大夫之仁者至于爲未介從而行道路遠矣宜渴則予之飲饑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薛君章句縣蠻文貌○陳北溪云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也客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無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無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即言翁徐言則不聞言乎將無周公曰唯唯且也喻矣明日與師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君子之告人也微其微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饋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首章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二章兔斯之斯箋云白也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頁一

三五三

漸漸之石篇

序云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後久病于外故作是詩○朱子謂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詩說曰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

苦而作○首章箋云山石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強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虞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廣濶而不可卒服○通解云此詩首二句謂所歷之路石皆堅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扳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水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末章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

詩經類考

小雅卷下

頁一

三五三

茗之華篇

序云大夫閱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

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  
故作是詩也○首章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與者  
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  
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  
孤弱傷者謂國日見侵削○二章傳云華落葉青青  
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  
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末章  
傳云牂羊牝羊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閭  
言不可久也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復興不可得也  
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  
詩經類考 小雅卷五 五十五

何草不黃篇

序云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  
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詩說曰桓王  
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說詩異同考卷之二十七終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八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大雅

文王篇

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謂受命受天命也作  
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  
遂有天下亦率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于識緯始  
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不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知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眾人之  
心而已矣眾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于一而無一毫私  
意雜于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  
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  
往哉書所謂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  
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  
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于  
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于本篇矣○呂氏春秋  
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之滔而翼文王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魯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曰夫歌文王大明赫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左傳襄公四年亦以此詩為兩君相見之樂○什文云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皆以其德繫之○首章通解云聖人稟至清至明之氣而生其生也固是氣也其沒也是氣安歸哉亦歸諸清明之天而已矣故始終以天言之○安成劉氏曰雅頌稱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一

化行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之所以興也奈何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甫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士太師厥父之後為厥惟司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安得不替乎召公是似南仲太祖可謂世濟其美矣○四章緝朱子曰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五章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灌于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裸○嚴氏又曰禘裳商周所同禘裳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二

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  
身則止徧明以理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  
事而施行之○呂氏曰宣昭義問所謂明四目達四  
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  
興亡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愈不敢  
怠矣○安成劉氏曰敬者于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  
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  
傳相戒固惟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  
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與持盈守成  
者尤在于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

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  
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  
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  
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  
意又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丁奉  
臆言云嘗觀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八篇而甚知周之安殷之難及觀詩之疾于周  
服裸將于京而甚覺周之安殷之易豈詩書語意相  
背耶蓋此詩成于書之八篇以後治定作樂之日向  
使殷人一有貳志則公豈罔言于幼主也

大明篇

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云二聖相  
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朱子謂此詩言王  
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  
序也首章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于下故赫赫  
然著見于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  
下其徵應昭晬見于天謂三辰效驗是天之意難信  
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以天位殷適以為惡而  
棄絕之使教令不行于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  
常惟德是與耳言此者厚美周也挾傳云達也○韓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

三百九

詩外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立至其太宗太史  
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  
如之何其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曰敬享以祭永主  
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曰敬之風  
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曰天子南  
面受于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  
斯不易惟王○四章傳云集就也箋云天監視善惡  
于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于文王生適有  
所知識則為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  
太姒○疏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為依就之義故傳以

集爲就也○疏云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魯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後定于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雙峯饒氏曰文王生于祖甲之三十一歲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疏義云初載猶曰壯歲之年也或謂卽位之初年恐鑿○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婚○載年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六 四百六

曰祀周曰年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四時祭祀一訖也年禾一熟也載萬物終而更始也○五章箋云旣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太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傳云言太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以文定爲問名之後定有吉祥謂納幣也○造舟爲梁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孫炎曰連四船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獨一船曰特舟○箋云迎太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

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六章長于惟行傳云惟行太任之德焉○變伐新安胡氏曰變有和順之意○慶源輔氏曰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變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七章傳云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感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東萊呂氏曰紂以加紂之衆來戰武王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計較之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 四百六

私豈得而容哉此蓋設爲勉之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辭意嚴格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涵咏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毛詩或問云惟予戾興謂惟我以諸侯而興耳侯與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戾爲惟則與上惟字重疊不成句矣○八章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駟陸佃曰言上周而下殷也○旣曰變伐復曰肆伐夫變則以和肆則以威二者不相悖耶變者伐之德肆者伐之功惟德則順天惟功則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此武之

全美也○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涼彼武王是周公以  
伐紂之功推重尚父而若于已一無與焉者公此心  
即虞廷九官相讓之心而武之所以成功太公之所  
以戮力皆自此致之也○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  
耕時○詩詠一代之德夫孰備于大明乎觀其鋪張  
家世遡流窮源粵自王季而太任而文王而太姒而  
武王而尚父見其夫妻之同德焉見其婦姑之同德  
焉見其祖孫之同德焉見其君臣之同德焉嗚呼具  
此六同而八百年之基業不待卜而已定矣

蘇篇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八

三五

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首章傳云興也瓜紐  
也跌胸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  
胸故謂之跌綿綿然若將無長大喻后稷乃帝嚳之  
胄封于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邠居漆沮之地歷世  
亦綿綿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民心而生王業故本  
周之興云于漆沮也○古公傳云胸公也古言久也  
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陶復陶兗說文曰陶瓦  
器龜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兗說文  
云土屋也覆于地也則復之與兗俱土室耳○正義  
云兗在地下覆在地上俱如陶然故稱爲陶○賈公

彥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  
之謂之爲複言于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  
坎謂之爲兗其形皆如陶龜複兗皆開其上取明說  
文云土室也○二章呂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  
遷之時精神風采也○太王遷岐事莊子與呂氏春  
秋皆云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  
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  
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  
杖策而去狄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書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九

百六

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  
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父曰與之  
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  
又何欲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父曰與之耆  
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爲民也  
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  
爲宗廟乎太王亶父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  
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從之者  
二十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三章契則禮華氏  
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熱燠遂吹其燠氣



以校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士喪禮楚焯置丁燠在龜東○陳祥道云燠炬也  
吳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燠亦謂之楚焯楚其材也焯  
其體也契其用也○羅氏云禮圖楚焯以荆爲之必  
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卦之德方以知以其德方  
故以方木灼龜也○周人尚卜况洪範稽疑帝王治  
道之要也故雅詩于一代之終始每以見乎龜者微  
焉于太王肇興則曰爰契我龜于武王太定則曰惟  
龜正之于幽厲衰亡則曰我龜既厭○四章乃宣乃  
畝箋云時耕曰宣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言從西方而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

所愠之爽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  
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  
季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于王  
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闕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  
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蓋直是消長  
之理也○末章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絛絛  
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嚴氏曰人之良  
心如木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汨  
其良心如木有物以闕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  
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一

左傳所謂及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絲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歌奏以致傲此大雅所以為大政也○歐陽修曰大雅絲九章初頌太王遷邠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八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一

棫樸篇

序云文王能官人也○朱子云序誤○首章傳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二章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宰云此祭祀瓚裸將之事是助行祿事非獨一人○疏云為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三章傳云揖推也○方言云揖謂之棧或謂之權郭注云棧棧頭索也所以懸致也

權謂之揖說文云揖舟楫也付名云在旁撥水曰權又謂之楫○箋云舟之順流而行者乃眾徒舩人以楫權之故也與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繁露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四章疏云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雕琢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喻文王可修飾其道為聖教者心性之脩聖故也○邵氏貴曰我王金玉也而勉勉焉其為追琢也至矣○嚴氏曰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內則金玉之使有可貴之質作人之效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旱麓篇

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首章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也○傳云于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者樂易之謂也樂天則外無艷居易則中無險文王以此盛

德作興人才而士皆象德從化上者安于上而盡其  
大不為府權下者安于下而務其小不為希高如為  
飛魚躍各適其性此作人之極致也○韓詩外傳曰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  
度率民力稼以重農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  
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  
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豈弟君子文王之謂  
也○輔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之裕  
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嚴氏曰豈弟者德感仁  
熟和順充積之謂也○疏義云和樂而平易必于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一 十四  
天理乃能然○易曰祭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豈弟之謂也○呂氏曰緜之八章曰柞  
械拔矣行道允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極斯  
拔松栢斯允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  
言此章之義曰夫早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祭  
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彫  
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  
也至于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二章箋云  
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疏云  
玉瓚圭瓚也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  
盛鬯酒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以器  
是黃金照酒亦黃故云黃流瑟箋云潔鮮貌說文云  
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三章箋云為鳴之類  
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  
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言太王王季之德近于  
變化使如新作人○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作人之妙  
也為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  
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一 十五  
使之不自已也○四章箋云祭祀之事先為清酒次  
為擇牲故舉二者○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  
酒注云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思齋篇  
序云文王所以聖也○首章孔氏曰太姜太任太姒  
皆稱太明皆尊而稱之惟武王之妃不稱太蓋避太  
姜故也○左傳僖五年官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號仲號叔文王之穆也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  
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  
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

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邴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  
封次曰聃叔季載參以左傳曰管蔡邴霍魯衛毛聃  
邴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  
人則詩人則百之詠夫豈徒哉按此特其見于書傳  
者耳亦可見其多也○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  
聖本于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而遭頑嚚將不得為  
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  
不倦而瞽瞍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  
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二  
章止齋陳氏曰古人于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  
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于忍不止于異與  
也○嚴氏曰御讀如字訓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  
迎治天下國家○毛詩或問云必罔怨罔恟而後可  
刑于寡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即不  
能刑矣○三章傳云文王和敬之德在宮在廟如此  
豈為不顯乎亦以此顯德而臨之于民上既以顯德  
臨民其所為無射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  
王之德無厭倦也箋云官謂辟離宮也羣臣助文王  
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  
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離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六

同

亦得觀于禮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言養善  
使之積小致高大○四章傳戎大也言大疾害人也  
烈業也假大也言王業遠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  
已也式用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  
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化之  
深也文王之祀于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  
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  
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末章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  
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成其俊又  
之美也此言文王同于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七

皇矣篇

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疏云涉以孤聖獨與禹則父無今聞周以積世  
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  
實由之也○首章傳云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

箋云二國紂及崇侯也故作正長也四國密也阮也  
狙也共也究謀度居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于  
天心密阮狙共之君又助之謀言同于惡也○考傳  
云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  
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  
浸大也○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為  
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箋以與宅謂與文  
王○二章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  
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  
有德之甚○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云徙就文王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九 四百六  
德也申習夷常路大也言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  
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于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  
厥配箋指太姒○四章箋云德正應和曰猶照臨四  
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昆○五章  
傳無是畔道無是拔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  
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  
如是跋扈者安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  
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謂當平于所  
欲征者之獄訟知彼已曲直然後伐之也○韓詩云  
畔援武強也飲疏云鬼神食氣謂之飲故注飲為食

○六章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原爾雅孫炎注  
云別不相連也○七章傳云不大聲見于色革更也  
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謂人君有光明之  
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  
法者其為人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  
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怨耦曰仇仇方謂旁  
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末章傳云于內曰類于野  
曰馮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  
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不長夏  
以革毛詩或問曰長即短長之長不長與不大對夏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十九 四百六  
即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維至夏而後文采  
具故名采色者為夏此色所從出也革即草木之革  
革音屬脾八音皆賴之以為節聲所從出也○韓退  
之拘姜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  
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  
生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程伊川曰退之琴操  
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  
人都不到此  
靈臺篇  
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首章呂氏曰文王之作主于望氣稷  
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  
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  
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  
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稽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  
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瘠之地于是乎爲之城  
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俺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  
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斯言得之矣○  
李氏曰左傳昭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  
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二十

欣色喜者有見之而疾首感頷者出人心之樂不樂  
也文王之鳥獸魚鱉何以異于人哉特民心樂之耳  
孟子最善說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道盡詩  
意○三節通解云論字本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  
也蓋諸侯軒懸北宮黃鍾東宮夾鍾西宮夷則各懸  
十二律四清聲鍾各十六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  
爲事羽爲物所以無患者物不大於事民不大于臣  
臣不大於君各有倫理相應○鐘簋飾以羸屬磬簠  
飾以羽屬器異異虞也鐘磬之符皆飾以鱗屬若竹  
箭然文同同符也符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  
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三十一

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呂氏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靡學校刺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毛詩或問曰漢以來皆以辟靡為天子之學戴埴楊用修皆嘗辨其不然考之莊子文王辟靡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知為樂名矣蓋靡者壅水為池之名作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二

樂宜空虛故於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學宮之中自有辟靡非舉辟靡以名學宮也○末章禮曰御替幾聲之上下○國語曰矇矇修聲○傳云有矇矇而無見曰矇無矇矇子曰矇矇云替亦有矇矇矇之小別○樂書云鼙之為物性靜而惡聒喜夜自鳴聲大而遠聞○嚴氏曰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黃佐通解曰魯有三臺之役而春秋譏楚與章華之工而伍舉諫豈人心有古今哉憂樂之情異勞逸之勢殊也春秋書築臺者三築囿者三譏厲民以自樂也文王築臺囿而民樂者與民同

樂故也不然阿房築而民乃離矣嗚乎樂非直爾也夏作破斧之歌而民悲殷作靡靡之樂而民泣音之感人更甚矣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觀靈臺詩考夏商之政信然

下武篇

序云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功之焉○首章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呂氏曰下者繼上之詞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二

太定其樂口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尚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為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為上哉○二章箋云作為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于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未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



今者欲成我周王道之信也○四章傳云應當也箋云可愛哉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五章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于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故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善考而享福也○嚴氏曰承上章言武王繼述之孝昭昭顯著有自來矣由能繩約其先祖之跡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末章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

文王有聲篇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二四

三五六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通解云按維清奏象舞合此詩為九德之歌堂上以琴瑟詠之堂下以象劑吹之故頌合大雅例如此○首章箋云邇迷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述行廣大其太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世之德益盛誠得人君之道也○二章疏云武功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三章傳云滅成溝也箋云方十里

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通解云公劉遷郿而以思輯用光為心太王遷岐而以乃慰乃止為心文王遷豐而曰求厥寧追來孝云者真守家法而克繼志者矣○四章傳云濯大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太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于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四方如荆之南徐之北汶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五

東渭之西去豐雖遠皆扶攜來歸也○五章夾漈鄭氏曰周地西迫戎狄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東即華也○皇白虎通云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不擾匹夫匹婦虛無寥廓天地通靈也○六章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郿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逸周書豐鎬相去三十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已建辟靡時至武王乃遷都耳左傳曰芮郿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郢吾南土

○肅慎燕薊吾北土也與此次第同○七章董氏曰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故曰考卜惟王則王志先定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爲主○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雅十龜龜筮傳八龜逸禮天子龜尺二諸侯八寸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凡龜取以秋收以春其藏有室其爨有時奉之必潔而曳踵奠之必端而辨其首卜則腹骨灼則四體而太卜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五

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不一○疏義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氣勢如此度必不肯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

生民篇

序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首章傳云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謂姜嫄禋祀之時高辛氏帝率

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遂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卽得懷妊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風早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時惟舜所舉之后稷矣○嚴氏曰天帝本無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事周旋若陟天帝之步武卽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卽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風早而不遲則生產之長育之是爲后稷也閟宮言彌月不遲十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七

月卽生是早也又云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乃瞻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于帝其訓不必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神嗜飲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者見神人來格之意耳若稷果生于巨人跡則其事甚異閟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帝是依而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卽上帝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之說特列于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詞藉口而爲是說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

子謬于理而妨于教莫此為甚神恠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毛氏不信神恠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為帝譽耳帝為帝譽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舜乃舉之帝譽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此說者所以疑之今依毛以敏為疾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梅指之說合二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天地之始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為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二十八

四百六

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苗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而牛羊腓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愚按王肅亦曾有此論王基駁之曰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反不能育聖子以興帝王乎肅信彼而疑此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祥長于為惡短于為善也乖戾甚矣克禋克祀既曰釋詁文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曰禋敬也義得相通大宗伯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三十八

四百六

○三節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與易成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壯避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箋云單始能坐也詩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四章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五章箋云誕大也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若神助之力也○傳云茂筮也方極畝也極于隴無空缺之地苞本也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穡之處種稌種也謂其苗實雍種而肥大不榮而實曰秀○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稌也衰枝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十 五十六

葉長也發發管時也○說文云穎禾末也○孔氏曰穎是禾穗之挺○爾雅云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於生民見有周之四始載生載育生之始也誕后稷之穡穡之始也即有卽家室室之始也以歸肇祀祀之始也○先生如達不埤不塌等語語似褻也而直言不諱者質而已矣意者郊祀之禮陶匏玄酒莫不尚質故詩亦從而質與○詩中稱后稷者尊而君之也唐虞時后配名而言者后夔是也后配官而言者后稷是也爵配名而言者伯夷伯禹是也○稷五穀之長故以名王穀之官

行葦篇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謂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及草木但見成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但見介爾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失尤甚覽者詳之○首章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六 三十一 二九

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躓履折傷之草木方茂威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况于人乎莫無也其俱也爾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之以兒○二章疏云言王燕族人于獻酒之時醢醢醢并非蒞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肉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殺則脾之與臠○什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以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爲之名也以臠爲肉

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又曰口上曰腭口下曰函○  
三章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  
其可與者以為賓疏云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  
則知射為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  
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  
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  
士之義樂記云祀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  
更于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  
故知此射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于  
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于曾孫惟主之上豈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三

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周禮司弓矢鑊殺矢用諸  
近射田獵常矢庫矢用諸散射注云散射謂禮樂之  
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鑊矢此與賓客私宴不與  
常射同○朱注引投壺是以比行射投壺疏云以馬  
為筭記矢數也二筭為純一筭為奇勝者雙數則曰  
若干純心于者未定之詞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筭  
則曰五純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均等也等則左右  
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均射禮播三挾一摺者棟也  
挾者手挾也射用四矢棟三千帶間挾一以加弦而  
射也○末章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

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  
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  
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既告之黃耆台背及其來也以  
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以此故得壽  
者惟棋而助其受大福介助也○埤雅曰周官王燕  
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惟主則  
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台箋云台之言給也○  
什詁云給背壽也舍人注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  
若鮐魚○吳都賦云王鮪鮓鮓劉逵注云鮓鮓狀如  
蚪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鮓黃文性有毒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三

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啖之蒸者肥美○背什名云倍  
也在後稱也○壽董仲舒曰壽者壽也壽有短長由  
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壽于久自行不可  
久之道者其壽亦壽于不久故曰壽者壽也○通解  
云周之所以重耆老者何也曰其能稽古人之德有  
能稽謀自天此其所以可重也固或者壽俊在厥服  
周之所以東遷也商之咈其耆長夏之播棄黎老此  
其所以亂亡也與

既醉篇

序云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首章傳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為先後也歸俎則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之類君子指成王也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二章箋云殺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昭明者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三章傳云融長朗明也始于饗燕終于享祀疏云毛以為天既光大女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故王德高明而有令終禮莫重于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三五

言王能善于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于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終始皆善故公尸與之以嘉告也○鄭以為天既助女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又使之長遠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終又使之篤厚故公尸嘉告也○呂氏曰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四章傳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嘉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者言道之備至也○五章箋云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

之人有孝子之行又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于祖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六章傳云壺廣也○箋云壺之言相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繼已乃及于天下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疏云鄭以為壺之言相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相繼而密繼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于天下也○通解云壺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三五

朱註訓什宮中之巷矣言深遠而嚴肅者蓋王者居九重之中六宮之內寺人掌令閨人掌門司寢掌夜內豎掌蹕而人莫敢犯故輔氏謂使爾居于深遠嚴密之官室無有外虞歷萬年而長以福祿與子孫也○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壺猶言室家溱溱耳

出毛詩 〇七章箋云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天命又附著于女謂使為政教故女傳之子孫也○僕附也疏云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

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蘇子瞻特為是論大旨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而推本王者至誠不懈之治是固然矣愚則謂既醉各行葦也行葦先以五福祝父兄黃耆台背壽也以介景福富也以引以翼攸好德也壽考惟祺康寧而亦考終命也信乎至誠不懈之治先于父兄宗族故既醉之答所謂有以致之者經

言

鳧鷖篇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六

序云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禮釋繼昨日事但不淮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禮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夏曰復昨殷曰彤周曰繹○古者復祭必賜胙焉夏禮尚質故以復昨名之彤有飾物之文商禮浸文故以彤日名之繹有繼緒之義周禮則極文矣故以繹其義名之○小注曰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祭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

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是詩蓋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尸亦同姓之親也楚茨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矣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專為次日之燕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首章箋云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以下諸章箋意俱詳禮考內

假樂篇

序云假樂嘉成王也朱子曰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慶源輔氏曰自行葦至嘉樂四詩若如序說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七

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先生云大雅云受釐陳戒之詞如此四篇其受釐之詞也與然嘉樂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為公尸蒼鷖鷖之作但為疑詞于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首章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二章箋云天子穆穆諸侯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或為天子或為諸侯言皆相勗以道○三章箋云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嚴氏曰威儀抑抑然謹茂其德音言語秩秩然有常言行皆威德之所著見也又曰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通德音此詩秩秩可以爲言語教令不可以爲聲名皇矣猶其德音可以爲教令聲名不可以爲言語南山有臺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德音不忘車牽德音來括皆聲名也小戎秩秩德音鹿鳴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邛谷風德音莫違皆言語也○水章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調立法度以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八

三五

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惟其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是詩妙在不愆不忘無怨無惡二語夫愆忘怨惡四字從心皆君心之非也此必格心大臣如周公者言之

公劉篇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疏云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

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于邠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窳于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按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窳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動周十五世而興周本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三五

三五

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若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路史諸書因謂公劉非后稷之曾孫稷生釐釐釐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是皆不可考者也○首章傳云公劉居于邠而遭夏亂迫逐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幽焉思輯用光箋云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闕其民乃裹糧食于曩橐之中棄其餘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于孫之基爰  
方啓行謂爲女方開道路而行蓋諸侯之從者十有  
八國焉○二章何以舟之箋言公劉爲民而相土而  
民亦愛公劉之爲民故進玉瑤容刀之佩何以舟之  
謂當時之民皆云我有何物可與公劉帶之惟有玉  
瑤容刀可以爲之佩耳○黃佐通解云利用遷國易  
固有之虞夏之世代有屢遷者然盤庚之遷耿也  
以馮鹵墊隘之地而有蕩析離居之憂固宜一舉而  
從之觀其巨室胥動浮言小民不適有居而爲上者  
傲上從康乃伏小人之攸箴內外不和吉言于百姓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十一  
衆感之籲矢言之出始告之中威之既遷而綏爰之  
若不克與焉而公劉長西戎之衆裹糧之行不俟再  
訊斯原之相十八國從遷下無永嘆之赤子上有濟  
踰之羣臣富庶之效不日臻焉動民而民不懼勞民  
而民不怨聖人舉事如此而已雖其愛國愛民之心  
兩若若一而民情之順逆天地懸殊則亦其平日之  
所感有異耳故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後之遷國者  
要當以公劉爲法可矣然怨誅逆命之民而以口舌  
代斧鉞以至誠攝忠信不怒而不譴焉後之厲民自  
養者其毋以盤庚爲口實哉○周禮大司徒以土宜

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  
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大司徒凡令賦  
以地與民制之是其典章周密固自周公制之然觀  
景岡以辨土宜徹田以定軍賦則公劉以狹小之國  
而固以垂遠大之規矣○其軍三單毛詩或問曰按  
毛傳三單相襲也孔謂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  
三行皆單而三重爲軍也此謂發師在道及初至之  
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  
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  
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十一  
玄以爲公劉遷邠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  
羨卒也  
澗酌篇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也○首  
章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  
挹之注之于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餼者以有忠  
信之德齋潔之誠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  
德繁物爲君子者能有道德爲民父母上天愛其誠  
信故歆饗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不行道德作民父  
母乎○餼餼傳云餼餼也餼酒食也餼又作饋耐瘞

饋餼任也孫炎云蒸之曰饋均之曰餼郭云饋熟為餼沃酒食之饋謂為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王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亾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卷阿篇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子謂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弥失之矣夫洞酌之賢人君子方為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二 三五  
成王而此詩遂為所求之賢人何哉○首章傳典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典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衆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正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

賢也則亦如此而已○釋文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二章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俾爾彌爾性謂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謝氏曰伴與逍遙閑散之意優游從容開適之意休休息也○三章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四章箋云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福祿被之若易保之實難召公隱然寓規真能畫師保之道者矣○傳云弗小也疏云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弗祿宜為小福故以弗為小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通解云受命長謂其受命之已久也蓋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逸謂自三宗后人君類皆短折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稱祖甲享年之永亦惟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後三十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二

三五

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况其初卽位爲三叔武更所擾首尾凡六年矣其時必不暇爲卷阿之遊也今得遊卷阿矣而曰泮奭優游曰土宇販章曰非祿爾康此亦可以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恙訪落徬徨思墜之時比矣小序朱子謂篤公劉之詩寔出于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將蒞政之日耳非謂卷之作亦在蒞政之始也可援以爲例而謂七年不可謂受命之長乎或曰成王受命已長矣豈尚不知用賢圖治而汲汲戒之哉曰人君不可一日無賢賢者不可一日而強致以周公之吐握猶恐失天下賢立政一書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四四

四四

有孝有德何也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臯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六章箋謂得賢之益非徒能使王顯叩圭璋也此豈弟君子能爲四方之綱紀王何得不求乎叩叩志氣高朗也○七章箋云翩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翩翩然亦與衆鳥集于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馬王之朝多善士諄諄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九章傳云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按書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欲其媚于天子也又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欲其媚于庶人也成王中材之主而其言若此召公以老成將順其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四五

四五

亦有諷諫之意乎仲尼刪詩卷阿之後卽繼以民勞大雅自茲變矣周公于立政曰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易曰吉人之辭寡蓋慎言慎行自求多福吉之謂也然則守成之世喜承順而惡忌諱二公欲培養元氣思得賢人以婉順格其非心故立言若此誠恐天下之禍起于激而福每恒生于和故也唐虞之世言事君則曰汝無面從言使民則曰從欲以治此豈成王之能及哉抑成王之時泰之時也嘗讀易而得其說矣泰之爲卦雖吉且亨然聖人懼焉旣謂無平不陂又慮陰皆失實者蓋變二四則至于豐可憂變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六

翼孝德之賢以成君德而四方之綱是則慈祥者進而有所謂包荒者矣篤實者進而有所謂馮河者矣上而媚君下而媚民則遐遺無不周矣吉人彙征義之勇也不遐遺者知之周也不朋比者禮之節也帝王之政見于語者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亦不過如此召公傳帝王遺教立意與易合其得保泰之道哉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周公亦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然則卷阿之樂固召公之所深慮也然召公之作旅焚恐武王之玩物而喪志也其詞直者何也以武王大聖人也而又當君臣同心之際故直也卷阿之作蓋恐成王之逸游或至于流連也其詞婉者何也以成王中材之主也而又當君臣危疑之後故不得不婉也要之各有攸當焉耳洛邑旣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書以達于王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疾敬德爲祈天永命之本及觀卷阿之詩則極言壽考福祿之盛而究其由則以用賢修德爲致福之本二篇之中各致意焉古之大

臣其爲國家深長遠慮如此○古樂府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或曰鳳皇自庭飛往卷阿之上召公作歌所以矢其音也操詞不古其爲假托無疑矣然召公之于成王也在詩之卷阿則曰馮翼孝德在書之召誥則曰無遺壽考以用賢爲君天下之要務也厥後成王果能訓迪百官推賢舉能而爲有周之令主謂非有得于召公之告戒可乎按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則壽之長百有餘歲可知矣無遺壽考豈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四八

亦周公之意乎故作君奭曰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說者以鳴鳥爲鳳皇然則是瑞也果有之矣其亦居攝之時與或復辟之後與不可得而知也曰受命既長則是鳴鳥之聞非止一時矣

變大雅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情有周之所以久安長治也按竹書紀年成王遊于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

十三年也康王繼之申戒農官以固邦本九年唐遷于晉晉侯燮父作官而美王使人讓之于是魯公築茅闕門以儉成俗而刑措不用治象亦除民覲德而不覲法者四十餘年矣昭王卽位復設象魏十六年王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朱子所謂舟膠楚澤王網陵夷者此也穆王徙都西鄭命辛伯餘靡修師旅遂西征犬戎至于崑崙丘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而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入于涉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鼃鼃以爲梁遂伐越至于沔荆人來貢始服楚也其勞民可知矣共王四年王師滅密懿王元年遷于槐里二十一年虢公帥師伐犬戎王師敗通孝王元年命申侯伐西戎八年初牧于汧渭夷王三年諸侯來朝烹齊哀公于鼎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其冬雨雪大如礪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而厲王立矣自康王後無非窮兵黷武之事民財民力諒亦因窮此民勞所以繼卷阿也與

大雅卷二十八

四九

民勞篇

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疏云厲王成王七世孫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首章傳汙危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惜不畏明箋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仰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从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从孟子所謂面諛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善良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五十

王之正道壞式用也文雖小子而用事于天下其廣六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末章傳繆繆反覆也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嚴氏曰詩言無良愾愾罔極醜厲繆繆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讀卷阿而知治世之文令人樂讀民勞而知衰世之文令人悲然卷阿主于用賢民勞主于紉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五十一

不肖所遇治亂雖異所以撥亂致治則同也○民勞詩人知陽一陰二之道乎故言無縱說隨者五言以近有德者一

板篇

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首章傳上帝以稱王者也箋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是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又王之所為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實之于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二章疏云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



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故謂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  
難天下之民女無得欣欣然喜樂而勸之方欲動變  
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女無得杳杳然競隨而助  
之○嚴氏曰舊說辭為王者出令然尋繹經意上承  
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僚友之  
言中間挽入王者出令之事則辭意皆無倫序遠觀  
上下章旨知辭之輯悻非謂王者出令矣○四章多  
將矯矯箋云將行也謂以憂謔則多行矯矯慘毒之  
惡誰能止其禍○五章傳云夸毗體柔人也謂足恭  
前却以體從之也蔑無資財也○六章攜無曰益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二  
云女攜擊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  
為蓋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君  
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立辟之辟傳云法也○  
呂氏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  
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七章傳云价  
善也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  
謂卿士掌軍事者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  
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  
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懷傳云和也  
○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

是為宗子之城使免于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  
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或曰觀史  
伯之言成周南有申呂蠻荆北有衛翟何以無亂華  
之憂曰則屏翰之說也此立國之根本也申呂在宛  
何畏乎荆衛在河朔行方伯連帥何虞乎翟周之衰  
也申侯啟西戎之侮而終為荆所滅衛檢淫亂之惡  
而終為狄所滅東遷之後晉鄭焉依晉有河東鄭有  
榮陽成臯皆洛都之屏翰也周亦不競于鄭奪其政  
取其田召狄以伐之于晉助燕燕而剪覆焉賞篡逆  
而爵命焉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然子頹之亂鄭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三  
之自入子帶之難又晉之由定猶有賴于二國也○  
天下有三脈賈路言路民情是也三者之脈有所梗  
而不通則亂將至矣板蕩之詩可監也○通解云易  
屯之六四曰求而往明也豐之九四曰遇其夷主吉  
行也古人處亂世之暗君未嘗不貸同列以盡力也  
况天怒于上人病于下而可躑躅驚懼自信乎噫坐  
偃月之堂者計傾僚友結中書之印者制同列使不  
敢言其亦類乎是詩之所告者○新安胡氏曰厲王  
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言而力救之顧不  
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諉

之故不欲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  
二公忠愛之懷于此益可見矣

蕩篇

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網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嚴氏曰傷者傷悼其將亡  
甚于刺也臣子作詩皆發于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  
君雖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于  
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為喻耳或  
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  
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言傷人倫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四

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又何妨于風刺乎○首  
章傳上帝以託君王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  
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  
威傳云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疾病人者重賦歛也  
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天  
之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  
則不然民始皆庶幾于善道後更化于惡俗所以傷  
之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  
威乎上帝君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詞也○  
韓詩外傳曰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

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二章傳疆禦疆梁禦善也培克自伐而好  
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  
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天降滔德傳  
云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群臣又相  
與而力為之言競于惡○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  
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謂各有天命將治則  
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  
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五

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  
在焉奈王不用何○三章傳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  
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疆禦眾  
慙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  
盜攘竊為姦寃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內于是王與  
群臣乖爭而相疑且說詛求其凶咎無極已○輔氏  
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  
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惑亂其聰  
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  
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記指厲王而言人

君好用暴歛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于已也呂  
正獻公言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  
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  
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也王應麟曰盜言孔甘寇  
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  
變曰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唐裴度曰欲平  
賊當先清朝延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  
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也○四章傳魚然猶彭亨也  
箋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群不逞作怨之人謂之  
有德而任用之○疏云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六

光明女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  
故又言女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  
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  
用事○韓詩外傳曰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  
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  
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  
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五章酒誥注  
云飲酒齊色曰酒謂顏色酒然齊一之辭傳云義宜  
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酒于酒者  
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嚴氏曰天不使女然

而于酒而惟不義之事則從而法之也非天使之是  
女自爲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  
意也○六章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螭蟾之鳴其笑  
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羨之方熟君臣失道如此且喪  
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時人伏  
于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傳云不醉而怒曰興○西  
京賦云巨靈吳屬以流河西則吳者怒而自作氣之  
貌鬼方蒼頡篇鬼遠也故古注云遠夷也不知何方  
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  
奴魏曰突厥質一種而異名蓋北狄黃震曰王質以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七

爲楚俗多鬼指楚也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  
荆楚則鬼方卽荆楚可知○七章○疊山謝氏曰三  
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  
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  
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女惟商老成  
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  
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者舊後在厥服平王  
所以東遷也○君與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  
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皆所謂老成人也○嚴氏曰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上章靡不有初解克有終之意也○金履祥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年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尚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于虢本實先撥斯可見矣其在河汾之間所謂汾王是也嗜好川舍之間可不慎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榮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人

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通解按是詩言厲王之惡大槩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沈湎于酒曰魚然自用而其失皆原于任小人蓋小

人用事必務更張以自便必誤其君子逸以固其寵必教其君以虐以塞其謗而重其權然則用小人者人君莫大之惡亦莫大之患也自古國家之成敗廢典何嘗不由于此乎○按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強禦招克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侯詛侯說靡伯靡寃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憂中國單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詩

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會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八章本說文曰木下曰日本从木一在其下徐曰一記其處也

抑篇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侯包亦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側○首章傳云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五人

爲容貌如不肖然夫衆人性本無知以愚爲主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于罪也○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筵一詩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于此厲王非獨自燕喪儀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飭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二章疏云毛與鄭皆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爲國無強于得賢人得賢人則四方有不善者可使教訓之以賢人有大德行

則四國順从其政是為強也○呂氏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于一身而言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于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播告焉故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三章箋云典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于酒言愛詩經類考 大雅卷下 六十

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于祭末有厭倦乎○八章毛以止為至鄭以止為容止辟為法言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文之容止不可過差于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為人所法反是善性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舐觸人以喻王本實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于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使為不善王何不遠之乎○九章傳緝被也詩經類考 大雅卷下 六十一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下 六十  
小人之甚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从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傲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疏明刑謂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六章無言不讐傳云讐用也謂人君無有一言而不為人所用者善惡皆奉承之箋云教令之出如賈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七章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習有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于正道不遠有罪過乎且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于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

○輔氏曰武公三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類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基人纔溫恭便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熱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于是焉○末章昊天不忒箋云王當如昊天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焉

無常惟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置盡而大困急我  
以是故而諫王也○抑詩十二章要義所在一言以  
蔽之曰尚不愧于屋漏夫不愧則心正矣心正而後  
推之一身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是也身正而後推之  
一國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是也觀其通篇而見公道  
德之廣大究其要義而知公心學之精約○武公年  
九十五矣自稱曰小子若初為子者以抱子自傲若  
初為父者若初為子故所求乎子者寢興酒掃凡小  
學之事無不舉若初為父故所求乎父者修齊治平  
凡大學之事無不備丁奉○黃佐通解云按二雅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六二

五

者事也何武公賓筵抑戒得人于此乎劉氏曰豈公  
作此二詩在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  
又有合于大小雅乎觀其卒于平王之十三年則此  
當在鎬京厲幽時作非東遷之後也然而二詩但得  
列于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若周公所  
作國詩乃列于變風豈周公既遠王室而幽人猶歌  
誦之不忘與則固所謂風也

桑柔篇

序云芮伯刺厲王也○首章傳云興也劉燦燦而希  
也謂葉燦燦而疏人息其下則病于燦燦也舍喪也

兄滋也填久也謂喪亡之道滋久長也昊天斥王也  
○二章傳云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災余曰燦言時  
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燦者言  
害所及廣步行也頻猶止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  
害比比然○三章箋云獲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  
國家為政行此輕獲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  
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將何之往也君子實惟  
執心不疆于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  
日相梗不止也○疑朱註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  
也儀禮士昏禮婦疑立于席之西注疑立正立自定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三十八

六三

五

之貌又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  
鄉飲酒亦有此文蓋人有疑則有徘徊姑定之意也  
○云徂何往三山李氏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  
梗錢氏曰水上浮木○壅水者斷梗也○通解云言  
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心者蓋君子若有爭心必卒  
為小人之所傾陷以激成禍亂如宋王安石新法一  
開其意亦未必堅諸賢爭之太過而王安石遂以死  
力爭于上前上為之一聽法遂成熙寧之禍故明  
道曰使眾君子不固與之敵使其勢久自敗委曲成  
章尚有聽說之理俾小人無乘隙為害當不如此之

甚伊川亦曰新政之誤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當兩分其罪可也然則諸君子雖皆激于忠義憂及國家其于爭之一字未必盡免也○三章圍釋詰云垂也舍人云圍拒邊垂也孫炎曰國之四垂○四章箋云女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常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女若云此于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相與陷溺于禍難而已○五章民有肅心數句箋云王為

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六四

四六

聖人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愚人言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不能分別言之于王也然不言之何也畏懼犯顏得罪罰也○十二章傳云隧道也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西風謂之大風釋天云西風謂之泰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嚴氏曰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从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作為之事皆合于法皆本于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汗之事蓋其立朝行已無

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六五

四六



則必有恪固之心焉天之生才也實難甚愛之甚惜之其亦有恪固之心世人莫之知也恃其胸腹之私與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訛詆巧詆而深排規以幸人之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鑑也神明之照也使氣沮志奪佛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厄屨而為陰陽之罰其中于人也必慘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為已傾以兩手掩人之聰明而自以為得也悲夫敗類者亦可懼矣○十四章箋云嗟爾朋友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六六

三十三

雲漢篇

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疏云仍氏叔字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首章雲漢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言求廢祀而修之也○疏云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祿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也○二章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轟轟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克箋作刺識也莫瘞群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三章傳云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不我遠與先祖胡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吁嗟

大雅卷二十八

六七

平告困之辭○四章靡瞻靡顧箋謂會無所視無所  
顧于此國中而哀閔之先正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  
父母先祖傳指文武言文武為民父母也○五章寧  
俾我遜箋云言天將使我心遜慙愧于天下以無  
德也○疏云旱魃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尺袒身  
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  
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也○  
山海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  
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  
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六八

能如常相紀故謂之散庶正正長也周官三百六十  
每官各有其長○末章傳云假至也言群臣當耶見  
其至誠于天下而無贏也箋云假升也王仰見明星  
而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綬之  
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矣○眉山蘇氏曰未有民  
不寧而庶官定者也○豐城朱氏曰始言有暉其星  
嘆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  
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于神此言大命近  
止無棄爾成盡其責于已惟修之已者不可以不盡  
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為一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六九

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  
神北行○文字指歸云女媧禿無髮○六章箋云龜  
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曹  
氏曰月令祈穀注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注云  
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  
可謂夙矣○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  
之方納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  
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  
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七章箋云人君以群臣為  
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疏謂不

序云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首章楊升菴云嶽四岳也孔子堯時止有  
四岳不主中岳山高者自名崧非中岳也崧嵩通  
用者誤○疏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  
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  
崧高篇

各从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問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魏氏曰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二章孔氏曰申伯先受封于申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故邑于謝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強秦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十

册命于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于郿猶江漢之于召虎也○孔氏曰申伯自鎬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郿又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嚴氏曰此詩多申伯之詞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騶駒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十

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  
晉亡于馮玉○問松高蒸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焉  
諸侯築城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朱子曰此  
也曉不得封諸侯故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  
○許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  
○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  
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皆去別處調人來都曉不  
得○胡廷芳曰松高與黍苗相表裡黍苗不過述召  
伯營謝之功松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  
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二

蒸民篇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首  
章箋云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  
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  
持者有常道莫不好亦美德之人天視周王之政教其  
光明乃至下謂及眾民也故生仲山甫使佐之言  
天亦好是懿德也○疏云周語樊仲山甫諫宣王是  
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于樊左傳王賜晉文公  
樊邑則樊東都畿內左傳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  
南有陽城懷州河內縣本野王晉語王賜公南陽陽

原缺第七十三、七十四葉

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  
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孔光之徒而後已○饒氏曰  
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邵氏寶  
曰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生或死惟義所在身  
也者理氣之會兼得焉上也苟不得已與其全軀吾  
寧存理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此之謂也○五章曹氏曰茹者吞陷之名若  
茹艸茹毛然○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強之  
寬仁之勇柔嘉惟則者也○輔氏曰三章稱山甫之  
德柔嘉故此又以剛亦不吐不畏強禦者言之○安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五

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慈祥柔惡為懦弱剛惡為  
強梁剛善為強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  
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蓋其剛柔合  
德而發皆中節也○疏義云易處之事不敢忽難處  
之事無或侮是不茹柔吐剛者也又曰不茹不吐總  
以處事不侮不畏專以待人言○六章輔氏曰奉在  
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非強立者不能至是又不可  
獨以柔稱矣○七章每懷靡及箋謂此山甫令戒从  
行者之亟行云若每人懷安而不速行則事將無及  
○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必云道而出

是祖與道為一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祀轅王  
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馭遂驅之聘禮記云出祖  
釋馭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元云祖始也一日祖  
但也詩傳云馭道祭也謂祭行道之神使者為馭祭  
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禮畢而行○林氏曰宣王時  
北有獵狃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  
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  
而大戎自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  
之方况得一不為備乎○許謙曰孟民之詩反覆贊  
誅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于德耳八章之間凡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下八 七六

者而不能察撥除之說其亦知而不能行也夫  
韓奕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首章傳庭直  
也朕命不易箋云凡我今之所命者不得改易而不  
行其有違道不直之方則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此  
是王命辭之畧也○黃氏曰君之于臣任之不專信  
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故告之以朕命不易  
○二章周自中衰以來疾不受命而覲王不親命而  
錫者久矣詩人喜見舊典之復作也故于是乎書曰  
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韓侯入覲曰王錫韓侯真  
詩經類考 大雅卷下八 七七

師未去者于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覲禮每以侯氏稱諸侯之來朝者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四章汾傳云大也箋謂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也顧之傳云曲顧道義也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于是之時則有曲顧也○升菴集亦云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所謂韓侯顧之也蓋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駁囊裝之盛彙盼騰御之冶容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九

矣○諸婦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孔子譏管仲三歸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昏禮女從者畢袵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五章傳云姑躐父姓也疏云以姓配夫之國故云韓姑○燕卷者謂盡其婦道有顯譽也○楊升菴云相攸攸字說文攸行水也字本从水省作攸借為所字古文苑西岳碑靈則有攸秦嘉述婚詩神啓其吉果

獲今攸文選紛焱悠以容喬注旌旗搖動貌悠詩中除悠悠之外只有焱悠與莊子謬悠內典道性天悠可押又云攸所也韓文壹攸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乘危貌又鬱攸火氣也五行傳御于牀攸言人君遇災以憂為所則可免也牀攸猶言敬作所也前漢書傳欽攸攸外寓支通傳嘗遊外國歲數彙悠○末章箋云燕安也大矣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者實當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溝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欽是賦稅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七九

使如故常○墟古庸通尚書大傳曰天子貢庸諸侯疏行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庸也行亦庸也新卷○壑說文云溝也○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程子曰崧高之詩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于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為成哉至于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有國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况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于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錫命不行于

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  
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通解云是詩也君臣  
朋友之義夫婦父子之情無不備見學者觀之亦可  
以興矣○呂氏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  
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  
為王室之屏翰詩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要  
之盛其意蓋在于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  
在其中矣

江漢篇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八十一

○詩說曰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稱美之○陳  
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  
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  
者也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  
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  
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伯伐而平之○  
嚴氏曰周與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  
从化則後乎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  
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  
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

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征荆蠻其後又命召  
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  
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  
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  
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首章傳云浮浮厥疆貌  
謂江漢之水合流而眾疆之處舖病也言討而病之  
也○蘇氏曰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  
江而下也○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  
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  
考之曰江漢之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八十一

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  
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二章  
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  
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  
是為美也○三章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  
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  
事○五章廬陵羅氏曰爾雅彘曰彘注尊彘為上彘  
為下彘居中○孔氏曰釋器云彘中尊按彘人掌和  
鬱鬯以實彘而陳之則鬯當在彘而此及尚書左傳  
皆云秬鬯一彘者當祭之時乃在彘未祭則在彘賜



時未祭故尚盛之○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富足實倉廩者賜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王制曰賜玉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于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士兼庶人艾秬者黑黍一稊二米和氣所生也鬯者以百艸之香鬱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八二

註意則作召公三字訓作康公之廟器考字訓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然實費力不知當時何以入廟器等語以訓此句想只是據古器物銘而然也○嚴氏曰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勲于王室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謂不毀陸其功也又曰宣王方以武功衰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按此詩作于召穆公銘器之後故歷歷從頭說到賞功銘器處且其意爲美宣王命穆公而作故以王命請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八二

召虎兩舉而言之也○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識蓋文字之常體也

常武篇

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故以爲戒然○詩說曰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旣服而歸召穆公美之○首章疏云毛傳以爲王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命爲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旅○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旣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

師也○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  
 備素講于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  
 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二章三事就緒毛  
 云為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即還師勿驚怖也  
 ○袁仁毛詩或問云首言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次章  
 又命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  
 業不致曠官耳○疏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  
 氏則是宣王始命休父為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  
 也○郡國志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父之國也文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八四

居程故此加為上程○氏族略重為火正裔孫封程  
 ○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  
 人眾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耳此先淮  
 後徐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陳氏曰徐大  
 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于徐曰徐方者  
 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地理志  
 淮徐縣故徐國麻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  
 徐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後  
 漢東夷傳徐夷借號率九夷以茂宗周西至河上穆

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  
 淮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  
 國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楚大舉兵而滅之  
 費誓徐戎孔氏注徐州之戎此戎夷帝王所屬康統  
 馭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左傳周有徐  
 奄徐戎淮夷二國春秋昭四年會于申有徐子又有  
 淮夷○黃佐通考云江漢是伐楊州之夷故順江漢  
 而下此章是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此考之禹  
 貢諸書可証者然或者謂淮浦徐土止是一處既曰  
 順淮浦而下王師已過淮浦而至徐州矣何以下文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八五

又曰鋪敦淮漬又何以曰裁彼淮浦王師之所宜王  
 既循淮浦以省徐土而後返屯于淮浦歟曰非也禹  
 貢會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  
 泛濫為患尤在于徐則自豫至徐皆有所謂淮浦也  
 而鎬京又在豫之西兵欲至徐必取道于豫故此曰  
 率淮浦省徐土就所經歷之浦而言也下文曰鋪敦  
 淮漬裁彼淮浦則就所至徐州之淮浦而言也然則  
 所謂率淮浦省徐土非指其為一處亦明矣○孫子  
 云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常武所為戒畱處也又不獨三事係之也○三章傳

云紹繼也遊遨也不敢繼以遊遊也謂王舒徐而安  
行不為急疾依于軍法曰行三十里雖于禮舒行亦  
非敢繼以遊遊○四章箋云敦當也菽治也治淮之  
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五章箋云嘽嘽開暇  
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蒙  
俊也絲絲靚也翼翼敬也○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  
衝闕闕章言武王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略述武事  
耳常武言宣王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而若有過于  
文武之威者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下之兵尚威論  
德者其詞典論威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八六

瞻仰篇

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  
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  
父也○詩說曰尹伯奇見幽王嬖褒姒任奄人憂亂  
而作○三章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  
王也疏云懿與噫同寺近也言所謂主自婦人者又  
非有人教王為亂誨王為惡也是惟近愛婦人用其  
言故也○奄人周禮司刑注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  
官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奄釋文奄艷二音○奄人

之用不一內小臣諸奄之長主在后之所寺人主世  
婦而下之禮酒人乘人籩人醢人鹽人豨人春  
人饈人栗人守姚皆與女奚為類內司服縫人至與  
女御女工共事奄之類亦不同一是生而隱宮者或  
男或女皆有之一是男子犯宮刑而去勢者皆精氣  
閉藏總稱曰奄用則二者兼之○孔氏曰奄人防守  
門閭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賁朝夕給使顧訪  
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  
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狹術懷奸或乃捷  
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心而任人國  
詩經類考 大雅卷二十八 八七

之滅亡多由此作○丁奉臆言曰婦有長舌其自此  
詩創言乎然亦秦晉北鷄之晨之遺旨也夫謂惟厲  
之階者幽王之厲夥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厲也  
小入威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厲  
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凡此諸厲皆從婦之  
一舌以為階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  
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此舌邪○四章新安胡氏曰  
鞠如鞠獄之鞠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鞠人者其  
心枝害變詐而已○又曰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  
不當婦人是預今不惟使預公事又且聽其讚毀惟

婦言是用欲不速亡得乎○疏云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五章傳云富福也箋云平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禎祥于人矣威儀又不善于朝廷矣賢人皆云奔亡則天下邦國皆盡困窮矣○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女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正士之正已者此所以胥而亡也

召旻篇

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八八 三十一 之臣也○詩說曰幽王邇刑人近頑童巧用讒惡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首章毛傳云旻天疾威斥王也○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成乎厥心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以不察也○二章箋云証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網天下其東為殘酷之入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昏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桀極毀陰者也○三章傳云辜辜頑不知道也訛訛欺不供事也○四章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氏曰谷風有洗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脾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通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五章傳云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諛佞惟今之疾謂今則病賢也○箋云富福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疏釋謂賢者祿薄食贏而此昏桀之徒反食精粹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糶十糶九糶八侍御七糶米一斛治而成糶則九斗矣○六章箋云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八九 一 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至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我躬謂王躬也○七章止齋陳氏曰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繫以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節南山十月之交與召旻皆刺幽王任小人也然節南山專言尹氏十月之交備言皇父家伯仲允等而召旻曰茲賦曰昏桀曰辜訛惟斥其罪狀而不指其姓氏宜當時號石父祭公聲威熏灼使人不敢指稱與○古人于亂世雖時事盡去一無可為而忠義不死之

心未嘗絕望于其主若伊尹知桀將亡矣而猶五就以期極惡之倘使箕子知紂之亡矣而且為奴以冀武庚之倘立瞻仰召曼二詩所著幽王之罪浮于桀紂而其所不忍絕望者一則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一則曰惟今之人不尚有舊而以法祖用賢丁寧于篇末兩詩人之心蓋亦慕伊箕而興起矣是故聖人錄居大雅之終以見事君者必存此心而後可○蘇氏軾曰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

詩經類考

大雅卷十八

九十

三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九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周頌

清廟篇

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尚書大傳云周公與升歌而絃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倏然滿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獨斷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書君牙篇穆王作誥曰丕顯哉文王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三

謨丕承哉武王烈夫丕顯丕承即不顯不承也彼分言文武此專言文王何也按書洛誥稱王在新邑丕進文武而清廟為其升歌之詞則穆王之分言亦有據矣今此專言文者劉安成所謂父子竝進統于尊也○孔氏曰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見从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位于庭周公曰示之以力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此之謂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威德之所在也必于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此詩當與載見辟王同看此詩經類考 頌卷五 二 三百八

率諸侯以祭文王彼率諸侯以祭武王此爲成王之祭疑彼亦爲成王之祭故洛誥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呂氏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其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是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凡助祭執事者皆在也相惟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離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見矣

維天之命篇

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明六年制禮作樂○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

也下二句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假嘉也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歛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不知天之爲文王邪文王之爲天邪蓋有不容擬議者

維清篇

序云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獨斷曰此奏象舞之歌也○詩說曰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武之詩○傳云天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肇禮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楨禘○張子曰肇禮述天祀文王也○呂氏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禮以文王配帝于此也○嚴氏曰禮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禮祀之禮已肇始

詩經類考

頌卷五

二

三百六

于此遂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祚也祥者吉之先見也○通解云詩序曰維清奏象武也朱子謂詩中無象武之意按禮文王世子明堂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象武與清廟對故序曰維清象舞也以此○堯舜之典以後雖大禹之功之德亦但為謨而不得為典况文王乎然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有典有則頌之維清我將皆言文王之典此見孝子慈孫之尊祖殆視禹與文王如堯舜邪

烈文篇

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朱子謂中未見即政之意○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首章傳云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社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二章傳云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疏云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四

三〇七

此又言惟王立之封立諸侯始之于武王則惟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是戒諸侯使念祖父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序緒也則繼父祖之胤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于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毛詩或問曰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侯人庶奢儉不同故兩戒○末章傳云此前王文王也○箋云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

天作篇

序云祀先王先公也○詩說曰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獨斷曰祀先王公之所歌也○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太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若祭其人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為祭太王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傳云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太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五

三〇八



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山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平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簡能則易从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太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筆談曰朱浮傳作彼咀者岐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惟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注引韓詩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謂仁人之道易行故

詩經類考

頌卷五

六

四

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舉而棄之如敝屣然無親之心孰甚邪○嚴氏曰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天作高山一句可包皇矣一章太王荒之一句可包作之屏之一章聖人詩法詳于雅而畧于頌如此皇矣告君不詳不足以盡忠告天作告神不約不足以主敬

昊天有成命篇

詩經類考

頌卷五

七

三

河漸曰郊祀天地之所歌也○輔氏曰不敢康戒  
忘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  
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  
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  
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  
繼續光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  
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  
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傳云  
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  
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武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八 四十六

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  
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忘安早與夜  
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  
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  
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誦誦文武之烈  
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  
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  
宥諡○韋昭解明文昭定武烈烈威也君能定其文  
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按此二句則文武非文王武  
王矣○范蜀公曰此楊雄所謂康王之時頌夸作于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九 三七

下班固亦謂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  
有見于頌也

我將篇

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傳云將大享獻也言我所  
美大我所獻薦者惟是肥碩之牛羊也○箋云將猶  
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皆充碩肥膺有天氣之  
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疏義云奉而進之曰  
將奠而獻之曰享○又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  
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  
矣○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

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  
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到保佑到伊嘏文王  
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  
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  
二章傳云儀善刑法典靖謀也○疏云刑既為法則  
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于嘏字皆訓為太此嘏亦  
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惟天  
乃大文王之德既右助而歆饗之○輔氏曰儀以為  
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  
所云為動作不敢忘也又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十

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周繼  
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  
宗祀文王于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于周公  
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  
葉結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藁粟之牲掃地而祭所以  
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重簋以為器鼎  
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時邁篇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詩說曰美大武之三成○  
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注云殷猶厥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十一

甫始也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  
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  
武又見畏也王行巡狩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  
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薛  
君傳振奮也疊應也美武王能奮奇文武之道而行  
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白虎通曰實右序  
有周周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丁奉應  
言曰武王伐紂救民時然後動時者應天順人之時  
也以此時而巡狩故望天之子之既又決乎天實右  
序以昭諸侯而感百神皆以其時言耳不時則何所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十二

賜三等得專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  
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鉅鬯增爵爲  
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  
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  
賜至鉅鬯增爵爲侯未賜鉞者從大國連帥方伯  
而斷獄受命之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  
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  
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  
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  
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十三

不加刺焉一王后不貶斥尊賓客重先王也罪惡足以絕之更立其次妻父母不削已昆弟削而不斥以非賢能得之也至于老小但令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嗜尊跋扈惡疾者不免斥尊人君也世子有惡疾者廢不可承先祖也○外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倖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于家取賞于朝也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詩經類考

頌卷三九

十四

執競篇

序云祀武王也○朱子謂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从小序之說此亦以詞害意之失○周禮注繁過執競也○詩說曰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朱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于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范蜀公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疏義又云按中庸或問云如諸

儒之說至共王時立武世室如劉歆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亦然劉說則是自昭王以下歷穆共懿孝四王而始有武世室也此或未然○首章傳云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箋云競強也能持強道者惟武王耳不強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強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朱公遷云剛健而加怒而安天下養勇非一日宜其功烈之無競矣○二章傳云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箋云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祭之君斤斤如也○三章傳云反及難也箋云順習之貌

詩經類考

頌卷三九

十五

思文篇

序曰后稷配天也○渠思文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過渠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渠大也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傳云中極也言反其性貽我來牟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舟出矣以祭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

謂道我來半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又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嚴氏曰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于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于文稷實有文德能配于天非虛尊之也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饑則失其常心自稷立厥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稷之中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表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至闕乏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袁仁毛詩或問曰陳常于時夏謂常布此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十六

臣工篇

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疏曰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飭而遣之于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今及時動農天子賓敬諸侯不飭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獨斷亦曰諸侯助祭遣之于廟之所歌也○詩說曰祭先農之詩也○通解云係介為籍田而設籍田之制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所以承大禘而育人民者皆

在乎此此其所以歌而遣之也此後節之意即國語所謂恪共于農條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也○首章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于其將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于王之朝無自專○二章箋云係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春係介之御間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于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教其悉趨農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十七

之士被甲執兵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于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也銓傳云稷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輔氏曰係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孔氏曰鋤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銓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周人以農事開國故重其事也則家

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于后稷故民稼穡之事乎群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又命之來咨度也○朱子舊註曰休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今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御間以為車右末甲持兵故曰休介呂氏春秋亦同此文見孟春紀○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在農事常首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莫先于田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十九

三十一

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孫炎曰畬和也疏云畬和柔之意

噫嘻篇

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云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朱子曰序誤孔氏日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于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蜃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詩說亦曰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獨斷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次也○傳云噫

嘆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私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駭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王者立田官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今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十九

三十一



以十年之上下出欽法掌均萬民之食而周其悉而平其典○周公之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敘懸其法式又于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阡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以為農事而已○朱子舊註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私田終三十里而民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疏義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于頌蓋頌體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二十

三十一

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與况或以此為幽頌則其列于頌也尤宜矣○農字與由通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為由載考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乃知農與由通說文無由字

振鷺篇

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濮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于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韓君○振羽禮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即振鷺○毛氏曰雖澤也○

先儒多謂璧廡在西郊故曰西雝○李氏曰祀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來周也自西徂東故曰西雍○曰亦有斯容曰以未終譽是但以其外而已乎若以其外則吾未卜二代之後之賢也有警篇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則以其心矣是心也不以興亡為忌而樂天安分之心也蓋此容此譽之本也其必微子與○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二句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註曰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膳杞宋來弔喪則拜以謝所謂作賓王家是也○尚書日記云二王之後助祭與虞賓在位不同按經受終于文祖格于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二十一

三十二

藝祖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之明文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正雝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侯服駿奔者同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通解云此疑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若以為正祭之樂歌何不一言祭時事而獨舉拳于二代之後○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而已○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周之忠厚不特見于二王之後也觀武王甫定天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問則于先代仁賢罔不垂情者今日祀宋助祭周庭而周人復為之賦振鷺其忠厚可謂以世繼世者矣○樂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則又豈特二王之後而已○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鞅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如是然後可以夙夜永終譽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耳○史記祀世家云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二二

三六

豐年篇

序云秋冬報也○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言省文也曹氏曰秋冬大享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爾爾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箋云廩所以藏樂盛之穗也○禮周禮註云猶體也成而上一體泮汁相將也○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之先嗇是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之司嗇是也方社則甫田以社以方是也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于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

上而以司嗇配之○祭法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禮記云天子八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也夫亦猶是也乎先妣以始祖所出者為重故曰似續妣祖疏義云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樂歌改本作報賽田事之樂歌輔氏以初本為是趙氏以改本為是經文只言烝界祖妣未嘗如甫田有以社以方以御田祖等語則似難舍經文而用小序之說也不知改本何又用小序○陳毅曰稊釋文○獨斷曰烝嘗秋冬之所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二二

三六

歌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艸木豐茂嘉谷並生○京氏災異云君賢臣職五穀豐滋○禮稽命徵云天子登祀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谷豐登○子野占云帝問于野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不于野曰歲豐甘艸先生甘艸養菜也○物理論云正月朔四方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均和四方並熟○南越志云高興縣多容鷄其形如雞而五采至則年穰○南海記云程溪浦口有蒲母養龍斷其尾因名曰龍掘時人見之則境大豐

有督篇

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通解云按樂成謂之合廟器成謂之考宮室成謂之落此古人之字義也○禘祭之禮有二時祭之禘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按宋史神宗元豐五年禮文所謂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與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于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徒堂上之饌于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此與陳祥詩經類考卷十九 二四

道禮書合李綱王○又按宗廟神主祭祀有二疑焉一則疑天子之后諸侯大夫得與祭乎否也一則疑神主在室及受祭時就置諸地乎否也竊意天子諸侯于各廟月祭或特祭則先王與后先公與夫人同祭猶先王先公生時在小寢燕息時也若禘則出主于堂而后與夫人不與猶生時在路寢治事時也古人席地而坐凡數席之法初在地一重曰筵重在地者居之故神主在焉即置地可也王制考○首章有者始有也始有取警人數亦始有懸警等器而樂作

焉樂作以合祖故特曰先祖是聽○聾聵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司視而掌火警聵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而鼓樂傳曰黃帝使神警考中聲夏書曰警奏鼓禮曰御警幾聲之上下○周禮鄭司農注云敕爾警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雖離母怠毋凶疏云似逸詩○周禮上警四十人中警百人下警百六十人其來大司樂詔之其歌大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眡瞭三百人○二章樂記曰聖人作為執鼓控惟揚反入墮麓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詩經類考卷十九 二五

廟也控揭祝故也六者皆質素之音故曰德音既用質素為本後用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旄牛尾狄翟雉羽文舞所執鞀王制注所以節樂也小師上士四人掌教鼓鼗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警瞭眡瞭掌播鼗應小鞀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鞀朔鞀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朔始也先擊朔鞀次擊應鞀乃擊大鼓○先儒以田為鞀則朔鼓也以其引鼓則曰鞀以其始鼓則曰朔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名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鞀朔為三鼓恐未必然○鼓鼗革音

也祝園木音也簫管竹音也磬石音也○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虞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于簨虛故謂之懸鼓也○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宮縣四面象宮室諸侯軒縣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也卿大夫判縣東西之象左右王也士特縣象士特立獨行也○疏義云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齟齬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為本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實焉故敵為伏虎之形詩經類考 頌卷五九 一六

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潛篇 序季冬薦春獻鮪也○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故此時薦之○孔氏曰冬月既于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魚寒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曹氏曰漆沮之木上接涇渭下與魚通所以多魚○大戴禮曰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詩經類考 頌卷五九 二七 魚之先至者也而其在至有時謹記其時○潛穆也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櫓音謹櫓穆也字林作𩺰音心○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以上諸魚已經訓釋故註不復及惟鯀于風雅無所見故獨訓曰白鱣鱣形狹而長似條性浮若鱗而白也○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至薦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

說也○月今日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祭寢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罟罟取名魚而嘗之廟與月令同也○陳氏曰獵而親殺為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為薦先與○孔疏曰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于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于君與親也大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于天與親也秋嘗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方慤曰王者之于祖

詩經類考 卷五十九 二八

離篇

序曰禘大祖也朱子謂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神嘗于后稷之廟而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祭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嘗于后稷之廟矣而詩詞無及于嘗稷若

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于他廟耳○獨斷亦曰禘太祖之所歌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離之詩曰於薦廣牡想予肆祀可謂得萬國之懽心矣于是而知武王之造孝矣○記曰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

詩經類考 卷五十九 二九

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武王祭文王而歷叙文王之德可謂明矣可謂仁矣武王伐紂而作太誓一則曰天矜于民一則曰惟天惠民蓋安民以順天乃文武父子之家法也○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輔氏曰人為萬物之靈惟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廣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箋云假嘉也宜徧也嘉哉皇考指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功故

載見篇

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獨斷亦云○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群廟之殲左為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迺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

詩經類考

頌卷五

三十

有客篇

序云微子來見祖廟也○有客之謂有者尊之也異之也客者對主之稱天子至尊無對茲以無中而稱有不亦尊且異乎禮言○白虎通曰王者有不臣者三二王之后妻之父母夷狄也有暨不臣者五謂祭尸授受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也○自後世論之德管蔡事鮮不疑忌同姓懲武庚事尤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竝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尚書○首章傳云亦亦周也

箋云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

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翼翼且盡心力于其事又選擇眾臣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孔氏曰敦琢是治美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毛詩或問云按說文縷帛文貌又傳斐文章相錯也通作斐然則斐即縷也指文帛而言且說文云荐也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且然則且乃荐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也即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章指

詩經類考

頌卷五

三十一

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末章箋云追送也于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傳云滔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臨川王氏曰既有滔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段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輔氏曰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釋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之後克其用力艱故于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

者既有潘威矣如天降威之威謂誅武庚等也網說潘威二字殊非佳語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焉而已也○或曰微子受封于宋武王封之歟成王封之歟曰武王封之成王申命之耳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是也蓋武王克殷之初下車封微子于宋見于樂記者可考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而湯失其祀矣于是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為上公以主湯祀周書微子之命一篇乃申命之書非先王未有封至此始封之也凡策命諸經類考 頌卷十九 三三

武篇

序云奏大武也○詩說曰大武一成之歌○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明堂位云象謂周頌武也○呂氏春秋云民及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海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淮南子周樂大武三象棘下

○箋云耆老也言年老乃定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紂須假五年○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蓋武王以征誅而得天下人皆知之武王以不殺而成大功人未之知也古之造字者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劍欲飲寓意微矣○按謚法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

閔予小子篇

序云嗣王朝于廟也○首章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



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二章陟降庭止傳云庭直也箋云言武王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漢書注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華谷嚴氏曰說者以陟降庭止為若見文王陟降于庭然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為直庭之為直見于經多矣不必易也

詩經卷十九

頌卷十九

三四

訪落篇

序云嗣王謀于廟也○箋云成王于廟中與群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群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蒼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于是未有數艾數也言遠不可及也將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歛之我小子未任統理國家厥難成之事繼又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群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

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篇

序云群臣進戒嗣王也○首節易箋音亦言天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二節傳云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箋云且欲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示我顯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不聰敬止解頤新語曰

詩經卷十九

頌卷十九

三五

不聞敬天之道也嚴氏曰惟我小子未聞敬之道謂群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又曰佛如字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从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

譬如實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  
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又云大樂之成非取乎一  
音佳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  
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  
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成象語則  
成爻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  
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  
學有緝熙于光明中論篇○學之一字發自傳說說  
命篇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說曰學于古訓乃  
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三六

小忠篇

序云嗣王求助也○傳云拜蜂摩曳也箋云我其創  
艾于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群臣小人無敢我摩  
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若螫  
毒耳謂將有刑誅○呂氏曰莫予拜蜂言莫如予之  
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事也嚴氏曰莫予拜蜂  
猶言莫予毒也凡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如莫  
我肯德莫我知莫予云觀之類皆倒詞也○王肅云  
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孫毓云群臣無

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輔氏曰此詩悔  
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雖不言而可  
見矣○經世紀年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成王方十三  
歲○疏義云閔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武  
王敬之勉于學問以敬天小忠懲其往事以謹慮而  
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四篇蓋一時詩也○訪落慎  
始也所以處常也小忠謹微也所以處變也

載艾篇

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首章通解云柞柞其木  
子非柞大木也曰艾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月令曰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三七

燒雞行水利以殺神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  
土疆是也澤澤疏義曰凍塗釋土膏動故解散注疏  
曰待其土氣蒸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土皆解  
散也○疏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神焉艾  
堯蓋崇之是除神曰艾秋官柞氏掌攻神木及林麓  
是除木曰柞嚴氏曰專言新墾之田者用力尤難故  
也然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  
和同神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  
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  
以效道民心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信如此則柞之與芟自耕夫所必有者不必皆新墾之田也○二節箋云隰謂新發田也吟謂舊田有徑路者○三節傳云士子弟也箋云婦子來饋饒其農人于田野乃進而相愛之依之言愛也言勸其事勞本自苦做載當作熾苗農人既耘除艸木根株乃更以糝糶熾苗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疆以註引遂人以疆予任厖本註云民幼為弱壯為強強有餘力及授田之際則予以餘夫之地疏義曰謂之任厖者言以此輩供農民之用也變民言厖異內外也能左右之曰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出太宰九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三九

四六

職本注云閒民謂耕閒田者無常職謂不知八者之有常業也○六節傳云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稊厥難進也○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七節箋云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惟心于國家有祭饗以椒馨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右○疏義云豐盈氣象在于養賢益法保民者艾曰胡○李氏曰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也有虞氏以禮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舁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四代之制雖有改而其道益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為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三九

四六

為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敬天下之為人弟者也親見而總于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其孰敢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盡洋洋乎九州外矣○末章箋云饗燕祭祀其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振亦古也○載芟田間詩耳而敦崇倫屬若在禮法之所候主以正位一家立宗法也乃次亞旅列支庶

也乃附疆以別親疎也既又媚依夫婦焉烝昇祖妣焉燕享賓客焉供養耆老焉夫艸野何以得此哉思文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然則固在疆界中也應言○伯長也子最長追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白虎通

良邦篇

序云秋報社稷也○其饌伊黍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也茶麥水陸二種田有原隰故並舉水陸之艸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祭又有祭醕合醢之權也○末章通解云此篇之祭以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四十一 三七三

為祭宗廟則周人尚駢牡不應特壯也以為祭田祖先農方社之屬則四方之神各以其色之宜特其其一色耳不知其何指也若从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則周人用駢牡赤黃曰駢黃駢曰黃特者駢之近色也詩人特變其文如此耳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謂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有椽其角恐是握也則為宗廟之祭似可小序以此為報社稷之詩孔疏曰社稷用黝牛當以黑兩社為土神又當以黃故用黃牛黑唇之特毛傳曰社稷之牛角尺謂與賓客等也皆意之辭耳○周官牧人掌牧六牲以共

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蓋純謂之牲完謂之犧故禮記言毛以告全陽祀南郊及宗廟也陰祀北郊及社稷也望祀四岳瀆也

絲衣篇

序與獨斷皆云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星張晏曰龍星之左角曰天朱子云序誤高子之言田蓋農祥也晨見而祭之亦誤○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絲藻垂十有二旒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冠色所以爵何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疏義曰門側之堂謂之塾疏云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按圖門之中間為正門左右兩間各為內外塾一門凡四塾外塾南向內塾北向塾前之地為基此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也○安成劉氏曰儀禮士之前祭一日夕時王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于堂上

東序視豆籩釶于房東視几席及敦于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漑几席之備具于是賓主皆出卽位于門東西與在門外北面上牲在與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通舉舉告與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羊牛但言所祀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與與及齋不言自祖蒙上自祖之文也○疏義云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卽前視牲視濯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

詩經類考

頌卷于九

四二 三〇七

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視顯相以絲末獻視牲視濯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通解云與一也而有與與與之不同何曰與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與以象氣之所仍拊者爲與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故曰量與得其象○左傳寧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侏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酌篇

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子謂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詩說曰爲大武之五成○或曰朱子未嘗明訓師字爲師法其曰武王之事是師者謂武王從事于是師也事如臨事而懼之事師如於鑠王師之師此乃毛鄭本意也箋云介助也嚴氏曰於乎威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于得天下也旣而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于是矯矯然威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武王之至公是以信服于衆也順天人之心者公也信者公之洽嗣者

詩經類考

頌卷于九

四三

三〇六

信之固也○通解云此以酌名詩酌與勺同于此詩之義無取故子朱子以爲節樂之名如曰武宿夜云或者不知此遂以爲武王行師能酌其時故名爲酌非是然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亦是一說但今說此詩者不可以酌字認當玩于朱子酌卽勺也以下云云○建安何氏曰勺簋也簋舞文舞也○孔氏云簋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切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內則十三舞勺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左傳象箭南籥注皆文王之樂○傳曰武有七德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養天下者安民和眾豐財而已今夫勺水為勺酌酒為酌則酌也者有挹而損之之道焉

桓篇

序云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左傳武王作武其六曰桓○獨斷曰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天命匪懈箋云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保安也土事也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詩經類考 頌卷于九 四四 三五

齊篇

序云大封于廟也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左傳曰武王作武其三曰齊○詩說曰為大武之二成○通解云按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云云朱子曰於皇章有武王謚桓章有武王謚傳以為武王時作者誤蓋以為不應生前稱謚也則此詩無武王謚而傳以為武王時作似也疏義反有未必然之疑何故愚故曰齊詩無武王字以為大武三章猶可桓詩有大

武字而以為大武之六章則未必然也○上篇非武王講武類禡之作但後世講武類禡者取此詩武之義而歌之此篇非武王大封于廟之作但後世大封于廟者取此詩封之義而歌之

般

序云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傳云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國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

詩經類考 頌卷于九

四五

三五

為一東厥對配也徧天之下厥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王制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賓禮親邦國書舜典所載詩時邁般所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後世若作鄆時祠陳寶封太山禪梁父治粉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備者嗚呼先王之意荒矣○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般遊也今考詩中無此意始闕之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攴攴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過乎

四嶽所謂盤旋也○詩說曰為大武之四成○孔氏曰諸書皆以岱衡華恒為四嶽爾雅釋山岱泰衡霍二文不同一山而二名也曹氏曰言四岳而不及嵩高者嵩在王畿內故也岱在今襲慶奉符縣衡在潭州湘潭縣華在華州華陰縣恒在中山府曲陽縣○蔡氏曰九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浸酈道元亦謂九河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四六 三十一

魯頌

譜曰僖公當周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畧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王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于臣頌君功則樂周室之闡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通解云夫頌以告神明者也而後世有生人之頌其弊遠矣商周之頌其體純魯則變焉未祭而拔其歌其寃不亦諛乎今考清廟之詩凡三十有一其言祭祀者八如敬之小慈振鷺臣工之屬蓋皆作之于廟也魯之頌雖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商于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四七 三十一

駉篇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詩說曰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左傳曰魯莊公新作延廐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秋分入然則魯馬蕃盛自莊公始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憫其衰亂之相



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豈不喜其興復之相伴乎是故魯之駟壯揚于頌衛之騶牡褒于風○思馬斯祖甚言神効之速如所謂綏之斯來等語○黃氏云倍公于十二公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以詩有倍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雨為公之閔雨書雨為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詞皆無其實春秋書雨書不雨者特以其閔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倍公而意其為閔雨喜雨耳亦豈有其實也哉若其城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娶取濟西田以楚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谷

詩經類考 頌卷三十九

四八

三五

莒于鄆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蒞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伯主之禮此雖出于友倍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于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子惡此雖出于遂而公實蒙其罪因是知倍公為中人也其他閭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下季姬遇鄆子于防曲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

有賦篇

詩經類考 頌卷三十九

四九

三五

序云頌倍公君臣之有道也○詩說曰燕飲而頌禱之詞與也○傳云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倍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振鷺傳以喻潔白之士箋云倍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潔白之士群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笑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懽君臣于是則皆喜樂也○桂山曹氏云辨治不專在燕上古明君賢臣未嘗一日而忘治如太宗丹霄之燕相

與辯論者非治道乎夫酌大斗以相酬稱兪然而文  
錯雖云恩意之優渥也而為治之法初不遺于醉飽  
之餘豈嗜酒以為樂哉○二章傳云臣有餘敬而君  
有餘惠故云夙夜在公在公飲酒○隋樂志云古之  
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爲存其風流○  
鼓制有樓翔鷲于上者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鷁也取  
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鷁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于  
雷門以厭吳晉時移于建康有雙鷁唳鼓而飛入雲  
或曰皆非也鷁以飾鼓耳

泮水篇

詩經類考 頌卷五十九

五十

序云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朱子謂此亦燕飲落成之  
詩不為頌其能修也安成劉氏曰亦若斯干之詩也  
○于貢古詩論次曰僖公獻捷于魯太廟史克為之  
賦泮水○詩說曰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  
禱之詞○首章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京西門  
以南過水北無也傳云言觀其旂法則其文章也旂  
校言有法度也○曹氏曰學校乃禮義之所先樂莫  
踰于此也我則樂斯泮水而薄采其芹撥捨之閒無  
非惟忻之所發也○疏義云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  
故首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觀旂為相應之語也○黃

氏曰魯人非樂乎泮大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  
賴以長育成就也觀其旂則樂其旂夜聞其鷁則樂  
其鷁噦見其馬則樂其躡躡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  
何以得此于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  
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通解云春秋孔子  
所作善其君曰公此詩魯人所作而自稱其君為魯  
侯者以其君之美可為四方則且因請王而作遂為  
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三章  
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畔逆

詩經類考

頌卷五十九

五十一

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群為惡之  
人一云屈收也收飲得此眾聚○書穆王命君牙曰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禮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順長道群醜有不服乎○四章箋云僖  
公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昭明假  
至也其聰明乃至于美祖之德謂連伯禽之法自是  
國人無不法倣之而孝者庶幾力行自求福祿○五  
章通解云僖公二十年春秋書曰春新作南門胡傳  
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  
為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

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  
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  
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魯自  
桓莊以來學校廢弛或味僖伯之諫而觀魚于棠或  
逆孟春之令而違狩于郎或拒曹劌之言而觀社于  
齊否則又將為焚丘築臺之樂耳求其能流學設教  
者無人也詩人所頌豈無見哉○王制曰古者將出  
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于所征之地受命于  
祖受成于學決其謀也○書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  
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五二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皐陶之淑問也○六章烝烝  
皇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  
皇皇當作睢睢猶往往也言多士之于伐淮夷皆勸  
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諱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  
又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豐城朱氏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與見于費誓之書則  
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初已然矣○後漢東  
夷傳秦并六國淮西夷皆散為民戶○三山李氏曰  
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  
而爭其心于是乎隘矣○七章孔氏曰荀卿論兵操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  
云入東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東矢當百箇○孔淑  
不逆箋謂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埋  
井刊木之類○末章尹和靖曰周原膺膺董茶如節  
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菜樵懷我好首美味可以變  
惡聲○黃氏震曰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  
桓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明年乃得歸可  
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  
然亦魯之所以不競與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五三

闕宮篇  
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謂此詩言莊  
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  
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  
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詩說曰僖公新作后稷文  
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  
克作詩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嚴氏  
曰闕宮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  
辭猶斯于之意耳○首章傳云闕閉也先妣姜嫄之  
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媒宮也○箋云闕

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實實傳云廣大也故  
枚釋文云閒暇無人之貌植釋釋文云植長稼也耕  
幼稼也○孔氏曰重穆植稗生熟早晚之異非殺名  
○實實枚枚朱註實實鞏固也與易華用黃牛之革  
革字同枚枚簪密也是用晉語斷其稼而簪之加密  
后焉句中字詩文子為字其釋而實之加密為謂天  
之土音之○生民述姜嫄生后稷而不一及其德  
此缺典也此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賴此一言以見  
周民之始生于德○二章翦商說文作實始翦商解  
云福也謂太王實始受福于商也不知後世何以改  
詩經類考 頌卷五 五四 四十五

文王待他十分黃熱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  
般○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于天下是以封  
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十乘唐孔氏以周大  
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之諸侯耳王天  
曰言國則百里并附庸則不止○安成劉氏曰周室  
封建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方百里者積田  
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笑實占地三百萬  
畝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地雖有山川相  
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寬自若故其山川城郭宮  
室空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所謂錫之附庸者亦在  
詩經類考 頌卷五 五五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夫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四章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牲設其福衡置其綉毛氏曰福持牛也綉著牛鼻以牽者蓋福衡以木為之橫設于角則福幅其角翁射以福幅其矢也綉則祭統所謂綉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稷牛惟其牛人凡祭祀其其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縶之也大祭祀之牛授之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肆師大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五六

祭祀展犧牲繫于牢是也散祭祀之牛授之司門充人凡散祭祀之牛繫于國門使人養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孔氏曰福設于角衡設于鼻○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白牡謂口特騂剛亦特也○毛魚封人曰毛魚之豚注爛去其毛而息之以備八珍也燕切肉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裁注肉帶骨曰殺純肉切曰裁○三壽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明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書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足為國久矣

魯公相季友任文仲而治業冠諸國然則此詩所頌其季友也夫其文仲也夫○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辭非商周之體也○春秋疏魯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疏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群公則用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樂魯皆有之○釋異曰魯不舞雲門咸池樂有隆殺也○五章酋矛夷矛特囚長短而取名耳矛用以勾則宜長于戟然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五七

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矛以長為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勾則有及而傷物為易故曰傷矛此矛之辨也○伐戎狄經無明文惟十年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歟○春秋僖四年書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黃氏曰抄曰齊桓公時夷狄外橫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攘夷帖荊而中國免于左衽功亦大矣凡从其役者皆預其功詩人所為頌僖公也○六章魯邦所磨磨至也謂太山魯之邦境所

至也。箋云來同為同盟也。率从相率从于中國也。○  
孔疏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  
以為望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胡傳曰書會戎譏  
之也。若作同來會盟則魯人所以願僖公者反所以  
譏僖公矣。○闕宮近諛然有維頌而實規者如魯邦  
是常規守國也。三壽作朋規敬老也。眉壽無有害規  
保身也。淮夷來同規馭遠也。居常與許規其變故業  
也。宜大夫庶士規其禮群臣也是即卷阿風諫之義  
○通解或問曰此詩之頌僖公拳拳于壽考不一而  
足何也。曰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隱及于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五八

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圍牽閔戕于卜辭弒逆踵  
繼其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  
考為言。所望僖公者無非欲其戒覆車耳。或者乃謂  
魯欲夸詡專以諛辭溢美例之。抑知其忠君愛國之  
意溢言表者終不得狃邪厥後僖公在位三十三年  
而春秋書曰乙巳公薨于小寢則詩未為無所助也。  
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賢也。靡于廟以享夫  
人之尊成風之壽也。○新廟疏義曰此或謂姜嫄廟  
或謂閔公廟。或以為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  
及太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

僖公廟則詩正為公祝頌之。僖固未薨也。朱子初說  
以為魯之群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  
則又可疑。故但以為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群公  
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群廟亦可。○閔公二年公子  
慶父出奔莒左傳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  
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緼此詩之奚  
斯即此人也。蓋名魚而字奚斯。○廬陵李氏曰僖公  
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  
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蠹使魯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五九

國見危而後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徐從齊會盟征伐  
外魯事之見經者正少。觀詩之所頌雖一時夸大之  
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  
樂可想矣。但盟權未返遠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息遽  
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邪。厥後宋襄  
繼起雖其伯事有不从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  
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  
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  
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城項會楚之失備  
見于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齊則中原左衽之禍

僖公得道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从秋之非先晉獻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井陘之辱取殺之師不足洗至鄆之陋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况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放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功之首罪之魁哉○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威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詩經類考

頌卷五

六十

三

商頌

那篇

序云祀成湯也微于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禮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則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陳氏曰聖人作鞀以為執鼓而鼓所以兆奏鼓播發而鼓从之中聲以發焉○正北之坎為鞀則鼓為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于樂象君五聲非鼓不和其制始于伊耆氏之士鼓備于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貴之以柱曰

鼓周官以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擊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為一楹四俊焉貫鼓于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八音以磬為主管八音以乾為主故磬音出于乾蓋乾位西北而天補之以為無有前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視疎長幼之理皆辨于此矣古人論磬管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疏義曰鼓為厥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餘

詩經類考

頌卷五

六十一

四

樂在其中矣又曰聲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入音之中磬尤難諧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可謂美矣○國語聲應相保日和細大不踰曰平○舞所以節八音入音竟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冢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蒸嘗之祭亦有樂此詩其見○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于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雁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



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周之先代之後以振鷺有客二篇形容威德那惟曰我有嘉賓一嘉字儀柝彼二篇大意○周人祭武王以酌桓桓饋諸篇備言其功商人祭湯不言其功而但稱曰烈夫周維諸篇而所述者有盡商止一烈字而所該者無窮豈武之功故不及商之難名與或商之詩質不若周之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六二

烈祖篇

序云祀中宗也朱子謂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祭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若不欲遺之也○首章箋云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秩常也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

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周頌雖詩稱天子則自歌工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嚴氏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曰於穆於皇近于文矣○二章傳云戒至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而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禘祫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詩經類考 頌卷九 六三

玄鳥篇

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祫合也○詩說曰此亦禘祫之詩○首章史記曰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改亳爲殷朱傳曰殷土名契未嘗宅殷也鄭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苦甚然○補傳曰商因地有商山殷之得名以激水○殷姓子氏正謂祖以玄鳥子生也○二章九有易氏曰殷人九州之制不見于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雒州漢

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  
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  
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  
制其說誠然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  
梁并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既分禹貢  
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  
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  
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州而省  
徐以入于青孔氏曰爾雅九州之名孫炎以與禹貢  
不同于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亦無明文地理志云  
詩經類考 卷九 六四 四十五

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漢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  
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十成  
為終十終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  
千里王氏曰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末章  
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  
景山而名○嚴氏曰自湯至盤庚五遷亳湯皆在河  
南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  
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从河北此詩言河正謂亳  
也○殷受命咸宜殷者中也謂明當為中和之道也  
通虎○傳云景大員均也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  
詩經類考 卷九 六五 四十六

自直方言之曰幅周圍言曰頓鄂氏曰猶言廣輪○  
有娥呂氏曰春秋有娥氏有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  
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朱氏曰恐不應絕遠如此史  
記桀敗于有娥之墟當在蒲州今河中府○二章傳  
云桓大撥治也○箋云承黑帝而立于故謂契為玄  
王遂猶編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  
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政  
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  
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  
諸侯其威武之威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載爾整齊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六六

朝重華協帝者未舉鳴義好宄之可愛奪攘燬度之  
溢目一旦玄王受司徒之職而以身先之不數年至  
于庶尹克諧四方風動身教之足化人如此○三章  
疏義云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  
致天人交與之妙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聖敬聖  
之一字三百十一篇前後商周兩代帝王如彼其盛  
而稱聖者惟一若是乎非可濫稱也○四章箋云競  
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六章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  
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  
能以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  
詩經類考 頌卷十九 六七

然○韋顧昆吾鄭語祝融後○孔疏云昆吾以乙卯  
日與桀同誅○末章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  
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  
之信也天命而予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  
傳曰畏吾之震師徒撓敗

殷武篇

序云祀高宗也○詩說曰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祀  
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  
之○首章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鬻為楚子武丁  
時不知楚君為何人補傳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

商于荆至周惠王時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說不思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分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封熊鬻始有荆哉○呂氏曰楚之于中國自商以來迭為盛衰○春秋正義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殷本土地之名湯因殷而興也又殷者中也言湯之得中也○二章氏羌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州是其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乃其南鄉○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黃氏曰

詩經類考

頌卷三十九

六八

立其福謂命湯以七十里王天下也○五章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四方之極極中之表也周禮疏克治平陽舜治安邑惟湯居亳得地中史記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隄足王者所更居也○朱公遷曰商周中興之功見于詩者高宗宣王是也宣之政衰于暮年祈父黃鳥之怨刺宜或有之故一傳而幽王大壞周轍遂東高宗則由傳說而得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

詩經類考

頌卷三十九

六九

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宿松諸州其地○說文西方羌从羊爾雅疏戎類曰者羌○國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四章箋云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之于小國以為天子大

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群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群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群昭祧于武世室○漢氏曰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五功德殊不及祭告之意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國志于此

頌卷二十九終

詩經類考

頌卷二十九

七十

詩經類考卷之三十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羣書字異考

關雎 洲說文作州 洲三輔謂之淤上林賦行乎

楚衡淮之間曰娃烏佳南楚之外曰嬌諸通言矮嬌

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艷陳楚周南之間曰窈自關而

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窈 參說文

作慘 荇釋文作荇 輾釋文作展 側楚詞作則

葛單 單詩說作學亦作單 敦爾雅禮記作射

詩經類考 羣書字異考卷之三十

卷耳 卷耳爾雅作卷耳 也噴詩考補遺作也

積說文作瘰類姑說文作乃音 疊漢書池作焉

頌說文作咀釋文作磴 吁爾雅注作吁 觥釋文

作觥 兕又作兕徐履 瘠本又作屠 瘠本又作

鋪

穆木 穆馬融韓詩並作杓 繫楚詞章句作藥

縈說文作縈釋文作帶

蠡斯 蠡爾雅作蜃說文作蟀音

杳天 天說文作杳又作媯 秦通與作漆 華考

賦也 華亦華別名音 齊楚之間或謂之華或謂之華

賦也 華亦華別名音 齊楚之間或謂之華或謂之華

方言

兔且 兔釋文作菟 赴後漢書作糾

漢廣 喬亦作橋

汝墳 怒韓詩作溺 調作朝音頹說文作漚齊人

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焮音或云楚人名曰

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焮此方俗訛語也

麟趾 定字書作頽音

鵲巢 鵲字林作雒

草虫 親或作透

采蘋 蘋一作莘 湘漢書注作蔣蔣亭也 筐筥

詩經類考

月令作筐筥法與齋或作盃或作桀

甘棠 翦釋文作剗漢書作鬻 芟說文作戾 拜

廣韻作扒憇又作揭 說或作稅又作脫

厭浥 浥又作挹 露又作暮

羔羊 委蛇釋文作逶迤韓詩作禘音絨說文作

賦

標梅 梅韓詩作楸

小星 猶爾雅作猷 稠或作幃

死麇 麇本亦作麇又作麇

何彼穠矣 穠韓詩莪

騶虞 虞劉芳詩義疏作吾

柏舟 棣棣禮記作逮逮 選朱穆傳註作筭 寤

擗詩攷補遺 迭釋文作或常也音 ○舟自關而

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湖

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艇音艇謂之舸音舸謂之

小舸謂之艇艇長而薄者謂之舸短而深者謂之

舸音小而深者謂之櫂音櫂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櫂

爲櫂音附謂之箒音箒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

也江淮家居箒中謂之薦音方舟謂之橫音

綠衣 訖或作尤

詩經類考

燕燕 易秦晉曰劍居連切或曰薄故其鄙語曰薄

琴猶勉琴也南楚之外曰薄劣自關而東周鄭之間

曰勗劍齊魯曰勗音茲

日月 述本亦作術

終風 笑本亦作喚

擊鼓 鐘石經作鑿說文亦同 洵毛詩曰遠也韓

詩作匱亦遠也 契本亦作挈 說作悅

凱風 覲皖韓詩作簡簡

匏苦 厲說文作砮云履石渡水也音力雁鹽鐵論

作射 旭日釋文作盱日囉囉鳴雁音頌我友

雁自關東而來謂之駟駟音加南楚之外謂之鷺或謂之鷺鵒方音

谷風 黽勉韓詩作密勿 匍匐禮記作扶服 鞠

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晉衛燕魏曰台秦或曰陶

按穎梁宋間曰胎或曰艾揚雄方音 黽亦作僮

宴本又作燕 鞠本亦作詢 蓄亦作畜 御亦作

鸛 肆爾雅作鸛

旄丘 宇林作堊丘音周友流離本又作鷓離 衰

本亦作哀 爾雅離或作粟 瑣釋文作鎖

碩人 僕僕釋文作扈扈云美貌 榛本亦作秦

詩經類考 卷三十一 四 三百七

泉水 灑釋文作坭 恣說文作恥直視也韓詩作

祕 肥或作肥

北門 殷本作慙 摧或作催韓詩作謹音子

北風 邪一作徐

靜女 姝好也秦曰娥宋魏間謂之媼音秦晉間凡

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媼音交

或謂之姣趙魏燕代間曰姝或曰姝育丰容也音自

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妍其通語也音方 姝說文

作媼 貽本又作詒 說本又作悅 洵亦作詢

新臺 泚說文作玼 洒韓詩作濯 浼韓詩作泥尾音 燕文選注作媼說文作媼 戚施說文作醜

二子乘舟 養養詩補攷遺作洋洋

柏舟 髡本又作侏徒坎反 髦說文作髡 特韓詩作

直相當值也

墻有茨 菁本又作遘 詳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借老 爾雅禘禘它它 說文分髮 周禮注不屑

鬻也 是褻糾也 釋文邦之援也援助也

鴉奔 一作鵲之姜姜

詩經類考 卷三十一 五 三百八

載馳 阪涉儀禮疏作輶涉 采蘋說文作采蔞

淇澳 綠爾雅作棗 竹韓詩作濩音徒濩篇筑也

斐釋文作邠美貌 咺韓詩作宜禮記作喧說文作

愴 謏禮記作諠 琇說文作琇 會作脩

考槃 阿韓詩作干地下而黃曰干 邁釋文作鍋

韓詩作媼媼美貌 軸詩攷補遺作逐

碩人 碩碩沈巨灌許敦夏于大也齊宋之間曰巨

曰碩陳鄭之間曰敦荆吳楊旣之郊曰濯中齊西楚

之間曰許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

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彬齊語也干通詞也



免爰	嘯字	中谷有雉	揚之水	君子陽陽	黍離	有狐	伯兮	河廣	駟小船也	詩經類考	文作萃垂貌	老蘭	竹竿	補遺	作履	氓	作藻	景	額	方	
說文雉懼于免	嘯說文作鷖	嘯說文作鷖	揚詩說作鷖	朝說文作鷖	離離說文作穉穉	綏綏齊詩作文文	諛本又作萱說文作蕙或作葦	跋楚詞作企	刀字書作舠說文作舠	詳書字異卷三	甲韓詩作狎	支石經作枝	漉漉釋文作泲泲	涖楚詞章句作波	泣楚詞章句作波	信誓旦旦說文無與士婉	揭韓詩作桀	發韓詩作鱖說文作鮒	犀爾雅註作棗	譚白虎通作覃	方
	啜韓詩作倭	啜韓詩作倭			提提爾雅作恹恹			並音	六		鯪周禮眡祲註作鑄	揖又作楫	體釋文						列女傳作綱說文作絲儀禮作	謂之鋌	
	獻籀文	獻籀文									悸釋									謂之鋌	

廬令	甫田	南山	著	漆洧	蔓草	東門	子衿	之涅	抱爵子及鷄雜皆謂之鷄	詩經類考	謂之割雞或曰鷄	鷄鳴	作嬌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還	
令韓詩作於說文作猓	驕楊子作喬	從衡其畝從韓詩作由	侯漢書顏師古作埃	漆說文作澮	姹玉篇集韻作醜	負薛君作覓魂神也	衿石經作衿	方音	鷄陳楚宋衛之間謂之鷄	詳書字異卷三	從音	鷄陳楚宋衛之間謂之鷄	鷄陳楚宋衛之間謂之鷄	營韓詩作嫵	營韓詩作嫵	營韓詩作嫵	營韓詩作嫵	營韓詩作嫵	營韓詩作嫵	營韓詩作嫵	
	變說文作媯			洵詩考補遺作詢		總巾	夔兮達兮	其郊伏而未孚始化謂	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鷄曰	七	桂林之中	鷄陳楚宋衛之間謂之鷄	鷄陳楚宋衛之間謂之鷄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猓齊詩作囁水經註
						說文	說文														

<p>詩經類考 <small>群書字異卷三十</small> 八</p>	<p>碩鼠 宛野謂鼠為佩<small>音</small> 山有樞 樞魯詩作虛 詩攷補遺又作樞 偷漢</p>	<p>伐檀 連爾雅作滿 猗爾雅作漪 檣爾雅作齋 坎坎魯詩作歐歐 輪南楚之間謂之軼<small>音</small> 或謂之軼關西謂之輓<small>音</small></p>	<p>葛屨 揜揜韓詩織織說文搯搯 提提楚辭作媿 媿漢書作姦姦 辟說文作僻</p>	<p>四矢變易猗嗟顛兮<small>集韻</small> 選韓詩作纂謂舞應雅樂 反韓詩作變謂</p>	<p>引釋文作第 淵淵釋文作爾爾 選韓詩作纂謂舞應雅樂 反韓詩作變謂</p>
<p>揚之水 繡鄭箋作納 何魯詩作胡</p>	<p>網繆 近說文作邁 哀韓詩作哀</p>	<p>羔裘 哀韓詩作衰 杖杜 筮韓詩作逝 周韓詩作右</p>	<p>米苓 苓詩補考遺蕭 鄰韓詩作伶</p>	<p>車鄰 鄰韓詩作伶 漢書作四載 歇韓詩作獨 驕韓詩作僑</p>	<p>小戎 蓋說文作沃 女釋文作各 閉說文作秘 周禮註作鞞 厭厭列女傳作惜惜</p>

<p>兼葭 迦爾雅作泝說文作泝 淒淒釋文作萋萋 終南 渥丹韓詩作渥頰 紀崔靈思作吧</p>	<p>晨風 晨說文作鷗 鬱說文作宛 苞櫟爾雅 無衣 澤說文作釋釋袴也</p>	<p>權輿 末句爾雅多一胡字胡不承權輿 檜風 檜一作郁地理志作會古外反</p>	<p>宛丘 湯楚詞作蕩 翻爾雅作燾 方言曰楚曰 翻關西東皆曰幢</p>	<p>東門 說文市也嬖娒 衡門</p>	<p>詩經類考 <small>群書字異卷三十</small> 九</p>	<p>墓門 列女傳墓門有楛 鵲巢 美韓詩作媿 鷗說文作鷗又作鷗又作鷗 詩考補遺</p>	<p>月出 櫛羣經音辨作劉 慄朱云當作慄 澤陂 荷樊光註爾雅作茄 傷魯詩作陽 儼韓 詩作奮輓韓詩作展</p>	<p>素冠 棘人樂樂兮<small>詩文</small> 棘人樂樂兮<small>詩文</small></p>	<p>長楚 倚儺楚詞作旖旎爾雅作長楚 匪風 恒韓詩作愬古恒字 飄與焱同說文作與 漑說文作概</p>
---	--	---	---	-------------------------	--	---	--	---	---

醉游 衣裳艦艦說文

候人 袂禮記註靈思集註俱作綴 彼其國語作

彼已禮記作彼記 蒼說文作媼 變說文

作媼

鳴鳩 騏周禮註說文作璣 尸鳩漢書 伊騏周

禮註作恭說文璣

七月 感發說文作澤沃 栗烈集註作栗冽按烈

從火不得為寒氣 向儀禮疏作鄉 曰漢

書作聿 鬱韓詩作萑 重周禮註作種

穆作稜 凌陰說文作滕陰 蚤禮記註作

詩經類考 群書字舉卷三十一 十一 三十五

早 觥禮記註作觥 蟋蟀說文

鴟鴞 迫天說文作隸天 于惟音僥僥 詩考補遺

東山 靈雨說文作霽雨 鶴說文作萑 栗薪釋

文作溲薪

破斧 是皇齊詩作是匡 叱爾雅註作訛 道集

本作孳

狼跋 寔說文作躡几几崔靈恩集註作擊說文一

作已已一作擊擊

四牡 倭遲薛君作威夷隘也漢書地理志作郁夷

痲痲駱馬說文漢書作駢駢

皇華 駢駢楚辭作佻佻說文作華文

常棣 譚譚說文作鞞鞞藝文類聚作煇煇 春令

左傳作鷓鴣 飲酒之飫說文作餽

伐木 許許說文作所所 埤埤舞我 又鞞鞞舞

我俱說文

天保 吉圭惟饒 三家詩 潔蠲為餽 周禮 祔祠蒸嘗

禮記註

采薇 彼爾惟何說文

杅杅 檀車張張音同幘釋文

嘉魚 丞然鯨鯨說文

詩經類考 群書字舉卷三十一 十一 三十五

南山 樂旨君子左傳

蓼蕭 和鸞囉囉 賈誼新書

湛露 厭厭韓作惜惜悅文作愿愿惜惜和悅貌

菁莪 菁菁薛君作蒸蒸

采芑 朱綿斯皇 白虎通

車攻 圃草薛君傳圃圃也有博大意馬融傳註作

圃草 赤紵金舄 白虎通 挾拾 周禮註 集韻

作夫拾 舉柴說文作舉掌

吉日 駉駉侯侯 馬融傳註 既禡既禡 說文 其慶孔

有爾雅疏

庭燎	鸞聲鉞鉞 <small>說文</small>
鶴鳴	可以爲曆 <small>說文</small>
祈父	有母之尸雍 <small>外傳</small>
白駒	空谷薛君作窟谷
斯干	如矢斯拐拐隅也 如鳥斯翔 <small>翅也</small> 載衣之
無羊	或寢或訛作譌覺也 <small>釋文</small>
節南山	天方薦嗟 <small>說文</small> 天子是庫卑民不迷 <small>荀</small>
正月	謂地盖厚不敢不速 倬倬彼有屋 <small>說文</small>
詩經類考	<small>群書字異卷三十一</small> 十二
速速方有穀 <small>漢書</small>	密勿從事 <small>漢書</small> 悠悠我悵
爾雅註	憂心瘦瘦 <small>詩考補遺</small>
十月	悠悠我悵 <small>詩考補遺</small> 焯焯震電 <small>全上</small> 繁惟司
徒閭妻扇方處杜欽傳	讒口營營 <small>俱釋文</small>
小旻	欽欽訛訛漢書喻咎咎荀子臆王肅讀作
懽大也	或愆或謀 <small>漢書</small> 戰戰矜矜 <small>左傳</small> 蟻
蟻有子孺靡負之 <small>說文</small>	
小宛	哀我殄寡殄苦也 宜豸宜獄
小弁	弁漢書作卞 <small>詩考補遺</small> 怒焉
如疇 <small>詩考補遺</small>	霍菁泝泝 <small>列傳</small> 譬彼痲木 <small>說文</small>

巧言	借始既溷 戴戴大猷 <small>說文</small> 漢書註秩秩大
巷伯	緜聖人謨之 既微且瘡 <small>說文</small> 借始既滅 <small>文</small> 勞
人愷愷	詩考補遺 咳兮該兮 <small>詩考</small> 錡兮咳兮
說文	
蓼莪	蓼莪蓼蓼者儀 <small>釋文</small> 瓶之空矣 <small>說文</small> 皤天罔
極漢書	
大東	耀耀公子往來貌 <small>釋文</small> 若若公子行彼周道 <small>楚</small>
哀我瘴人 <small>爾雅</small>	周人之子 <small>朱有集</small> ○瑁瑁佩
迷爾雅	歧彼織女 <small>說文</small> 東有启明 <small>詩考</small> 周道如
詩經類考	<small>群書字異卷三十一</small> 十三
砥 <small>孟子</small>	
四月	匪欺匪篤 <small>說文</small> 百卉具瘵 <small>詩考</small>
北山	或盡鴛事國 <small>漢書</small>
鼓鐘	憂心且怵 <small>說文</small>
楚茨	楚齊禮記註楚楚者資 <small>楚</small> 我執黍稷 <small>說文</small> 祝祭
于繁 <small>說文</small>	馥芬孝祀 <small>君</small>
信南山	句韓詩作嗽 勺勺作督 <small>周禮</small>
甫田	俾釋文作節 <small>音同</small> 秉畀釋文作卜界卜報
也或芸或芋黍稷儼儼漢書	
大田	去其頤頤 <small>說文</small> 有曉淒淒呂氏春秋

洛矣 誅詒有絕白虎通

桑扈 受福不儼 兕觥其斛說文 匪傲匪傲漢書

類弁 先集惟寬爾雅 樂酒今昔楚詞

車牽 高山仰止說文 景行行之史記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楸說文 止于蕃史記

賓筵 威儀取取善貌爾雅 仄弁之俄 屢舞裝

采菽 采叔國語 威沸溫泉說文 渾沸溫泉詩考 赤紵在

股白虎通 便蕃左右亦是帥左傳 綈綈維之爾雅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詩經類考 騶解角弓說文 宴然聿消莫肯下陸式 居屢驕

角弓 騶解角弓說文 宴然聿消莫肯下陸式 居屢驕

隰桑 瑕不謂矣禮記

白華 沈沈北流說文

瓠葉 有莛斯首後漢

漸漸 俾滂池矣史記

文王 不顯奕世後魏 妮妮文王集 述修厥德漢書 儀

監于殷禮記 上天之載載讀曰我謂生物也禮記

註上天之緯揚雄

大明 天難諶斯漢書 韋嬪于京爾雅 允懷多福詩 在

天難諶斯漢書 韋嬪于京爾雅 允懷多福詩 在

郇之陽其楹如林說文 姆野洋洋水經 蔡晉書

陶覆陶穴說文 吠夷喙矣左傳 大夷咽矣 昆

夷駘矣說文 于聿有奔走于聿有先後楚詞 周原

茀茀莫來 臯門有閑閑盛貌釋文

棫樸 追琢其璋周禮 彫琢其章禮記 我王荀子

早麓 瓊彼玉瓚說文 周禮註作邱彼 凱弟君子禮記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 此惟與度論衡 克順克俾于文

王禮記 無然畔換漢書 其畜其殄爾雅 與爾隆衝釋文 崇墉

下也 莫其德音莫定也 與爾隆衝釋文 崇墉

坻坻說文 是禴是禡

詩經類考 騶解角弓說文 宴然聿消莫肯下陸式 居屢驕

靈臺 白鳥鶴鶴于賈誼新書作鸛鳴 經始勿怵

下武 應侯慎德南子 昭哉來許漢書 昭茲來御慎

其祖父後漢

李有聲 耿求厥寧說文 匪華其猶聿追來孝草急 度是

鎬京禮記 既伐于密傳 築城伊洹釋文

生民 不墉不隳 克疑克嘒 禾穎稊稊 瓜瓞

陡集 或春或枕儀禮 或箴或冎拂厥豐草

釋惟夔惟芭烝之焯焯說文 浙之溘溘音義 后稷兆祀集韻

稷兆祀集韻

行菁 惟葉柅柅 又選 肆筵設枌 楚詞

鳧鷖 公尸來燕醺醺 說文

假樂 不憊不忘 文選 不騫不忘 繁露

公劉 于邠斯觀 白虎通

河酌 可以饋餼 說文

巷阿 嗣先公酋矣 爾雅 嘒嘒其羽 說文

民勞 替不畏明 說文

板 下民卒瘁 禮記 是用大簡 左傳 無然誰誰 說文 洩

洩 爾雅 老夫懼懼 爾雅 民之方唵 說文 介人惟藩

詩經類考 上帝版版 詩 聽我敖敖 詩 多將謫謫 詞

之斟矣 已上詩

蕩 曾是強圉 漢書 不明爾德以亡 背亡仄 漢式

號式 漢書 盪盪上帝 詩 有桔德行 禮記 荒沈于酒 漢書 誥爾人民 說文 白

主之胡 說文 不譽于儀 禮記 我心懍懍 五經 誨爾

恇恇 禮記 又作詭詭 詩 聽我邈邈 詩 于孫

恇恇 詩 又作承承 外傳

桑柔 國步斯曠 說文 告爾憂卹 詩 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鮮不用濯 詩 泰風有隧 爾雅 往以中垢 外傳

雲漢 饑饉洊臻 詩 薇薇山川 說文 蘊隆燼燼 詩 有

識其聲 說文

崧高 錫爾珎圭 爾雅 既入于徐 楚詞 王踐之事 詩

蒸民 民之秉夷 孟子 不畏強圉 漢書 四牡騤騤 詩 四牡騤

韓奕 奕奕梁山 詩 有暵其道 詩 鉤膺鏤錫 說文 筆

江漢 武夫潢潢 說文 弛其文德 禮記 協此四德 禮記

常武 敦彼淮濱 說文 懿厥恧婦 詩 匪降自天 詩 鞠人

詩經類考 舍爾介迓 詩 邦國殄頽 詩 民民翼翼

清廟 逶奔走在廟 詩

維天 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正義 誡以溢我 說文 誡以

吳天 緝熙亶厥心 詩 有謚 賈逵新書

時邁 及河嶠嶽

執競 鐘鼓鏗鏘 詩 管鏘鏘 說文 又作楚楚 漢書

思文 貽我嘉麥 詩 飴我釐楚 漢書

有瞽 應輦懸鼓 詩

潛 泮古潛 詩 小爾雅作潛

載見

條章有珍文說

學字

學說在文文說

小步

自求辛赦赦事也釋莫子學 爾雅

載芟

有畧其耜詩攷 其耕郝郝上同 民其庶釋文

良耜

其鏹斯稠集韻 既休茶蓼文說 以苾蒨蓼詩攷

絲衣

素衣其紵弁服休休文說 鶴鳴及哉文說

酌

不虞不驚史記 不吳不敖文說

賚

鋪時釋思文說

駟

於皇明周白虎通

駟

有駟有驥文說 牡馬河北本作牧馬 以車驛釋文

泮水

薄采其苕白虎通 其旂伐伐釋文 言采其苕文說

在類

獻賦禮記 束矢其撻文說 豸彼東南詩攷

闕宮

植稚未麥實始文說 戩商文說 戎狄是應荆荼是懲文說

那

夔有下土詩攷 亦不和懼詩攷

烈祖

亦有和鬻詩攷 亦有盃羹詩攷 醜嘏無言詩攷

長發

玄王桓發文說 海外有戡詩攷 至于湯齊詩攷

聖敬

日齊詩攷 百祿是摯詩攷 為下國駿蒙詩攷

為下國

嘏郵詩攷 為下國佻蒙詩攷 奏其勇詩攷

武王

載坡詩攷 武王載發詩攷 包有三枘詩攷

殷武

果入其阻文說

詩經類考

卷之七

七



詩經類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沈萬鈞撰萬鈞字玉臺嘉善人萬曆丁酉舉人

官知縣茲編於三百篇所載名物典故分門編錄  
前有古今論詩考逸詩考音韻考後有風雅頌異  
同考羣書字異考凡所援據不能盡本經傳故往  
往不精不詳如天文類釋三五小星引釋名曰星  
者散也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宿如此之類與  
經義無涉實爲泛濫又如朝制有大朝覲之朝若  
韓侯入覲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雞鳴之詩是也  
而此書禮制類乃止引曲禮天子當辰而立當宁  
而立及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數則而玉藻朝辨  
色始入諸條乃竟遺之如此之類亦多失於考核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二十

卷

〔明〕張以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微言

二十卷》提要

毛詩微言例

一六經為註疏

陸氏有補遺

嘆而詩則齊魯韓三家盡亡猶存毛

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東之

闕久矣顧晦翁方培擊小序而後人復

左袒漢儒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

華谷詩緝亦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

以為苟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

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傳會不少謂宋

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今所輯

一依紫陽用遵時制而義可別解兼錄

小序第另載篇末庶幾存羊之意云

一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

矛盾者輒為棄去故註疏之說既不收

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染指而矻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槩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傲弦先生翼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穢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於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一近世註疏大全並有纂錄然猶厭其冗繁講解諸家互相剿襲然多沒其姓氏余據耳目所及標而出之顛倒錯綜不拘世代先後雖人自爲說而依經疏解又意若鱗次云

一詩人託物比興最爲精覈故草木鳥獸

定有取義而今皆士之苟有關於詩學輒爲收採不然而徒博異聞罔資六義亦無取焉

一毛詩大義數條冠之篇首讀者見謂無關舉業必且等之弁髦然未有不明其說而能得詩義之深者也余無論其他卽如先輩經義其賦比興各有體裁風雅頌各爲聲調而今靡然若一先民影響盡矣嘗試以二雅如何謂大如何謂小何者爲正何者爲變經生尚有茫然者又安望其誦詩三百而卽以達之政哉余故不揣無聞搜摭諸儒之論乃爾讀者詳之

一余義例大都倣之翼說而與六帖相參

故首之以總意次之以章旨而其間疑義有辨正與義有發明取之他經傳以相質證而因以訂其訛缺有考証有備考求之本旨外以相符合而又或別生論辨有合意有餘意余悉因之而第分注各章不另自標目至如六帖曰翼傳曰存古曰廣義曰博物曰孽藻曰正叶

九例

四

雲間張以誠識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一

三韓 楊芳與泮然父 參訂

鼓國 盧慎言 泮水父 校閱

國風

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列國之風教往往各殊而民間亦漸以成俗其詩多龐雜而不醇總之微治亂鏡得失亦頗有可采者豈必二南然王風降於邶鄘衛而曹檜之後有幽何也蓋王化之原本之衽席周之先用周南召南與東遷政教不行衛始壞先王之典章而恣行吞併故首列衛而次以王明王之不復為諸侯主也鄭以畿內之侯敢於自貳於是齊桓晉文相繼稱伯而風之變至曹檜極亂極而思治非周公其孰挽之故以幽風終焉先儒論刪詩之序大較若此○程子曰二南之詩必自周公所作以其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劉安成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倫齊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

周南

風之有二南此周末有天下時詩也而其詩又多雜以民間之咏故不為雅而為風乃周既有天下即不得與群侯埒故不曰周而曰南文王之化起自宮庭而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故以關雎為風始而陰教之理莫先婦職故次之以葛覃風俗之端首於貞正故次之以卷耳乃已德修列恩達嬪御洋洋乎化且徧中宮矣故次之以樛木螽斯家齊而漸及於國故次之以桃夭化被於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故次之以免且民人樂業風移俗美舉國遊於太和故次之以采芣由國而推宜及天下而岐則東有紂西有昆夷北有獫狁化遂自北而南錄漢廣汝濱二詩以見天下有可平之漸此其大都也周自太王迄文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文王以服事殷竟終其身不王然而不王於其身必王於其子孫故以麟趾終焉而序以為關雎之應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欲修身正家以風化天下者周南之義詎可少哉○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夾祿曰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

毛詩微言 卷一 國風

二

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餘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公召公未嘗與其間後世取以為樂章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關雎

朱克升曰一章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當然初無與於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見矣○官人想王季太任時人漸於德化已久故能得性情之正

首章雎鳩以和鳴而相與淑女以幽閒而相匹此興義也從關上想出相應之和聲以起下窈窕意從河洲上看出相與並

毛詩微言 卷一 國風

三

游以起下好速意若摯而有別與和樂而恭敬只明興之有取義耳不是正解○呂東萊曰首以雎鳩發興後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收以為比也○朱子曰關雎雖近比然其體却只是興○又曰嘗見淮上人說雎鳩常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朱克升曰幽則深潛閒則安重深潛則不淺露安重則不輕躁此貞靜之德容也○瞿星卿曰窈窕二字只可以想像形容故註曰幽閒之意着一意字正不必分別如何是幽如何是閒○窈窕淑女如言淑柔聖人一級淺淺就創見時動靜之間見得非即以此當好速也好速自以毋饑天下言或因和

樂恭敬而偏就夫婦相與一邊說則相敬如賓亦不待后妃能之矣○朱豐城曰文王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敬乾之健也太姒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坤之順也曰好速者言能體坤之順以承乾也○朱子曰只形容后妃之德而不指說甚麼是德恁地渾淪說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只叠叠推去因一事上一事一事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楊子曰美心曰窈美狀曰窕

毛詩微言 卷一 關雎

四

二章何確齋曰左右見無處不盡其力寤寐見無時不盡其心○又曰興只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詞則引起下文足矣更不必問其興至某句止也此詩或云興至求之或云興至反側俱說詩之弊○張氏曰荇菜取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陳行之曰左右是尋此索彼之謂故曰無方乃采之芼之亦云左右者因上章也不必深求○求之不得四句總是寤寐求之處緊緊作一氣說言或寤或寐無時不思而思之之長直至不得安寢也模寫不寐光景宛然如畫服與服膺之服同如云注注在心上然寤寐中如何求不過是想像其得之意○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劉寧之曰觀註中四當字謂其宜如此不謂其真如此也即詩人所謂憂亦只借以形容既得之喜憂樂總非實事

三章興意各開要得他叠詠之趣蓋荇菜則采之而又芼淑女則友之而又樂喜樂尊奉之意有加無已自不覺其言之再耳○鄒肇山曰樂則和平之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計此時已和平之極了非正解樂字意也○友樂之情出於宮人而所友所樂者則淑女也蓋只假樂以達吾媚愛他之情暢吾歡喜他之意耳若必曰對其人奏之亦固矣○郝鹿野曰琴瑟之音細密故言親愛鐘鼓之音宜暢故言娛樂下字俱不可移易○呂東萊曰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劉寧之曰此詩言文王得聖女為配宮中婦人女子皆得為文王憂樂見得文王之家已齊矣所以化被天下也或謂太姒被文王之化而然則文王方娶即過化存神亦不應如是之速

毛詩微言 卷一 關雎

五

饒雙峯曰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傷如澤陂之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如溱洧之伊其相譁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漢書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隆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可不慎與○徐儼弦曰關雎在詩為首篇正始也在樂為卒章成終也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所以嘆也說者以為清商之律惜也其繁音促節不可得而考矣

何栢湖曰世有詩傳一本首題曰孔氏傳衛端木賜子貢述其關雎序曰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陳止齋曰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淑女方可謂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薛君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破人上堂退反燕寢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儀容以刺時○魯詩傳曰佩王晏鳴關雎嘆之○鄧潛谷曰首章思淑女也忘身之爲迷也次章思之深也若弗克見然末章致思之切也若曰今獨未得親誠得之斯友之且樂之有一毫傷善心哉故曰后妃之德也

毛詩徵旨 卷一 國風

六

葛覃

徐玄扈曰此詩本爲治葛而作首既追言葛生之景却又從治葛上說到歸寧其敘歸寧內仍帶說衣服合而復離遠而復近氣脉悠長若無末章則意義短淺氣象寂寥矣後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蓋本於此○徐儼茲曰看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看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愛惜的意思看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忍忘親的意思

首章追敘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也黃鳥三句如今人作詩點景一般飛而集集而鳴棲止無定原是鳥之真景若以見聞泥說則精神不活矣言向當葛葉萋萋時尚未可治也吾猶記得

曩時黃鳥一段光景蓋自啾啾之聲入於耳吾已知有萋萋之葛了只閑閑點綴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處后妃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黃鳥始興感乎或謂葛延於灌木和聲直達於宮中皆不免誤解傳註

二章刈者斬之以斧斤獲者煮之以釜鬻只不混所施意二爲字主織紝言蓋就締絡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締粗者爲絡非葛先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爲布也無數是預道其心之所期言後日服之定當愛惜雖到垢敝猶所不忍其無數可知○徐儼茲曰念物之成於造化者已非一日之故而工之就於吾人者又爲手澤之存此所以服之而無數也夫一締絡如此况於朱

毛詩徵旨 卷一 國風

七

綠玄黃者哉○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工○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爲務其君子則重稼穡其室家則重織紝相與服習其艱難味嘆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蚕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三章徐儼茲曰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士之妻或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爲之○徐玄扈曰師氏卽所謂姆也左傳宋伯姬傳姆不在宵不下堂是也○吳省菴曰外行不專故告君子內言不出故又告師氏以達君子○唐荆川曰此以歸寧爲主而歸寧之中又重潔服上恐不潔則近於褻也



○陳行之曰薄汚四句乃自計之辭非并告師氏之語○因歸而治服本與締絡無關非服既成而卽澣濯之也但其汗澣中亦有服之無敦意在禮服非常服不比私之一粟當汗故云○澣害否歸寧是未然事○徐玄扈曰薄發語辭猶楚詞之言寒言差也或云是畧施其功不爲過飾則薄采是畧采薄言往想是略懇耶

卷耳

徐傲弦曰通篇皆託言以見思念之情采物託言也登高飲酒亦託言也不過模寫其思而不遂之情而爲之極其形容耳大意與草蟲相似○又曰看此詩要得他一箇思念之切不能爲

毛詩徵言 卷一 圖風

八

情的意思又要得他哀而不傷的性情只如動了一箇懷人的念頭便把卷耳都不采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嘆於此體貼可得詩人性情○既曰采矣又曰不盈既不盈矣又卽寘之可見原不曾采也借馬病僕痛以形容不能登高之意就姑且酌酒以微示非真酌酒之意前曰不永懷未傷而後曰云何吁矣見不欲求以爲念而又不能不以爲憂也此語意相呼應處

首章徐玄扈曰采卷耳而未滿頃筐正宜采也而心忽念君子便爾都無意緒模想人情得其神理若說手爲情奪故采之不足便是呆語○此構虛意以寫實情註方字未字適字體貼最

貝言俄頃之間意欲如此而竟不果所願耳生彼周行者仍寘之周行何等風趣非併頃筐所采而棄之也○永采只是詩家常語何必以非一采言○劉寧之曰卷耳又名苓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因謂之耳璫草

二章從思念中描寫登高意出如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而中懷快快味歌必再陟岡陟阻非登此不遂而又欲登彼也然亦可見抑鬱無聊無所不至之意末懷與上懷人應蓋君子之懷終是不可已者但聊自寬解使暫紓於飲酒之片時只未字可味○孔氏曰禮記云夏曰山豐其形似壺刺而畫之爲雲雷之形○楊見宇曰登高只望白雲思親舍之意註

毛詩徵言 卷一 圖風

九

往從之說太着象○徐玄扈曰登山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又曰云何吁矣言當如何其憂嘆乎蓋憂嘆之極也衆說皆非○說詩更無別法最怕執着又忌說盡如輔氏謂馬病可資於人僕病斷不能往是馬真病矣謂憂嘆之極非酒能解是憂真至於傷矣只平平衍說其味自長○黃氏佐曰唐人閨情詩云晨晨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卽首章意也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卽後章意也思望之辭雖非經歷實事然而寄意深矣○劉寧之曰詩有思念之意而無情欲之感所以爲性情之正且亦不言機渴勞勤疾病死亡非不念也不忍言而心獨悲之也然亦可想

見盛世光景○徐玄扈曰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叉羅刹即是菩提如此一詩不過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美教化厚風俗稍一邪僻便有許多傷教害義之事夫子言詩必曰思無邪如此詩之類其較著者也○又曰通章俱屬幻想思而不遂展轉想像遂有幾許境界佛經云能知大地皆爲想持如是得成初發心菩薩若人了得此義方許讀詩

子貢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後之艱也勞之以卷耳○陳子淵曰後三章皆設爲使臣思念其室家之辭

### 樛木

三章一意無淺深如云不特綏之而已便又深一步矣須想他毛詩微言卷一國風十

有叠味之趣在○通篇以卑順受益爲興  
徐傲弦曰木惟下曲故葛藟附之后妃惟建下故福履歸之此興意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朱子曰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后妃有君子之德故可以君子目之○陳行之曰樂只者何即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是也猶言樂易的君子但官人口氣中亦宜說得渾融○徐玄扈曰高而能施天之道也與天合德故福履及之○黃氏佐曰天所錫謂福人所受謂祿視履考祥辨上下之等而授祿故不曰祿而曰履也○黃葵峯曰履即踐履之履蓋人以樂易爲心自然行與吉會所履皆福也○維繫之固爲繫而綏則有保定孔固意履庇之徧爲荒而將

則有陰助默佑意盤旋之周爲繫而成則有純全盛大意語皆隱隱相應○綏將成俱着力字猶云天自來安全之佐助之成就之也○葉桂山曰成之是萬福皆會聚來湊合一般○徐玄扈曰雅曰弗福爾康矣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綏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將也頌曰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成也

嚴華谷曰讀此詩想見文王官庭之離穆矣○呂東萊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 益斯

毛詩微言卷一國風十一  
徐傲弦曰三章平看始言說說次言覺覺終言揖揖者益集而飛飛而復聚此羽虫之常亦作詩者立言有序也○又曰古人下字不苟只將說說覺覺揖揖字想像亦足以盡益斯之狀○朱子曰宜爾子孫依舊就益斯上說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備矣○姚承菴曰后妃恩養衆妾若卵而翼之者然故取義於羽云○劉寧之曰益斯江東呼爲蚱蟻五月斯益動股即此也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冬益斯○徐玄扈曰凡物群則爭獨益斯群而能和故其群愈衆此自然之理○衆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而姑借益斯以味之說益斯即是說后妃隱隱不道破意味自是無限而今

說詩者類云魯斯特一羽族之微耳開口便差○嚴華谷曰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風人意在言外○詩意只重以和召和德福是朱傳補出○子孫衆多雖由於天實后妃自致之只看一宜字便見是已然之福○朱豐城曰上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盈瑞氣流衍子孫之多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張南軒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妬忌而已故繼穆木之後○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鄭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而左傳亦云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天潢繁毛詩徵言 卷一 國風 圭

### 桃夭

徐傲弦曰三章一意然桃之華而後實實而後葉亦有序之言○又曰桃之爲木多華然五年則老老則華減故以木少華盛爲言○桃自華時多不見其葉至有實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朱克升曰木少則花盛女賢則家和亦有相因之義○徐玄扈曰女子之賢詩人不能知卽以正以時想其賢又卽以其賢想其宜室家蓋賢在今日而宜家在後日也註知字

必字可味○詩人嘆女子之賢亦不全在婚姻以時上見得蓋風俗素美閨門素飭故因所見而嘆美之如此不然彼鄭衛之女而當此時于歸亦便可占其賢否○朱豐城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謂之宜○王氏曰后妃處重閣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女子服其化者其本正而已○後凡言被化者切勿言被化蓋王民嚮導彼初不知其然也

### 兔置

徐傲弦曰此詩一章深一章曰干城則禦侮之臣也曰好仇則君明臣良矣曰腹心則同心同德矣要知是興體不可類於賦○朱克升曰此正美其人非美其兔置也但借其所事爲起語而用肅肅起起相呼應○椽棧於地中而張置其上初無美意赴赴亦只是無文藻初非稱其武勇干城借以形容其可用却非以用武言以彼其才卽今便可爲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爲公侯之用也○好仇言君臣相敵體之謂蓋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反其辭而曰好仇是詩家鼓弄處○趙士會曰腹心不可謂才足爲公侯之腹心則才也○同心同德非謂可膺心膂之寄亦非只是意見之同言其精蘊直相脗合就是公侯的腹心一般非僅爲股肱耳目也上言好仇是武夫與公侯對下言腹心

則武夫與公侯一矣且弗論其濟濟在朝者而顧味其赴赴在野者言雖一武夫猶然正比屋可封之意然詩人方淪洽於聖化中有不知其誰爲之者○釋文九達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朱子曰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亦文王末嘗稱王一驗墨子文王舉閔天太顛於豈綱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采芣

此詩極有次第其詞煩而不殺者則從容敷衍之體也蓋風人之詞本和平雅淡而此又婦人所作如說得景致佳麗便非此詩本色全要閑閑說來模寫他一段太平無事光景○吳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一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之妙○

毛詩徵言

卷一國風

五

卽賦其采芣首便是樂非另有一相樂意也若去形容家室和平反入驩虞景象矣○采是求其所生之處而有則不負其求矣掇是拾其所采之穗而將則遂棄其穗矣持之久而漸多則一掬難容故結之有穗可復掇子可復持意貯之多而愈久則手執爲勞故顧之有欲采則采欲歸則歸意○黃氏佐曰門庭之內幸無餘累而機杼之外尚有餘閒乃相與采此芣苢○黃葵峯曰讀此詩者可以意會不可以迹求細繹婦人之詞非天下康熙而無兵戈之擾夫婦相守而無征役之悲時和年豐而無流離之苦何以使之優游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固宜爲文王之世周南之化也○徐儆弦曰讀采芣之詩可以見和

平之情讀中谷有蕓之詩可以得仳離之苦而世之興衰亦係之矣

序曰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芣之采定有所用但不必推究其何用或以爲強陰益精令人有子總之治產難者近之

漢廣

三章一意無淺深歷興而比無非反覆味嘆之也喬木翹楚皆取高潔之義言漢廣江水以見凜然不可犯之意言秣馬於歸之時方見是好德之意夫出游則嘆其不可求于歸則欲秣其馬於此玩味便可得詩人性情○徐儆弦曰上三詩旣言家

毛詩徵言

卷一國風

五

齊國治之效此又錄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天下有可平之漸也○朱豐城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見天下之家正也○詩意若曰遊女且然况深閨簡出者耶首章朱克升曰上踈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皆足絕人覬覦之心者故以爲興○又曰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又曰女子出游本非禮而淫亂之俗則變矣此被化之始也○劉寧之曰味不可求語氣凜凜節操益感可求者而嘆其美也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語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見知言欲求之而不得則非詩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則非游女又鄭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則立言之意亦非矣○徐

玄扈曰不可求思欲要體認正所謂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使人望而知敬淫惡之意自消故嘆其不可求即是深言其德也○章小東曰漢水發源於嶓冢江水衍派於岷山若漢陽求康之類文王時未有此名○劉寧之曰足在水底行而人不見有潛之義○絕流橫渡以廣言循流上下以未言

二章朱克升曰錯薪之楚而得刈之子之馬而得秣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相呼為與○鄭氏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歐陽永叔曰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詞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欣慕焉許南台曰其為賤役無非致其秉彜之誠也其實亦是託言

毛詩微言

卷一 國風

七

徐玄扈曰後二章末四句反覆申味只嘆羨無已之意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為秣馬便爾全無意趣○江漢之味不異首章只說信乎其不可沫不可方也則疊味之意宛然若悅之至敬之深正於疊味上見得但非詩人語氣

顧仲恭曰言秣其馬箋云兼不敢言其適已也極得詩意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之子在游女中亦翹楚也因其不可求而欲求之以禮言秣馬以當御輪蓋詩人之微詞○陳止齋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漢廣是問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有大堤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并豔驚郎日

### 汝墳

徐微弦曰一章追言其未見之思也二章正述其既見之喜也三章則閔其勞而勸以義也○朱克升曰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陳行之曰此詩精神全在父母孔邇上蓋相離而思相見而喜猶是夫婦常情惟得於久役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非被化何以有此

朱克升曰防所以捍水其形穹然如墳○伐枚伐肆只是感時興慨不重親執其勞但彼只平平說來初不紀時而時序之久自見詩之善立言如此○羅氏曰怒本訓思但饑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饑意而非饑狀○不我遐棄喜君子之無恙而生

毛詩微言

卷一 國風

七

還也固非疑君子之懷二心亦不在踰年上見不遠○袁元峯曰遐棄二字只當相違字看蓋前日之離恐違棄乎我而今日之歸喜其不遠棄我也只平平就喜幸之深說末章徐微弦曰讀鮒魚頰尾一章見詩人之言婉而不迫殊有深長之思孔邇者言在其惠鮮懷保之下也○說父母孔邇四字恰有喘息相通依依膝下之意如父母於子瞻之依之猶在家庭之近也只在父母上見得邇然王民皞皞而猶若感恩懷德者然何也蓋人當安居粒食誰思天地之為德當康寧燕樂誰念父母之為恩孔邇之呼亦如燬之政激之也○劉寧之曰因頰尾而知魚勞因形容憔悴而知君子之勞蓋閔之也○許

白雲曰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見矣○潘岳西征賦曰環四海以為旋踰九垓以為燼爨以毒螫煽以虐燭即所謂如燬者也泰誓所云焚炙忠良不為過矣○釋名云火亦言燬物入中即毀壞也

魯申公詩說曰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陸儼山曰說者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猶謂桓文之舉可也謂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則一時之人知有文王不知有紂矣而文王姑命之為紂後此則曹毛詩微言卷一國風大馬之事恐非所以論文王

麟趾

徐儼曰三章一意然自公子而公孫而公族亦有序之言○又曰集註言王者之瑞亦自麟言之非謂文王之公子即有與王之兆也文王此時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為麟亦只如後世天上麒麟之類豈忍遽以與王言之此等處當有斟酌○輔潛菴曰文王雖不王不害其為王者之道○陳行之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總屬一體故氣脈相通彼公子公姓公族雖有遠近之殊皆文王一體之親故以此取意○嚴藝谷曰麟之足可以踧而不踧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是其

仁也○先以子孫對說而後更推及於公族當把首二章作主○陳行之曰公子屬武王時公孫已屬成康時雖不顯言與王然須隱隱見此際光景○吁嗟麟兮直指公子為麟說蓋以麟屬與猶分而為二只言其趾猶偏而不全故復指而嘆之○翟昆湖曰詩只以麟之趾與公之子其文王后妃仁厚是高一層意見其得於家庭之化深也○漢書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徐儼曰詩首於周南麟以志喜也春秋終於西狩麟以志悲也○彭氏曰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鄧潛谷曰麟之趾化成也王德厚厚子孫保之毛蟲之瑞臻焉一體之應也

角

夫南方諸侯非一國也然鵲巢采蘋則君夫人有令德草蟲采蘋則大夫妻有賢行觀之朝而庶位提蓋羊之節觀之野而閭巷懷其崇之思為嫡妻者溥小星之恩為媵妾者安江沱之分雖其僻遠之地蒸庶之家而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標有梅之女子至於野有死麕則雖誘之而不動如厭浥行露則雖訟之而不從推其風化之自所從來遠矣故繼之何彼穠矣者見後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焉即當時可知也况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草木群生之物皆得以

茂對成若而文王之化流被於南國者真有充塞宇宙之象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信哉

鵲巢

徐傲弦曰三章平看首爲往迎次爲來嫁末爲成婚姻之禮○又曰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徐玄扈曰無非無儀婦人之德鳩性之拙似之○朱克升曰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宜受諸侯之盛禮蓋取得所宜得之意○拙是鳩之好處之子不言德正欲借鳩以見之○嚴華谷曰之子安然來居夫人之位是其有德以稱之風人意在言外○詩柄家人指夫家人之言○劉寧之曰送御皆百乘亦毛詩微言卷一國風千極其盛而言士昏禮車二乘婦亦如之以此等而上之未必皆有此數○居謂始來據之方則爲其所有益則已住滿其中矣衆媵姪婦之多只偷下文釋之見興有取義耳成卽婚禮大備與不成享之成同非謂成此送迎之禮也○瞿星卿曰百兩成之中並無衆媵字在○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從諸侯一聘九女○薛方山曰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姪婦爛其盈門婚姻之禮於是乎成無曠儀無缺典也○輔潛菴曰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見當時集此二南意欲人知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采芣

唐荆川曰首二章是采芣未祭時事僮僮二句是奠芣方祭時事祁祁二句是徹芣畢祭時事皆誠敬之所在也○朱克升曰事有終始而敬無間斷見夫人之賢

首二章總敘夫人采物而一言所用之事一言所用之處亦互文也采非必親往沼沚只夫人主其事而已然雖使人爲之亦卽是夫人自爲之正重其必躬必親上○祭義曰君厭尸夫人厭豆○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褙立於東房○左傳苟有明信淵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采芣酌昭忠信也○孔氏曰蒿非水菜謂於沼沚之旁采之湖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劉寧之曰沼池之曲者沚卽池中之沚猶云采芣於沼之沚也○王野谷曰蒿至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

毛詩微言卷一國風

末章步雖移而被不動自覺僮僮然行有節而被不急遽自覺祁祁然只借首飾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在公與還歸從上一直說來若云此僮僮者果何在乎便成兩截○徐傲弦曰夙夜非自夙至夜乃夜之夙也昧晦未便爲夜天光向晨爲夙家語謂質明行事者也○鄭氏曰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睹親將復入也○葉堂山曰宗廟之祀禮法森嚴極是束縛不自在之處若敬心稍有不存卽急欲了事以適



已之便今夫人和於祭畢所以爲尤難○鄒嶽山曰祭畢而徹雖以疾爲敬既徹而歸則又以舒遲爲敬

草虫

徐傲弦曰三章平看俱在感時物之變然亦出於一時非時物之屢變也○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妻註諸侯大夫者謂諸侯之大夫也

首章陸農師曰草虫鳴阜蠡躍而從之故阜蠡曰蟻草虫曰負蟻○顧隣初曰草虫阜蠡蠡皆前此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變○見只睹其儀容而已觀則有接遇密邇之意兩亦字

則字皆從未見生來○許白雲曰亦既見意之詞也若已見則我心降矣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冲冲者懸而不下降則心稍放下矣悵悵者綴而不解恍則憂心已解矣傷悲者心極感慨不平夷則心平氣和矣○徐玄扈曰登山采蕨只重時物之變一氣連說言此時而陟彼南山則蕨可采矣非必真去登山以望也亦非卷耳託言之例○摹寫夫婦之情易至悲惋此詩雖敘離別之苦而又不失和平之氣方見盛世的光景

毛詩徵旨卷一國風

三

陳行之曰通詩精神在有齋季女上前而登說來采而盛盛而湘湘而莫莫而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

采蘋

夫謂之曰主則采之必親治之必當奠之必預皆主者事不專主薦時言○古人奉祭非屑屑於一蘋一藻之末特小物必備藉以將吾之敬云爾若謂薦有常品則是蘋藻之外皆不登於豆矣謂采有常處則是南澗獨生蘋行潦獨生藻矣至如蘋藻二物則盛之湘之或以二器亦不可知而必曰如何是循序如何是有常總是支離之見○王雪山曰祭之菹皆以水產取其潔也○釋文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禮記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許南白曰諸侯之嫡子世爲諸侯其

毛詩徵旨卷一國風

三

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則祭於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此詩既曰宗室非美大夫妻而何室之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爲與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在此故所奠者亦在此○牖卽穿壁以通明處宗室牖下亦只叙其陳設於此非直原其祖宗之所從來也○翟星卿曰主婦主薦豆註特引以證尸字之義非卽以奠爲薦而粘着主奠解也○呂東萊曰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甘棠

徐敞弦曰三章雖一意而雖有淺深伐是伐其條餘敗則以手折之拜則如人之拜雖一小低曲之尚有不忍者益以見其愛之深也○張七澤曰此詩南人寄愛一棠而歌咏不置如此徒以召伯一舍之故詳味之則召伯之有德南人於南人之繫心於召伯無限意思藹然於言外見之真可謂善立言

勿只惓惓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非謂南人之中猶有剪伐之者而云然要亦布政之暇偶然暫舍其下非真作舍其間亦非定在此布政也註或字甚活○劉元城曰憇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思其人故愛其樹及愛伯之意直是無可奈何非賄物而

毛詩徵言

卷一國風

高

始思入也○陳行之曰文王稱西伯召伯亦稱伯者蓋布政雖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於後人思其德殆為武王以後之詩矣周公列之於此以著明召伯旬宣之功所以成下數章之效時之先後固不拘也○史記燕世家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卿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徐敞弦曰註其後乃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此時召公尚無恙而是詩又在制作之前豈得以為沒後耶○輔潛菴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行露

徐敞弦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詞二三章述其自訴之詞○劉安成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游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先後不可遽分優劣也○徐敞弦曰召南之女僅僅自守邛邛而下則男女皆靡矣此可見風之漸靡也○又曰夫子錄漢廣行露等篇蓋以男女之欲人情不免于此能自守以正可見化之入人深也

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故特借多露言之絕人之意雖嚴而絕人之詞則隱矣若說出強暴與比體何異夙夜還是早與夜此自致訟之時而追述其素如此亦只是狡說之詞不然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何為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以起自訴之端耳○倏如律已稍自輕易召侮還有些因頭今却不然所以為妄

毛詩徵言

卷一國風

荏

徐玄扈曰誰謂四句情辭懇至總是實無而跡則似有負屈難明莫見昭雪者何以處還者一轉說者將語氣一直說下殊少情致○誰謂何以只輕輕喝起不是實說就常理上曲為摹擬因替他人口气而為是不信已之詞蓋疑心起于異常天下容有此等冤枉事○黃氏佐曰自訴自暴自也非謂訴于召伯○禮之所在便有義非以室家不足為責以禮亦不女從為斷以

義也○禽經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徐斲弦曰雀淫物鼠食物故以爲強暴者比○又曰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角音鹿嘴尖也穿屋穿墻正事之可疑而亦理之易明者錄此以補傳註之缺○鄧潛谷曰女非實家也而速訟傷哉乎惟訟能以無爲有也○劉寧之曰朱子謂使貞女之志得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竊謂此其未定之見也以詩意推之謂即使速我於訟亦不女從明其決不從也總非實事註作此詩絕其人謂絕此等之人耳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下亦或字亦可味

徐玄扈曰此作詩者代爲之言以美其貞潔之操耳非實女郎所作○黃東發曰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王雪山曰暴男侵貞女豈文王之化及女而不及男耶念此二說詩序侵凌之說殆非也

羔羊

朱虛升曰羔羊三叠初美其從容自得也次卽其從容自得者舉時與地以味嘆之○徐斲弦曰節儉正直卽於衣服有常從容自得上見不言公服而言私服不言在朝而言退朝蓋衣服自有常制在朝自然敬畏惟私服私居可以無拘而亦能謹乃見其節儉正直耳在位而曰皆見非止一人之謂○朱傳不曰被文王之化而曰化文王之政蓋被自施及者言而化自己成者言也只閒閒申味於素絲委蛇閒而冲夷簡朴之風自可想

見○朱克升曰從容自得由其心無愧怍而然○王晦叔曰絳之突兀謂之紕有界限謂之縫合二爲一謂之總○錢氏曰兩皮之終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紕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袁元峯曰素而不尚其華五而無事於侈二字俱有意○徐玄扈曰旣曰燕居則在私居乃又自公而退食何也按羔羊卿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則在公矣非燕居也○鄒巖山曰書畢命曰絃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休之不良乃爾文王一先以卑服導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於此非上聖何能若是

孔氏曰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德稱其服不然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

殷其雷

徐斲弦曰三章一意無淺深總自興君子行役之勞因想其人而冀其歸也○又曰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定而今有定在如此故以興君子之不定也○陳行之曰在陽在側在下只變文叶韻耳若曰不惟在陽而又在側則雷聲又無定在矣○朱克升曰雷以興此人南山以興此所在字與違字友相呼應而莫敢或違又與殷殷舒緩之意應○莫敢或違中含有勸王之事而不得歸意在○徐玄扈曰古者戌後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虫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卽時卽景而言閨中思婦於

此時獨切可見歸期未至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性情之正  
專言私情而奉公之意躍然言表足明詩人不盡之情序所謂  
勸以義者可謂刺其中局者也○朱豐城曰二南言振振者三  
自子孫衆多言故取其盛自聖化漸濡言故取其仁自室家別  
離言故取其信言各有所指也○信厚則歸期不爽故曰振振  
然只記憶其人帶過之語不重美其德上○劉安成曰汝墳作  
於既見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未歸之日故但  
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詞則婦人之賢文王之化皆可  
見矣○徐傲弦曰早畢事是朱子與賢婦周旋語不以私廢公  
也○閔之深而無怨辭知其未可歸而不敢為決辭歸哉歸哉  
毛詩徵言 卷一 國風 文

標有梅

三章皆一時之言而意却一節緊一節蓋懼之甚故不覺詞之  
轉深耳梅落而七而三而堅總是形容時過而太晚若見其然  
非實語也○徐傲弦曰標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  
則梅已將熟矣安得而有標落即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梅花  
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常驗之蓋稍後於桃夭時也○黃氏  
佐曰標有梅只對桃有花看不重曰七曰三曰墜上○詩人一  
見梅落便以為晚正其懼不及時處若至太晚而始覺則其言  
亦不見迫切矣但梅落亦自其時特暗之者自有隱慮耳欲言  
而又不忍言懼辱話頭冷然言外○徐傲弦曰庶者未定之詞  
士者知禮義之人迨字有遲遲惟恐其晚之意迨吉者是及吉  
毛詩徵言 卷一 國風 文

亦聊以自解之意○宵觀二南十三國風其為婦人思夫者凡  
八在后妃有卷耳在大夫妻有草虫君子于役他若殷其雷而  
下則泛言思其君子疑若庶人之妻所作故朱傳於大夫曰行  
役於庶人曰從役語自有辨且於殷其雷之莫遠惟雉之伊阻  
則以其詞舒緩止及勤勞契濶之苦故但曰從役于外於伯兮  
之甘心首疾葛生之歸於其居則以其詞危迫似有鋒鏑死亡  
之憂故直曰久從征役於晨風之忘我實多則又以其詞怨思  
恰似不關役事之羈身而實由君子之遐棄者故獨言婦人以  
夫不在見朱傳體會之精云

露死腐之視漢廣與  
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鄧潛谷曰標有梅誠幸之非與  
之也男先女而有求雖時已晚猶及時也○徐玄扈曰墜

詩傳每以爲若人所自作古今所稱風人美刺之說極口詆斥卽如此詩若以爲男女及時詩人贊美之作則辭義俱安矣必以爲女子之言綴綴求匹奚啻桑濮之艶姬乎○戴岷隱曰求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二章一意蓋只述其事言其志而夫人之賢自見若說夫人如何不妬在已如何感恩便屬不雅卽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激切雖不含怨於夫人亦幾自怨其命矣○陳行之曰詩意重美夫人上不以當御之禮爲常而深以得御於君爲惠小星之安分如此○后爲太陰之象而妾特借餘光以自耀故

毛詩微言

卷一國風

三

取象於星乃嘒然中有光者唯參昴爲大若聚妾之視綉煙云○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昴指西方之宿就一時所見而併叙平日所遭故言或有時見星而往或有時見星而還以應上三五之義非謂在東之候兼初昏將且時說也○鄒峯山曰往來俱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總曰宵征○雖朝夕奔走而常得近君故但云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然只一氣說來非以宵征爲往來在公爲進御也實命不同只重聚妾自安其分上不得與夫人相較量言○抱衾與桐自是御於君所之事已不兼往還說論媵妾之職固應自抱衾桐以進若謂夙往卽夙還夜往卽夜還則衾桐之抱欲何爲耶○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

當夕謂妾避女君之御日也若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且太師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謹避雖得當夕猶不敢卽安故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於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

黃氏佐曰禮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白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聚妾疑卽女御也進御於君必從其嬪不敢自外故曰莫敢當夕○又曰抱衾與桐卽掌御敘於燕寢之事猶今人云疊被鋪床云

毛詩微言

卷一國風

世

耳○黃葵峯曰衾桐君所寢大被禪被也抱衾桐以進於君自是聚妾之職

江有汜

呂東萊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徐玄扈曰通詩於敘事中寓慶幸之意辭氣要得和平雖各上半節是說不與偕行然媵妾敘此乃見已此行所由非追怨其既往之愆也○鄧潛谷曰不我以我與且不我過也亦已忍矣遇之必無禮矣而不自言其悔處歌已焉其斯爲無怨乎○顧麟初曰江決而猶復入江流而猶有岐江直而猶有別此以人不如物爲興○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於漢漢復入江冬竭莫

流故謂之憂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所謂江有汜也○此詩作於既迎之後興意當反見言江猶能容豈以之子於我而反不能容只輕輕駕過而急將雖不我以作轉語以其後畢竟有悔見其非終不我以也○悔時有所不安則嘯所不免處時已覺無愧卽歌未可知後遂合而言之曰其嘯也歌語亦歸重歌上其後卽今日對前日而言○徐玄扈曰悔處嘯歌是媵妾行時大喜過望故遙想正嫡如此嘯卽悔時歌卽處時纔增二虛字遂爾玄妙○徐傲弦曰禮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陳行之曰待年待正嫡往嫁之年也○孔氏曰古者嫁女姪姪從謂之媵○朱克升曰小星無怨江汜始若有怨而終則平皆賢婦人也

毛詩微言

卷一國風

世

鄭氏曰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妾宜俱行○又曰江水流而渚番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 野有死麕

首一章與女子見誘之事末一章述女子拒人之詞總是美之意○朱克升曰此詩若無末章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時其詩如此○女子以不自失爲信以不自污爲潔標梅預防於未失之先故曰貞信此詩堅守於易污之際故曰貞潔○死麕必以白茅而包貞女乃以吉士而誘是取物者猶有道而

求女者實非禮蓋反興也○毛氏曰凶荒卽殺禮猶有以將之○禮記居澤以鹿豕爲禮謂之不知禮○懷婚姻之禮此亦天理人情所必至者○嚴華谷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故女之懷婚姻者謂之懷春○吉士只丰姿秀美之稱不必言美其名以愧之○輔潛菴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也○以兩有字喚下有女而以樸檝與女之少艾以鹿之東白茅與女之不可誘非以首句爲衍文也

瞿星卿曰如玉舊以色言謂吉士之誘正在此非也蓋言貞潔之操瑩然如玉耳

毛詩微言

卷一國風

世

徐傲弦曰末章見凜然不可犯之意詞氣稍緩則不見拒之之嚴矣毋感我恍言結恍之命我將有待爾毋得近我之身也毋使麗也吹謂閑家之道我將有在爾毋得近我之家也○舒而脫脫如今日云你且慢的口氣見非輕易可來的蓋止其來非教他徐徐來也○朱克升曰斯言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者也○麗性善猜非禮相凌則警吹○曰林曰野曰麗宛然一村落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被化何以能然

徐玄扈曰此決是詩人惡強暴之言酷似當日從旁呵止之狀若作女子拒之之詞不應舒緩乃爾○鄧潛谷曰易曰藉

用白茅潔也包死賤賤之矣

何彼穠矣

首章專美王姬之德二三章則疊味其配匹之宜正見德以宜之也惟不挾貴以驕其夫故以平王之孫下嫁於齊侯之子而不為甲以齊侯之子配於平王之孫而不為亢蓋極言其齊甲淵絕乃愈見蕭雝之難而王姬所以可美耳若但云族類之盛婚姻兩宜及不見得王姬不挾處

徐傲弦曰首章美王姬之和敬二章興其族類之貴三章與其婚姻之合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從夫也

毛詩微言 卷一 圖風

嵩

徐玄扈曰唐棣之華一枌輒生二蓼以美夫婦如云並蒂芙蓉耳薛方山曰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其和敬亦不敢斥言王姬意也章小東曰親迎之車在前夫人之車在後不挾貴以先其夫即此是和敬即此是執婦道勿誤作于歸後事設為問詞以形容其美言此是何人之車而能若是乃王姬之車耳夫以王姬之車則宜其蕭雝矣有損約而無驕盈道路之間幾不知為帝女之所乘也宛然塞路聚觀相顧贊嘆的光景徐玄扈曰南子以車聲而知蓬伯王夫以伯王之車宜有麟麟之轍則王姬之車豈無蕭雝之度其和敬之德與被化之意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只諷詠自見小序王姬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掩上聲翟鞞而績總服則綸翟翟孔氏曰以德能平

正天下故稱平王

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卑也以絲與緝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柔以相承也使非蕭雝之德則勢相懸而分相隔又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奕李說徐玄扈曰言平王之孫不獨見天潢之派亦見其被化於文王太姒言齊侯之子不獨見五等之尊亦見其象賢於太公丁公劉安成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棧樸之稱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又如周頌稱湯為武王稱契為玄王詩人之詞類如此陳少南曰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殲父之子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毛詩微言 卷一 圖風

聖

皇甫士安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滕今何得適齊或以尊故命同族為滕武王之后曰邑姜而武王女復歸於齊亦所不解鄭夾漈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相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注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附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



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黃氏佐曰咏文王之德肅肅雖  
雖味太姒之德思齊思緝肅雖施及於平王之孫則家敦遠  
矣○子貢傳齊襄公結昏於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騶虞

徐敞注曰二章一意見太和所育雖一草不一鳥獸之微無不  
若其性而蕃其生也王道以及物為終故以此為王道之成○  
黃氏佐曰仁恩及物只是樽節愛養非以和召和之謂仁心自  
然即含蓄其中故下直以騶虞指而嘆之勿作推原說○草木  
禽獸之盛只舉一莩與犯以舉之見太和在宇宙間即此群生  
之物猶然至此其仁民之恩隱然寓言意之表直有形容不盡  
毛詩微言 卷一 圖風 共

處蓋百姓有知或聲音笑貌尚可傾動若草木鳥獸則固不識  
不知非仁恩浸灌安得有此○蒹澤草蓬陸草騶虞是仁物不  
是瑞物一發五犯言一發四矢而中五犯是其間必有叠變者  
在若說矢無虛發只是善射不見得獸之多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歐陽永叔口買誼新書  
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  
不以騶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  
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節其實噴文王之仁  
而不斥言也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二

邶風

邶邶為衛所併而詩猶繫其故國之名夫子存之弗  
削也倘亦著衛擅滅之罪與春秋昭八年楚既滅陳  
而九年書陳灾者存陳也亦此意也然而邶鄘皆首  
栢舟者何閨門為萬化之原而栢舟皆處夫婦之變  
乃莊姜不以恩寵易節共姜不以死生易心迹其操  
行凜凜蓋猶有關雎之遺焉而使皆資志以沒衛之  
時事可知矣○程子曰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  
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

毛詩微言 卷二 圖風

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  
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  
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  
○張氏曰周之興也商民後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  
○鄧潛谷曰周公定禮樂首二南明周所從興也次  
邶鄘衛明周所從代也所謂殷鑒不遠者也○劉安  
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水則妾  
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室  
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  
恤鄰之義簡公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

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與於戲渡河  
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栢舟

徐傲茲曰通詩以不得於夫作主凡見怒於兄弟見愠於群小  
皆不得於夫所致而自返無缺然欲去而不能其詞忠厚惻怛  
此莊姜所為賢也○又曰此詩極盡婦人之情狀往愬於兄弟  
反求於身心婦人之情也親閔既多受侮不少亦婦人之事也  
寤辟有標婦人之自遣如此不能奮飛婦人之自分如此至於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則又婦人不得於夫  
而戚戚之常態也可謂盡其形容矣

毛詩徵言 卷二 國風

二

首章言婦人貞正而不得承事乎夫隱然寓可取意在亦泚其  
流亦字含愁無限趣味躍然耿耿四句一氣說來言人若心有  
所係則他皆不省惟此憂之一路分明耿耿然欲寐不寐如有  
隱痛在身而憂之莫解者如字又形容耿耿之意○只說微我  
無酒而不言非酒能解其語了而不了含蓄意味深長○徐玄  
扈曰不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極善形容憂恨之意句法妙品  
二三章陳行之曰匪鑒不能度物只喚起下意言不能度已兄  
棄之故與下自反相照應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能度物只  
寬說不可將物字作夫看中情含屈無處可說此若故言非不  
有兄弟至親而以夫視之反為外人不可借以為重往愬而逢

怒其不可據如此然亦只無可奈何之詞○徐玄扈曰夫者婦  
之天不得於夫則無往而非拂逆之鄉故言逢彼之怒只形容  
困阨無聊之狀此等皆意在言外者也○既言心之有常又言  
儀之皆舍乃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故自猜自疑不能為情之  
甚也非徒揚已而已○匪石是專一無改移匪席是平直無屈  
曲○輔潛菴曰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開習則從容而不生疎  
○鮑照白頭吟云直如青絲繩清如玉壺水何慚宿昔意猜恨  
坐相仍

四五章言夫不以我為妻則妾不以我為嫡親閔受傷正愠於  
群小處或進而媒孽其短或因而媒慢其施曰既多不少有無  
數難堪思其所由至此惟有推背而已雖歸重不得於夫實有  
自怨自艾之意○日月非真送虧乃以已意假設而言耳迭亦  
更換之更非更代之義○嚴荜谷曰微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  
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不能奮飛緊根上如匪澣  
衣來只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蓋憂之極而為是決絕之詞非  
實語也若說義不可去姑爾安之註不消着一恨字

毛詩徵言 卷二 國風

三

徐傲茲曰正風以關雎為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栢舟為首夫  
婦之變也閨門為萬化之原故夫子謹之○又曰家之有棄婦  
國之有逐臣事異而情同者也讀栢舟之詩有餘悲焉夫臣有  
忠而見黜婦有貞而見棄切悼沉憂古今一體甚哉誠心之難

明而流俗之難悟也然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變其從夫之心故莊姜味匪石以自誓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其從君之志故屈原賦懷沙以自沉嗚呼不幸而處君臣夫婦之變此亦足以觀矣○朱子曰讀詩須當諷咏看詩人之意在甚處如婦人不得於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所謂止乎禮義者如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又失之遠矣○栢舟之詩說者以爲不出於婦人然而靜言思之審辟有標何無丈夫氣也但以爲莊姜之詩則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四

朱傳疑而未之信耳然恐亦非莊姜不能作

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徐玄扈曰此詩序以爲仁人不遇而傳以爲婦人之詩夫序說誠無實據乃婦人之詩又何據乎考其所稱引不過衛宣夫人一事可遂信雜說而疑本序耶且楚詞之目其君也或言美人或言夫君古詩亦多有不得於君而託之棄婦者讀者尚可求之文字之外○黃葵峯曰維時群小工巧阿諛逢迎以取寵遇此仁者不能渝心改度曲循時好卽屈原所謂寧死不忍爲此態者也○呂東萊曰首章隱憂憂君慮國也四章憂心憂說畏譏也○又曰不能奮飛卽箕子我不顧

行遜之意○陶逸則曰日居月諸日陽象君也當常明月陰象臣也故有盈虧君失道而任小人則日月更迭而微矣

綠衣

徐傲弦曰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又曰前之憂憂今日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想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亦求自盡而已非有冀於夫也非有憾於群小也

首二章孔氏曰前以表裏喻幽顯後以上下喻尊卑○黃氏佐曰綠兮衣兮不是但言綠色之衣蓋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兩兮字當玩味○憂只憂其嫡妾失常名分倒置不必推到君國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五

之憂上凡說詩強作大話者最害事

三四章吳省菴曰妾以及時兄寵正推尊顯之故已以過時見棄正推幽微之故○陳行之曰綠色本妖豔况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愛締結本涼薄又遇凄其之風自然見棄然綠雖可愛畢竟是間色締結雖棄於一時貴重之質自在詩人亦善喻矣○俾無說兮只委曲以全夫婦之道不兼嫡妾說善處必期盡道若只安於過時則但付之於命而已豈得謂善處○荀子曰爲人妻者夫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而修省○程子曰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徐玄扈曰詩人之意謂凡妾見

寵婦人多嫉心忿爭便是處失其宜而我亦有過矣故思古人以自勵焉○又曰我意定於此矣而考諸古人確與我相合恰似我先有此意而古人得之有欣然會意之狀此句法神品昔人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又鮑照白頭吟曰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所謂實獲我心非耶○顧鄰初曰實獲我心正本上無訛說來○楊見宇曰莊姜一味自盡更不管他凄風之變正其景行自勵意○吳省菴曰古人之事今人之師也今人之心古入之心也○班婕妤團扇歌云新製齊統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寡捐篋箚中恩情中道絕○黃氏佐曰李白為請宦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六

朱克升曰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美戴媽之德○徐傲弦曰瞻望涕泣中有無限悽愴之情先君之勗又宛然婦人臨別丁寧之語詩人可謂能道其情矣○嚴華谷曰風入含不盡之意此但叙其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隱然在不言之中○鄒潛谷曰國難亟而大歸故志隱而音哀  
首三章徐傲弦曰燕之宿也相向其飛也相背故以燕燕子飛

為離別之詩此見古人一比一興必有意義而今皆亡之矣○古詩東飛伯勞西飛燕蓋本於此○朱克升曰飛相上下聲相應和皆不忍相違之意○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已別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所謂實勞我心也光景宛然

徐玄扈曰末章叙戴媽之德不是見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當見溫群小時鶉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方將依以待老而遽爾睽隔何日忘之况其別也何為而別其歸也何事而歸情悽目眩心為如割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七

莊姜之恨不虛耳○任言相與之情塞淵言存心之善溫惠淑慎言持身之謹而先君二句又自別時追憶其言每每以先君相勉無非欲成就他為天地間一完人二南之外無此勝妾○徐玄扈曰先君之思夫人之自盟素矣而媽之言如此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惓惓相誨則莊姜之賢不至於此語須斟酌○又曰玩先君二句便見當時子弑國危朝夕不保乳乳孳婦相依相恤之意悽然在月○朱子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直是寫得他精神出○潘子善曰日月終風當在燕燕之前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吳省菴曰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弑州吁

于陳豈州吁爲陳女所切齒故假手於陳也大

日月

四章一意總是嘆夫之無常而真幸其一悟也其呼父母亦是訴日月之詞○輔潛菴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又曰觀絲衣之詩曰我思古人而此嘆莊公不以古道相處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首三章顧隣初曰以古道相處如古之刑于離睦皆是也胡能自定還是望其將來說無良即不古處不相好意○胡能寧不一意在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

毛詩徵言

卷二國風

八

定必當顧我便成呆話且訴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惟曰寧不我顧必有蒙其顧者矣情意乖離不相和好是曰不好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是曰不報德音不是聲譽亦非言語蓋論其實本無良而美其詞曰德音總之言其德無情實耳俾也可忘只以夫婦之常情論言凡爲夫婦未有可棄之如遺者而獨使我如此只在莊姜自己身上體貼一怨一慕哀婉可掬○出自東方勿作有定處說亦只照臨是月意○呂東萊曰觀頌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

○徐玄扈曰德音是言辭即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於戲慢故

曰無良如今人稱沒底好說話○楊見宇曰言舍名不彰於人猶諾云名聲不好也○陸篋齋曰胡時養我使我忘其憂也

末章徐傲弦曰畜我不卒只如今人云生我不可意真婦人語也或云如使父母養我之終可免此兄棄之苦直癡騃之談耳○又曰於父母則曰養我不卒於夫則曰報我不述皆深悲極病之詞○顧隣初曰報我不循義理則猶之乎不報也○以不述相報果謂報乎非有時報我而又不循理之說○朱豐城曰變風之始莊姜何也以夫則狂惑以妾則上僭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處此亦難矣遭變而不失常是可爲處變者之法○朱克升曰終風有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絕於姜也桓舟有往愆之語則姜猶與夫兄命之助也綠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奈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

終風

四章平者而意有淺深○徐傲弦曰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則甚矣然猶見日也霾則晦霧於下曠則掩翳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虺虺之雷殊無霖期矣以比莊公之狂惑有加而無已也○又曰言終風者不敢斥言莊公之詞顧我則笑矣而又曰笑放惠然肯來矣而又曰莫來四句極盡情狀○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

毛詩徵言

卷二國風

九

首二章顧我則笑中物無美意觀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  
冷笑光景中心是悼亦只自家默默感傷非敢怒不敢言之謂  
倏而惠然肯來又倏而絕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然肯來  
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日也○孫炎曰大  
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三四章在賦之暫開在不旋日內看  
出噫本積憂所傷氣閉而成疾不必兼風霧說願言亦只甘心  
如此不作未然看懷如懷抱之懷藏於中而不能釋猶云毋一  
念至懷思不已也○陳氏曰賦者氣窒於鼻噫者聲出於口皆  
肺疾也○呂東萊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噫噫之陰慙慙  
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十

徐玄扈曰莊公狂惑已極似無暫開之時曰不日有噫者其  
其日也如云何不有日而反有噫亦自恨之詞○鄭氏曰噫  
當為不敢噫咳之噫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鄒潛谷曰朱傳以終風為莊公比切而當序以為遭州吁之  
難也蓋追傷之也

擊鼓

徐傲曰首章言南行之事二章本南行之故三章陳怠慢之  
狀皆自征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追思室家之約五章恐違室家  
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也○又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冲味詩  
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蓋不忍

言之也若於此說明則不我活今處即淡然而無味矣

首章曾南豐曰鏗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  
人所其憚者州吁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耳○黃氏佐  
曰坐作擊刺不必以軍法言恐於下章有碍土國城漕亦不就  
後使不均說○徐玄扈曰開口便說從軍危之也此時未便如  
此只寬說從軍所為之事○左氏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又曰金鼓以聲氣○顧麟初曰鼓以進兵兵以禦敵皆非戰時  
事○李迂仲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  
外死亡未可知也○徐玄扈曰凡人處危困之極視天下之苦  
無甚於我者故我獨南行即所謂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也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十

二三章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木而還九月衛人殺州  
吁于濮○鄒崑山曰平陳與宋者陳共兗丘軍賦陳與衛方睦  
鄭莊佐子馮爭位宋與鄭有仇也○劉安成曰出師非以而民  
怨若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楊見宇曰不我  
以歸只重死亡上非曠日持久之說○呂東萊曰從孫子仲言  
所後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師可知矣○王仲宣詩云從軍有  
苦樂但問所從誰今所從非其人也○憂心目結不復以戰鬪

為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三爰字有聊且之意

四章以處變處常相承通說言既以死別生離不相忘素自誓而又相與執手言當與子白頭相守生死相依奈何出此離別之語故生同室死同穴所謂偕老也至于嗟闕分則不但生離且將死別矣而不我活即便不我信却無兩意彼謂自生至死期甚隔遠者非○黃氏佐曰唐人王翰詩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不我活之意也陳陶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不我信之意也○子貢傳曰州吁求寵於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諸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主

### 凱風

朱克升曰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四章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凱風負罪引慝直欲感悟其親特自他人視之覺有諷意若七子之語終自渾然  
孔氏曰凱樂也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嚴華谷曰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劉安成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章言風與棘而下又以母與子應故屬與相似而不同也○風美而材不美以興母舍而子不捨聖則通明不昧舍則動止有方不在育子上說無令人言無舍可述亦非謂不能事親

也○陳勿溪曰三章以寒泉之益於浚與子之無益於親四章以黃鳥之能悅人興已之不能悅親總見無令人也○想親之欲嫁必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為辭故子言不能供養若道毋以勤勞者然毋而聞此宜亦有愧心矣○何景巖曰勞苦言其身不免於薪水莫慰言其心不免於經營○徐玄扈曰詳七子之意無非痛自刻責註云微指其事亦太顯然與展我甥兮明非齊侯之子一類○陳止齋謂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時氣象詳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輔潛菴曰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程子以為得文王之心甚合此詩之意○鄧潛谷曰栢舟綠衣諸篇夫婦之愛凱風母子之愛也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主

### 雄雉

徐傲弦曰前三章極思念之情末一章致願望之意而願其保全正思之懇切處○又曰首章以物性之自如興君子之自違二章托物性之自適興已思念之勞心也  
劉寧之曰雉分畿鵠分畔雖飛亦不越分界○本為王事伊阻而傾曰自詒蓋勤王臣子所當自盡若夫所自致者然不敢歸怨其上此見婦人能知大義處展矣君子連下看言誠哉此君子之勞我心也勞心根上阻隔而不遂室家之願來○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徐傲弦



曰只見日月之往來便思君子之從後不知幾更日月矣非謂日月迭往迭來而君子獨久而不來也○日有朝夕月有晦明俱兼往來說悠悠我思其間情緒萬端非只思其久後而近則可必遠則難料亦正是思之悠悠處○徐玄扈曰上言久下言遠○張麟峯曰言道路之遠一時想未得歸憂之所以益深也○徐玄扈曰勉君子而曰百爾詩人詞不迫切處且衆人皆知德行然後朋儕之間和氣充溢推賢讓美兩俱無傷也○不知德行曰嗚起之詞蓋意其必知也○陳止齋曰忮心生於念求心生於貪朱克升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呂東萊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毛詩微言 卷二 國風 古

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無害也○不忮求只泛就處衆說不必粘定征役上○徐玄扈曰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以善處得全王風苟無饑渴亦此意初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朱克升曰思君子之詩多矣未有及於德行者此惟雉所以最賢也○杜子美出塞曲曰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程子訓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易云能來思之深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戒勉以正也當時以爲得解經之法

序曰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以後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鄒潛谷曰雉刺而怨也怨與旅而曠也德之棄也則忮求以爲階○陶逸則曰軍旅數起非忿兵而忮則貪兵而求不忮不求上下相安相保何用不書而至此有陰刺其上之意不斥言上而言百爾君子此詩人之厚也

匏有苦葉

朱克升曰一章言事適其可爲宜二章言物及其常爲怪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徐敏茲曰通篇皆微詞隱諷未嘗明指其失卽其說正意處特陳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蓋男女之際有難顯言此風人溫厚之旨也詩中多以水爲喻蓋取淫之義云

首二章匏有苦葉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以正意配說與下濟盈雉鳴一般俱未有比喻在○嚴華谷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劉寧之曰匏苦瓠甘復有短長之別定非一物○埤雅曰長而瘦小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爾雅籛滕以上爲籛籛帶以下爲籛籛滕以下爲籛○濟有深涉是水之深而不可涉者下則就可涉之中又有淺深○徐玄扈曰渡水不裸體故着裹衣而渡謂之厲裹衣禪也由滕以下不須如此但裹裳而已○男女當度禮義之可否只泛論其理以起刺之之端尚未着淫者身上不然彼淫者惟有不涉而已焉有淺

深可量乎者兩則字皆非實語總見濟深叵測不可輕涉意  
濟之盈雉之鳴只立此兩言以為濡軌求雉之案非即以此為  
常理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因書有牡雉晨  
鳴而謂飛亦可稱牡牡不知可以言牡鷄亦可以言牡雉安見  
求非其類乎且此意只以非耦相求為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  
一一相合若以雉鳴比女之懷春則是詩兼亦刺女矣意必不  
然○陳行之曰車輪廣狹高下皆準於軌即車頭之端貫轂者  
所謂轄頭也中庸以在地者言故云轍迹

許南台曰匏有苦葉喻婚禮之未備也濟有深涉喻禮義之  
甚嚴也深則厲淺則揭喻男女之際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有  
毛詩微言 卷二 關風 六  
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喻不度禮義而配非其耦也

三四章主野谷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故名婚禮必以昏者取  
陽往陰來之義○鄭氏曰用鴈者取其願陰陽往來○程子曰  
取其不再耦也○鄭氏曰隨陽而征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惟親迎以昏餘皆以且鴈取其  
和亦貴其耦旭取其明亦重其始求之不暴中便自節之以禮  
當於一章總見○只重渡水者之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  
若以舟子之招比男之誘女則刺女意反重矣要知正意只在  
印須我友上○韓詩曰招招聲也○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

召○風俗通曰水解曰泮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僻○鄧潛谷  
曰首章托涉深也欲之溺人也甚於濶軌淺深焉次章刺並  
淫也夫內淫而恣謂人莫已知也濟盈不濡軌乎雉鳴可求  
牡乎誰實不知者士歸妻猶惡無禮也印須友如不待其招  
何哉不盡言不質言又若有不忍言所謂主文而誦諫者也  
○黃氏佐曰刺宣公而曰士不欲斥言之也以小喻大也

谷風

徐傲弦曰此詩以顏色之衰德音之舍作主而治家勤勞亦即  
其德中事篇中屢言德音見已無可棄之罪也首章先論夫婦  
之常理見不當以色故棄之而夫也不然二章遂有見棄之事  
三章乃推言所以見棄者正為顏色之衰而不取其德也四章  
乃自道勤勞以見其無可棄五章又原夫之不有其德者由其  
本心拒却其舍來但念勞於貧苦之時而棄於安樂之後人情  
尤不能堪耳末章又言夫之忍且薄如此因追念其來時之厚  
而怨之深也○又曰此詩委曲而有餘味以夫婦之際有難顯  
言故章內凡七比喻而悲怨之情藹然言外可謂善於立言○

首章上下各一喻而意實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徒取  
其色此泛論常理以發端即末二句亦不粘着葉婦身上○陳  
行之曰陰陽之氣噓則為風濡則為雨兩非風所致然谷風至

陰陽和故常以陰而雨○同心同死雖說夫婦之道所貴在和  
所重在德亦隱然見已無致絕於夫之端有可取於夫之德也  
情詞婉致如此○嚴華谷曰龜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  
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龜勉○徐玄扈曰龜勉同心有要之於  
父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向景岩曰言不宜有怒則此  
有怒矣言及爾同死則此不與同矣悲怨卽在言表○甄皇后  
詩云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麻泉賤棄捐管與卽

二章舉足欲前而行行且止形容不忍相違之意極是可憐薄

送我畿非真送也夫已棄之何送之有特詩人忠厚之詞○呂

東萊曰韓退之詩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闕也○以茶之苦

毛詩微言 卷二 國風 九

其於養比已之苦甚於茶其苦只就茶說而隱隱以見棄之苦

相形言人惟不知天下之苦有甚焉者則茶爲苦如知天下之

苦有甚焉者則茶爲其以我而觀誰謂茶苦哉言外見如我所

遭乃可言真苦也若直說正意則幾於賦矣

三章言色固以有所形而衰然不以盛衰而改者心也此婦人

所可自信者其如夫之不見取何毋逝而下雖若戒新婚之詞

然非後世忿恨的口氣總是戀戀不忘反顧的念頭若我躬不

閱卽輕輕作轉語以寫其無聊之情耳○黃葵峯曰涇水出涇

陽并頭山至濁所謂涇水一斛其泥數斗是也渭水出隴西首

陽山二水會處在未興軍高陵此涇水入渭之處也○鄧潛谷

曰涇之湜湜清自若也而以渭濁甚哉愛憎之致變而清濁可  
消也方成述祭卽曰逞恤有九迴腸矣○呂東萊曰詩人多迷  
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也○劉  
寧之曰荀以竹爲之魚可進不可出○徐玄扈曰毋逝四句致  
絕意之詞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羅景綸曰太白葉婦詞云

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林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嗚呼

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念恨決絕之詞耳如風人

之言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詞人所彷彿也○又李太白詩云莫

奈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

消林葉妾已去難重回○陳思王詩云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

毛詩微言 卷二 國風 九

歡行雲有返期君恩倘中還○漢竇玄妻與夫書云衣不厭新

人不厭故彼獨何人而君我處亦毋逝我梁之旨

四五章顧麟初曰治家睦隣皆就相夫說而睦鄰又治家中餘

事見其無所不盡心也有則慮其無而不以有爲足無則異其

有而不以無爲辭正龜勉求之處○濟水者不論深淺期於必

濟與治家者不計有無期於必成勤勞家事周恤隣里特舉其

事之一端而首章之德音下章之我德則舉全體而言也○吳

省菴曰沒則周其急矣則助其事所謂匍匐救之○朱克升曰

此言故夫棄我之確然如此患難相保安樂相違可怨也○昔

育恐育鞠追念昔時爲家一段光景而因及今之見棄實有犬

不堪處○費用不售者言費不去也如已有舍而不見取比于  
于毒即及以我為譬也

賈誼傳一二指情師古曰情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勤勞  
而痛之也○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垂絕之時藉  
以祛鋼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比于毒

末章朱克升曰物可棄陳而取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此以  
處置事理不同為興○會商豐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  
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  
知○項容齋曰洗水涌也其湧如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  
出故怒之盛者為潰○陳幼溪曰詎肆非言平日治家勤勞之

毛詩徵言

卷二國風

手

事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勞苦之事今彼處之不能而後藉口  
棄之也○凡言宴爾者三蓋所恨在此故不覺緩慢言之○物  
嫁來時其接禮之厚蓋不言不知故但言念其來壑而語意含  
蓄有無限不平意在○鄒潛谷曰谷風綠衣之化也民之效上  
疾於令也

張七澤曰余讀谷風之詩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  
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  
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然被逐臣遷客  
讀此寧無攬涕哉○徐傲弦曰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以  
君臣之故而託之夫婦之間者也則此詩之作未可遂以為

實然矣

式微

上章一意總是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舊讀  
式微之詩似乎歸怨其上今看茶臣本意乃云衰微之甚而至  
寄寓他國正為君圖恢復計耳不然則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  
如歸之日吾又何為而徒困辱于此然當時國已失矣歸將焉  
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與其寄寓于此而不見救援不如  
歸去之為愈也怨衛之意冷然言外○李氏曰卑賤曰辱在泥  
塗○中露泥中俱假借字不作喻說亦不作實說徐師考黎  
國在今潞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屬山西意泥亦必有說也

毛詩徵言

卷二國風

手

然愚觀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邊關遂有不夜城焉知後  
人不以詩名其地耶若直以地當之詩言幾于無味  
許白雲曰晏子云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今日微君之故又曰微君  
之躬似黎侯有為已死已亡之意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  
又何得有明為之怨乎

徐傲弦曰讀此詩見當時有羈旅狼狽之君而鄰國無救援之  
意衛為狄所滅之因正在于此○李迂仲曰其後衛為狄所滅  
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保則知黎之怨衛  
為最切○張氏曰黎山氏國子姓侯爵即西伯所戡者今潞州

東有故黎侯城有黎亭○朱克升曰衛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施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施丘

朱克升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施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此詩不直斥衛君而但責其臣乃詩人忠厚處若云臣不勸君幾於蛇足○徐玄扈曰通篇婉曲而有餘味傳注極得其旨

首一章因時物之變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爲與上何字有驚訝之意下何字有迫切之意多日之云不重疑其不來只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世

要見情極勢迫蓋不勝望救之急焉○王雪山曰施丘丘之多草木者也○嚴華谷曰尊稱之曰叔伯○鄧潛谷曰呼叔伯而

告之但驚時日之過邁有遺味焉○吳省菴曰與則疑其求援於他國以則疑其變生於本國俱承上何多日也而言○此只

據一時說兵力不支必藉與國以圖萬全事機多午或相牽制而不得即發無非替他分解然而衛之情亦至此窮矣最可爲

立言之法○朱克升曰相與和好之國曰與國○王守溪曰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爲之不安也而今何以安處不來使果結與

而來今亦可以至矣而何以久而不至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

詩之曲盡如此

三四章徐傲弦曰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徐

玄扈曰狐裘蒙茸想見窮途之苦○徐傲弦曰按開州有施丘

在衛之東黎在衛西○既云咨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

匪車不東乃詩人設爲話頭以起微諷之意○本說他不諒已

情之切至而但云不與我同心若將謂亡國之憂恢復之念原

不在他心上此詩之微詞也然亦見始之有與之望有○之疑

究竟成虛矣○鄧潛谷曰靡所與同若曰匪叔伯則然厚之至

也○蘇穎濱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

黎衛共之○徐玄扈曰瑣尾兩語淒涼蕭索爲怨難勝聞者爲

之撫膺而况甥舅之國乎○鄧潛谷曰四章痛自傷悼曰叔伯

之若不聞也則吾君臣之流離瑣尾微末而不足采也衛君臣

庶聞而惘然○瑣尾卽形容流離之狀言氣勢微細而不振威

靈尾末而不張也衰如充耳只視其危苦漠然曾不動心之謂

楚詞云絃歷情以陳詞兮孫佯聾而不聞

徐傲弦曰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

瑣尾則譙譙條條之意○徐玄扈曰充耳瑣也瑣以塞耳不

應便以耳聾爲訓且言衛之不救如耳聾之人亦少意致恩

意當作衣衰之槩言衰如充耳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

奮臂攘袂相反○嚴華谷曰責其不能聽已之訴如以瑣塞

耳而無聞也○鄧潛谷曰施丘美黎有臣也其錄于衛何也

毛詩微言 卷二國風 世

刺也黎君臣在廷殷鑒烈矣上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次不能鑑觀以自強於政能無及乎終以載馳猶旌丘之志也是其應也

### 簡兮

前三章叙其所事末一章表其所思而自譽自嘲與傷今思古意隱然言外夫當衆人屬目之地而簫舞錫爵人方以爲羞而彼且以爲誇是其視一世若無人然故曰亦玩世不恭之意也○鄭氏曰伶氏世掌樂官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

首三章簡兮簡兮直是睥睨一世之意非止脫畧形迹已也官守言責於我無與而方將爲萬舞之役隱然若謾不事事者然

毛詩徵言 卷二國風

廿四

曰方中曰在前亦見他肆然不顧如此○顧隣初曰將是將然之將○鄭氏曰在前列上頭也○徐玄扈曰自稱曰碩人而又言俱俱非但形體之魁梧也言其威儀襟度有過人者○萬舞是其本職而不獨善舞又且善御總見其才之無所不能也出其勇力以執轡則車馬惟吾蓄控而無不如意故轡系如此○當執簫秉翟時而顏色充盛如此只引起受爵之榮耳獻工之禮主人拜送爵本是勞工之常而侈以爲榮亦玩侮一世意主人自是宰夫而錫之則自君命故曰公言○釋文曰以竹爲簫長三尺執之以舞○孔氏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簫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又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持故得舞名

○又曰渥浸潤之名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

末章劉安成曰楚詞沉有荃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秋風

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起興之例同

○徐傲弦曰以山隰各有所產興已自有所思○又曰此詩殆

可諷味如云公言錫爵而又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無限

意致○云誰之思重美人上彼美人兮重西方上美人○鍾靈

毓秀說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於暗君也不曰生不同

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裏世也彼蓋視當世之君曾無

可其意者而或謂思與美人相簫舞令簡兮詩人聞之直堪絕

倒○潘子善曰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其中固有過人者然

毛詩徵言 卷二國風

廿五

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盡善○鄧潛谷曰道不可屈身屈何傷

古之賢者不得志而隱於下位多矣豈直伶官哉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陶逸則曰此詩如旁觀者之作良是朱子謂自譽爲

碩人又自譽其容貌恐非賢者語意

### 泉水

徐玄扈曰此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而猶多

方計議展轉猜疑雖至終篇尚有徘徊顧望不能釋然者總之

託以自寫其悲怨云耳非實事也○首章發其謀歸之端而二

章遂追念其來嫁時事情三章又設言其得歸時光景末章則

言其不果歸而情不能忘也○徐傲弦曰凡思處皆屬情謀處皆屬義俱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徐玄扈曰如出宿二章中間許多周折極其委曲極其宛轉反覆吟咏情致宛然於此領悟可以得詩之趣

首章淇水亦得東注與女心安得忘情玩一亦字分明謂水之不如也謀只欲酌其情義之當且未說到善義處蓋明知其不可而辭若疑而未決者然亦見愁緒萬端有無可奈何之意○徐傲弦曰亦字靡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二三章重述父母兄弟與不瑕有害上不得以去來作主蓋女子先有不可歸之意橫於胸中因以其欲謀之意而姑自衍其辭若有欲決不決自猜自疑者非果爲告諸姬之詞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復結姻好故衛女嫁於邢○徐玄扈曰婦人內夫家曰達父母兄弟者外之也○陳行之曰出宿飲餞爲女子有行帶說遠父母兄弟正其不安於心處問諸姑伯姊亦重不可歸一邊萬一情可勝義庶得抑義以伸情設或義本勝情敢不割情以就義所謂謀其可否如此○出宿于干五句俱虛擬之詞干言不可誤作衛地看○嚴華谷曰未設羣時先以脂膏塗其羣塗既畢

乃設羣於車故曰載脂又曰載羣○呂東萊曰還車猶云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不瑕只是得無口氣以爲有害而父母雖沒兄弟猶在以爲無害而所定省者誰所共坐者誰從容斟酌真是諱然

徐傲弦曰不瑕有害瑕即瑕瑜之瑕猶所謂毀諸已乎意也如此方見謀意

末章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試思此肥泉誰地之水此須漕誰處之邑惟是係心宗國卽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爾雅歸異出同曰肥泉○寫憂不作絕意之詞看蓋於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總是靡日不思心腸安得二字是解經之妙者出遊卽是歸寧勿作別解○問恐是欲出遊以寫其憂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彼地耳

陳止齋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其辭切以怨○徐玄扈曰夫子存泉水載馳於詩而姜氏會齊侯于榘于防于穀則備紀諸春秋勸戒昭然矣

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北門



陳行之曰三章一意總叙已之見困於人而歸之天也

首章徐傲弦曰出自北門只隱隱見是處亂世事暗君不可明  
說出恐失詩人忠厚之旨○憂心殷殷只是遭逢不偶鬱鬱不  
得志勿本君國之憂來貧不自給而人且莫知只閑閑說去而  
祿不代耕與君不知恤意隱然言表已焉哉如云今已罷了謂  
之何哉如云不消說得皆知其在命而安之之詞○章小東曰  
終窶之終與已焉之已不同已止也終者據今而言兄得前日  
向窶貧今日仍窶貧則止於此而無復豐亨之望矣

二三章徐傲弦曰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艱益之以  
家計之窘賢者處此亦艱矣而又室人之交謫則是內不見知

毛詩微言 卷二 國風

文

於妻子也祿食不足以自存則是外不見知於君上也斯二者  
人之所為乎抑天之所為乎然不付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  
而不尤人盡心竭力以為其所當為而無一毫忿恨之意此所  
以為賢也○孔氏曰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  
家之事○碩雅齋曰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謫我摧我是  
終窶且貧之故○適是到他身上埋盆有輻輳之意○陳行之  
曰謫謂責其貧不能養也投擲有不復顧惜意摧則摧折沮抑  
拂亂其所為矣○莊子曰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范奉陽曰關雎之  
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哀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

心者○謝疊山曰鹿鳴四牲之燕樂出車扶柱之勞來一人之  
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之所以體群臣  
也當是時也安有北門之怨乎

北風

通篇總喻世之將亂而欲去之速也○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  
相携而去考詩之詞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碩隣初曰借風雲以言其愁慘之狀借狐鳥以言其危亂之  
兆非當時真有是事也○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  
時國雖未亂而已先有此氣象故曰見幾若危亂已至不待賢  
者知之矣曰携手同行見群然欲去非止一人曰既亟且且見

毛詩微言 卷二 國風

光

去亂已急更不可緩只一氣說來非又推其欲去之故也○謝  
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零  
矣紛禍亂愈急也○爾雅翼狐色赤所在鳥輒群而噪之蓋妖  
祥之禽所占也○徐傲弦曰赤黑為祥毛羽為孽天下之可憎  
怪者莫狐鳥若也而所見無非此者則國事從可知矣○問狐  
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  
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朱註謂同車則貴者亦去只想像  
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直上既與賤者同行而此又與  
貴者同車也○劉安成曰三言既亟且且豈果於忘君哉蓋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朱克升曰北

門之處因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又北風與魏風十詠之間相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黃東發曰既亟且且事勢已迫非見幾而作者也見幾必於其初合作舊說

靜女

朱克升曰一章未見之時二章得會之時三章既會而歸之時○又曰此淫奔者自相稱羨之詞非真閑雅也○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陳行之曰男子已先至

毛詩徵言 卷二 國風

于

而女尤未見搔首顧盼踟躕不前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歐陽永叔曰古者斂筆皆有管不知此是何物○許自雲曰首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陳行之曰歸蕙亦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為貽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嚴華谷曰當時皆為淫佚之行故曰刺時具本則上所化也○徐傲茲曰朱註所謂淫奔之詩俱屬臆斷蓋多本之鄭氏箋讀者亦當兼看小序○張七澤曰詳味此詩序說難通而橫渠東萊諸家之說亦似牽合則朱註為長獨二章所謂彤管毛傳以為古者后夫人有女史以彤管記過之法且左傳歌此取彤管焉又

似美事姑闕之以俟知者

新臺

人而無人道亦無復人形故國人以惡疾狀之而有新臺之味焉○陳行之曰新臺者舊無此臺也謂滅禮瀆倫自宣公始也不作臺名○鮮明高峻皆自水中臺影而言○徐玄扈曰蓬條戚施皆極言以見其醜戾之狀俯仰有愧故也○王雪山曰蓬條今龜背戚施今駝背○朱克升曰衛風美者多淫詩少然新臺墻茨之惡又國風所無故以鄭衛並稱蓋鄭舉其全衛舉其重

二子乘舟

毛詩徵言 卷二 國風

世

頌鄰初曰上見其去而髮之下見其不歸而疑之○徐傲茲曰此詩已知二子之遇害而但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終不願言其死者此固詩人含蓄不盡之情亦可見其傷悲之切○徐玄扈曰詩若直說遇害卽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其中含情無限寥寥數語恰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汎汎其景是摸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頌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卽其影不可復見矣痛其往而不返也○徐玄扈曰不瑕有害凡再見斷以朱傳為正呂東萊解泉水則云歸衛不為過差而有善嚴華谷解此則云瑕卽瑕疵之瑕謂二子心本無瑕而

乃遇黃葵峰又言二子之往不得為無瑕三公皆曲說也蓋瑕本方言其音出喉間有聲無辭故或借瑕瑜之瑕或借遺遠之遐不必強解

輔潛菴曰夫子取此詩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黃東發曰李氏云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此固至論也然壽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非初料所及也○嚴華谷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翎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讓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毛詩微言 卷二 國風 世 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首闢離聖人之意深遠矣

洪容齋曰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潛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此決無之事特養秋好事者為之耳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三

鄘風

黃氏佐曰自周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後其地封康叔故衛詩入鄘獨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自誓不與其君之弟同庖此可疑耳李迂仲以為宣姜是日淫為貞也豈以其子文公故衛人飾其惡與○又曰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栢舟為邶鄘之首

栢舟

朱克升曰自誓之意以漸而深

嚴華谷曰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必不可以他適○朱克升曰毛詩微言 卷三 國風 一 物有定所人有定志而用彼我字相呼應○輔潛菴曰母之欲嫁共姜想不過感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志誠貞固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栢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髮彼兩髦以此時共伯父母尚存放以兩髦指之如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言自兩髦時便為我匹之意○內則註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髻夾因曰角兩髻也午達曰髻三髻也○喪大記脫髦註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垂著兩邊明人之至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之死乃共姜自誓靡他謂無二心靡慮謂無邪心母也天只就恩愛罔極上說見恩不深者其不相信無惟母為我所天何亦

不諒我貞潔之志蓋驚訝之詞不必說壞其母○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以為匹者猶治之為亂也○張氏曰惡邪之匿於心者也之死靡他其義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亦誓死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

徐玄扈曰儀特者婦人無非無儀今又守志則維是兩髦之為儀耳特是求我新特之特以兩髦為特則更無與為伍者形影自持靡他之節也○黃氏佐曰特如萬夫之特蓋婦人稱夫之詞○伍魯齋曰觀註云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姜仍在本國當與共伯未成配

徐傲茲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栢舟於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孔叢子曰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共伯名餘共諡伯字釐侯子武公兄○呂東萊曰史記載釐侯已葬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投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傲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位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髦者子事父母之餘史記謂釐侯既葬是時共伯已脫髦安得謂之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牆有茨

朱克升曰牆茨芒刺不可埽內言醜惡不可道是皆無所施其惡惡之心者而用語勢相呼應也○埤雅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一名茨○爾雅茨旱草也歲欲旱蒺藜先生嚴華谷曰言之自辱不欲汚口舌也○小爾雅上滯曰烝下滯曰報○孔氏曰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朱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役之兄○朱豐城曰宣姜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此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耳以其身處於污穢而無復羞愧悔悟之萌也○鄧潛谷曰偕老之辭婉異言也牆茨之言屬法言也然偕老詳容服不詳不淑牆茨言不可道不詳不道刺而猶有風焉

鄭氏曰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令其國內有滯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釋文中冓中夜謂滯僻之言也

君子偕老

徐傲茲曰此詩總是刺宣姜之惡但一章其詞直二章其詞隱三章其詞緩詞愈緩而意愈和若不見其所謂刺者而玩其詞想其意則譏刺之旨愈嚴矣○又曰味婦人而但言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此詩人之微意也夫入奉宗廟則首飾有

副也身章有翟也出見賓客則服之有展也展之有飾也非不  
尊且敬也而宣姜之行果可對先君視賓客而無愧否有靦面  
目曾無悔悟是人心亡而天理滅覆亡之禍其晚矣○嚴華谷  
曰此詩惟述夫人容服之盛不及淫亂之事但中有子之不淑  
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極美其容服中亦含治容誨淫之意  
在○姚承菴曰鬢髮如雲蓋蒙彼縹緜以下正其服飾之芬麗  
容貌之輕佻大異於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一則曰胡然而天  
胡然而帝也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棄  
之所謂子之不淑者也

首章袁元峯曰副笄六珈正是象服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乃借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四

老之德發而為容者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有副笄六珈  
之飾然則象服豈易稱哉必其盛德之容如此乎雍容自得安  
重寬廣然後象服是宜耳○孔氏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為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為之  
若今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劉寧之曰觀髮美  
不屑髻而仍用副笄六珈可見副與髻有別笄加於副者以玉  
為之即簪也其端刻雞形○顧隣初曰編髮於首而旁有衡并  
之垂垂并於旁而上有六珈之飾珈必以六亦見其盛○徐玄  
扈曰服以彰德故曰象服

二三章楊見宇曰此述服飾容貌之美而致驚怪之詞其字指

宣姜言○鄭氏曰周禮三翟皆刻縵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  
為飾○嚴華谷曰翟青質五色皆備衛侯爵夫人服揄翟○又  
曰掃所以摘髮若今之篋兒也○陳行之曰不屑只薄之不用  
猶云不消得髻非以此為不潔也○劉寧之曰揚者眉上眉下  
之總稱但眉下而廣濶則醜惡故但以上廣為美上即高字意  
廣卽長字意○翟星卿曰天帝混說驚訝之以為此帝天之神  
而偶見人世也勿以形體主宰分言○子虛賦眇眇忽忽若神  
仙之髣髴○毛氏曰禮有展衣以丹縠為之縠之靡者為縠是  
當暑裨延之服也○當暑服縠縠而以見君及賓則褻故加展  
衣於上以示飲束○黃氏佐曰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譏其無  
母一國之德也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五

馮嗣宗曰毛傳云并衡并蓋連引追師追衡并之文以見并  
之為玉也衡并二物衡垂於背耳并橫於頭上朱傳誤以衡  
并為一云

桑中

三章一意總是託采物以從所思之人而因詳期會迎送之情  
也○許白雲曰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庸三  
姓之女也○朱子曰小序不詳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  
義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嚴華谷曰  
期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為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鄭氏

曰沫邦紂所罷朝歌以北是也○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官臺

瞿星卿曰首四句明是興體不知晦翁何以作賦且下明言

期會之地何託言之有託言采唐殊費詞說○吳文仲曰孟

姜孟弋乃稱美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恐未必然

○黃葵峯曰桑間濮上之音孔子自衛反魯已正而絕之又

矣因卷篇殘缺後人以此補之小序又因而寔之○呂東萊

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體不同有

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

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黃氏佐曰

淫亂之詩不列於經而錄之者代其自言以刺之也○又曰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六

桑中與桑間不同淇上與濮上亦不同小序用樂記之語似

不足信

鴉之奔奔

楊見字曰一章刺頑謂其上烝而不忘二章刺姜謂其下淫而

不顧俱以人不如物爲興○鴉與鴉奔奔鴉與鴉疆疆各有常

匹不亂其類○陸農師曰鴉能不亂其匹鴉能不淫其匹

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伯有賦鴉之奔奔趙孟曰林第之言

不論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告叔向曰伯有將

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祭其能父乎

姚承菴曰奔奔是奔而就疆疆是強而烝上重鴉承一兄字

下重鴉承一君字奔奔疆疆亦有淫亂相隨之狀

定之方中

人主一心係國家萬事根本故其務營建者此心而其勤農桑

者亦此心總之以秉心塞淵爲主蓋是詩作於文公季年而首

章追叙其營建次章又本其始遷之慎以及終事之戒見無非

爲國爲民的念頭至其後章勸課而成富庶之效所謂終焉

允臧者也不得以原始要終平說○劉安成曰文公二年齊桓

始城楚丘則定之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然詩云終焉允臧

駉北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事耳○

首章朱克升曰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飭種樹備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七

國用也致詳慎之意爲未久之圖新造之時蓋如此○興亡在

念非不欲亟其成功而必俟定中始作官室至其作之也又必

揆之以日而作焉上虛下實要想見他一段重裏意思○劉安

成曰夏正十月建亥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午位因記此星

爲每歲營作之候○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阜安乃建王國焉○孔氏曰度日出日入謂度其景也冬官匠

人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鄭氏曰魯僖二年齊桓公城楚丘封衛楚宮  
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姚承菴曰地故楚地故稱楚宮楚室  
觀下以望楚矣可見○管子曰十年之計在於樹木百年之計  
在於樹人○此見文公立國規模事事不苟即一種植間便已  
慮及於後日之可用非謂衛之琴瑟直待此樹之成也或謂他  
務未遑輒先務此而以興禮樂當之見殊憤憤

二章程子曰上章言建國之事此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功獨文  
之勢然也○升虛以望楚與堂覽國絕之形勢景山以及京正

山丘之向背降觀於桑以察土宜上云其吉以協神謀皆未定

居時事○徐玄扈曰景山與京與揆之以日不同彼是正宮室

毛詩徵言

卷三國風

八

方向此是正一國之方向此亦用表但非八尺之象終焉允臧

承上望景觀下來稍推開說如安國家輯人民之意○桑乾宜

肥土桑盛則地美可知○禹貢兗州桑土既蚕○楊見宇曰終

焉允臧之終謂經營之終也未章註所謂終又是後來事

曹氏曰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之間有大山及高丘形勢之

勝可依以立國○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

丘城西○頌仲恭曰降觀降字緊頂上升虛升字來彼以景

山為測景者誤

末章王介甫曰上既言城市宮室於是言其政事蓋人君辨方

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瑞應圖曰降而應物謂

之靈雨○傳匪直也人自指文公然玩上文勢似謂文公業已  
勤民而非特於民為然以彼操心牧事亦考成矣○朱氏曰誠  
實則無虛浮之敝淵深則非淺近之謀○騷牝三千即季年三  
百乘之說詩人極其盛而言特褒美之詞此只重驗其操心非  
以是為允臧之應也且亦見塞淵之心隨處皆然有不止於農  
桑者矣○徐玄扈曰即一馬觀之且騷牝三千矣獨言馬者馬  
政天下武備國家所重也○黃氏佐曰秉心塞淵與思無疆同  
蓋魯衛之政兄弟也僖文之心亦兄弟也

瓊竦

朱克升曰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衛以淫亂致亡

毛詩徵言

卷三國風

九

故當破滅之餘人心多忿創往事而其詩至激切如此○嚴華

各曰衛風汙染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

首章劉安成曰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曰映雨氣

則生以水暎日亦成青紅之暈○孔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雉

雄曰虹開者雌雌曰蜺○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見虹不收藏

婦不專一○潘奔不道者言不足齒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婚姻正始之禮註不顧此而冒行即不顧此正禮也或謂女

子終當適人不久在家者非○徐玄扈曰女子有行二句是覺

之以大禮而動之以至情有過欲存理意蓋潘奔之人豈無良

心以其情欲之或勝耳故以此喚醒之泉水竹竿能以此自裁



便以為賢但彼是不可犯義而歸此是不可犯義而行耳○未  
童因其縱欲而深責之其失守身之節正是昧天理之正一氣  
說來不是推原口氣自守已之貞言則曰信自天理之正言則  
曰命非二物也

序曰蠲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魯申公曰蠲鍊衛靈公為南子召朱朝國人譏之○  
韓詩傳曰蠲鍊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  
父隱蔽故言莫敢指○李太白詩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  
太后毒亦淫荒蠲鍊作昏遂掩太陽正與詩合○鄧潛谷曰  
陰陽和而雨兩過曰淫虹見而止若天以戒淫焉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十

相鼠

朱克升曰此甚言人不如物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此詩  
作於文公復國之時正人心惕厲自新之日懲戒之意多譏刺  
之意少故不覺其言之切直如此朱傳不用小序刺無禮蓋有  
深意○首言儀言止猶在威儀容止上說終言禮則舉全體而  
言○徐玄扈曰禮以反為文曰止者謙抑退損之意○關尹子  
曰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  
謂之禮鼠詩義或取諸此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

于旄

三章只一時事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序○陳行之曰精神  
全在折節下賢一段勿拘拘於車馬旄旗上求○車馬之盛是  
大夫本等儀衛不為見賢而設然即其設此見賢便見禮意之  
勤處○曰郊曰都曰城雖是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慮意  
○鄭氏曰周禮孤鄉建旄大夫建物皆注旄焉○徐做弦曰  
建於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四馬以駕之二之字皆  
指于旄言○又曰何以畀之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  
廊之計非道路所預聞初不指所言為何事此正見詩人渾融  
處○徐玄扈曰下賢一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其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十

不意極為賢士慶其遭逢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過  
也要在何以上摹想他誇美讚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賢者  
所告上方是詩旨○朱豐城曰鳥隼為旄畫鳥隼為飾以其注  
旄於于首謂之于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為縷謂之于旄其實  
皆旄也○隼象其勇鳥象其捷○朱克升曰馬止於四無五馬  
六馬之理詩人特言其盛不以辭善意也  
徐玄扈曰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  
中二千石乃益右騶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  
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雖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或上  
下通行也若無此制徒言此以誇其盛恐詩人不應孟浪乃

爾

載馳

黃氏佐曰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歸許  
在道之時四章歸許將至之時總是託言○徐玄扈曰此因制  
於義而不得歸故自寫其抑鬱之情與卷耳采芣一側皆感  
所為都非實語朱傳所謂自言其意四字最得但玩首章傳  
又頗以為實然耳後來騷賦托詞變幻原本風人如宋玉高唐  
神女與子建之洛神皆摹此體至元人作西廂詞曲有草檮  
夢一齣尤得此詩之旨○又曰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得欲  
不能煩慮難堪皇迫無聊之意所謂女子善懷斯言匪謬也○

毛詩徵旨 卷三國風

三

說者謂夫人倉卒聞變想當時亦請於穆公公許之遂行不暇  
顧禮義之可否亦不及俟朝議之命同既而大夫國人皆以為  
不可請於穆公追而止之故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曰大夫君  
子無我有尤其詞多及於大夫而不及穆公夫人可謂剛義能  
自克矣看來詩意正不如此即如夫人急欲歸唁至馳驅而歸  
而又曰悠悠曰言至皆自為游衍之詞又大夫未至而已先慮  
之曰我心則憂分明一段懸虛的光景至其歸怨於大夫亦猶  
旄丘之斥言於叔伯正風人托意之妙處

首二章陳行之曰歸唁云者一則奔走赴難一則圖謀恢復此  
惟歸始得盡耳○人情惟亟欲到每覺其緣故曰悠悠然驅而

復然非真驩矣○朱豐城曰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  
不若是忍也然而又有重於亡者且奈何宜其思之切也○孔  
氏曰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顧鄰初曰不  
我嘉滅就越禮背義上說不違不闕所謂中藏抑鬱者也○旋  
反旋濟只大槩說似不必分陸行水行不遠者此心依依只徐  
於衛若忘之則為遠矣○姚承菴曰既不我嘉爾不嘉我之行  
也視爾不藏我視爾不善承我意也爾我字自明晰

嚴華谷曰我之所思非遠而難行非國而不通言爾未必是  
我未必非微露已有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

三章憂高采本是一兩事而意實不乖女子二句自相起伏猶  
云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個道理各字正與善字應

毛詩徵旨 卷三國風

三

不可泥定歸唁一節蓋非特宗國覆滅在所當唁而告急方伯  
不忍坐視其亡於情於理皆不為過要知夫人之意皆含蓄其  
中○揮則少不經歷無此識見狂則執切自是不近人情正與  
有行相反

四章我行其野二句摹寫不得歸衛而塗中光景總屬無聊因  
直道自家心事而又不知所控何國所因以達之者何人實有  
陰諷許人使國救衛之意其後齊桓出而衛卒以存然後知夫  
人之思信有道也○徐玄扈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  
衛以周正紀之則孟冬也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芘芘其來已

為今年之夏經歷三時而四鄰諸侯未聞振郵以從簡書者夫人所為欲控於大邦也○徐傲弦曰衆拜且狂是恨辭無我有尤則哀辭氣以漸而平也○又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亦哀思切處非必真有可為也不然宗國且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百爾所思正對善懷者蓋夫人既不得歸當時衆人必曲為之處如致書遣人之類不如我所之言總不如我自弔宗國得盡其情之為愈也○鄒畢山曰爾雖百思我亦善懷縱爾千方百計總亦徒然耳或以不我感焉等為百思是只不得歸言一節何百方之有

徐玄扈曰我行其野正倉皇控告之時而結以不如我所之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古

是終未有所之也若以為實然則徒狀其進退之苦而非其懷義莫伸之情且歸途二字尤為無謂○鄭氏曰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嚴華谷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想於方伯而託歸唁為辭耳○楊見宇曰百思只是多方開論惟恐其有悖於先王禮義耳若致書圖救等則正合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即自盡其心亦含甚意思多端不得泥定歸唁上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又曰宣姜生衛文公采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衛風

康叔之緒至數傳而後猶典刑肅肅以睿聖武公衛風以淇奧冠篇似有意在

淇奧

首言德之進盛次言德之尊嚴終言德之中禮言有次第而意無淺深○許南台曰有謂上二章猶有英氣至末章則渾化無迹為武公漸進之益此說不是蓋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為瑟個赫啗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謔如孔子有時而踧踖色勃有時而申申夭夭豈有到寬綽戲謔時便不瑟個赫啗乎詩人之言原自互見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古

首章陳行之曰竹虛中勵節清修有文植中之君子也故以為與有匪只呼過之辭饒氏謂君子所以斐然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則倒矣○徐傲弦曰切是剖析事物之理一一看得分曉磋是研窮到義理精微融會貫通地位故曰如切如磋琢是克去人欲邊絕禁止不遺餘力磨是磨礪砥礪到那光明淨徹一疵不存萬理明盡地位故曰如琢如磨終者猶云到底不忘之意非言沒世也○黃氏佐曰此與大學稍不同彼言交致其功此言有進無已蓋彼重精密而不至粗疎此重進益而不至退損也○何確齋曰大學以切磋琢磨為用功故以瑟個為德之中存赫啗為德之外著而此即以切磋琢磨為德之進益故

瑟個赫咍俱是德容之著云○功至於切磋琢磨此時德已成矣故云盛德至善非必到金錫圭璧地位而始成也不諉單承瑟個以下終屬孟浪○碩麟初曰瑟者無粗疎個者無解弛赫是氣象充盛咍是英華發越總是盛德之容○鄒嶽山曰秉彝好德之心自不能忘非不忍之意

二章徐玄扈曰充耳二句只依本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便合德在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增出朱傳見其二字極得首風人之言大都意在言外而此却將言外之意藏在言內辭旨躍然○孔氏曰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爲飾謂之綦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綦飾以七○薛方山曰充耳以石會弁以玉諸

毛詩微言 卷三 國風

六

侯之服飾皆然惟武公以德稱乃見尊嚴耳○禮緯曰旒垂續塞耳示不聽說不視非禮

末章袁元峯曰金錫圭璧自其存於心者言而動容中禮則是德之形也然亦非兩截事○許南台曰金錫由於人爲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出於天成又曰生質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實武公俱自工夫上來只作其本體之自然便覺有渾然天成處○徐傲弦曰前言如切磋琢磨九何等工夫後言如金錫圭璧是何等造詣詩人可謂善於形容○朱豐城曰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柔也○徐

便是自如故卽重較以嘆之善戲譎善字便是中節故言不爲虐以足之不作兩層○又曰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又在軾之上無事而立則憑較欲致敬則俯而憑軾○鄉士之車上較而下軾憑軾則容變而肅憑較則容泰而舒○許南台曰倚重較兮言雖當舒展之時而自合於矩度儼然如在重較之上者焉非謂如重較之車亦非謂真在重較之上也○鄒潛谷曰老子云重爲較根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語重較也○吳省菴曰戲動不過其則謹言不過於辭所以爲善○戲譎不可說得粗只是舒氣解顏不立崖岸載色載笑與夫子莞爾之戲一般○孔叢子曰於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馮文所曰讀武公

毛詩微言 卷三 國風

七

諸詩實疑似作於始旣而悔過乃作抑以自戒至德器成就於是淇與作焉味終不可諉恐作於旣沒之後也

考索

朱克升曰一章其志堅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深○陳行之曰澗阿陸總是一處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爲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或云荒涼寂寞似不知山水之趣者○黃氏佐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嚴華谷曰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碩仲恭曰碩人之寬與君子攸芋是一樣句法與上文多下一轉便非○徐傲弦曰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而

又歌而後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未字有終其身之意○獨正人不及知而亦不容矯飾之地所以見其意之真也○鄭乾齋曰本文只呼之為碩人不宜以碩大寬廣平說樂乃胸中所自有之樂非樂考樂也○與顏子不改其樂一般○陳行之曰軸雖盤桓不行而就其中從容自如即胸次之寬可想○陶淵明云策扶老以流憩撫孤松而盤桓○韓昌黎云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即末矢之意李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即弗告之意○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且自誓弗告原非可形之於言

孔叢子曰吾於考樂見邈世之士無悶於世○張七澤曰雋味毛詩微言卷三國風

考樂之詩蓋深有所得者非獨烟霞泉石之癖也詩人於獨處窺之亦可謂觀其深矣後之稱為隱者身處江湖心懸魏闕至使北山獻嘲終南貽詔視考樂君子何如哉○黃氏佐曰日記云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於能優之流邦維事於執爨之膳考樂君子其量之矣

碩人

朱克升曰一童言其族類之貴二童稱其容貌之美三童言其嫁來時隆重之意四童言其嫁來時所見地利之饒從滕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許南台曰莊姜之德行文章尤為可美而此詩不及者蓋就世俗所易見以為只論此等已不可棄

况其他乎所以重嘆莊公之昏惑也○徐傲弦曰貴族人所願娶美色人所願得大國人所願交今皆有之而終不見答則以莊公譴浪笑教與莊姜正靜自守者自不相合故雖備衆美而不之恤也○全在鋪張摸擬上着工夫而詩人含蓄之意隱隱自見直說便不渾然○徐玄扈曰刺宣姜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不言其闕至閔莊姜亦但言族類容貌有可貴重而不言其德皆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首章碩人其頡衣錦聚衣分明畫出莊姜小像乃詩人善言德行處○太史公疑子房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怪之也今莊姜頡然而長自是福祿之器豈其紅顏多壽命者耶而竟實志以沒亦想見詩人扼腕之意○陸晉爵曰衣錦聚衣實一篇大旨言莊姜雖以世族之貴容貌之美而深自韜晦無側媚之容而有幽閒貞靜之德所以見棄也○徐玄扈曰衛侯之妻只照本文平平說纔是詩家本色或言以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而言其正位中官皆非也○許南台曰東宮之妹重與太子同母見其所生之貴曰邢曰譚見其姊妹皆貴○震為長男位在東故太子之官曰東宮○蘇穎濱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宮則譚子爵○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曰公

二三章揚見字曰手只重承而帶白言之以茅之始生常白也

膚白必如凝脂取其潤澤而細膩也此見詩人狀物之精俯仰  
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開說○鄭氏曰此言莊姜自近郊既  
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徐玄扈  
曰朱情鍊也而遂以鑣鑣贊之如螽斯本螿也而遂言螿  
古書大都借實字為虛字○四牡二句以馬言翟芾二字以車  
言曰以朝者只叙未嫁之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嚴華  
谷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惟大夫風退無使君勞  
二語微見其意風人之辭亦深婉矣○人情洵洵望君具夫人  
相親光景逼真如畫

曹氏曰放出遊也教教優游舒徐之意○黃葵峯曰大夫  
事早退無敢以谷央路寢勞吾君者所以嚴大婚之禮而適

嫡夫人正位之典也如註所云竊恐無此禮體

末章河水盛大而施屨其中者不可勝數但見所得之魚發發  
而盛則其他鮮物之盛可知葭葦之生揭揭而長則其他植物  
之美可知而士女佼好皆從廣饒上來○董氏曰衛居河之西  
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北流活活○徐玄扈曰春秋時嫁娶大  
都倚大國為重如鄭忽不娶齊女竟以失國至其子之廢立亦  
視母家之強弱故言齊國之大見莊姜之宜見親厚也

氓

徐傲弦曰一章約奔二章遂奔未見棄也已後皆見棄時事三

章言色盛之時縱欲而悔之深四章言色衰之時被棄而怨之  
甚五章抑鬱無聊而咎將誰諉六章悔不謀終而勢不可為○  
又曰青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  
以小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其見夫而歸  
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行而不見恤也女之苟  
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合者盡利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  
此○又曰首章可見其私奔狡諂之情次章可見其私奔無恥  
之狀○鄭氏曰用心專者怨必深

首二章婦人恨其見棄故直呼之為蚩蚩之氓且原以野合自  
不得稱君子○朱子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為誰也既則  
爾汝之矣○楊升菴曰氓者流亡之民蓋離其本土而流於外

州者也○韓文齊交易也○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洪水南  
○既恐其志之不堅又慮其來之不果又推又戀情緒宛然遠  
於將之實有惓惓不舍之意在○徐玄扈曰曲禮非有行媒不  
相知名既曰私奔矣又焉用媒朱子謂責所無以難其事可謂  
見其肺肝矣○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說其所居卜筮不  
是預言還是審問之意三番四覆不便輕去始之謀非不慎矣  
而誰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在此○恐其負約則泣喜其約遂  
則笑情態宛然○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  
也○昔人有筮得黃裳元吉者以為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

之事則吉不然必敗體雖无咎如不吉何

三四章楊見字曰鳩食養則醉女悅士則耽皆可戒者故以為

興○徐傲茲曰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棄而士已貳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易虎視耽耽註耽下而專也耽於酒即濡首不知耽於色即兼耽不頌

○桑曰未落必有黃落時何可不慮其後○劉安成曰此婦立言之意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抑揚重女而輕男玩本文猶字可見○陳行之曰三歲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悔意後三

歲為婦有甘勤苦而不惜意皆追言如此者三年幾此婦不父見棄故每每追恨及此○孔仲達曰惟棄者以帷障車之傍如

裝以為容飾○姚承菴曰以爾車來未幾而漸車帷裳已至矣昔何等逞風光今何等殺風景○許南台曰不棄只是約誓無

失情愛無乖之意非謂初之無失節也若背前約而棄舊好無專一之信正與不棄相反二三即貳行無兩層○嚴華谷曰罔

極不同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此與譏人罔極民之罔極俱為反覆無窮意

五六章沈仲容曰稱婦有姑之詞○鄒崑山曰言既遂矣即谷風既生既育之旨○徐玄扈曰言字虛說以罔極之人而待此

淫奔之婦勤勞困苦則相依生理甫遂即相棄此其常也何論始時謀約之言且下言笑信誓亦說不去○兄弟之笑定然笑

其始既私奔今何見棄但一說明便意味索然○靜言思之然極愧悔始只一念之差悔將何及○嚴華谷曰此歸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徐傲茲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興至不思其反言事必有到頭處而已不之思也○劉安成曰詩言總角之宴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

楊見字曰總角四句一氣說來歸重信誓上言自少相歡樂之時便訂此約誓曾不想後來復有此見棄之事○反如反本窮源之反如前註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者也○徐玄扈

曰反復也非反覆也序所謂美反正者復之謂也近說多主反覆亦無不可局前一變都非往昔盟言在耳逝若東流追惟前

事有足悲者又曰還是未老而棄故至老成怨若老則色衰已久棄不幾晚乎而且不得謂之不備老矣觀總角之語則此女未笄而

奔時當見棄則笄未久而已衰落矣人情反覆容貌不常何必至老始變且玩自我徂爾四句語氣迫切而即接以士也

罔極只從本文探討而以人情參之可也○黃東發曰按以我賄遷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友無以養之此婦一時

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途反目而相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鄒潛谷曰氓刺淫也蓋刺之者作托為之言故卒歸之正○

輔潛菴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甚蓋

其始既私奔今何見棄但一說明便意味索然○靜言思之然極愧悔始只一念之差悔將何及○嚴華谷曰此歸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徐傲茲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興至不思其反言事必有到頭處而已不之思也○劉安成曰詩言總角之宴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



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徐玄扈曰：朱子解谷風，二詩詳委，然復俱可玩味，真可謂無遺憾矣。但此詩橫畫情事，過於發露，未便似婦人之言。若從序說，作刺，奔則情理俱愜，尤可嘆味。○又曰：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以計籠人，何等驕倨，佻巧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何等蕭索淒涼，真可謂曲盡人情矣。然豈惟女德哉？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將掉臂之能，徒勞勤門之策，亦可少戒也夫。

竹竿

許南台曰：一章託言欲至衛而制於地之遠也。二章言二水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三章言欲遊於二水而自恨其不遂也。四章言既不得歸而思以饒其愛也。

毛詩傳言 卷三 國風

五

翟星卿曰：因義不可致而託之於遠，此風人之微詞。○徐玄扈曰：竹竿釣淇水，固非婦人事，而衛亦本非遠總之是託言。○又曰：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呂氏曰：左右，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吳省菴曰：二水在左者，常在左，在右者，常在右，而女子乃不得周旋於左右，故曰不如。○二水依然在衛，而吾笑語遊戲，不得如曩時，故深自恨如此。○檜楫松舟，只追想衛地光景，宛然在目而已，則無望矣。○黃東發曰：駕言出遊之駕，或以為駕車，則與上文不協，當從衆說，為乘舟。

子貢傳朱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芄蘭

朱克升曰：芄，蘭之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未故以與童穉無能而不能稱其服。○沈括曰：芄，蘭生莖，支出葉間，垂之如鴈狀。○翟星卿曰：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童子佩鴈，亦非實語，已是諷之之辭，能不我知，分明言其才能不足為我所知也。說者俱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楊見宇曰：童子而佩鴈，正為其僭成人之佩，為不是耳。或云：使有才能，猶可佩也。大非詩旨。○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鴈能射御者，佩鵠。○容即容與之容，遂即直遂之遂，人而至於成人，則人所望之者，非止於垂帶綰兮而已，惟外貌可觀，正其才能不稱，為徐玄扈曰：甲即甲於天下之甲。

毛詩傳言 卷三 國風

五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黃氏佐曰：序刺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徐玄扈曰：悻字，重遂是無知，而以為有知，無甲而以為可甲，蓋癡傲之貌，宛然惠公之醜態也。故从心，从季，直乳臭子耳。○馮文所曰：如序所云，刺惠公是上與君競能也，非所以訓意為刺。當時之嬖臣恃寵而肆者，於義或庶幾耳。

河廣

徐徽弦曰：此詩只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

而義不可往之意已隱然言外○徐玄扈曰此詩之有引而不發意自躍如寥寥數言足盡風人之致○朱克升曰既量於自力知其近又量於足力知其近○陳行之曰一葦可抗猶云換鞭可斷甚言之也蘇子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本此會不容刀不作容受之容設言會不消駕一小刀便可到也○呂

東萊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立曰夷公曰何欲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可以觀矣

黃葵峯曰此詩蓋作於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猶未遷也時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通宋必涉河舊說宋襄公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共

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則是狄入衛之後戴公已渡河而南安得又有河廣可渡哉○曹氏曰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孔氏曰此假渡者之詞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

伯兮

徐傲弦曰首章叙其夫從役也事後皆極道其思念之情二章髮已亂矣而未及於痛也三章首已疾矣而未及於心也至於使我心痲則憂思之苦亦已甚矣

黃氏佐曰邦之桀本竭字來蓋果敢剛毅一國未能或之先也

今方自執爨前驅還歸正未有日以起思念之端非大才小用

之謂○鄒嶽山曰爨無刃可斨打人謂之斨兵上下同堅勁者

車有六建爨居一焉○又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

東○陳行之曰女為悅已者容非以治容求媚也恭囚首垢面

非所以承事君子故云○楊見宇曰唐人閨怨詩欲粧臨鏡懶

正思之切而無聊處○袁氏仁曰唐詩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

容猶有怨意此云誰適為容貌而切矣○呂東萊曰膏所以膏

首而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注云潘音米汁可以沐頭○朱

克升曰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今人首疾也但我則思而又思

寧甘心首疾而不辭耳○徐玄扈曰古詩云枯葉知天風海水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七

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又佛經云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此甘心首疾之旨○黃氏佐曰憂思人之欲也而欲之可

以觀情矣樹讓以忘憂此亦人之常也至於願言心痛乃若不

欲解者思至於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徐傲弦曰有膏

沐而無意於首之容願思伯而甘心於首之疾思葦草而卒安

於心之痲此可以見婦人情性之正○徐玄扈曰伯兮猶知有

王周德未衰也北風鳴羽亦然○孔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

之背

有狐

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疑綬綬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

無妻之人也○徐玄扈曰此詩託言龜綿纒碩鼠一例言狐即言鵲夫其曰之子猶碩鼠之稱女也○近岸危處曰厲一曰涉水自帶以上曰厲○之子自無裳無帶無衣何與伊事而彼為之憂蓋因其言以探其所不言而風人之情得矣與子縫裳隱然言外○濟水必去上衣在梁則將濟水故曰在梁則可裳以衣而涉曰厲必將以帶束衣故曰在厲則可帶乃既渡則在淇側故曰可以服矣○帶以束衣謂束禪也蓋渡水不裸體必着裏衣故帶以束之非番裳束帶之謂○朱克升曰着裳然後加帶故用裳與帶為先後而又言服以兼之○鄒肇山曰此詩見寡婦不得已之情而時事亦可知矣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九

魯申公曰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者與狐涉水而傷之○鄧潛谷曰有狐閔男女失時也淇梁之側綏綏者皆是矣故桑間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亡

木瓜

許白雲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為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之道也○沈仲容曰凡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許南台曰此詩似賦而以

為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琇等比重寶非直以木瓜等相施報也○徐玄扈曰此詩亦暗比與託言相似不必另補正意出○又曰瓊琇美玉也琇與珮中所以貫瑣珠而上係於珩下維橫衛牙者也○楊升菴曰瓊王之光彩也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子貢傳曰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鄭氏曰以菓實相遺者必苞苴之○黃葵峯曰解經固難解詩經尤難蓋詩發乎性情人之性情固有身相與處而猶未能悉其底衷者况古今相去以意逆之安能一一盡得其旨哉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九

蓋詩人之意有因事而賦者而事在辭外有託物而興者而興在物外有因物而比者而意在言表今徒揣其辭似贈答語類私情地是鄭衛一弊以有心求之以為淫詩失之遠矣○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與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王風

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刑并滅王跡息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王伯厚曰范甯鼓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

被群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扎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鄭夾添曰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謂雅詩亡也子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王既降為列國而復係之以王所以尊周亦以愧周也○呂氏曰成周乃東

毛詩徵言

卷三國風

手

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鄧潛谷曰二南西都邶鄘衛廢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經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邶鄘衛為王變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於此乎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黍離

三章一時事無淺深曰苗曰穗曰實變文叶韻如桃天之例只作詩之體如此

徐做弦曰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字只感黍稷而興歌以為此何地也而有是哉昔非黍也而今見黍之離離矣昔非稷也而今見稷之苗矣我行賸此能不足遲遲而心搖搖乎惟不着一語道破則言外有無限感慨而於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自有含蓄蘊而不失詩人渾厚之旨○看兩彼字有到處盡為黍稷之意○靡靡者彷徨不進之狀搖搖者心憂而無所附著之義意只平說或謂行靡靡以心搖搖之故又是節外生枝○徐玄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文極明白人多說不知者固不知知者未知我所憂何在亦卒歸於不知此只泥註中真識已意故曲為之說耳乃

毛詩徵言

卷三國風

世

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詩人尚自含蓄不露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且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真識已意朱子亦只會意解也此詩言知者用以喚下不知如鴻雁之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旨意自明自見溫厚之趣○鄭氏曰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徐做弦曰悠悠蒼天即屈原傳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之意○李氏曰呼天而慙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詞不欲斥指其人也○毛氏曰據遠望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嚴華谷曰如醉昏而不醒也如噎謂氣逆也○又曰彼稷白苗而至於實果為行役之久不應黍惟言離離也○醉則無力故以穗下垂為與

耳

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夫○嚴華谷曰周東遷而遂微置豐鎬於度外益秋風禾黍之感不接於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杜子美哀江頭詩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官殿鎖千門細柳新洲為誰綠

子貢傳曰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於維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世

君子于役

許南台曰上章如之何勿思憂思之情也下章不敢必其遽歸而但以苟無饑渴為望者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不知其期言不知幾時可還曷至哉言不知今在何處然不得以時與地平說畜產出入只將來喚起不得不思之意非以牛羊之歸形君子之不歸也○徐儼弦曰上曰牛羊者言其歸之先後也下曰牛羊者記其類之大小也○陸農師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嘗先於牛○沈仲容曰先王以道使人今以牛羊使人矣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日夕雖管上下文看註中三則字只宜疊推說○不日不月是已往之時不可數也曷

其有倍是來會之時不可知也使可以日月計思猶有個盡頭或知其會期思猶有個定主今也不然即得免饑渴亦幸矣奈行役之中有誰其飲食之○徐玄扈曰苟無饑渴苟字見無可奈何之意字法能品○陳幼溪曰庶幾免於饑渴正是思之切處非幸詞也非願意也亦非以此自解也

謝疊山曰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未久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今君子于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

君子陽陽

許南台曰二章一意但上章樂以聲音下章樂以容言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徐玄扈曰陽陽陶陶俱就心說心之和發而為聲容之和也其樂只且亦就作樂上味嘆只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意並不消說○楊見字曰

毛詩微言

卷三國風

世

陽陽則其氣不餒有揚眉吐氣之象陶陶則其心不戚有手舞足蹈之象放非別設舞位即所舞之地即其位也

序曰君子陽陽陶陶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此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力而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魯申公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

揚之水

許南台曰三章一意以揚之水緩弱而不流蕙與室家軟弱不得與已同為往成之事深慨室家之相遠也○徐傲弦曰此詩但言室家不得與已同後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於言外亦有味乎其言○詩人非真欲室家之往也深以遠其室家為憂耳以畿內之民奉王命而往成楚猶未敢誰何故特借以為重甫許近申恰像連甫許都可恃無恐故兼言之以叶韻實非并皮甫許也○劉安成曰平王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又曰先儒多以水弱不流蕙是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

毛詩徵音

卷三國風

世

魯申公曰揚之水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侯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中谷有推

徐傲弦曰三章皆深悲極痛之詞○嚴華谷曰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耳由此而致夫婦相棄蓋以為時之艱難使然○陳行之曰大凡旱則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次則長茂者亦死又次雖生於下濕者亦死至於濕者曠而旱勢極矣此立言之序也○推一名克蔚一名菴簡能旱草也○此離印相拋棄之意歎則悲至於恨故曰不止於哭泣則痛入於心則又不止於歎以斯人且不自保誠有不

我者矣故曰何嗟及矣○徐玄扈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皆是悲其窮厄無相原意何嗟及矣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無安命意○徐傲弦曰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至於不能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戕其生則民始有不聊生者矣中谷有推之民不聊生之甚者也○姚承菴曰請采采芣苢不知其樂讀中谷有推方知其逍遙人世甚不偶也合看始見青趣之深

兔爰

徐傲弦曰三章反覆以道其哀傷之意○周禮六贊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羅氏願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

毛詩徵音

卷三國風

世

死或闕死亦其性然也○陳行之曰誅賞人主之大權也一不中則儲侯由此背叛而四國騷然矣若只就君子小人說便不見多難意○朝廷之上法網不測使禍及君子人人自危便見得天下多事百罹開說不粘定在刑罰上感慨時事至此國家已不可為所以不樂其生亦非必刑罰不中而恐其波及我也○鄒肇山曰我生之初只周末東遷以前勿指文武成康說即一尚字可味○孔氏曰鳥罟謂之羅○郭景純曰罟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顧麟初曰無叱言動必得罪不動以死庶可免禍耳無覺付天下事於不知也無聽天下之變皆於耳也○徐傲弦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則爰爰之兒有

不足言而離羅之禍亦自貽伊戚者也○後人詩云安得中山  
千日酒酣然直到太平時正尚寐無叱之意

黃東發曰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叱無覺無聽付理亂於  
不知耳近釋以為欲死者過也○魯申公曰有免趙鞅殺襄  
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

葛藟

許南台曰三章無淺深曰父曰母曰昆立言之序也○此詩以  
嘆已之窮為主責人意輕綿綿與終遠字相應蓋綿綿是長蔓  
而不絕如終遠則下得相聚矣謂他人父等句只流離顛沛  
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栖然依託於人非必真以彼為父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世六

母也○許白雲曰葛藟本生於山谷在河之游非其所依以興  
已之失所也○又曰岸上面平夷而下為水沈蕩驚入若昏也  
○黃氏佐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左氏所云似此詩託興之義  
○嚴華谷曰莫我有言視之如無○沈仲容曰人所惡莫如死  
而免爰曰尚寐無覺人所尊莫如父而此云謂他人父禍亂迫  
脅一至於此周道不可挽矣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子貢傳  
曰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據註疏此詩疑以孤子而不  
見收卹直至謂他人父而王於我終無顧戀之意蓋以自傷  
也

采芣

朱克升曰思念之情以漸而深○徐玄扈曰彼采芣兮蓋託言  
以指其人猶氓之稱復闕耳○潘奔者託以行非風人之詞○  
姚承菴曰芣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於秋故下  
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呂東萊曰芣為婦  
綵蕭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什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楊見宇曰三秋即孟秋仲秋季秋而註云不止三月者只在  
情之轉深上說

序曰采芣懼讒也○黃葵峯曰此詩蓋喻君子出而有為或  
奉使四方或承事他境駁遠雖不多時然而讒邪方盛乘間  
而投未免風雷變異禍生不測故雖際逢一日其心兢兢恐  
懼即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也○又曰莫道兩京非遠別春  
明門外即天涯亦是此意鬼錯之於景帝非不愛也袁盎一  
言頃刻便斬東市離構之生於不相見可為寒心○李氏曰  
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  
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世七

大車

許南台曰上二章是有所畏而不敢相從於今末一章是恐其  
終身不得遂而自誓相從於後可見其革面而未革心也○顧  
隆初曰檻檻以所聞言毳衣以所見言蓋其一時氣勢威靈不



敢玩視○畏非畏其車服只平素懼其政刑故不覺望而生懼  
心耳但詩自含蓄不曾道及一政刑字○郭景純曰莖草色如  
雖在青白之間○爾雅一染謂之緝再染謂之績說文補王赤  
色○謂予不信非不信已言也言若予言不出於中心之信則  
有皦日可作証猶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黃氏佐曰  
記云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又曰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大夫能使民  
生畏心則其所以坊之者必有禮以爲刑政之本矣○又曰未  
章邪思雖不能解而終身絕望惟以死期者也

丘中有麻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芄

朱克升曰願望之意以漸而深○薛希之曰前二章是未來而  
冀其來末一章言既來而冀其贖○陳行之曰有麻有麥有李  
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詞出於疑故所指無定處子嗟子國定是  
兩人淫者所私原無專一

徐玄扈曰貽我瓠瓠是實詞蓋思之不見而之子又遺於兩  
情故貽之瓠瓠以結慇懃有致有情若作異詞殊無意味且  
上二章有將其字而此章直以瓠瓠終之有賄物思人之意  
之子不即來而又非不來者揣疑留連可以意逆○古註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蓋指晉大夫之子子嗟者而麻麥盈疇則  
其教民農桑所致也初意毛鄭必有所本至謂子國爲子嗟

父而又曰將其來食則附會顯然矣且情詞褻慢亦與嗟肯  
適我曷飲食之之義不同此正晦翁所謂鑿空妄說者也

毛詩徵言 卷三 國風

芄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四

鄭風

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或問鄭風鄧潛谷曰浮匪直汰者浮即美者亦浮氣肆而聲揚土風也夫然何不刪曰鄭王之依也庸得而忽諸

緇衣

朱克升曰慤慤篤厚之意反覆道之○許南台曰改衣適館授祭俱未然事既知詩人有無已之愛又當知詩人有不盡之情○就服緇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貼而德自想見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徐玄扈曰改衣不盡寄之適館適館不盡寄之授祭若乃衣改矣館適矣祭授矣而其衷誠蘊結猶然如故視向三者未足表其萬一也可奈何故曰中心歲之何日忘之緇衣詩人之謂也○考工記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曹氏曰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而服緇衣以聽政○鄭氏曰卿士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祭以授之○楊見宇曰還周人適館而還也亦通○徐傲弦曰周之東也鄭焉是依武公以藩服而入佐王室則公之館周人所當伺候者也公之祭周人所當供億者也○瞿星卿曰館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之處祭野人所自授非卿士之廩祿也

楊見宇曰桓公之死也在幽王被弑時此詩作於東都其為美武公明矣序兼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鄒擊山曰犬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至於周鄭交惡取禾中肩而緇衣之風替矣○左氏傳隱公三年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

將仲子

徐傲弦曰由踰里而墻而圍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許南台曰畏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輔潛菴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風之首以見風之始變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鄭氏曰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蘇氏曰莊公必欲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於死是以諫而弗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嚴華谷曰祭仲之謀迫而淺莊公之謀狡而深公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祭仲之詞以諷之若曰請仲子無踰我所居之里無擅我所樹之杞喻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我豈敢愛段而私之

哉乃畏我父母耳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諷諫也○呂東萊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其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晦翁嘗論維暴之云萬一不見得暴公只作一個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愚謂詩既不可捉摸乃爾又如何見得不是祭仲

叔于田

許南台曰三章俱是諛言以致誇美之辭○徐做弦曰美者言其無可憎議也以其與衆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也夫段國之介弟若守名都乃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三  
出居閭巷雜民伍而爲飲酒服馬之事如此其諛上行私可知矣○嚴華谷曰此亦其私黨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之類○因美好無別或將美作貌言○鄭氏曰武有武節○彭氏曰味此詩宛然見叔段輕儇浮蕩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間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許白雲曰此非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終篇畧無譏刺之詞而斯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且專事驅騁田獵沈湎於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耶禍敗之來豫知之矣○左氏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

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公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穀梁氏曰書克段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大叔于田

許南台曰三章平看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也○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揚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亂得乎是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徐玄扈曰始而具舉旣而具揚終而曰具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乃知詩人體物之妙一字不苟

首章響柔順如組而騶亦諧和如舞只作一氣說此叙其往狩之物如此與下騶控不同○鄭氏曰如組如織組之爲也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釋文禽獸居之曰

數○徐傲弦曰火烈具舉所謂焚林而佃也○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嚴氏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無徂誇美中之長慮非戒之使勿為也○吳省菴曰恐為虎所傷是愛之欲其生也○楊見字曰射御搏虎等皆材也而好習此事便是好勇○許南台曰騁馬以從禽曲折有法如整形然所謂逐禽左是也控者馬行方速止之即止隨吾所制服也發矢時放手以任其去曰縱舍後後弓稍轉而向前如送矢使遠去然一縱便送其勢甚速非兩時事○鄒嶽山曰齊首者兩服不退而後如手者兩驂不進而前不作善御者○鄭氏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黃氏佐曰毛詩微言卷四圖風五

釋冰咆弓意氣揚揚已可想見○孔氏曰咆弓謂破弓而納諸咆中○朱克升曰昔恐其或傷今喜其無傷首尾自相應○玩朱傳亦喜字疑只帶說却非正解○呂東萊曰鸞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所易也詩人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徐傲弦曰讀以上二詩固足以見陝洛之間恃公死黨之習亦足以見其鼓勇任俠之氣

清人

此詩以刺文公為主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師衆遊戲而不得歸總是摸寫其無所聊賴之狀○孔氏曰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

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使高克禦之師久不召克卒奔陳○陳行之曰在彭在消在軸有遷徒無常爰居爰處之意旁旁鹿鹿陶陶俱指乘駟介之人言有無事不歸自為馳驅之意重英重喬有師久英傲而虛備故事之意遊戲自樂者此時此情進退兩難姑且如此以自排遣若曰行枚勿事鋒鏑無虞則非無聊之謂矣○黃氏佐曰長短不齊故其英餘相重累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楊見字曰左旋無執綏死難之志右抽無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徒修飾容儀而無出奇制勝之心師之潰也決矣○呂東萊曰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

羔裘

薛方山曰三章平看各自為說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剛德不回與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英華發見則與三英之榮者稱也○嚴華谷曰命謂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徐玄扈曰舍命舍字與敬以作所字義同○章小東曰註生死之際只是表其心之不變而推極言之非專以處變言○豹有武力之獸而以豹為飾故見其武非形容羔裘之狀也司直猶司命司馬之類所謂直道之司云耳兼危言危行不專主諫君言○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故謂之彥勿因註士之美稱說到名譽上去○吳省菴曰以鄭俗之靡而得斯人振之以

鄭俗之陋而得斯人新之故擬然煥然如此二之字亦重看○  
顧仲恭曰世人三英聚必極言其華美素絲五紵必極言  
其朴素二事若正相反考之古訓云素絲以英表則五紵三  
英其義實同但古用五而後用三制各異耳非有奢儉之別  
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緇五總皆所以英表是謂  
三英

### 遵大路

二章一意故舊便是情好之人非留之之意以漸而深也合意  
絕二字方得寔字之義○劉安成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  
衛溱洧之間群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用遵大路兮攬子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七

杜得詩人本旨○孔氏曰觀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至於莊公氣象一變左右前  
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詩人非徒  
勉其君子遲遲其行感於事變懷其舊者亦深矣

### 女曰雞鳴

朱豐城曰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當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  
交修

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勝而休故  
以雞鳴為風興之節○鄭氏曰夫婦相儆覺以風興言不留色

也○雞鳴昧旦雖不是想像之詞亦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意  
玩註若是意者口氣情景宛然雖總形容夫婦相親相敬相重賢  
婦語夫上○嚴華谷曰明星俗所謂曉星也○陳行之曰危厖  
常以晨飛起身最早明星見則向晨矣故欲戴星而起往取危  
厖即此便有急速義在非并翔翔為急也○將翔將翔淮南子  
曰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黃葵峯曰治生之事非一此  
亦托危厖一事而餘可意會○鄒巖山曰弋危與厖正是勤業  
處不獨為飲酒之故而已○徐傲菴曰君子無故瑟瑟不離于  
側凡物在手曰御莫不靜好見以心之和形而為聲之和也○  
嚴華谷曰來之謂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順之謂汝所和順而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八

莫逾於心者好之謂汝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徐玄扈曰來者  
致其來贈者送其往字義相應○顧麟初曰好之者好其善也  
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矣故着報字以相酬也○孔氏曰凡  
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雜佩之解只形  
容好德之情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舉無愛惜非實事也或疑  
婦人無外交而謂解與其夫相贈遺何必乃爾○提起三知字  
見吾惟不知猶虛焉有待耳誠知之則定欲厚之也

### 有女同車

王介甫曰於瓊琚言德音於將將言德音各以其類也○陳行  
之曰都美非真有閑雅之度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蓋此心一

迷於色自無往而不見其可美也○陸農師曰舜華朝生暮落取瞬之義○以瓊為瑤瑤即佩玉之名稱○洵美且都即就上顏色儀容而再味嘆之非有別意德音又在容服之外而本其性情之和厚為人所稱譽者言不必一律○張七澤曰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閑雅甚都則都與閑雅當是二義毛氏便以閑訓都未詳所出○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又曰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黃蔡峯曰翩翩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貌

楊升菴曰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也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焉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九

有閒雅乎○序曰鄭人刺忽辭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朱子謂忽之辭昏未為不正即其失國亦以勢孤援寡未有可刺之罪序特以孟姜三字遂附之於忽耳今味洵美且都與顏如舜華者無異未見齊女之勝彼也且云誰之思彼美孟姜桑中亦味之矣序說定誤

山有扶蘇

朱克升曰狡甚於狂故以為序○又曰彼所宜有者皆有此不宜見者乃見益怪之也○狂且狡童亦見相狎之意非真以為狂狡也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鄧潛谷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豈誠乏賢乃君所往見非子

都也狡童也故以為所美非所美然○鄭氏曰狡童有貌而無實

摛兮

徐玄扈曰陸機有言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則欲隕之葉無所倣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此以葉薄而風漂與彼倡而此和亦取相應相求之意○倡者發歌之聲和者相歌之意而要則和之以終其曲故要有成終之義在

序刺忽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而呂東萊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爾能倡則我必和然而卒無倡之者由忽無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十

忠臣良士也第其詞輕佻終似相調戲之語○金仁山曰擇木葉之將落者以比人之易老

狡童

二童皆友言以戲之第此戲謔生於見棄之後與上山有扶蘇不同○相與言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食不下咽共為食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不遑寧處蓋皆絕意之詞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張七澤曰朱子以昭公鄭國之君不應以狡童目之又其即位年已壯大不可謂童故斥序說余謂箕子麥秀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記謂狡童指紂也夫紂豈非箕子之君而當

其懸頭太白時豈復童穉之年耶然則序亦未可盡非也○  
范氏曰昭公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  
也○具仲方曰彼狡童兮似指當時擅命之臣不曾指忽蓋  
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為憂忽之辭則彼應別有所  
指矣○朱子曰序見忽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畫為刺忽考  
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  
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踈濶亦何狡之有

### 寒裳

楊見宇曰此涵女欲所私者思已而故譴之也○滌洵未必寒  
裳可涉特明其至之易耳狂童直是譴辭有相眷戀之意在○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士  
徐傲弦曰寒裳一詩尤為涵欲無恥之甚○輔潛卷曰山有扶  
蘇已得而欲未厭之辭轉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辭狡童則已絕  
而又欲別圖之辭寒裳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辭

以上四詩序皆謂刺忽朱子曰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  
詩皆以為刺之○序曰寒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鄧潛谷曰寒裳欲君求愛正自助也寒裳滌  
滌其與子同難也豈無他人胡不傳謀而庸慮之狂童之狂  
也甚矣慮必及君蓋危之之詞仲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  
數以狡童目焉

### 丰

朱克升曰既悔不從其人繼又變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  
深也○楊見宇曰專指之曰子泛指之曰叔伯前不自訟後罔  
自新情蕩極矣○鄭氏曰木棠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  
太著也○姚承菴曰始悔其不送不將也故言自今裝載盛備  
俟有鴛子者即與同行非豈無其人之說

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俟我乎巷親迎也女有異志不從而所與約者又復不偶  
故悔之也○將承奉也與送異

### 東門之墀

薛方山曰一章慕之而嘆其遠二章思之切而與其來就己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士  
之辭○黃氏佐曰室通人遠者其居甚近而未得就之也  
序曰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 風雨

朱克升曰喜幸之意反覆道之○陳行之曰風雨屬陰又在雞  
鳴之候故其氣淒淒然寒涼如此○姚承菴曰淒淒嗒嗒極道  
其時之無聊也○嗒嗒膠膠不已皆雞聲雜亂之意當在天光  
未旦之時○楊見宇曰瀟瀟言其聲則如晦言其色此時天已  
漸明而正值晦冥之候便有慶幸之意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徐傲弦  
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有天地晦冥異喙爭曉之感○



詩意似此朱傳誤以為賦而屬淫然偏味淫風未有稱所私以君子者此可為風雨非淫之一証○黃葵峯曰當昏亂之時舉世波蕩風靡而以得見中立不變之君子為喜凡有感時憂世之心者未有無是思也彼以邪心觀之亦安往而非邪哉○鄧潛谷曰世亂俗敗自非性生能不改度故以雞鳴起興雞司晨性也風雨淒其而嗜嗜和者自若有常度也君子獨行其道不惑於邪適我願也

子衿

朱克升曰上二章致思而微責之末章切責而深思之○子衿子佩蓋因其服而想見其人在城闕兮乃言昔日之鍾情如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三

此音問不續而又斬於一來其何能以不思○孔氏曰禮不佩青王而曰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纓帶之○毛氏曰士佩璠珉而青組纓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徐玄扈曰此詩朱子謂其辭儂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程子曰縱我不往謂往教強聒也○鄧潛谷曰挑達無儀學其荒矣故不見而念之深焉○鄭氏曰人廢學業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

揚之水

總是與其情之相親而欲其無相間也想言此婦已有他志故急為自解如此○徐傲弦曰揚之水不流東楚力則弱矣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儔則寡矣復可信人言以踈遠哉○流緩則浮沉而不去儔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綢繆之意鮮兄弟者見已無他人之親人實不信謂其人平日之言往往無信○朱克升曰廷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記術子問不得嗣為兄弟疏曰夫婦有兄弟之義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如弟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呂東萊曰無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十四

信人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以告之也○疑言兄弟之存者無幾正當深相結無聽人言人徒欲離間我骨肉耳

出其東門

通章只重不慕非禮之色上其言自樂於己者正見不動心於彼也匪我樂我語相呼應○縞衣服之白色者茹蘆服之絳色者聊樂自樂其樂也與娛夫婦同樂其樂也聊有姑且自足之意○嚴華谷曰縞衣縞巾猶云荆釵裙布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闔○孔氏曰如茶乃茅草秀出之

穗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素甲白羽之燿望之如茶○姚承菴曰雲狀其綺麗可觀茶狀其輕白可愛○陳行之曰茹蘆可以染絳故卽以名衣服之色不必云茹蘆所染也

野有蔓草

朱克升曰喜幸之意反覆道之○瞿昆湖曰每章首道其景中狀其人末言其會○徐玄扈曰婉如清揚如字與而通或曰猶云清揚婉如倒句法也○黃氏佐曰清揚以眉目之間言者猶楚詞自成之意○邂逅非可久之道曰適我願兮且適一時之情好也○楊見宇曰適我願女子自道也偕臧則通男女言之○蔓草得露其澤渥美人得遇其意濃故又以爲興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五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黃氏佐曰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六鄭饒宣子宣子請賦子驪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褰裳若皆淫奔之詩諸子者何爲不諱於客乎不然則諸子之志荒矣○吳文仲曰諸子皆鄭卿所賦者鄭詩也卽使斷章取義安有當聘問宴好賓筵酬獻之地而爭取問卷淫泆之詞以言志者哉○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草蔓露溥正仲春之候○嚴華谷曰邂逅謂其議速成猶迫其今兮之意今人言事之速者云邂逅而成○鄧潛谷曰野有蔓草美也昔夫子嘗賦之以目

子華子矣曰清揚婉也適我願也解束帛贈焉

溱洧

陳行之曰采蘭水上鄭俗皆然故以士女秉簡爲賦而又以溱與洧引起士與女爲興此在詩體中又是一格○又曰風俗通云楔者潔也杜篤核楔賦云巫咸祈福周禮女巫掌歲時以核除疫病蔡邕曰核於水濱凡言核者社也以爲祈福社也後世修楔事始此○秉簡之士女就其大槩而言往觀之士女指其淫奔者而言○徐傲弦曰勺藥一名可離又名江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王伯厚曰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輔潛菴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踰蕩風俗淫泆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嚴華谷曰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里志以爲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六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鄧潛谷曰溱洧刺淫也淫始於觀遊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士女淫於觀矣○黃葵峯曰此詩作淫奔者自叙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明矣淫風雖行詩人指其事而刺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張七澤曰凡人性情所發不能約之於正而其詞放蕩無節卽謂之淫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不必男女相奔然後爲淫也然則小序之說

亦未可盡廢矣○徐玄扈曰三百篇中有刺淫之什亦一時君子閔時悼俗之所為小序之說斷無可疑止緣魯論鄭聲淫之語遂一筆竄改以為男女相奔之作夫聲與詩不同詩者樂章載於篇翰聲者樂音出於絲竹所謂靡靡之樂聽之使人心意蕩溢不能自禁故謂之淫鄭併並居東土有師延之遺聲而鄭尤甚是以舉為至戒焉其曰音慢不言其詩慢也其聲曰淫不言其詩淫也若以諸詩為淫者所自作目為淫聲夫子何存而不削乎宣子之聘諸大夫何為稱之以喻志乎且此為鄭聲則所謂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邪正不啻天淵又何以曰似而非若考之於苗紫之於朱耶

毛詩微言 卷四 國風

七

齊風

嚴華谷曰東遷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鄒潛谷曰齊其有逸詩乎三代之遺音未識也泱泱大風索之靡獲也使非逸太公之風下矣

雞鳴

楊見宇曰此詩意愈迫而傲畏之心愈切三告皆一時之言叙事中即見美意○徐傲弦曰一章是眩於耳二章是眩於目三章則極其情以示戒東方明晏於雞鳴蟲飛晏於東方明亦有

序之言也○不正言雞鳴而起待且而興君當急於視朝而但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微諷之意宛然○楊見宇曰朝字虛說不指殿陛故註云會朝之臣○徐玄扈曰賢妃警畏之意詩人隱隱不道破大都風人之致借有為機倚無為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說盡便如嚼蠟索然無味矣○月光猶似東方明若蠅聲與雞聲無有似處特其不安於寢而竦惕於心者真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段光景故凡疑似於妃之耳而恍惚於妃之目者無不認以為真也○妃之展轉不寐專候東方之明故驟而見之疑以為明審而視之乃以為月光景宛然○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豈敢自散故朝盈朝昌極

毛詩微言 卷四 國風

六

是虛活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徐傲弦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已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惰我而反言以已之故及君其言渾厚和平深可玩味○徐玄扈曰序以此詩為陳古刺今而朱子亦止曰古之賢妃則不知其何許人或詩人設為之亦未可知今人多以為齊妃非是

許白雲曰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臣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警不必謂陳古刺今恐此官中之史叙述君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列女傳曰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夫人鳴佩而去故曰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王於房中

序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息慢故陳賢妃女夙夜警  
戒相成之道焉○嚴華谷曰天將明蠅乃飛而有聲雞未鳴  
之前無蠅聲也哀公自謂此非雞鳴是蒼蠅之聲耳雞與蠅  
不相類見荒淫昏亂也○吳仲方曰莫是推託不肯起之意  
○匪雞二句乃賢妃自為摸擬之詞言若非是雞鳴難道乃  
蒼蠅之聲耶不作詩人口氣於末章更願○楊見宇曰王勿  
謂匪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也一氣通作妃言○蟲飛二句應  
作反語不然不應在東方明之後

還

許南台曰三章反覆稱譽一意無淺深○首句是已魯人末句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九

是人譽已故以為友相譽其實重稱美別人上曰僕曰好曰臧  
俱指技藝之美說○徐玄扈曰還儂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  
義各相應○呂東萊曰齊以遊佃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  
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豈一朝一夕  
所能及哉○徐做弦曰齊魯之地多趨捷好武故其俗如此蓋  
自古而然矣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焉○鄧潛谷  
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  
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范氏曰上之所  
好惡不可不慎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間於

馳遂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也

著

朱克升曰由著而庭由庭而堂此其序也○徐做弦曰不言其  
不親迎而但言其俟我之處與其服飾之美意思含蓄不露亦  
有味乎其言○又曰問關之詩曰覲爾此詩曰俟我玩俟我二  
字便涵譏刺之意○孔氏曰統懸瑱之繩用雜絲線織之○許  
南台曰每章各舉一色言之非克耳之屢易也○朱子曰古人  
克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徐玄扈  
曰瓊華瓊瑩瓊瑛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  
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瑛瓊瑩皆借草木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十

以形容王之光色也○謝疊山曰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  
知禮耳○說者謂齊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之初無刺意然為  
知非別國之女素知此禮者耶且此詩疑託為婦言亦非出自  
彼婦之口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嚴華谷曰設為嫁者之辭○  
黃氏佐曰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履踰逆女春秋所以  
譏紀子是故親迎于涓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韓侯  
而親迎也齊亦山東望國獨不聞此乎

東方之日

朱克升曰詩中之興語不相應事不相因者始見於此○輔潛

巷曰恐是因其時以起興○陳行之曰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既出而女乃在門則來就者終一日而始行去言其情之惡惡無已也○徐傲弦曰室在寢內闈在門內○袁元峯曰此女爲旦來而暮去者來則在室去則在闈自室而出於闈將行也○戴岷隱曰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

東方未明

許南台曰上二章述其事以刺君之失時末章言時之易辨以深刺之也○陳行之曰人君惟與居無節斯號令不時而臣下之奔走伺候者亦將無可準信此詩人所以刺也

許南台曰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恒恐晚又有倉皇急遽之狀故其顛倒如此○本以已之已早形君之尤早而君命

毛詩徵旨 卷四 國風

世

又來召蓋猶以爲晚矣此日既早則他日又晏可知有使人莫可遵守意○嚴華谷曰日氣所乾爲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黃氏佐曰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爲墻之可恃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故其恨甚明○葉桂山曰看來齊君之視朝失之晚處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許白雲曰人君勤則國治惰則政昏未日出而視朝或可以言勤而曰不夙則莫則又不常矣蓋天下之道中而止雞鳴視朝之晚此時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得無意哉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聖壺氏

不能掌其職焉○嚴華谷曰不夙則莫豈足恃以司晝夜之節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與○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鄧潛谷曰詩不實言公而曰是司晨者之過也不夙則莫亦爲不能其職矣詩之斥言者婉也

南山

此詩不欲斥言其君而托喻於狐駕言於魯然所以刺齊襄者隱而彰矣○胡康侯曰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首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之邪淫是隱比之正者二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襄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齊子由歸

毛詩徵旨 卷四 國風

世

明其爲魯桓之婦非襄公所宜思也若云既歸之後不可思則未歸之前可思矣然使齊襄得行邪行者良由魯桓不能制其夫人聽之如齊耳故下文遂有魯桓之刺○徐傲弦曰覆有繡履黃履白履黑履散履五等故云五兩○楊見宇曰冠之下結者爲纓纓之垂者爲綫此必雙方可對結○呂和叔曰覆與履爲耦冠綫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釋文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鄭氏曰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嚴華谷曰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覺桓公毋仲子亦以隱二年覺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此言告父母謂正禮娶之耳

鄭氏曰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婦姪及傅母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循妻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

甫田

黃氏佐曰上二章言躡等之無益末一章言循序之有成正示人不必躡等也先後自相承○又曰田有大小人有遠近喻事亦有大小遠近也若就理說與下婉變總角都是說理又何以為比耶○田字思字中俱含急遽意在○輔潛菴曰厥小而務大妄作者所為也忽近而圖遠妄想者所異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許南台曰祭祭特然獨出之貌切切惻然不毛詩微言 卷四 國風

安之意○吳伯豐曰祭祭與驕驕義同今田畝間考最硬者○嚴華谷曰驕驕祭祭皆言人力不及其夷見其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縱祭祭之狀○又曰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卯字之形○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朱子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須一步欵一步着實做始得○又曰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顧隣初曰總角喻近小戴弁喻遠大與上二章相形非相對之語○呂東萊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做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徐做弦曰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可謂善讀詩矣○鄧潛谷曰易積小

以高大記行遠必自邇反之學以近思不亦善乎

姚承菴曰無田甫田作比無思遠人復作比恐詩中無此帶意無田即起下無思而婉兮四句或其所思之人遠而不得見故思之徒增切惻也

盧令

三章一意還是相舉此是舉人故曰畧同總之指其物而美其人也○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黃氏佐曰逐獸者犬也發縱指示耆人也當以人為主○陳行之曰美就才藝說還所云便捷輕利也仁就于田時相歡愛說勿說到須禽均上○許南台曰驂與偃雖是驂之母亦田獵時所見如此蓋皆毛詩微言 卷四 國風

武勇所奮發也○孔氏曰每謂一大瓊貫二小瓊也

徐做弦曰盧黑色也世稱韓盧○左傳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素甲復來思讀為願○子貢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敝笱

笱本所以制魚惟敝則不能制所以深刺魯莊之微弱也其魚唯唯有出入自如不復限制之意三從字有味見車馬僕從皆不俟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是從也○胡氏曰鱓非大魚亦非魚子蓋魴鱓皆魚之可制者也○一云東海之魚名曰鱓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遠○埤雅鱓字從與失水則死弱魚也○

劉寧之曰鯁謂之鯁頭大而鱗細魚之不美者里語曰網魚得鯁不如啖茹○諄諄致意從行者隱然見母即難制其從之者謂何○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可見莊公自有防母之理在○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義○楊龜山曰許穆公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文姜雖欲適齊可得乎

鄭氏曰言文姜初嫁於魯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楊見宇曰其從如水猶云民歸之猶水之就下也註亦未妥○鄧潛谷曰姜從潘主○春秋書曰夫人孫子齊稱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五

孫明大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絕而復歸於敵荀豈異哉○呂仲木曰敵荀之喻當夫婦耳非所施於母子也

載驪

朱克升曰四章反覆譏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文姜之謂乎○文姜廉恥蕩然故是詩亦直刺之無渾厚之意○徐傲弦曰魯道有蕩以見其為國人觸目之地曰發夕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皆極言其醜顏無忌之狀○呂東萊曰齊子豈弟言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陳幼溪曰疾驅齊境而發夕魯道實魯夫人而但言齊子此詩人微詞○夕宿於此而從此發行故曰發夕即古詩朝發襄陽城之義但言其發夕而不言其何

為醜之也行人泛指行道之人○翱翔自得之貌游敖自恣之貌○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

姚承菴曰彭彭狀其行之盛應湯湯儻儻狀其行之疾應滔滔

猗嗟

徐傲弦曰此詩三章皆於嗟嘆之中寓不足之意蓋觀其所美而其所大闕者不言可見也○又曰稱其為齊之甥而因以明非齊侯之子見其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濞詩人之善立

毛詩微言 卷四國風

其

言也○劉安成曰射則敵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人若短小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說抑若揚者言公雖自家輜欲光輝竟不可遏○輔潛菴曰雖抑之猶若揚况揚之乎所以甚言其美也○論衡曰人心慧而目多采○禮記注行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拙故美其巧趨踴也○儀既成與不可選也相似只應接愈煩而儀文愈密之謂必到終事而猶無違方見其成○孔氏曰正鳴鳥也小而飛疾故畫於布以為的○楊見宇曰凡射皆三耦而止終日射候美其射而能中也○張七澤曰此為齊人之詩則展我甥兮詩人本



意蓋欲露出魯莊公來未必有明非齊侯之子意小序亦揣摩之說朱子因之耳○春秋文姜以桓公三年歸魯六年生莊公十八年桓公始與夫人如齊則前此文姜未嘗如齊也以後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柵四年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蓋無歲不書聖人別嫌之意可想見矣○嚴華谷曰只一展字便見人以魯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說之詞以譏之○許南台曰變與昌不同昌是富盛之意變是臧嘉之意○黃氏佐日記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旋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故舞是兼文武言○又曰上言不出正者中也此毛詩微言卷四國風 七

言射則貫者中而有力也四矢及則兼巧矣○鄭氏曰選請於倫等最上○又曰射必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嚴華谷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全篇皆託之他辭中間冷下二語使人默會此詩極言其美而以嘆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自倚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嘆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晉廣樂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

子貢傳曰魯莊公會齊侯狩于柵請齊人譏之賦倚嗟

### 魏風

鄭氏曰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開公

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程子曰魏舜禹之胤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嚴華谷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邠鄘先衛也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曹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未并於晉以前也

### 葛屨

前一章刺褊急以事言後一章推其所以刺之故以心言○徐

毛詩微言卷四國風 七

七

玄扈曰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葛屨本是不可履霜而今却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此與宜岸宜獄一例若作隱字格則意趣淡然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應枝則不字上似有豈字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則知字上似有不字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即豈字不字亦不消得○鄒嶽山曰摻摻四句總是褊急皆由俗之儉嗇來○鄭氏曰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之後奉舅姑事○縫裳而使未廟見之女爲之只一女字便見刺意註又字遂字可味若有不能少待者然無非極形容其爲褊急也○裳統於

要衣統於棘○好人二句以容言佩其象拂以飾言福心寬說而縫裳在其中○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而辟者必左左者地之左也如賓主相接主作階賓西階則左是主位○徐斲弦曰進止非不安舒遜讓非不有節服飾非不貴盛而中心福急實不稱其外矣蓋表裏不相符所以不能不刺之也○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

黃葵峯曰此詩乃詩人味以爲刺亦非女子所作○黃東發曰若民間之女安得盡拘以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尤

揆之人情似未允合

汾沮如

黃氏佐曰詩多以河汾爲言者其或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故也○徐斲弦曰殊異云者言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轉其語以爲刺也三章無淺深○葉桂山曰此詩所刺還指貴人而言不然彼公卿之度非所責於微賤之民也○陳行之曰美無度言容儀修整不可以尺寸度量猶言不可枚舉也如英言容節之間俊逸閑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間縝密溫潤如美玉之可寶○黃氏佐曰如英如玉皆當自著於外者言之○凡爲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者必達禮故借以刺之○朱克升曰此與

前篇可謂知君子之大體○孔氏曰黃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生○鄧潛谷曰葛屨刺福也汾沮如刺儉也然夫子寧儉寧固矣刺之明儉之有禮也易民風之道也曰唯是爲刺明他無刺焉耳曰美無度獨異公路焉耳斯刺也固其所美與

序曰汾沮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鄭氏曰子之德信美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張七澤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采桑莫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若止是儉者亦未見可刺也○晉孫盛曰仰思古制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蜂螫之刺退免采桑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趙士會曰玩詩全無刺意儉者福急於何見之卽以末句謂其人無貴介氣習亦何不可

園有桃

徐斲弦曰此時魏尚未并於晉蓋晉獻公以前之詩○總是憂其國小無政因嘆人不知而可憂也黃氏佐曰以核充穀以憂度曲此興意也既義謂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出而寫之非是○疑園桃而其實可爲穀是猶有益於用心憂而徒託之歌謠尚且無益於國益反興也人謂我驕有益重其憂意末四句重嗟嘆之卽嗟嘆上事○孔氏曰謠

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合曲○歌誦並言合如此解不然歌亦不必其合樂也○徐玄扈曰我歌且謠一云是憂之所寓一云是爲其憂夫人有所蘊結於中則必有所寄以發舒其懷抱二說原不相左也○又曰我方以爲憂被愈以爲是而以我爲非哀世人情大都不越此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踵也若以憂者爲是便能警悟圖迴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吳省巷曰是者言式微之國宜無更張之令也何其即指歌謠言○許南台曰罔極本行國說來蓋出遊則似於縱恣不羈故曰罔極○惕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思也○輔潛巷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罔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世

朱子曰或云比也罔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詩固有一章而三義者在人觀之何如耳○程子曰此詩刺不能用其民其致侵削可知也故心憂之至歌且謠○嚴華谷曰桃可以爲核而不可以爲殺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於陋詩人以爲推此氣象則罔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爲殺其者將然之辭言其必至於此憂之之辭也○卯潛谷曰六果桃爲下饋食之邊取其乾不之殺也故登殺以爲刺况棘乎○馮嗣宗曰棘酸棗也此指棘棘而言○姚承菴曰意

朝用匪人以亂國是爲士者有深憂焉故云

陟岵

孝子思親而卽體親之意形之諷誄則已之想念不言可知既思其父又思母及兄一體之情真是藹然○徐傲弦曰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劉元城謂末二句自傲自怨可以見忠孝之心亦善發詩人之旨者也○孔氏曰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岵與傳正反○祝已念已只自朱子看出若本文語意只一氣說來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其情之迫切處○陳止齋曰岵也岵也罔也皆山之高處而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胡龍田曰吾儕方作吾何敢以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以獨息全重不得自如上○唐純宇曰所賴養父母者幸有兄在而敢忘之夙夜必偕見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爲侶亦至情所發也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世

朱克升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後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李氏曰狄仁傑授邠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

姚承菴曰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

十畝之間

許南台曰此詩只說不樂仕非見幾而作之意○薛方山曰開  
閉固是往來自得實有點陟不<sub>知</sub>淫亂不聞意○徐傲弦曰開  
閉無累自適貌泄泄舒而不迫貌桑者只如云老農老圃不問  
其為禾桑植桑者也○陳行之口味一行字雖未遽爾歸隱此  
時此心已不可挽矣與子之子指其友言非指桑者○朝廷之  
上仕者方極匆忙而回視農圃反自閑適安得不羨○徐傲弦  
曰唐人詩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亦只言  
行與子還行與子逝尚未見空谷之白駒也然而賢者思去其  
朝則當時之國事從可知矣○水經注故魏國城南去大河可  
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  
十畝之詩○十畝之間如一丘一壑之謂

伐檀

三章一意總是述君子之志而嘆美之自食其力固是勵志食  
力不遂而甘窮餓亦是勵志所謂窮且益堅者也○許氏曰此  
詩含味得來見此人何等志節此等詩尋繹他意超有起懦激  
貪之趣

徐玄扈曰此君子只是介石自守之士伐檀亦是借意與稼穡  
狩獵一例着非必真伐檀也真之河干亦言為其事無其功耳  
或於不稼不穡謂不改伐檀之志是果以君子為輪輿者流矣

世

世

毛詩徵言

世

豈非矮人觀場○曹氏曰檀木堅韌故伐之聲坎坎然○車但  
可行於陸今河水清漣無所用之便見其所遇之窮矣不必問  
其為車將何所用與人之所以不用者謂何○嚴華谷曰伐檀  
則躬勞苦之後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沈仲  
容曰魏在晉之南河之窮盡處○曹廡陵曰伐檀而實河于賢  
者豈以自阻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  
獲之意○唐純宇曰即伐檀不得食然非伐檀何以得食故復  
借稼穡言之只叠上一層不是又將來與伐檀比例○徐玄扈  
曰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  
穡何以得禾即有之吾不願也五不字見勵志處○黃氏佐曰  
毛詩徵言

世

間有去亂之志則皆見幾者也魏雖小國而有賢如此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任進爾

○嚴華谷曰河水清漣悠然成趣不戚戚於得喪也國人情

君子之在野憤小人之尸位謂汝小人何功乃不稼穡而取

田穀不狩獵而庭有縣貍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君用於

時必有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之素餐也○呂東萊曰此特

旁觀者之辭若伐檀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

者哉

碩鼠

許南台曰此詩託言與他喻不同蓋為尊者諱不欲直斥之也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世五

只順文說去不必分別而正意自在

陸元恪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

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魏○麥在五穀中

正當之絕之日禾方為苗乃樹而未秀之時食及麥苗正以形

容其毒也○范華陽曰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

所以去也○許白雲曰詩人欲適彼樂土固畏貪殘而欲去亦

是意望料想之辭○沈仲容曰樂國樂邦必復言之渴想而喜

談彼何樂輕去其國如此○豈必大有道之國只無貪殘等害

便是樂土又抑於此而得申其志便與彼相宜故曰爰得我直

被其害故哀鳴若出境則害未及矣故曰為誰末號○黃葵

峯曰得直謂遂其生無屈抑也○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

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

也故著其情於詩乃末童誰之末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

誰復末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唐純宇曰初

得出此境即在彼國之郊外亦幸矣語意加切如此○杜詩東

京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村此末號之意○朱克升曰魏

國土地削小儉嗇禍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

者思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徐玄扈曰

故碩鼠於魏風之末以見并於晉之由

毛詩徵言 卷四國風

世六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五

唐風

嚴華谷曰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  
變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之遷徙不一自叔虞相  
封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徙曲沃八世至穆侯徙絳  
十世至昭侯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焉○柳子厚  
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羊狄  
木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今儉嗇有允恭克讓之德  
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  
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  
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漢書曰河東本唐堯所都  
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劉安成曰武公  
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  
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故總名其詩爲唐見  
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詩首晉又以見曲沃獻  
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蟋蟀

歲晚乃敢燕樂方樂又遽相戒總見憂勤之意○徐玄扈曰外  
深於居憂深於外懼懼未見於爲至蹶蹶則爲矣蹶蹶未至於  
安至休休則安矣此立言之序也○鄒肇山曰此詩言愈迫而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乙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二

意愈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次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而備  
之憂則操危慮深語益加切○唐純字曰首語無相勸意亦無  
相戒意然已起憂思之端至職思其君便有懼懼顧慮光景○  
陸元恪曰里語云促織鳴螿婦警○輔潛菴曰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君弛而不張文  
武不爲也好樂無荒良士懼懼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黃氏  
佐曰日月其除此務農既閑之候與日月逝矣不同○徐儆弦  
曰務閑之日月將舍我而去則農時復興有不暇爲樂之意○  
又曰職思其憂是樂中有憂良士休休是憂中有樂○能思其  
職分之所當爲則樂自不至於過故好樂無荒二句只足上語  
不是着力說非又欲取法古之良士也○顧仲恭曰外不是外  
患只常職之外如姻婭有往來之禮隣里有任郵之誼皆是也  
若外患便與思憂無異○黃氏佐曰旣爲思慮所不及如何又  
可指實只虛說意味自長○輔氏謂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  
亦無益不知思慮便有行在勿作兩截○孔氏曰役車方箱可  
載任器以供後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嚴華谷曰旣思內事又  
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  
不思慮也○許南台曰休休根上憂來惟憂則不至於危亡此  
所以休休也休休是無顛覆意  
朱子曰作是詩者是一個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

無已太康○張南軒曰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不可不念所以自樂者夫有以自樂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徐做弦曰唐詩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有憂深思遠之意秦風言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有嘆老拊髀之風君子讀二詩可見民俗之不同○禮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呂東萊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毛詩徵言 卷五國風 三

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倫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 山有樞

徐做弦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死亡為憂故曰各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其意豈不愈虛○興以有字相呼見空有木裝車馬而反為他人所樂則眼前俱為身外之物勤苦勞生竟亦何用弟木裝等皆人生日用之常無過分之甚樂之意○此詩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為樂也○

末章二且字可味有姑勿掛念且及時行樂之意○徐玄扈曰此意多食字一韻其聲調較前轉急○楊見宇曰宛其死矣有哀吾生之須臾意○問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居幽處獨慙慙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嚴華谷曰愁當覺日長作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蓋來日苦短宜及今為樂以延此日也○劉安成曰憂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前雖解前篇之憂憂反愈深而意愈慶矣○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憂短若夜長何不秉燭遊又曰所遇惟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皆祖述此詩之意

毛詩徵言 卷五國風 四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政荒民散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嚴華谷曰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末象車馬將為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耳○呂東萊曰呂祿棄軍其姑呂頹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 揚之水

許南台曰上二章喻沃強於晉而樂為之臣下喻沃將傾晉而欲為之隱作此詩者乃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類非舉國皆然也若國人皆叛則聞命亦可以告人而沃之伐晉不待武公之時矣○水中石見以比晉難制沃也而微者日就陵東則強



者日見赫奕盛衰全在氣勢上說自是而人心動搖則國從之矣○嚴華谷曰素絲也以素絲為中衣即朝服祭服之裏衣以冊朱為緣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黼黑與青謂黻五采備謂繡○素衣朱纁有黃袍加身之意○趙士會曰看來只說民心大勢欲如此非自道也○詩意謂苟得見君子則已有所依賴有恁不樂且可恃以免禍亦有恁可憂蓋將叛者不過意料之以蓋其醜耳總是擬議未然之詞○我聞有命如約某日起兵之謂但隱隱說欲舉事便了不可明說傾晉○吳省菴曰不敢告人恐告則其誅洩而素衣朱纁之願或不遂也○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五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始兆亂矣凡其替乎穆侯覺仇立是為文長之長覺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國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侯甸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

嚴華谷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王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謂國中有為叛以應曲沃者聞已命其徒舉事禍將作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我聞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耳若真欲從沃則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

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又曰君子既指桓叔則上言君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又曰異時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曲沃此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徐玄扈曰晉人之於曲沃也再弑君而三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後以王命之故不得已而從之安得昭侯之初遽使歸沃哉詩人明告昭侯而卒不悟悲夫

椒聊

薛方山曰此以椒之蕃衍與沃之強大未遂以椒之遠條而實益蕃喻沃之將來而勢益盛也○鄭氏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壹棟之實蕃衍益升非其常也與者喻人叔晉君之支別耳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六

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埤雅萊蕪氣好上椒氣好下詩警沃以支子受邑其蕃香下達將盛大也○黃氏佐曰遠條只就桓叔之強方與未艾說或云詩序子孫將有晉國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不為無謂○又曰篤如篤公劉之篤自積久而言猶云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碩大無朋言其威靈氣焰之無比也且篤亦氣勢深厚鞏固之意○輔潛菴曰聖人錄此二詩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自強於治也○戰國策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正此詩之旨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嚴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曰桓叔曰強昭公其危哉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也○鄧潛谷曰味椒聊遠條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心哉○呂氏曰古量三升曰芻芻大於升

綱繆

徐敞弦曰三章通是詩人口氣其叙夫婦之言亦詩人叙述之也○首言在天次言在隅終言在戶以夜之漸深爲序而意實無淺深

嚴華谷曰新析而散於地必用物以綱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名亦必用禮以綱繆之乃得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昏夜非束薪之時疑與亦必有所取義○鄭氏曰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見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朱克升曰仲春今會男女今至三月則失時矣○劉安成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而知此爲心者蓋辰月心宿始見於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徐玄扈曰此以偶然而見爲興故註用忽見字

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態○頌隣物曰如此良人何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黃氏佐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猶唐詩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失時而後遂願喜不自制

故曰奈此良人何哉此語當以意會耳○張南軒云疑昏相不得稱邂逅然而得自過時喜出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故云○桃夭已過觀止無期今夕果是何等日子而得天假良緣其有心所欲達口不能言的光景○陸汝明曰誠不意昔日之想念何幸爲一旦之相逢又不知今日之相遭將何以盡兩情之深慶故曰如此邂逅何○李迂仲曰滄泆之禍生於奢侈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時猶未至於滄奔也

杖杜

徐敞弦曰二章一意每章上是自傷其孤特而嗟行以下則求助於人也

毛詩徵言 卷五國風

八

黃氏佐曰木無枝葉則根日燥而易枯今特生之木其葉甚茂猶能庇其本根而獨行之人反無所親矣○徐玄扈曰既曰不如我同父而又求比飲於人蓋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趙士會曰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爲自傷也○嚴華谷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許白雲曰此詩恐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禮者自相戒之辭○陳行之曰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詩人惓惓求助如此又何孤特之有○薛希之曰踽踽孑孑就情義上說非形影孤單之謂也比以心言有眷戀之意欲以事言有扶持之意

序曰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嚴華谷曰唐風刺時者三皆為昭公以時事可憂也○呂東萊曰杜雖特生其葉泔泔益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杖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益深嗟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不如我同父也○瞿星卿曰玩嗟行胡不口氣分明只嗟嘆之言其胡不見親助也○朱子以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未遠故不欲以沃言○陶逸則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亦未嘗無兄弟也曲沃之亂正昭侯之無兄弟耳 鄧潛谷曰後晉獻蓋

毛詩徵言 卷五 國風

九

殺群公子比惠懷無親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晉人指在位者以為彼服是羔裘豹袂之人爾待我衆人居居究究然憎惡苛察我豈無他人可歸往維以子之故舊恩好不恣去耳○嚴華谷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豹皮節袖口○毛氏曰袂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舊好不忍去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徐玄

包曰究究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又曰豈無他人惟子之故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所謂責人忠厚此類是也

子貢傳晉大夫賢國人羨之賦羔裘○朱克升曰疑亦喜其大夫之詞○許南台曰居居謂我所賴以安居究究謂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薛希之曰居居是欲近其德輝究究是欲察其言論

鴉羽

黃氏佐曰三章一意總是喻從役而憂其失養因呼夫而異其得終養也此詩比頭不比尾又是一例○嚴華谷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從役况其君子乎晉亂而不暇恤故刺之也○徐玄扈曰王事靡盬三句中原無不便勞苦意則上半節分明屬比但比意即帶下說去或者便疑此似與體欲於苞栩下補完正意而下則推言所以如此者以王事靡盬之故也若然則謂作詩遂無明比而自華諸章其義難通矣○只為不耐勞苦意不曾露故屬比若久從從役而不得養其父母自與集于苞

毛詩徵言 卷五 國風

十

羽相配說而不嫌於興也○孔氏曰鴉羽連蹄樹止則為苦○本草注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爾雅釋曰椹斗子煮食可止饑殼堪染皂○陳止齋曰春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黃葵峯

曰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作詩者其此時乎○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輔潛菴曰呼天而告之猶異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矣○黃氏佐曰使得歸以養其父母則得其所矣得耕田以供子職則復其常矣○楊見宇曰何食為王事之未已也事有時已何不待食之有○范莖陽曰思得休息以及其常厭亂之甚也○胡雙湖曰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無衣

揚見宇曰此詩皆自述之詞非詩人述之也○二章總是原其所以請命之意而倨傲無禮之態自寓其中蓋彼既顯然賂王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土

畧無顧忌而又何有於王命持其詞氣之間以為不如天子之衣以為求比天子之卿若有未敢公然自遂者故朱子以為謙要之詞然而意不然也○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皆飾以為繡○王介甫曰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徐玄扈曰命不出於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不安必有後患便凶而不吉○鄒肇山曰安不是心安若要心安便知君臣之義了○黃氏佐曰煥煥也與席不暇煥義同○彼且敢於滅國敢於賂王已嬰孩其君甚矣又何不敢當侯伯之有○吳省菴曰命出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煥言○

嚴華谷曰武公之請命特迫於利害耳非復顧天理也○又曰方以請於天子然曰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言一也○又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邰邰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此武公四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土

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晉以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彼其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定晉正與唐藩鎮戍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異無衣之詩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

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  
晉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  
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王伯厚曰無末非美晉蓋因周  
也自僖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  
襲僖之跡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有松之杜

徐敞弦曰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者也讀之者可以  
想見其切至之情○註中此人原不惜人主且彼亦原無所恃  
只恃這點好賢的念頭所謂恐不足以致之而凡可以致之將  
無所不用者也○嗟肯適我非謂得祿無以來之也肯以勢之  
毛詩微言 卷五 國風

三

寡弱度其道不可大行所以棄之不顧此非君子之心誠然特  
詩人料之如此○徐玄扈曰易飲食之不承寡弱來正是中心  
好之處可謂形容真切矣此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相似皆是  
幾望之語非絕意之辭若直作無自而得飲食則中心好之反  
輕有甚意趣○楊見宇曰語意只一氣說或以上喻己之勢不  
足致賢下喻己之心切於好賢都隔斷了非詩本旨○朱克升  
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以比方薄位卑若此

鄭氏曰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葛生

徐敞弦曰前三章感物而嘆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感

時而決其心無所異見思之專此詩婉曲有味後人閨情詩多  
本此

程子曰葛生託於物歆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黃氏佐曰  
夫不在則誰與誰與則獨處也一氣說出○徐玄扈曰誰與獨  
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  
匪冠婚媾○變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地誓有未畢之志矣悽愴  
之情隱然○顧隣初曰角枕聚錦余爛將曰方見其然故云誰  
與獨旦○嚴華谷曰思者苦夜長而難旦獨旦猶仲宣詩言獨  
夜也即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意○徐玄扈曰人無憂則難未不  
覺其未憂思之切夏日冬夜獨為難遣故極言之以盡情古詩

毛詩微言 卷五 國風

四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江淹別賦昇簾青兮晝不暮冬紅凝  
今夜何長此等翻案最多終是本初二語宛轉無盡愈感愈深  
○憂非獨思於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永冬非獨思於夜但思隨  
冬夜而俱長總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其斷之百歲  
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定當相從也自誓雖堅亦要得  
能惟恐不及見之意

讀葛生蒙棘蔽蔓于域宛然荒塚累累祭掃悲哀的光景而  
予人亡此亦若指其後後而言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者蓋  
誓死同穴也枕余之味則追感而自傷耳

采芣

此詩總是刺其聽護未嘗教以止護首只將比意提起而下自正說若謂聽言當察能察則護言自不進進而惜乎斯人之不舍旃也玩註當自得之

徐傲弦曰比意言岑生於隰首陽之巔未必有岑也今子欲采岑於首陽之巔乎言根於理護人之言未必有理也今子欲聽護人之言乎○朱子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岑起興○嚴華谷曰岑甘草也苦董茶也封蔓菁也○陸農師曰岑生於隰野生於圃若生於田○又曰護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岑則因人所甘采若則因人所苦○毛傳首陽山名而註曰首山之南也夫謂山南之巔猶可謂山南之東可乎

毛詩徵言 卷五 兩風

五

此詩之比別是一格先將正意說明遂輕點采岑而直接正意人之為言為是護言也非為是采岑之言也特借采岑以見之耳○徐玄扈曰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只借他物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又曰凡護人似是之言駕空飾偽能收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從容審察之後若盜言孔耳如或醜之此則招伎之妍引邪之罔矣○人之為護將以求售而非以求舍將以求然而非以求不然也今日舍旃又曰無然則護者無得以行其計故曰胡得焉

呂東萊曰毛氏以采岑為細事首陽為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護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

之名言也○陶逸則曰疏云教君止說之法人之為言妄相稱焉君勿以為信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君勿以為然則自然護止矣亦一說也○子貢傳曰晉獻公好護國人憂之賦采岑

秦風

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繼周魯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然豈獨定書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獨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齊晉之後次以秦風今觀列國之詩大都流蕩淫昏有日趨於

毛詩徵言 卷五 國風

六

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超八州而畢六王之際周亡而秦興夫子已蚤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有秦詩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程子曰魏唐既變則先代之風盡矣東狄強大無怪也故次以秦○朱克升曰王道衰國異政於是見有霸者而桓文秦穆相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厲王鄭或以此也

車鄰

許南台曰首章創見其君而誇其所有下二章既見其君而樂

其所有原其得見蓋亦因寺人之令而得之○徐傲弦曰章首  
兩有字可玩見前此則無之意未見君子有寺人之令而既見  
君子即與並坐鼓樂此可見戎夷之俗○車多則聲衆故鄰鄰  
然馬多則色奇故有白顛未見君子與別處不同舍將字意在  
○李斯上秦皇書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歌呼嗚嗚快耳  
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矣○徐傲弦曰今若不樂  
或以爲樂前章之車馬寺人固不是或以爲樂其國勢之方新  
亦不是大抵看詩當得其大旨不必如此拘滯也○杜氏通典  
秦川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徐玄扈曰君坐臣亦坐便  
是並坐不必比肩○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七  
歲月之往○漢武詩云少壯幾時今奈老何魏武短歌云對酒  
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原白無所嫌忌蓋與亡何  
必不指君言○呂東萊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  
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  
秦者亦以此○嚴華谷曰此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  
已有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之意秦之能強在此而周人之氣  
象變矣○又曰秦及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遺響盡矣車  
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幾在是與○丁氏奉曰平易近民民  
必歸之秦於是乎始大厥後商鞅變法臣下不敢仰視而秦遂  
亡嗚呼豈惟秦哉

楊升菴曰國君高居深宮其蔽已甚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  
人傳令其後景監得以爲商鞅越高得以殺扶蘇寺人之禍  
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序曰車隣美秦仲也秦  
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劉安成曰秦仲但爲魯  
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侯  
之後○子貢傳曰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祭之賦車鄰  
駟驥  
吳省菴曰一章是往狩次是方狩三是單狩皆劍見誇美之也  
○首章只叙其往狩之初儀衛如此見有車馬足以乘載而有  
便安足以使令閑閑詠去非定分駟驥屬馬而以六轡屬御也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八  
至嚴氏謂人能制馬馬手是聽又大著意矣○姚承菴曰往狩  
而以矚子從此亦夷狄之風○徐傲弦曰二章要見有岐豐之  
土故有禽獸之多昔爲天子之所今爲掩群之地意獸之供食  
各有時節故曰時牲人君田獵虞人張翼合同以待射故曰奉  
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顧隣初曰奉時  
辰壯不重禽獸之多只重翼獸之儀上○公曰左之疑左公所  
乘之車與驅逆之車不同命左卽左是御者正合馳驅之法而  
舍矢卽中是射者復有如彼之能射御之善俱歸君說蓋左旋  
雖在從者而命之亦自君故也○孔氏曰田僕字說驅逆之車  
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



未章顧隣初曰遊主君說而頌子虞人帶言○徐傲弦曰此言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只叠叠說去以見從容整暇之意或作以馬駕車而載犬則車馬原非為載犬而設且車上所載亦不止於犬也○韓詩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鳴鳴則知應○徐玄扈曰說詩與讀他書不同詩須審其用韵乃可得其節奏如此章圍與閑鑣與驕叶則上下各為一節若將遊于北園以人作主主中分車馬以犬帶說豈為無見然决非詩人之旨也○黃氏佐曰秦俗勇悍狩獵馳逐是其常事至此則田而獲獲而休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羨之○徐傲弦曰古者符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犬從禽今日載徐歇驕則仍戎俗而非先王之道也○又曰請車鄰駟驥二詩固足以見秦人躍馬賈勇之氣亦足以見其樸藪鄙陋之風○輔潛菴曰秦自襄公盡有岐豈之地始備中國之禮儀然觀其所羨者如此其所缺者亦多矣

陶逸則曰此詩疑刺秦俗高尚氣力之意未見其為羨也○王雪山曰載徐於輶車以歇其驕以字不從犬也田犬亦無短味者

小戎

三章總是先誇軍容之盛而後及其私情全重公義上各章俱有車馬器械而互相發明非謂一章主車二章主馬三章主器

械也

首章以小戎字作主而儀收是車軫之制五綵梁軛是車衡之制游環旁驅是制駮之具陰鞞塗績是係駮之餘車中之商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較取其暢以便馳驅而馮以馮鼻則馬良而車益稱完車矣○孔氏曰兵車當與之中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比大車為淺故曰儀收○車以左右為廣狹其曰淺深蓋從後視之非從上視之也○徐傲弦曰軛轅端之軛鈞衡以馮馬者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其一丈在軛前軛則從軛前稍曲其上至末為頸當轅端就下以鈞衡其四尺四寸則為頸以承軛當服馬領上缺去七寸以拒馬領於前使不得去

毛詩徵音 卷五 國風

于

謂之軛軛形上曲者恐礙馬體廣也○何確齋曰車制方者馮輿與上橫木為軛高者為蓋直而曲者為軛軛下之橫者為衡車箱旁之直木為較橫兩較之間者為式式前三面之材為軛員者為輪貫輪者為軸輪之中持輻受軸者為轂湊於轂者為輻輪之受輻處為牙又謂之輶行地處為轍又謂之軌○許南台曰服馬身夾於輶控御固有常所而駮獨在外不得不制其出入服馬頸當於衡引車固有餘力而駮不當衡不得不別為二軛然服馬四轡亦貫於環中而但言駮者以駮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駮者其制重於駮也○劉宰之曰輶即輶也輶在中而車前兩服馬一在輶左一在輶右故

曰夾轅○又曰銜之兩端一銜左右之兩頭也軫之兩端左右兩軫之一頭也○陳行之曰轉頭之出在軾前橫用一版揜其前側用二板揜其左右橫側之版內面與此軾相映是陰相映也故謂之陰○嚴華谷曰軾端作環相接謂之續○周禮行漚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爲茶馬名爲騏知其色作茶文○亂我心曲就別離之情緒言然方欲其勇於赴敵不得多說凄凉光景二章只叠叠說去首言四馬六轡而下又以四馬分言之所重不在中與騂重騏騏騏騏上見非徒齊力不齊色亦見皆天下之名馬也○黃東發曰看者今遮箭牌也看狹而車廣一看不足爲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孔氏曰看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騂馬偏於右騏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軾者納騂內轡繫於軾前○畫龍見變化之象合有見防衛之周係軾兄維持之固漆金見文采之章各有意在○司馬法弓矢圍受才守戈戟戰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三章首雖說倭馴孔群而下惟鑲屑屬馬餘皆以車上之器械言○吳省菴曰女矛盜鋒利擊刺也此主敵人蒙伐有苑備矢石也此主自衛於上出見鋒之銳於下飾見文之昭著其威則以虎皮爲報壯其觀則以鏤金飾馬○韓非子曰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其有之堅物莫能陷也○孔氏曰曲禮進戈者前其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十一

踴進矛戟者後其鏘銳底曰踴平底曰鏘○徐做弦曰于大者爲櫓中者爲伐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看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又曰周禮云弓弩曰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載寢載輿只是不安於輿而輿倒轉便不是○厭厭二句一氣說言其爲人安閑凝重而聲譽之著者自內及外無一非問之言也此本因思而想像其人若曰以賢故思之失其旨矣○鄒華山曰厭厭言其平日德性不專就處夫婦上說○輔潛菴曰此必卿大夫之妻蓋君子良人温其如玉皆非士卒所能當也嚴華谷曰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說不已以婦人問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秦風也哉○又曰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日諸侯之憂生於所救事之倚伏可預料耶是故經國禦戎以自治爲上策○徐玄扈曰晁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又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揚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秦襄始國介在戎夷而能修具兵甲致其果毅赫然有戰必勝攻必取之氣蓋秦之尚武習戰所由來漸矣至始皇承累世之烈終并天下豈虛也哉○蘇東坡曰秦民好戰之心踴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鄧潛谷曰秦之興尚武功而士女樂戰漢之季重名節而女婦其地故君子

毛詩微言

卷五國風

十二

慎風焉○朱子曰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讐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秦人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焉亦春秋大復讐而與討賊之意與

毛詩徵言 卷五 國風

廿一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六

秦風

蒹葭

三章反覆味嘆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也○毛氏曰蒹葭在叢草之中蒼蒼然彌盛至白露凝辰為霜則成而黃○徐玄扈曰蒹葭二句形容秋色蕭索淒涼宋玉悲秋一章蓋始於此○許南台曰只點一時景象見其為秋水方盛百川灌河之時以起下文無感物傷時意○在水一方只是想像其人所居非有定處也宛在水中中央亦在一方上生出○徐玄扈曰諦想風流超然塵垢之外昔人有言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伊人之謂乎○又曰宛在水中中央想像模模恍恍然如見之意若髮若鬢若滅若沒此等語吾不知所從來殆神化所至耶○上下求之而不得此第可以意會景真求而不可至之理望之即在目前就之又若隔遠只托言不可得親也宛然字最可玩味○劉寧之曰坻小汜也能過水使逆流故名坻○道阻且長俱在波濤之洶湧上看曰且躋者水勢高注而難上曰且右者水勢渺茫而難值

徐傲弦曰秦俗強悍既非桑間濮上之懷私又不可謂緇衣杖杜之好賢則所謂懷人者果何人而求之果何為也意者同袍傍作之念並坐鼓簧之習不能忘而有車鄰駟驥之意與又何

其言之婉而切也嗟夫何地無賢何地無好賢之人况秦故豈  
錦故墟安知非隰桑瓠葉之遺乎是又不可盡疑之矣○唐荆  
川曰秦時風俗為聲利所驅雖秦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間  
而不知愧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壘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  
國之人皆若狂而此獨醒者與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  
得與鑿环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  
以為至也

子貢傳君子隱於川上國人慕之賦兼葭

終南

鄭氏曰問何有者意以名山高大有此茂木也興人君有盛

毛詩徵古

卷六國風

毛詩徵古

卷六國風

德乃宜有此顯服○徐傲弦曰以終南與君子以條梅與容服  
下章亦然君子至止亦見始泚新都意但不可盡泥時說○又  
曰以錦衣而加於狐裘之上以蔽之狀而繡於裳之上○孔氏  
曰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錫歸來享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  
後不復服之○顏如渥丹體之移也瑯玉將將服之改也見非  
復向之緇衣羔裘赤芾瓊珩者矣○要有君移氣養移體意方  
是創見○或疑渥丹為花恐花亦是以詩得名耳不然彼渥赭  
又是何物○味其君也哉語氣似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  
似人君友照自見呂東萊云猶所為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恐  
不然○孔氏曰諸侯受天子之賜而歸則服之以告廟故言錦

衣狐裘○黃氏佐曰敝衣繡裳駭形而繡之於裳裳亦衣也詎  
為二物則誤駭形如亞亞古弗字因謂之駭○薛方山曰壽考  
不忘只願其久君君位非必祝其壽也疏義謂只是無窮之意  
○其君也哉是已然事壽考不忘是將然事○毛氏曰黑與青  
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嚴華谷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  
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岐地名山莫如  
終南○又曰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材  
木見雍州之為上腴隩區耳○語曰山居千樟萬楸其人與千  
戶侯等○歐陽永叔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  
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  
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  
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  
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呂東萊曰蘇氏  
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  
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  
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  
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

黃鳥

三章總疊味以致痛惜之意○朱克升曰必以兄弟長少為次  
序○黃氏佐曰黃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於棘上且

桑亦人所常采楚亦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駭皆取以與三良之死非其所也○陶淵明詩云荆棘高墳黃鳥聲正悲見死非其所意○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呂東萊曰訓防爲嘗者蓋如隄防之防水○曰防曰禦亦只是一人可以拯得百人非謂其武勇之能捍禦也○徐儼曰惟其才可以當百夫故願百其身以贖之○三良果自欲以身殉則詩當言代不當言贖着一贖字然有迫於君命者然故亦無可奈何耳○如可贖今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旨○孔氏曰殺人以墜環其左右曰殉○劉安成曰古之莖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不幸而至毛詩徵言 卷六 關風 四

墓又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蓋至此而其論始定

畏風

總是憂思之意以漸而深也○朱克升曰物有所歸則意甚得與人無所托則憂不忘○程子曰以畏風與君子取其往來之疾○陸元恪曰鷓鴣風搖翩迺因風飛急疾○埤雅云鷓去來有時○孔氏曰木皮青曰駁遙望似駁馬故謂之駁○王肅曰駁之言六據所見而言○章小東曰未見君子君子未必忘之也特以婦人多憂多疑故與言及此○陳行之曰只不歸便是忘之日多言以時之久言也如何如何亦不作疑詞直言不覺忘已○忘我實多其中含蓄意思無限似怨似訴初不言其所忘已之故也後以先貧後富爲言與謂情義不宜頓忘者俱傷溫厚之旨卽如展屨之歌亦出于秦此等自是秦風不必果有見棄之事註云不在亦不必深求○黃氏佐曰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故又以爲興○碩隣初曰憂心欽欽但憂而不忘耳遇可樂猶可解也靡樂有抑鬱無聊不能爲情者然但止于憂而不樂耳如醉則昏迷贖配憂心更甚矣○趙士會曰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畏風之歌是也夫秦民輕主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專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駁雷之風遠矣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志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嚴華谷曰此穆公舊臣所作未見而欽欽不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嘆不復記憶我矣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呂東萊曰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又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王子擊好晨風雖當中山被廢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以怨亦可以興此類也夫

無衣

許南台曰三章一意言結恩愛於平時正欲共患難於臨時也一則見有勤王之義一則見有相死之勇○晁錯謂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此非同仇之謂蓋同

毛詩徵言

卷六 國風

六

仇欲以相死非相恤也望其相恤便有怯死的光景○黃氏佐曰我赴敵而子未嘗後至子陷陣而我未嘗却走是曰同仇○孫氏曰王藻云續為繡縵為袍純著新綿為繡雜用舊絮為袍○同仇如云敵王所愾云爾不必定指復仇說與師亦是未然事○說文戟有枝兵也○晁錯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朱克升曰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所為○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正天下之大義為已任乃知岐豐之地被先王之化最深雖世已降尚異於列國也○徐

玄扈曰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頓一頓首今人簡牘中動稱九頓何取於九也○又曰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教矣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世有勝兵非幸也○秦故周土周先王遺化猶存惜秦不善用之導以武事而不知禮於是忠烈之氣無所發紆遂至相夷而漸以酷滅亦秦民之不幸也導民者可以思矣

沈仲容曰鄭以為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王于與師則曰修我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不與同欲而與同怨故刺之

毛詩徵言

卷六 國風

七

渭陽

薛方山曰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鄒峯山曰送之不必說遠贈之不必說厚棧氏謂款然猶以為薄亦未然只是叙其事如此文公之入當為列侯贈別之儀皆君侯之服御也○黃氏佐曰日至渭陽如云曰求厥章曰與粵通發語辭也○孔氏曰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朱子曰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徐玄扈曰傲弦載時義至悠悠我思云去者有還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頗含蓄不露又不若顧東江云驪駒駕矣而繼絕於方寸者無窮豈但別離之是念耶語尤蘊藉得風人之旨

○又曰通詩委曲深至悠悠我思一句尤含悲蓄怨酸楚無量  
○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華路以封四衛  
木路以封藩國故諸侯之車曰路車○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  
現者美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玕璫瑤瑤之屬○蔡覺軒曰此  
為佩者服用之稱字從人珣者玉器之名字從王○左傳文公  
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集秦師敗  
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吳省菴曰秦無文章  
惟渭陽一詩令人讀之愴然悲心頓興骨肉之想

權輿

徐玄扈曰此詩與彈鋏之歌相似○朱克升曰無餘已不可不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八  
飽則甚矣譏刺之意以漸而深○徐傲弦曰夏屋作宮室說此  
詩之旨即所謂出無車食無魚之意○既有大屋以居之必有  
大烹以享之語意原自相貫○楊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  
屋之悒悒○薛方山曰夏屋猶孟子授之以室意或以為盛敬  
羞之具非也○孔氏曰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  
簋則燕食耳非禮食也○陳氏曰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與始故  
借二字以代始字○黃氏佐曰國人因飲食一節見其待賢之  
意已衰非專以是責其禮也○輔清菴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  
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安居備飲之  
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嚴華谷曰以伐木觀權輿周秦氣

象判然矣○張七澤曰秦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  
也陽浮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讀權輿  
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與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據序謂刺康公則非詩人所自作即未傳亦然想其托為  
賢者之語以諷耳不然飢餓若爾而猶栖栖不去彼賢者亦  
足羞矣○鄭氏曰屋具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  
我共意勤勤然○黃氏佐曰夏屋即是食俎如須所謂大房  
也朱子自鹿洞賦用夏屋之渠渠又似說屋○鄧潛谷曰權  
輿刺無終也語云秦士自賤乃耽耽四簋亦信其賤矣

陳風

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故雖  
其後國微甚詩亦濔遊無章而聖人存之弗削見以  
神明之胄而亦蕩然無復先王之遺風蓋傷之也然  
以二王之後若祀宋者而卒湮沒不傳何與或云以  
先代之後別于列國故太師不陳其風其然乎其不  
然乎○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為濔靈公之事世變  
已極詩訖于此下于秦夷之也○徐傲弦曰陳在乎  
開封府陳州然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  
豈鄭譜因詩而附會耶大姬蓋武王之女親被大似



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於楚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非由大姬與○春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亡也

宛丘

朱克升曰一章刺其蕩二三章刺其父於蕩○或以上為蕩而無禮下為蕩而無節然其遊蕩之無節處即便無儀總之只一意○輔潛卷曰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呂東萊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與徑斥為蕩蕩者辭氣緩急循不同○嚴華谷曰言雖邪褻大暑亦遇其游毛詩徵言 卷六國風 十 蕩厭之之辭也○樂有聲必有容舞必應鼓而舞之則鼓之亦久矣須說得相關○徐敏茲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驚羽則常舞而無度矣此商書所謂恒舞也文舞以翟今以鷩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孔氏曰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又云樽酒簋二用缶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鼙○曹氏曰秦王嘗為簡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鳥  
孔氏曰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以刺幽公也○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謔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姚承

巷曰上之人為人所瞻仰觀無望二字直指上入言

東門之枌

顧麟初曰一章言歌舞之處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總是述其事以相樂也○徐敏茲曰宛丘游蕩之極也東門之枌淫欲之端也陳詩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盛與○又曰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桐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陳大夫氏夫以大夫氏之女聚舞已非所宜况男女相與而慕悅乎○輔潛卷曰男女雜處淫亂必生○張子曰娑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嚴華谷曰遊蕩之習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瞿星卿曰往會必於市即俗取熱鬧之意○據此詩只聚會歌舞似與宛丘無異而蕩遊不已未有不流於淫者知首曰東門之枌次曰南方之原歌舞已非一處既曰穀旦于差又曰穀旦于逝聚會又非一時則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遺以握椒其交相愛之情亦其勢所必至矣○濮斗南曰芘芘紫荊春時開華華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黃氏佐曰殷湯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紛若枌不過歌舞於宮室中耳國入男女化之而終以亡國湯之王言信哉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禮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嚴華谷曰此詩不用首序

疾亂之說謂滯者自言如此味不續其靡正誦責之辭非相  
樂之辭○徐玄扈曰若爲自言而曰不續其靡不亦殺風景  
乎○黃東發曰世未有擇吉日而遊市井者果擇吉日當云  
差于殺日矣按差有數義差之毫釐言舛也愛無差等言等  
也既差我馬言擇也莊子差數觀矣言觀也殺日于差與殺  
旦于逝義同約以良辰美景而往遊觀耳誦以殺日謂無陰  
雲風雨蓋近之也

衡門

許南台曰此詩隱者所自作不得用贊美之詞自樂無求總見  
○徐傲弦曰後二章豈其字必字與首章可以字相呼應通詩  
毛詩徵言 卷六國風 三  
一氣看方是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又曰食色性也  
人之大欲存焉食色如此他更何求○又曰齊姜采子是言族  
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處衡門而意自適玩泌水而餓自忘  
隨處是樂不必說宵中自有樂亦不必說人不堪其憂我不改  
其樂○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  
伊以清淺宜魴也○瞿昆湖曰食魚娶妻雖不是借言然賢者  
之意自當廣也○嚴華谷曰人之情苟明一厭心雖窮極靡麗  
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釋迦遺教經曰汝等比丘若欲脫諸  
苦惱常觀知足知足之法卽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臥  
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

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知足者  
之所憐愍是名知足○徐玄扈曰鄭之滯也而有東門陳之滯  
也而有衡門聖人刪詩特陳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  
之不死也○朱克升曰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滯一詩刺惡人  
汗穢之風不良之法皆可惡者惟衡門君子卓乎砥柱賢哉○  
張七澤曰讀衡門之詩使人自遠深味之可以安澹泊之分可  
以息馳騫之情

東門之池

朱克升曰愛慕之意反覆道之○水經注陳州東門內有池池  
水東西七十步水至清潔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毛詩徵言 卷六國風 三  
以地可治物人可快心爲與○左傳云雖有絲麻無葉管則雖  
有姬姜無棄憔悴與比各同淑姬只女子之美稱非必是姬姓  
之女○許南台曰晤歌謂與之合曲而虞歌也晤語謂與之相  
答述也晤言謂與之相言論也○黃氏佐曰晤猶解也蓋我與  
歌之彼自解之之意○陸農師曰紆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  
生不歲種○孔氏曰漚漬也漸漬之使柔韌管者已漚之名未  
漚則但名爲茅也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滯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嚴華谷曰滯昏不可告語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  
色思得賢妃與相處夙夜驚戒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

滙麻漸漬而化之也○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揚

朱克升曰疑慮之意及履道之○又曰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起興○瞿星卿曰言物有所遂其生人不得如其約益及興也○明星煌煌乃天將旦之時正見負昏時之約也○序曰東門之揚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鄭氏曰揚葉辟辟三月中也踰時晚也○嚴華谷曰親迎以昏為期星大明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

墓門

毛詩徵古

卷六國風

古

此為刺惡之詩○薛希之曰上章言積惡不悛而追咎其始深絕之也下章言悔過無及而未思其終徹教之也總是愛人無已之意○徐傲弦曰墓門為凶僻之地鴉為惡聲之鳥○惡木生於幽僻為斧所析惡行發於隱微為人所知此其意也○輔潛菴曰人之為惡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為人所刺譏而有改今人皆知之而猶不改則非一日之積而不可救藥也○僻地有梅則惡聲者皆聚其中幽獨有惡則惡惡者得發其隱故又以為興○慮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寓誨之之意於絕之之中○陸元恪曰鴉入人家凶○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虜

民焉○朱子舊註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

又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故以無良之詩與之不知其信然否也○程子曰人情不脩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又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陶逸則曰按國人知之一語便是刺上人而其事必有不可知者且斧以斯之有斬而討之之意○魯申公曰墓門泄治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治作是詩

防有鵲巢

毛詩徵古

卷六國風

古

徐傲弦曰以物之有所止與已之無所定○又曰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戕則吉中唐有甃人罕踐之則成其美叩有吉鵲人莫戕之則成其文○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不巢○歐陽氏曰鵲巢以漸而構成若以蔓而牽引故以興讒言○濮斗南曰僻謂誑誕與譎同書云譎張為句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鄒學山曰言駕不根之詞以併張之而生彼携貳之心也○劉安成曰埋雅云鵲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綬具五色因小草似鵲故取義焉

月出

子貢傳靈公聽讒囚泄治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黃氏佐曰以月之皎與人之好義亦相因○朱克升曰此因所見以起興益月出於夜正移心所發之時○又曰凡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糾紮○王氏曰慄言不安而騷動慘言不舒而幽愁○許南台曰皎光明也皓潔白也照臨臨也僚美好之意樹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優受言其煩擾而生憂也天紹言其糾緊而急迫也悄悄然其心之愁慙也慙慙然其心之動搖也慘然其心之悲愴也○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與○宋王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李太白詩云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十六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陶逸則曰月出陰盛之象疑刺其君之不可得見而賢者憂勞也

### 株林

許南台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直斥其所從之人末章本言從夏姬之類也然不指其人而但言其所至之地此詩之厚也○詞若為之諱其實欲蓋而彌彰矣○左傳史記靈公十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哀其祖首服以戲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洩治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於夏氏謂行父

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怒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微舒自立為東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微舒轅諸栗門○朱豐城曰衛之亂至於墻有茨而極於是而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而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比事以觀可為淫亂者之戒

呂東萊曰國人問靈公何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為之隱曰非適株林從夏南也乃他有所往耳然而舍於株又食於株雖欲為之隱而不可得矣○嚴華谷曰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猶依違言之既而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為也哉○鄭氏曰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十七

自之他且厭拒之詞○又曰君親乘乘馬乘駒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

### 澤陂

二章一意雖云男女相悅而相念亦疑女有所思之詞如滄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徐玄扈曰月出男思女也澤陂女思男也○朱克升曰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以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為興○毛氏曰澤水之鍾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也○張七澤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滌寐無為而滄泗為之滂沱也註似與詩文氣不貼○荷美築其花為齒齒其實連其根藕○穉艾未開曰齒齒

已發曰芙蓉○王介甫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薰  
為桃天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而澤  
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  
傷焉○嚴華谷曰此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解寐更無他事  
但涕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譏而鄙之也○又曰或疑碩大  
非婦人之稱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稱辰彼碩女則詩  
以碩大稱婦人多矣○魯申公曰澤陂泄洿諫而祀君子傷  
之

檜風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六

檜曹葢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  
夫子何存乎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  
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於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  
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  
治為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道遠之君  
素冠哀純孝之子萋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  
安得無匪風之思與變風之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  
意○嚴華谷曰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  
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  
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詩不刺仲也前乎幽又

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  
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羔裘

即逍遙遊燕中便見不能自強於政治憂思傷悼不過就上嘆  
之耳○徐傲弦曰羔裘朝服也而之以逍遙狐裘朝天子之服  
也而之以視朝只是好潔故如此不重違制上○嚴華谷曰王  
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輔潛菴曰勞心切切思之也  
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可復救也○味勞心切  
切之語實恐恐然有燕雀處堂之慮詩人之意念深矣○徐玄  
扈曰克耳瑋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羔裘如  
膏日出有曜亦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  
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禹惡衣文  
卑服衛文大布之衣人主以德榮為華乃以服飾乎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  
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嚴華谷  
曰檜迫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求  
以自強乃服其羔裘逍遙暇豫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  
夫諫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爾乎實  
思之而勞心切切耳

素冠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九

徐傲弦曰三章詞有淺深同歸甚於勞心如一甚於同歸庶見  
二字一氣貫下說○章小東曰首言憂勞下兼言愛慕皆從庶  
見上發來只是冀望之深而言之轉切耳○樂樂就既祥時思  
慕未平哀毀骨立說○許南台曰棘人樂樂指居喪而言勞  
心傳博指已望見之切而言○秉彛在人心自有一種惻然相  
觸處故見棘人而自博博也○瞿星卿曰齊衰之服雖不終喪  
之人亦有之若祥則必終喪矣故不言衰服而言素冠極有意  
味○人非情與服稱雖有素冠何益故必兼樂樂而言○同歸  
謂事求其當行求其合欲與之同歸於天理民彛之中已不復  
泥在喪禮上 祝彼華繩不爽尺寸故曰如一○黃氏佐曰祥  
祭名去凶從吉之義禴之言澹澹平安意也○喪禮期而小祥  
練冠練緣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而禴禴祭  
名○李氏曰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三年之喪十有三月  
而練○呂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引記朝  
服練冠之文其說誤矣惟不能三年所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  
若除喪之編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亦服是冠矣

長楚

許南台曰三章一意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  
之累○徐傲弦曰此詩與若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極  
痛之詞○又曰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樂生而吾

民獨沾於危亡是言出於上所以為治朝阻有甚楚衡難其枝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是詩作於下所以為亂世○民既無樂  
乎其為生則亦無羨乎其為人如醉如癡故有此語蓋謂人生  
有知有知適自苦耳然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此徒自顧  
甚楚而興嗟也○徐玄扈曰南史某公主云願兒生生世世莫  
作有情之物語意類此聞者悽絕

匪風

朱克升曰首章嘆其衰微末章願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  
人不能忘知此○徐傲弦曰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傷則有覆  
轍之虞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懷之好音懷之以尊王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廿  
之義也○姚承菴曰風發車傷皆出於陡然不測者故中心但  
然○王風不競周轍既東詩人之味似有寓意○或疑此周末  
東遷時詩故有冀望之意然而昔天皆周安得以東西自城西  
歸之望正以周既東而傷感耳至鄭氏謂檜在周之東故云西  
則詩言西歸原不為區區一檜言也○孫炎曰迴風從下上曰  
焱又爾雅云迴風為飄與焱同○顧周道而動其思周之心其  
中感慨無限非只嘆無朝周之人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  
在風中車上○朱克升曰草魚尊王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為  
興○概之登轎猶太史公願為執鞭之意○說文曰大上小下  
若旣曰驚○徐玄扈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今王之

不古而重歎今人之不知有王者何其統而切也○呂東萊曰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  
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  
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務喜謂韓王  
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吳  
文仲曰簡兮之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匪風之詩曰誰將西  
歸懷之好音瞻宗國思盛世詞氣從容和婉而憂時慨世之意  
見於言表斯其為風人之旨與

嚴華谷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與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  
造其祖宗德澤浹洽於人心者深矣○人不堪東周之苦而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其二

深思痛憶於西周之亡故說者西歸之人便思有以厚之非  
必望天下之歸周也語意自在言外○毛氏曰亨魚煩則碎  
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嘗觀老子云治民者亨  
小鮮詩云誰能亨魚能字似有味

### 曹風

曹風之錄何其甚有似於檜也蟬蛸之楚楚哀吾生  
之須臾猶畏楚之猗雛痛有生之不幸候人之赤帶  
徒榮鳴鳩之君子永棄其視蓋棄之美衣服素冠之  
思棘人者又如出一轍固宜下泉之味繼匪風而作  
也與○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 蟬蛸

徐玄扈曰玩細志遠詩人本欲為之啓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  
戒而但曰歸處歸息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論然後卯翼  
孚化今舍其舊而新是音即所謂曾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之意  
○又曰蟬蛸二句說得至險可為太息伊人聞此固當悚然易  
慮○朝生暮死為歡幾何慮失禍隨危且立至真所謂寄蟬蛸  
於天地間者也○毛氏曰蟬蛸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  
○衣裳楚楚即指蟬蛸猶東坡云翅如車輪玄衣縞裳之謂○  
嚴華谷曰楚楚猶今言濟楚也○又曰憂其危亡無所依見當  
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矣○掘閱孔疏謂  
此蠱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掘閱也解閱字終未快心及讀  
管子掘閱得王乃知閱與穴通言始有據○蟬蛸甲下有小羽  
始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毛詩微言

卷六國風

其二

序曰蟬蛸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呂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  
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君危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於  
我歸處乎益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也

### 候人

許南台曰首三章言小人得志以見所用之非宜末章言小人  
得志而君子失位以見取舍之皆失也○顧隣初曰三百赤帶



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二章遂承此而與不稱其服不遂其寵也○黃氏佐曰用小人便是違君子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也

首章疏義作賦看來二彼字相呼畢竟是與體呼擁之盛在候人則宜在之子則不宜蓋反興也○孔氏曰爰長尋有四戈爰俱是短兵 又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鞞○鄭氏曰芾鞞俱蔽膝之象以韋爲之○徐傲弦曰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迎賓客何戈與稜則其徒也○又曰誦三百赤芾之語可想見其恩寵之隆誦蒼蔚朝賸之語可思見其氣焰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曹小國尤所不宜○彼其之子輕之之辭○郭景純曰鷓鴣好群飛沈水食魚○陸元恪曰鷓鴣長尺餘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共扞水令竭故曰淘河○沈仲容曰鷓鴣於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鄭子臧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徐玄扈曰讎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得意曰遂遂亦字法妙品○又曰小人本經營求進而君復寵之故愈進君子本恬澹自守而君復棄之故愈困○又曰蒼兮蔚兮非良材也南山朝賸居高位也婉兮變兮邦之彥也季女斯飢士不遇也○明說

君子小人意始相貫不然蒼蔚變如何可合○姚承菴曰赤芾至三百之多所謂蒼兮蔚兮南山朝賸者也彼其之子乃爾何怪乎婉變自守者之饑乎哉蓋深恨而痛刺之詞

又曰候人之職雖微然猶各供其事各任其勞彼赤芾者徒優游朝宁之間何爲隱然見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也註宜也二字未當

### 鳴鳩

通詩以用心均平專一作主儀一以下俱本此說來其儀專一而有常德其帶與并有常德而不差忒其儀不忒而必其正四國其正四國而必天之壽萬年皆以其有如結之心也意雖疊疊相承而各章用興起宜各自開說○徐傲弦曰帶伊絲弁伊騏施于四體如是其有常德也正是四國亦有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之意胡不萬年亦有常如一日之意皆見均平專一之驗也○劉安成曰鳴鳩之子雖非一而飼之之心則一其子之飛雖無常而鳴鳩居以待之則有常○其子七兮正見母之一而不二也○沈仲容曰祝鳩與鳴鳩一鳥也故有尸祝之號蓋鳩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二而孝○黃氏佐曰心存于內隱而難知惟用于外則顯而易見故用心之用就作用上說

徐玄扈曰首章以心爲主不用占外知內之說如此則反重儀上矣結者操而不舍凝聚不放逸之謂○心之收斂如物結作

毛詩徵言 卷六國風

苜

毛詩徵言 卷六國風

苜

一塊然不能解而爲二也儀之一正是其心之結處○唐荆川曰君子之用心指心之見於儀者說如小大隱顯合久暫而不愆其度非儀一而何乃其心之運行於小大隱顯之間者無一時而或輟也故曰如結○帶必絲弁必駢固見有常度而以絲爲帶則必以駢爲弁合帶與弁之色相稱尤見有常度本文原具此二意服只儀一中之一端○顧仲恭曰尚書恭弁是土服疑此亦美其士之詩○朱克升曰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徐玄扈曰儀不忒正四國表正影從自然之理四國泛說國人卽四國之人○正是四國言其足以正四國也此只據理說尚未然事胡不萬年只願其表正之久也

毛詩徵旨

卷六 國風

廿六

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於天而又胡不萬年也乎只在襄美中寓祝願之意不重願其壽上○陳行之曰二合三以出身加民立說三合四以化民得天立說○蘇東坡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吳省菴曰曹風中味候人者有赤芾之譏味蟋蟀者有麻衣之嘆能知儀之不忒者幾何人哉○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 下泉

朱克升曰前三章衰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一章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爲比而興○又曰三章以前皆以傷今未是傷

今而以思古也○又曰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輔潛菴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蕭之意可見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黃葵峯曰愾然憤懣之意歸嘆者人於書簡應接多則不暇於思至於夜而帶百慮叢集凡憤懣無聊皆於此時思之○姚承菴曰凌夷困敝君子何日得置於懷惟寐則稍忘耳一審則愾然發嘆矣蓋深望西京之復振也○徐玄扈曰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爲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挽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既非詩體或先說正意而以比意貼明因味嘆其詞以興則先正後比尤非託物之旨要知首

毛詩徵旨

卷六 國風

廿七

二句中卽其比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盡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勿向語言文字周旋愈巧愈拙但前三章是暗比懷我二句中含有王室凌夷小國困敝之意末章是顯比如鴉羽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徐儆弦曰末章喻昔時小國之安由於王室之善遂因以興王政之善小國既得所安而又有賢人以勞之也

輔潛菴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覲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覲望之意直慨嘆想慕之而已○嚴華谷曰

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左  
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  
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之  
其天下輯睦豈唯敵邑

微言

卷六國風

共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七

幽風

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  
於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  
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邠  
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邠且公所食邑在豳岐  
之間邠者公采邑也邠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  
與文王等矣○鄧潛谷曰風始周而風本也復之幽  
周之舊及本之本也於時為古夏於地為岐雍之首  
於俗為先公后稷公劉之化忠之屬也周公所為賦  
也曹檜極而始受之幽明平陳往復之有術焉○嘗  
讀左氏季子觀樂鄭之後次以邠而夫子以係變風  
之末何也文中子有言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  
周公其誰能正之故邠風之紀思周公也先之以二  
南見非文王不能正其始終之以邠風見非周公不  
能正其終蓋風之變而極則將復返而為雅故以邠  
居風雅之間云然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王  
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  
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託於邠民之味則邠非  
風而何

七月

首章總叙衣食之預言其畧也中四章終上為衣之意末三章終上為食之意詳其事也若其間流火肅霜載陽厥發與夫日月推遷之異則仰以觀於天時如倉庚之鳴春鳴鵙之報秋蓂蜩獲擗之更序斯螽莎鷄蟋蟀之催寒則俯以察於物感于祀舉趾而見農之力執筐遵行而見桑之勤當春而仰慮及於授衣念及於卒歲相與汲汲於農功見事之預垂事未終載績已急衣裳既備裘褐兼收狩獵方勤室廬亦謹今日蓄一美酒明日置一嘉蔬今日去收瓜壺苴茶明日去收黍稷菽麥今日築場以納禾稼明日乘屋以執宮功今日既鑿氷以供凌陰之後

毛詩微言 卷七國風 二

明日又舉酒以祝君上之壽一歲之間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孜孜汲汲無一時不為衣食之謀一家之中若男若女若老若幼亦無一人而不力於農桑之務且今歲之蚕桑如此明歲之蚕月復然今歲之稼事既同明春之播穀又始窮歲累月無敢少休至其壯者出而力諸田則老者率婦子而饒諸野壯者入而塗其室則老者嗟婦子而同其安又藹然兄慈幼之誼果酒佳蔬以奉老則從其豐瓜壺苴茶以自奉則從其約女以遠其父母為悲少以介此偕壽為祝又怡然見敬老之風積繚累組以成蚕績之功衝寒冒險以得狐貉之用而念念不忘公子下之愛上何其忠留心於勸相之勞而田畯至喜連姻於舊俗之女

而公子同歸上之待下何其親至於啓氷之念而國家之祭祀以其時朋酒之饗而民間之燕會惟其厚躋公堂稱兕觥而雖以國君之尊下而與閭閻小民轉相獻酬而又不以為嫌上下之間真若家人婦子之相愛此俗之所以為厚也觀七月之詩非特見邠民之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忠誠慈孝勤儉之風而亦見邠公之世君君臣臣上下樂業宇宙太和景象非特可使成王知民間一衣一食其艱苦備嘗而亦可想見其先世創業之艱難與其風俗之淳厚周公豈獨善於輔導抑亦長於立言

○徐玄扈曰讀此詩要理會全篇一箇規模體段○范華陽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所以起孝悌所以生教化所以成人情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邠風○嚴華谷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矣凡感時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讀七月一篇縱橫變化無所不可如首章為衣食之預而三之曰合下初初又為男服事乎農女服事乎桑合下同歸為治田以悅乎上治蚕以念乎親二之合四為衣褐之備而二之合三又為蚕績之勤且女心之悲見孝不忘親之意公子之獻見忠不後君之意春日載陽如合下女桑為無歲不力於蚕如合下荏葦為方事復預其具三之合四為乘時蚕績而供上之末感時獵狩而供上之褐四之合五為下有忠上之義老有慈幼之仁四之合六是下不忘上見其忠

毛詩微言 卷七國風 三

老不遺幼幼不先老見其愛番月合下爲公子裘則以獻裳獻  
裘立說載玄合下獻耕于公又以忠愛無已立說五之合六爲  
老幼相念以廣愛少長異食以明禮蟋蟀合下竹壽爲老者感  
寒而念幼壯者感時而念老六之合七是飲食適豐餘之宜農  
事極憂勤之至七之合八是爲已之事極其勤爲君之事極其  
預七月食瓜如合下百穀是克儉克勤之兼盡如合下菽麥見  
餘利美利之兼收如合下木稼又見去圃爲場之有漸我稼既  
同如合下祭非爲勤於民事急於公役合下斯饗爲畢三時之  
勞享一日之澤其言之詳備周密如此

徐儼弦曰七月首章備一篇之義猶網之有綱裘之有領也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四

朱豐城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  
言七月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於是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  
陽氣始盛於是豫爲治田之備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求  
食計亦晚矣○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鄭氏  
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鄧潛谷曰火  
旦中天而寒退昏中天而暑退○劉安成曰堯時仲夏日在鶉  
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  
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  
流此詩上述邠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徐儼弦  
曰授衣家長授於家衆也一之口四句是未然事原其所以授

衣之故也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值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  
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卒  
歲中非特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裳裘至喜中非但爲  
祿入之有供亦喜士女之有穀必合一詩而言方見總揭之意  
○程子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以十一月爲一之  
日亦見周人以建子爲正朔之意○戴岷隱曰數窮於十自正  
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以十一月謂之一日避月言日者懼與  
月亂也○孔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  
徐玄扈曰顧東江時義講厥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烈云有風  
不待言也說詩如此實堪解頤先輩風流可想○上止言衣而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五

下兼言褐者九月衣已足矣十一月以後非褐不煖故也○范  
氏曰何以卒歲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許南台曰七月以  
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月陰而日  
陽此聖人扶陽抑陰意也○又曰註中衣之始食之始正對後  
章終前段後段之意二終字言○孔氏曰民之所用食急於衣  
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衣則惟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蚤月  
不作則寒時無衣事故偏急○楊升菴曰說文感羌人吹角也  
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栗烈謂氣寒凜  
冽使人戰栗也○沈仲容曰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  
二章因欲說蚤事故再提起授衣與首章實叙者不同○上介

甫曰以九月授衣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蚕○埤雅倉庚知分  
鳴鵲之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鳴鵲○載陽對前  
發粟烈者倉庚之鳴如今人作詩點景見是將蚕之候也懿  
之二云亦是詩家裝點之語說深筐便呆○徐傲弦曰玩執懿  
遵微行即可想見其旁求博采之勤玩采紫初印即可想見當  
時貴家大族都邑士女無不力於蚕桑之意而於春日遲遲有  
鳴倉庚女心傷悲又可想見一時情景之宛然蓋言之曲盡者  
也○孔氏曰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  
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劉寧之曰春日陽氣盛日  
所喜也日行比夏至後獨遲○凡此女工無不欣然而即事而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六  
中有一女乃獨慘然而傷悲然而問女何所悲女實無所悲也  
將及公子同歸耳閑閑說着模樣如畫○徐玄扈曰女心二句  
情真意切不過因治蚕而摹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來詩家體物  
叙事到結局處往往題外生意以為警策蓋祖述於此即此二  
語餘音嫋嫋不絕想見古人才情至如公子娶乎國中貴家力  
於蚕桑爰是言外之意了用此意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湮沉  
殊可嘆也○又曰治蚕之時正婚姻之候故毛公言春女悲秋  
士悲感其物化也蓋觸事成感以之興懷人情自爾後人春開  
秋興詩是其類也鄭箋遂以男女之欲為言覺少味矣  
又曰蚕之未出者以紫鬻而沃之則易出今養蚕者皆然故

毛傳云所以生蚕朱註謂蚕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紫啖之  
想未嘗目睹此事故特以意解之耳  
三章劉安成曰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蚕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蚕  
桑之備方始至預言八月載績又預恐來歲之無衣其慮之遠  
而備之悉如此○王符潜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觀此章言蚕績七章言稼穡俱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謂終  
而復始者也○徐傲弦曰上當春日而求桑為今年授衣計此  
於八月而預收荏葦為明年養蚕計上於蚕而采桑采紫此蚕  
事之始此於桑而條取荷取此蚕事之成蚕事既成又於鳴鵲  
之候而績麻以為布凡此皆染之以色而獻為公子裳其為忠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七  
厚如此○徐玄扈曰蚕月五句重單取意不重愛養意○程子  
曰蚕月當春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詩中  
所叙日月雖參差不齊而無月不備惟缺三月乃蚕月條桑正  
三月之候○嚴華谷曰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女桑乃桑樹之小  
者小而稱女猶今云女牆也○孔氏曰鳴以夏至來冬至去仲  
夏始鳴應陰氣之動○離騷云恐鷓鴣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  
芳言鳴也○瞿昆湖曰春帛是寒服秋布是暑服○孔氏曰易  
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註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  
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為裳○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故有玄  
冕染玄黃朱三色皆為公上若鄉民則編素足矣安所用之且

獻豪不敢言公而託言公子如左傳云稱太子抑無私之義然亦不是布縵之征特藉此以表愛上之誠耳○徐玄扈曰奉上非只爲禦寒將爲視朝視劍燕服蜡服之用也邪民忠愛雖一鵲然却不是感恩圖報若然是煦煦之恩而愛亦淺矣

四章徐傲弦曰上四句是感時屢變而知大寒之至下是及時狩獵而盡奉上之忠○章小東曰四月純陽用事然陽極于上則陰胎于下萋根於地故得其氣而先秀五月一陰始生然陰生於下則陽微於上蜩在於空感陰氣而始鳴○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故朱註只言陰之漸進而不言萋蜩所重不在物也與下章睹昆蟲之變化者不同○說文草木皮葉墮地爲種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八

○徐傲弦曰邪地苦寒故其民詳於裘褐之事其國近戎故其民勤於武備之修○又曰貉狐屬出爲狐狸之導所謂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狸而小文彩斑然○又曰古者狩獵之禮以講武事年年不廢故曰載績武功穉穉皆取其皮也○鄭氏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後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注云正卒羨卒盡行○徐玄扈曰私縱獻耕周禮所謂小禽私之大禽公之是也○何唯齋曰研皮未心中公子之用特邪民愛上無已故必欲獻之○狩獵不專爲君但於勤生中有先公後私之義○徐傲弦曰蚕績心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

敢忘君也邪民終歲勤動而其華美溫厚者必以奉君可想見其忠愛之至

葉桂山曰武功只是田事莫作講武績武亦只繼前日于務之功非謂年年相繼也

五章孔氏曰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閉塞官室之事○朱豐城曰邪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徐傲弦曰凡虫皆陰屬五月陰氣漸生故虫應之○陸農師曰斯螽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莎雞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六月振羽索索作聲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九

鄭氏曰自在野至入牀下皆謂蟋蟀○釋文屋四垂爲宇○說文半門曰戶○莎雞並無由宇而戶之事七月三句定當管下說○李迂仲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爲塞向墮戶之候○孔氏曰簞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隙能生寒而鼠又能生隙故室熏之使寒不得自內出塞墮之使寒不得自外入○陳行之曰春在野冬在邑所以節勞佚也夏則廬冬則室所以順陰陽也○戴岷隱曰十二辰至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改歲正爲農事已畢而言○劉安成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周洪謨曰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



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使謂邪風則然何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十月改歲言至冬歲事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矣

六章嚴華谷曰此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朱豐城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意非以爲常食也食有養之之意則固以是爲常矣然則菓酒嘉蔬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疾奉賓祭爲多瓜壺苴茶老者未必不食而不可爲常於此見老者常食稻食肉而於常食之外以菓酒嘉蔬致其助也此邪

毛詩微言 卷七國風

十

人之老所以無凍餒與○朱克升曰樽車下李真卽真李皆果名○又曰凡子命舉酒於長必祝賓主勸酬必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徐玄扈曰古人舉酒爲壽稱觴則稱壽此是常禮非必謂飲此酒遂得眉壽也若必以此酒助氣體則楚茨云以介景福豈謂亦以酒介之乎○毛氏曰春酒凍醪也○黃氏佐曰醪於冬用於春故云○薛方山曰據註亦去剛爲場之漸則輔氏謂此詩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細觀之亦有次序者得詩人之意矣○臞實未熟非擊不落故曰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孔氏曰樗唯魁爲薪○姚承菴曰薪樗者積樗爲薪也此虛字與采字對○藜藿藿食原是農夫

之裳瓜壺苴茶不是邪民偷處

七章薛方山曰此章重農事上不重治室上○徐玄扈曰稼方同也而卽念邑居之當修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功之當始此意如轉環轉輪相似不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又始彼其心易嘗頃刻忘農事乎故曰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語深得詩人之旨○朱豐城曰於其祭而納之見懼忻鼓舞之情於其亟而乘之見勸勉戒飭之意○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禾非徒黍稷重稼而已其餘稻秫放梁皆名爲禾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許白雲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章小東曰嗟我農夫勿作老者之命只農夫自相戒戒之辭○輔潛菴曰凡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總之曰我稼既同○李迂仲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茅以覆屋索以編茅晝夜兼爲正見其亟但語是相戒須從上一氣貫下方與始播百穀聯接得去○徐玄扈曰稼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爲農也要形容他一段閑閑皇皇惟恐後時之意○又曰說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中若老若幼行當畢力於農此外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此可想見一時憂勤之意又可想見日力積之風○徐傲弦曰七月一詩王氏書之矣而其民之終歲動動一息不暇至於入執宮功可以節三時之勞矣而尚不忘播穀之慮別酒斯

毛詩微言 卷七國風

十

享可以居一日之澤矣而尚不忘公堂之祝真可謂憂勤之者也○黃東發曰嚴華谷謂茅不可索絢取茅草將以蓋屋作索絢將以縛屋

未章許南台曰既相勸蒞冰而備祭祀之事又相戒滌場而行燕享之禮總見忠愛其君之意○章小東曰非亟趨冰後何以備君之禮非速畢場功何以致君之享皆見邠民預期如此○姚承菴曰見二之日不獨續武功又有蒞冰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有宴享稱觴一節皆是係於職分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農夫信無一刻之暇也○薛方山曰冲冲只急於取水之意○徐玄扈曰孔疏言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

毛詩微言

卷七國風

五

意前註云冲冲猶衝衝與此亦相似既義訓和却非○朱傳冰猶可藏猶字甚活非必俟正月蒞之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曹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於息滅於是開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在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袁元峯曰獻羔祭韭皆為啓冰而祭司寒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後頒之○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故先之所以急民也○霜降而後禾稼可收場事可畢故當此時而相戒便含舉酒

獻公之意在○黃氏佐曰斯饗斯字宜玩註速字正本解意若不容少遲旦夕也○徐玄扈曰九月肅霜不空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毛氏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嚴粲谷曰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呂東萊曰邠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其禮如此○朱克升曰疆竟也無疆竟則無限止

徐微弦曰朋酒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禮所謂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據相戒速畢場功則朋酒羔羊用以饗上其氣甚順而玩斯饗之云似足上語則以為民間之飲亦無不

毛詩微言

卷七國風

五

可○孔氏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黃氏佐曰蜡祭乃天子勞農以息之見於月令可考者也謂之民間之禮殆非與  
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致日未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昃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此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曠鳥獸氄毛○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其日甲乙其神勾芒律中太簇東風解凍蟄虫始振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在農事舍田舍東郊相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鐘是月也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饗廟○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始洗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是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是月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締蓬篚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蚕事○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神祝融律中中呂是月也天子始緝命野虞出行田原爲毛詩微言 卷七圖風 五  
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驅獸毋害五穀農乃登麥是月蚕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筵賓賜始鳴農乃登黍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鐘溫風始至蟋蟀居壁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婦官染采繡版文章必以法故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神尊收律中夾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音音觿中律中南呂昏風至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

糜粥飲食乃命有司趣音促民收飲務畜菜多積聚是月雷始收蟄蟄虫坏罅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是月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天子乃教民田獵以習五戎是月也草木黃落○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神玄冥律中應鐘木始冰地始凍是月也天子始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有司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飲獵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鐘冰益壯地始坼山毛詩微言 卷七圖風 五  
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塗闕廷門闌桑罔罔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是月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古者太史順時視音睇土陽瘴憤益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又陽氣具蒸土膏其動○左氏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朝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罔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稱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

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藏以風解而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

鄧潛谷曰吾於七月而渙然於天人之合也靡人非天人靡事非若天無思無爲日用飲食而質矣順帝則而無庸識知也古德之盛風本之本也○徐玄扈曰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克君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耀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爲教不過若世間一勤緊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纏綿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十六

基厚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又曰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之勞不過述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詞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載德銖積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讀詩至此乃具見古人言外之意○徐傲弦曰記云周公上聖日讀萬編公亦自稱曰多材多藝故凡詩書所載其出於周公者皆委曲詳盡若七月無逸東山棠棣信非公不能作也○昔人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曰昨日出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又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但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此三詩足發邠風之義

鴟鴞

徐傲弦曰周公以流言之近誣而慮王聽之不聰也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咎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王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播周公周公避居東都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東山詩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與師伐之而况王心方疑豈有不請於王而自誅管蔡之理如謂公受頤命以安天下不敢避嫌則既誅之後又何必避居東土斷以書傳爲正○劉安成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卽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蔡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跡亦未明故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十七

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風雷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篇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若曰又言仲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首章告之以無毀王室三三章承言所以然者以我於王室誠深愛而預防之其初所為極其勞瘁者正以王室之未造故也然盡瘁至此而王室猶然未安故末章遂言已所以作詩之意耳只疊疊相承說○徐玄扈曰通詩俱托為鳥言乃是暗比正意就說詩者補之下三章亦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大

自與鴟鴞無涉不必粘帶

首章許南台曰呼鴟鴞者呼武庚也敗管蔡者陷之於惡非陷之於刑戮也此詩歸罪武庚而於叔則有閔惜之意為親者諱也○當時畢竟管蔡挾武庚為亂但詩人只得如此說○鄧潛谷曰武庚於叔昵好矣而喻以取子比而逆則猶食之也痛之至也○程子曰鴟鴞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既取我子只借以喚起王室之不宜毀耳下申言取子之毒無非甚毀室之尤毒也○范氏曰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趙士會曰首章毀字便含有愛惜意室字中便含有勤勞意聖言自是意味深長

一章言及時圖治以防患於未然只重備陰用上至下民或取侮予只輕輕帶說以明已預防之密耳雖若意料其然而患生不虞意自在言外此與下章俱泛就平日說不指管蔡言乃制禮作樂又在迎歸以後事○徐玄扈曰謂之綱繆周公所以維持王室藻飾太平者何其詳也讀周官一書樞機周密品式備具真可謂綱繆矣○釋文桑土韓詩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許南台曰今此下民庶幾之詞意其可以免患也若作決難則翹翹漂滯處既不能通且與周公事迹不合矣朱傳深愛王室亦只在思患預防上生來○朱虛生曰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知其必無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周也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九

三章輔潛菴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据茶菴租則其所作之也先言手之拮据後言口之卒啻立言之法也○許南台曰周公平日握髮吐哺任賢高治真可謂拮据而甚病矣○吳省庵曰未有室家云者以天下之愛戴尚淺人心之歸附未深也○徐玄扈曰得茶菴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綱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緝以告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而一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綱繆牖戶中看出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處○論綱繆之時非不勤勞而拮据之勞亦其深愛之心無所不至處或以上為忠愛王室此為勤勞王室者固哉高史之為詩也○郭舉山曰疑當時流言必以

周公平日勤勞皆為已謀故周公言其皆為王室正以破其不利孺子之說也○輔潛菴曰流言以周公為已謀而公自以王室為己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徐玄扈曰五箇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無可他諉者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見匪躬之義下一予字見體國之忠

末章又曰羽殺尾敵在微彼桑土之後修政立事備而罔缺故曰或敢侮予天命人心凝而未固故曰予室翹翹○鄭氏曰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朱豈城曰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群情惑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間國勢之危甚於雨之

漂搖也○嗷嗷之鳴意在感悟成王而定王室非徒自白其心毛詩微言卷七國風

問鴟鴞之詩其詞艱苦深奧成王如何理會得朱子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徐傲弦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於王者惟自訴其忠赤比於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今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卽是可以律操懿之徒矣○徐玄扈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

東山

許南台曰四章歷歷有次序首言歸塗而有完師之處次言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言至家而慰室家之望末言及時而遂得女之樂皆採其情而代之言也○徐傲弦曰聖人所以感人心者以其心度人之心而下之人亦樂於効力而不患土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塗之遠歲月之久風

雨之侵凌饑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睹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身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

室家者其既歸而新婚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塗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其委曲詳盡如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李迂仲曰周在豈鎬管蔡

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曰東征○朱克升曰據蔡傳上篇是居東二年此是東征又自三年也黃東發曰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卽東征之後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東征又復三年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

作樂耶

首章我徂東山言其父是去時事我來自東言其勞是歸時事  
在東而曰歸則已幸其息歸塗而在車下則尤幸其完無非叙  
其情而勞之也○陳止齋曰悞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說文  
濛微雨也○驟雨猶可立待濛濛其苦不堪○程子曰濛濛之  
時羈旅愁慘○嚴華谷曰後山詩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蓋  
人情別家於久任之處猶可相忘至歸心已勤思家之情倍切  
耳○顧隣初曰西悲者以父母妻子之安否未可卜也○徐玄  
扈曰向未言歸乃心敲憤曰歸則西悲善言人情者也○吳省  
菴曰此時已在途我東二句特追想之詞○纔說起便悲即曰  
字可味○裳末之制將以易去素裳白鳥而制此卽不事彼語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生

意一直說來三監一靖四海未清所以不勝慶幸非以兵凶戰  
危而不欲事也○蠲在桑野爲得其所軍士在車下得得其安  
故因觀物起興而時雖未遂室家之樂亦已得免鋒鏑之虞矣  
緊緊重亦字說正喜其得完之詞○蠲有獨義又以絲自暴登  
善自完者也故以起興乃禽經云蜀不獨宿不知何物○程子  
曰蠲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嚴華谷曰古之用車止  
則爲營衛故士卒宿於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嚴華谷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果  
贏數語總屬想像而荒涼情狀宛在目中註亦可畏矣明是收  
上起下非正解也若實說可畏便情趣索然不可畏也亦非確

然的口氣猶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難道便畏而不歸但出外  
已久種種淒涼叢集意念排遣不開亦可係我之懷思而已八  
多說父母妻子聚於斯而不得不懷便是呆話○本草伊威多  
在下濕處常惹着鼠背故名鼠負○鹿性善驚廬舍無人故任  
其遊處○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熠言其  
光耳非螢也○鄒潛谷曰西歸可無畏矣而室廬在念蓋且悲  
且喜之詞

三章鶴鳴四句是述室家之望而征夫適至的光景有敦四句  
是述方歸之時而征夫感嘆的光景○孔氏曰鶴是好水之鳥  
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朱克升曰行者遇雨霑體塗足室家  
思念於此爲甚○軍士自感於鶴聲而諒婦當此時亦嘆於室  
總承上零雨來註亦思字可味○白樂天詩云想得家中夜深  
坐還應說着遠行人此卽婦嘆於室之旨○離家既久一旦言  
歸偶見有苦瓜繫在栗薪不覺嘆曰自我不見故鄉景物已是  
三年追憶去時恍然如昨方意剪伐之不免而今猶若此乎若  
喜若驚有無限感慨○唐詩始憐幽竹山窻下不改清陰待我  
歸味自我不見之語此詩頗得其趣○徐玄扈曰夫婦相見不  
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栗薪說他喜幸之意奇諷深遠具見才  
情○嚴華谷曰此說歸士有室家者卽所言其舊如之何也  
陸農師曰朔地蟻封其大如冢○徐玄扈曰蟻封名埳小丘

毛詩徵言 卷七 國風

生

經 63-563



亦名埵鶴鳴于埵自是雨微必謂蟻出埵而鶴就食之亦大  
附會矣○嘗見格物總論云鶴水鳥仰天號鳴必將有雨然  
試之又多不驗又禽經云仰鳴則晴俯鳴則陰亦殊不然此  
不可強解○蟬史云此鳥好晴惡陰將雨則鳴將晴則飛

嚴華谷曰未嘗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塗遇雨則勞自塗  
至家則喜時適伸春人情和悅與景相會也○劉安成曰上章  
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爲明不定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爲  
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以鳥之飛其羽鮮與女之歸其  
儀盛而九十云者猶今人言十分好也○羅氏曰鶴必匹飛○  
詩若直敘新昏之樂便光景易盡惟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此

毛詩微言

卷七

真結局妙境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事  
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朱子曰東山一詩曲盡人情方其  
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傳因倉庚之文并前熠燿亦作形容之語不知熠燿之爲螢  
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當以有鶯其羽例觀

破斧

許南台曰三章一意總言東征之役乃聖人公天下之心而非  
一身一家之計見從軍之勞皆義所不容辭也○陳行之曰破  
斧缺斨不過要業點一勞字不得泥說○徐做弦曰武庚挾三  
監以叛并奄與淮徐之地是東方之國皆復反爲商幾及天下

之半與漢七國之變無異軍士謂破斧缺斨豈虛語哉○又曰  
周公東征四句俱就周公心上說蓋自懿親倡亂四國咸懷友  
側之心矣公之東征討罪人而誅之蓋將使其知去順效逆者  
王法所不赦負恩干紀者天討所必加所以消其覬覦之心使  
之莫不正而後已夫莫哀於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臣  
而正之真若包四國於覆載之中而無一毫身家之念非哀我  
人之大而何○嚴華谷曰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彼雖自外於  
周周公一視同仁不忿疾之乃哀矜之勸拳懇惻若父兄之愛  
子弟直所謂哀我人斯也○朱豈城曰戮一人而千萬人服則  
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蓋匡四國正所以哀我人也○朱子曰

毛詩微言

卷七

聖人之心詩人真形容得出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  
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着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要也得只  
是護我斯斧莫將缺壞了此詩說極分明○鄒學山曰嘉本叱  
來休本道來蓋化而爲善則皆不累於私豈不是嘉莖渙合離  
則無不蒙其惠豈不是休○輔潛菴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  
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徐做弦曰周公之心軍士能言之司馬昭之心路人  
皆知之此可見忠臣篡賊之迹

薛方山曰或言四國既正則無復作亂者而斯人末無斧斨  
死亡之禍又似推出一層○嚴華谷曰詩人言兵器必言于

戈矛戟無專言斧斨者斧斨邪民用以採桑又斨為鑿屬錘  
為木屬以類言之皆非兵器周公奉命討罪遲之三年不為  
急攻計時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故言營其  
何能為但能被我斧缺我斨而已兵器元無損也○黃氏佐  
曰唐人詩云生民無計樂樵蘇故兵法以樵蘇有節制為善  
行師

### 伐柯

此詩作於既見之後故慶幸之意為多○朱克升曰伐柯事之  
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物有大小而遂其所欲則均可喜也  
東人於公未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喜之之甚故其言如此○

毛詩微言 卷七 國風

其六

公遭流言之謗而避居東土此聖人之不幸也若明說得見緣  
故是幸其有此變矣故見之難易只在心之傾慕驚喜上○徐  
玄扈曰正意宜含蓄不露東人之喜亦秉彝好德之良但得望  
見則以為幸至於公之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彼固有所  
不及計也○鄒巖山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  
所謂同牢而食也○陳行之曰流言入而君心疑避豆之踐將  
易為梁笱之悲矣公之不為棄婦者幾希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鄧潛谷曰  
伐柯必斧娶妻必媒喻公能為國以禮王為國其必以公也  
且禮有天則焉何遠之有我觀之子動如律也禮有別也奈

之何舍之為國也豈豆有踐蓋儀不可選之意○子貢傳曰  
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 九罭

許南台曰首章是得見而致慶幸之情下是將去而致願留之  
意○後三章與上俱一時事方幸其得見而又恐其將迎故其  
言如此○以公之忠聖而鬱鬱避居其土故東人不勝憤憤而  
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見公不以聲折於端摵而願以周旋於  
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去者其曰於汝信處信宿見將相為公  
之常居東為公之暫又隱然若有願公之迎者雖得公之意倦  
倦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沈仲容曰居東非東  
毛詩微言 卷七 國風

其七

征蓋避諱於野也東不詳地名意反而居魯時魯鎬西而魯東  
古者罷相則歸就封國○朱克升曰魚有鱗又有助之子有衣  
又有裳取兼備之意○設九罭之網而後得鱗鮪甚不易得也  
興已何幸而得見此九章之服○爾雅縵謂之九罭孫炎云  
謂魚之所入有九裳○徐玄扈曰想見一時人心扶老携幼喜  
躍不勝舉首加額相顧誇詡之狀○又曰衮衣繡裳與衛風克  
耳瑋瑩一例說服飾處便是說德不必說服以體重也只要形  
容快睹之意○埤雅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  
用為儀君子之道也○又曰雁多群而鴻寡侶○嚴粲谷曰公  
歸則朝廷有以處之必不欠留汝東土也所以風朝廷也

鄒潛谷曰公之孫而東也猶鴻之遵渚且遵陸也非其地也何可久稽公也今歸矣自是東無公所矣且不可復得矣○姚承菴曰鴻之遵渚遵陸亦偶飛至此與公信宿之意

末帝徐玄扈曰此只摹寫東人愛慕無極不忍釋然之意至於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不必說向公義一邊彼特自言其情如此○朝廷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為念則公之歸自有不遑恤乎人情者但天下可喜而東人則可悲故願於信處信宿之外得少留焉即以爲幸也無以無使一氣疊說方見情之懇切處

輔潛菴曰伐柯慕其得見九旒願其久留東人愛公有加而無毛詩微言 卷七 國風

已也○徐徹弦曰召公之南則愛及於甘棠周公之東則願見其衮衣於此見二公之盛德○茅鹿門曰伐柯九旒狼跋諸詩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懷戀公之困居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毛鄭諸家因悞解金縢之居東即詩所言東山遂混合而附會其說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

### 狼跋

許南台曰周公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已無所愧作而安重自如人亦有以諒其心而德音不瑕也○朱子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胡舉向上胡向上則尾寔至地○沈仲容曰狼善顧蓋多慮之物眩於利害則跋焉寔焉固

其所也○鄒崑山曰累於形者進退皆病周於德者無往不宜蓋天與也○韓昌黎云踈前寔後動輒得咎其言本此○徐徹

弦曰赤烏几几言公之踈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疑其進退自如無異周旋廊廟之日也德音不瑕言公之心忠誠惻怛昭然在人耳目雖處變之時人之譽之猶之無事之日也○程子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利欲之蔽也○詩人不欲使讒邪之口得加乎公故以孫碩膚來替出遭疑謗話頭若公自不致以無可議自處而孫之不居者然純潔無瑕無一可議者乃是公之大美不指勤勞王室言○顧仲恭曰公孫碩膚諱詞也說

毛詩微言 卷七 國風

者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爲也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如此則早已說明何諱之有○朱子曰如魯昭公分明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於齊如其自出云耳不曾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鄭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嚴華谷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善者或至於折屐詩以赤烏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視聖人矣

楊龜山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之遇諍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徐徹弦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聖人救亂之心其正大光明蓋如此○王守

溪曰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爲公懼風雷變聲人以爲公言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毛詩徵言 卷八 小雅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八

三韓 楊芳興淳然父 參訂

鼓國 盧慎言潯水父 校閱

小雅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燕饗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後非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以爲變云然黍苗崧高皆咏召伯之管榭鴻鴈雲漢皆咏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蓋難言之矣○陸德明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皆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黃氏佐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於孔子而出於序永可信也蓋詩以先後爲次序故二雅首文武成康而以厲宣幽平繼其後風亦然○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又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鄧潛谷曰古后王會朝受齋若燕饗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饗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

毛詩徵言 卷八 小雅

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鹿鳴

徐傲弦曰首言將其禮意而庶幾其示我周行後但曰式燕以  
敖曰燕樂其心而乞言之意隱然言外蓋不敢必也亦見詩人  
雋永之旨○張七澤曰反覆此詩禮意優洽情辭懇款藹然有  
推心置腹之意

徐玄扈曰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首章乞言也次章憲也  
三章言安樂其心并憲亦不待言矣朱傳到底尚說敖示恐  
非

首章瞿昆湖曰典意見鹿聚於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於燕  
毛詩教言 卷八小雅 二

其情適故其言盡○毛氏曰鹿得萍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以  
與嘉樂賓客常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姚承菴曰鹿之優游  
於野初亦無求於人有賢者養重意在○劉寧之曰饗者烹太  
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敵比之燕禮為盛○李實  
之曰享在廟燕在寢享重而燕輕○又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  
吹笙奏南陔以下○薛方山曰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  
詞笙堂下之樂立於懸中有聲無詞○燕飲只藉以通上下之  
情不重自道其禮意之厚上○姚承菴曰人之好我不即指嘉  
賓說謂我以此待賓此何以故正以人之好我方示我以周行  
所以求之者必勤懇而後可期嘉賓之樂與也○徐傲弦曰人

之好我言嘉賓素有忠愛之心而情適於燕饗之時庶幾志意  
展舒而言語得盡若君以燕饗結其臣之懼心則非所以為君  
臣因君之燕饗而後輸好我之忱則非所以為臣矣周行者有  
公平正大之體而非偏伯小康之術也○又曰君臣之間尊卑  
迥絕堂陛森嚴雖其君能推心置腹樂於聽納而稍有形迹之  
存尚有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慈惠流通情義兼至使之形  
迹盡忘肝膽畢露安能必其盡言哉

二章黃氏佐曰德音三句大約言嘉賓之賢如此非謂其先有  
所教示也註示我者深乃推高一層語還是言外之意○徐傲  
弦曰德音乃嘉賓之德傳播於人者所謂實大聲宏也若聲聞  
不本於德是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而已先自處以薄欲使民不  
偷難矣○葉臺山曰周時民風豈有佻薄視民不佻只化導之  
使本厚者不流於薄耳若返薄還淳恐非周家氣象○視只表  
示之義謂其德足使民如此不就民已化言○黃氏佐曰君子  
泛指在位而含王者在其中○式燕以教承上沐其身教來言  
嘉賓雖隨處皆教而吾又欲與之敖遊樽俎間庶幾情意款洽  
或更有忠言之啓沃耳○遨遊是燕飲時利順從容之意盡其  
歡也假此以遊衍其心只一以字可味

毛詩教言 卷八小雅 三

鄭氏曰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唐純宇曰德音當作厚德  
之音說蓋周家以忠厚立國其所望於民者厚而所尊之賢

亦以厚德期之也○徐玄扈曰以教者正以其動靜之間皆大道所著而莫非教示也

末章章小東曰此詩本重燕飲故當以酒為主若琴瑟之類不過侑觴而已○唐純字曰鼓瑟鼓琴雖是疊語亦有一而足之意照湛字可見教示無已不是時時教之只聲竭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湛乃正欲以深入其心也

鄧潛谷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王師臣者帝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又實幣帛於匡篚以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徐微弦曰朱子以鹿鳴諸詩為工歌清廟

毛詩微言

卷人小雅

四

之詩為升歌豈亦有辨與蓋工歌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聞而歌之也升歌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潘笠江曰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饗肄業亦及之○鄉飲酒注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倣也四牡采其忠孝之志也皇華采其欲咨謀於賢者也

四牡

此王者代使臣之詞故其言私情獨重然忠孝不能兩全求以盡忠自然不得盡孝則公義亦兼之矣○唐荆川曰上四章言

探其情以使臣真有是情也末章來論則臣所未必有者故曰設言○徐微弦曰首二章言懷歸之情雖切而制於公義所以不得遂其私情三四章承言既不得歸則父母有不得養能不感願雖而自傷乎哉末章遂欲以此情告君庶情之得達而慰其懷歸之心也

首二章何確齋曰兩懷歸處俱含思意在王事靡盬俱屬好意思非懷不平如北山之例○董氏曰亥海為鹽煮池為鹽豎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黃氏佐曰鹽亦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又曰傷悲見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陸農師曰駱馬最耐勞苦○啓處且不

毛詩微言

卷人小雅

五

遑安得歸而慰吾之願亦重私恩一邊○項容齋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則疎身居則坐也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

三四章鄭乾齋曰物猶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至謂翩翩不如恐詩人未有此意○朱傳使人乃勞苦于外時起人君不自安之意或泥此而謂王者自言誤也○左傳注鵠鳩孝故主教民

鄭氏曰鵠鳩之慈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樹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屬之

末章黃氏佐曰首只再提出使之事以起下作歌之意徐玄扈

曰將母來論非有所要於君也欲其體悉哀憫知其有如是之  
苦耳王者代爲之言如此問此歌者能不撫心感泣而誓以死  
報者乎○誼出奉公敢望免已之役但以此陳情庶使九重深  
遠亦知千里之外有此不遑將父之子耳

朱子曰大雅氣象宏濶小雅說得精切至到如既云王事靡盬  
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徐玄扈曰  
四牡采薇出車杖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  
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  
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託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

之懷此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六

曰將母來論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  
於黼屨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腹盛世君民一體至於如  
此因想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刺淫間或翠書  
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假令四牡杖杜無禮  
經及左丘明文可據有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  
雖百口無從辨矣

鄭氏曰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皇皇者華

唐荆川曰首章述其心慮無以盡職也後四章述其事求所以

盡職也○朱子曰此詩若以戒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詞以  
發其懽欣之誠心則臣下意氣哀落○方遣之時固應激以  
公義所以絕口不道及私情詩之曲當如此

首章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註中常字  
正於每字上看出○徐玄扈曰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  
也○朱豐城曰爲使臣者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  
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

二章以下陳行之曰走馬曰馳策馬曰驅馳驅云者不憚涉歷  
之艱險也○朱豐城曰諷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酌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七

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朱克升曰所以諷謀度詢者以有靡  
及之心而然也○黃氏佐曰諷謀度詢只是問耆老求遺逸恤  
孤寡舉廢墜使上情無不宣下情無不達是也或以爲求賢自  
助又多一層事蓋向焉靡及若有所缺然今無不盡則缺然者  
補矣非謂補聰明之不及也○左氏傳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  
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輔潛菴曰程子謂咨訪  
使臣大務蓋謂人君正以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  
而達下情爲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朱克升曰皇  
華遣使諷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職歸則忘勞也

○姚承菴曰四牡皇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歸曲



體其情也遺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勗也

常棣

徐敞曰通詩以莫如兄弟為主而下即發明莫如之意夫以事論之禦侮凌於急難急難凌於死喪若以情義論之至於鬪狠則其薄甚矣情義既薄而猶同心戮力所謂天理之不死者於此見之但天理每全於患難而人情每蔽於安樂故六章以下復言安樂亦須於兄弟而末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也○又曰今人善作文者不過說自安樂而患難自患難而死喪皆有須於兄弟則為詳於言矣此却先把死喪說起而推到安樂乃事愈輕時愈暇而兄弟之情愈見其不可解則所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人

謂莫如兄弟者瞭然可想矣常棣非周公不能作信夫○張七澤曰此詩從容委曲深入人心有悠然不盡之思

首章華之由中發外亦是一體而生故以不莫二字相呼而為兄弟之與○凡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見其情義真切未有如兄弟者不然苟非天性之親其休戚未必與共而况其他乎○黃氏佐曰此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嘆不盡之意斯周公之心乎

毛氏曰開常棣之言為今也○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孔氏曰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玄扈曰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為麥李一柎輒生二萼兩兩

相麗故稱韡韡與取兄弟同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

何必以常棣比兄弟乎乃知古人比興定非漫然揚用修解

華不注山亦云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於水

二章陳行之曰死喪已是變故而原隔之求又就死喪中舉其

甚者言之獨言兄弟者此古人矯弊之言不無偏重不然兄弟

之外其相求相恤者尚多也○惟積尸故用求此時只有兄弟

宛然更誰可恃者玩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爾

三章以春冷不得自休與兄弟不得自逸○嘗親見春令身狹

而長其行首尾皆動飛則悲鳴迫切若被搏擊者然且尾與首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九

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益信詩人狀物之妙○嚴華谷曰小

宛取義於飛而此詩取義於行故獨言在原○會經曰春令友

悌注鵲鴿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急難只是患難註有急難便

當相助可見至兄弟相救意却於朋友承嘆中照出○徐玄扈

曰急難還是相救意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

急人之困○又曰朋友不能相及惟兄弟乃能相及其勢自爾

○陳行之曰如父母在不許以死不得如兄弟有赴難之理也

然玩一或字亦不得說壞朋友○蘇穎濱曰人之急難相救不

舍斯須如春令者惟兄弟也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故

此詩每以告之

四章徐玄扈曰闢牆禦侮已是人欲昏迷之極而良心猶然真切天理所以長存人心所以不死也章法神品○趙士會曰人方闢牆此中豈能遂平而一遇外侮真心不覺發見把關狠之事多忘兄弟不藏怒宿怨只是這點真心○無戎亦只勢有行不去處非其心誠然也○劉寧之曰死喪外侮之來室家或懷異志朋友愛莫助之而問其相求相恤者非孔懷之兄弟則關狠之兄弟也念之令人惕然○輔潛菴曰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關闢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此際後見分曉

五章徐玄扈曰此承上接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十

情老於世故者也章法妙品○因上死喪等而泛論其理實不粘上說喪亂既平便是既安且寧非兩層意○唐純宇曰可與共喪亂之兄弟時非不在也而已視之喪如矣雖有字可味○王原夫曰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安樂多為物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此卒章有究圖之語○人於疎遠則恩情易見而於至親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謂實然故其怨每不可解試當闢牆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莫逆之良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彼視兄弟不如友生豈永嘆者愈於急難無戎者愈於禦侮耶必不然矣○顧隣初曰

人當安寧之後而反薄兄弟正為不知安寧之須兄弟故耳遂以下章接之

王介甫曰人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

六七章既具即莫遠其邇之義既翕即式相好矣之意○徐玄扈曰此二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看便了此旨假令室家會聚妻孥燕婉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睽違於異域或相怨以一方忽焉念及能不凄然此時縱能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冲冲悒悒既遣邇來何湛之有○邵嶧山曰孺者其誠相悅而無偽有纏綿不舍之意在○黃氏佐曰好合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十

勿就燕飲言但言其平時如此○李應仲曰顏之推嘗云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學則連業庭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所以乖爭未必不本於此○此承上說來見不特朋友不如雖親如妻子亦似不如正發莫如之旨○鄭乾齋曰子固天合妻亦非疎不得抑揚太過末章徐玄扈曰凡人蔽於物交主於先入則天理漸滅內求諸心真情實理自在究圖不是懸空思想直是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也且如火藏於灰間忽不見若能尋得光焰自在也○又曰凡人疎於兄弟皆緣不思提醒世人最為警切不可輕易看

過○兄弟可以宜室家樂妻孥而人或反以室家之好妻孥之故而疎於兄弟者吾不知其於人情天理何如也○呂東萊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凡學蓋莫不然○張七澤曰是寃是圖豈其然乎乃問詞也如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照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葉桂山曰寃有推極到底之意圖有揆度擬議之意其旨一也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謂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故作常棣之詩以燕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三

兄弟至厲王之時素其宗族召穆公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故曰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徐玄扈曰鹿鳴諸篇詞多和平此篇多激烈之氣哀婉之詞意若有所懲創則爲周公東征以後之作斷然無疑○黃氏佐曰篇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哀痛之心猶惻然言表東坡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問此最得周公之心

伐木

徐微弦曰首章言人當篤友下言盡所以篤友之義也○君臣而曰朋友以其在燕而言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志同始見是王者氣象○潘登江曰求友之道首章盡之蓋乎感以德相契

以心此求之之道也若燕飲儀文雖待士所不可缺然謂友道盡在於斯則亦飲食之人而已何以成隆古之盛

首章真西山曰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以其聲相求也○將以鳥之呼羣起人之求友故先以伐木與鳥鳴而遂以鳥聞論之如此○鄭氏曰嚶嚶兩鳥聲其鳴之志有似於友然選處喬木者求其尚在深谷者○姚承菴曰出谷遷喬亦有向於高明意人欲求進於高明舍友生何賴焉○唐荆川曰求友只是人道當然未便說到須以成德上○徐玄扈曰神之聽之即居高聽卑之聽蓋鑒視之也○又曰終和且平者天地交而成泰也特託神言之○張七澤曰和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三

卽所謂天下泰和也平卽所謂方隅砥平也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同意○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朱子曰若能盡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以和平之福○葉桂山曰着一終字見今日固已和平到底亦復如是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朋友氣類相從亦如此○朱豐城曰聽有順從之意蓋使之遂所願也和乎猶和好終和且平恒久不渝也○以和平屬神作終無怨恫之義其理更長

二章黃氏佐曰以伐木無不盡其力與篤友無不盡其情○李氏曰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閑暇之時則醴酒肥粢

召朋友而晏樂之○劉寧之曰以筐曰醴以藪曰滂即今醴酒也今人用布帛爲袋古則用茅草包裹之○劉氏曰蓋入則寤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許南台曰諸父諸舅一時俱燕而立言之間以親疎尊卑爲序○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異姓曰舅○徐玄扈曰微我二句語意最難幹旋若只似免咎塞責話頭遂失本旨註中有故二字正解適字見幹旋之妙○輔潛菴曰微我弗顧微我有咎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過念夫朋友且於朋友之義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嘗生於逆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不問彼之於我何如誠善處朋友之道也○陳行之曰寧適之寧猶就使之義若以寧可爲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說則於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非所爲厚矣

徐玄扈曰寧其適有事故不來乎得微我有咎致之疑而自反必欲致之

三章黃氏佐曰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與設燕必於所親之人○陂者曰阪爾雅阪地不平也○鄭氏曰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許南台曰尊者不敢必其來至同儕則曰無遠立言之法也○有酒而下雖只就兄弟說而意自總見何必兼上諸父等言○徐儼弦曰民之失德二句此比方之詞猶云百姓之家只慕羹藿食不以分人便至有失况在王家其可自處以薄乎只引起下意非有所懲創而然也○何積中曰彼有不及我無所譴

則失德之云何與於已○劉寧之曰今人謂乾飯爲餓卽今炒米之類○蘇穎濱曰君子於朋友故舊無所愛不以有無爲辭盡所以樂之也○有酒六句一氣說言我有酒則滂之卽無酒亦酤之而相與鼓舞以爲樂但一及閒暇便與飲酒也玩一迨字兩矣字直是汲汲皇皇無時不在心上特以幾務殷繁雖有是心而未及盡是禮耳夫酒豈真待於酤樂豈真親爲之鼓舞特形容情之切至如此苟失德之愆可免而和平之福庶幾可致矣○鄒嶧山曰鼓舞卽燕飲中事不得以禮樂分言○滂我配我等此古人倒句法亦是王者之主念欲然原非實事○喬君求曰滂我酤我連用五我字詞氣婉篤諄至事求其在我所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五

請先施之也正與微我有咎我字相應○陳行之曰迨我暇矣有一暇輒飲之意楊堞山云常期則不定也倥偬則不舉也正得此旨

丘瓊山曰古者人君之燕有因祭而饒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中庸燕毛序齒坊記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是祭畢而燕皇華所歌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滂矣則是因閒暇而會也○鄧潛谷曰鹿鳴之詞篤而敬伐木之詞和而親師友之別與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焉○徐傲弦曰首三章言天之福君而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高大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後三章言神之福君而因以日升月恒喻其福之進盛以南山松柏喻其福之悠久通詩皆祝願其君而文意重複亦見其愛之深至如此○又曰人臣受君之恩雖竭力捐軀莫可為報故托之天與神以答君之賜焉若曰惟天其佑之惟神其嘏相之庶出吾力所不能為之外聊藉以盡臣子之心云耳○陳行之曰通章不用一頌禱字蓋直言其福以答君也然曰戩穀聲宜曰偏為爾德於稱頌中微寓箴規倘即其示我周行者耶

首章徐傲弦曰天保二句未便說福只是享雍熙太平意下言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去

獲福之隆正見其所以保定也命不於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保定之而又極其固其佑之者至矣○又曰造化無全能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也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歐陽氏曰詩人爾其君者益稱天以為言○朱克升曰無時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無事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又曰庶猶所謂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黃氏佐曰語意猶云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次句即足上句極其形容之詞○程子曰除更新也日進之義○除字奇字法妙品○姚承菴曰重看俾爾字何字以字方見保定之固處

鄧潛谷曰天定王心俾王單厚下下也而何福不除也天下之益無方多受益則多受祉也夫單厚自盡也多益盡人也然後善美盡而大脩戩穀也

二章黃氏佐云戩穀聲宜俱在福上說故註言猶其曰單厚多益也或作政事而以宜民宜人當之非是然看來事皆盡善是亦福也永錫爾極非福而何○鄒嶧山曰戩穀二句一意看言俾吾君事皆盡善而無一之不善也一正一反相足之意○徐玄扈曰宜者恰當之謂與善字意同○又曰受者我受於天降者天降於我註有以字而又字說得天人相與之意出○唐荆川曰惟能受之故天降之受字有力正明德維馨意○惟日不足是福多而日少之意若作日日予之不以為足便是呆話○許南台曰本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若見日之不足耳與書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意同○言降而又降永無止足之日也○三章徐玄扈曰只是將可大可久翻覆說○爾雅山脊曰岡大阜曰陵是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徐傲弦曰川是活的只著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山是塊然一的必曰山曰阜又曰岡陵方見積小高大意此詩人善行文處○黃氏佐曰以莫不增總承上說蓋興增二字聲相應而義相承也

郝鹿野曰三章六章皆自為一章之意非擬上文之福也此說儘脫灑得詩人之旨

四章歐陽永叔曰非惟天福我君至祀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徐傲弦曰天心仁愛人君故直曰天保定爾若神則須有感通故言祭祀以起下卜爾意然非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獲神休之說也○許南台曰詎曰卜柔日也大夫先與有司擇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以選士齋戒謂七日戒三日齋之潔於內也滌濯謂洗祭器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致潔於外也○鄒嶧山曰儀禮有饔飧註炊黍稷曰饔傳言酒食蓋兼指載清酌滌菜盛之事○爾雅註云祠之言食也祠新果可祠也嘗嘗新穀也○朱克升曰必述假辭者明其出於神意非無徵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六

之言也○禮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姚承菴曰卜字不作期字解蓋凡人所疑受皆自平日所爲卜之孝享如此卽萬壽可卜矣固其所必然者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  
五章徐傲弦曰萬壽以一身言多福以天下言人君富貴已極所難必唯壽願以萬壽欲其常爲天地山川民物之主也至於民性之淳民德之厚則又以天下之福爲福非止於身矣○謝氏曰不澆薄以作僞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太古之民是之謂質○王介甫曰日用飲食民無所施其智巧也○輔潛菴曰民在其君德化之中由之而不知○沈道岡曰民惟質實無僞

乃能偏爲爾德是一串意幾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嚴華谷曰德者民心所得而曰偏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黃氏佐曰助爾爲德是群助之助非補助之助○趙士會曰民無心君亦無心而神實司轉移之柄所謂若或使之也○徐玄扈曰通詩皆稱願其君受福之事只偏爲爾德一語便會規諷意君如不德民何則焉見古人立言之妙○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九

徐傲弦曰此詩言羣黎百姓而竟典亦曰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黎民百姓何以分蓋古者天子因生以賜姓賜之姓者有限故曰百姓若黎民但謂之黔首而未有賜姓也○張說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  
末章歐陽永叔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久不虧壞之物以爲况○只空空狀福之進盛悠久不必拘拘粘上神錫之福言○徐玄扈曰日升月恒呂氏謂有進無退是也○就盈就明只日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卽蓋髮髮上進之義○月滿則虧日中則昃故獨言恒升但時方祝君不得顯言虧  
晏第云既盈之月中天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自渾然○謝韋紳曰不蹇是無損缺指山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全體言○徐玄扈曰或者不知誰何之詞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舊

禮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或是字法妙品

徐傲弦曰鹿鳴以下五詩周王至誠懇惻發於由衷故其臣答之亦周悉詳盡忠愛藹然千載而下猶想見周家忠厚○鄧潛谷曰天保以上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雅道具矣乃推轂而遣帥歸而飲至散軍而勞旅威將之以燕饗樂歌故能內順治而外威嚴周過其曆有以也

采薇

薛方山曰首五章是述其出戍事末章是道其歸時事首雖兼叙其情而諷以義為多至於歸則公義畢矣故獨本其情言之蓋出而激之以義則人思奮歸而憫之以情則人忘勞言之曲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手

中如此○通詩皆預道之詞○徐玄扈曰篇中或述其事或述其言或述其情隨文認取可也○彭廬陵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士大夫以休為心有不待勉者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苦我不可無辭以遣之

首章朱克升曰詩意正言出戍之事非為采薇作也但將時事為起語耳○嚴華谷曰雖託軍士自計之詞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程子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莫也○徐玄扈曰歲亦莫止勿作怨辭○瞿昆湖曰嚴狃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皇啓居○王陽明典試東魯經統皆公手筆其講嚴狃之故云使或得肆猖獗則腥膻之憂

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將遂及於吾民悲壯激烈忠憤之氣足動戎行○熊弗軒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雷屯以防之

二三章采薇自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實只一時事○方憂歸期之遠而又重以饑渴之困百憂叢集故云烈烈此是王者體悉人情處○唐純宇曰憂心內須會舍室家說方與靡使處有情○我戍未定或泥在塗未至戍所非也若不畢戍安有定時即靡使歸聘亦戍人沒奈何之語不得別生意見○徐傲弦曰兩番戍者皆在疆圉正吾人戮力同心之時更有何人可使歸而問室家之安否○出戍則今年之三月而微成歸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手

戍則來年之十月而歲莫故又以為典○盛暑非無陰故四月而靡草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齊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名陽月○憂心孔疚承上靡監不遑來其憂似不為身計者正為勤勞王事至於甚病故此行誓不與虜俱生而無望生還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歸曰來○沈遵岡曰言情處委曲悲傷言義處慷慨激烈自是動人○朱克升曰上章國事為重而家為輕下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皆所以教之也

四五章薛方山曰一是與其軍容盛而相期以克敵一是叙其兵事餘而相戒以備敵雖分屬戰守乃戰只是心上期許原重守一邊所謂以戰為守則守可固者也○徐傲弦曰彼爾二章



此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虞騎之衝突也  
自晉敗於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不復觀矣○沈仲  
容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動則足以衝突止則  
足以管衛車之利大矣鄭氏曰彼爾常華以典將帥車馬服飾  
之盛○章小東曰對敵有革車馳敵有輕車橫陣有廣車負重  
有輜車惟路車乃天子之命車與戎車有辨○陳勿溪曰豈敢  
定居要有養威蓄銳意不就攻戰說此是來則禦之而下是去  
則備之也○徐儼弦曰朝廷之內尚有宵旰而未遑者邊陲之  
上尚有虔劉而可憐者此豈將士安居之日故豈敢只宜空說  
非謂不敢恃其車馬之盛也戍役脩邊實未嘗與虜戰一月二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捷特言此以作三軍之氣耳○余少從范訥齋先生受詩先生  
論君子之車處云方輪輻就道而天子已望吾捷音之至矣爲  
之躍然至後一月三捷人多說戰尙不勝非所以報天子先生  
云時方行師安得出此不利之語當云我行不來果何心也而  
敢畏戰乎其說詩解願如此○章小東曰君子小人不重上下  
一心重在戎車所資以爲用上○黃氏佐曰遣戍而兼言君子  
特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徐玄扈曰君子依此車以運  
籌而決勝小人隨此車而進退以止齊○又曰讀君子所依二  
句想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極是兵家  
根本之策若以房琯爲口實幾於懲噎廢殄矣豈古無以步騎

敗者乎○鄒嶧山曰腓芘也進而部伍賴爲捍禦之資退而營  
衛賴爲歸宿之地○腓足肚也易之咸艮皆非象於腓以著其  
隨物而動○孔氏曰弭者弓鞘之名弛之則反曲○陸元怡曰  
魚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  
日字重看卽此兩基之內宜無日不然○朱克升曰上章不敢  
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以教之也

末章孔氏曰此遣戍役預叙得還之日總述往返之詞○上旣  
人懷敵愾之心則徵稅可平而歸期可卜故此預道其事○程  
子曰春往冬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思歸之切○薛方  
山曰昔我往矣四句重雨雪之勞上蓋出車起下懷歸故所重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五

在久此起下傷悲故所重在勞○謝氏曰依依者初抽條時嬌  
孀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九重之上惟見昔之遣戍而往今  
已畢戍而還以爲歸塗信可樂矣而孰知夫雨雪之交馳又益  
以周道之回遠重以飢渴之艱辛有如是乎君門萬里詎識邊  
情千里歸塗轉成傷恨所謂莫知我哀者也○徐玄扈曰君勞  
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  
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也章法神品○姚承菴曰方  
遣戍之時直說到言旋之日而終之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見  
征夫一段悲傷勞苦我皆知之而皆能爲爾道之爾行可無復  
顧慮也

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謝登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常以東山合觀

出車

徐傲弦曰一章始受命而行也二章戒懼之心也三章奮揚之績也四章往來之勞也五章室家感物而思也六章將帥成功而樂也○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吳師道曰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有終非但曲盡人情抑且當乎理義詩之善言如此○蔡我齋曰是篇或述將帥之詞或述室家之詞或為詩人之詞蓋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五

相錯而成篇者  
首章薛方山曰惟大將承王命之重則趨事不得不嚴故以召僕夫繼之○徐玄扈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於君故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徐傲弦曰自天子所二句只言其承命之重不是師出有名蓋師之有名無名在天子不在將帥也○又曰左傳某人將上軍某人將下軍某人為右可見古之御者實與將軍比肩此詩所謂僕夫非與卒伍等也觀次章僕夫况瘁則可見矣  
二章丘氏曰將言建旄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徐傲弦曰設此旄矣二句首當云以統前軍固有旗矣而此則設之以旄

建之於旗固有旄矣而此亦建之以旄如此則下彼旄旄斯不假費詞而自明白○毛傳旄旒旒垂貌有飛揚之義○陸農師曰旄示勇捷也兵家後陰取象鱗甲龜蛇曰旄示威武也○旄不設隊伍恐不肅旄不建兵氣恐不揚故特兩言之○憂憂悄悄只是臨事而懼惟恐不能平敵以赴君上之命非鋒鏑死囚之憂也為僕夫者其情況亦至憔悴乃將帥有以感之語意仍歸重將說○金仁山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士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也

三章程子曰此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畿稅之地而成之○徐玄扈曰往彼朔方是據城以保障堅壁清野以扼其前擬其後非築城也○向懷焉曰天子命我二句全重振作士氣說我南仲不敢負天子爾多士其可負南仲哉自是朔方一鎮胡馬不南獵祝于襄直談笑而定耳○徐傲弦曰天子之命而在於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廟謨而務為設險守國之圖天子之命而止於城朔方也尤當曲體君心而毋為邀功生事之舉○鄒嶧山曰赫赫是威靈氣焰見於守備之時者于襄要之不假攻戰虜自不敢犯邊雖因守備有道亦須本奮揚說○葉桂山曰此章傳命與首章不同前欲其急於行此欲其嚴於守

四章徐傲弦曰昔我往矣至末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意宛然言外蓋觀於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於嘒嘒草蟲趨趨早蚤而閨闈之憂思可想觀於春日遲遲與卉木蒼庚采繁之盛而斧鉞之精彩亦可想見詩人之善於立言○王事多艱大都因玁狁內侵言○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五章朱克升曰此與草蟲意同但彼為婦人之自述之詞此則述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徐傲弦曰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伐斷為室家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美

料想之詞○徐玄扈曰薄伐西戎只是擬議之詞蓋室家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正是詩家三昧若作實說去以千里○或曰西戎之伐果無此事序何以言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曰北狄天驕自古為患文王之時昆夷駸矣則西戎間雖侵畧為患亦微擬於玁狁小大迥別南仲既為大將自宜兼靖二陲而室家憂其不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指二義要不相妨若作實有是事便是痴人說夢也○又曰室家方思惟猜度而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真詞家鼻祖○呂東萊曰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非室家思望之語不知詩人替他摹寫非純出彼婦人之口也

末章劉安成曰此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玁狁為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之大也○鄒嶧山曰首只叙其景物如此而大將之歸途逢此時乃見可樂○卉木之茂禽鳥之鳴總是春日中光景而采繁之盛又即乘春而有事者當以春日作主○徐傲弦曰訊獲醜時說以此詩遺帥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說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戮一人總之未諳詩人之旨大抵古人文章有褒美之體核實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未實戮一人即言執訊獲醜亦非過詞也此等宜活看○又曰玁狁于襄自城守之時言

毛詩徵言 卷八小雅

美

其功在一方玁狁于夷自凱還之後其功在天下○始也侵陵之患掃而除之猶以南仲在朔方耳既歸之後而玁狁蕩平自是天驕不復反矣所謂于夷者也  
輔潛菴曰首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固不貴於畧地屠城喋血與戶之事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不戰而平玁狁義勝故也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與  
○潘笠江曰王與天子諸家以為指殷以文王未嘗生時稱王也竊疑采薇出車杖杜必武王受命追王之後周公制作時所作不然書稱獨夫紂又曰商王受自絕於天豈於遺勞燕享之

辭特崇殷號歌奏於尊俎間必不然矣○疑必周初勞帥之詩  
彼皇父當宣王時已稱南仲為太祖矣

杖杜

徐敞茲曰首章以戍畢之期望之大章以至家之時望之三章  
過期而憂乃以車馬而料度之四章則承言過期不至而有意  
外之患故且卜且筮而無所不為也但想及於車馬猶未有恐  
懼意至卜筮偕作則皇皇而不寧矣○又曰此詩四章不曰征  
夫歸止即曰征夫適止未嘗有夫征不復之虞正見其師之完  
也然亦惟太平之世故有此詩若唐人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裏人則讀之者可為傷心而亂世之景象亦可想  
見矣○是詩皆述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喜蓋望極待慰喜  
不待言而樂後思苦感慨更甚故特叙其思望之情以悅之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天

首三章典感杜杜難以識時叙之變而取義於杜亦因征夫在  
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劉安城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  
采薇遺戍預言歲亦陽止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亦以日月  
陽止而知其暇也○徐玄扈曰首章念其當暇次章念其當歸  
朱傳於首章便說易為而不歸說者以為未當不知此語正解  
經妙處後人自不曉其故耳○戎務一閑便望征車旋返室家  
迫切之情故應乃爾○姚承菴曰思婦數日而過故言繼嗣我  
日○許南台曰日月陽止三句總是室家自衍之詞而冀君子

之將歸勿復作詩人口氣○呂藍田曰卉木亦妻然有葉則春  
將莫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丘氏曰妻  
妾新葉父母君子之父母也○徐玄扈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  
悲過期而不至則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此見古人立  
言之法○車敝馬罷亦只在久戍上意度如此

末章毛氏曰逋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徐玄扈曰  
而多為恤大全以為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何嘗不是但并  
此不說却有無限凄楚○輔潛菴曰憂心孔疚行者過期而不  
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征夫不遠想料之詞征夫適至決定之  
詞○朱克升曰繇辭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徐敞茲  
曰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著龜不相襲今日偕作見其  
情之不得已也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天

輔潛菴曰勞帥勞後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賞  
之事何故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下不  
以賞而望上上不以賞而誇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王氏  
曰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曲而形諸歌咏則下悅之出車杖杜  
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下悲  
之揚之水鵝羽是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

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樂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劉須溪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辭也吾甚笑東晉補亡之無謂○嚴華谷謂本無其詞則無由有其義今序說具存必其後亡之然序說之附會多矣恐其言亦未可盡信○鄧潛谷曰雅道備於上孝德達於下然後萬物盛多故魚麗品物阜也是王道之終也○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為辭定出後人之附益先儒所以因此而并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手

徐儻曰六章總是極盛而曲全反覆詳委方見其優之至○朱子曰魚麗諸篇皆道主人以饗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詞者漢書載客歌麗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耳黃東發曰曲簿周匝魚之入其中者無得而脫後世魚麗之陣取義於此○朱克升曰此不主言魚特借之為起語但醫中之魚既有鱠又有鯨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者兼備為興○許南台曰君子有酒猶今人云設酒也言酒而微在其中○輔潛菴曰後三章乃重嘆前三章多旨有二字○前者一旦字後著一維字想見詩人意所重處○楊冲所曰多或博取以求克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備有或拂經以取盈故

患不特謂之曲全正以全其多旨有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物備於燕飲之中固見有嘉無已之愛意隆於品物之外又想見有餘不盡之情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脩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毛氏曰太平而後徵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類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嚴華谷曰終於逸樂謂其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逸樂非文武之心

毛詩微言

卷八小雅

至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九

南有嘉魚

徐倣弦曰四章平看首二章曰式燕以樂式燕以衍既有以娛  
其外三章曰式燕綏之又有以安其心如是則可以盡今日之  
歡矣四章曰式燕又思則明日又有繼之者不徒樂酒今夕已  
也皆所以樂賓也

首二章與意見取物必以其道燕賓必以其誠而樛木下垂故  
甘瓠得以固結君子下賢故嘉賓得以交驩在翩雖則飛去而  
復來在燕飲則既設而復舉此後二章與意也○黃東發曰周  
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也○許南台曰式燕以樂樂我嘉賓也惟嘉賓是燕乃正所以  
樂之○衍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飲食衍衍  
○呂東萊曰樛木以與乃瓠之甘者以與賢○綏與累應取情  
意綢繆之義○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毛氏曰雖壹宿之鳥鄭  
氏曰言壹意於所宿之木也○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  
姚承菴曰翩雖與嘉賓之惠然肯來也○孔氏曰頰與之燕言  
親之甚也○鄒嶧山曰式燕又思方山謂還是前日既燕今日  
又燕觀麥蕭初燕而歌亦不止一燕矣

鄧潛谷曰南有嘉魚與賢也嘉魚在汚南丙穴遠矣而然然  
羣之遠方在野之賢才誠美之不致之不燕以樂之與○黃

東發曰羣羣汕汕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王雪山云羣胡郭  
反魚回幹水聲汕汕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陸氏曰  
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羣下擦之如汕○姚承菴曰易曰飲食  
衍衍不素飽也此相宜自適意與樂稍別○徐玄扈曰又思  
言於一日之間而燕禮再設如燕於庭復燕於寢之類一說  
即獻酬交錯不以為限意看來俱無不可或云臣侍君燕過  
三爵非禮也不知此以廟朝之燕言若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寧以三爵而止乎○余意後日又燕見不時今日為然含有  
餘不盡之意在

南山有臺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徐倣弦曰各章開說德壽平看但首章先言德所重在德也惟  
德隆則壽亦隆三章遂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所重在壽也惟  
壽彌高則德彌劭五章遂專以壽言○陸聚岡曰德是已然故  
曰美壽是將然故曰祝○鄒嶧山曰祝君子以壽而先之以德  
亦惠逆影嚮之理美不忘規其此之謂

徐倣弦曰山各有產君子豈無可願○朱克升曰山有臺又有  
萊君子有德又有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呂徑野曰臺萊多  
根以與基桑楊遠條以與光○輔潛菴曰邦家之基所謂治生  
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邦家之光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  
在位則美俗也○又曰萬壽無期願之之辭退不肩壽必之之

辭○禮記注云人生以百年為期萬壽則無期矣○袁元峰曰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世○姚承菴曰基且光然後稱民之父母語亦有次第○朱克升曰肩壽者長眉秀出為壽徵○鄒嶧山曰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極盛意保即身其用康艾即願養天和爾後就君子本身說正無有後艱之義

徐傲弦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言歡欣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易又詩人之善言者也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三

鄧潛谷曰鹿鳴五篇下下也天保答之美下下也南有嘉魚與賢也南山有臺美之樂得賢也賢始登朝不答賦樂工頌歌而樂之

蓼蕭

逐章開說但首章以譽處言俱美之之辭後三章以德壽言兼一美一祝意在○黃氏佐曰饗以嚴為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蓼蕭燕也是以云然非謂王者歌此以示慈惠也

首章徐傲弦曰蕭惟蓼然則天澤下降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下濟之義為典○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

情而譽處則既燕以後人臣之寵遇也○鄒嶧山曰自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遠其情曰處○姚承菴曰諸侯朝於天子名分森嚴惟既饗而燕天子若降色笑言語以逮下是以諸侯始得有譽處天子殷勤接下之意庶幾少慰也○又曰易云終以譽命上逮也人固不貴譽然非譽命之逮未可自安此譽處所以相因也

玄扈曰譽處之譽訓作聲譽則立意遠言俱屬未安還依韓奕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樂而且安也○荆川曰燕笑語則此無所疑彼無所畏猜嫌不作而心之安樂可知未說到保祿位上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四

二三章郝鹿野曰為龍增重之意為光輝耀之意不爽者久暫一致作已然說不忘猶言不已蓋常享茅土之封而永為國之龍光也○許南台曰孔燕豈弟言樂易之德形於燕飲之時有謂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者非是○徐傲弦曰言德苟不爽則壽考不忘見德當不爽也蓋勸戒之也必有宜兄宜弟之令德則有此壽豈見不可不宜其兄弟也蓋警戒之也○徐玄扈曰既言德不爽又言宜兄弟箴規之意愈深愈切矣註勸戒警戒亦只言外之意○黃氏佐曰語云兄弟怡怡有此豈弟之德自能宜其兄弟如不以庶奪嫡不以孽代宗皆是也○顧麟初曰二之合三一德重於國一德宜於家



燕樂也孔燕言既見之後甚樂其有豈弟之德也雖朱傳前云燕飲此却無明解

末章翟昆湖曰卽生物盛而厚被天澤與臣職修而厚獲天休重來朝上○鄭乾齋曰車馬只稱其儀之美非以此爲得福之道也但就中可想見其臣職之謹耳○于寶曰和鸞皆以金爲鈴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雖難言得和也○陸農師曰青鳳爲鸞鸞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徐玄扈曰萬福攸同就得天說與壽考壽豈一例看

許氏曰蓼蕭之詩卑與樂易直與賓王相敵無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心寫笑語謙接之語傳至曰爲龍爲光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乃如此爲下者承順既服又當何如耶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毛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鄭氏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已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呂東萊曰王錫韓侯修革金厄卽其事也○朱氏曰冲冲雖離從容自得其安樂也甚矣非萬福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

湛露

許南台曰全詩重君燕臣上雖上見君之盡情下見臣之盡禮而要之令德令儀正所以善其君之燕也

薛方山曰一章言露必以陽而晞與燕必以醉而歸二章言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情意厚三章言杞棘之爲物莫不露乎露與諸侯之與燕莫不將乎德四章言桐梓之實無不垂與諸侯之儀無不善○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爲興○朱克升曰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故蓼蕭湛露皆以露起興○孔氏曰君留而盡私恩故言私燕○徐玄扈曰厭厭訓足也亦是盡情之意不宜就品物說○不醉無歸特其心上期必如此○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於太廟享食則於禘廟燕又在寢廟相親也○王守溪經義至厭厭夜飲云燭影輝輝機務息矣路寢沉沉人聲寂矣此時君臣更酌夜靜而詳上下交歡夜深而未罷光景宛然○杞梓中實故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杞有之棘亦有之桐有之椅亦有之各與莫不字相應顯允豈弟只呼過之詞○顯允存於中豈弟形於外與德儀亦暗相應○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一毫可疑也○張七澤曰古者雖有夜飲之禮然第期於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罔不祇畏豈與後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左氏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周王有焉○呂東萊曰令德者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五 六

以德將之不至於亂若中無主則為麴孽所迷矣○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此見古有夜飲之禮也○又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友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鄧潛谷曰燕王示慈惠蕭蕭之笑語湛露之厭厭慈惠至矣而卒歸之德不爽冲冲離離也令德令儀也和而節矣夫

毛氏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濫宗也○左氏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

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七

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致于太禮以自取戾○

魯申公曰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陳祥道曰昭穆以序之

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

### 彤弓

三章一意總是推已報功之意而反覆嘆咏之也○徐倣弦曰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息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

朱克升曰弓未張則昭然而弛往休多來休寡也○嚴華谷曰

賜弓不張故云昭

徐玄扈曰各章首二句不輕當上以為重故下以為榮也○又曰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

而不敢惜故受之者以為恩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恩也盡吾之禮意而已誠且速字亦自說詩者見得○徐倣弦曰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得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賜也○又曰饗者烹太牢設几而不侑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殺俎豆盛於食燕禮之大者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錫必先饗饗必用樂○蘇氏曰凡錫弓矢以饗禮行之○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善之利也

○許南台曰抗之者欲其體之常正棄之者欲其色之常新○

朱克升曰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右為尊位○又曰一獻一酢報

施均矣又有酬是其厚也○孔氏曰勸能以酒謂設享禮勸其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八

功也○范氏云酬報功也○呂東萊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

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

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

范華陽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不可無長故為方伯連帥以維之

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

不然則強凌弱大併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

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檀之野荒民散則

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

今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潘勗九錫文以君龍

腹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菁莪

徐傲弦曰首三章言喜之深以見而形末言思之深以見而慰也夫上意已足矣而復益以末章蓋徒言其喜而不及其思雖足盡一時之歡而猶未罄生平之願也故云然

鄒嶧山曰首章雖有敬意總作喜樂之情有儀正所以形容樂處蓋儀者悅賢之實也○又曰王者平日寤寐賢豪惟恐不得

見故形容得見而喜之情如錫以百朋者然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許南台曰我心則喜言其由中達外非偽為也○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九

孔氏曰漢食貨志以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言五種之貝其中以二枚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徐玄扈曰載沉載浮善言情致古云汎乎若不繫之舟又云乃心如縣旌搖搖而無所終簿即此意休字正對浮沉言字法妙品○吳師道曰沉者抑揚之勢非沒溺也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黃氏佐曰首三章是出師時事四五章是行師時事末章是班師時事○徐傲弦曰首章言出師有車馬戎服次章言車馬如此戎服如此三章言兵威雖盛而以嚴敬為本四章又言聲

罪致討以服其心然原其伐之者不過以其內侵而已五章遂言逐至太原而止無事窮追也此皆叙吉甫之受命成功而功成則奏凱故末章言休兵燕飲之事○袁元峰曰此詩雖美吉甫實重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上○謝登山曰西北平原廣野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首章趙士會曰棲棲見事變倉卒人情騷動似於不暇為謀而戰馬以駕車而戎服亦載于其上蓋車馬非載常服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常服也○呂東萊曰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

路廣車闕車率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率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死之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十

車○孔氏曰戎車有衣裳五人戎服當戰陣之時乃服之在道故載之也○孔熾即後之逼近京邑自彼之侵我而言用急即前之棲棲出師自我之伐彼而言只平平說落若云為獫狁之故是以用急便說不去○朱豐城曰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正所以匡王國也○章小東曰匡與定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

毛氏曰棲棲簡閱貌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二章黃氏佐曰比比之也閑閑之也俱用力字○徐傲弦曰用師之道有常有變使敵勢孔亟而徒膠守故常是為不知變使

違時用兵而不循常度是又因變失常若六月之師則異是○  
王氏曰既言載是常服矣又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應變從  
容盡舍而止雖是未戰養其氣亦是他胸中有定見故能持重  
如此○王于出征正天子命之也則還以佐天子耳

三章徐傲弦曰車馬特應敵之具嚴敬實行師之本惟曰有嚴  
有翼則有不徒恃車馬之強而遂忘戒備者矣○又曰姑息之  
愛非所施於介冑之士懈弛之政非所用於行陣之間故嚴翼  
共武所謂威克愛者濟傲勝怠者吉也○謝登山口將不嚴則  
軍心不齊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奏公定國相承  
述說王國果定非庸公而何○黃氏佐曰以奏以定言吉甫欲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土

求如此皆未然事○呂東萊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條  
四章許南台曰匪茹言不度順道非不度強弱也整居言大衆  
盤據也侵言遊兵侵掠也○爾雅十藪周有焦穫○穢狁孔熾  
乃爾六月興師非得已矣○呂東萊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  
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曹氏曰白帛也白旂以絳帛  
爲旂也以帛績旒末爲燕尾戰則旂之○王氏曰軍前曰啓後  
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  
韓詩章句曰元戎謂車幔輪馬被甲銜軌之上盡有劍戟各田  
陌陣之車○徐傲弦曰鳥隼建於車前龜蛇建於車後只就元  
戎言不必謂前軍後軍也○朱氏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馮嗣宗曰旂軍前大旗也故建於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  
之次旂最在先若繼旒之旂乃後軍所建矣至杜氏以旂爲  
旂尤是臆說

五章謝登山曰戎車旣安矣必曰如軒如軒制度工巧利戰鬪  
也四牡旣強矣必曰旣倍且閑教訓習熟耐於馳驅也○黃氏  
佐曰如軒如軒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如  
此非指物以形容之也○朱克升曰上章歷數穢狁之罪則殄  
殲之不爲過也况車馬整飭如此誅鋤剪滅乃其餘事今則薄  
伐之迨至太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土  
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徐傲弦曰太原  
以南吾之土也則驅而出之太原以北彼之土也則聽其居之  
來則禦而去不迫此帝王制禦夷狄之要道也○又曰文武維  
后天子神聖之德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策也而又有文武  
之吉甫以爲萬邦之式則所以佐天子而匡王國者端有賴矣  
○謝登山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  
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爲萬邦之法則者也○鄒峰  
山曰文武俱就行師中操舍有法德威並行說不就至於太原  
上見○徐玄扈曰還是說他平日只作稱道之詞○劉安成曰  
北伐可見其武崧高蒸民詩可見其文○王伯厚曰後漢西城

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鄆山之禍已兆於此

末章許南台曰燕喜者吉甫私燕也受福不在燕喜之外天下

又安王國底定於是需以燕樂此即所為福也本文既字可玩

有文武之吉甫為主又有孝友之張仲為賓其尤是燕多矣○

黃氏佐曰來歸二句疊說言今日自遠而歸在外久矣○徐玄

扈曰孝友張仲只是道其一時之盛中含維持調護意亦自說

詩者看出○徐傲弦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

外者內有張仲之賢在王左右故吉甫得成北伐之功○喬君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五

求曰徽允既平而有孝友之士雍容俎豆綏責人文所謂失其

文德洽此四國也○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邊塵肅清而從容

燕樂為人臣之福本欲彰吉甫之賢故以賓主交驩而與孝友

之人相酬酢為是燕之光若作飲至策勳則反以張仲為主吉

甫為賓而所與燕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

皇甫士安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

此而漸也大都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

三十年以後

采芑 陳行之曰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四章則言其

以威望收功也○陳止齋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詞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章小東曰六月作於詩人故君臣皆與焉采芑為軍士之詞則但知有將帥而已

首章朱克升曰新田在彼舊田在此師眾如彼練習如此語正

相應○孔氏曰舊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

○郭璞曰初耕地反草為災○劉寧之曰新田舊畝除草未遠

故芑猶存○天子六軍法當用車七百五十乘其言三千者箋

云宜王乘亂美卒盡起○瞿昆湖曰師干之試言師眾之所以

捍禦乎敵者又練習也○鄒嶧山曰泄者臨此車徒乘節鉞以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十四

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劉安成曰兵車戰鬪之車

駕馬重車輻重之車駕牛○徐傲弦曰路車是將帥所乘之車

非其車三千之車也蓋象路輿路車之朱色巾車所謂象路朱

是也若戎路則臨陣乃用革鞅而漆之為黑色無所謂與然之

朱矣○孔氏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鈞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

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

陳祥道曰杜預云纓在馬胸前如索帶則纓非鞅也纓蓋用組

為之與冠纓同

二章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會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而已○鄒嶧山曰乘路車服命服詩人只要發出方叔

精神氣焰見於車馬佩服之間雖不必乘戎車服戎服而威靈已著蠻荆不足平矣如輔氏所云從容整暇非詩本旨○方叔韻畧素定不事張皇故雖戎馬倥偬而軍容之盛如此○王原夫曰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朱傳軍容字本此○徐玄扈曰朱芾斯皇有瑋瑟珩珩之色慈然而瑋珩之聲瑋然而響

又曰命服卽芾弁服非言服也王在軍亦服之但與素裳不同蓋芾從裳色芾朱則裳亦朱矣不用素裳者將非臨陣不可純如軍士亦天子命之如此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五

三章程子曰華之急疾亦集於所止典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劉寧之曰化書云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其性有擒有縱如此○埤雅隼乃迅速之鳥又鷹之捕物不能無失獨隼百發百中故從隼○徐儆茲曰鉦人伐鼓司其進退之節也陳師鞠旅告以進退之節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是閑習其進退之節也○許南台曰隼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爲典○濮氏曰周禮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饒止鼓卽無鉦名則鑄鏡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所以云然○爾雅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及尊卑也○鉦人以下只論方叔之兵法不是戰時事進兵退旅皆有動靜而此特就動一邊說故獨言伐鼓云淵淵

取其和平戰而若不欲戰也闐闐取其齊一退而猶若對敵也治兵振旅皆有鉦以止之意在○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姚承菴曰方叔訓練軍中最齊一而嚴明故復就上稱美之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謂自始至終皆進退有度也

末章唐純宇曰首二句宜與來威相應言據其始若敢與大邦爲仇而方叔何以使之畏蓋以彼兵謀兵威而又兼以北伐之名是以蠢爾之衆皆來服耳或云意方叔之已老語覺不貫○殺梁傳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陳幼溪曰歷事王朝而精練國體積起兵間而熟習夷情故曰元老○嚴華谷曰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不能深謀遠慮惟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五

○徐儆茲曰方叔之謀略出於兵家常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又曰執訊獲醜不作執訊獲醜之人說與師動衆以伐人之國未有不執一人不殺一士者况云如雷如霆亦是臨陣而人畏其威靈如雷霆耳○又曰一駕而爲北伐之勲是方叔之名以功成之者也再駕而爲南征之績是方叔之功以名致之者也○徐玄扈曰來威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名望之隆有不專主於戰闐之功耳此亦是褒美之體未可拘拘○鄒嶧山曰戎車三句一申意蓋嗶嗶嗶嗶正言戎車之衆盛而如雷霆卽狀其勢之雄也

徐儼茲曰蠻荆之敢於為仇豈不知中國之有方叔特謂方叔老矣其謀或少衰孰知年雖老而謀則壯也若云料中國之無人下聞其名處說不去

嚴華谷曰六月之師當四夷交侵事勢急迫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故方叔得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而下篇車攻而中興之功成矣○黃氏佐曰後世用兵征南蠻易於北狄雖聖王之世亦然○潘笠江曰六月采芑之詩采薇出車之遺響也故二將之勲繼美南仲周宣之績庶幾成康漢唐而下雅道廢缺而先王之治不可復見悲夫

車攻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七

許南台曰首七章是說田獵始終之事末章總叙其事而美之也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車攻之詩則為田獵而作要歸結在中興德業之盛上君子大成一詩之關鍵○徐儼茲曰篇內言既攻既同既好既飲既調既同既駕俱見法度修飭有風倫之意○徐玄扈曰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芟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當時不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有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

如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云駕言行狩此豈又是仲冬也

首二章徐儼茲曰車攻馬同見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鄒峰山曰田賦復而輿人效職馬政修而牧人供事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四牡麗麗只足上意說徂東之舉所以復曠典於久廢振人心於積衰者皆在此行暗含會同田獵意在○田鍾台曰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朱克升曰車既攻則好馬既同則阜馳驚於諸侯采地不可也故自以閑曠之地供田獵○毛氏曰角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曹氏曰刈草為防驅禽獸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四時之田皆然○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文

三章之子雖是有主其事者原在天子與大雅王之蓋臣例看○徐玄扈曰選徒蒐有車在蒐獵只重車徒之衆上建旆設旄所以統之也靜治特餘意○呂東萊曰放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蒼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搏獸于敖是未然事蓋有司夙戒以待諸侯之朝畢而後舉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昆蟲未螫不以火田  
四章徐玄扈曰總是入觀事不宜截然分說要形容中興氣象人心畏服意出如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徐儼茲曰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狩而乃以會同間之須云欲講獵於東都



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朱豐城曰諸侯之朝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不同遠近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有序貴賤有等此其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泄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

五六章錢白石曰翽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决與拾相比曰攸弓與矢相得曰調○徐傲弦曰射夫既同言人心之協非是比其耦也諸侯皆去金馬而用决拾舍赤芾而持弓矢

故曰射大○黃氏佐曰助我舉柴猶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九

意舉如舉事之舉重在助上○薛方山曰四黃言不但齊足而又齊毫也不倚言不但齊毫而又中其法也○徐傲弦曰御者不說遇而射者必獲禽須連說方見射御之善看不失二字亦見御者不與射者比之意○鄭氏曰御者得舒疾之中射者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看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白矢二參連三劍註四襄尺五井儀

七八章徐玄扈曰蕭蕭悠悠已是終事嚴意二語形容靜治最為曲盡王籍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從此化出句法妙品○徒御不驚只承上叠叠說來言其啣枚疾走按轡徐行在幽

閑中自有嚴肅氣象○黃氏佐曰頌禽均在其餘與士大夫習射澤宮者取之上見○徐傲弦曰王等之獲惟下殺乃克君庖又止得十故曰不盈○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朱克升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俱於肅肅章見之○鄭乾齋曰之子于征只就田獵說○鄒嶧山曰有始有卒去

怠荒之累則德為有恒成始成終振明作之功則業為可久○徐傲弦曰宣王中興復古人固以君子稱之大成期之矣而今之田獵又始終嚴肅如此則信乎其君子誠哉其大成也君子

以人品言大成以事業言○許南台曰就于田一事贊其德業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十

他事可以類見○徐玄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之舊而迫其晚節竟以鮮終則展矣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為此詩者意吉甫之流與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洛固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洛距妹邦為近遷作王都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喬君求曰周先王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利控馭故建都於西鎬者天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觀人

文故設都於東洛者天下之大慮也○晁氏曰宣王嘗狩於岐而石鼓之詩夫子弗錄得非岐狩爲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

吉日

徐傲弦曰首章言祭馬祖以預夫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其馬以用之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在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脩燕下之禮俱重王者身上○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譏如駘於有洛五子作歌戒太康矣恒於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固與尋常之田異矣○胡康侯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主

首二章鄉嶧山曰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祭祀以內事田獵行師爲外事戊庚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禱之○徐玄扈曰既好孔阜意神實相之○田車著一既字似重馬一邊註車牢只帶說歷險從禽註著可以字還屬未然○徐玄扈曰漆沮二句語意宛轉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黃氏佐曰從從禽也以追逐其後故曰從孔疏謂漆沮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漆沮者別不可謂是興王之地○陳行之曰甫

草漆沮乃王者田獵之專地非臨田而後擇也○許南台曰車攻言甫草屬東都畿內此詩言漆沮屬西都畿內彼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

三四章徐玄扈曰只就下之人樂上之心供上之燕說便見得人心鼓舞乃所以致之者自在言外若要歸重宣王身上反覺索然無味此可想像而未可言語究竟也○又曰儻儻二句見百物改觀非復昔之凋耗矣形容多意如畫○徐傲弦曰其祁以地言孔有以獸言趨則儻儻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獸可知行則俟俟緩行而留其群也則後之獸可知或三爲群其群不可數也或二爲友其友不可計也極盡獸多之狀○鄉嶧

毛詩微言 卷九小雅

主

山曰燕天子不拘拘就獲禽言須以中興大氣象說如今天下之心復古人之制而成一代中興之盛王者之樂孰大於是○許南台曰左右從王之人也悉率左右自相率也○朱克升曰或射或御各共其事也黃氏佐曰末章言獲禽以供俎實使天子燕賓而成大禮也祭見其巧竝見其力然不重巧力上○孔氏曰小狝言祭謂射即中之大兕言禮謂射者即死也○鄭乾齋曰賓客泛言非以酬田事之勞者○徐傲弦曰御賓客見天子逮下之典與麥蕭湛露之燕同○又曰前章諸侯來會只是東都畿內之諸侯非四方之諸侯皆會也此詩俱言左右言賓客則以西都爲天子之

那居雖有舉動諸侯亦不及來會耳○嚴華谷曰醴味甜於齊  
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

朱克升曰車攻之詩終於頌禽吉日之詩終於酌醴王者之田  
獵非自為逸遊計非自為口腹計也○徐玄扈曰車攻吉日所  
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長楊羽獵未  
足窺其藩籬也

鴻鴈

徐傲弦曰一章離故時也悲中寓喜二章安集時也喜不忘悲

三章則叙作歌之由也○又曰首章勸勞以離散言二章勸勞

以築室言三章則以勸勞宜驕分承上二章說前以鴻鴈興之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五

子故屬興未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各有攸當也○朱豐

城曰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

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反以為宜驕也

首二章唐荆川制義其於鰥寡處云彼一時也嘗患載胥及溺

矣敢望今日之及此乎其於安宅處云此一時也固可室家胥

慶矣寧復向日之可哀乎正得追叙之旨○朱克升曰鴻鴈飛

而有聲亦有行役勸勞之意○徐傲弦曰鴻鴈秋南春北轉徙

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得所止○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

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王介甫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

之優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許南台曰鰥寡即可矜之

實時方散而之四方舉目無非此輩不必謂就其中又惟鰥寡  
之可哀也○釋名鰥者愁悵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字從魚魚目

恒不閉者也○鄧潛谷曰陽鳥居潛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

况還定焉○首章之勞在流移不息次章之勞在拮据不遑意

稍有辨○郝鹿野曰此據今得所時言所謂渙者以幸離者以

合也總是還歸方築室時事○劉寧之曰累五版凡一丈以高

言接五版而為堵以橫言

禽經曰雉上有文鸚上有尺注言飛而上也雉上能文故計

文曰雉

三章徐玄扈曰鴻鴈有肅肅之勤故哀感而鳴有嗷嗷之聲流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五

民有中野之勞故感恩而思有勸勞之歌○徐傲弦曰鴻鴈之

鳴哀故又以為比亦見詩人取義之精○姚承菴曰既歸時思

憶前事不勝悲楚○淮南子曰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

○黃葵陽曰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四句感慨絕異彼

說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垂重不知一邊此則全重哲人說愚

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勸勞彼愚人者

慮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宜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呂東

萊曰此非以不知為愷蓋深嘆心知者鮮也○瞿昆湖曰哲人

暗指宣王要有喜的意思

徐玄扈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勞苦者也○朱豐

城曰惠鮮懷保文王之所以王也哥矣富人哀此笑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笑笑小民國繫統君保命可忽也哉○章小東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呼黃鳥爲人上者可以省矣

庭燎

三章俱一時事而一節繁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蓋屢問而至鄉晨實無淺深之別夫就所聞所見不過是懸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汲皇皇則若儼然信以爲然者若專爲料想億度之詞卽非勵精之旨○薛方山曰人君正位凝命天命視以去留民心視以得失苟幾康之弗戒則理亂攸係而可自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五

暇逸乎左氏云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淫縱於上以戕其民必不然矣噫此周王所以歌庭燎也  
徐玄扈曰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著一雖字便非玄解○夜如何其雖兼早晚意只重恐晚上或疑旣曰未央安得庭燎不知通篇俱屬想像正不必求其相合且未央未艾是反詰之語而鄉晨却是正說若謂意者時猶未央則失之緩若謂此時豈果未央則失之滯照註直下方得模擬之情○何確齋曰未央夜未分也未艾夜未盡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司烜供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釋文在地爲燎執之曰燭○郊特性曰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天子庭燎用百○趙士會曰庭燎已光則君子亦至而鸞聲可聞殆不止未央矣只作一氣說○鄭氏曰朝禮別色始入○烟光相雜四字正形容得天之將曉景象出○鄒嶧山曰天明而物色可辨故見其旂非卽指旂色也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潘笠江曰詩人歌咏美不忘規誦言以箴俾無始勤而終怠云爾鄭氏謂王有錫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其言無據近於曲說而無當矣○孔氏曰王問之時夜猶未央而庭燎已光諸侯皆至止○鄧潛谷曰卽官正而猶問夜不猶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五

憂勤之心也與哉夫何可刺也○呂東萊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劉安成曰烈女傳宣王嘗晏起妻后脫簪再待罪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置斯于無羊於未見終善以隱之

汜水

徐傲弦曰首章言人不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亂不忘三章又示以免亂之道○張七澤曰首章只說箇念亂而次章言憂未章又言敬則念與憂之實事也詩人立言有序如此○陳定宇

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  
敬詩人忠厚之意也○訛言繁興陷人於罪豈亂孰大於此者  
故憂亂卽以憂讒非兩意

首二章以水之猶有所向鳥之猶有所止反與人之獨無所憂  
也○徐傲弦曰親如兄弟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無肯念亂者  
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細味之語意含  
蓄不盡○父母人情所最切言及父母誰不動心故語未及卒  
而意自辣然如此○朱克升曰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  
憂亂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爲興  
○黃氏佐曰不蹟如所謂無罪無辜讒口聳聳者也○載起載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行卽坐卧不安之謂○趙士會曰人惟不循道理將有求全之  
毀不虞之譖莫可測識焉得而不憂○顧隣初曰不可弭忘蓋  
不爲一已慮而爲父母慮故不能釋然如此  
末章朱克升曰隼不自隼人乃縱讒亦以人不如物起興○徐  
傲弦曰民之訛言如欽風之倏起竟不知其何自而來何自而  
止蓋亂之徵也於是小人在位君子受侮而讒言交作其中矣  
○又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許穎陽曰  
莫懲暗皆在上之人莫能辨別訛言說○薛方山曰人能持已  
以敬則已無可讒之事人無可讒之機其能免於讒必矣然觀  
古忠臣義士往往以讒見疎則君子之敬亦盡其在而我而已雖

讒亦未必能免也○葉臺山曰始憂於人人字指聽讒者卒反  
諸已以已兼兄弟諸友言○語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  
修○會紀曰夫人不能正讒者蓋由不敬也我友敬矣讒言其  
與正言莫能止讒之故蓋窮其亂本卒歸已身上去

鄧潛谷曰訛言莫之怨何忌而不讒故我友敬矣不可不過  
防也○喬君求曰我友敬以自持乎恐讒言之徒朋與不無  
見及也是儆戒之詞

序曰汚水規宣王也○鄧潛谷曰汚水規聽讒也蓼蕭湛露  
之反周之先諸侯也則讒爲之階○呂東萊曰諸侯於天子  
如汚水之朝宗其常理也至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其必有所以矣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又曰訛言不懲  
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  
雖爲諸侯相語之詞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惡使忠順者安  
意肆志而無所懼也

### 鶴鳴

二章一意總是託喻以諷王而正意隱然言外欲王深思而自  
得之也○徐傲弦曰詩皆稽實待虛之詞鶴鳴一詩可以類萬  
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

朱克升曰誠不可掩言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爲也理無定在言  
千變萬化不可執一求也○所愛者未必盡可好不可溺於愛

也所憎者未必無一長可取不可偏於惡也寬說其理自長○徐傲茲曰愛當惡惡當知美知大抵人君所憎者多君子所愛者多小人故教之如此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字有疎遠意○園檀人所樂親似小人之狎昵可愛然而穢雜彌縫小人為甚山石人所畏惡似君子之峭直難近然而磨礪砥礪君子為多要知檀何幸而在園石何不幸而在地山也○戊子福建錄云王誠鑒於維穀也檀雖被愛而不敢恃恐有時而疎也誠鑒於攻玉也石雖蒙惡而不敢怨知有時而察也妙得言外之旨○後章只叠咏一番興趣無限蓋信乎天下之物皆王之藥石箴規也○荀子積水成淵○淵深而渚淺故自潛而出復由渚而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无

潛○朱傳穀言惡木檀不言美才自有妙解

序曰鶴鳴誨宜王也○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毛氏曰舉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氏曰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毛氏曰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鄭氏曰他山喻異國○姚承菴曰誠不可掩理無定在等語較落言詮

祈父

徐傲茲曰首二章責司馬以王之近衛而遠從征役見役之非其職末章責司馬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見役之非其法○又曰予王之爪牙不惟見其為近衛亦見其有定職曰有母之

尸穽不惟見其孤子亦見其無妻室此詩人之深於立言○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嚴華谷曰宜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責祈父責宜王也○劉安成曰不斥王而責司馬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張郡陽曰斥者明白指其人其事而言之○鄭氏曰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又曰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鄒嶧山曰禁衛之兵本以藩衛王室常居止輦轂之下令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遠戍而又無休時是無底止轉字最可味○董氏曰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易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軍中未必皆獨子然甚而母之尸穽者亦有之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手

有字可味

序曰祈父刺宜王也○鄧潛谷曰祈父刺息也杜之反○范華陽曰余讀詩至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不可則以汚水規之規之不可則以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宜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葉氏時曰易云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師出於正而猶曰毒天下兵豈先王所樂用也哉

白駒

徐傲弦曰此詩作於既去之後蓋因其不可留而深致意焉只  
叠叠相承說蓋始欲留之使不去而多方勉慰之後因其必不  
可留而復以無相絕冀之無非好德之無已也○徐玄扈曰通  
篇俱是託言與卷耳載馳一例

首二章總是託言於物以留其人曰留白駒即留其乘是白駒  
者也永今朝如俗云且留住他一日的口氣○禮記註霍豆葉  
也○徐玄扈曰朝夕非永也臨行而朝夕不啻永矣此字法妙  
品○呂與叔曰逍遙徘徊少留之貌○姚承菴曰賢者可賞而  
不可臣故云客○逍遙不去便有嘉客在故云猶逍遙也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三

三章實然只如今人云光顧寵臨之意轉其欲去之心便是來  
思不主既去而還說○謝氏曰賢人所過蓬門華戶皆有輝華  
也○姚承菴曰留賢者安得有公侯爵人只言爾若肯來公與  
侯是爾本分事○爾公爾侯則身處鈞衡從容論道雖朝廷之  
上無異畎畝之優游也○邵嶧山曰無期只是樂無限量不作  
長久說曰慎曰勉非其志也即此二字想見挽留之甚○徐玄  
扈曰進退得關其忠奉職得行其志所貴於公侯逸豫者以此  
若縻之以好爵飲之以逸樂正賢者之所以去也○許南台曰  
優游是隱居之樂道思是隱居之心○明是詩人託為王者冀  
望之詞若留之自上賢者不應決去乃爾

爾公爾侯古註作體賢者之心說言設若爾為公侯則夙夜  
在公謹爾侯度不免有王事之憂勞逸豫將無日矣何如怡  
然自適確然自信之為愈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  
為賢者計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

末章賢者自束生芻以秣馬見繫維之計已莫可施所謂逸乎  
不可親者也○徐玄扈曰此詩凄涼悲婉大有含蓄末二句旨  
深調遠所謂如怨如暮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於縷故曰長  
歌之哀過於慟哭其此之謂章法神品○又曰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是何等意味何等想頭目極行踴躍然多采在望○又曰  
爾音不作經國之言說但期音聞相通慰我離索猶勝波沉兩

毛詩徵言

卷九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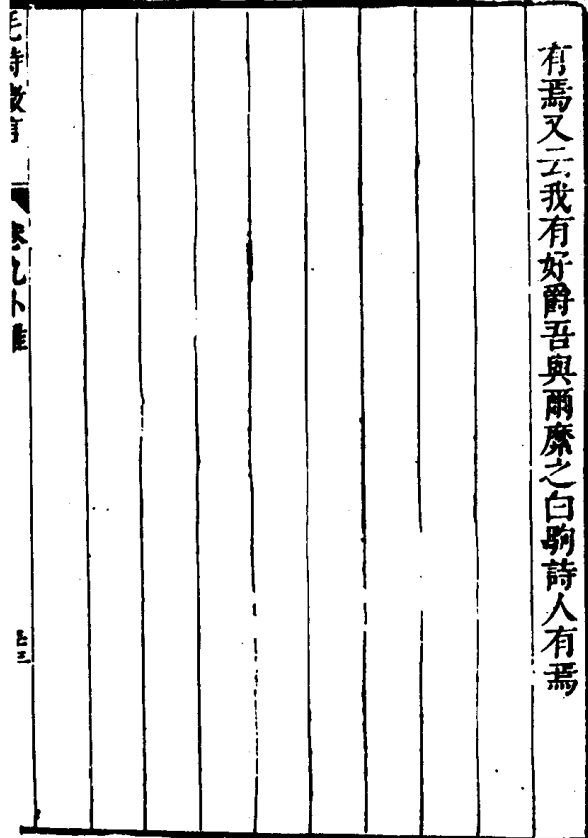
三

落耳此等是無可奈何之辭而其情纏綿聞者凄絕○介之推  
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賢者既去而聖其以草茅談  
當世之務此必不然○貴重爾音便是有遠我之心作一氣說  
陸士衡樂府云景絕繼以音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毛氏曰宣王之末賢者有乘白  
駒而去者○華嚴谷曰當時賢能布列一賢之去若未關大  
體詩人已為宣王惜之益見幾也○朱子曰宣王初政任賢  
使能晚年怠心一生小人乘間用事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  
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  
不可留也○黃氏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



有焉又云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白駒詩人有焉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

黃鳥

陳行之曰三章一意黃鳥託言故國之人也如無寓人於我室我將反之意○徐玄扈曰此詩比意與碩鼠綿蠻一例○鄭嶧山曰善道即患難相矜恤之道不可與處言強凌弱衆寡寡也○朱克升曰不我宥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明猶冀其知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輔潛菴曰首言邦族次言諸兄後言諸父蓋人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親者焉○劉寧之曰穀木之穀從木穀善之穀從禾○羅氏曰米之有乎穀者皆稱粟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朱克升曰詩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已近以比故國之人太拘○鄭氏曰明當為盟信也○序曰黃鳥刺宣王也○孔氏曰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是王之失舉以刺之

我行其野

徐傲弦曰首二章是因人不見恤而義以決乎已末章是原其不見恤而恕以責乎人○又曰當流離困苦之餘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卑屈語俛則將苛責痛詆無所不至矣而始因其不畜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未嘗卑身以必求終原其不我畜也但曰亦祇以異而已未嘗深憾而畜怨潛玩此詩足見溫

柔敦厚之旨○趙士會曰婚姻之故四字極重見以親故相依而反不相恤是所為薄也○王氏曰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陸元恪曰蓄一名蓄儻荒之歲可蒸以禦饑○不厚責以輕貧重富而但薄責以棄舊憐新此忠厚之道也然獨不思舊者祇僅守其窮而新者終有時而故此又詩人之微辭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氏曰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鄧潛谷曰黃鳥刺不任不恤也我行其野刺不嫻也王教廢民散矣此鳩鵲之反

斯干

許南台曰首章樂言宮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下八章詳言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二

宮室之美而願其男女之賢且淑也○秩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似續以下又細形容其內美兄弟三句是言其見在之福下幾以下足言其將來之福其間居處躋寧之類不過承居室而言非併以此為願也○黃氏佐曰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始之艱多覆墜於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福○雜記庶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欲樂之義也

首章徐微弦曰斯干南山皆在前者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臨南山在遠而可望故曰而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然皆從室中見得○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語意本此

○苞則盤基堅固就下之基址言茂則結構牢密就上之榱桷言有相愛而無相謀一正一反勿涉戒意註提居是室者出來正恐與築室相遠○黃氏佐曰無相猶只不相計較之謂此頌其居室之後常如此不獨今王之兄弟也○姚承菴曰古人築室必為子孫計深遠親戚叛之未有能保其居者故惓惓以兄弟相好為言

二三章嚴華谷曰周王百度修舉乃築宮室以復舊觀足見中興之盛若境土未復雖作二室不足言似續矣○徐微弦曰興作國之大事豈宜輕舉但欲盡吾堂構之責即非狹小前人制度以自逞其雄心實有出於不得已者非若後世勞民動眾者比也○嗣祖妣而作室意自不斷百堵作而西南之戶因而列焉語亦不平居處笑語就王者本身說居則端拱於朝堂處則燕怡於宮闈此似祖妣之上下陟降者也笑則天顏之有喜語則王言之渙發此似祖妣之泮渙優游者也○徐微弦曰約之以下三章狀垣墻狀堂堂各極其形容無不中人意可謂文中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三

有畫俱就廣大華麗說正是王者之居○又曰芊言尊大者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孔氏曰繩均板直即墻端正勤力而築則墻牢固○鄒嶧山曰古人築室以治垣墻為先言治垣墻便是治官室○楊見宇曰闕闕以所見言棄棄以所聞言風雨除天不能為之災也鳥鼠去物不能為之害也

○袁元峰曰攸羊言居是垣墻者有宅中圖大之規模也不以垣墻形勢言

朱克升曰居處笑語無不於斯言其家人之羣處而和輯也四五章大勢嚴正自堂之大槩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是屋之脊梁宇是屋之四垂高峻揚起有鳥警而振羽變華之象簷是前後之正簷阿是旁出之側簷華采軒翔有聲飛而五色彰施之象四如字總是形容之辭君子升斯堂也以朝萬國於斯以總萬幾於斯故曰攸躋○爾雅雉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鞏○鄒嶧山曰殖殖二句是規模之大譬喻二句是向背之宜○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故西南隅最爲深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四

隱○徐微弦曰曰正曰寔一室而有陰陽之異也室西南曰奧東南曰窻○向明處甚快爽向寔處又甚深穩何所不宜○陳行之曰攸躋對宵旰之勞看

孔氏曰古語謂棘爲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楊升菴曰

賦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六七章嚴華谷曰考室之時當有頌禱故願入此室處祭於麥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爲之辭非實有是夢也○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乃占我夢只是自家思忖與太人占之不同○熊羆虺蛇尚未明言陰陽之象只是心思所不及見聞

所不到而忽感於夢則朕兆之異可知○周禮太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栗氏占人占夢皆屬焉占夢一曰正夢

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季冬獻羣臣之吉夢於王○嚴華谷曰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陸農師曰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左氏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八九章乃者將然之辭乃生男子言其果符是夢而生也○徐玄扈曰載寢等句俱見古人蚤陳教之法○徐微弦曰載寢之牀以他日南面之位尊之也載衣之裳以他日袞冕之榮貴之也載弄之璋以他日圭璋之治比之也○寢牀亦是常事而以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五

女子照看則此爲尊之矣初生衣以襁褓而今必以裳故爲服之盛○后稷之厥厥聲載路辛基王業嗶嗶故是吉祥○朱芾斯皇帝王之子孫自是如此不是期望之意且只預道其將來便說到宜君宜王處亦無害觀註生於是室句常要提醒築室意來○鄒嶧山曰寢之地卑之也非謂卑賤乃天尊地卑之義○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磚也○徐微弦曰有非焉家之索也有儀焉國之傾也女爲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胡陽之類○袁元峰曰有善只是才能不作德說如所謂哲婦是也○顧隣初曰第六無詒父母之憂則其他固非所望矣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劉安成曰厲王出居於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官室之圯壞也○薛方山曰宣王承厲王之亂中興之美宜其光映往牒今詩人所歌者田獵耳官室耳田獵固爲舊典而官室何爲者故昔韓昭侯作高門其臣尚有時誦舉羸之諫宣王賢君也斯干之詩必非作於雲漢之後矣○徐玄扈曰此詩稱述官室實是景福靈光諸篇之祖○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六

無羊

徐倣曰首章言牛羊之盛二三章又卽牧人能順物性物皆能解人意以形容其盛末章則狀其有富庶之兆也亦頌禱之辭○又曰問庶人之富則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後一章便闕天下國家之大○又曰此詩首言羊之三百牛之九十是寫牛羊之群數角之濺濺耳之濕濕是寫其衆多之形象二章又言其降阿飲池或寢或詵則分牛羊之動止閑適悉從筆端畫出而九十維特三十維物又摸寫牛羊之色宛然雲錦之在望至於牧人之何簑笠負餼糧取新蒸博禽獸亦爲之殫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自得而其追隨於淡烟

微雨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內其景象風物樂可想見於言外三章乃言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宛然在目若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詩之善於狀物如此真可謂詩中有畫○徐玄扈曰此詩言牧事與彼苗者度意同

首三章以誰謂發端見前此凋耗今已非復昔時光景○瞿昆湖曰三百維羣還作三百箇爲一羣若直言三百羣便已說盡○陸農師曰羊性善羣放於文羊爲羣大爲獨也○徐倣曰爾羊來思四句正言牛羊之多只將角之濺濺耳之濕濕一想像其形容則衆多景象自瞭然在目○又曰物羣則易爭而羊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七

之角濺濺其無爭可知物多則易耗而牛之耳濕濕其不耗可知○降阿飲池寢詵牛羊之性自爾味四或字便見順適其性處○顧隣初曰牛羊不畏雨亦可隨地得芻今有簑笠餼糧可以任物所適矣○徐玄扈曰說者多以何簑二句爲牧人之善牧所以致牛羊之盛不知牧人善牧不專在此此三章只舉牛羊衆多見成事言之細玩章旨自見○左氏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羸也謂其備腍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三十維物齊其色約有三十種亦是不可勝紀之詞○許南台曰爾牲則其言一切祭祀其用無所不有也○求牧與芻牧人之分以薪

以蒸以雖以唯只是有餘力而為之非牧養有法致然亦非勤於所事之謂○朱克升曰少損曰騫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汚故曰羣疾○徐傲弦曰羊易耗敗故三章獨以羊言○輔潛菴曰羊噪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馴如此牛可知矣

羊之衆多不可勝數論其羣數大約有三百羣與三十維物例看豈有細數可知而羣數反不可知者此說似有理○鄭氏曰爾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

解之

末章許南台曰中興之詩牛羊且盛則年之豐人之衆自是實事故託夢言之○牧人未必實有此夢只設言牧人獻吉夢於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八

王而王使太人占之○徐傲弦曰衆維魚旒維旒只是恍惚所見如此非似人實魚似旒實旒亦非人變為魚旒變為旒之謂兩言曲盡夢中情狀○又曰陰陽不何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為豐年生聚不繁旒何所統故夢旒而旒則為人衆蓋不特以少致多而已○鄒嶧山曰豐年室家要說到宣王身上方見中興氣象非復向之尺靡有黎稼穡卒痒也○徐玄扈曰咏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則淡而無味故於結尾處必推廣言之然要與本題不遠如葛覃咏治葛而未言治服歸寧皆是題外生意此見古人作文之法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呂東萊曰斯于無羊皆宣王初年

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掩之又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潘笠江曰宣王當厲王喪亂之餘而興衰起廢耳目改觀無何幽王嗣位莫紹厥休茗華作歌百物凋耗黍離興嘆寢廟丘虛世道升降之機殆不旋踵可畏哉

節南山

趙士會曰前九章極言尹氏之致亂而未以一言歸之上心乃知前面許多說話雖若刺尹氏其實刺王用之也家父可謂善於立言○徐傲弦曰此詩以不平其心作主乃用人行政之失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九

的根源故首章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遂推本於其心之不平三章言其位高責重宜平其心也四章則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章承言如此則禍亂在所不免而要其所以靖之者亦曰平其心而已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進而百姓受病也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以見其無可往九章言小人之亂皆由尹氏而深咎尹氏之不平十章則原其作誦以冀王心之平而為萬邦之畜也○又曰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小人雖不平其心而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故詩人惓惓於此而庶幾君相之回心易慮也○徐玄扈曰言臣則曰不平其心言君

則曰式訛爾心探本窮源之論也○子華子曰天下所以平者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

首二章南山惟高峻則石自巉巖尹氏惟尊顯則民皆仰望此與意也○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若曰世世尹氏也○張七澤曰首章言民具爾瞻以下五章章有民字正與此相應皆言其失具瞻之望也○輔潛菴曰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且不敢况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蓋小人而若高位未有不厲威肆虐以循人之口者○王氏曰如俛者內熱之謂○徐玄扈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國既卒斬誰曰不然既字斬字皆字法○國非卒斬尚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十

有君子可消禍亂惟已不自改人不敢言所以國祚斬然而無復少延統緒之日也○趙士會曰小人見淺因目前未便斬絕每每忽之然據作為終有斬的日子他所以當察卒字最可味○徐儼弦曰首章病其不監亂二章病其不省心○又曰有實其猗言草木長大滿於山谷見山之生物均平如一以與人之不平也○蕪氏曰草木山之實也草木之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然長也○劉安成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觀之可為集傳第三說之証○嚴華谷曰不平謂何言其職位如山之高峻而不能如山之生物均平也○章小東曰人之所為皆本於心故不平謂何此一篇綱領○顧隣初曰喪亂弘多登

上薦彥說是神怒民言無嘉指警謗說是人怨末句總承

三四章王介甫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孔氏曰尹氏為太師是周根本之臣○宋書曰三公訓護人主恭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缺○朱克升曰政主乎平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循稱百揆宰衡之意○鄒嶧山曰太師所任之職如此見天子待之不為不加四方望之不為不至故下以輔君安民責之○郝鹿野曰俾民不迷疏義謂曉然知所勸懲而無所惑也只是舉直錯枉賞善罰惡使人不迷於趨向之路○呂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鄒嶧山曰四章戒尹氏不自為政而委之匪人因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玩朱傳原重用一人一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姻婭應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下章集傳又開言之其實弗躬弗親便是委政小人非有二也○又曰庶民弗信以其不自為政無以慰其瞻之心而疑之與上不迷相反○輔潛菴曰小人而溢居要職躐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足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總理事務則其勢必至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得以並進矣○朱子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楊見宇曰人必訪問而後知其

賢不肖亦必歷試而後知其能不能今所進之姻亞皆未嘗訪於輿論試以諸艱者也○宋元豐間在用王安石在朝者備多非之安石知法不能行始任用新進澆薄之徒使布列朝廷以及天下而宋遂以殆此王用尹氏之故轍也宋人有言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獨下一勿字○姻亞必有所指應者厚而仕之只極其尊寵之謂味則無口氣但屬姻亞便無使之得點縉紳又何危殆之有○姊妹之夫先後相亞次故曰亞蓋已職以副人望方能使人不逃蓋維四方而天下之心志以一輔天子而天下之趨向以定也連上維吶說來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上

上六章徐傲弦曰亂以禍亂言故曰不均變以災異言故曰不順鞠凶大戾總是第三章天怒人怨之事當隱隱與亂心惡怒相關○鄒嶧山曰要在窮極字認出不均意乖戾字認出不順意○陳行之曰奸先竊發妖氛四起但可謂亂惟是人心倉皇騷動如沸如羹斯為窮極之亂山川崩竭水旱頻仍但可云變惟是人心愁苦呻吟俎侯呪斯為乖戾之變○徐玄扈曰觀此正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矣君子如屈四句言持危定傾易於反手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又曰屈極也至盡心竭力之意○顧隣初曰屈如無違弗屈之屈闕如樂終一闕之闕政有當為者徃於斯近而弗為若平塗而廢步也○

又曰無嘉之言息而相與信從則惡怒違矣○朱氏曰民無怨上之心不平之禍若其遠去耳○呂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弔昊天猶云天不憫恤彼既不愛心如倏如炎歛之乍熾以亂之始生言也憂心如醒如宿酒之未醒指亂之又生言也悛醒二字此字法妙品○又曰誰秉國成與秉國之均應不自為政與弗躬弗親應卒勞百姓與俾民不寧應卒字有終不改之意應上君子如屈四句以上數章每每說民可見民為重也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上

呂東萊曰秉國成者誰乎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辭  
七八章徐玄扈曰詩人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孟東野詩出門猶有礙誰謂天地寬○徐傲弦曰當時尹氏在位而又輔以姻亞之小人其一時所為皆排擊報復之事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譴責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所避哉是以四方靡騁而頓覺天地之隘也○又曰八章言小人暴戾反覆大率指尹氏與其徒也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誑誤遂至視為仇讐終身不合者此理之常不足為怪乃若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其不可窺測如此



與之共事真畏塗矣○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笑中刀也

九十章徐玄扈曰昊天不平即天降愆德之意○鄧潛谷曰相不平王不平也君相一體也○徐傲弦曰尹氏不平而曰昊天不平者蓋尹氏所為若此彼豈能以六尺之軀開此莫大之釁哉天實為之耳我王不寧則不但俾民不寧而已只此一語無限畏天憫人悲號呼籲之意溢於言表○又曰上言不平則亂生於既往者既貽禍於王下言不懲則亂長於將來者又無時而已○昊天不直指尹氏說若天奪其魄而塞其聰也○輔潛菴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十四

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藥臺山曰尹氏猶人之口使不言而人又畏尹氏之威不敢言是以家父不得已而作誦○喬君求曰式詛爾心有日改月化優游浸漬不知其所以然之意○徐傲弦曰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詛者化其前日之惡○姚承菴曰去尹氏之不平而任其可以平天下者庶萬邦賴以畜也凡善畜者與其所欲屏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劉安成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王八年王使家父未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七十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疑此或東遷後詩據此說彼謂幽王之詩者又不可盡信矣○項

容齋曰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蹇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政為太師而逃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嚴華谷曰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正月

徐傲弦曰首二章因詛言而懷隱憂三章言國將淪亾而莫知所止四章嘆其未定於天五章言其莫止於人六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咎王莫能用八章則本王之淫虐言之九章傷其圖敗之晚十章示以用賢之益十一章言禍亂之可畏十二三章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十五

又言小人得志天下受病以見已之所以憂也○徐玄扈曰正雅三頌並當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條理粲然變雅則一時賢人君子悵時悼俗者所為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脉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辭牽合也如此詩只以女寵為主惟君心盡惑故用小人而致詛言使君子失志語意不過如此然却說得何等變幻錯綜反覆不勝悽愴首二章鄭氏曰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讀胡為虺甥胡為鴈矣當時慘虐其民者自可想見繁霜之應固宜○呂東萊曰凡詩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詛言○輔潛菴曰當時君臣安危利災恬然不以為憂而大夫獨憂故曰念我獨

今又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長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也○徐傲曰所憂者大不止一身故曰京東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衆方不察而又不取顯然憂之故曰癩憂○劉執中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王氏曰較爾之善則秀惡可知○徐傲曰秀者苗之草秀言害正之言好醜之言皆出於口則其好也不過為不根之善而其醜也未免為游言之倡此所為訛言而足亂人聽也○輔潛菴曰君子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所以反見侵侮也○柳擘山曰見其獨憂以為矯激見其小心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七

以為過計而妄加排斥故曰有侮○徐玄扈曰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為狂也

許南台曰好言誇諛之言秀言諛謗之言

三四章朱豐城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分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於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辭○徐玄扈曰於何從祿舊謂忠臣義士已不敢不勉但不知人之所從耳愚意不必如此周旋詩人本意只為危言以動之耳○郝鹿野曰受祿不謂食祿謂逃災禍之困饑生人之樂也○許南台曰民以百姓言人以有位言哀我哀之也瞻我瞻之也○張七澤曰自古未有訛言繁興而國家不至於

敗亾者蓋其虛偽反覆之說使人消於是非而眩於名實榮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奸黨並進而不知善類云亾而不知邦國殄瘁職由斯故所以識微君子預為之憂也○禽經云鳥向啼背栖而招集流亾稱鳥合之衆以鳥易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朱克升曰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小大乃無別此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反其意以為與也○何確齋曰亂世人皆危苦但善人受禍之意居多惟無辜者受禍造惡者倖免天皆無所見白故曰夢夢○上言無所控訴是承上語下言終有昭雪是起下意○朱豐城曰福善禍淫天之常理以氣化自盛而衰常有時而變此特其未定之時也及其既定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不為福今日之受福者安知不為禍乎○徐傲曰靡人不勝言不善之人不能勝天也故終之曰伊誰云惜○徐玄扈曰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知天果何時定乎○姚承菴曰瞻彼二章說天道似無常者而實有常王能亟懲此訛言猶可轉禍而為福奈何具曰子聖而莫知所懲也○又曰據詩詞說天之勝人原詩意要人之勝天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七

毛氏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被之園土以為臣僕○徐傲曰周之興也有鳥流於屋之瑞今周將亾不知其瑞當復見於誰之屋也○鄭氏曰以情訴天云有皇上帝使王暴虐

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之

五六章陳行之曰寧莫之懲歸重王說召且訊之者皆王也王既不能禁止而舉朝又誰能辨皆極其痛恨之詞說者謂上無止訛之君下無辨訛之臣血脉殊不貫○徐傲茲曰天下之有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岡陵之崇也則其他無實而可據者又可知已蓋其平日駕為張詡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徐玄扈曰謂山二句不是比體蓋只影借說○又曰平日動輒以聖人自負而於詛言實不知詩意只如此眾說皆非也凡說詩寧淺無深此是第一義○歐陽氏曰鳥之首尾毛色雖堆不異人所難別○謂天四句形容賢者處亂世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可謂曲盡○徐傲茲曰局高天憂天將墜也踏厚地憂地將陷也俱禍之及而莫逃其情之切如此無是事而有是理故曰有倫有脊○朱克升曰卷曲而立身之儀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何確齋曰今於事體而非迂遠無稍謂之有倫近於道理而非鄙倍不經謂之有脊○徐玄扈曰倫序也事未至此而妄言之則無倫○楊見宇曰脊之在背有條理焉故借以為理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九

召彼故老四句只形容朝廷之上唯唯諾諾之風如此同聲附和莫敢矯上之非不過聽言則答而已言故老占夢曾不

平心據實而言一味自以為聖而已誰能非不能謂人皆懼

禍無肯為之一分皂白者博物志云烏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鄭氏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

七八章朱克升曰地力雖薄且能生物天心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為與○胡雙湖曰机有齟齬頓挫之意○徐傲茲曰彼求吾則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為己之重也如不我得必欲其得不憂其不得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此牽制使不得展其手足也如此則前之所以求之者豈真有用之之意哉亂世之於賢人多如此○又曰始迫而出之使不得安居於野是既抗之于野終又拘而執之使不得效用於朝是又抗之於朝也○徐玄扈曰執我仇仇還連下句只是塞遏不行之意○陳行之曰力謂用力如云者實用之也非謂使已盡力○歐陽氏曰以上七章皆言王者信訛言致亂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陳行之曰政者正也故曰今茲之正政暴虐與褒姒蠱惑上下呼應中有一脉貫通如言王政胡為暴厲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蠱惑王心者矣○徐傲茲曰文武之鐘簋猶存纒洛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祗席之間女色之傾人國也如此○唐之宗幸蜀民有來獻者詢之曰臣伏草茅中知有此事久矣正此意○鄧潛谷曰史稱幽暗暴虐詩刺幽王曰今茲之政胡為厲矣又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九

經 63-608

曰念國之為虐乃知暗必虐幽暗厲之階也○劉安成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宗周之易滅似道已然之事且使宗周未滅衰奴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舉前事為監戒當是東遷以後詩

九十章徐傲弦曰前喻求賢於已危而思為難免後喻求賢於未危而思無難免○又曰輻以固較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墜所載輔喻大臣僕喻庶官○王氏讀詩記曰既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國家事已不可為而惓惓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絕險皆設言之以深致痛悼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手

之意○行險喻淫虐陰雨喻大難又字中含行險必失之意在蕪氏說詩每以詩人為君子○陳行之曰味一屢字有旁招俊又而眷顧有加意在

歐陽氏曰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  
十一二三章嚴華谷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昭然易見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惓惓惟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念國之虐是追恨之詞念其階亂以至此也○朱豐城曰旨酒喜敬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其

家之不能恤而何有於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有於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嘆小人之不然也○姚承菴曰比曰洽比所謂小人之交甘如醴也○李氏曰云旋也與其親戚周旋也○念我獨兮連下說猶云靜言思之獨我有隱憂也○許南台曰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此自然之理○陳行之曰味方有穀方字見王正寵用之乃小人得意之日○呂東萊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曰寄矣富人哀此俾獨使民至此蓋甚可憐矣貧富均之受禍總在苦一邊但善政不施窮民固無時而寄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故曰寄矣猶足支持不比俾獨之不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主  
聊生為甚也  
張七澤曰後漢書蔡邕傳速速方穀與天天為偶據此則天天當為微小之義方民之無祿乃天天小人杯喪之矣今本作天天安能非字之誤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徐傲弦曰首三章言災異之變而下則推致變之由也十月無陽羣陰交會此時日食已自孔醜而不臧况又雷霆震騰山崩水溢則災異又叠見所以致此者以皇父為小人之尤引用羣小於外而又交結嬖妾以蠱惑王心於內且其作都一則違時以病民而不仁於下一則貪

利以病國而不忠於上使我竭力以從皇父之役而卒不免於  
饑口則天變實由於人妖也終又推其受禍之深而歸之於命  
無非深著皇父之惡耳○又曰唐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  
蝕卽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也又國語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  
崩卽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也但此詩作於日蝕以後而詩人  
追言其事如此

鄭氏曰此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  
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  
鮑妻嬭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  
是以知然○谷永疏曰閻妻驕扇日以不滅師古曰閻嬖寵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三

之族厲王無道內寵熾盛  
首章徐微弦曰天象民情若不相干天象變於上而迷思下民  
之可哀此詩人之隱憂○鄭乾齋曰首是將言日食之變而先  
紀日月之詳如此○釋名云朔蘇也月光死而復蘊生也○十  
月建亥六陰方用事一陽猶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晦朔  
之間是其月爲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爲陰金寅卯屬  
木而單闕之卯爲陰木是其日又爲純陰彼月之避不避日之  
食不食於此時乎觀焉而今有日食之變是陽微不能勝陰故  
曰可醜○徐玄扈曰亦孔之醜醜之一字詩人之意微矣此日  
而微與國風胡迭而微意同不可就當食字看○劉寧之曰日

月右行於天此推算家將日月五星不及天之度筭之故曰右  
行其實日月五星皆左行○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匝  
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  
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赤  
黃道相交處相撞着○董都陽曰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  
○劉安成曰日月以常度論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  
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召耳○謝疊山曰  
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王小人陵君子大戎侵中國陰道長陽  
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三

二章日月雖有凶咎咎而總之是月不避日故獨以爲月失其  
道○唐荆川曰書云厥罰常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  
良正與扶陽抑陰相左故宜日月告凶○禮曰男教不修陽教  
不得諫見於天日爲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  
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  
事失矣而臣也小人也女謁也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  
壞安得不取譴於日月之災乎故言不用其良爲召災之本○  
嚴華谷曰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爲祥日月吉凶而四  
國無政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

不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桑桂山曰彼月四句只就感應之常說則維其常亦是變中之常也食與微不同上以陰陽之本體較之此以陰陽之勝負較之○唐純宇曰陰陽反背必有不善之事特未知應在何事何人耳如此看於本文何字有味且合警懼之旨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

三章言雷電交作則淫雨必甚天道乖而地道亦變故以川沸山崩陵谷變遷繼之○國語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莊子陰陽分爭故為電○姚承菴曰十月雷已收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雷

聲不宜震電故曰不寧不令○鄒嶧山曰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謝疊山曰明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儆而婉也○徐儼茲曰天地猶人身也人身之氣壅闕於是發而為疹疾結而為贅癘鬱而為壅腫天地之氣舛錯於是日月薄蝕之變亦猶人身之疹疾也有陵谷變遷之異亦猶人身之贅癘也有山崩川溢之患亦猶人身之壅腫也人身之氣非無自而壅闕則天地之氣之舛錯亦必有使之者矣○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淮南子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掩目○國語幽王三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若二代之季矣山崩川竭亡國之徵○徐玄扈曰夫野雉者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二君以知所懲也而卒成中興之業幽王之亡不亦宜乎

高岸二句毛氏曰言易位也鄭氏曰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姚承菴曰心驚惕曰惛創改為懲易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正惛懲之謂也後曾我替御惛惛日瘁二字並

出惛訓為曾未當

四章朱克升曰此卽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禍者但此詩專為皇父而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豎

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音柄之法師氏掌以徵音美詔王○番等之曠職皆根皇父引用來○徐儼茲曰奸臣女后勢常相倚後世宰臣亦有藉官掖之助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言○張七澤曰詩人稱太姒曰淑女稱褒姒曰艷妻淑之一字可盡其賢艷之一字已見其無德○陳行之曰妖豔以色言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熾然也方處者方居其所言其寵方固則所為蠱惑者未艾而皇父之用當益堅矣五章鄭氏曰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胡為我作不卽我謀○朱

豐城曰豈曰不時言其任智而自是也不卽我謀言其恃勢而  
妄作也徹我墻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  
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後固禮之當然  
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動我以徙  
卽徙之於向田卒汙萊根上不時來正徙居之害○孔氏曰汙  
者池停水之名禮曰汙其官而猶焉曰廢生草謂之萊○皇父  
責民以徙而曰禮則然矣蓋假大義以欺民也

六章皇父自以爲是而惟知有己不知有君故老成耆舊之人

王所倚以爲重者國有富民又王所倚以爲安者今但取富人

以爲官而又取富民以爲衛使朝廷之上爲之一空而民間之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五

有車馬者亦俱挑擇以實私邑其爲不忠如此○徐微弦曰人

臣之忠莫大於自聖苟有自聖之心則謂天變不足畏謂人言

不足恤謂君子未必勝已謂小人未必害事於是援富民以爲

黨殖厚利以自私上則不忠於君下則不惠於友而其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又曰專與富人往來則其人可知○又曰尹氏

所引用者弗問弗仕皇父之事上也弗勸遺一老則朝廷之上

布列在位者皆少不更事之人國事所以日非也老成人不可

不惜信矣○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

○謝疊山曰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周有

者詩俊在厥服西周之亾實兆於此○楊冲所曰富人爲卿是

以財納賂而得進者富民徂向是被皇父強勒以從者富人黨  
皇父之惡無專利意富民被皇父之害無黨惡意

七八章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

自謂勞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讒口囂囂而謂之皇父此卽

下民之孽也面是背非原是小人常態專力爲此以構禍亂故

謂孽由人作非謂囂沓背憎之由人也且使讒口得用非皇父

之惡而何○囂聚談之意沓重複之意○據其面相諛悅雖肺

腑可以相欣而轉背便相詆侮諷人之反覆如此○徐微弦曰

我獨居憂財盡不勝其求矣我獨不敢休力疲不勝其役矣○

徐玄扈曰天下亂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不獨以皇父病之故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五

也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

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亦是此意皆善言哀苦之情者也○陸聚岡曰此必從遷

之民故以獨憂獨勞爲言

鄭潛谷曰節南山刺師尹正月刺褒姒十月之交刺皇父而序

皆歸之刺王以正本在王也於是乎有鄴山之禍

兩無正

許南台曰此詩總是責離散之人一章言饑饉之變而怨訴於

天二章言羣臣之散而致戒於王責之之意已寓其中矣三四

章示之以義而責之者甚嚴五六章體之以情而責之者甚切



末章則窮詰其情而正責之也○此詩替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激切忠厚之意藹然如首言天變人離而嘆王不知改圖若初無意於責之者既言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艱汝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應若是忽然也微詞隱諷令人心折

首章趙士會曰因羣臣託言饑饉而離散故註特云推本而言乃言外有當安於命意在○朱豐城曰此姑為怨天之詞以發端也○劉安成曰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故昊天言不駁受天言疾威各以義類而歸怨之耳○徐微弦曰言天以蕩蕩而反隘其恩仁覆而又無其實所謂勞苦困極未嘗不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天

呼天之意○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者俱被滅正天之弗慮弗圖處○孔氏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饑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稔○舍謂置之於死伏為明正其罪

張七澤曰舍置也猶云且置之勿論也伏其辜與史記伏誅

伏字義同

二章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徐玄扈曰周宗既滅乃故為危詞既字乃字法語赫赫宗周二句意同○鄒嶧山曰天道運行未知將何所止人心能統未知

將何所定○止戾說者多分屬天人看來渾說為長○何確齋曰莫知我勛言無與我共事者非勞逸不均之說○朱豐城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亾之兆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衆人皆去已獨居雖鳧勉從事孰得而知之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宵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宵朝夕莫有任其責者矣○王野谷曰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庶曰式賦此詩人冀望之詞而淫虐不已則天變必不可回人心必不可挽矣○徐微弦曰上有側身修行之君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復出為惡之主而九百君子能無蕩析離居之念詩人雖以責臣實以告君也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天

楊冲所曰周宗指周同姓之宗族言既滅是已然事言骨肉無可依也註易姓之禍又落一層意○鄭氏曰周宗銷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於氣無所安定也○又曰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姚承菴曰正大夫離居專避諛譖之禍註云饑饉散去殊不然天變不與人離並重

三章姚承菴曰昊天不駿與昊天疾威雖是咎天實咎王之不能恐懼修省也覆出為惡正言其弗慮弗圖處故下接以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詞意顯然○又曰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為辟言○又曰法言正人主之藥石此言不信誰肯改圖此覆

出爲惡之病根○徐玄扈曰竭身者竭風夜匪懈之誠蓋朝夕維寅之節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傳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所當爲而已非爲人也夫事出爲人尚可諉之於已苟其出於自爲將安諉乎詩人之善善深矣敬者恪居官職勉濟時艱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便涉縱肆非敬身矣句法妙品○又曰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平說各敬其身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其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爲言○唐純宇曰去者以離散爲可優游而居者以挽回非吾能事故曰不相畏各字相字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手

要有着落

四章鄒嶧山四戎成以人離言不遂有玩寇意饑成以天變言不遂有樂禍意○朱克升曰二章言莫知我勸此章言惜惜日瘁見替御之能敬身如此○輔潛菴曰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徐玄扈曰聽言則答亦是據理而言但不宥盡言極諫未必是而從二語善形容中臣遇亂容身畏罪之意○劉須溪曰八字盡臣下落之態○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然辟言亦何由上文

張七澤曰不退者兵勢已成不復可退也不遂者饑歲已成

民生不遂也如此豈不明白舊說殊纏擾○鄭氏曰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於魂無禦止之者饑成而不安謂王在氣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但侍御左右小臣惜惜憂之大臣無念之者衆在位者莫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

五十六章姚承菴曰緊承上說來若爾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亦無怪其然吾諦觀時事誠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不應若是耳○徐玄扈曰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意在言外愈遠愈近愈婉愈切章法神品○又曰匪舌是出與書不啻若是其口出句法相似好言自口誇言自口此傷易者也衷之言訥訥焉

毛詩微言

卷十小雅

手

要有着落

如不出於口恰似用力以出其勢甚艱正與巧言如流反對○毛氏曰巧言從俗如水流轉○瞿昆湖曰忠言反哀以其獲罪佞言胥矣爲其處休俱見嘆意○張七澤曰管勿安云潛龍已不見爲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此詩所謂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者也然有國家者使人監忠言之禍而規巧言之利亦曰殆哉○徐傲弦曰巧言如流惟曰俾躬處休不責其失口於人也亦云可使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於人也詩人之忠厚如此○上期得君而又下顧公議故進退至於兩難若只在道求合則亦未之難矣味云不可使亦云可使口氣只重正人一邊○鄭氏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許南台

曰忠言難合故得罪於君公議不容故見絕於友

鄭氏曰不能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口其身旋見困病

黃氏佐曰匪舌是出謂忠誠內激根心而出之也○謝月航

曰匪舌是出匪但出之於口無益於事而已巧言如流行無

違碍之意

末章薛方山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者更甚

也蓋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

近人情者而彼猶得以有辭惟責之至此則以為吾非不知時

勢之艱也亦非不知汝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

之義豈可若是忍乎彼亦將無辭以解矣○徐傲茲曰言之難

能仕之多患見羣臣之去匪徒饑饉之故也今不云然而第曰

未有室家則非其情矣且未有室家而至癡思泣血何情之痛

切若此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在焉若為惟無家之故則亦不

若是之可哀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孔氏曰人

涕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

故曰泣血○無言不疾只足上之語言憂惶愁慘直至有言言

痛疾者非另有一等畏禍之人也且明是懼禍然必蒙上無家

為辭方見渾融○徐傲茲曰遷字正對出居字看室者即如京

都中官宅子也從隨也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當為刺厲王之

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又曰王流於莒正大夫離居同

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王都謂琬也○

又曰出居往始離居之時○孔氏曰告爾從王都出居於郊

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范華陽曰君子閱周之將以

故招其在下之賢臣使遷於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劉安成

曰上章言周宗既滅卒章又言謂爾遷於王都似東遷之際

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

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

毛詩徵言 卷十小雅

七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一

小受

徐傲弦曰首章言王惑於邪謀二章言小人惑君以邪謀三章言謀之無得於道四章承上而哀其謀之難底於成五章言非無善謀者而王不能用所以謀之不成末章則言禍之隱伏而深憂之也○又曰二章具字有羣然相和之意三章厭字多字四章聽字爭字總是不斷之意○通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即疾威之布亦託之乎天此其立言渾厚處

首章朱克升曰違善從惡所以為邪僻之謀而謀猶若此則喪國亡家之禍必至故視之使人甚病也○陳行之曰謀猶之猶

毛詩微言 卷十一 小雅

屬王謀賊之謀屬臣○鄭驥山曰賊不賊王成事憤事言○姚承菴曰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為曰猶二字有辯○又曰善惡不分便從違莫夾此人君第七事註下一感字斷字極妙○又曰亦孔之叩病在國也即所謂淪胥以敗也

二章朱克升曰淪淪訛面相和而背相詆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同聲附和反唇詆毀只形容他同而不和其處心積慮如此還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至於國豈不可哀○羣然違之而不知天下有公是羣然依之而不知天下有公非王之謀賊不從不賊覆用正由此小人盡惑之也夫以朝廷之上而使小人變亂其是非簧鼓其耳目則王之

謀猶我殆不知其如何究竟矣○徐傲弦曰謀賊則具違不賊則具依若相和然而又曰維通言是爭此淪淪訛之實也○

淪希之曰賊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伊于胡底  
楊見宇曰淪淪訛說只議論多端之意蓋一人之從違既舛則朝廷之物議自騰不作小人情狀說○毛氏曰淪淪然患其上訛訛然不稱其上

三章謀神只借來引起歸重謀夫上發言盈庭是謂孔多而誰敢執其咎則謀之所以不集也議論不關利害則人各得進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此謀國之常態也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天下所以卒至大壞○徐玄扈曰洪範云汝則

毛詩微言 卷十一 小雅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彼之所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如舜之好問好察恃舜之執兩端而用也安有盈庭聚訟可以集事者乎○又曰凡謀出於正則同心以濟國是必有畫一之說惟曰邪謀則衆言淆亂是非遽起人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之利害故迄無成功○又曰一人獨斷成則任其功敗則任其罪所謂執其咎也如鄭子駟曰請從楚駢也任其咎又如衛殺孔達以說於晉此皆所謂執其咎者○嚴華谷曰謂事者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謀欲其行之也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路程圖雖熟走去輒已茫

察竟何得之有

嚴華谷曰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人欲行路必問於  
曾行之人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於道也

四章姚承菴曰上只說得謀之莫定尚未及所以為謀者此復  
承上而傷其為謀之謬也○鄒嶧山曰先民即古聖賢謀猶所  
自出也大道如仁義禮樂等即謀猶所在也聽則感爭則不決  
想見相持之意○嚴華谷曰通言者所見止於目前無遠圖也  
○徐儼弦曰維通言是聽是爭言上之所聽與下之所爭者皆  
邪謀也○徐玄扈曰如彼察室於道謀韓文衣食於奔走祖此  
句法盤庚殺越人於貨亦同○不潰於成就築室說上根是非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三  
相奪來故以謀為無得於道此根爭聽通言來故以為與行道  
之人謀之意各有屬

五章鄒嶧山曰國論不定由淺近之言蕩播國是也聖曰通明  
亦只是一節之聖○靡止靡靡只是引起話頭若因國論之不  
定而并求民之所以不多誤也○向景嚴曰或聖或否見是非  
分明自有定論哲謀庸艾見賢人衆多不乏善謀○姚承菴曰  
聖者善謀善斷可與定國是而哲者則謀可遠謀者熟慮則謀  
可定庸者慎惕謀可無敗艾者剛決謀可無撓○徐玄扈曰洪  
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聽作謀睿作聖

解之者曰貌恭則氣象嚴整誓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人順

故又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聰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  
微則無不通故聖○許南台曰詩人各舉一德觀或字可見其  
實五者之德有則俱有未有得此而遺彼者○鄒嶧山曰如彼  
流泉就賢人言王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阻於屏棄斷喪於  
流落如泉流之往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乃淪胥以  
敗乎胥訓為相言與國家俱敗亡也○徐儼弦曰朝廷之謀議  
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使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  
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裕民之憂以至  
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四  
至敢吐蕃之叛開西夏之變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  
之禍有不始於國是之不定者乎

末章喪亡之禍即隱於不能斷以從善之中故曰無形○人情  
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  
誰則知之暴與馮為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  
於彼一邊也明指喪亡之禍而又不忍顯言其含蓄如此○如  
臨謂將值其禍也如履謂見在於禍也雖若懼禍及已實隱然  
懷憂國之忠意極婉轉○鄒潛谷曰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  
或勝子焉燕安社席或戈矛焉凡厥有謀皆以戒暴虎馮河之  
心將之謀庶其遠乎

小宛

徐儆弦曰首章懷父母以發相戒之端而身與子皆親之枝故二章遂相戒以謹儀三章遂相戒以教子四章又承言所以謹儀教子者亦求無辱於親耳至五章慮患之深恐謹儀教子之外猶有遺法而辱不可免也故曰何自而能善乎末章言哲人猶且懼禍已益不得不然也○徐玄扈曰此篇五典各有深致托喻婉薦寄意高遠比物連類莫妙於此○此詩畢竟朱註為長若以天命不又一語欲作刺王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便說不去

首章鳴鳩雖小猶且努力以戾于天况人心至靈能不憂傷以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五

憂乎親人情念辱及其親未有不為之惕然者○陸農師曰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明發○何確齋曰明發乃事為思慮之始非夜氣清明之謂○有懷二人中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在○顧隣初曰將旦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於此時獨切○秦伯賦鳩飛引小宛之首章

二章徐玄扈曰貌之德恭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温克者內有所持足以勝乎酒而不喪其儀也○又曰壹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湎之意其初僅濡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

哉齊聖對彼昏看只論此二項人意却歸重温克一醉上○嚴華谷曰壹專也謂專務酣飲也○敬儀廣說而不為酒困亦在其中蓋儀雖在外而敬則由衷不可淺淺看做外面工夫○輔潛菴曰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天命指國家大命說去不復來言國將危非修身無以自免也亦有諷及時王意在

唐純宇曰威儀所以定命故以天命不又為言即日監在茲之意

三章朱克升曰既以可公共之理為典又以可變化之理為典

穀以終采菽似以終螟蛉○朱豐城曰物在外猶可采况性善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六

本吾所有乎物之不似者猶可負而化之况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善字廣說不專指敬儀業已修身又欲教子蓋元元本本總是親之一脉無非有懷二人念頭

楊子雲曰螟蛉之子瘞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

之○朱豐城曰蜾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久則螟蛉

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黃東發曰

如雞抱子煖之而使生非即以螟蛉之子為子

四章許南台曰以春令且飛且鳴而不休息與兄弟斯征斯邁

而不自逸○徐玄扈曰飛而且鳴亦有努力之意○徐儆弦曰邁訓勇往力行之意出書皋陶邁種德征訓行之吉也亦進進

不已之意出易拔茅茹以其彙征○易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鄒嶧山曰夙興夜寐只疊上意以起下文○鄭乾齋曰邁征  
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為善之意自昭然  
言外正小註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意思裏面  
五章許南台曰此以物性之反常與刑辟之反常也○淮南子  
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陸師農曰青雀性之竊脂  
者也故以喙粟為失其性○劉安成曰字書行一作犴犴胡地  
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徐玄扈曰宜岸宜獄與糾糾  
為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一言之間而悲慘可掬字法妙品○  
徐徽玄曰謹儀教子特人事之常今鯨寡猶宜岸獄則非意之  
也無妄之災初不論其致之由也故從而稽之於神曰自何  
能穀然卒取法於温恭小心而已其他巧為趨避之術亦非其  
志慮所及也○前云式穀似之此云自何能穀惓惓進善以求  
似先人○嚴華谷曰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見古以  
粟問卜也○握粟出卜即屈原卜居之意自善之道此豈可詢  
之卜者耶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心緒倉皇莫知所以自免握粟  
原非實事○徐玄扈曰此見古人遭亂兢兢夕惕踟躕不自安  
之意  
末章向景巖曰此只求自善之道非另一意或說比上更進一  
步不知上文修為工夫皆此敬慎之心為之非至此始知敬慎

也○徐徽玄曰恭人小心指當世賢者見賢者尚致謹在我尤  
不容不謹也○楊見宇曰温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  
○徐玄扈曰敬慎是立身基本日用應酬千變萬化俱從此一  
念做出○陳行之曰臨木雖危猶有木之可倚臨谷雖危猶有  
地之可藉若水則全無憑依其恐懼益甚見已非恭人小心並  
當戰兢也自何能穀穀在是矣○徐徽玄曰交交章稽神温温  
章法賢蓋幽合於神則無神謹明合於人則無人非禍庶其可  
免  
徐玄扈曰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作一意戰戰兢兢正是效  
法他語意尤宜捷○姚承菴曰恭恭温人是成語不與下作  
對言恭人如集于木而恐墜矣且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而恐  
隕焉又戰戰兢兢如履薄水而恐陷焉慎而又慎蓋若斯之  
至也  
小弁  
徐徽玄曰一章傷已無罪見棄以發思慕之端二章極道其憂  
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以自悲四章歎已之無所依五章歎  
已之不見顧六章則總上章而傷王心之忍七章推其心之忍  
者易惑於讒八章又原讒之所起由王易其言以來之夫易其  
言以來讒邪之口信讒言而有廢黜之加太子所以始雖有不  
忍之情而終則致決絕之言也○朱豐城曰此詩本叙哀痛迫



切之情故以憂之一字爲綱領章內凡七言之○許白雲曰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疾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隕涕也○姚承菴曰孟子云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小弁之憂終身不能解矣

首章沈仲容曰鴉鳥本草謂之慈鴉似鳥而小多羣飛○馮嗣宗曰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鳥卽反哺者其脰白鳴聲啞啞人亦不惡之○姚承菴曰宜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着一歸字可味○徐玄扈曰鳥孝鳥也能反哺蹄飛提提猶得自遂其志我獨見違於親曾鳥之不如也○又曰兩何字重致其審以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九  
探見棄之由正奔往于田號泣於夏天之意非所已之無罪也云如之何亦無可奈何之辭○朱彞城曰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雁謂得罪於父不能保其樂也○罔此詩只我罪伊何與舜於我何哉意同至後君子秉心維其恐之明是怨親朱子曰非小弁者自是未到舜地位只我罪伊何上說何辜於天亦自以爲無罪相似

廣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嚴華谷曰鴉鳥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自罪之辭也○姚承菴曰雁麗也偶雁于不幸也不作憂字解

不幸也不作憂字解

二章朱克升曰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與愛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鞠之爲窟以道路窟畫而言○謝疊山曰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徐玄扈曰疾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姚承菴曰歐歐周道鞠爲茂草不是興宜曰感傷時事知其必至是也故下繫承以我心憂傷晉人云會見銅駝在荆棘中正此意誦此四語惻然有黍離之感

三章植桑梓以遺子孫尚且不輕剪伐之蓋愛其親以及親之所植也況父母乎靡依非泛論人子正以已言○郭嶧山曰瞻者仰望敬事之意依者顧戀追隨之意二句語勢猶云更無依賴惟有父母耳○又曰不屬於毛不離於裏是驚怪不自信之辭○趙士會曰子於父母以天性至情言非謂我瞻依父母父母亦當愛我也○孔氏曰太子爲父所放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之恩故連言之○朱克升曰此與首章皆怨而慕也但首章有控告之意此章有痛切之懷○我辰安在只自咎其命之窮耳猶今人云我命不好六親無緣又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宿南斗○被廢於親至有賊恩之禍故註曰不祥

四章嚴華谷曰言物皆有所依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也○以爛依茂柳荏葦依深淵與意方願若說柳與淵猶能容便

以爛依茂柳荏葦依深淵與意方願若說柳與淵猶能容便

多一轉○徐玄扈曰四五章與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王介甫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屈訓為至言一被棄逐有不知其所終者莫謂假寐承歎雖假寐猶將不暇矣實有置身無地之意註今昔字可刪五章言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沈仲容曰雉感於陽而有聲先鳴而後鼓翼○徐玄扈曰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妻於親無復生人之樂也○壞木棄置人誰視者故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何獨我見棄更無人知也雖是泛說而與王感悟意即在言外寧字可味不作豈字解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十一

六章徐微弦曰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與親之獨恐物之與我同生而異類者也人之於我同類而相求者也皆不比骨肉之親故以為與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毛氏曰墮路塚也左氏云道墮相望○徐玄扈曰舟流不知所屆壞木莫憫其無枝所謂乘心之恐也恐是不憐恤之意對不忍字看非殘忍之恐說到乘心維恐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苟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卹不遑矣而幽王蔽網沉淪始終不悟謂之何哉○陳行之曰乘心字看得虛活猶云存心處心也○楊見宇曰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七章承言王之乘心維恐則謔言何所不入故遂以信讒接之

若曰推原其恐由於信讒或曰離間王心由於讒人皆與無易由言相礙蓋讒者之言雖巧必視吾骨肉之難而入之若愛子之心誠堅則於讒言亦必加察矣王曾不加惠愛而讒言之入遂不從容究察其是非作一氣說不惠不舒只作上語正見乘心之恐處○徐玄扈曰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酬酢則不然來而必受故君子於讒言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賞則其奸立見今乃受而不舍全無阻却審驗之意故曰如或酬之○鄒嶧山曰伐木以物倚其巖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趙士會曰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罪之失宜亦非望他罪讒言而不罪已總是歎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十一

他無可理唯有哀號而已○郝鹿野曰舍字從信字來化字從不惠不究來

嚴華谷曰左傳諸戎倚之註云倚其足是從後牽也言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以繩索從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離絕其本根又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拖而離之使析而為二見父子天性聯屬為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

八章徐玄扈曰說到乘心之恐乞憐哀訴之意不復可加圖題感悟之方更無餘術已是盡情語盡頭路也下言君子信讒却推原見廢之本無易由言又推原信讒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未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冀望感悟愈深愈微綱

繆繆甚于痛哭文章之妙至此可謂筆下有神○又曰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周宗既滅未然後作已然後語臣之與君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後作未然後語子之於親為微言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問首四句莫是與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言人之窺伺隨處而在即如極高深者非山與泉乎而猶未必其無人恐垣墻之外有着耳而聽者也○惟任意而發故曰由言○徐傲弦曰由言非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向微有所左右便是○東宮太子所居承祧太子所事徘徊眷戀蓋猶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十三

有不忘宗國之思焉而身後之事置之莫可誰何讀之一字一淚○姚承菴曰未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亦如之何哉

又曰太行之山能推車巫峽之水能覆舟正喻人心之險也○又曰遊梁發筍語出衛風引古咏歎意極深長不直作宜曰口吻  
朱豐城曰白華之詞簡而莊有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詞緩而切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徐傲弦曰子之事父與臣之事君一也乃小弁之終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

之情奮於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於君父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然又何必為此言哉○徐玄扈曰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萬轉千迴鏡心刻骨而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以至情觸以天性雖復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惓惓望君之一悟也蓋不獨情致委曲其文亦不在東山常棣之下○鄧潛谷曰小弁正月之應也王嬖女耦嫡信訛而繁刑顛寡狂獄禍中於子孫故曰正月之應也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王伯厚曰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

巧言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十四

徐傲弦曰首章大夫遭亂而訴於天二三章原其亂之所由生者以王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是一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一是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是一言讒人之黨不難除特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又曰讒人狡得雖聖世不能盡無而主聽誠聰則讒邪自爾屏息故雖譬之於口如孔甘之可嗜譬之於目如鸞兔之莫測譬之於耳如笙簧之可聽而能移投杆之口卒難移匪石之心有辨讒之責者可以思矣

首章許南台曰亂字不可當讒字看信讒固所以生亂也讒人變亂是非使賢者得罪非所以生亂而何○亂之所及不止一人作詩者亦在其內縱讒人以構亂便是已威便是忝懼卽上

無罪二句而重言之也申吟反覆哀痛之甚○內省實是不疚而遭禍竟出無妄惟天庶其鑿之

二章嚴華谷曰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亂而禍天下也○陳氏謂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至並蓄於胸中而涵之疑信之間日月既久猜忌漸生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數語與此正相發○君子如怒四句不是示以止亂之道乃是憾王之詞言小人每以讒言嘗上意旨視王所好不在讒彼必斂戢讒言以自媚於上視王所好在君子彼又託君子之說以自文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主

誰敢復以讒進者惟王不然是以讒人並起而君子並病耳○徐玄扈曰僭始既涵四字形容讒人之猾賊微巧與夫聽讒之昏惑狐疑曲折殆盡○又曰怒則箴砭去疾社則梁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

不疑矣以此已亂庸可得乎○屢盟則猜漸滋生故曰亂長信盜則奸日猖獗故曰亂暴孔甘則寵日加甚故曰亂餓造句造字各各相應毫髮不爽與上亂之初生四句一意但彼是逆推此是順推○真西山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春秋傳曰賤者竊諸盜○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故其情雖盜而聽其言若津津有味故曰孔甘甘字雖不屬王而中即合皆之不厭意在不言雖甘如王不用何○徐玄扈曰止共止字只盡心竭力之意○姚承菴曰匪其止共正說出小人心事若只就職事說小人之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耳一念一事無非敬之肅將方可當此二字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主

四章崔昆湖曰作之自君子見惟王盡制莫之自聖人見惟聖盡倫○朱克升曰此以能所難能為典○朱子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姚承菴曰廟中有寢制度奕然作造也即營建之意○黃氏佐曰大猷雖人所同然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而亂之者多矣惟聖能定之以為天下極也○朱子謂詩人本意只是惡讒却以寢廟大猷起興惟其所見極大故說出來都是古今大道理此見先王之澤未泯而形之言者自無非義理也○許南台曰秩秩有經綸次第莫則規畫之使一定不可易也○韓詩傳曰趨趨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謝月航曰遇字着力見未遇君子故得恣肆跳梁遇之則情偽立辨

矣

嚴華谷曰遇犬獲之言讒人雖役人得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險豈有善終者哉兎犬皆喻小人也

五章言柔木尚欲樹之言行尚能辯之見不以難而阻也彼讒言雖巧豈能逃吾之辯哉或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與非是行言即浮浪不根之言雖好醜雜出無所定準亦只借以形起讒言之不難辯耳決難以碩與巧當之蓋蛇蛇四句原只足上數句之意而歸重巧言一邊言彼出之於口不自汗顏而君子視之直有如見肺肝者何難之有○徐玄扈曰凡善言由心而出自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七

呂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聽來往行言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後章緝緝翻翻言往來以行其好也往來行言正翻翻之意○鄭氏曰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張七澤曰碩言巧言當與好言秀言例看是非好

醜皆不足據正所謂浮浪不根者也然既得其心亦何難辨哉出自口矣正與匪舌是出相反○姚承菴曰碩言而發之蛇蛇便有委曲轉措之狀真實由中語決不如是

六章輔潛菴曰彼何人斯章東萊以為非獨賤惡之且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為惡者弱黨惡者寡是以易驅除也○彼何人斯已是彼之不足數而曰居河之麋又是箇下流賤品曰微虺之疾又設詞以極狀其醜態其人亦大略可視矣夫既無拳勇又能為亂意其勇有非人所及知者既然微且虺平居不可屈伸亦何能為勇哉而為謀將多若此意必有助之者矣然究其黨與能有幾人亦何足畏之有○鄒嶧山曰玩朱傳居河之麋三句是一意既微且虺三句是一意末句是總承二意首之○職為亂階箋云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徐玄扈曰大都亂世小人多有乘權握勢憑藉寵靈枝黨扶疎盤結根據人主縱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章甚言其易見王任用之過也○又曰凡詩體皆以二句為節如此章只宜疊疊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破碎以就其說○國家之有小人其強悍拔扈者多易敗而奸深詭譎者多難驅此何以故為其心如重淵之不可窺而知之實難其言如懸河之不可禦而辨之實難此其所以卒至覆國不然雖有羿莽之權力章蔡之結黨決而除之如發蒙振落耳詩人由心不難知言不難辨而始推及於黨不

難除意深遠矣

申公詩說合巧言何人斯為一篇

何人斯

許南台曰此詩與前篇相似但前篇先刺聽讒者此則專刺讒人耳上六章邈其今日之薄而猶望之其詞婉下是追其昔日之厚而究極之其詞嚴詞不迫而意獨至○徐玄扈曰暴公之於蘇公既以讒諧相加遺矣復何面目見之所以欲見而難於見也通篇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為快則彼愧汗慚悚羞澁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譏排擠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握西秦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尤

悉見故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語語刺心鍼鍼見血徒曰責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張七澤曰諍人之人難施肩目所以藏形匿跡若被諍之人於心無愧明目張膽無不可復見也是以屢屢欲其一來雖曰望之實以愧之○又曰此詩首之以其心孔艱而終之曰以極反側正首尾相應處而小人之情態盡於此矣○孔氏曰周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

首章揚見字曰總見暴公之心術只孔艱二字伊誰二語亦是設詞以相呼應註似多著一問字又暴公之諍已也明矣亦不是詩人語氣特解經活法○鄂潛谷曰心易易知執面背焉乃

如之人也心何艱也否難知也候焉如貫忽乃飄風候焉據虎怒為鬼域人心之危至此哉○諍已者明明是暴公而若直斥暴公情詞便不委曲故特設為一人以寬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若疑可解不解我雖不說暴公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徐玄扈曰孔艱舊云艱險此詩責人忠厚豈宜開口便罵正謂逃梁不入其用心殊太過耳

二章輔潛菴曰諍人者自是無面目見人然其自解必曰此人不足見也故詰之○顧隣初曰即不入唁我便是不可云我為可矣非謂諍已為不可也○趙士會曰不責其諍已而責其入唁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三

可謂善於立言  
鄭氏曰汝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姚承菴曰始者不如今不宜一直說下若曰爾始者遇我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者爾云我不可故不入唁我乎不然胡若是怒也

三章徐玄扈曰聞其聲不見其人形容諍人情狀如鬼如魅可鄙可羞俯仰天人無辭抵對惟自汗顏而已○又曰不愧二句還在蹤跡詭秘上說註云奈何其諍我也大覺顯然○何確齋曰不愧不畏乃抑揚之詞猶言縱不畏人獨不畏天乎言其俱無所畏也○輔潛庵曰古人責人往往至天○不見其身亦只

不入門便是非別可躲閃○姚承菴曰小人面相和背實相詆然欲自揜蔽若非已諳之者然未嘗不欲一至其庭而良心終不容昧欲行又且自止真有遊梁而不入遊陳而不見一段光景此詩形容殆盡

四章徐傲弦曰三章至五章皆模寫小人詭秘急遽之狀所謂兔兔遇犬莫得而遁者○鄒嶧山曰往來若飄風亦不見其身之意○嚴華谷曰迴風爲飄飄風迴旋無定○徐玄扈曰胡不自北四句不要說惡其相值只是相值而不入爲可疑故曰祇攪我心況逃梁而使我知之便是相值不必真見其人也

五章非特脂車是託言即託以亟行亦是設爲之語特欲多方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五

攻詰之使之捫心自愧耳○姚承菴曰云何其肝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徐傲弦曰一則曰胡迹我梁祇攪我心再則曰壹者之來云何其肝夫既知其諳我矣而猶爲是望之之辭非故假此以愧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則既有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素而爲是諳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

六章向景巖曰上是因其去而望之此又因其來而望之言外皆有讒人自愧而不敢來意在○張七澤曰俾我祇也殊有意味若曰我心以一見爲安爾之不一來也於心寧獨安乎

七章姚承菴曰通前就讒人踪跡可疑說而至此始以正言責

之也相知何待於今日相信何待於詛盟若此云者正謂面是背非非協恭和衷之証耳○張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壘虎勢相吹比如物之相貫○鄒嶧山曰吹壘吹箎指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爲附和說如貫者同心一統之義我知謂知其體國之忠敬身之義也○韓詩傳曰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孔氏曰盟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詩云三物皆詛所用故總言之○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末章徐傲弦曰言爾雖逃梁而不入聞聲而不見而爾之面目固覩然視人也作詩以絕之而猶曰好歌尚欲動其悔悟之心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五

耳且此詩溫厚和平委曲漸次略無一毫忿疾之意謂之好歌誠非虛語○埤雅域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沈仲容曰賊無目似斃能以氣射故名射工○覲然以面目相對正是無恥後世用此句者以爲愧恥非也○徐玄扈曰既云知我而復諳之故曰反側至此始露諳意然只言始厚終薄便了終不說出○又曰詳味此詩語意婉曲規諷若不見其爲絕之者而其人之心事暗昧踪跡詭譎翻雲覆雨之態發露無遺所謂綿裏藏鍼只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兩言已是一時斷案

姚承菴曰視人罔極與讒人罔極義同言爾覲然亦有面目乃視人何若是罔極乎正發其情之奸也若作與人相視無



寤極之時覺粗以極反側二極字正相應言就爾情之無底極處作此詩以究極之也

徐傲弦曰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然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然也○鄧潛谷曰小弁父子之讒也巧言君臣之讒也何人斯朋友之讒也

恭伯

徐傲弦曰首二章設喻以責之也次二章忠告以誨之也五六章既仰天而訴之又求天以制之也末章言作詩以為君子之戒○又曰宮中之獄曰永巷此詩所謂巷伯蓋掌宮中之獄者也○曹氏曰官為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鄭氏曰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首二章許南台曰舊謂一章是餽小以為大二章是構虛而為實然看註微張大張總是言讒人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姚承菴曰妻妾哆侈總是無形影之詞言譖人者必說成一片錦方聳動得人必做成一箇箕方可簸揚得人乃其所為俱夢空造出特妻兮斐兮吟兮吟兮以成之者也○貝文似錦而實非錦南箕似箕而實非箕故以為讒言無實之喻○就其妻妾斐然

者裝點藻飾是為文之使大就其侈侈然者到處播揚是為張之使大惟深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構以驟張之故言其詭語各有當也○鄭氏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史記天官書云箕為教官曰口舌○莫知其謀所由來故意其必有陰主之者

三四章朱豐城曰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陳行之曰緝緝雖口舌聲合得緝人之罪而言有條理在倏往倏來亦不肯安靜自處意謂爾不信謂其言不信實也不是聽信之信○意欲尋覓他人之罪故先以緝緝翩翩形容其譖之狀意欲造為譖人之言故先以捷捷

幡幡形容其譖之巧語各有當○徐傲弦曰譖人之事豈可恃以為常君能聽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君能以吾之言加罪於人亦能以人之言加罪於吾且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故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亦自古譖人者之常理也○徐玄扈曰輕信之門既啟則反中之禍不測且駕妄鑿空猶使忠賢之臣橫罹其毒而况罪盈惡積能保譖佞之輩不伏其事○輔潛庵曰慎爾言也自譖者而言豈不爾受自聽者而言○姚承菴曰慎爾言也是將後日致人之疑者勸其不為譖非教人慎為譖也

五六章徐玄扈曰好好猶揚揚也草草猶慘慘也視者鑒視別

白之然鑿別驕人正所以憫惟夢人也○驕人志得意滿故言好好夢人垂首喪氣故言草草惟鑿視之驕人庶以少戢惟矜憐之勞人庶以得安○趙士會曰上之求訴於天以王之不明下之求制於天以王之不振○投界有北非謂其地之能容也只寒涼不毛之地非人所居置之此以擯棄之○孔氏曰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也

末章徐傲弦曰以地道卑之有益於高興作詩賤之有俾於貴也○楊宜下濕其地最卑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隄防自固故曰倚於畝丘非加楊園於其上也○陳行之曰自出入起居以至微言微動皆不敢苟而嘗以華髮墜後之言自防方是教聽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五

○輔潛菴曰詩始於傲者進而管之也君若受之則受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徐傲弦曰巷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有裨益於人也

鄭氏曰欲知楊園之道者當先歷畝丘言此譏人欲語大臣故從近小者始

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上下其得免乎

谷風

徐傲弦曰首二章與時有安危友則厚於危而薄於安末章喻

事有得失友則忘其得而計其失噫此翟公所以書門朱穆所以絕交也○唐荆川曰看此詩須會怨而不怒意思

首二章朱克升曰首以物之相須與人之相與後二句在與外後章則以物之常與人之無常○向景嚴曰維予與女重予字

女轉棄予重女字○維風及雨氣類相感而從故以為友朋之與風發而雨隨之及風之回旋若車輪俱有周旋不舍之意在

○徐方扈曰維予與女義同轉轉女轉棄予別有參商次章之意更甚於此真予於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路傍之散

屣○時方患難生死共之是女方恃予以無恐也此雖朋友之誼固然而予心則可諒矣詞氣一味和平故曰詩可以怨○擬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五

樂府云昔君與我今形影潛結今君與我今雲飛兩絕昔君與我今音響相和今君與我今落葉去柯昔君與我今金石無虧

今君與我今星滅光離○如遺言不復置念頭上古詩云棄我如遺迹加一迹字發明為多

末章薛希之曰此以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比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也○朱克升曰谷風生物之功甚大而猶有所憾功之難全固然也○鄧潛谷曰山崖巖戴石迫峻多風即風雨和

草木不生矣蓋其薄也○山顛之上風雖無遠不及而其間死草萎木不終無焉無有草而必不死者無有木而必不萎者執此以例朋友責人亦可少寬矣○趙士會曰相親而至相棄總

是世味中薄惡之態此若曰我或有以致之然終屬小怨以周旋患難較之其數不勝也○小怨只如語言爭忿偶有嫌隙不足計較者也忘字思字正所謂女釋素于耳証似與體實有斟酌○呂與叔曰急則相求緩則相釋恩厚不知小怨必計皆小人之交也○張七澤曰篇言忘大德思小怨乃見其所以相棄之故夫友道之絕未有不超於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未蓋自怨生也然詩人之詞怨而不怒庶幾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耶又序以為刺幽理或有之夫使在上者有伐木之和平則人人薦於友誼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薄非王而謹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毛詩徵言 卷十一 小雅

七

麥菽

徐傲弦曰首二章因不得終養而發哀慕之端三章承言不得終養乃子之責而哀慕之極四章追言親恩之大而報無由末二章則道其痛恨不平之意也○趙士會曰但叙已痛親之情而無一毫怨上之意意旨深矣○章小東曰玩詩意似言孝子行役使父母在家無人奉養以死故云

首二章嚴華谷曰始生為我長大為我猶可食高則無用與飢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為薪之意同○郝鹿野曰集傳以為美材四字追本父母之心推到今日不副其望以致自傷之意也○姚承菴曰勞瘁者劬勞而至於瘁也○人子即得終養且不

能酬恩於萬一而況養不及待以遺終天之恨烏得而弗悲哀哀之云蓋重自痛心非哀父母之劬勞也

三章徐傲弦曰餅之聲矣章皆深悲至痛之詞○朱克升曰餅取給於曩親仰給於子理相似也○劉安成曰餅壘取相資之義不取義於餅壘之大小如左傳鄭于太叔云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以壘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鮮民即如今人云孤子也雖若泛言實深自痛恨○抱苦在心鬱鬱不自得神魂不定悵悵無所之銜恤摩至四字形容真切句法妙品

鄭氏曰餅小而盡壘大而盈言壘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毛詩徵言 卷十一 小雅

天

四章徐傲弦曰生者本其氣也如萬物資生之生鞠者成其形也拊者拊循之謂防其警長育謂即其起居時其飲食鞠育皆訓養而養實不同鞠是胎養育是乳養長是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有如雞之抱卵照姬而煖休之也顧謂旋視復謂旋視之不厭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今北方人猶置子於腹是也○徐玄扈曰人有德於我我以德報之則稱天之覆育生成何德可稱乎○又曰嗟夫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而況於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其哀痛可勝道哉○楊子雲曰父母人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

○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庶識此詩之義

末二章朱克升曰山高則風必疾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輔潛菴曰至末後方及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姚承菴曰南山君象烈烈威嚴之意飄風發言其政令之迅疾不順乎人情非與也註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一則字

無謂

朱豐城曰陟岵鳴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夢我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歿之時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覆流涕者非人子也

大東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无

徐傲茲曰首章槩言困役傷財之意二三章言東人財力之俱困而上之人所當恤也四章承言惟賦役不均是以東人憂勞而西人得志五章又言惟西人得志是以出之者甚艱而視之者甚易庶幾所之於天而惟夫其我恤耳六章又言我雖求助於天而天亦卒莫之助七章則言天非惟不我助而反為我困矣夫始而求助於天蓋以取諸地者既竭無以應西人之求終而歸咎於天者則以君人之莫恤故為不得已之詞也○又曰俯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於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於自仰觀乾象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非見困者哉○張七澤曰此詩自翰翰

佩璣以上叙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皆是虛空中生出議論縱橫變幻不可端倪以文辭觀之亦天下之至奇也○徐玄扈曰此詩立言有法意趣深長至後而說天一段悽切無聊挈悲雪涕吟咏再四可為太息○孔氏曰

譚國在京師之東

首章何確齋曰此即簋食由棘七以升與君子小人由周道以行也○有簋以盛黍稷而饌然其滿則必有棘七以載鼎肉而揀然其曲饌則不平揀則不直故取以為平直之典初無大義○孔氏曰雜記喪祭七用桑吉祭及賓客之七用棘古之祭祀

毛詩微言

卷十一小雅

无

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故實用七載之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鄧潛谷曰道如砥平無傾也直如矢正無曲也均平之極也今如何矣○鄧嶧山曰羣臣履此道以朝周庶民視此道以歸往古道依然而時事頓異故特傷之○徐玄扈曰潛焉出涕含悲蓄怨所謂望城欲哭也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所以未宜露出

又曰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極一時之盛沿途小民莫不踴躍瞻望其威儀快視其丰采故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或云視行也行則視地殊無意味

二章徐傲茲曰上是傷於財下是困於役以末句總承者大謬  
輔潛菴曰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既往既來言其  
往來之不一也夫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則君子履之而小人視  
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痛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  
同如此○徐玄扈曰葛屨履霜公子周行只此四句東人蕭條  
煩苦之狀如在目前○王伯厚曰賈侯多藏食墨之臣為蠹賊  
杆袖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珍資澤於下民也  
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

鄭氏曰小也大也謂賦役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  
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五

三章以獲薪尚不可浸與勞人豈不可哀後因興意而相形例  
說已不足與然歸重可息東人望西人之我憐也○徐玄扈曰  
憐人不專力役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也不盡人力  
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又曰契刻也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  
○張七澤曰契契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時說皆以為  
契契而寤歎者乃可哀之憐人也此與興意不協○鄧潛谷曰  
周徹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薪之效也  
四章嚴華谷曰以下國供賦役為當然不矜念之也○陳行之  
曰上言東人之勞敝已盡首二句只是引起之辭不與西人平  
重○鄒嶧山曰只平平說去而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之意自見

不用分析○徐玄扈曰粲粲衣服何如杆袖其空能罷是衰必  
非葛屨履霜百僚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此二章相反之意○左  
傳同官為僚○揚升菴曰寮小官同官為寮亦指齊署同官為  
義○毛氏曰是試用於百官也○朱豐城曰別舟人私人言之  
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東西人之子只大槩言東人西人耳  
子字勿泥

徐玄扈曰五章以下只形容其愁困無聊之情不用着相說說  
着相便呆○又曰出之艱視之易蓋得志之時不復知民生之  
苦人情大抵如此○又曰天何助於人而望之情之無所於托  
也天何仇於人而憾之思之無所於極也○徐傲茲曰天心無

毛詩徵言 卷十一小雅

五

私而望其有助於已天象其心而怨其反助於西皆詩人善形  
容處○饋之酒與佩此本在供億外因西人需索不已出於無  
可奈何不然東人饗殮且不給何有於酒衣服且不完何有於  
佩獨其取之盡錙銖而又用之如泥沙所以可恨○漿即酒也  
對下長字其義自見然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又素問  
云今時之人以酒為漿漿似酒之薄者○呂東萊曰後漢輿服  
志云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征不息釋去絛佩留其係璲  
以為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絛佩既廢秦乃以采組  
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仍秦制而不改故加之以雙  
印佩刀之飾○歐陽氏曰不言日月之光而言雲漢之光者謂

不能下監也○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又曰織女三星鼎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又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無東○劉執中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啟明長庚總言不能助日使長俾我營作非照我夜作之謂○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簸揚挹酒屬上則均爲無助之意照下則不過引起之詞○想南斗不常見見則其柄必指西故云

毛詩教言

卷十一卜筮

七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十二

四月

向景巖曰首三章言禍亂日進而四章則原其亂所由起五章傷其亂方不息六章訖已之難免亂七章恐其亂終莫逃如此則誠可哀矣故八章則詩以告哀也○禍亂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似與體○彭廬陵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歡樂者遇之則爲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爲惡况今夏則苦其薰灼秋則悲其凋瘵冬則傷其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成感其心無一時得自寬焉○獨舉三時而不及春以春日暄妍萬物和暢與亂世景象原不同自古毛詩徵言 卷十二卜筮 一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即四時可想見矣

首章以暑之難去與亂之難堪而天猶不終以暑困人先祖何恐以亂病我當言四月維夏直至六月而暑始徂既不失禍亂日進之意而徂字又有着落○朱克升曰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又曰二章言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免與亂離爲害則無處可安○韓詩傳曰百卉具腓腓變也俱變而黃也○亂離瘦矣猶云遭此亂離之苦勿作憂之而病說

三章朱克升曰言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毅而我害其情不相似但亂則俱害而云然者自傷之甚耳○呂東萊曰秋日

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四章姚承菴曰緊承上說凡民之不勝其苦者猶殘賊之臣用於上也○楊見宇曰山有美材昭然可見與在位者變惡而竟不知其然蓋暗指王也不敢斥言而曰誰尤寓意深矣○楊見宇曰卉雖訓草而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徐儼曰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修好之害也蓋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

五章陳行之曰泉水之流猶有時而清與禍亂之遭乃無時而善曷云能毅卽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意○徐玄扈曰我日構禍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二

所謂繪繳充墜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弄也○姚承菴曰日構禍云者正照上看非遭酷暴卽逢凄烈欲解脫而不能也

六章江漢猶得爲南國之紀而吾曾不得蒙王之察雖鞠躬盡瘁而竟莫我有也以人情不如物理爲與○焦氏易林曰江淮河漢天之與府衆利所積可以饒有

姚承菴曰盡瘁不就臣說言民望王留此盡瘁之臣以爲民庇也廢爲殘賊之臣用則盡瘁以仕之人熟語正相應  
七章言王既莫我有卽宜遠避深藏而我則人也其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乎淵明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意頗相似○

陳行之曰此與奚其適歸意不同蓋上就天下之亂言是悲傷感慨之詞此以處世之勢言乃無奈自安之詞

末章以地各有所生與民不遂其生而維有歌以告哀也○楊見宇曰作歌不敢他及惟與聽者之一悟而或憫恤之云爾情如何其可憐也○徐儼曰味其語意當時之亂有使人恐恐然不敢言者又可知矣○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吾民獨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蓋深達此旨也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鄧潛谷曰周衰楚最先叛擅淫名盡漢陽諸姬豈四月所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三

北山

一章叙已行役之苦二章歎人臣皆當供役而已獨賢勞三章正原已所以獨勞而未則歷叙役使不均之事○徐玄扈曰此以悲楚之意達委婉之詞詩真可以怨矣

首章登山采芑只是羈旅在外而覽物興思其朝夕從事中尚勿露獨賢意無論已之思親不置與親之念我不忘只不得養便是憂我父母處○楊冲所曰借借士子只詩人自道勿泥注皆字而謂已與共事之人也

二三章鄒嶧山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豈率土之臣盡不堪任使者哉何謂我獨賢而使從事也○未



老卽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營此卽所謂賢也獨其未老方將者獨予一人乎哉言外有無限感慨○姚承菴曰傍傍卽旁午之意○謝氏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膂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四章至末輔潛菴曰此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詞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人臣職在奉公卽勞瘁何敢辭卽燕逸誰敢羨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奚堪彼獨何幸就兩人並觀大夫之不均自見矣○薛希之曰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無將大車

輔潛菴曰行役者進而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何確齋曰三章皆卽將車者之自汗以興憂思之自病而無聊不堪之意蓋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至不敢思可傷也已○楊見宇曰車在塵中冥冥不可見與人在憂中頽頽不能出○徐玄扈曰言百憂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頽訓小明九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蒂只見有此事也○黃氏佐曰不出於頽者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故欲無思百憂○趙士會曰自累謂空自煩憊一番也○多憂則損志多思則傷神鬱鬱不得舒非自累其心而何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五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陶逸則曰塵飛冥冥不出於頽真有小入蒙蔽之象但力可進則亦能退決非自悔其進小人亦無從旁見大夫將進小人而作此以諷也○戴岷隱曰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

小明

楊見宇曰前三章傷已之久役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也終之以戒僚友乃益所以自傷耳○鄒嶧山曰此詩大夫多不平之情畢竟有因勞思逸意在○徐傲

弦曰此詩身在於外而念其在朝之朋舊末又愛人以德而相  
為戒勉之詞絕無怨懟之意輔氏謂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  
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詞也

首章薛方山曰此言經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毒  
之藥而甚苦也○孔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  
月之吉亦朔日也○明是戀戀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伸說  
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如雨耳固非別久懷思而與其悟亦不  
明言我勞彼逸而至忿憾不平也○姚承菴曰每一念及不覺  
涕零蓋畏之甚也而詞若想念云爾○趙士會曰此詩遭讒畏  
譏故以微詞隱諷共入即下君子下方戒以靖共則此正不共  
毛詩傳言 卷十二小雅 六  
事之人蓋反詞也當時禁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曰畏此罪  
咎○輔潛菴曰罪咎言其以罪加人如網吾取物而物有不及  
知者也

二三章惟身獨而事眾則無閒暇之日而歸並無期故自歎其  
獨勞而不暇也○袁元峰曰惓惓懷顧亦有內顧傷悲之意非  
顧念朋友而然也○姚承菴曰涕零如雨不言而自傷也惓惓  
懷顧回視而恐及也若云念此僚友則惓惓懷顧下又說豈不  
懷歸將何以解○又曰念我獨兮便見非眾之所與回邪者交  
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徐儼弦曰此言歲忽已暮而百  
工皆休所見皆采蕭穫菽之事全是收拾的光景夫在人已

畢厥之事而在我猶無言歸之期則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  
正敢誰怨哉○許白雲曰詩言其毒太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  
三章乃言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詩之忠厚也○古  
詩云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亦興  
言出宿之旨○姚承菴曰譴怒是明人之於罪咎也反覆是暗  
中之於罪咎也小人之可畏如此○趙士會曰反覆証傾側無  
常分明指小人致人於罪咎刑辟無常則無罪者不敢自保故  
云反覆但不宜指王言

楊見宇曰自詒伊戚只是以義命自安與自詒伊阻一樣若  
作不能見幾遠去則詞過憤激恐非渾厚之旨且戒他人以  
靖恭而自欲遠避亦自相矛盾矣  
毛詩傳言 卷十二小雅 七

四五章陳行之曰無恒安處言為人當勞不可溺於安也非安  
危相倚之謂○徐儼弦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書註云靖安也  
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也共者敬其所有事而不忘緩悅從如度  
共兩位之共○黃氏佐曰與猶助也戒其去助正直使得以行  
其志非謂親賢以自補助也○顧仲恭曰正直是與詩人指自  
己一輩人說將前後章通看詩意了然○姚承菴曰凡人相與  
以心人可欺也此心之神不可欺惟正直是與此心可質於神  
明好是正直較與尤深所謂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也○  
顧隣初曰永保祿位正得安處之常意

游笠江曰此詩因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然於已無獨賢之恨於彼無情疾之辭小明詩人亦賢矣

旅華谷曰此欲去不得而為自寬之詞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惟觀神之鑿之耳○呂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卒章又申言之也○鄧潛谷曰小明悔仕於亂世也世亂則彥聖有技必置之艱虞投之煩劇甚而挖斲之靡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

明畏其罪咎古之危邦不入不居有以也夫○子貢傳曰幽

王出居於箕賦小明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八

前三章聞今樂而思先王隱刺之也末一章歎今王之樂仍不異先王微諷之也首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決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荒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若初不覺其為刺者而諷刺之意宛然言外如明說樂是而人非似傷溫厚之旨○鄭氏曰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李迂仲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首三章湯湯沚沚三洲雖只變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久意或云淮中自有三洲詩人直賦當時所見耳意味索然

○懷允不忘只說懷其人而不言懷之所在含蓄意味無窮直令人棲神千載之上○先王無留連之樂作樂必因心宣化故獨懷之不忘○許南台曰樂之有節便是德之有回只理以御情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意○鼓猶擊也即鼓鐘與伐鼗相對其義自明○憂結於心為之斂動此字法妙品○其德不猶只空說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荒亂意在言外

末章馬賁與曰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為主眾音並作以笙為主磬止則笙亦止是謂笙磬同音先之以雅終之以南乘將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是謂以籥不借○鄭氏曰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徐徵弦曰樂之章有詩樂之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九

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此所謂不借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籥而協大音也

陶逸則曰鄭箋以雅為萬舞南為夷舞籥為翟舞三舞皆不借差朱子以雅為二雅南為二南不知所謂二雅者此鼓鐘之詩在其中否

徐徵弦曰鼓鐘一篇朱子雖引蘇氏王氏之說而解之蓋亦未敢信其必然而又曰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蓋不可考矣○歐陽永叔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

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明矣○嚴華谷曰幽王東巡不經見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許即史也

魯申公許說以鼓鐘祈招北山綿蠻青蠅小東宛柳小明小弁巷伯巧言小旻鳴鳩白華角弓十月之交正月賓之初筵懿戒四月麥莪節谷風都人士爲小正傳曰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於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於上或士君子怨思於下亦皆出於好惡之公而得夫性情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鑿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鄭毛詩傳言 卷十二小卷 十

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於謫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於樂而後農故鐘鼓後次以菴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焉聖人惻怛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

楚茨

徐儼弦曰此詩廢徹不遵以上皆事神受福之節以下皆燕私稱慶之事然宴只是祭中一事○姚承菴曰此述公卿力田以修祭祀故首章序黍稷豐盈爲酒食以致祭有酒食必備犧牲故次章序奉牛羊以承祭然承祭不可不敬故三章序主祭與助祭者執事之恪以備舉祭祀之禮各章係以受福者樂章一

升奏爲一闕故云爾其實通重奉祭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致告以下然後叙神飲其祭而錫之以福祿五章叙其祭畢而舉燕六章則叙燕私之事而併載于燕者之慶詞見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以將之此公卿必力田以奉祭也讀書必融會此旨若徒泥於文字便支離破碎不足以言詩矣○總意亦大槩舉重而言不然下文爲豆孔庶亦有穀物爲俎孔碩亦是牲物有不得拘拘泥說者矣

徐儼弦曰通詩有次序自祝祭于枋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所謂索祭祀於枋是也其曰絜爾牛羊剝亨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所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是也其曰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所謂主人洗爵獻尸是也其曰以膳從者是主婦亞獻之時特牲所謂主婦洗爵獻尸是也其曰獻酢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旅酬之時特牲所謂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燠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所謂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孝孫是也至禮備樂和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作階聽祝致利成時少牢所謂主人出立於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所謂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所謂主人作俎籩豆及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是也

首章葉臺山曰此言力農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

而言○徐傲弦曰古人墾闢非專爲我而曰我藝黍稷者謂彼將開萬世粒食之源而因使我得以藝黍稷耳○與與有豐溢意翼翼有比次意自其未獲言我倉是納之於室我廩是積之於場自其已獲言以是黍稷釀之爲酒黍之爲食而將何以乎以之祭神而享而祀以之獻尸而妥而侑而因以介福焉數以字相通而來疊疊相承看○李寶之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神○陳祥道曰羹定詔於堂然後延至於與尸坐其北主人拜安尸而奠爵舉焉○郊特牲曰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二章徐傲弦曰濟濟五句是薦牲之敬祝祭于枋是求神之誠

毛詩徵言 卷十二小雅

士

是皇神當尊位而來格是享神俛皇尸而來享○輔潛庵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濟濟踴踴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葉桂山曰濟濟自容貌言猶所謂冠裳濟濟是也踴踴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踴兮是也○鄒嶧山曰絜牛羊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刺享肆將合有人而四或字則以事言非其人言也○周禮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又曰享人掌共鼎以給水火之齊○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枋尚曰求諸遠者與○鄭淡泉曰正祭於堂釋祭於枋釋祭之枋在廟門外正祭之枋在廟門內○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鄒

嶧山曰祝祭廟門內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於此非詔門內屏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又曰儀文兼至備典則昭明著也神無形故曰皇即如在其上之意尸有象故曰享即嗜其飲食之意○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詩不說巫當便是尸也○楊見宇曰龍壽即介福此即所謂孝孫有慶也○徐傲弦曰濟濟二章是方祭盡其禮而獲福當祭盡其敬而獲福蓋方祭不患敬不至故王盡禮言當祭不患禮不至故王盡敬言

馮嗣宗曰古潔字通作絜劉執中云絜者在滌而芻之也今以絜爲度義出自妄臆○何休曰滌滌帝牲三牢之處滌取其蕩滌潔清

毛詩徵言 卷十二小雅

士

三章瞿昆湖曰此章以敬爲主重在公卿上見執爨主婦之敬與賓客少長之敬皆公卿之敬也○孔氏曰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丘氏曰爲俎謂載牲體於俎○黃氏佐曰孔碩就言牲體之碩所謂博碩肥膾是也○孔氏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鄭淡泉曰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內羞以穀物醢食糝食也庶羞以牲物羊豕麋也○許南台曰執爨之敬就執事言故曰踏踏主婦之敬就交神言故曰莫莫爲賓爲客爲

字輕說不重筮戒意○旅酬是獻尸之後而導飲非祭畢而飲也○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鄒嶧山曰東西互對飲曰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曰錯○陳行之曰卒度謂盡合法度卒獲者謂盡能得宜然不言從獻之初而乃言獻酬之事者蓋旅酬時舒氣解顏不復如向之嚴肅也到此而終無失禮謹諱從前之敬可知矣○姚承菴曰神保是格與上神保是享蓋云必如是而後可致神之來格來享也語意迥重在此下慶福俱不重○薛方山曰此上三章俱一時事而每章各發一義乃此與上章又卽首章之享祀妥侑也

毛詩徵言 卷十二小雅

十四

四章陳行之曰式憑也言依憑此禮而行無過差也○何確齋曰式禮莫愆只就孔熯時說蓋以筋力既竭恭敬易怠故詩云然若行事之始誠意自是未衰安得以莫愆美之○通前奉祭之誠敬而總括以式禮莫愆見行禮至此而動容周旋猶無不中所以能致神之感格前面極有關鎖此文之有法度者也○朱克升曰此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如此則自妥侑以來敬可知也般大也予主人以福大○少牢曰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般主人○輔潛菴曰徂賚孝孫以足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徂而予孝孫也○徐儆弦曰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燔炙之類言禮容

莊敬承上妥侑獻酬濟陰莫莫之類言○飲食爲神所享故使孝孫亦享百福禮儀爲孝孫之善故神亦使之悉有衆善所謂類報者如此○徐玄扈曰如幾者所欲卽得與意相爲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恰似有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一般○又曰如幾如式時萬時億俱上句與仰爾單厚等句同○姚承庵曰期必至曰如幾法必中曰如式○鄒嶧山曰齊者不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穆者不遲敏於趨事疾於駿奔匡者不邪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敕者不忽洞洞屬屬執玉捧盃○許南台曰極訓爲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也凡修身行政之類無一事不用其極故曰時萬時億○書曰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極

毛詩徵言

卷十二小雅

十五

字說得廣 五章唐荆川曰此交神明之終遠羣下之始所謂既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鄒嶧山曰此章總是祭畢而循禮之次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事皆祭畢時禮次也○又曰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爲告卽告終之意工祝是相祀者以善於其事故曰工祝○徐儆弦曰上徂賚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酌尸之位此孝孫徂位之位是卽未祭時分列之位上祝致神意以神無言故曰致此祝傳尸意以尸有言故曰傳○又曰利訓順成訓畢言其順養禮畢也○又曰尸在門外則疑於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爲節尸以神爲度故神

醉而尸起神以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曰神醉者思其所嗜儼然如將見之也○又曰主人之俎佐食徹之賓客之俎有司徹之君婦所徹者邊豆而已即內羞庶羞而九嬪贊之者也祝及兄弟衆賓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遲所以尊賓也特牲曰祝執其俎以出所謂賓客之俎也○孔氏曰祭未嫌其情慢故以疾為敬○毛氏曰燕私謂燕而盡其私恩○燕私自重親親其曰尊賓只推所以不及賓客之意

○顧仲恭曰備言燕私備字疏訓具與兄弟既具義同

馮嗣宗曰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考之儀禮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則天子畿內公卿得奏亦未可知郊特牲云大

毛詩傳言卷十二小雅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也

○沈仲容曰大戴禮行中嚮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按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

末章孔氏曰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

時之樂皆復入於寢而奏之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異樂器同也○後祿對前既受福而言惟有燕樂以和神人而祿

又將固結於其後故曰以綏後祿爾祿四句只詩人叙事之詞

○徐玄扈曰神嗜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姚承菴曰

詩言具慶足矣何以着莫怨字蓋同姓一體一體宜一心心有乖戾即怨心生莫怨云者歎忻無間之謂也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即此意○徐傲茲曰飲食內兼誠敬意壽考內兼福祿意

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順也雨霽既濡有怵惕之

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盡也○郁

輝山曰順者順於理而不僭不簡品物威儀無或悖也時者適

其時而不疎不數禴祀蒸嘗無或愆也盡承既順且時言勿替

引之就祀典說○宋備當字只以意度之而欣幸之詞不是勸

戒其當如此○徐玄扈曰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謂

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凡我同生蕩然無間

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翁父母順焉冥冥之中寧有鑒茲歡悅

而不降保定之咎者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此殆實理自然非僭

毛詩傳言卷十二小雅諛也○又曰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

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未盡之意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文

之有法者也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果多荒饑饉降麥民卒流

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鄧潛谷曰楚茨刺也終之曰

斯籍耕而祀也惟盡志盡物也世世萬子孫勿替引之可也

今勿引而替至此哉王政務農政之本也○朱子曰自此篇

至車牽凡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

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

此者耳



信南山

許南台曰首三章以黍稷為主四章以瓜爲主五六章以牲酒爲主相承次第看俱要見是方田所致○徐傲弦曰說者謂界尸賓獻皇祖皆議擬於其前至蒸嘗苾芬而祀事始成也愚意詩人之言只道其致力於農而致詳於神之意初非有所擬議於前而成事於後也看詩當得其意不必泥說○徐玄扈曰桑盛瓜菹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義各祝以福初無先後

首章嚴華谷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唐荆川曰古人論事多自本原處說來意實不在此不可以不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章 七

忘本看○朱克升曰酌酌原臨見甸之功我疆我理即田之事○鄭樸山曰甸即隨山刊木之謂田即經營經理之事○姚承菴曰疆是甸之大界限理是中間細分別處東南正其分限之縱橫也○徐玄扈曰周禮百畝爲夫夫間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爲井井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塗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川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澮澮川做此其水則遂達於溝溝達於洫以次而達於川以資蓄洩備旱澇此言南東其畝自遂達於澮言之也順地勢水勢之

所宜者凡地東北高西南下水避高而走下一夫之田四面有遂一井之田四面有溝遂之入溝非東即南故云南東其畝但遂橫則溝縱遂縱則溝橫耳○又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姑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間畝畝爲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澮塗遂徑皆爲理矣○顧仲恭曰經中東南二字只當縱橫二字看○又曰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註所云是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一百步非若今人之方正耳世人不解註意妄以爲防水之具真如夢語○馮嗣宗曰古之治田者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東者謂之東田其在南者謂之南畝故曰南東其畝朱傳畝壟也壟只是今之田非必其中之高處也古有遂溝洫澮川以通水之流有徑畛塗道路以通車徒之行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防水之丘計必不廣彼卻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亦何礙於晉之戎車乎而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不顧水防乎○又曰或謂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亦未必然竊意人道貴陽賤陰故只云東南如陶潛云農人告子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畝亦可云在西也

沈仲容曰畝所以防遂即今之田畛也以因畝而設故云畝

二章朱克升曰雨雪以時斂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陸農師曰雪欲其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其微而潤故言霖霖○又曰煥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彭廬陵曰俗云蝗產子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語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雨雪適調如此○姚承菴曰優有加多意遲有濡潤意常有淪洽意足有充盈意俱以土膏之饒洽言○生我百穀中要見黍與與而稷與粟稷盛之奉於是乎在茲施而麥稷黍豆之實於是乎在方見薦宗廟之意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二

三章徐儼曰惟神禹有敷奠之功故疆場得以整齊惟上天有饒洽之澤故黍稷得以茂盛雖分承上二章然歸重黍稷上方與下文相接○又曰特性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實之禮非指尸酌酢實及祭畢而燕於寢也○楊見字曰界尸在方祭之始界實在三獻之後以數尸為王○此合下章可以美利餘利立說

四章徐儼曰瓜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適際瓜熟故薦之蓋秋嘗也非薦新之謂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所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姚承菴曰獻瓜只一物不忘先人不宜與黍稷對說○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

居秋冬去○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蔬

五六章葉桂山曰享於祖考是迎牲而獻是蒸是享是牲熟而獻上是祭之始事下是祭之終事○姚承菴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牲言主在黍稷而犧牲從之也苾苾芬芬正黍稷雜之謂○徐玄扈曰五章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而舉也啟毛取血取骨平看不可專主求諸陰陽之說○徐儼曰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迎牲也執其斝刀三句是用牲於庭也是蒸是享是升首於堂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醴稻為酒友鬱金香草和之一氣芬芳而條暢也○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三

本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陳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有三酒以人養之也○孔氏曰享於祖考謂納亨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黃氏佐曰此時牲已殺矣而必執其斝刀者蓋欲告純告殺升臭故特執此以示躬親之意○孔氏曰斝即鈴也刀環有鈴其聲巾節○毛氏曰斝刀言割中節也○禮記曰割刀之用而斝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鄒嶧山曰取骨將為升臭之用此時猶未炳也炳在奠熟之後安得便指此為求神於陽與祭清酒配說耶○孔氏曰骨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

氣是升臭也○姚承菴曰卽就此驛牲以告絕告殺升臭故遂承說是蒸是享○鄒嶧山曰蒸享是祭奠升臭之事卽薦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只用以求神非若三章獻尸所用酒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至耳○又曰一薦牲也如上所云有許多節次故云孔明○許南台曰苾苾芬芬須入黍稷俱馨瓜瓞並潔之意

陶逸則曰序以爲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謂曾孫古者事神之稱不必專指成王然詩以曾孫田之配維禹甸之文下文受天之祐及清酒駢牲之禮謂非王者之事不可序亦未必無據○鄧潛谷毛詩徵旨 卷十二小雅 主

甫田

徐玄扈曰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叙一時蓋一章自爲一義正不必牽合以成其說也○徐儼茲曰此詩爲力農奉祭而作而其意則以爲民爲主一章曰食我農人曰蒸我髦士二章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三章曰攘其左右四章曰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爲民而已

唐荆川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則申言力農之意

四章則申言奉祭之意而總之皆見其厚民不必強作一串說○徐玄扈曰說者謂夏勞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收成作兩年事謬不待言又或謂首章始出省民旣言自古有年又言將復有年以見神功當報次章卽於此時致祭以此時報卽以此時祈報者報今年之有年祈者祈今年之有秋也三章則畢祭之後復往省耘知其終當有年而喜末章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農而欲厚報之也此在今以爲不易之說而愚意未必然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孟春祈穀於上帝季春爲麥祈實季秋祈來年百穀於公社並無夏祭方社田祖之文則以此祭爲在

毛詩徵旨 卷十二小雅

主

耘耔之時乃曲說也從以禾易長畝易字終善且有終字儂以爲省耘然安知非省敬之舉彼爲此說者不過欲將前三章次第相因耳豈知作詩與作史不同史官編年叙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或順時叙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叙或重言復說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不可端倪初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也

首章輔潛庵曰楚茨信南山皆述力農以奉宗廟之祭故首言推言昔人墾闢之功甫田乃述公卿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見神不可不報之意○甫田曰傳雖言其經界分明意只重歲取十千上蓋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氣

象原非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平說○王雪山曰歲取十千猶  
頌言萬億及穉皆舉盈數且叶韻耳非必如十萬取十千之說  
○朱豐城曰此章見賦敏之常周給之仁巡省之勤勸相之備  
○文義叠叠相承只重自古有年今又有年意○左氏傳曰譬  
如農夫是穡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註穡耘也墾田爲莠○  
呂覽曰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  
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顧仲恭曰只說一時所見  
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是○鄒嶧山曰攸介攸止只是  
閒曠可止息處獨勞髦士者以衆人不能遍及故進其可與言  
者與之言使因以論乎衆也○黃氏在曰叙其需體塗足之苦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五  
正以勞苦之若作其勤而誓其怠是勸之非勞之也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賈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  
民更存新穀○又曰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則于廬舍  
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菑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  
二章朱克升曰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因農人而受福也  
因報成而知有賴于民如此又當祈年而爲農夫計矣蓋一時  
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又曰我田既臧則有年已薦臻矣以  
介黍稷則冀其又有年也○徐儼弦曰歸功于農卽歸神之功  
溥惠于下卽溥神之惠禮樂特互文也○孔氏曰后土者地之  
太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

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勾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  
社而祭之曲禮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  
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又曰田祖謂神  
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  
農名殊而實同也○陳行之曰我田既臧還指有秋之祥上勿  
應黍稷蕤蕤說○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育三以宇  
相承通說○孔氏曰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本意在美  
公卿重農非公卿自言也或云不敢忘神休殊非頌述口氣  
姚承菴曰以我齊明卽中庸齊明盛服之齊明也此時黍稷  
未成故但齊明其志奉此犧牲以進耳改齊爲築而倒用之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五  
以合曲禮之明齊甚無謂○鄒嶧山曰我田既臧正應黍稷  
蕤蕤勿指收成時說○顧隣初曰介稷黍者卽大此蕤蕤之  
苗耳祈只祈雨非祈年也○姚承菴曰方社田祖不應分報  
成祈年二項看蓋爲農而致願于神特一時之祭也言備物  
以祭方社而祝之曰必我田既臧乃農夫之慶聖神默佑之  
使農夫得盡人力以致此福也與御祖田是一套事若下篇  
來方禋祀方是報成之祭耳○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寧  
祀百辟卿士有蓋于民者以祈穀實是夏亦有祭也若必告  
成報賽則穀以實矣○於祈且祈年足矣又何因而遽祈  
甘雨耶○孔氏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于南

郊所以報天德而云所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馮嗣宗曰正月所穀於上帝不聞祈雨也

三章朱豐城曰曾孫以省耕為職田峻以勸農為職於田峻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楊見宇曰嘗言否以親其下不怒以致其敏則所以厚民者非特食我農夫蒸我髦士而已○姚承菴曰攘左右當甘否不但是上下相親亦有甘苦同之意○黃氏佐曰易即易其田疇之易○徐傲弦曰終善且有亦見復有年意○徐玄扈曰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種之饒○鄒暉山曰克敏自不怒中來益和悅之中而鼓舞感激之道存焉者也

毛詩傳言 卷十二小雅

天

此見不是特地省耘乃因祭而來而偶見農夫之勤故上下相親相感如此宋傳適見又見字可味○朱克升曰此申首章之意也曾孫來止正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

末章楊見宇曰此收成時事言倉箱之富足以前我田既賦意至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非特為民祈報而已○徐傲弦曰禾在野曰稼故求車以載之必曰萬斯箱者以茨梁之多也露積曰庾故求倉以處之必曰千斯倉者以抵京之多也○徐玄扈曰當未獲時密比不批故如茨實繁碩而垂未故如梁若既獲而積之則茨梁又不足言矣○姚承菴曰介稷黍穀士女常

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祝其年歲之謂○朱傳前曰此言自詩人說後曰而言自公卿說宜報欲報皆原公卿之心言欲做惠於神而福之有願其擊壤嬉遊永享太平之意然報之雖藉乎神而或以此為告神之詞則高叟之為詩矣

姚承菴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正所謂介稷黍而穀士女也報以介福云者上為農祈此慶而神果以是報之耳若說我田既賦為農夫之福而欲報以大福則不宜自稱曾孫之稼曾孫之庾矣○又曰此與下篇一是上之人祈年以致慶於農一是下之人力田祈神以歸慶於君蓋總之祈年以共享太平之福者其間方社祀享蓋其所祝之意耳詩意不遺此

毛詩傳言 卷十二小雅

天

○楚茨信南山甫田傳皆云所以勸農也○鄭氏曰謂大疇之外勞農以休息之也○鄧潛谷曰甫田邠雅也蓋享田峻息農之樂歌

大田

此詩人為農夫之詞非農夫所自為者首章言耕勸種時以願曾孫之欲而猶恐蟲害不除雨澤不洽苗未必終遂其盛故二章遂言藉神力以去蟲三章又言怙君德以望雨蓋農夫之所可為者惟此耕種之勤耳即田祖之御猶藉於君而至欲感格天心非君德不可漸說致君來以致頌美之意而未章遂言曾孫之省敏而報成因願神之介景福也夫炎火之異若為君

有甘雨之所介福之望若為君有萬壽之祝而君曰穀我士女民曰雨我公田盛世君民一體如此

首章嚴華谷曰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擇其種○鄭氏曰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徐傲弦曰既備狀上兩項就今歲之冬言乃事管下兩項就來歲之春言事既戒矣故取其耜而耕之種既具矣故取其種而播之蓋近近相承之義也○楊見宇曰既備乃事雖承上起下然不必拘今歲來歲說○鄒嶧山曰庭直不牽曲也碩大不低小也○國家之財用於是乎出民生之殷阜於是乎成所以豐年為順曾孫之欲○如其意曰若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无

二章上庭碩之苗自其播後言此乃併其秀實時言之業已不復為苗矣玩四既字二不字俱自苗時而要其成功宜輕輕過過以喚起苗害當除不重生成次第上○趙士會曰苗既方阜堅好矣而又曰無害田釋何也蓋幼而未及長齊即所謂不穰穰者也田穰不害其堅好者可知矣○劉氏曰方房也謂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在米外若鎧甲也○稂莠自種時便已揀擇。至耘時又極祛除故得不根不莠云○田祖之去蟲害亦根君來非特天澤之佑君德也雨澤無時可少若說苗害既除所望者雨便多窒礙○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蟲螟○孔氏曰食禾心為螟言其奸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

曰螟音靡食禾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蠹也

三章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滄浸萬物○顧仲恭曰有滄四句一氣渾成中間下一轉語便非○徐傲弦曰天澤佑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鄒嶧山曰天雨何嘗有先後只農夫先公後私之心與亦如此○劉執中曰穰謂穗之低小刈獲所不及者穡謂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乘謂束而輦載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乘獲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故也○坊記謂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見豐歲粒米狼戾而惠及寡寡也○餘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无

利之遺原非為寡婦之故只極言豐年之有餘乃文字餘波處末章朱克升曰曾孫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趙士會曰盛時農夫不待督責非因曾孫之來而始趨事也註於是與其婦子語須善看○或疑以其婦子不指農夫說然同我婦子儲彼南畝謂何蓋言農夫之老者率婦子而來也○曾孫來止非徒為省斂而來實為禮祀四方而來也只宜輕輕說過歸重祭而受福上○孔氏曰牲各從其方色南方用騂北方用黑○朱氏曰賽者報豐年禱者祈景福○左氏傳曰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

曰博碩肥膾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也謂其不疾疫癘也謂其備膾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愿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姚承菴曰前篇曾孫來止視其耕也此曾孫來止視其穫也一耕一穫皆來視焉此方是知小民之依

瞿星卿曰曾孫來止只說他來省斂便是不必作農夫相告說以其婦子亦曾孫以之也不必作農夫勸說○瞿昆湖曰自去其螟螣至來方禋祀見收成之富固田祖去蟲之力

亦方社禦災之力固上天與雨之功亦方社悍患之功德○

姚承菴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蓋黍稷猶未成不用以薦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詩人一字不苟用如此

陶逸則曰小序大田刺幽王也言鯨寡不能自存此以伊寡婦之利生說未可爲據而朱子謂農夫頌美其上亦從雨我公田來第農夫頌上不宜稱曾孫稱曾孫者必祭祀之詞○朱虛生曰楚茨以下四篇一時之樂歌也楚茨重奉祭信南山重力農甫田力農而歸功於下大田力農而歸功於上皆互相呼應者也○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作仲尼恫之

故反王政之所本而受之以邠雅明變之可正也婦子筐田之驗

瞻彼洛矣

徐玄扈曰此詩會諸侯而因講武當與車攻詩例看彼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詩之作則爲田獵於洛水之至亦爲朝會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徐儆茲曰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鞞琫有琕卽首章之鞞鞞也福祿既同卽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互見辭雖異而不害其爲同也或者以朝會入福祿以講武入保國則首章之講武於福祿何所承

末章之福祿於講武何所涉血脉隔而義例乖詩人不若是之拘且固也○據首章福祿如茨現前已享治安之福而又安不

忘危會諸侯而講武則又安長治之道在焉必且萬年保之矣故後二章所咏只重萬年上

徐玄扈曰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爲易如在渭之時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又曰君子至止見鎬京之止非不可以那居而必朝會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茨就人心歸附天下治安上說○徐儆茲曰久安之師必玩玩者吾勵之不教之師



必弱弱者吾奮之皆所以鼓其氣也○惟治不忘武故能潛消天下不軌之心若一訓練閑習自有大司馬之法在○孔氏曰輪是蔽膝之衣合韋爲之故謂之韞○毛氏曰天子玉璫而璫必請侯蠻率而璫○說文璫音璫也爾雅黃金謂之璫璫音玉也○徐傲茲曰末章君子至止一時之治安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萬世之治安也一時之治安一時之福祿也萬世之治安萬世之福祿也俱就講武上見○萬年保家邦自是實事亦是實理非祝願也萬年只當一永字看○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曰家邦

洛告于惟乙卯朝於卜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瀼水東亦惟洛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術也周道尚文其勢必趨於弱故周公告王惓惓以張皇六師爲說而洛水之咏亦以耀武箴焉其爲老成長慮類如此○姚承菴曰秦併天下銷兵爲金人十二晉平吳之後口不言兵蓋未聞瞻洛之詩也

嚴華谷曰洛爲東都周未東遷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今泱泱之水猶昔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也幽失政而大東鼓鐘作失諸侯矣周且東遷

六師備儀衛爾矣故受之以瞻洛侯不朝矣即朝不戢難矣故受之以桑扈蓋易終而有既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瞻洛裳華桑扈鴛鴦明上下之有交也剝窮而反閩窮而通風終於邠雅復之邠其義一也

裳裳者華

姚承菴曰通章宜通迓相承說首章寫其德而有與處尚自虛說至維其有章則因前語之含蘊而明指之也然其有章却見之車馬威儀之間而本之中心之固有故下特反覆申言之

或欲以首章作主而下之文章威儀與才德皆見爲心寫之

故或因文章與威儀皆中藏所發欲以末章作主且前與後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賦文體亦應如此

主

首章朱克升曰見裳華之葉滑然則心喜況得見此賢侯乎喜可知矣○華葉相承而光顯君臣相得而益章此與意也○黃氏佐曰此與藜蕭相似但彼承燕飲說此專自得君言○桂北海曰洛邑一朝而得親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肺腑而無復留恨也○楊見宇曰魯是來朝得君之名處是永保祿位之意皆是已然事○唐純宇曰心寫意在平時說包下文章才德在內註能字可玩

徐傲茲曰二章以芸黃與文章三章以黃白二色與驂服二色蓋言車馬之有威儀猶裳華之有顏色也○朱克升曰美其文

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  
言而自可見我心寫今之故○又曰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聚  
然之意○何確齋曰有章只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之意如洪露  
之豈弟蓼蕭之龍光采菽之匪紆桑扈之藩屏是也○章小東  
曰四馬六轡常飾耳惟四馬皆駱六轡沃若而升車攬轡之間  
操縱有節疾徐有度此便是飭威儀而謹侯度處  
末章徐傲茲曰左右以設施言才德以抱負言有是大抱負故  
有是大設施要見天生全才以佐明時意○左宜右有只借以  
形容見無所不可之意蓋庶務紛紜人多易亂而君子處之各  
當故曰宜庶務多端人必易竭而君子出之不窮故曰有然非  
毛詩微言 卷十二小雅

毛詩

有心之宜安得有左之宜非有心之有安得有右之有故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所謂表裏相符者也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三

桑扈

徐傲茲曰首章言其德足以得天次章言其德有以統人三章  
就平日在國言見以德盛而獲福四章就今日在燕言見以禮  
恭而獲福○姚承庵曰君子樂育受天之祐泛說所以受祐處  
全在屏翰上故次云萬邦之屏三章就屏翰之可為慮處頌其  
受福之不那四章又本其交之匪敖者頌其福不求而自至總  
之所謂受天之祐也

首二章朱克升曰桑扈交乘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  
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受之並為典但人臣之福本出於君  
毛詩微言 卷十三小雅

而曰天祐者天子之微詞○楊見宇曰樂育雖是呼遺之詞亦  
泛言其有易簡可樂之德也不宜輕看○薛方山曰桑扈之飛  
若諸侯之有往來也故以為典萬邦之屏是諸侯見成事非頌  
禱之詞

顧仲恭曰疏以桑扈之有文章喻君臣之有禮節殊有理朱  
傳則以為不取義之典耳○葉桂山曰以一身為萬國之藩  
衛亦其功之可頌者也

三四章薛方山曰之屏之翰而百辟為憲則其功大矣功大者  
易以驕故言不戢不那則受福之多兕觥其觶而旨酒思柔則  
其情通矣情通者易以肆故言彼交匪敖則萬福來求兩章皆

以頌禱之詞寓戒飭之意○輔潛菴曰百辟為憲有期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意○鄒嶧山曰屏者捍衛之使無侵侮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也為憲只是屏翰中修已治人附眾威敵事竣者收斂之意難者畏慎之意豈不云者見其宜如此也○陸農師曰兕善觸故先王之罰爵以兕角為之○鄭氏曰羣臣燕飲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

鴛鴦

四章平看但前取與鴛鴦後取與乘馬其屢歎不已者愛之深也不敢擬議其德以為報稱者敬之至也

孔氏曰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弋不射宿故待其飛而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二

後畢羅之○鴛鴦必于飛畢羅始有可施君子必萬年福祿始有所附言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鴛鴦匹鳥弋者每雙得之似亦取福祿既同之義味註中則字分明是喚醒與意不得以萬年貫下作一氣說○考之古今註鴛鴦水鳥雖雄未嘗相離故常載其左翼乃君子以萬年而享遐福亦有相維不相舍之意在○鄒嶧山曰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首章宜字自福祿就我言次章宜字自我享福祿言○又曰諸說以艾為奉養之厚級為優游之樂看來福祿字既實則艾級字宜虛當只說福祿有以養其身有以寧其身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定也方合詩人之旨○徐儼茲曰斬芻

曰摧飼粟曰秣○乘馬為人所養亦人所安故以取興○唐荆川曰通章重萬年上益天子不難於福祿而難於悠久惟萬年則足以享此福祿矣

頌弁

三章平看前二章專言兄弟末一章兼言甥舅只是叶韻之詞○徐儼茲曰首二章但言親親之情至末及死喪之感則意愈切矣

首二章輔潛菴曰首言與燕者其弁頰然只是賦體而實維伊何又以起下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此則興也○說文頰舉頭貌○孔氏曰爵弁士祭服章弁即戎冠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三

用○姚承菴曰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儀禮舅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淮南子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徐儼茲曰萑蘿松柏均為地所出而有相附之勢亦猶兄弟與已一氣所分而有相依之情庶幾幸詞也○陳行之曰萑蘿附松柏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固結其勢亦有與國同休戚者○又曰何期即夜如何其之其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黃氏佐曰未見既見與他處不同當以未宴既宴說○孔氏曰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以為無所薄○炳炳即楚詞所謂憑心也臧以炳炳形之自見○陳行之曰天倫之

樂既叙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載

末章陸農師曰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米○大戴禮陰氣

勝疑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徐儼曰樂酒今夕君子維

宴則凡生前之可憂身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矣易曰日

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同意○徐玄扈曰維宴

之維註但當二字正解此一云維兄弟甥舅是宴他人不與也

便呆○鄒嶧山曰樂酒二句此主人自言當自盡其情非勸其

兄弟甥舅也○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於此他日又知

在何處失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飲以盡今夕之歡也

序曰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四

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鄭氏曰女蘿鬼絲喻諸公非自

有尊託王之尊見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嚴華谷曰幽王之

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無由進

其忠告假以王不宴樂同姓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真欲

王宴樂之也○又曰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

幾乎樂酒今日謂未保明日之存亡也維宴謂天下之事已

無可為維須飲耳其辭甚迫矣○陶逸則曰只登伊異人一

車卒

薛方山曰首章是未至而望之切言其始也次三章是既至而

樂之深言其終也末章則總始終言之

姚承菴曰男女之配所重在德故首章與德音之來括次章

幸令德之來教三章喜其德而歌舞四五章則形容其所為

喜者幸其德可景仰不負親迎初心也

首二章章小東曰燕飲聚會有好友在焉最為可樂今德音來

括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在好友之下矣○朱克升曰鶴來

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又曰上

言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有是德矣故叠燕喜

之意而申以無射云○薛希之曰婚姻以時故曰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只輔內治以補吾所不及便自有誨的意思在○徐玄

扈曰譽樂也即韓姁燕譽之譽或作稱揚其德未是

姚承菴曰夫妻相敬如賓此云雖無好友益自謙之詞○列

女傳引詩作辰彼碩女

三四章鄒嶧山曰燕以成禮以情不以物也妻以配已助德非

較德也故惟望其豐齊之不計賢愚之相忘庶幾樂吾之樂焉

耳○徐玄扈曰雖無字不重謙重在相樂上蓋謙言物與德之

兼無無非欲其盡情以相樂也庶幾美之之詞非食多寡之謂

○姚承菴曰自慚雖無德而獲令德之教不覺樂意之形故曰

式歌且舞非真歌且舞也又曰庶幾云者若曰式飲式食庶乎

少見子之意云爾○徐徵弦曰情最深者略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薄○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柳擘山曰析薪而其葉清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爲與鮮我親爾猶云難得見爾也亦重在德上○葉臺山曰此本其好德之出於誠也重心寫上惟得賢內助而相樂而饒渴之思於焉寫矣

末章顧仲恭曰高山景行與新婚之令德仰止行止與慰我心註引表記甚有意○薛希之曰四牡二句是備牲迎之儀卽首章事親爾二句是遂得見之願卽次章以下事以慰其心所謂釋饒渴之望遂燕樂之情也雖兼始終文義當一直說下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六

姚承菴曰陟彼高岡二章總見令德希既而我幸得此爲配也○又曰四牡駢駢六句如琴與房不肅靡和變雖雖頡頏相類似卽於車馬之間徵其德也○黃東發曰景行言大路也表記蓋斷章取義唐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爲人心向往之虛字後世遂有景慕之說皆始於明皇之誤也

潘笠江曰思季女若饒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之後吾取車牽焉○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與

序曰車牽刺幽王也褒姒妖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鄧潛谷曰車牽思淑女也褒姒讒巧王惑之大夫念不能得之於王思得淑女配王移其心焉或云是逆申后時詩與衛碩人意同集傳以爲樂新婚之詩親迎者所自作若然當入風非雅矣抑又風斯下矣○沈仲容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

青蠅

楊見宇曰此詩極有委曲首喻讒言之惑人而戒王以勿聽次要其終極於亂國之大而未又原其始起於交媾之後欲王謹之於微正以杜其聽之端也○劉安成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比讒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與○朱克升曰首章爲比重在管管二字後二章爲與重在止字○嚴華谷曰蠅能污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讒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又曰蠅集於臭離喻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又曰持心猜忌則讒易入○段氏曰蠅糞久能敗物所謂蠅糞玷玉也○徐徵弦曰青蠅往來管管以亂人聽而讒人之交亂四國構我二人亦有惑聽之意○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讒人而恣其欲則亂難弭故又以爲典○陳行之曰毀已於上以攜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也故曰構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七

經 63-652

我二人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四階東可五六石以問  
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  
無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註惡即矢也  
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古人因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警之端三章言凡  
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四章遂極言醉者之狀末章則以飲  
之不善而深致戒焉武公未必實有此失但設爲之言以自戒  
傲如此

首章鄒嶧山曰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

毛詩傳

卷十三小雅

人

隋逸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疊  
說下不必分先後謂飲而後射射而後飲○蘇氏曰先王將射  
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  
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  
酒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賓之列  
於筵兩旁者其坐次皆有序故曰秩秩○徐儼茲曰司馬司正  
三耦衆耦皆一人故曰左右○孔氏曰殺則實之于豆核則加  
之於邊邊實有桃梅故稱核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凡非穀  
而食之曰殺○又曰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  
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陳行之曰說殺核便及酒酒只

登登通下非以酒之和旨屬主而遂與賓之飲酒對說也○鄒

嶧山曰肅敬齊一而不喪德喪儀是曰孔階藉爵即所謂賓受  
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者也至次東西以次而舉其先後之序若  
一往一來者然故曰往來有序○孔氏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  
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官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  
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又曰天子宮縣階

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又曰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  
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趙士會曰以祈爾爵若疑於  
爭然即形容他發矢時之心初不形之言也惟存不勝之心於  
無言即消有爭之形於不露矣○許穎陽曰不惟勝者以此自

毛詩傳

卷十三小雅

九

期原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此可見其醒然自持不  
流沉酒處○註衆耦拾發孔氏云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儀  
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  
弟洗解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解少退立卒解進奠於豐  
下註云豐形似豆而卑○徐玄扈曰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  
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曰既醉止說不得相混蓋首章  
射飲次章射飲皆飲之善者正古人所行可爲今日之法凡飲  
酒者皆能如此亦何惡於飲奈何今之淫酒毀常大異於此是  
以有後三章所云也若於射與祭者亦謂始時之善如此惜乎  
其終不善耳便大失詩人之旨矣

射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嚴華  
谷曰射者各心競云我發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爾之罰  
爵所謂其爭也君子

二章王介甫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必有大  
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備樂也以洽百  
禮備禮也○徐玄扈曰錫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奏爾能以上  
子孫獻尸也奏爾時以下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爵  
即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鄒嶧山曰籥舞在庭  
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祖功宗  
德著之聲容故可以相通而相感以洽百禮以字承上樂來○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十

顧隣初曰禮樂不必十分牽合上奏樂已衍祖何得至此方合  
禮也○毛氏曰乘箛而舞與笙鼓相應○黃氏佐曰樂之聲音  
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洽楚茨云鼓鐘送尸此樂以合  
禮之一也百禮如裸將妥侑迎神送尸等俱就禮文上說禮有  
不至非淪于卑即入於簡故惟至而後有壬有林○姚承菴曰  
廟中禮度有百其多舉其儀制之大曰有壬盡其節目之詳曰  
有林○薛希之曰子孫皆湛焉無勉彊而樂於獻尸以展將事  
之能蓋只各伸其敬意○未克升曰祭禮三獻尸之後長兄弟  
及眾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徐儆  
弦曰孔疏謂於賓客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者所謂室人

也○祭統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鄒嶧山曰賓  
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與祭者無  
一人不飲而亦無一沉湎於酒者○徐玄扈曰室人特為賓加  
爵非自獻也只是有事為榮之意○楊見宇曰酌彼康體之爵  
以行時祭之禮只就賓客獻尸說○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  
又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徐玄扈曰此章因註有祭而飲飲字遂各段補尸酢意思  
說詩無補綴法若要說古人為何不說若要說盡古人為何  
不說盡分明是畫蛇之足也此章只重祭祀之事見酒之為  
用如此何必說尸酢之爵乃為飲酒事耶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十一

三四章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鄒嶧山曰凡  
飲酒者謂非射非祭而飲者也○孔氏曰此與上章古今不同  
而相承為首尾故再言賓之初筵○劉安成曰酒非有過飲者  
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  
也公之自悔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而後免酒禍哉○姚  
承菴曰凡人以恭敬為主而恭勝者反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  
於惰慢而無節故必曰溫溫其恭○趙士會曰反反抑抑謂在  
未醉時尚能矜持然與初即席之溫溫已不同矣○徐玄扈曰  
抑抑四句或作過脉抑揚衍下便於行文但非詩體耳○楊見  
宇曰反反而顧禮者周旋欲中規折旋欲中矩也幡幡則雖欲



顧禮不可得矣抑抑而縝密者擬之後言議而後動也怙怙則雖欲縝密不可得矣不知其秩不知反反抑抑也○許南台曰四章極盡醉者之狀亦可見詩人之善於模寫載號載嗽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傲傲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首容之不直也既醉而下是歎誨之詞○鄭氏曰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算爵以後也○禮記云君子可以宴可以酬不可以沉不可以酒○姚承菴曰抑抑者退讓以明禮怙怙者縱放以踰閑傲傲是傍若無人之狀倥倥是不知人事之狀○輔潛菴曰傲傲比僂僂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倥倥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瞿昆湖曰今儀還有些點檢工夫在曰雜其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主

令儀見無令儀者之為伐德也○賓能節飲並彰王之能善是燕故曰並受其福福雖說譽亦本德來

末章立之監史正欲不醉者提醒之使飲者不至醉耳故下即發明不醉者之情既危言以恐之又丁寧以戒之也不必說到監史在前亦無顧忌處○徐玄扈曰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呂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輔潛庵曰凡溺于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意字稍自謹飭者便不至是匪言勿言應前載號載嗽而云也

○徐玄扈曰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

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能視心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在摹寫意況上着精神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恥數句一直說下不斷○徐徵弦曰由醉之言俾出重戒者蓋人主於醉雖監史之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亦所以處醉者也○山無草木曰童山故殺羊而無角曰童殺與彼童而角有辨○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葉桂山曰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於人尤甚故上就威儀言此特揭言語而深告戒之也○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一爵而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主

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已退○禮參豕為禮非以為禘也而獄訟並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王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避酒禍也

徐玄扈曰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殷俗沉湎而武王封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夫武王誥康叔本以禁其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避酒禍者要自有在非必并孝養羞燕射祭享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序曰賓之初建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榛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毛鄭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陶逸則曰以經文合註疏其非武公自悔明矣即以抑詩參之抑稱爾稱小子猶有自警之意此言古射禮而及淫酒又皆指賓其為刺時無疑也

魚藻

三章平看雖首言樂飲末言安居總要說出治安氣象○輔潛庵曰此詩與鴛鴦相似不頌其德者不敢形容敬之至也但美其飲酒安居如此則非德盛者不能矣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古

徐傲茲曰首章魚在藻而游泳適其性故首大王在鎬而王業不偏安故樂酒三章以魚依於蒲與王安於居○薛方山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只是一意而反覆其詞以成章○徐玄扈曰諸侯之頌王也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則雖褒美之詞而保泰之謨存其中矣○朱克升曰豈樂飲酒非以酒為樂也心無已私之累時無四方之虞所謂樂以天下也頌其福而德在其中○顧隣初曰那居廣說不拘拘燕飲上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也○嚴華谷曰此詩止刺幽王後序

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爾○又曰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淺水生蒸而魚在焉露其頰然之大首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幽王在鎬京而飲酒夫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又曰蒲生延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迫也王在鎬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至也○胡雙湖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脊者

采芣

徐傲茲曰首章言寵錫之厚而歎其薄二章言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入覲能敬而為天子所子四章言其獲福之宜然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以見好之無已也○又曰首章錫予或以為於迎來之時而謙遜往之禮不知古人作詩只欲敷陳天子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拘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始云亦是戾矣亦有所不通矣○徐玄扈曰彼交匪紆故宜其獲福此一篇大旨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古

首章采芣必盛之筐筐君子來朝而可無錫予乎蓋物各有以處之故以起興○朱克升曰菽葉可為銅羹故采之為祭祀之用○徐傲茲曰采芣四句以盛物有常器與待臣有常禮○又曰金輅以賜同姓樊纓九就象輅以賜異姓樊纓七就玄裳以賜上公及黼以備列侯不可入卿大夫注是禮之全文耳○陳

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衰諸侯皆上公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爾○黃氏佐曰有衰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以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孔氏曰玉藻註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衰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衰衰是龍之狀也○楊見宇曰何錫予之貫下一氣說言將何以錫予之而啓此禮下之典則維此車馬維此衰黼之錫云爾○姚承菴曰雖無予之口氣最難體言吾於君子來朝錫賚之心誠無窮也而車馬服物有定數今雖無以予之維此路車乘馬爾矣又將何以予之維此玄衰及黼爾矣此外更無可並者其能愜吾心也乎哉要見取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所謂殊恩具數也○又曰如今人說饋送雖無他物維有這個物事然但有此却不能盡我的意思

二章鄒嶧山曰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又曰稱諸侯之儀衛者見謹飾之度寓乎其中不徒以文物之盛也○王氏曰噤噤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徐倣弦曰載駟駟言四馬之中以兩爲駟而一車之駕以駟爲乘

三章薛方山曰白虎通帝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帝諸侯赤帝幅束其脛自足至膝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左氏口帶裳幅屬昭其度也○易乾鑿度曰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知蔽

前者重古道不忘本○說文騰絨也各行騰者言行而絨束之今之布襪其遺制也○唐荆川曰親君欲以行禮赤帝謹拜跪也行禮必有周旋邪幅便趨賒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朱克升曰盛服以自飾小心以上交而得君心所許予有許予之心斯有錫予之實詩人是以反覆其詞也○徐玄扈曰天子所予予字虛看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如首章之錫予皆是也福祿又推闕一步○薛方山曰福祿舊俱就予命上說但首章方以爲薄豈有此却指爲福祿之理君雖至尊亦不若是之自誇也○何確齋曰天子命之是君眷命之也福祿申之是天申重之也泛說爲是○楊見宇曰惟匪紆而爲天子所予則雖無心於希寵而天子自命之雖無心於干祿而福祿自申之只就上咏歎之語○鄒嶧山曰申者始終不替之意

四章徐倣弦曰維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惟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聚福根上匪紆之敬來○又曰殿重也天子之邦王朝也○章小東曰來則增重王都歸則藩衛王室故曰殿天子之邦○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薛希之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威儀整齊之意夫從行之大夫亦皆精白以承休德所謂追琢其旅也正見諸侯之敬所宜錫予處

末章徐倣弦曰此以纏維二字與葵臚二義天子葵之見其得

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一步優游者言其忠愛之心出於自然非止於畏罪懼禍而勉強不得已者也○憂盛危明之惴惴簡在於帝心知非以飲酒那居之頌娛其君也此是天子莫之處○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能敬而在道時已預其敬題外生意復翻出一段餘波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沈仲容曰左傳以爲此幽王舉火戲諸侯悅褒姒時也○姚承菴曰天子深嘉其忠敬欲令優游於王畿而不遽去焉蓋錫子之不足亦眷留之無已也吳不訓至宜作止字解看緜緜維之亦便有挽留之意在平平率從是幸其來亦是吳矣是惜其去○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角弓

徐倣弦曰首章言王不可遠其兄弟二三章承言王苟遠之則人皆效之彼不令兄弟之相病者多矣四章承言民之相怨無他特據已一偏之見耳以此構怨而取爵位終亦必亡況此人但知害人以利己全不審己之不能堪但知貪黷無厭而不知其得之已滿此與老馬不願後食餽酌取者何異然原其所以

皆王實致之耳苟其反是則人亦以善附矣今王不然而惟讒是聽此吾所以憂也○許南台曰相怨相讒惟在小人而誰實使之則王不親九族之故使字是一篇骨子○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說而民之胥然胥效與民之相怨一方只借來做一話柄意仍說歸宗族上去觀朱傳於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意可想矣○鄧潛谷曰角弓傷親離也訓王自反焉是頌弁之應也

首章徐玄扈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婚姻親之乃近一疏便遠言當勉勉同心之意○孔氏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池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婚姻無相膠之理當是反興○鄭氏曰相疎遠則以親親之理易以生怨

二三章又曰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鄒嶧山曰然者然其所爲也就意見說做者做其所爲也就作爲說○又曰此以感應之理言教字只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卽其所以教民者也○姚承菴曰爾之教矣二句申上說若曰民何以胥然哉爾之教也爾教之民胥做之矣此教是身教下毋教孫升木正與此應○徐玄扈曰三章抑揚說重王化上

人性無常惟上所帥令者固不變不令者則變矣人之令者少不令者多則化於王之不善者豈少哉○又曰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况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於過誤吾惟以慈念稱之雅量容之則弘怨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繩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敵而不屬嬰構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綽綽有裕交相為瘝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真可謂熟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葉桂山曰兄弟之間惟寬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綽為令若彼此通相責望意思已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

毛詩傳言

卷十三小雅

二十

姚承菴曰綽綽狀相與之和交瘡狀相煎之急只泛論不根王化不善來傳注太拘且與晉倣意相礙○以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照看還是不為間俗係累非存心寬裕之義

四章徐玄扈曰相怨一方此句法妙品已斯亡者交傾互軋同歸於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政此意也○楊見宇曰一方只是膠於意見之偏如所謂各執一說是也○朱克升曰一方者私已所見非大同之道也此則合四方為一而廓然矣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詞倒如此○鄭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党愈少鄧爭而名

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嚴華谷曰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盃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為持平之說以解之也○鄧潛谷曰怨不在大受爵不讓而怨萌生或以死亡子公之嘗寵是也禮無微或怨也是已怨之道也

五章許南台曰上喻小人不量力下喻小人不知足也○郝鹿野曰肩重而不顧必至於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於潰腹既醉而求飲必至於瀕首三喻皆終受爵不讓之意○楊見宇曰此承上章一氣說下言國家之爵位惟才力之優者堪之今不自量力之不堪而貪黷無已足敗如老馬而又如食如酌之不止未有不亡者也

毛詩傳言

卷十三小雅

三十

鄧潛谷曰飲食過反吐曰嘔

六章鄭氏曰孫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塗之性善者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母字貫下兩喻疊說○王延壽王孫賦云緣百仞之高木板窮裏之長枝○胡雙湖曰母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有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今無良之人相怨由王不教之也○徐玄扈曰與屬屬字佳有擲散合離之意

七八章姚承菴曰此深罪王之聽讒而不察接引讒惡之人安處於教情養成薄惡之俗大類於蠶夷此皆王之身效所及也

故曰我是用憂○朱克升曰上刺王信讓以長惡人下刺王信讓以長惡俗○徐傲弦曰雪之盛者見日氣即消可見讓言雖侈少用其明可能自肆○姚承菴曰式居婁驕使安處於高亢放情之域○王介甫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驕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鄭氏曰髦西夷別名○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還陸渾之戎於此類之應也如嚮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厥後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

鄭氏曰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五

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飲其屬慢之過者○章小東曰式居語詞或以益訓居終屬季強○朱克升曰式居屢驕言王信讓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慢則讓愈甚矣

菴柳

向景巖曰首二章喻已不敢朝末章與王不可朝總是言其不朝之故也○朱克升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苛責無已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已之情若君臣之義又當別論○畏其暴虐之甚若上帝然故云甚焉中已有極字意無自贖焉

尚未說也○陳行之曰靖之不必是靖難但一人朝則諸侯皆

朝而王室安故云○姚承菴曰觀俾予靖之一俾字見當時天子猶能令諸侯但令之而復深求之故諸侯懷怨耳○又曰無自贖是戒詞無自瘳則深疾其病已也○孔氏曰飛亦至天而止王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沈仲容曰彼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君以此稱臣固見昏虐之過臣以此稱君亦豈忠厚之情○凶矜卽上于極于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弭貴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史記管仲連傳周威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侯不往周怒計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五

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斷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朱克升曰鬱陰之木可憊暴虐之主難親反其意以為典也○姚承菴曰易予靖之二句若曰曷為予既靖之而反自取其禍居之以凶矜也遭此禍而可憐曰凶矜

都人士

通篇總是追想都人之美而深致願見之意不得以見不見分言○徐玄扈曰作者於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就所及見非必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卽此

詩之意

首章嚴華谷曰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謂男子耳士通貴賤之稱○人物之美就儀容微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微之狐裘以見服之衷也不敢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作三項看○輔潛菴曰容則德之符言則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徐玄扈曰行歸就今日說言昔日之美如此今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覩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瞻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此句法妙品○楊見宇曰望乃快睹之意與後云何盱矣作懸望者稍不同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詩

二三四章陳行之曰臺笠緇撮見他冲朴處綱直如髮見他開雅處○張子曰其首飾綱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徐玄扈曰綱直如髮如字古而字通猶言綱直其髮耳○說文綱密也○朱克升曰綱直言其多而不屑曲也○徐倣弦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孔氏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是世為公卿韓奕云為韓姑相攸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姚承菴曰凡國俗趨向都效大家所為故特稱尹吉○徐玄扈曰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章小東曰言從之邁即聊與子同歸意

末章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從其自然而非強也○徐玄扈曰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開美不假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威儀自盡樂可知矣盱望也與云何其盱一例皆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又曰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我不見今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楊朱弦三歎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美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詩

變極才人之致矣

采錄

姚承菴曰首章是及期而思次章是過期而思三四章是思甚至而得相從也○徐玄扈曰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託言毫無事實古人含情寄況大都若此  
嚴華谷曰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髮久不飾則曲局不舒展展幾其夫之歸而冰之望之之辭也○予疑曲局有誰適為容之意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或云六日不替未久也令人失笑矣○張七澤曰後二章之意蓋言君子未歸而實勞我心如此使其得歸符則為之輟弓釣則為之綸繩釣而有所獲也



則我亦得與君子共觀之相親相睦不至如今之怨曠也然而君子之歸何時耶只如此說便是恩望之切若云欲無往而不與之俱則近於俚矣殊失詩人溫厚之旨○陳行之曰韋爲弓室當是韋以待用非謂射畢裝之也○徐儼弦曰自是以後雅之音響漸入於風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

通詩只疊疊說云首言南行之勞惟大臣能勞之中遂自幸其可成功而歸才又預道其功成而慰王心也○當時申伯苟無功於周而宜王封之勞民動衆怨詛在所不免今行役者爭勸而樂成之吾以知宜王之能任賢也○朱傳將徒役云者言統率之而南行也是將軍之將非將然之義

毛詩微言

卷十三小雅

五

首章鄒嶧山曰物生盛有天澤以濟之遠行勞有仁人以慰之此與意也○趙士會曰悠悠南行以地遠而時久也此中有勞苦意故惟召伯能慰勞體悉之

二三章徐玄扈曰我任二章舊說謂從役者有召伯之勞故感激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也愚意此從役者慶幸之詞蓋惟有召伯之勞來撫循故今日之役無有他虞凡我同役惟待土功既成言旋言歸而已如此方似本草語氣○自古興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亦無不切懷歸之想者此詩而言我行既

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然竣役之意只平平說去便見上之所以使之者不必更添勞而不怨意也或以爲召公慰諭之詞示以歸期安其心耳亦作本旨○許南台曰我任二句俱指人言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觀我字可見

四十五章徐儼弦曰此皆歸功預道之詞○薛希之曰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營之謂區畫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工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鄒嶧山曰成功包城池宮室寢廟門社下文抽出原隰泉流言○又曰召伯撫綏有道使情者勉而能者勸怠者奮而懦者激故能成其烈烈也○楊見宇曰相其原隰使皆可由非夷其高下而使之平也地乎天成卽此乎字○趙士

毛詩微言

卷十三小雅

五

會曰原隰就疆理言辨土宇也泉流就溝洫言資灌溉也○徐玄扈曰建功以土地爲重故原隰泉流特於謝功中抽出言之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又曰王心雖重展親報功亦兼式是南邦意○姚承菴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見召伯之營必期王心之寧而後止而當時民情又必召伯之寧王心而後止也此方是人臣任事之忠人民徃役之義○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瀉水

沈仲容曰黍苗與崧高松表裏但黍苗詞格簡作於行役士庶崧高鋪叙宏濶作於召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自別

○左氏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膏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敵邑○朱子曰封諸侯故是小事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

隔桑

徐傲弦曰首三章屢見賢之喜末一章極道愛賢之誠喜與愛不同喜就既見時言愛就未見時言

首三章鄒嶧山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徐玄扈曰葉幽者深

綠而似黑也字法妙品○又曰德音孔膠舊以為好賢之譽章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天

小東云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之不解謹得而聞之鄒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劉峻曰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道協膠漆志婉戀於墳笮

姚承菴曰德音孔膠就已說言已獲見君子亦竊禮賢之盛名也

末章徐玄扈曰文氣連說不斷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真情懇惻宛轉曲盡味其語脉更有一段不啻若是其口出氣象展轉諷誦如見其人章法妙品○又曰本不欲忘却說何時而忘乃詩人形容之妙須善會其意○徐傲弦曰唐人詩胸

中辟積千般詩到得相逢一句無益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若說意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則有意不欲道失詩人之旨矣○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動人心

白華

首言夫婦之相親自有常理既言王者之寵澤自宜流通而王不能然則尊貴失常有不勝其傷悼者夫誠勞心以思宜必感通於君子而王復不願意其所變在彼故所棄在此用思倒置無乃非人情矣微詞隱諷若吐若藏至痛在心口不能道而未始歎王德之無常且又不暇自惜反虞王之自賤其身而憂之

毛詩徵言 卷十三小雅 元

以至病也通篇委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弁例看○此詩比體與他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顯比有隱比其反比而顯言之者若白華白雲鼓鐘鼗是也其正比而隱言之者若樵彼桑薪有勢有扁是也其反比而隱言之者則漚池北流是也意不相合謂反意相配說謂正其詞似與非與只照傳說去不待增並或各於比詞下復補正意即失詩人之旨矣

首二章言王與已有相依之勢而王獨遠我二章言王與已有當彼之澤而王曾不留心俱以人不如物為比○孔氏曰白華茅屬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程子曰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有道則嫡妾

當均被其寵今天步艱難而之子不循是道也○許南台曰水氣夜升而為雲朝則降而為露○黃東發曰露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也露彼管某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徐傲弦曰幽王以妾為嫡以孽代宗天下之變極矣是誠宗社之安危而不可以小故忽之者白華之詩但云天步艱難乃若微露其意而不欲顯言之者蓋亦有所不忍言而抑亦見詩詞之微婉也

三四五章鄭氏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池池之不如也○徐傲弦曰池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池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

毛詩傳言

卷十三小雅

手

何以解○謝疊山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嘯哭也○

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念子燥燥乃積誠以感動之處程子謂自傷其誠意不能動王也

六七八章朱克升曰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趙士會曰鶯鶯恐只嬌妾易位之喻若以清濁言又似以德論○陸農師曰鶯不能沒水終日佇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楊升庵曰信天翁其性貪魚而不能捕魚○禽經鶯鶯玄鳥愛其類○古今注鶯鶯兔類雖雄未嘗相離人得其其一其一則思而死○楊見宇曰鶯其在翼止說相依於內足矣又添舒右翼以防思於外是不得詩之趣也

○張七澤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之辭至七章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朱氏乃責其不能思古人以自處不知愁苦無聊之中無忿懣過甚之意深有合於古人之道也○毛氏曰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程子謂娶孀婦為自失節正寵之亦賤意○曹氏曰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黃氏佐曰此詩與關雎懸絕君臣父子夫婦皆不得所三綱絕矣周安得不亡○潘笠江曰綠衣白華皆遭嫡妾之變然綠衣不忘先君之思白華不能已申侯之亂獨其專一之志猶有取焉自漢而後明月悼心於梅素尚白庶幾黃金購賦於長門風斯下矣

毛詩傳言

卷十三小雅

三

朱克升曰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徐玄扈曰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芣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袁元峰曰此託黃鳥為言只順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又添入一層比意○楊見宇曰止於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已自不勝故非不欲前實亦不能前耳此時無可奈何故下遂致冀望之語○陳北溪曰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柳擘山曰飲之食之

綿蠻

亦不能前耳此時無可奈何故下遂致冀望之語○陳北溪曰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柳擘山曰飲之食之

望其周郎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已也○陳行之曰鄭箋以微賤謂士恐只民之困於財力而為焉者也或泥後車之載作干進之言噫干進非懿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則亦不得為賢矣○章小東曰周之盛也大同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日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綿魯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姚承菴曰我行其野依婚姻而不見收綿蠻黃鳥思附託而不可得其事類其情迫其言皆痛切而有餘悲

黃東發曰此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魯申公曰綿毛詩微言卷十三小章

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閱之而作是詩

瓠葉

徐傲弦曰道不必佳蔬棧不必異饌會疎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歌工而指主人故曰君子非主人自言也○凡人燕賓苟取必於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論平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故卽一瓠葉必獻一兔首必獻情意何其厚也○薛希之曰君子有酒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正指瓠葉酌與嘗俱就酒言猶云以是下酒也○王氏曰嘗其言否然後行獻酬之禮○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剝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傳曰苟有明信潤涸沼沚之毛可以蓋王公

葉之謂與○徐傲弦曰豐以燕賓者魚龍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旨矣

漸漸之石

徐傲弦曰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二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至三章又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也由淺入深立言有法

徐玄扈曰山川二句是一套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總承體且觀次章自見○劉長樂曰謂所歷之路石皆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路之路莫不如此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靈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嚴華谷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晴者亦汚今奉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晴者亦汚今奉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重

久雨停潦多故也兩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韓詩說曰馬喜風豕喜雨○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徐傲弦曰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歐陽永叔曰屢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徐玄扈曰不服及他事甚言勞苦之極也疏義所謂智慮廢而憂患專是已

荇之華

徐傲弦曰三章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也○又曰荇

華一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則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耗皆蕭然在目蓋其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孔氏曰陵茗本自有黃有白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向景巖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陳才卿曰周家初興時周原靡蕘茶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直恁地蕭索○徐玄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兩語令人酸絕○陳行之曰詩人不直斥時事但即所見形諸咏歌而當時之景象自見

### 何草不黃

徐傲弦曰一章言盡民之力二章言盡民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章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

朱克升曰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嚴華谷曰從役者久而不得歸故謂之矜○芄狐之在彼幽草猶得自適役車之僕僕周道曾不少休此反興也○徐玄扈曰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云有棧乃是言車之狀此以實字當虛字用詩中多有之如朱轡鑠鑠之類是也

輔潛菴曰蒼之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為矣此黍離降為

國風而雅亡也○徐傲弦曰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  
魯申公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四

三韓 楊芳與淳然父 參訂

鼓國 盧慎言淳水父 校閱

大雅

陸德明曰自文王之什以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

王周公之正大雅據隆盛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

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

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皆武王之大雅自生民至

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從民勞至柔桑五篇是厲

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華谷曰咏嘒嘒鹿鳴

食野之萍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

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昭矣

文王

徐儻曰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自假哉天命以上

述其以德受命大意已盡然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故下因言

絕商而商之侯服亦本于文王之德所謂監殷只漸漸欲說到

法祖上耳命周及其子孫臣庶絕商亦及其子孫臣庶言法祖

而及監殷言監殷而及法祖是文法湊泊如此不得滯章斷之

文而以監殷法祖截然分說○許南台曰此詩大要言周有天

下皆由文王之德而成王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也脩德之要  
不越敬之一言是通章骨子

首章董都陽曰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

與天為一○朱豐城曰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

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暨於人文王之陟降無一

時而不同於帝則為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而不吾察文王之

既沒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天而不可不敬天之意已隱

然言外矣○德若有愧於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日於昭則德豈

不顯乎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日維新則命豈不時

乎語雖疊說亦是足上之意而惟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也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徐儻曰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番裕為無窮○朱克

升曰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啟曆數方來此所謂新即所

謂時也○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

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不容已據晦翁此言則受天

命原指文王說○趙士會曰受天命自今始謂之今者對后稷

諸公言如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亦總全篇論之非直謂

文王子孫之受命也且受命亦只命屬於周非必謂得天下如

謂成王時其命方新亦非周公警惕成王意矣○嚴華谷曰泰

誓牧誓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

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問聖人生既異於人

其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又別是一理朱子曰理是如此若逼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又曰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此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顧隣初曰德之發而英靈者爲神不曰德而曰神以自其沒後言也○徐玄扈曰此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二章唐荆川曰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於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徐傲弦曰夢臺卽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朱豐城曰周公告王欲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三

其法顯德保顯命非但求之窈冥恍惚而已○福文王之子孫卽所以福文王如人家祖父積德而子孫有餘慶謂非夫福其祖父不可○本支百世中含宜君宜王意在周士之不顯亦世猶云代有聞人也亦不作富貴顯榮說臣庶不得與子孫對看○姚承菴曰文王之德不顯而周之士亦不顯文王之孫子本支百世而周之士不顯亦世皆由修德來故下緊承以世之不顯厥猶翼翼

三章徐傲弦曰時說云世之不顯是已然事上不顯亦世是未然事看來文勢各章相承只承上而嘆其必顯不必拘拘於傳註也○楊見宇曰厥猶以下就周士本身言俱傳世宜顯之意

○徐玄扈曰翼翼勉敬也勉卽夢臺敬卽敬止君臣一德故能熙載代終以克長世○輔潛菴曰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爲周士乃所以爲周之國也○徐傲弦曰文王爲受命之君多士爲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期生於文王之國商不得以一用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此皆文王與王之福所致凡建勳立業之士既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朱豐城云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此意亦好但詩人只衍以成章原無此意○孔氏曰楨榦也築塙所立之木耶以爲此榦事之臣失之矣○文王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四

亦賴以安就文王生時說根上周楨榦來見得多士夾輔非特國安而王亦安也蓋臣任其勞而日身不遑之勤亦可少自逸矣○黃氏佐曰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合而觀文王以寧從可知矣○反覆言多士之爲周楨榦見脩德不可無輔也有欲當時君臣交傲意下言念爾祖而呼蓋臣亦此意

陶朴菴曰厥猶翼翼舊多帶下說觀註云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皆能勉敬也只是足上句意玩一皆字見雖後世子孫亦皆勉敬則奕世載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修德與周匹休者也○徐玄扈曰疏義謂多士卽今傳世之多士文



王之國亦文王今日子孫之國則文王以寧亦以今日在天之神言此說甚有理時說謂傳世之顯就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賈周折

四章言聖德之純而及其受命之事以文王之敬德渾然無迹莫可形容故云穆穆非就外之德容言也○朱克升曰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朱子曰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張七澤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維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徐傲弦曰詩言緝熙者四於緝熙敬止美文王之能緝熙聖人事也緝熙文典言後人不可不緝熙也於緝熙與緝熙光明美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五

成王之能緝熙賢人希聖之學也○又曰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是一篇綱領○又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者而天命既歸於周則莫不於周而侯服焉蓋天之所命人必從之其勢固如此也○假哉之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上但文王之時雖天意已屬直至商孫臣服其命始驗耳命之集畢竟在先不得即以侯服當之○嚴華谷曰服事也用也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艾服官政

黃東發曰假哉二句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於周今日以商孫子觀之可見是以本文踳涉

而取義語意又似添足

五章王介甫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於周所謂靡常也○薛方山曰膚言其容貌之美敏言其應事之疾○嚴華谷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灌於地故謂裸○熊勿軒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典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皐還重尊禮先代意而就其中亦寓儆戒之意在○許南台曰裸將周之事黼皐商之服也服則商而事則周正以啟人君警畏之心也○徐傲弦曰無念爾祖只就蓋臣言則戒王在其中言當知有商孫子胡為於我而臣服有商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六

臣庶胡為於我而裸將母曰我周之福可喜也靡常之命亦可慮也不然盛衰相為倚伏可為寒心蓋常厥德者保厥命無疆惟恤者亦無疆惟休故耳○張七澤曰王之蓋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前後文意得此提醒○又曰此雖戒王之言亦須說得渾融如嚴氏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子孫臣庶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詞雖激切似傷渾厚之旨○呂東萊曰蓋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六章徐傲弦曰聿脩厥德只是敬而永言配命只是緝熙其敬故念祖乃所以脩德常脩德乃所以配天命而所謂多福亦只在配命之中蓋命即天理也常言合乎天理則心一文王之純

而天亦自然福之若脩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於祖卽有愧於天而福不可求矣○姚承菴曰永言是心口常念及之謂念茲在茲也○朱克升曰此詩凡八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許南台曰註中兩自字重看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脩命曰自配福曰自求所以法文王者誠在我矣○徐玄扈曰先人以葉貽子孫能必其克保哉能保與否後人責也故曰自求多福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了意味深長不說到子孫覆曰益覺其詞凜凜○法祖與監殷雖兩截然非殷失之周何由得之欲免商之禍正以永周之福許台山所謂意實相足者是也○成王曰敬迓天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七

德與以無德廢此何難度亦何消度所謂度者是度殷之德何如而合於天而天獨眷之於始何如而不合於天而天獨棄之於終則脩德祈天此亦可自決矣○有虞毀自天語意連下不屬監殷上說上天二句是又別起一話頭以轉下法文王一非遂以上天之事爲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天又何難度之有○趙士會曰天無私厚亦無私薄其廢興一視之君德耳天何心焉無聲臭亦是天之無心成化處非僅渺茫難度而已○徐傲弦曰天既聲臭俱無不可窺測誠未易求而文則實德昭著人心自孚豈不有實可據儀刑二字最好若有模範可爲準則意○姚承菴曰儀刑文王非徒模擬其外而已注想之若見羹見墻體行之實亦步亦趨必學其所以緝熙敬止者然後無愧於文王○又曰作孚二字聯讀與作僞反照看卽無不用情之意○田鍾台會卷云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不度亦可也何必求之於天最得詩人之旨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八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嚴華谷曰受命作周推本之詞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魯申公詩說以文王生民公劉緜絅樸早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明文王有聲行葦旣醉鳧鷖嘉樂洞酌卷阿大武諸篇爲大正

大明

徐傲弦曰首章將言文武受命本於德故先泛言天人相與之

理而証以殷亡之事下詳言文武以德受命正以終首章之意也○姚承菴曰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周家自王季太任積德以生文王文王又加培植焉故誕受天命生武王以伐商成此丕不之業○輔潛菴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幾如應影響皆非苟然也○吳師道曰此詩明一家祖孫父子夫婦姑皆有聖德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命之保佑昭事之聿懷天與聖人又相與爲一詩人形容之脩莫過於此○周家文武一道父子一心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九

故言文王之德之盛即武王可知而况變伐之云其德亦可想見至文之受命則自有命既集時已然非一日矣傳非於文獨言德於武獨言命也

首章鄧潛谷曰明明在下人克明配天也赫赫在上天有赫暨人也○徐儼弦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必可信也惟天不可信此爲君所以不易也○又曰紂所居之位則天位固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柄所傳之統則殷適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厭天下之心○天非不可知只其去留不常不可倚

以爲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凡人欲保守身家誰敢稱易而關係猶小喪失猶微王則一念不慎一舉動稍差便至生靈殄瘁帝命動搖雖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何不易如之維字喫緊○孔氏曰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紂故爲正適挾者周匝之義○呂夷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傾者覆因材而篤焉耳

二章追本文王父母之德如此見天之命周非一日之積也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父家言之曰來嫁就夫家言之曰嬀互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十

文也乃及只與字意言太任與王季一維德之是行德順剛柔彼此克稱若有相頡頏之意但王季爲君在生文王之後不宜以明類長君言○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鄭氏曰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行依叶作杭疑只行列之義

三章黃氏佐曰懷多福是得天受方國是得人不可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事蓋只徵其德之盛處但受方國亦多福中事即所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者耳○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

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鄒澤山曰小心謂檢束此心不敢侈泰也○朱克升曰終日乾乾對越上帝即小心事帝之謂○趙士會曰心體與之相脗合便是事所謂奉帝則以周旋也○敬以直內更無回邪故能受此方國若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四章徐儆曰天命必有所厭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孔氏曰烏止謂集故集有依就之義○有命既集之命即伐商有天下之命言天於定聖配時便注意生子為受命之主蓋由累世克享天心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朱克升曰初載猶曰壯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十一

盛之年也○唐虞曰載周曰年○莘國在洽之南故曰陽在滎之側故曰浹二在字虛說蓋只天意所鍾在焉說誰在便差○穀梁傳水北為陽○周禮太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五章唐荆川曰天之得純一太姒之德亦純一若與天相為伯仲然○許南台曰文定厥祥婚禮之始親迎於渭二句婚禮之終○黃東發曰舟以濟險非為親迎設也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毛氏謂天子造舟云云則曲說也○陳行之曰自莘至周有一水之隔故造舟為梁○瞿昆湖曰不顯其光重德上言以聖配聖甚盛舉也非止禮儀之儉而已

六章徐玄扈曰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重疊

句體○有命自天就命文王一身言上有命既集就命周一代言○朱豐城曰有太任復有太姒故謂之贊言女德克繼也生文王又生武王故謂之篤言天命匪懈也其伐商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故謂之燮言其無慙德也○徐玄扈曰兵者陰謀逆德也而言燮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胡雙湖曰燮有和順之意○既保定之而復右助之非成命而何

七章朱克升曰此下二章所以終燮伐大商之義○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旅百萬起自黃鳥至於赤斧○毛氏曰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徐玄扈曰侯與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虛而勢實蓋以至仁代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徐儆曰上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十一

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乎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又曰設為衆心勸武王以形容代商之舉一奉天之命而已以人而言寡固不可敵衆以天而言人亦不能勝天武王雖欲自己可得乎○嚴華谷曰衆心所同即是天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也○徐玄扈曰上帝臨女蓋屢言之總是幹旋暴白處○向景耀曰上帝臨女根有集之命來言天眷周德而命已在汝也不可徑說武王○劉安成曰武王誓師云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衆寡不足

疑矣○黃氏佐曰前言文王而曰幸懷多福此言武王而曰止帝臨女各有赫赫之命在

袁氏仁曰維子侯與謂維子以諸侯而與耳侯與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爲維與上維字重疊不成句矣

末章牧野洋洋言會戰之所廣大承上章來但上是陳兵時事此是交兵時事○徐玄扈曰煌煌彭彭以氣勢言即侯與之意

○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騶○姚承菴曰武王師衆之盛感以三千一心也不然如林之會難與繫長短矣○徐傲弦曰車

車三百乃有此氣馱兩齒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沈仲容曰既曰燮伐復曰肆伐燮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圭

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

鄒嶧山曰當時只誅紂汗濁便除氣便清明○武成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

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塗倒戈攻於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陳定宇曰篇首明明德之明也篇末清明治象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京侯漢書作亮書曰寅亮天工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氏曰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縣

人主惟念祖宗創造之艱庶幾不墮先業故周公戒王直自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與王只疊疊相承說雖厥問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柞械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其實聖祖神孫積累有漸便有瓜瓞縣縣之意其叙太王獨詳正欲成王知創業之艱也末又另發一意以及文王得人之盛見祖宗能脩德又能任賢保成業者可以思矣○鄧潛谷曰暴大者不祥瓜之有瓞宜縣也

首章徐玄扈曰縣縣瓜瓞比意可該全篇但就首章論則言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縣縣二字不可忽○嚴華谷曰瓜種之小者曰瓞而大瓜之返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瓜瓞言之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古

○徐傲弦曰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在太王以前按周棄子不窋音卒失官自竄於戎翟之間三世而至公劉能脩后稷之業乃立國於邠民之初生謂此時也○又曰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劉安成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嚴華谷曰此詩沮漆指邠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周原傳以爲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太王處於前後之間故在邠則小遷岐則大原兼管兩邊○徐玄扈曰註中其國甚小二句不可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太王遷岐而後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柞械四句可見詩柄因之二字亦是此意○賈公彥曰古

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劉寧之曰累土於地上築而墜之土上加土有重復之意故曰復○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孔氏曰歎美太王在岐新立故言在邠未有其實在邠之時亦有宮室二章何確齋曰來朝者據其時而言曰走馬者策馬而行也非如奔走逃遁之走○陸聚岡曰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其來之朝西循水涯東至岐下殊不作倉皇周章氣象○呂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采也○徐儆弦曰太王遷岐全爲保民而去此周公原周家創業時有此艱難正今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五

日後王所當追念者也○又曰或說至於岐下不可言擇取然下文分明言周原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孟子殆一時之言不必以之律詩也且孟子亦止明太王迫於狄難不得已而遷耳若至岐自因其可居而居之豈漫然簡擇而苟且稅駕乎○相土似非婦人所宜而姜女與太王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莫將胥宇輕看○姚承春曰胥宇是大槩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不專主已之室家說

三章鄒嶧山曰承上胥宇來上驗土地之可居而下協神人以定居也○徐玄扈曰董有二種內則所云董董音粉榆菜之美

者非如註所云烏頭也茶是苦菜言土地饒沃不問菜之美惡皆如飴也○說文云董根如蕪菜蒸食之甘○陸元恪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賈山曰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周禮春官蕪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契灼龜之木○徐儆弦曰爰始爰謀言已見不如人見之爲詳爰契我龜言人謀不若神謀之爲審○又曰國土豐美物生有異與王之地固有默契於天人心矣以定厥居夫豈偶然

嚴華谷謂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時日之志如此看兩曰

宇方有着落○王氏曰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六

四章鄒嶧山曰凡言題者題事之詞○徐儆弦曰慰止左右邑居也疆理宜私野處也周爰云者曲折纖悉無不爲也○趙士會曰慰是憫其跋涉之勞止是遂其卽次之願左右謂列於周原之東西也疆是畫其大界理是別其條理宜謂散居田廬以便田事私則芟夷壘關之功也○左右謂料理其所爲居使各安其處也○徐儆弦曰此合下章有仁孝意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責况遭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際王室新集正祀統絕續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爲憲正萬世有民社者所宜深念也

適宜疏義以導溝洫說

五章曹氏曰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

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又曰審曲面勢直必以繩  
○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牆必  
堅也○姚承菴曰俾立室家內舍廟堂門社說其繩而下是將  
所欲管者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是廟何處是廩庫何處是官  
社皆引繩以取直而縮版以載焉特其所先管者宗廟耳故云  
作廟翼翼非謂專以作廟言也

六章姚承菴曰此就縮版以載者詳言見人心之樂趨其事也  
與庶民子來意同○徐傲菴曰只味陝陝堯堯登登焉幾字  
而築牆之聲鬱鬱象宛然在目○鄒嶧山曰陝陝是盛土之人  
衆堯堯是投土之聲象登登杵聲之相應也馮馮塙聲之堅固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七

也○周禮擊鼓以鼓役事○章俊卿曰擊者緩也古者上之使  
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擊○顧仲恭曰擊鼓所以爲作止  
之號時可以食鼓以止之時可以息鼓以節之時說擊鼓以戒  
勿亟太誤○黃氏佐曰鼓不能止非謂不能止人之力作也人  
心競勸鼓自不能止其聲○陳行之曰人心競勸故鼓不勝其  
擊後世以鼓役事是其遺製

七章楊見宇曰臯應二門諸侯並無此制特自太王作之後遂  
尊爲天子之制耳說者輒云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諸侯分  
當然也誤矣○徐傲菴曰宮室之郭門曰臯門取其明最在外  
宮室之正門曰應門取其居中應治社築土以爲壇植木以依

神所以主宜祭○陳祥道曰臯門之內外朝也應門之內治朝  
也路門之內燕朝也○黃氏佐曰爾雅宜祭名兵凶戰危慮有  
負敗祭之以求福宜○社有壇壝而無屋故名冢土取其受霜  
露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許南台曰三立字當重看俱是創  
始有煥然一新之意且宛然王者之制太王有許大規模○劉  
安成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宮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  
重民之意如此

八章陳行之曰厥問本自脩之實來聲問本自洋溢直不因此  
而隕墜云爾○嚴華谷曰太王始居邠則比有墟鬻之侵既遷  
岐則西有昆夷之擾此述太王本末雖退避於邠而能植立於  
岐也○柞械四句自太王說到文王時去以祖孫相爲首尾不  
得過爲分別味註中至字漸字日字亦有瓜瓞縣縣之意○劉  
寧之曰駝馬疾行貌有奔突之義故曰突○徐傲菴曰維其嗷  
矣玩維其二字有不暇爲謀之意○呂與叔曰嗷張嗷而息也  
奔趨者其狀如此○輔潛菴曰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  
徐傲菴曰迺慰四章是內脩此章是外攘昆夷遠遁是遠人服  
虞芮質成是邇人歸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八

姚承菴曰愠怒亦宜就太王說蓋太王爲狄所迫去而遠徙  
卽能保全生靈聲問從此少殞寧無愠心今幸遷岐下創立  
新業故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此太王所可自慰者也



○嚴華谷曰此述太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絕愠怒昆夷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內脩外和彼自不能爲患矣○黃氏佐曰據孟子文王事昆夷則太王不得有申夷載路之事然安知服於太王而不叛於文王又安知文王之初年不以其不恭而事之後乃窺伏而喙息乎且事之云者自是先王待夷狄之道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

九章熊勿軒曰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以此○徐玄扈曰凡言受命必言佐命見君臣一體王者名世相待而成亦欲後王繹思以用賢也○又曰質成是訟獄者之文王來歸是朝覲者之文王其受命也奚辭此推其必至之勢如此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九

○又曰厥者如彗斯張發不可禦此字法妙品○嚴華谷曰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之厥然興起雖由虞芮來發之而神化之妙實有不可窺測者故下特擬議其詞而各以予曰發論言倘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耶蓋深嘆文王得人之盛而亦見文王之受命非予所能形容也若只歸重四臣便不得模擬之旨○朱克升曰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也故曰疏附先後謂引君當道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以人君之德喻於人以人君之譽宣於外不疾而速若置郵而傳命則爲奔走敵人奔衝而來此有以折其氣也非禦侮而何

徐傲弦曰周公之訓成王脩矣未嘗舉古先聖王爲言迺曰文王武王則曰大王王季第欲其守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朱克升曰太王遷岐與公劉遷邠事體畧同但彼則處處廬族言言語其規模小此篇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世有先後土地有廣狹故不同耳○徐玄扈曰此詩體格辭意與長發一篇逐一相似可見三代時亦便有擬古之作○歐陽永叔曰初頌太王遷岐後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者知其脉理之一也最是文之高致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十

序曰縣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核樸

首三章言文王之得人而下則推其所以得人也聖德之妙只隱然在言意之間若明說德盛而人趨之則振作綱紀之說便無味矣○朱克升曰此亦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早麓思齊皆是此意○姚承菴曰文王何以致左右六師之趨蓋作典鼓舞之有素也乃文王何心哉不期歸而自歸一盛德所致也  
首章徐傲弦曰物盛爲人所用興德盛爲人所歸○嚴華谷曰棧小木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着若無所用然芄芄盛猶

可用之以爲薪積之以待用其理有必至者矣○許南台曰濟  
濟辟王是贊詞雖根德來其實不可賞德看○左右字甚活左  
焉趨之而右焉趨之言無方也該下髦士六師在

二三章徐傲茲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嘗  
奉祭之時易於怠行師之日易於畏以此二者而人猶趨向之

他可知也○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一圭  
中分爲二璋璋以爲瓚柄○黃氏佐曰此恐文王自祭祖考之

事註引禮之全文只証奉璋爲左右之事耳○哉哉就來璋時  
衣冠俊偉體貌端莊上見此只形容他助祭稱職所謂威儀孔

時也必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緩○向景岩曰奉  
璋非以有事爲祭實以親德爲幸也○徐玄扈曰涇舟棹楫即

胡越同舟之意是無勉強六師趨文王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也  
○釋名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楫○許南台曰于邁泛言如在

國有巡省祭告之事在外有朝會征伐之事皆君之所往蓋君  
行師從自是常禮不必征伐而後六師及之也○陳北溪曰汲

汲然追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何確齋曰追及與如不及之  
義同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疑問謂文王時侯也不得

用圭瓚意來歸諸國行會朝之禮故曰奉璋義義而六師之從  
則以得專征伐故耳看來咏文王之詩皆周公制作時所定如

推尊之曰辟王曰周王亦何嫌之有

白

四章徐傲茲曰明之有限者爲光亦少惟倬然之雲漢故能爲  
章于天與年之有限者爲化亦淺惟壽考之文王故能作人○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黃氏佐曰融液平析木之津昭  
回乎東井之位著於東方之尾箕沒於南方之天稷是雲漢爲

章也○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  
躍○作人是周主去擬作人勿就人化說但使人自不能已不

知所以然而然  
五章追琢就是文金玉就是質勉勉就是紀綱所在非有兩層

○朱克升曰繼而舉之使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皆有  
所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珠

子語錄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趙士會曰綱紀四  
方不以政而以德正見至處○薛方山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固其不已自朝至於日中且不遑暇食亦其不已也○黃  
氏佐曰一德在我至誠無息而四方皆在其維繫之內也若說

人自不容渙散却是前章人歸之意○徐傲茲曰四五章以師  
道君道作主○朱子曰遯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的事工

夫細密全在此章  
姚承菴曰詩意謂文王之壽考作人不是僞招徠的觀其外

之發政施仁種種周到真是追琢其章一般其內關聯聯趾  
藹然充足真是金玉其相一般勉勉我王以此德爲四方之

綱紀而四方雖欲不歸其綱紀中自不得矣所謂周王壽考  
作人者如此追琢即追琢此金玉註金之王之語似難通○  
又曰追琢其章分明是光四方顯西土事金玉其相分明是  
文王之德之純○鄒潜谷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疏附後先  
禦侮有人矣惟其作之是以有之是棫樸之義也

早麓

徐徹弦曰各章開說此與上章多與少賦故曰咏歌云○通篇  
重豈弟之德上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  
福意棫樸言人心之自趨而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  
之盛也○姚承菴曰首章著豈弟之得祿次章申明其必然乃  
所謂福祿不過神人之交與耳故着鳶魚三章見人與神皆不  
能外此豈弟之德也未章又申說自然受福意

毛詩微旨

卷十四大雅

五

首二章朱克升曰早麓無意於棫樸君子無意於福祿皆以自  
然之理為興○嚴華谷曰培塿無松栢由其氣薄也今早山之  
麓得山氣之厚故棫樸濟濟然文王德盛克積故自求多福○  
說文林屬於山為麓○楷似著可以為箭棫言其實楷言其木  
○張七澤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  
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  
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温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  
泰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孔氏曰君子行善

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姚承菴曰豈弟  
君子何嘗有干祿之心人見其以豈弟得祿若其干之以豈弟  
云耳求福不回亦此意○朱豐城曰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  
盛者福必盛○孔氏曰草名爵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  
曰黃流

三章姚承菴曰鳶魚在化育中自然飛躍於天淵而各得其所  
與人物在聖化中自然鼓舞作興而不知所以為之者○黃氏  
佐曰詩主咏歌文德則受福作人皆可見其德不必如輔氏謂  
歛時五福用錫厥庶民而以民之感化為布此福於民也○又  
曰作人與上章不同此主人自感化說原重自然意但遯不二

毛詩微旨

卷十四大雅

五

字却是必然只其語勢如此○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立說○  
四五章徐徹弦曰清酒騂牲誠之寓於物也聖人盡事神之誠  
故足以獲神之福○李迂仲曰君子受福豈以騂牲之故得之  
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故有豈弟之德則受福  
○徐徹弦曰物盛必為人所愛瘳德盛必為神所慰撫○章小  
東曰神所勞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無  
不利也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徐玄扈曰勞者眷顧保愛使  
得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字法神品○黃氏佐曰神不專  
指祭祀時說勞只格其德而默相之思若啟而行若翼也不以  
福言

六章徐傲弦曰條枚有可施之勢故葛藟施於其上與君子有受福之德故求福無有於回○黃東漢曰回非邪也正直之捺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可復返○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徐玄扈曰四章以下只是咏嘆不已之辭初無相承意或言凡祭必受福然不待祭之日而已爲神所勞斯則德以獲福何回邪之有合意亦巧却非詩旨

思齊

徐傲弦曰首章言德之所由成二章言德之施三章言德之純四章言德見於事五章言德成乎人通章猶以純字作主○朱克升曰毋曰聖妃曰賢特據文王而尊其母耳○劉寧之曰思齊詩徵言卷十四大雅  
齊大任誠哉文王之母蓋云稱也○思齊以婦德之端莊言思媚以婦道之和順言而婦道之盡亦正見其爲聖母處母之聖自超乎撫摩鞠育之外妃之賢亦不止於唱隨好合之常百男之祥只是驗其賢處不重效說○成之者遠則文王性生處自多助之者深則文王根本處自足非全藉之母與妻者也○朱子曰百男舉成數而言春秋傳云晉蔡邴霍魯衛毛臚部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亦可見其多也

二章徐傲弦曰文王爲神人之主故幽而接神無不格明而接人人無不化不然將神怨而人違矣安能質之無愧感之必

應如此也○鄒嶧山曰惠宗公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而相與默契意不指祭時言○楊見宇曰子孫顛覆厥德先人憾之曰怨于孫愚昧不肖先人情之曰恫○徐玄扈曰刑于管下三句不重有序重人無不化上御迎也迎者相接之意人方囑囑下親而吾之表儀適與之合也○惠與刑俱自我去使他說但德盛自然非着力之義○袁仁曰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卽不能刑矣○宜妻子以和兄弟原自相關故曰至于不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美

三章章小東曰闈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事未涉一物未交不顯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於已故德妙於純譬如天之於穆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於其間哉○徐玄扈曰雖離肅肅時措之宜也傳中二極字二常字見得純亦不已○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陳行之曰無射亦保言此心原無厭射時也而亦自保守註意是如此  
徐傲弦曰無射嚴氏謂踐履純熟是也蓋凡人於事生則厭其難厭則保守熟則行之無厭而易

四章又曰上言聖人之德不以外惠而損下言聖人之德不以外助而益若常人德有撓於外必非光明正大之懿而德有資於人即非從容中道之聖矣○姚承菴曰戎疾是外來的不能保其不至脩德是分內事故烈假可保其不殺○徐玄扈田易云困而不失其所亨亨處是光大不失其所亨是不殺也○鄒嶧山曰文王雖蒙難而德之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故曰不殺○朱克升曰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也○上有先聖豈無前聞下有多士豈無諫諍而文王從心所欲自不踰矩何消聞與諫得若學古乃獲從諫則聖便非性生者矣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五

五章徐微弦曰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有道者切磋琢磨以求入乎德也金追王琢之章固四方於綱紀焉飛魚畢之化舉一世而甄陶是古之人無數也○朱克升曰造訓為猶曰能也孝弟謹信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謂有造也○王制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鄒嶧山曰德無數所以作人者亦無數也不顯亦歸無射亦保即其德之無數處○舉髮當就文王作成之說小子既云有造未有不顯至於成人者故總言舉髮斯士○張七澤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為功用之全故棧樸早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於作人東萊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積天地生生之大德

也得其旨矣○薛敬軒曰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脩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

姚承菴曰此詩大旨在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上乃所謂莫民者又只在明明德之人故叙太王曰帝遷明德叙王季曰其德克明叙文王曰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是者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不一而足總見上天為民而求賢君若此其切君人者必明明德於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可不負上天立君之意○徐微弦曰此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天

興王者一本於天非人力也○陳行之曰詩柄因王季之事併列太伯非與王季並稱  
首章徐玄扈曰先代神明之後天固不輕棄之惟不獲然後求四國也○徐微弦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重看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顧字俱與監觀應詳玩之自有味○鄒嶧山曰臨下有赫只是無一事得逃其鑒至求莫方有立君意總說天欲安民為下命太王張本○孔氏曰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美申伯而天甫侯也○二國雖泛言夏商實暗指桀紂總是形容世德之為天眷故特推有周兼抑二代不然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而桀雖惡與

周何與詩言固不甚拘拘也不獲亦只言其政不足以安民寃者尋覓其人也度者審擇其孰稱也上帝者之言苟能安民者便欲摯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說反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上人知太王以避狄遷岐豈知天心眷顧正欲以此與周慰其求民莫之心耳○黃氏佐曰致猶取也言爲上帝之所取也惜其式廓只天眷有德與之國以興王業意○輔潛菴曰或如式模之式廓如匡廓之廓

二章嚴華谷曰此言太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者也○徐做弦曰作屏脩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啟闢攘剔是存有用而去無用帝遷明德而申夷載路與上漸次開關是一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无

奎事而立厥配另是一意觀註以近於昆夷與昆夷遠適自相照應而下特着一又字以別之可証也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語意自緊繁相承所謂受命既固者即受此與宅之命也○姚承菴曰人只是一意脩德能脩德即萬一有不得已事中間反獲大福如太王避狄遷岐天反與之宅以開王業未必不是天之美意○徐玄扈曰受命既固可玩天命不輕與人既已畀之尚迴翔顧視無非求民之莫而已○又曰受命既固言太王也而朱子云卒成王業是解經活處○姚承菴曰西顧與宅業已受命矣而爰立姜女聿來胥宇實非偶然故天立厥配始云既固

三章徐玄扈曰帝省句有意所謂難諶不易於此信之惟木拔道通乃能體求莫之心而不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在周矣○彭廬陵曰柞械斯拔松栢斯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與未艾之象○朱克升曰斯拔斯兌是方然之時拔矣兌矣其如此者久矣故縣以爲文王事此以爲大王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與誰對對是字法妙品○徐做弦曰天欲立君豈一朝一夕之故自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委任王季以繼太王之緒者即於此時而已定矣他日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天之

命耳本是爲君而作邦反似爲邦而作對此見句法之妙○潘石室曰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居守其居也得聖人之任○鄒嶧山曰因心四句正言季之德而爲天作對之意宜一順說去蓋因心二句只是表其平日愛兄之心無待勉強見王季惟知有兄之當尊不知有國之當利耳不可因此分未受讓既受讓平說○姚承菴曰王季因心而下雖因太伯之讓而云然不必多說言王季之因心一惟存此友愛一惟知友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无

其兄不以去與存有間但知篤厚周家之慶以其讓德之光錫之兄而其他皆所不知也連下三則字語極繁如汲汲焉明其因何而讓因何而益脩德將太伯王季通看做有心的人非渾融之旨○徐玄扈曰太伯王季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於天顯之愛

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意亦如是○又曰太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遜而不居上逆天命中隆先業下違兄意此爲因心乎此爲不因心乎惟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張七澤曰王季之友愛其兄者不拘拘形迹之間故曰因心其篤慶錫光正所以成其因心之愛也詩人立言有深意○太伯本讓也王季友其兄也而註欲以迹來形出其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於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上亦見朱傳用意之精○徐玄扈曰載錫之光句法神品與上帝臨女相似婉篤深至見文字幹旋之妙○季彭山曰太伯之讓民無得而稱載錫之光卽書所謂于湯有光者也宜說得渾融○劉寧之曰人知伯出亡不返國宜之季者也豈知伯之爲讓與季能錫之光哉孔子至德之稱蓋有味乎詩也○奄有四方雖是文武亦要見是王季貽之者○張七澤曰此詩三王各叙一段惟叙王季處卽接太王說下與上文相聯又先插入文王以起後二段意血脉貫通此行文妙解○徐玄扈曰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太王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于文王施于孫子他人枯淡處翻出幾許波浪生出幾許關節此等處可悟作文之法

毛詩徵旨

卷十四大雅

五

四章朱傳兩是以字各相承惟帝度帝貽是以其德脩惟其脩此德是以受福無窮上根天來下根德來○出其本然之權度能度物制義秉其純粹之德使有瑜無瑕只泛說勿粘受讓一節上○朱子曰帝度者猶云天膺其衷使能制義也○徐玄扈曰帝度帝貽卽論語天縱意○陳行之曰度物分明是心而曰帝度清靜正言德音而曰貽其蓋倒其詞以婦之天見天使之如此○姚承菴曰詩稱王季其德克明而克類等皆貫之矣大學一書只是一箇明明德○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重在上人一邊○徐儼茲曰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徵諸民也故又以王此大邦間之要見嗣太王岐周之業意○徐玄扈曰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則曰無忝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則曰靡悔○靡悔只於今爲烈之意蓋德有歉於生前則恨有遺於身後况德如文王足可掩迹前人今傳至文王而彌久彌光又何遺憾之有○徐儼茲曰王季以弟受讓文王以服事殷比於文王而無悔則其德盛矣○顧隣初曰文謨武烈皆賴前人之福故曰延及此與上受福奄有一般看

毛詩徵旨

卷十四大雅

五

唐荆川曰度心故受讓無吝迹貽德音故受讓無間言○朱



豐城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故能受太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姚承菴曰王季克明此明德胸中了無障蔽自隨物之至而能分別其等類是為克類以其聰明特達首出庶物之上便是克長出德以綱紀四方而莫不在統馭之內便是克君故能王此大邦而其王此邦也人以和柔之德治之而克順焉以一體之德聯之而克比焉比及於文王其德即克明之德而靡悔此既受祉施于孫子傳之萬世無窮也○左氏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動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李氏曰此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五

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

五章朱子曰此詩稱文王處從無然畔援歆羨說起見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密伐崇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薛方山曰無然雖不宜作戒而辭氣之間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此詩人假托之詞見文王所造非人力也○徐傲弦曰無畔援者中正自持不取所不當取以事言無歆羨者剛大是守不欲所不當欲以心言○姚承菴曰畔疆畔也有疆畔以分彼此然後從而攀援之是謂畔援歆動念也此念既動不能禁其羨慕之心○趙士會曰有所踈而離之謂畔有所親而附之謂援○金仁山曰畔援二字相反歆羨只一念但歆淺羨深

○泚水以岸為極故借以為道之極至如釋氏言到彼岸是也註曰濁曰濟曰流皆從岸字生來○徐玄扈曰行師之際雄心最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歆羨所以為聖人之師成湯不震動難竦亦此意○朱豐城曰密人敢距大邦不知事大之理侵阮徂共不知恤小之義此天理所當怒而王法所當誅也○陶龍岑曰西伯得專征伐正欲睦隣安眾而密人侵阮即是敢距大邦之命也○徐傲弦曰屬國相侵則我且曷稱屏翰而周家之威損矣人將恃誰無恐而天下之望孤矣故伐密之舉所以篤周祜而對天下也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五

六章依其在京只形容文王兵之神速言方遘密人遂從阮疆而往襲其國若有從容決勝不事張皇者非謂兵已在密而身猶在京也○徐傲弦曰依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貳無虞意同○文王雖赫然震怒其心自平故安閒如此○姚承菴曰詩謂文王此行實無畔援歆羨也惟依然如其在京者以侵自阮疆並不橫加肆虐蓋所怒者止密之君而不及於密之士女也故密人即吾人而秋毫無所犯焉若說安然在周之京竟與親征相左○輔潛菴曰文王侵密乃遽曰我陵我泉無敢陳兵飲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焰夫誰與敵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劉安成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非必如春秋例然其師既過徂

共之衆則密人退歸夫周師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也○嚴華谷曰伐崇有訊讖等事而伐密不言是師次其境密人卽服不待戰也○鄭氏曰侵阮而兵不見敵此以德攻不以衆也○又曰每言我者掩後得而有之言○徐傲弦曰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矢陵飲泉見無險阻可恃也○黃葵峯曰舊說文王徙都程邑愚謂文王作程只是定密地一人心耳彼自徙都於豐未嘗都程邑也○胡雙湖曰度其鮮原以下卽上章篤周祗對天下之實事其字指密而言○陳行之曰方向也王往通俱就人心上說言文王爲萬邦所趨向下民所歸往原不係於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惟翰之思有所主親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五

親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昔在岐周則人心係於岐周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於此也  
徐傲弦曰春秋傳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章侵字卽此意與潛師掠境者不同○又曰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於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與孔疏云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云在岐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鄭箋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夫逸周書既不足爲據而文王兩遷亦只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証朱子信之豈亦有所考與○鄧潛谷曰我陵卽我阿我泉卽我戒無犯也乃密八

不吾人哉動以天之道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原增雅註別不相連也

七章朱克升曰帝謂文王是爲伐崇張本見文王非欲張其聲威氣譏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上設爲上帝教導之詞故曰無然此設爲上帝眷念之詞故曰予懷意實相似○徐玄扈曰不大四句說德總是自勝而不自用之意與中庸卒章義同疏義云既有渾然之德又有自然之理此所以爲文王也○朱克升曰不大不長皆有深潛不露之意在○薛方山曰不大不長詩人圓活之詞不是猶有聲色夏華存也○聲謂號令色謂威嚴夏謂侈大華謂紛更總是不自用其知識而所知識者一循乎天理一直說下所以著明德之實也○顧隣初曰人心發而中節處就是帝則着一毫知識便於心體上有所增損不得爲順矣○天理自然爲則卽是吾心本體非別有帝則在○徐玄扈曰仇方向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典師動衆爲不得已○張七澤曰謂崇爲仇方者虎倡紂爲不道肆行暴亂不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爲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事目爲仇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爲復讎報怨之舉矣且崇侯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已故讎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又按戰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紂紂以爲惡醜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

毛詩徵言

卷十四大雅

五

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以智  
說愚必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祇德脩政  
天下二番婦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  
不及崇侯之譖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譖文王而  
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  
會其說耶○徐儻曰伐密疑於私意伐崇疑於私仇故章首  
各以帝謂發之見其一出於天而無所私也○姚承菴曰可殺  
而殺之皆有則而不過○朱子曰如伐密伐崇要說文王無意  
出做事不得只事勢自是不可已○吳伯豐曰文王既戡黎又  
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毛

八章言伐崇之事雖始是懷之以仁終是斷之以義而原文王  
初意却非決要縱兵但欲致其來附而全之故其動靜如此○  
孔氏曰左氏僖十九年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執訊攸馘必當戰  
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朱豐城曰閑閑徐緩言設之而不  
用也○鄒嶧山曰崇壻言言而曰緩攻者任其高大不即攻也  
○黃氏佐曰連連為續屬有各司其局不奔突進擊意安安為  
本輕暴有各遵紀律不浪戰要功意益有事而若無事然類馮  
程子謂暴明其罪告之神明是也○徐儻曰無侮者謂王師  
不暴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也無拂謂王師無敵人皆

服從而無有疑貳之心也○又曰是致是附不專崇民雖崇侯  
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伐聲罪以討之也肆縱兵以攻之也絕  
殄其祀也忽滅其國也○張七澤曰忽如其亡也忽焉之忽

毛詩微言

卷十四大雅

毛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五

靈臺

姚承菴曰首章敘民之樂成此臺欲其君時觀遊以節勞佚也次章正敘文王在囿觀遊之事乃文王當此之時臨辟雍設鐘鼓而令矇瞍奏公卽一遊息之中未必無矇瞍史進規御警幾聲之意而民之歡欣鼓舞自不能禁要知靈臺辟雍總是文王之學不得截然分爲二也○許南台曰所謂民樂只是隨君所有而喜談樂道之曰靈臺靈沼曰子來曰於初曰於倫於樂皆須發得斯民樂君意出此詩真有天下泰和萬物咸若氣象○孔氏曰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雍同處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首二章呂東萊曰作臺主于望氣視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濬精神節宣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經者度地爲基營者設表正位經始攻之勿亟子來皆一時事夫庶民攻之是民已來也不日成之是成已亟也下只咏嘆上文而形容民之趨事發于中心而無所強耳此亦緣文王平日能愛其民不在一時勿亟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役則聖德意重民樂意輕失詩人之旨矣○李迂仲曰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于君之意則不可○徐傲弦曰文王以民愛爲愛故不知有已之樂斯民以君樂爲樂故不知有已之勞○又曰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鳥獸蟲魚之育而獨文王之在囿在沼則鹿

鳥不驚游魚出躍隨其所遇而物各得所則文王之仁微于外而根于中漸于民而流于物矣○真西山曰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飛鱗各安其處此所謂不擾也

三四章陶朴菴曰處是懸小鐘磬處黃牖列于東西序非置于虞業者○韓詩說云辟雍圍如壁壘之以水○徐傲弦曰於倫言鐘鼓之聲有倫序而不紊亂也於樂言作樂于辟雍和氣宣暢藹然其可樂非言樂音之可樂也○又曰樂莫患于入音之奪倫莫貴乎衆心之和樂辟雍之地鐘鼓作焉奏之者得其倫聞之者得其樂聲嗟氣嘆不能自己其盛何如○又曰聞鼙鼓之聲而知矇瞍之奏工蓋民心幸聖人有此音樂惟恐其竟故耳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先擊鼓一闕復奏必自鼓始○徐玄扈曰末章首二句如古詩換章疊句演以成文非味嘆不已之意末二句形容民情可謂深至氣味悠長有不盡之旨○晉安海物記云鼙宵鳴如桴鼓○陸農師曰剝鼙以爲鼓其皮堅厚鼓聲逢逢然象鼙之鳴○陳定宇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德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

魯申公曰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

武據此則辟靡回樂也非學也後儒因水旋如壁而遂以泮宮為半水疑出附會近世袁氏或問謂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故學宮之中自有辟靡非舉辟靡以名學也○楊升菴曰魯師解云辟靡太王宮名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使天子之學曰辟靡則孟子回言之矣又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尚又有胥雍則辟雍胥雍西雍皆宮名也

下武

徐儻曰上言武王之孝今日而有天下也下言武王之孝萬年而有天下也蓋發先緒而因以裕後昆當以繼先作主○徐玄扈曰三后事殷武王伐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逆逆而理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三

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已也故詩頌武王會無一語道其創基立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季永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無非曲體先人克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人繆戾孔子所稱善繼善述義本于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徐儻曰朱傳中緒字事字道字俱是一理即先之垂于我者謂緒在我之承于先者謂事以我之垂于後者謂道○姚承菴曰原武王之績緒只在世德作求上而永言配命則其作求之實用功處

首章雖並言文武造周要歸重武王上三后見之在天之靈而

言

武王配之在京之日則祖制孫承父作子道固有益大其緒者矣配京只以業言下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于德也○姚承菴曰三后世有明德於昭于天故云三后在天○徐玄扈曰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想○顧雅齋曰配字從續字上見沈蓮岡曰首句止言武王造周而謂之下武對三后在天而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四

世德就德之見于事者言即三后所以造周者也○徐玄扈曰天下人心不過一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違則自相孚效觀九國畔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伯者之偽也○又曰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又曰天下原信三后武王之德無異三后天下即以信三后者信武王矣即就精神意氣相為渾融說○朱豐城曰配京是以下對上之辭配命是以人合天之辭已之德既與先王為一已之心復與天理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也○信在武王不在天下惟合天下之人使之無思不服是為王孚○陳行之曰三后所行件件合理即是三后配命處吾作求三后之德非永配命終

不粹白終有可議天下其誰信之

三章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永孰大于是○陳氏曰王者之德著于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于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徐玄扈曰永孝思而為法立愛皆同良知不異故也

又曰維則要看得活當續緒則以續緒為孝當變通則以變通

為孝有國則以國孝有家則以家孝○鄒嶧山曰孝思謂孝先

之思上求德配命正孝思之事自人法之言曰式自我可法言

曰則孝思維則正言所以式之由也○看來成王孚式下土與

配京嗣服只一意詩人只要發明孝以續緒故其言不一而足

不必疊作幾層○徐傲茲曰上求世德則有以取信于天下既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五

非諸侯大夫之信此永孝思則足以取法于天下見非一家一

國之孝也○永言孝思永字重看惟從真誠懇惻上發來所以

能久○則與式無大異言武王之為下上則者惟此孝思是則

也○陳行之曰上配命是言天之理故註以得失離合解此孝

思是言已之心故註以有時忘之解並無淺深之別

四章朱克升曰此又因民心愛戴武王而推見武王之能孝思

嗣服也○徐玄扈曰應即猶茲之意順德通上下而言人皆愛

戴武王而所以應之者亦惟武王之孝有以觸其秉彝之懿耳

蓋仁心人所固有親親達之天下上以孝感下以孝應心心相

感一脈流通理所固然無足異者○姚承菴曰猶茲一人應侯

順德正是天下則之處○徐玄扈曰凡人心有私便闇昧不明

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

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不萌悔吝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

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為能剛揚光大而已○永言孝思只是

贊詞與上作推原者與○鄒嶧山曰昭哉嗣服正序所謂昭先

人之功也蓋孝加百姓刑四海則煥先烈于重光而向之肇基

勤家輯寧者自我而益顯矣

五章鄒嶧山曰昭茲來許言武王之道昭然于來世如此不惟

一世可行而萬世可行不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若來世能

繼其道則今日之天下為周家千萬年之天下而錫京之業可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六

以垂之無窮矣天祐只就為天子說尚未說到人歸上○許南

台曰繩祖武者亦如武王之求世德永孝思也○子孫能繼者

便可得天得人正見武王之道所以為至也

六章徐傲茲曰天命不出于人心人心所歸正天命所在諸侯

皆朝則百辟羣后皆吾周之屏翰故曰有佐○又曰此與上章

上是創守一道武王所以創業者即後王所以守成者也下言

天人一理天之所以助順者在此則人之所以助信者亦在此

也

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嚴華谷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

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徐玄扈曰武王征誅之舉亦是克纘先緒謂武王實未嘗用武可也下武之云卽周頌邊劉之義○鄭氏曰下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魯申公曰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

文王有聲

徐玄扈曰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斡旋補救之意○此詩只重安民而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輔潛菴曰每章以烝哉結之不獨嘆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知必如文武之爲然後于君道爲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毛詩徵音

卷十五大雅

七

首章徐玄扈曰通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之心兩言模畫如見○徐微弦曰至治無爲文王非真有所求也太平無象文王非真有所觀也詩人特形容其心必欲求民之安而親見其成功然後已○朱傳天下字重看言非但使汝墳遵化江漢歸心而直欲求天下之安寧含下伐崇作豐意在○文王遷豐疑于自爲故先言其心實爲天下爲生民無一毫私意于間也故曰克君

姚承菴云通疾速意過觀厥成疑于太疾乃生民方在水火望救之心至亟非速置之祗席如吾民何二語宜串看

二章徐微弦曰受命者詢爾佻方是也武功者是伐是肆是也○又曰伐崇以除殘天意也作豐以容民亦天意也奉若天道豈不克君○文王伐崇自以崇有罪可伐非爲作豐計而武功既成民歸漸聚自不能已其安民之心故直從天命說來歸結在作豐上看帝謂文王詢爾佻方自可想見○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大王遷岐而曰慰止王季作邠而曰順比自來相承惟此家法文王過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

三章陳定宇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見乃天與前人之心也○向景巖曰伊滅是無過度之規模伊匹是無侈大之制度總見節用愛民意○用力少而功易就似乎棘欲承上血脈始相關或以干戈甫定土木遽興當之殊不賈○黃氏佐曰拓土開疆以光大國家者先人之志文王欲追而繼之故作豐不得不汲汲也克君就追孝安民說○輔氏曰王尊稱也后本稱也

毛詩徵音

卷十五大雅

八

四章鄒嶧山曰築城之垣則承天順民成先啓後功之所以著明也○王龍舒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徐微弦曰攸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孟子于文王獨曰視民如傷此可以見文王之心○朱克升曰攸同者有所歸也維翰者有所附也○姚承菴曰



文王求寧之心原公諸天下故其功昭濯亦曰王公○又曰文王之德本足紀綱四方而自伐崇作豐以來覺尤昭濯于天下四方莫不歸向而倚毗焉○徐玄扈曰王公伊濯正與邇覲厥成相應朱子謂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咏歌之意正謂此也○蘇穎濱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五章鄭氏曰堯時豐水泛溢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維字重看中舍文之作豐亦與有功焉正見武王遷鎬之發源也而以武王為君此時鎬京有不得不遷者矣豐水東注于鎬便諸侯朝貢之途故四方臣民得循禹故道以來同○四方攸同與上毛詩徵言 卷十五大雅 九

同上注曰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直曰來同則盡乎人矣維翰只有所倚賴之意而維辟則實以之為君而政教號令無不從之也○嚴華谷曰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兩言四方攸同而俱就豐說然一同于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于武王即豐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不相妨也

六章姚承菴曰文王自岐遷豐覺已恢大于岐矣而武王既集大統萬國來朝則豐邑又似窄小其勢不得不遷鎬故又舉辟靡一節見其以德化民來四方之心服又本其由考卜而成又推其為貽謀之不得已見武王之遷鎬總亦求寧天下以追來

孝之心而非有他也反覆此詩便知其語意所在○劉濟曰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徐傲弦曰辟雍特遷鎬中第一件事自字根鎬京來言自此而西自此而東自此而南北皆文教所暨及則皆聖化所洋溢也○嚴華谷曰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徐玄扈曰鎬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雍立又有以倡天下之化故四方服誦意自不平○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

成俗其必由學乎○思出于心無思不服只心悅誠服之謂○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首以辟雍為言○黃氏曰西而味谷東而陽谷南而明都北而幽都此是四方之極處○又曰邈周書豐鎬相去三十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時已建辟雍至武王乃始遷都○朱豐城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

七章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此是遷都以前事意只串說始稽之于卜以遷都而既得吉兆遂作都也正以終考卜之意成以終宅鎬之意蓋追言其始之慎重如此

八章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徐傲弦曰此詩各章俱說安民獨此章論厥孫謀乃言武王

為子孫立業不知帝王之視天下也重而其自為也輕若專為子孫計則後世帝王若秦始之築長城其計之非不深可謂詒厥孫謀耶○又曰當武王時一統大定而伊瀆之制隘不能容使武王不遷則繼世之下有不得辭其責者故身任其責以靖人民民安而子孫亦安無勞締造坐享盈成其規模之宏遠蓋為萬世之子孫謀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謂之克君信夫○徐玄扈曰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朱克升曰漢武帝嘗謂吾當以逸道汝語意類此○此合上章上是不徇一己之見而協之神謀是謹始事此是不為一時之計而垂之後嗣是慮後事

毛詩徵言 卷十五大雅

十一

楊見宇曰翼只輔翼之翼蓋言燕翼其子耳似不必作能敬之子說

劉安城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于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雍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徐徹茲曰此詩尊后稷以配天故本其受命降生見棄之異以見其受命于天惟其命受于天是以幼而有志于農而封國祀典所由肇是又有以體乎天矣夫能體乎天則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也

首章許南台曰生民如何是發問之詞與時維后稷相應正以首二句姜嫄所以生民之意○生民集以周人言周人之生始于稷猶云初生我周云爾以弗無于此古人常禮非謂姜嫄心上欲如此也○鄭氏曰克能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意也○孔氏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太祝酬醴酒飲之于郊禘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生男也○又曰正寢之室在前燕寢之室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于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于側室不敢當尊也○章小東曰履帝武敏歆非因祈而有蓋出于事之適然非意料所及○嚴華谷曰敏歆言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云

毛詩徵言 卷十五大雅

十二

飲飲如有人道之感也○攸介攸止亦是詩家常語不必定是祀郊禘之地○姚承菴曰載震而懷維載夙而屆期載生而分饒載育而成人此總敘之詞○載生載育言自是而生育出來乃是后稷他日教稼穡而有人民相天子而開後嗣皆此人為之惟有后稷始有周人非生民而何

孔氏曰鄭信讖緯以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嘆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上帝是依特立姜嫄之廟乎○徐玄扈曰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迹之疑正

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孔氏曰心識速疾謂之敏高辛氏帝行禮祀姜嫄從帝往見于天而踐帝之迹踐迹云者直謂隨後行耳鬼神食氣謂之飲謂祭而神饗之也福祿所止謂止于姜嫄使之早有子也○蘇老泉曰毛公之傳詩也以乙鳥降為郊禘之候履帝武謂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有遷史也遷之史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與也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十五

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與也○嚴華谷曰古無巨跡之說特列于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繆緯以帝武疑似之詞藉口而為是說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于理而妨于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後世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為帝譽耳○月令仲夏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嚴氏曰詩書斥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

有耳帝謂文王不必天實有言也

二章趙士會曰上帝不寧二句若為疑詞以昭其靈與見天必非無意于斯人也○顧鄰初曰寧是心無怨恫康則安意祭也即指郊禘之祭言○徐玄扈曰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禮祀也或疑如此則何為棄之不知此是追述之詞且詩體每章一義不曾許汝一氣說到底正不必拘拘乃爾嚴華谷曰居然生子言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姚承菴曰上帝不寧三句說得活益上文以赫厥靈雖靈而實與與故反疑帝之或不我寧或不康我禮祀而使居然生是子也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十五

三章黃東發曰不難產正人情所喜豈反以為怪而毒其子且難產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與之○又曰腓字謂足不踐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黃氏佐曰平林少人今而適值便有天意在因值人伐木而自收之必欲與之死而後已夫棄之者與之也履遷焉復與之也曷與之有死道而不死山川鬼神其有所佑與○又曰稷屢遭變氣息奄奄而厥聲猶載路其異乃爾○柳輝山曰覆者防寒氣之下侵異者護寒氣之上逼○徐玄扈曰覆翼以全稷也去之使人得以收稷也單訐亦見氣體之異 鳥乃去矣只是詩人轉語未必有收人收之意但方欲神其事即去亦不可謂無天或者以為不祥

蓋疑心起于與常故也此就說詩者意度之不作或人看

四章徐傲弦曰以童子之日已寓參贊之功非天生聖人安得

有此○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黃氏佐曰岐疑言其氣象端

偉即斬然見頭角之謂○顧鄰初曰以就口食在匍匐之後稍

長之年○徐玄扈曰藝之以人而合乎天也旃旃稷穗以天而

啓乎人也○荏菽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雜草萊中稷兒

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啓其聰明者時雖未為農師而

有相之道已胚胎于此矣○毛氏曰天生后稷與之于人欲以

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與之于天下

鄭氏曰岐知意也疑識也○孔氏曰岐疑言克是其性智之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能故以岐為有智之意以疑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

識物故先岐後疑

五章徐傲弦曰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物稷盡人力

以助其不及所以蒼天所以生我之意也○許南台曰有相之

道一句通章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亦以此

○黃葵峰曰相者助五穀也如因天之時度地之宜順殺之性

循種之法皆所以相之也○許頴陽曰生理妙于各足若無待

人力之助而要之苗而秀秀而實稷所彌綸其間者有道存焉

○鄭氏曰有相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陳行之曰泔水甫平

觀食方秦天下蓋為豐草之區自稷為芾而除之庶使其地可

耕有天地初闢人民始粒之意○嚴華谷曰所以詳言成熟之

次序者見稼穡艱難非一日所能致○章小東曰必言主姜嫄

之祀者是推所以必封邰之意○姚承菴曰重封邰以報有功

不重生姜嫄之祀

李迂仲曰據此詩后稷封于邰其事甚明若以邰為稷之母

家則未之敢信

六章徐傲弦曰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苡可以供粢盛

而實籩簋故曰嘉種○又曰復言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

之以起下文○又曰祀兼宗廟羣神言蓋稷受有邰之封則邰

之內神外神稷皆主之而有周之祀實自此始矣○又曰美利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收成之餘正祀事創始之日以農務之事教其民者既自稷而

興以農務之利祀其先者亦自稷而起所謂致力于農致祥于

神也○鄭嶧山曰降種不重教民重肇祀上獲畝任負皆民為

之以供稷之祀事也○又曰上章言力穡而肇封此章言徧種

而肇祀蓋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兩章意實相貫國統祭統

不平蓋嘉種是于黃茂中抽出宜于祭者言則肇祀亦本受國

為祭主說○通志曰梁是稷粟古祭祀所用粢盛是也

七章徐傲弦曰或春四句為備事也載謀一句吉濁事也取蕭

二句求神事也載燔一句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

將我祀如何作起語俱要見自后稷創始以發明肇祀之意○

劉安成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祭○春其穀而即出之于日簸其糠而又蹂取其穀無非致其精鑿○有泥四或字謂各有司存正不必爾載惟而上是未祭以前取蕭而下是方祭以後取蕭以祭內神取較以祭外神而內外神各有尸故又取燔烈以獻○孔氏曰燔是近火燒之炙是遠火炙之貫之加于火上即今之炙肉也○周禮夏官註云行山曰較犯較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崔靈恩曰宮內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與道路之神○郊澤山曰燔以備庶羞烈以實薦豆○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七  
徐玄扈曰疏義云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蕤以較徧羣神也又曰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在其中矣近許氏謂行道之神使道路無阻鬼神得以來享亦所以求內神也不知何據○陳祥道曰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于廟可知也○周禮曰酒正掌為五齊三酒又曰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齊皿盛之米○又曰甸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又曰廩人大祭祀則共其粢稌盛○以興嗣歲就今日以至無窮說蓋以今視後則後固為來而以後視今則今即為往繼往即在興來中謂興來歲之祀以接續于無窮也○孔氏曰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言春不過

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為酒及簠簋之實  
顧仲恭曰此章為郊祀之詩而述祭宗廟宗廟之中而錯入犯較殊不可曉古註謂堯賜后稷郊天故犯較而往郊其說近是然取蕭祭脂又是宗廟之事或以犯較為求神益屬無稽○黃氏佐曰浮浮以上其為祭祀之事人皆易曉載謀以下恐人易忽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如孟子或勞心註云此四句皆古語之例○曹氏曰祭祀以農事而始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亦所以祈也往歲之豐可繼來歲之豐又與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如此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八  
八章何確齋曰承上以興嗣歲來言后稷謹于祀事以開後人之傳故今日得行其傳而謹南郊之祀也○鄭氏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印自今日奉祭者言○孔氏曰天官醴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于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太古之羹不調清者肉汁也○薛希之曰璧祀就受封時言無罪悔就教稼穡上說以迄于今言天有求莫之意而稷有粒民之德則不負上天之託而庶無一毫罪戾其來非一日矣不然教民于一時而不及于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不無罪悔于今安能得天之速如此  
嚴華谷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失墜以獲

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

○徐玄扈曰按此詩六章以下言祭祀之事本一套事語脈

連接不斷而朱子以六七章為后稷肇祀之事末章為郊祀

后稷以配天之事無緣將一段事分為兩截似屬未安鄭氏

箋以誕降嘉種至庶無罪悔俱屬后稷以歸肇祀下便云任

負而歸于郊祀取蕭三句下則云取蕭草與祭牲之脂奠之

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

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典嗣歲下則引月令祈穀于上帝直

至以迄于今乃為子孫蒙其福故推以配天焉如此三章文

意相接似為得旨獨棄為后稷主有節之祀亦無緣輒舉郊

毛詩徵旨

卷十五大雅

七

祭大禮鄭氏為之說曰得祀天者二玉之後也此却不知何

據似屬傳會愚意有節家室以上言后稷之功已盡誕降嘉

種以下俱為今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事六七章稍用鄭箋

入章全用朱傳則于義為安未知是否○輔潛菴曰此詩專

言后稷而不及天非可用于郊祀上帝之時若郊祀後有受

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

行章

首示親親之意見燕所由設而下敘燕飲之中較射以樂舉酒

以頌無非所以盡親親之情也○徐傲茲曰玩首章勿莫二字

便恐慈篤厚之意藹然可掬

首章徐玄扈曰行章本有生意但懼其害兄弟本皆至親惟懼

其遠○孔氏曰董之初生其名為葭稍長為蘆長成乃名為葦

○敦謂生意聚而未遂也勾曲生者萌直生者○輔潛菴曰兄

弟親戚所以薄者只緣相遠而疎若常使相近情恣浹洽則相

與燕樂其于肆筵授几自有不容已矣○姚承菴曰莫遠具適

是戒其無相遠而俱相邇也故承說肆筵授几以親邇之○瞿

昆湖曰莫遠只是當相親之意而無猜疑亦在其中○陳行之

曰兄弟只父兄者老蓋昭穆中兄弟未必俱是王者一行○薛

希之曰二或字宜玩周王于闕燕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何

人當授之几意○禮記曰仲秋養耆老授几杖

毛詩徵旨

卷十五大雅

七

二章許南台曰肆筵二句侍御之盛也或獻二句獻酬之盛也

醴醢三句飲食之盛也或歌或粿歌樂之盛也作四項看○朱

克升曰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

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緝御即禮所

謂更僕也○又曰醴醢四句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

需作于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奏之以禮安之以器事之以

人而又申之以美味樂之以歌樂豈有一毫不盡其情哉○鄭

擘山曰洗爵示不褻也奠斝示有終也所洗之爵即所奠之斝

互文也○陸聚岡曰或獻二句謂主獻而容酢之主洗爵以復

酬而容奠之一串說下方見主待賓之意○釋名醴醢也宋魯

人皆謂汗為潘○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朱克升曰比合也  
凡歌必以弦和之徒猶但也但擊鼓而不合樂也

三章許南台曰此因燕飲而射而射中亦自飲酒四銀既均泛  
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銀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悔

○姚承菴曰兄弟何以稱賓曰以曾孫為主則眾兄弟皆賓矣  
○徐傲弦曰序賓以賢禮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

皆跪曰敬是也序賓以不悔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醉是  
也○序賢序不悔總是一時事此非以賢愧不賢以德愧不德

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歡云爾○輔潛菴曰中多則藝精不悔  
則德盛○徐玄扈曰此章之射王肅以為燕射是也呂東萊云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五  
孔氏謂燕射在旅酬後不當在曾孫維主之上遂從鄭氏以為  
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兄弟親戚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儀

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解無算酌尚多言  
酌大斗所黃者于既射之後豈不可也愚按呂說固是然紛紛

異同皆為各章前後次序故也若知詩章本無次序自不勞辨  
論得○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其節天子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孔氏曰射用四矢故種三于  
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投

壺曰卒投司射執算二算為純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  
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孔氏曰勝者雙數則

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若干者未定之詞

末章首提出王者對父兄者老看蓋昔為宗廟之主今為燕飲  
之主也頌禱只述曾孫之意亦非主祭者自言○陸農師曰周

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  
尊事黃者所以為厚也○張七澤曰酌以大斗三句與邠風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魯頌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語意皆同此稱觴  
為壽之常辭不必向飲酒者推求所以然之故以引以翼下又

是一意不承飲酒說○孔氏曰老人氣衰皮膚消壽若鮐魚  
也○徐傲弦曰武王作酒誥恐酒之流生禍也乃曰爾大克羞

耆爾乃飲醉飽然則酌以大斗何過之有○又曰引者開其迷  
毛詩微言 卷十五大雅 五  
啓其惑使不昧于所趨翼者懲其逸使其勤使不怠于所行○

就父兄者老中自相引翼不說到王者身上○徐玄扈曰禮云  
酒所以養老也數以字皆勸戒之旨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

卽壽祺也攸好德然後考終命○章小東曰使壽而神昏氣倦  
昧于所適怠于所行則雖壽亦不吉故下又言引翼維祺云○

孔氏曰引者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翼如鳥之翼謂在旁扶  
持之○湛甘泉曰行葦不獨親愛之而已又相與引導輔翼以

進修于德業所以親愛之者無窮此周王所以得親親之道也  
後世若漢文雖能篤親然恩有餘而義不足率之淮南諸王莫

克保全蓋不知此詩之義矣○黃氏佐曰周重耆老何也有能



稽謀自天此其所以可重耳罔或者壽後在厥服周且東趨矣

既醉

徐傲茲曰前三章為已之祝辭見已感君燕飲之意而願其受福如此後五章又述尸之假辭言公尸感君祭祀之誠而告以萬年錫類之福見已之祝願非臆說也

首三章鄭氏曰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算爵故云醉焉在意曰滿是之謂飽德○陳止齋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毛氏曰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景福一也以介由

我介爾由天○徐傲茲曰自其亨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景福自其光明盛大者謂之昭明有融高期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也

毛詩傳言 卷十五大雅 重

在今日為善始垂之于久為善終蓋有萬年無窮之意臣子蒼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鄒嶧山曰萬年言其久非祈之以壽也蓋通後世而言景福昭明皆君子所已享者今

則頌其萬年享之也○張七澤曰疏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蓋即是願其景福如此此接上章景福來故下章復接昭

明說起非各為一意也○曹氏曰老將至而老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黃氏佐曰

昭明有融高期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皆墮于六極中而受福之君為赫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

熙洽子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四章以下總是詩人衍公尸之辭即所謂嘉告也主祭與助祭者皆能當神意是為君臣一德主奠與次奠者各竭其孝敬是

為父子一心○劉執中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劉安成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

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辭○輔潛菴曰人縱敬則自然收歛而相攝佐以威儀矣○孔時乃不疏不數不惰不賊之謂○

楊見宇曰當舉奠之時自稱曰孝子不重孝字上○鄒嶧山曰有嗣舉奠謂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劍美之南祝

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傳付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酌尸當旅酬告成之後

毛詩傳言 卷十五大雅 重

而其誠心若祝祭迎牲之始故曰不置○章小東曰不置者以其誠也不誠則有時而竭矣○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視也懸其

行也趨以數又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于面此所謂孔時也 彭廬陵曰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繼于其後永久不置

代代相傳後漢柳氏事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即此意也下章言胤嗣而從以孫子皆錫類也○陶逸則

曰類即族類之類 六章徐玄扈曰室家之壺即有那其居之意所以修其德而

天休者于是乎在○南都賦曰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經  
○孫炎曰壹巷舍間道也○徐傲弦曰言吾君今日貴為天子  
固有祚矣又有孝子以舉奠亦有胤矣然不有以引長之則祚  
胤自今而錫亦自今而止故錫之以類者必萬年永錫斯之謂  
高朗令終也

又曰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  
錫以胤亦楚茨類報之意○袁仁曰叔向說此詩云類者不  
參前哲之謂壹者廣裕人民之謂葢室家之壹猶言室家燦  
燦耳

七八章鄭氏曰天又長子汝福作至于子孫○萬年景命已屬  
毛詩徵旨 卷十五大雅 五  
孫子而孫子之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徐  
傲弦曰胤而不錫之祚則子孫何所承藉故將使爾有子孫者  
當先使爾被天祿也既使為天命所附屬而不錫之子孫則天  
命何所綿延故子爾女士而隨之以孫子也福自其敷錫言之  
曰被自其依附言之曰僕○孔氏曰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  
僕為附○徐玄扈曰孫子無窮之稱直管後世在○顧郵初曰  
孫子當以嫡為天下者言方與景命有僕相應○反覆互言一  
者相因之義惟天命永固而其命益遠子孫繁衍而其胤益長  
詩人立言之意如此  
詩經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  
室家之壹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  
蘇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鳧鷖

陳行之曰五章一意人臣福祿總不外君恩但時方燕尸不得  
卽歌其燕享為福祿○徐玄扈曰凡言福祿只是承君燕而祝  
頌之寬說非卽謂以妥以侑而尊以祖考卽福也○章小東曰  
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李氏曰釋尋釋前祭也○  
徐玄扈曰釋續也明日又祭之名商曰彤音周曰釋○陳氏曰  
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何氏曰昨日  
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李子曰古者廟祭有尸既  
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也○輔潛菴曰賓尸者  
以賓禮燕尸也○黃東發曰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為卿大  
天者為尸故云公尸○徐傲弦曰按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  
為次日之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孔  
氏曰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後從下漸至于高不常  
處也○南越志曰在漲海中隨潮上下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  
必風○陸農師曰鷖鳥屬好沒鷗好浮○徐傲弦曰說文小水  
入大水為瀨○說文沙水中散石也○漢地里志壘者水流峽

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朱克升曰此以樂得其所爲典○吳省  
菴曰當爲尸之時未免敬謹不安今登筵依几釋象神之勞而  
享燕飲之逸故曰來寧○徐玄扈曰說文宜所安也喜極則得  
其宜或言以公尸之尊而處上賓之位故曰宜以本文求之頗  
覺費力○又曰宗者以賓禮尊之也○顧鄰初曰熏熏和悅也  
非若前日爲尸之時嚴敬而戒慎也○今日之酒殺卽前禲將  
之餘滴燔炙之餘羞也方見釋祭之意○東方朔傳濕肉爲膾  
乾肉爲脯○徐玄扈曰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輔潛菴曰  
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姚承菴曰成是安享其成之成○爲猶助也言福來扶助之  
也○輔潛菴曰下者自上而下易辭也○徐傲弦曰福祿攸降  
以前日祭祀言福祿來崇以今日燕飲言則前日之福今積而  
高大矣○何確齋曰無後艱只泛說言今日福祿之隆可保于  
永久非言其後日爲尸也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據序與詩意原無所關而想其燕尸之時從容諷咏太  
平光景諒然可掬真有神人胥悅之象此當令言外得之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十六

假樂

徐傲弦曰首章言王者有顯德固有以受福于天下言王者有  
賢嗣又有以永福于後蓋福君身不已而又願福及其子孫又  
願子孫之宜民人所以終上天申之意也○姚承菴曰凡受  
祿而膺天命者必本于令德而令德之顯顯只在宜其民人未  
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格天之心受保右申重之命者故詩人特  
次第言之○徐玄扈曰此詩之作本爲稱頌其君而言子孫爲  
詳可謂知所重矣末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又就  
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堅頌禱之中曲寓規諷之意其文  
體奇逸如行雲變幻不可揣摩章法神品

首章輔潛菴曰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  
愜之故天祿之也自天申之又眷顧無窮之意○徐玄扈曰顯  
者明而可見德以光明爲善若暗昧則不得爲令矣○又曰宜  
民者政教之善也宜人者用舍舉措之當也所謂無得罪于羣  
臣百姓是也○徐傲弦曰受祿于天君自以其宜民宜人者受  
之而若無所與于天自天申之天自以其保佑命爾者申之而  
君實無所要于天皆于祿豈弟求福不回之意○又曰保者維  
持調護也右者開導引翼也命者命之爲天子也○朱豐城曰  
保如天保之保右如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又保又命之不

已所謂申之也

二章嚴華谷曰有千祿之道而得百福言自求多福在我有以致之也○徐傲茲曰子孫五句以世系之繁世德之盛立說多而且賢見百福之實也○又曰穆穆是德之溫恭皇皇是德之純粹庶者為君則能勝藩垣屏翰之寄為天子則無忝天地神人之主不愆則無作聰明之過不忘則有善繼述之心率由舊章禮樂刑政皆尊先王之已行者也○何確齋曰穆穆是深遠之意如何謂敬蓋不聞不見而寅畏中存何穆穆如之○徐玄扈曰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遠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人彼故言不愆不忘可謂曲盡其意○薛敬軒曰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二

祖宗更事多為慮深故立法周且密後人率而循之何失之有○姚承菴曰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下最人所難做而易犯最人所敬憚而易忘者惟動懲愆過心警遺忘而時加念及焉然後知舊章之為美尊信而率由之也

三章修德任賢語意貫下不平抑秩秩不是做工夫總之修德之驗羣匹是已在位者任即信任非始任用之謂○徐傲茲曰有愆忘之心則無以遵舊章有怨惡之心則無以率羣匹○徐玄扈曰威儀德之隅也令名德之輿也始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所謂率由羣匹也○又曰凡守成之君必賴多賢之助故并及用賢率由二字奇甚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其

原皆本于私意孟子所謂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然無是二者廓然太虛知有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不從中御蕩然無所顧忌皆得展布四體各行其志各營其職國家何得不受多賢之益乎○孔氏曰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朱克升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得人即是得天受祿無疆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得人天人之相因如此

鄭氏曰秩秩清也教令清明○嚴華谷曰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獨此詩德音秩秩可以為言語教令不可為聲名

四章徐傲茲曰君經世以成政則其臣安臣愛君以勤政則其民安○君燕臣而以有為倡其下臣媚君而以無逸進其上此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三

上下交而為泰者君臣之盛也○徐傲茲曰夫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攸暨乃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吁此可以識詩人之意矣○薛方山曰媚就心說不解攸暨乃其媚心所發者惟心愛之故欲其如此○趙士會曰媚字勿本燕字來此是臣子自家忠蓋○徐玄扈曰臣何以燕及以民安故民若不安臣亦豈能獨安然亦非全不修職業但以無事處事耳○潘子善曰庶民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者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朱克升曰上章欲其子孫不敢自賢此章欲其子孫不敢自逸

徐玄扈曰近世說者以末二章另作竊嗣此亦多生支節朱

傳亦未明言不若鄭箋徑說時王反爲直捷○朱傳云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而曰四方之綱曰猶于天子非猶嗣而何○鄭氏曰王以恩意及臣臣皆愛之不解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輔潛菴曰自行葦至嘉樂四詩其受釐之詞也與然嘉樂亦有戒意故不敢斷然以爲公尸蒼鳧鷖之作

### 公劉

首章槩言遷邠之事二章言相土三章言營邑居四章言落成五章言授田總之經營疆理之事末章則總敘其始終通詩以厚民作主無非是思輯用光的念頭皆周家精神命脈所在當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四  
與縣詩參看○王介甫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其微言乎其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康公志也○謝疊山曰周家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者厚之至也

首章黃實夫曰公劉不輕于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于爲民之心見矣○鄒嶧山曰公劉當不啻音卒失官竄身戎狄念民生之未安慨國勢之弗振故匪居匪康非預爲遷國計而然也○姚承菴曰人處患難中而怡然居康萬無振奮之理齊善謂晉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其知此理也夫○迺場迺疆雖以疆界言實則耕墾意所謂易

其田疇也直欲稼穡易治使庾廩皆盈此其匪居匪康中之大者○董氏曰信南山言疆者爲之大界然則場是小界今之小田廛也○嚴華谷曰餼乾食糧米食○徐儼茲曰平時未致富強之業而一旦爲遷國之舉則民力弗堪適以病之有厚民之心者不爲矣○黃氏佐曰思輯用光不平思令其民脫侵侮橫加之若正欲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之區也○弓矢二句只形容遷國時聲勢赫奕防衛森嚴本意原不重足兵上○朱豐城曰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二章許南台曰民居庶繁特就從遷之初言之正末章于邠斯館時非作邑居後事○張七澤曰庶人衆也繁人雜也四民之

###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五

屬非一類也順言來至邠者皆安之也宜則畢至而盡安之也○得仁人而依歸焉則所存者大懷土固非其情當草昧而慰止之則所感者深負擔亦非所苦視旅處如其舊都尚何永嘆之有○胥原陟降原是一套事而間以旣庶三句只要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相安如此○章小東曰陟則復降四字正見他上下山原之勞○徐儼茲曰佩則維玉及瑤象文德也劍則鞞琫容刀飾武備也○薛方山曰書周公遷洛卜河朔黎水又卜瀕水東纏水西又卜瀕水東蓋遷國安民其不苟如此三章前說胥原已自相得此薄原矣而欲定爲都邑又須詳覽其形勢故又往百泉而望之陟南岡而觀之見地形高聳民居

稠密者維此京師之野于是處處廬旅言言語無不干斯焉  
○郝鹿野曰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  
時之勢向背之宜○彭廬陵曰公劉營邑于邠亦是人煙繁盛  
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鄒  
嶧山曰京師之野語意屬下四時字正指此言○處處以安身  
廬旅以柔遠也言言施教令也語語謀政事也言言語或謂  
直言之堂論難之室太泥○姚承菴曰上處字廬字是虛字下  
處字旅字是實字言當時隨行之衆有欲定處者必有以處之  
尚在客旅者爲之廬以廬之○孔氏曰地官遣人治國之道以  
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六

陶逸則曰言語不通上下說方輿上而無永嘆有情○朱  
克升曰言言語猶所謂爰笑爰語者蓋聚族而居聲音相  
接也

四章姚承菴曰雖是落成之燕亦是邑居甫定而爲此聯屬人  
心之大計也○徐傲弦曰宮室既成則公劉之心安而羣臣之  
心亦安矣故燕飲以落之勞羣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蓋此  
落成之燕亦爲安民而設也○鄒嶧山曰古者宮室既成則舉  
落祭祭畢而燕故曰落成之燕○曲禮大夫濟濟士踰踰註濟  
濟修飾齊一之貌踰踰翔舉軒揚之貌○徐傲弦曰登依處兼  
同姓異姓言爲下君宗張本○又曰曹者羣牧之所牢者曹之

一處○薛希之曰賓既登依矣而始曰執豕于牢此時之殺乃  
造曹所執之豕也○徐玄扈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與承平既  
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堂高簾遠九閣萬里上  
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  
榛斬棘沐雨櫛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  
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  
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  
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各有所重也○薛方山曰君之使與姓  
者有所統宗之使同姓者有所主蓋只就一時燕享公劉自爲  
之君宗耳未說到立宗事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七

五章既溥且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說東西爲溥南北爲長如此  
則可爲稼穡之所于是始以授民田焉○孔氏曰公劉遷邠之  
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其能廣長之也○章小東曰景岡相觀  
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  
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燠得宜遂  
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澇之患○薛方山曰只向  
陽而煖處便是陽背陰而寒處便是陰不專以山之南北言○  
徐傲弦曰相陰陽順天時也觀流泉因地利也有田必有賦因  
軍賦出于農而制爲三單之法蓋不悉民以爲兵也有田必有  
稅因稅法出于田而制爲九一之法蓋不竭民以奉上也又曰

大國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凡三萬七千五百人一井出一人井既十萬人亦十萬也一成出一車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也○鄭氏曰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美公劉遷邠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軍者無羨卒也○孔氏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美謂家之副丁也○黃氏佐曰度卽相度如今丈量一般○夏制未有百畝公劉亦未必行徹特自後人追論其先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故以徹言○王晦叔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于此○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徐傲弦曰邠之山卽梁山也大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東公劉度其夕陽則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自山之東而至西皆見民之歸者益衆而田之辟者日廣也○鄒嶧山曰度其夕陽中兼辨土宜定賦稅二義在○薛方山曰邠居允荒繁承度其夕陽說不宜總承○姚承菴曰邠居允荒兼有開荒之義在不專是大也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正承其後而爲之者  
末章徐傲弦曰于邠斯館庶繁之時也涉渭爲亂陟嶽之時也取厲取鍛處旅之時也止基依京之時也乃理徹田之時也皆盡安養之道于始者皇淵過澗溥長之時也止旅芮鞠允荒之時也皆獲安養之效于終者蓋至是則人民和國家顯而厚民之事畢矣○王伯厚曰帝王世紀公劉徙邑于邠詩稱于邠斯

館今新平漆之東有幽亭是也○葉桂山曰涉渭二句只說當時創造之艱以喚起後時事意只重在富庶上○因欲涉渭取材以作宮室乃始爲舟以通往來非取材以爲舟也○鄒嶧山曰爰衆是安民之効視向之庶繁爲益加矣爰有是養民之効視向之積倉爲益盛矣皇過中卽舍富庶二意芮鞠中亦有夾邇二意邇密中兼生齒歸附二意○黃氏佐曰以兩岸對居故曰夾以一面臨水故曰邇○呂東萊曰止旅邇密芮鞠之卽此時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周之王業兆于此矣○朱克升曰上章度其夕陽則耕者益衆此章芮鞠之卽則居者益蕃皆後來富庶之效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九  
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  
陳止山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酌  
三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以得民心也雖說戒王而語意渾然閑閑褒美他而箴規之意自在○徐傲弦曰言物之微猶爲民之用豈有德之厚而不足爲民之依此與意也○釋名曰民之粒各自分也半蒸飯也○輔潛菴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輿下兩句○徐玄扈曰君之與民勢位遠絕惟樂易乃有簡近下愛民的意思而民



之休戚得以相通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趙士會曰豈弟君子如今人稱聖天子一般只就王身上說民之父母是君子足為民父母意正從豈弟得之不重民愛之如父母上○薛方山曰豈不以德言引二傳是就事上說乃下一層非詩本意○徐儻曰豈以強教之則有以體斯民好善惡惡之心弟以說安之則有以悉斯民好逸惡勞之念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不然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惡在其為民父母哉○黃氏佐曰此詩只重豈弟無偏重父母意正猶與意言行潦挹彼注此則餽餽可也濯濯可也濯既可也豈謂濯濯濯溉可以終餽餽耶○又曰攸歸歸字與窮人無所歸義固不作歸附說攸既亦是民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十

賴以安息非謂民已安息也  
朱克升曰民之攸歸者有嗜有依得所往也民之攸暨者有怙有恃得所安也皆以申父母之義也○姚承菴曰濯濯之濯訓滌濯溉之溉不宜亦訓滌意既是溉器是因用而得名者

### 卷阿

徐儻曰首章發作歌之由二三四章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君臣相感之機末章遂諷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為禮賢之具然不明言其事而但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蓋欲王自得之也矢詩

正與矢音相應○張七澤曰此詩雖云戒王還以賡歌為主語意須有含蓄方見諷諫意

首章輔潛菴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游歌矢音言其事也○因在卷阿之上而適際飄風之南來豈弟君子所為來游而因以來歌也○徐儻曰矢音須要得盛時賡歌氣象伴與優游須要得天下太和氣象如此則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之意已隱然言外矣○召公陳謨無時不切非必君心悅樂始可進言蓋憂盛危明所謂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者也○王原夫曰成王此際其胸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也

###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十一

二章薛方山曰當天下無事之時而為此詠歌之舉故曰伴與爾游優游爾休此是成王今日之福似先公首矣召公謂我之意又欲使爾後日之伴與優游長如今日也○謝氏曰伴與遺遙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暇之意休息也○伴與是無係累優游是無拘迫只形容當日從容無事光景便有保泰圖安意在  
此下三章總是款動他而語意一步進一步始言今日之享休明而願其永保次言今日之撫疆土而願其永君次又言今日之受天祿而願其永受全福但恐其君以逸豫滅德卒亦不能彌其性耳而所藉以彌爾性者非得賢自輔不可遂以馮翼孝德告之○鄒澤山曰爾游爾休見非外寧而內憂身逸而心勞

有比也○張七澤曰伴與爾游優游爾休國家閒暇故也若穆  
王承昭王不復之後雖車轍馬跡徧于天下謂之伴與優游可  
乎○又曰首善終也根善始來故曰善始善終夫善終而曰似  
先公便自有深意蓋先公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黃氏曰  
漢文時賈誼爲之流涕痛哭此其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  
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一不之信  
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黃氏佐曰成王當閒暇而來游于此卽就此優游而自得其  
休兩游字緊接

三四章郊嶧山曰販章者畿甸綏要荒倬然大明車書一統無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十一

侵陵紊亂之意孔厚者基圖鞏固不震不驚之意○尹子曰天  
地四方曰宇○瞿昆湖曰孔厚承販章說含百神受職之意在  
○唐荆川曰受命長弟祿康正是今日之純嘏而常保其命與  
祿是爲純嘏爾長也○徐傲弦曰以幼冲之年踐天子之祚長  
也藉熙洽之基撫盈成之運康也○黃氏佐曰既云爾受命長  
斷就成王身上說謂其受命之已久也或云周家曆數自文武  
以至成王故曰長非也卽謂幼冲受命來日無涯亦于矣爾終  
說不去○又曰成王卽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逸謂三宗後人君  
類皆短折其稱祖甲享年之永亦唯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  
卽位十年以後三十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况初卽位

爲三叔武庚所擾必不暇爲卷阿之游今日伴與優游曰弗祿  
爾康亦可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恙訪落彷徨恐墜時比矣○  
沈仲容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  
三年也○薛方山曰弗祿康者言無事經營而坐享太平之治  
不專在富有四海上說○召公戒王不以危亡爲可畏而惟言  
安樂爲可保非但得諷諫之體亦可想見大臣風度

五章顧鄰初曰此下詳告以用賢蓋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徐玄扈曰上章說到不必緊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只說  
得賢自輔之益便是○又曰四有字要着是無所不備師師濟  
濟足以待用之意○又曰馮者有守翼者有爲○蘇氏曰在前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十二

則有馮在側則有翼○葉桂山曰馮是疑重端確底人有招不  
來慮不去意翼是其人涵養學問俱優可以輔養君德者德雖  
有純不純而以九德成事例之則凡德皆在所取矣○輔潛菴  
曰以引如引君當道之引以翼如予爲汝翼之翼○朱克升曰  
以用也以之導我則不昧于所適以之相我則不怠于所行○  
潘子善曰凡稱頌人君之福必歸于得人之盛如既醉云朋友  
攝以威儀假樂云百辟嬭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  
不自得人始也

六章陳行之曰上言用賢自輔便接以四方爲則故註補之曰  
其德日修然竟未言其所修者何如也故此舉其修德之全如

此○顧鄰初曰德形于外則爲顯印體貌尊嚴也德融于內則如圭璋德行純潔也令聞聲譽之美德音也令望表儀足法德隅也承上馮翼孝德之助來○薛方山曰令望正與道成于已而可爲民表一般○鄭氏曰綱者能張衆目○天下歸于一人猶衆紀統于一綱四方爲綱皆願在君子之綱維內也○上爲則以教化言此爲綱以政治言合之當以師道君道立說

七八章徐傲弦曰鳳凰飛則天下快覩賢才用則天下治平且鳳凰治世之休徵賢才國家之利器故以朱克升曰下集所止上戾于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效故使之命之有望于王也○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古

薛希之曰天本生此吉士必待王之用故曰王多○輔潛菴曰媚天子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心媚庶人見賢者有維持決冷之德○看來惠愛庶人卽所以忠愛天子又不得判作兩截○鄒嶧山曰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就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可奈何耳○黃氏佐曰周公于立政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易曰吉人之辭寡蓋慎言慎行自求多福吉之謂也守成之世喜承順而惡忌諱召公欲培養元氣思得賢人以婉順格其非心故立言若此○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蓋因此詩而附

會耳○鳳總衆鳥者也飛則羣鳥從以萬數

九章劉安成曰高岡之鳳凰盛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治朝之賢君也梧桐之華華萼萼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凰之雖雖皆皆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此章上開下合上只說明良之盛未涉相感意下只本上意而申言之始歸重答說○徐傲弦曰梧桐生于下濕朝陽之梧桐最爲難得之材書曰嶧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孫炎曰朝陽朝先見日也

十章承上興來言梧桐盛則鳳凰來鳴矣卽今車馬盛而豈無以來之乎召公意在言外○徐玄扈曰車馬之盛本欲王以此待賢也却又不肯顯言只見得車庶而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王于此宜有以用之矣欲王自得于言意之表也○向景岩曰此之待賢原在引翼之外再加錫予之典固王所當自盡不待召公之明言也○徐傲弦曰有是車馬而公之以下賢駕馭人才之軌物也有是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傲滅德之虛器也○遂歌不是推原不多之故言吾所矢之音能有幾何不過繼王之歌而靡歌之未罄中心所欲言也夫據卷阿所歌亦儘多矣而猶曰不多蓋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徐玄扈曰忠臣愛君不啻若自其口出故雖多而不以爲多非自謙其言之不盡也

毛詩徵言

古

薛方山曰矢詩二句說者率繳上通詩與本章不相粘不知

詩全歸重車馬待賢上故言臣之矢音自有約者在

徐傲弦曰吾讀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之以  
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何其言之曲而盡也  
欲啓之以明良相遇之機而託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言之  
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徠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旨  
何其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真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  
嚴華谷曰成王涖政周公明農之請康公慮王涉歷尚淺任  
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以動悟成王若曰周公欲歸政矣王所  
倚仗者誰與周召同心如此○又曰康公三詩如公劉洞酌皆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七

民勞

朱克升曰首章言過小人則可安人民而定王室二章言過小  
人則可保前功以成王休三章言既過小人又必親君子四  
章言過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五章言過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  
○徐傲弦曰詭隨之實則無良也其言則悻悻也其惡則罔極  
也其狀則醜戾也其用心則縹緜也其加于民則寇虐也其從  
于君則詭隨也大抵小人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疏義所謂極其  
形容者耳○徐玄扈曰通詩以安民為主各章末二句有反覆

丁寧之意○鄒嶧山曰此與板章本為刺王而發託諸僚友相  
戒以亂其詞而致其意漢詩文猶有此體

首章徐玄扈曰民為邦本故為政急于安民京師為諸夏之本  
故安民必先中國中國安則天下之民舉安乃民所以未安者  
由無良之人妄悅其君而竊其權勢以為寇虐耳能禁止之則  
天下之民其不措之康乂之域哉○又曰民亦勞止亦宇正與  
汔可宇相應○民今亦勞甚矣得庶幾小康即已幸矣蓋願少  
蘇息之非不敢遽望太平意○劉安成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  
故三章言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馮氏曰  
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徐玄扈曰惠中國以綏四方勿泥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七

先後意蓋為治有漸其勢自爾○又曰賈生云安民可與行義  
而危民易與為非民勞者危之漸也○姚承菴曰中國為四方  
根本根本病枝葉未有不受病者無縱詭隨正為其係根本所  
在所以當嚴加禁戢無使胡行亂做貽中國之害而携四方之  
心○朱豐城曰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為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  
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為寇虐者剛惡之所發  
○趙士會曰小人一竊君權便恣其所為緊關只在無縱二字  
上○嚴華谷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面從此姦人也居上  
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則是縱之  
為患也○又曰此詩言無良悻悻罔極醜厲縹緜皆極小人之

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郝嶧山曰謹者使之檢束而自肅退者使之退縮而自止○朱克升曰憚不長明言不長正理而無忌憚也○又曰順習者馴習之以教化之意○黃氏佐曰柔遠能邇此退小人之後細用安民之功處勿作成治之效說○蔡九峰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黃氏佐曰遠則恩澤難及故須寬撫之待其自歸近則慈惠易徧故須馴習之期于必效

二章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二休

字與義○黃氏佐曰民迷謂會聚之不使渙散也據語勢皆指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七

中國之民說然既惠中國以爲民迷則四方之民亦無不迷矣

○薛方山曰憚憚謂巧言利口能惑亂主聽也○人情慷慨發

憤者志慮難于堅定往往銳于始而怠于終故欲其無素爾勞

而益求所以盡職蓋只誘掖之詞非謂其平日曾有是功也中

國尊萬民聚非王休而何

三章輔潛菴曰以妄隨人則爲惡豈有窮極○潘子善曰既欲

拒絕小人必須自反于己又不可不親有德之人不然雖欲絕

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

無俾作慝使彼不得播惡于衆○陳行之曰敬慎威儀以親近

有德正爲遠姦計也如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以用事

亦卽此意○顧鄰初曰敬儀親賢正無縱詭隨之本蓋小人蟻結黨與必合衆君子方能勝之○徐傲弦曰君子抱安邦之道具經世之猷正吾所當資其籌畫者然使威儀不慎君子將望望然去之安得而近故致敬又所以爲親賢之本 薛方山曰已德日修小人自有收斂退避意

或云親賢是去姦以後事

四章黃氏佐曰憂泄二字最奇蓋恐民怨不釋則禍患日廣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尚未盡反也反則無正矣○正就國之紀綱法度言○葉臺山

曰去小人關係甚重不可不謹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七

未成而謀泄允功未就而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

之故也但此人非真能着意去姦者詩人特發自家意思耳○

以新進少年而王特寵用之使任天下國家之重故曰弘大

五章彭廬陵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

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徐玄扈曰與之以位卽與之以責

仁則望其能爲國安民蓋于寶愛中有倚賴之意故曰王欲玉

女○朱克升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負任之重也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詭隨之臣王心所喜正言欲

之卽諷言無縱之也王而玉女女可自玷乎哉作歌以諫庶

人子之石耳夫呼之曰小子告之曰大諫俱老成長者之詞

鄭氏曰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

黃氏佐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周公之後康公繼之申戒農官以固邦本其後昭王喪師于漢穆王西征犬戎至車轍馬跡遍于天下無非窮兵黷武之舉民財民力不勝困弊此民勞所以繼卷阿也與○張七澤曰卷阿雖盛世之詩而游歌實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卽繼以民勞其旨深矣○姚承菴曰結語處三用王字所以警其臣者至矣而未必出于王之心也特立言者以此聳動其臣之聽而使其君聞之亦自深思而不怒耳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干

板

魯申公曰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責之○嚴華谷曰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王味詩意信然○陳行之曰舊謂五章以前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以後則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然看朱傳初無戒王意但此友王所親信委任而視君德之修不修城之壞不壞漫不措意則根本日病枝葉日瘁民何時而得安故特提揭之以歸其責于友非欲使之轉聞于王也通詩以安民作主而每提出敬天蓋民者天之民也知敬天而所以安民者自不容已矣敬天二字一篇要旨○鄭嶧山曰首章意已該全篇篇中說天

變若方難等處卽板板意說民不安若痛癢等處卽卒瘡意說人謀若憲憲等處卽出話四句意大諫亦通一詩而言○嚴華谷曰首責同列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措民于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爾用憂譴五章言無爲夸毗皆言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前五章皆說謀猷之不臧也

首章李迂仲曰愛民者天之常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民之卒瘡雖若天使之然而女不能修德以回天無乃人亦有責不可盡咎于天也○出說四句只疊疊推說不必相承註二又字可味其心既盈滿而無所顧忌又且虛偽而不可方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主

物總形容其所爲不臧也○輔潛菴曰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背理傷道也不遠但爲目前之計也○人非靡聖猶恐得罪名教或畏懼而不敢盡違乎理今其心無復聖人則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宜矣○徐玄扈曰靡聖管管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下文憲憲世泄與囂囂踴躄總意是此意○向景菴曰靡聖三句又是不然不遠之病根猶之未遠猶云識見不到只淺淺說○朱克升曰旣以出話爲謀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結之蓋謀出于心而言出于口兩者相對而謀爲之主也出話不然言不出于人心之同然也○趙士會曰總說他不能深思遠慮而然故以猶之未遠足之○葉臺山曰同列病痛不出此

章下夸毗之言不然之言也爾用憂謹不遠之微也爾爾躊躇靡聖之狀也為夸為毗不亶之形也

曹氏曰管小物也茂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

二章徐倣弦曰此言天心既如此豈可 憲泄泄而不然不遠乎必也辭輯辭憚則民亦因之以定矣夫天驟天難民病故也是以民洽民莫便可上回天變○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驟動人當欽飭乃弛緩不以為事是自絕于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于天何以立人之朝哉○朱克升曰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際動者蹇蹇而不得安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圭

之時欣欣然不慎也杳杳然不勉也○薛方山曰輯和謂無乖戾悅憚謂無暴厲朱氏以天理人情分非也洽則散者以聚矣莫則亂者以定矣○曹氏佐曰憲憲泄泄即含言之背理意在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者也○徐玄扈曰輯謂不立異同憚謂不尚意氣○又曰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諺以防民下奸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莫執墮篋之誼泯矣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是國計廟謨猶議論而所謂輯憚亦只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順理調劑至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為民造福而洽莫之效臻難蹶之天定也尋上章出語為猶下文驚驚躊躇憂謹夸

毗之音此意可見

三章姚承菴曰此下三章反覆著其不受善言莫肯實心為朝廷做事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章小東曰爾爾者即上不遠不然之箴辭輯辭憚之論正國家安危利害之所係者故曰今之急事○薛方山曰先民有言是古人常有此說非謂以其言詢于芻蕘也○借芻蕘正以形容僚友還是抑揚說言僚友之言倘亦可與芻蕘並平奈何其忽之不聽也

四章朱克升曰上章誘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皆以盡告戒之誠也○李迂仲曰說文躊躇舉足高也是躊之意○不可救藥即列子曾不發藥之義見能聽吾言猶或有救而以憂國之言為戲則不復可救矣原就時事言不帶火之煽煽上○嚴華谷曰積惡愈多將煽煽然如火熾盛而不可救止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圭

五章瞿昆湖曰上章但言其憂此則言其所憂者在此以致切責之意蓋善言不入善人不為直至無可奈何所謂不可救藥者也○徐倣弦曰夸則驕矜人或以為真能而信之毗則讒詰人或以為憂已而親之此小人之常態皆所言喪其威儀者也○註小人無為夸毗正指躊躇小子言彼君子或以職事相會而見其倨傲側媚之態自不相入則亦惟有載尸而已○郝鹿野曰民之方殿屎二句是今日之民已如此喪亂菹資二句是



計其後日必如此也○輔潛菴曰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殷屎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撻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于喪亂滅亡而嗟嘆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其所譏刺漸及于君矣○莫敢撻即不敢戲談意惠我師則順民之欲而得其心也與上殿屎反假令善人得有所爲必能建一謀以爲生民造福何至如此○朱克升曰出話不然則民卒瘁辭輯辭悻則民合而定夸大毗附則民愁苦而呻吟反覆言之以見亂之機實在于此也

毛氏曰夸毗以體柔人也○嚴華谷曰殘無也無以爲資言無生之計也○鄭氏曰民窮困苦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

毛詩微言

孟

六章鄒嶧山曰上言惠民所當急此則言導民所當謹也○徐倣弦曰天之屬民就好一邊說蓋人心之虛靈雖昏于欲而本體猶在故雖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程子曰屬開通之義室暗故屬以通明○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徐倣弦曰壘篋以聲相感之易也圭璋以勢相合之易也取攜心手相應之易也○又曰攜無曰益言求之即得而無費于己以益之也蓋賦民于有生之初其理已備屬民于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不必復益之也○薛方山曰屬民孔易猶在天之開民上說以上化下之易又只就上看出○陳定宇曰上于下開其本明

之天性固易導之以邪僻亦不難因照之易以引正之方可也豈可導之以邪僻耶○薛希之曰民之多僻即不洽不莫也上之立僻即不然不遠也○陳行之曰宵小當朝民俗舛戾居導民之位者實爲之厲階也只直作當導民以正而戒王意自在不必以輔君行化言

嚴華谷曰導民自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導之行其所無事可矣

七章黃氏位曰此本戒同列乃即君所恃者爲言其屬望之意蔡曰君喪德而失所恃是誰之責見不可使其君如此也○輔潛菴曰自份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外說及內自大宗維翰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孟

至宗子維城是疎說及親○德望之重曰大人羣心之聚爲大衆大邦如方伯連帥能保障一方大宗如世臣大家能擁衛王室○徐玄扈曰懷如懷抱之懷懷德即修德不忘之謂○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李迂仲曰王所恃以衛國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以德則無不寧矣○薛方山曰六者之中德既爲本則懷德當總在後而留宗子維城于後者接下無俾城壞也○彭廬陵曰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者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俾無俾無獨一無字是着力字八章輔潛菴曰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皆不知與天者也○徐玄扈曰天與民一也言安民而終之以敬天夫民

可虐也天可玩乎首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已寓此意○又曰  
曰明日旦曰及爾開着眼就是天更無逃避處○嚴華谷曰天  
曉曰旦故且亦為明○許穎陽曰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焉由  
中達外無適而非是也○道夫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  
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朱子曰才有  
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天體物而不遺是  
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  
發見爾○朱豐城曰一出入而天必與俱一動息而天必與同  
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者也○趙士會曰此詩雖說僚友而  
其意句所指大略在王也豈直後三章為然○胡雙湖曰厲王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五

蕩

首章言天變世亂皆人為不善所致下遂數其不善之實而傷  
之二三章嘆其任用匪人而怨歸于已四五章嘆其德之不明  
而一味沉昏于酒致人政皆顛倒而不知六七章嘆其不知改  
圖而一味執拗自用使者舊與典刑而俱棄末章又嘆其自絕  
于天蓋探其亂本而深傲之也○薛方山曰是詩言厲王之惡  
大槩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沉湎于酒曰魚然自用而其

失皆原于任小人甚哉用人不可不慎也○此詩為刺厲王作  
而疾威自說上帝至其嗟嘆殷紂亦自託之文王夫蕩本賦體  
也而卒無一語及當世蓋有諷諫之義焉

首章總無所歸咎而為怨天之詞即天生烝民四句亦是慨  
嘆之意所謂卒自解之者特隱然在言意之表而後乃發明之  
耳據厲王所為暴虐正不出疾威二字如下彊禦格克皆以行  
其疾威者也然天實生之若天使之故直歸怨于天而反寬天  
命之不可信以喚起有初鮮終見人生之初靡不子之以善而  
鮮能以善道自終誰謂命可信乎然究其終之不善乃人實致  
之而使天命亦罔克終則疾威邪僻果伊誰之罪哉似怨非怨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五

似解不解從上說來十分委曲其以蕩蕩之帝而轉為疾威之  
帝意致宛然○徐玄扈曰始尤于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  
此他却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  
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意味無窮○薛方山曰兩命字俱  
在賦予上說○趙士會曰多僻照下鮮終說人之僻若見其命  
之僻也○意雖暗指厲王而託之烝民亦是詩人微詞

鄭氏曰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  
多邪僻不由舊章

二章嚴華谷曰以下設為文王嘆紂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  
之商也所謂借秦為喻耳○曹氏曰契始封于商湯受命于亳

殷今併舉之曰殷商○朱豐城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疆禦進惟貪也故拮克庸疆禦拮克即所為怕德也○以四會是作起語亦是怪嘆之詞居位即當任事意不平說○顧鄰初曰拮克者拮擊民而勝之取其財也○人事實關氣化若天生此惡人以害民故云天降然君誠屏絕之彼亦何能為惟汝自作與此一輩人而為之力主其事故彼得肆其惡耳于天平何尤○曹氏曰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鄭氏曰厲王施僂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獻于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毛

三章而乘義類言善人當用以見王之不能用也獨言疆禦者暴實可以濟其貪即拮克亦在其中矣○顧東江曰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說辯博以濟其姦如商鞅安石之倫皆用流言以對者也○王伯厚曰寇攘式內孟子所謂民賊也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詛呪指怨謗其君言○許白雲曰而乘義類謂女以為善類而乘之者乃疆禦之徒蓋心德不明以不義為義也

輔潛菴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誦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

拊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怨謗必將反移為已呂正獻公言小人聚飲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 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

四章謝疊山曰以傲亂作勇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忽然之狀○向景巖曰不明爾德猶云無知人之明也只推原用人不當之病根○韓詩外傳曰語曰淵廣者其息大主明者其臣慧○朱克升曰昏亂之君是非顛倒故其所為如此

五章徐傲弦曰天未嘗酒爾以酒亦未嘗使爾用不義之人今王所為若此○乃其昏德所致耳正與首章相應○人君惟荒耽于酒則必信任小人而小人欲迷惑其君必益導以荒耽之

毛詩徵言 卷十六大雅

毛

事故反覆言之如此○朱克升曰不義與義類相反即小人也沈仲容曰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酒謂顏色酒然齊一之辭○既愆四句總承酌酒而狎小人來見其窮日夜以為樂棄國事而不知也○顧鄰初曰既愆二句統說號呼而言語謹諱正是容止愆處俾畫作夜正所謂靡明靡晦也○輔潛菴曰人當晝日有所作為今俾畫作夜則渾不視事也○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初學記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禮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六章徐傲茲曰如爛塘如沸羹最善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魚  
然之君下有詛咒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彊禦措克之臣則其  
煩促潰決之態誠有若斯者所謂海內鼎沸是也○蔡我齋曰  
如爛塘是形容怨謗並興意如沸羹是形容民情騷動意○徐  
傲茲曰世亂至此小大之國已有必喪之勢此皆上文喪德縱  
姦所致而人尚乎由行則無可挽之理矣人指王言由行者彊  
禦措克之並用魚然沉湎之支作也○毛氏曰不醉而怒曰曩  
○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夙以流河曲則曩者怒而自作氣  
之貌○黃東發曰雪山謂楚俗多鬼鬼方指楚也

七章嚴華谷曰不時猶言厄運非上天為此厄運乃殷自不用

毛詩微言 卷十六大雅 三

舊耳亦以發靡初鮮終之意○輔潛菴曰王能用舊則時亦無  
不善矣程子謂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謂是也○雖無老成人一  
轉極妙蓋今人不用舊動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可用乃  
先王之法傳于後世今亦豈盡亡乎搜尋舊典尚可為憑藉之  
資惟并其人與法莫之聽用此大命所以卒傾也如此折之彼  
將焉置對矣

八章陳行之曰此總括上數章直指其禍亂之原而示以警  
戒之意也○唐純宇曰自古人君危亡其國皆以諸侯未叛四  
夷未起恃為承平無事肆然不顧故言此以儆懼之正意總在  
人亦有言之上○黃氏德曰顛沛之揭屬將然不是已然言國

家之將覆也○朱克升曰根本之實指國家大命言言君自絕  
于天則必亡之兆以終首章之意○薛敬軒曰蠶生木中枝葉  
從之顛仆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未雖安不足恃也漢  
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金仁山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  
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諂  
而殺言者卒以流亡身死于彘本實先撥斯可見矣○通篇只  
說殷紂而忽以殷監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脈盡收注于此駕  
格絕高隱然見傷時之意○趙士會曰板蕩二詩皆為刺王而  
發然詩人之意雖懇切而渾融不露終篇未嘗斥及于王其立  
言亦有法矣○沈仲容曰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彊禦措  
克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諂道路以目是  
侯詛侯呶靡屆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興中國軍及  
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會是莫聽  
也此見經史之相符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

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

也○魯申公詩說以蕩桑柔民勞板瞻仰召畏為大正傳曰

此卷四篇皆屬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朝會  
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詞也夫子特以其本體音節之相似而  
傳之以示戒焉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七

抑

上八章示以修德下則微以聽言然所謂聽言者即聽上修德之言也首章言儀德相符之理次章言道德自然之應猶是泛言君道當如此尚未及武公身上三四章遂言時政之弊因其不能修德而告以修德之功五六章欲其修之謹言而因及其效七八章欲其修之慎行而必人之法白圭之玷二章又根慎爾出話來視爾友君子二章又根敬爾威儀來九章以下又告之聽言以修德而既切責之又警懼之深明言之不可不聽也

○徐玄扈曰修德中雖有修已治人二項然不必拘拘對偶分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一

林讀詩專忌此病○許南台曰大抵人已無二理修已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夙興夜寐洒掃庭內雖指治人說亦修已中細密工夫至于六章萬民靡不承八章鮮不為則則修已之效又未嘗不徵諸民矣○又曰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歆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之類是也有反言以諷之者如靡哲不愚彼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弗念厥躬莫捫朕舌神之格思維德之基民之靡盈之類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既老其工夫則必不泄不忘顯微無間表裏交修而後為至信哉聖人之徒也○姚承庵曰中庸教人齊明盛服非禮弗動以修其身而要領只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經

傳之相表裏如此

首章輔潛菴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質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嘆也○姚承庵曰人之威儀皆由中出充養完粹的人不自抑損其儀自然樽節退讓而不放肆正如廉隅之外見者然○趙士會曰抑抑與下敬慎不同蓋由敬慎工夫做倒此只是縝密不粗疎意先提箇常理以喚起下文而下則舉其異常者恠歎之無非發自做之端也○威儀即是德之稜角德正于威儀處發見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非占外知內之謂○許南台曰靡哲不愚非直以無威儀為愚也即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靡哲不愚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為此說已復在嘆其不然見人只是非真哲耳誰謂有哲人之德而無儀者哉本借庶人以甚哲人之當慎非謂庶人可安于愚也○姚承庵曰天下極垂覺的人嘗到極呆蠢處所謂無有哲而不愚也○黃氏佐曰威儀所由來極重故大學指為至善孟子指為盛德之至武公初年或坐不能謹儀之失至老猶覺有未盡處○又曰威儀只就顏色容貌言乃比官文子嘗以聲氣可樂言語有章謂之威儀則以威儀兼言語亦無不可但下文明以謹言慎儀兩開說此又何必兼之

○鄭氏曰今王暴虐賢者皆伴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徐玄

扈曰此詩以聽言修德為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  
謝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  
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章全發明此義抑抑謙遜卑下之  
貌有此威儀便想見他虛中受善之意故曰維德之隅此等  
人胸中無纖翳湛然虛明故謂之哲人哲即德也愚即抑抑  
之威儀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也後四句又言愚有不  
同庶人氣濁質闇稟賦之偏此真愚也若哲人之愚是其盛  
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以至于道耳矣至也彼老子之若  
愚顏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並論哉第九章說修德之  
事而復以溫溫恭人爲言而溫溫即是抑抑維德之基即維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三

德之隅哲人順德即是靡哲不愚其惟愚人即是庶人之愚  
語意脉脉相應○呂東萊曰厲王使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  
求免其詩蓋可知矣  
二章徐徹弦曰盡人道修德行則四方皆訓式之四國皆歸順  
之言人能如此則其效如此而政令道德之寓也威儀道德之  
符也故人君必如此盡道修德而後可爲天下法也○又曰由  
之爲道得之爲德道以行諸天下言德以本諸身言謨即猶也  
命印告也謨猶者彌綸國家之本命告者鼓舞萬民之術大與  
適定與時義亦相成○趙士會曰競訓強謂天下之理也該括  
于人道之中更無對得過底故曰無競覺訓直大謂此德可以

配天地貫古今更欄阻他不得限制他不得故曰直大無競二  
字只當得覺字故註以能盡對有字說有者謂修而有之也○  
鄒嶧山曰人之生也直累于物欲則曲矣心體至廣大蔽于私  
意則小矣○徐徹弦曰利之所在與天下共與之害之所在與  
天下共除之許謨也利之所興爲萬世開太平弊之所革爲萬  
世除禍亂遠猶也○姚承菴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細分之有  
四而許謨正以定其命遠猶貴乎時其告是寃言之特二也乃  
謨猶又即所以爲命告者總之只是一事○又曰許謨四句此  
之謂有覺德行此之謂無競維人觀下文慎德之行可見惟許  
謨等總歸德行故迷配于政謂之類履厥德維民之則所謂四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四

方訓四國順也但訓之順之在人而維民之則在我亦微不同  
孔氏曰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呂東萊曰動  
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謀不止于  
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猶不止于一時而監萬世之損益所  
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來猶未放徑出復長慮却  
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許謨定命  
遠猶辰告  
三章武公自言今日如此只使人箴警而爲是切責之詞非實  
有此事○姚承菴曰看其在于今見上章所云皆古人之可爲  
法則者如效求先王告爾舊止意可想矣○張七澤曰與尚也

言以此爲尙也或曰興者自今日起之意共執也所謂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之義○爾今作興迷亂于政者以顛覆其德而一惟湛酒之從作一氣說勿以德政分應上文○姚承菴曰亂政覆德皆湛所致故後復有賓筵之戒○黃氏佐曰汝雖謀樂從是承上起下轉語言汝縱恣意荒淫不恤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則湛樂甚而厥緒危矣罔敷承弗念來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而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緒也

四章朱克弁曰承上言湛樂如彼則必爲天所厭棄矣所以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備飭不可一事之不至也此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五

又先致微懼後教告之以申訐諷兩句之意○徐玄扈曰風興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實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崇功廣業皆基于此○又曰風興七句是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張七澤曰此章獨以寢興酒掃與車馬戎兵之事爲言者蓋上又曰迷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且君之舉動民人之視做所關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故特言之○黃氏佐曰風興夜寐與別處不同言必當侵晨而起晚夜而寢也○車馬弓矢戎兵當以修字貫修飭于平日正欲消變于未萌故戎事雖

未作而用是以備之變方固無彙而用是有備者以過之俱屬未然事○李迂仲曰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

五章徐微弦曰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成也治之而獄訟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章小東曰民維邦本本固邦寧故爲先國有成憲慎乃無愆故次之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侯度也如武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綱常是也人民質則邦本以固侯度謹則國法以立保邦于未危制治于未亂何虞之有

○孔氏曰不虞非意所億度之事○薛方山曰戒不虞只備之而已未說到免患處蓋變出不虞雖聖賢難必其無也○徐微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六

弦曰言語出于口者威儀形于身者皆德之符也人能慎言不妄發微儀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美矣不柔或至于粗暴不嘉或至于悻厲故交及之○質爾三句繫承土來質似承風興三句意謹似承修爾四句意是推起的話註既字又當字可味○徐玄扈曰慎出語敬威儀亦是侯度所謂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宜以修己治人分作兩截○顧隣初曰慎言不獨謹閉而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是能慎○姚承菴曰威儀統一身而言話言之出好與戎于威儀爲尤緊故上文敬慎威儀先說訐諷定命此敬爾威儀先說慎爾出語知其可分又知其可合方爲善說詩○段氏曰言行均不可失而言



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末惟戒斯言之玷○薛方山曰威儀上章已詳而此章又獨詳于言語故集傳亦偏于言語一邊就所重也○玉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微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

六章姚承菴曰凡斯言之玷皆由易心始故承說無易由言○黃氏佐曰首戒謹言而下則歆以謹言之效乃註詩一且字有味見言固不可不謹矣且謹言亦非無益之事奈何輕之○朱克升曰不可易不可苟不可放丁嘯之詞不一者謹言之功固當嚴爲之防也○嚴華谷曰由言者由已言之也○孔氏曰言往而不可復改故慎慎之○張七澤曰讎報一也或以讐兼應

毛詩徵言 卷十七 大雅

七

違非是按警酬古字通用戰國策蘄厲遺趙王書屬之警酢漢詩傳不警其功此可証矣○徐玄扈曰惠字宜解作順言順乎人心而不拂也子孫繩繩法其善言而不忘也萬民靡不承遵其善言而不違也○徐傲弦曰入言于朝有以順百辟卿士之心出言于國有以愜庶民小子之望則嚅之爲子孫之明徵傳之爲萬民之定保其謹言之效何如○王之子孫猶繼繩不已萬民安得不承順而奉行之語意不平

徐傲弦曰言有臧否而德有吉凶無言不警無德不報宜兼二者而言○李迂仲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子孫亦受其禍

矣○黃氏佐曰繩繩子孫不絕也靡不承得人心之尊太也若作繼其謹言之訓不宜疊言繩繩且民皆承奉其言亦不可謂之效矣

七章鄒嶧山曰此章雖不專主慎儀實舉慎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爾威儀之意○徐傲弦曰人修于顯多忽于隱故又以隱顯交修者提醒之正謂獨處無旅賁之規等也不避有愆卽所謂且失色于堂幕傳笑于國耳○陳行之曰輯柔適顏不但是修傍容儀須緊緊連下說乃點檢身子惟恐其有過也○徐玄扈曰屋漏字奇卽曰明曰且之意○李迂仲曰屋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毛詩徵言 卷十七 大雅

八

不愧屋漏只常存此不處有愆的念頭輯柔之顏亦只此心形見如此○薛方山曰屋漏非身之所處乃心之所存也○瞿星卿曰鬼神無物不體故人雖以爲若恍若惚未必其至而彼也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此人之敬所以當無時不然也或言思神之至不至不可度却未然○姚承菴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親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意同此武公獨契聖學之傳處○許南台曰凡人修于外者非難而修于內者爲難敬于見君子之時者非難而敬于不見君子之時者爲難謹于人之所見者非難而謹于神之所格者爲難故又欲其合內外貫顯微微動靜而一于敬也○謝疊山曰莊子云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

之爲不善于幽時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八章唐純字曰傳言既戒以修德之事似總括上六章而言爲德而人法之以下正貼本章解也以既又二字分屬恐非本旨○徐玄扈曰此章修德亦多就謹儀上言○辟爾爲德乃呼而告之猶言爾君子爲德也當使無不盡善無不盡美即見之容止者亦極其淑慎而不愆于儀至于不備不賊而爲法于人必矣賊嘉舉其德之全體淑慎不愆指其德之一端亦見儀爲德之隅處○張七澤曰差繆只是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害則如荒甚之類至喪德損儀矣○袁元峯曰少踰理便謂借少害理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九

便謂賊這就是賊嘉處極是細密○鮮不爲則似與維民之則感而投桃報李亦根無德不報來○只借桃李以明施報之理不必以正意比觀而泥我投人報說○朱豐城曰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重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嚴華谷曰此章言上行下效天下皆法爾之德視做于爾爾當使之爲戒否毋導之以惡也故必淑慎爾止至不愆不備不賊則少不爲人所法則矣

九章姚承菴曰此做人之修德者宜聽善言庶不蹈愚人之轍

正申發首章之意○徐傲弦曰此言恭人可以進德然所以能

進德者以其能聽言也進德聽言總不外修己治人事○謝氏

曰柔而之木可矯柔而爲弓溫恭之人可積累而成德○謝上蔡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自消天理日明○輔潛菴

曰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便消磨了那容氣消磨得容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容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趙士會曰溫溫乃形容恭人之貌言其和順謙冲退然若無所知能一般而虛能受善謙能受益有此根基德自然可進爲聖爲賢皆從此處做去故曰進德之基○鄒暉山曰話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順所告之言而行之也○徐玄扈曰順德之行順字妙正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解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唐純字曰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十

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非雙承愚哲而平言之也

黃氏佐曰此章聽言專主溫恭之言說見哲人能聽愚人不

能以起下武公聽言之事故德即溫恭也順而行之以此自勉耳然而維哲人爲能若愚人非惟不聽反以我爲欺而不

泛說爲長

則其語勢既不順而又添出愚人亦似無謂○薛方山曰

話言時說多指上修己治人之事乃朱註云古之善言也只

曰業已提挈其要指示之矣猶恐無徵不信故復引實事來作証業已當面訓迪之矣猶恐不甚澈切故復提其耳以惕其心如某事爲臧某事爲否直欲其必從必改也○人若不自滿盈必能早知臧否知則必能溫恭自下德何患不成所以甚不聽言之責也民字泛說實歸到武公身上○丁奉曰武公年九十五矣自稱曰小子若初爲子者以抱子自傲若初爲父者所求乎子者寢興酒掃無不舉所求乎父者修齊治平無不脩○輔潛庵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

十一 章此與下章俱承上聽言而致叮嚀反覆之詞蓋上以解

毛詩徵言 卷十七 大雅 十一  
之此以責之下以懼之也○徐徵弦曰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我生靡敢自樂今視爾憂憂如此則天之禍汝必矣此我心所以益慘慘而憂也覆用爲虐則甘于哲人之棄而爲愚人之歸非孽孽而何○張七澤曰我生靡樂言我生斯世常當警畏靡可逸樂自縱以獲罪于天也如此說方與昊天孔昭相關○趙士會曰憂憂說得重如所云迷亂于政而顛覆厥德以致淪亡有醉生夢死之意世或以不知臧否當之乃臧否只大槩說猶俗云好反也語意還不盡既老謂其涉瀝世故宜聽吾言也雖與抱子之年只一般而語意深切又進一步○呂東萊曰既老非必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聿

遂也言從此將老矣猶蟋蟀言歲聿其莫也

十二章何確齋曰告爾舊止言我所告爾者皆修已治人之成規非私見臆說也與假樂之舊章不同大悔就喪國之禍說當國家未危之時而先發危亡之論人必以爲迂濶而遠于事情故曉之曰取辟不遠○薛方山曰天方艱難以下正推原其有大悔的緣故而回通其德二句又卽指言其不喪厥國也未見苟非聽用吾言其何以免此大悔哉只于之天着一益字意便聯貫○郝嶧山曰取辟不遠卽昊天不忒句便是言不須遠取只觀天之所以禍福便國之所以興廢可知取辟猶云曉諭也卽此方之謂語云能近取辟○徐徵弦曰以武公之賢何至有喪亡之禍而使人戒已一則曰大悔一則曰喪國一則曰大棘可謂憂勤湯漸之至

姚承菴曰前云敬慎爾止此云告爾舊止照應極妙不應則止作語辭

劉安成曰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爲王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合于大小雅乎但得列于變雅則與先王邪樂自無相亂矣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傳據國語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而又詩中所云如謹爾侯度如曰喪厥國如亦聿既毫其爲仇驗甚明而情詞懇切亦非自儆不

至此且考武公生于宣王末年不應有刺厲王之作况稱其君為小子而爾汝之亦不似武公氣象故不用小序但所言關係甚大而其義可兼以刺王若謂爾汝無人臣禮則天保定爾爾受命長周召未嘗避也○朱子曰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鄧潛谷曰王湛酒故初筵抑以為戒不斥言故引而反之躬自怨責感焉

桑柔

通篇自四章以上憂民之病五章以下則推言用舍之失以致民病之由也○呂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于任用小人故毛詩徵言卷十七太韋  
于聽任之際屢致意焉○姚承菴曰秉心宜猶考慎其相是一詩緊要語○許後山曰此詩大意刺不用小人以病民首章言民之病而君子憂之二章至四章遂承言君子所以憂民之病者但即征役者之詞觀之則如真足憂矣至五六七章又承言民所以受病無他以不用賢耳蓋賢人必能已亂而惟其不用故皆退而稼穡至于稼穡而不可得則雖賢者亦無以自存矣八章以下其相承之意謂賢者既不用則所用惟小入然天下大勢君樞之也相運之也擇相一事又當周遍謀度必國人皆曰賢可也今惟自作私好以任小人則上既無明君以擇相矣於是布列庶位皆好纒佞何仁而不窮哉然此禍亂之可畏

在聖人固有先事之圖而彼愚人不知禍機之來伏于小人之用反狂以喜夫惟不知畏而反喜之故于君子則技之開散而小人則反加眷戀殊不知君子小人異行用之必至敗君子之類吾以此之故始欲諫于君既而但自誦其言如醉耳及退以告于友庶其不聽于君請或聽于友也孰知其友反加赫然之怒乎夫小人之用上既無能聽之君以鋤小人之本下又無能從之友以攻其所為之惡則禍遺于民寧有窮已故民之罔極此人為之也民之回通此人為之也民之未戾此人為之也至末又極言其情狀之反覆為已所知所以深著其為小人而不可掩也○鄧潛谷曰桑柔尚良夫哀亂也抑主且流彘時乎○

朱克升曰詩言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規之也言自獨俾臧自有肺腸惟之也言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責之甚也言匪用其良獲俾我悖則怨之深也最後三章不及于王而惟推見小入之心術怨王之意不可勝道矣  
首章輔潛菴曰首二句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也次二句比厲王之時害及百姓也不殄心憂憂不絕于心也倉兄填兮悲閉之甚而至于病也倬彼昊天言世之治亂之安危無不察也胡不轉危為安轉亂為治而以矜我乎○歐陽永叔曰他木皆有枝葉獨桑以葉用于人常見將來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毛氏曰劉燦燦而希也○民失其蔭便是受其病言

病爲日所暴也○矜非獨我也實以我該天下言

胡雙湖曰填滿也積也言悲悶積滿于中之意

二章孔氏曰上文言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薛方山曰四

狂二句亦是征役者自叙之詞言亂生不夷則無不城之國無

不燼之民而國步之頻可知矣○嚴華谷曰騷然不息翩翩

然飛揚正是厭苦兵革如杜詩車轉轉馬蕭蕭之意○朱豐城

曰車馬旌旗一也而在正雅爲美在變雅爲怨亦猶聞鐘鼓管

箏而欣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勞逸既殊悲喜頓異

可畏哉○徐玄扈曰亂生二句是一連意民靡三句是一連意

詩體自是如此說者多欲以亂生作起以其禍總承謬甚○王

介甫曰周曰黎民素曰黔首民靡有黎是黔首靡有子遺也○

孔氏曰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又

曰事有頻頻而爲者急速之義○徐玄扈曰國非自爲國也合

群臣百姓然後爲國也國亡矣民滅矣國步如何哉

三章國將殄滅嗟哉可懼恰似天欲困苦他一般故言國步之

蹙乃是天不將養吾民也將訓作養勿作食養之義看內無以

自安外無處可往幾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士昏禮註曰疑

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有徘徊姑定之意也○徐倣弦

曰言禍而必言君子無爭者蓋朝廷之上分明植黨則爭心起

而相激以成禍亂如程子謂新法之誤吾黨激成之是也今也

不然則誰爲此禍乎蓋推其亂本而歸之王也○歐陽永叔曰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

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錢氏曰梗水上浮木塞水者斷梗也

在位諸君子雖或激于忠義而憂及國家而或稍有爭心未

免與小人爲敵往往釀成禍亂今實維無兢亂竟從何處得來

姚承菴曰君子實維指在位之君子也爲相者當秉心無競

而爲君者當秉心宜猶考慎其相二秉字正相應○陶逸則

曰君子是下目上之辭無競虛心也亦平心也君子實虛其

心平其心求此喪亂之故誰生厲階而至今爲梗乎深願其

反亂以歸治也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六

四章徐倣弦曰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

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亦人情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

不辰者言不幸生于此時非謂生時不善也○薛方山曰有饑

渴勞勛之苦故曰避瘠有鋒鏑死亡之憂故曰孔棘○以上三

章皆芮伯述怨者之辭故前要禍亂之終而有哀于國步次原

禍亂之始而追咎于厲階至此則禍且切身而曰多矣我之見

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愈迫而詞愈哀矣

五章朱克升曰此又爲忠告之詞而教之以已亂是詩人之忠

厚也○薛希之曰當憂恤者如靡國不泯民靡有黎皆是○當

時君子道消誰與靖亂可憂之事莫大于此而無賢既在所憂

則用賢實在所急故誨之序爵正以免其憂也○李廷仲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上爵中次之下又次之若小加大滿破義則失其序矣○薛方山曰辨別賢否使各稱其爵○執熱以濯言誠欲已亂必少不得賢若不用賢怎能得好見亂益亂而削益削也其為喪亡必矣

魯中公曰五章賦中有比也○姚承菴曰為謀二句就好邊說言今天下特無深于謀而恚後患者耳若能為謀以善其終為法以防其患則亂况將由此斯削矣然維存心民瘼而序用賢良者得之故遂接以憂恤序爵

六章徐傲弦曰此甚言時事之可憂而國事之不足任也○曰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七

維寶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頗僻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可想見已○壁頭說如彼逆風明是詩人自謂非另說個君子看下民有肅心自見嚮風之人氣咆而不舒往往不能喘息○徐玄扈曰如彼逆風形容憂亂之意深至如盡○鄒嶧山曰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此孰使之屬王使之也○又曰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趙士會曰民指未仕之賢欲進而有為者當時賢否混淆小人布列故君子寧退而力穡不樂仕進然雖說賢不為用却警王當善用之也

七章朱豐城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留田野

猶或可處也今日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則中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忠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天降二句雖引起之詞亦見天禍叠來之意○李廷仲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劉安成曰此詩果作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追叙其事而刺之也○歐陽永叔曰蝗螟為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耕種曰稼收歛曰穡○徐玄扈曰靡有放力以念穹蒼愁苦之言一至于此真可謂痛人骨髓淒入肝脾矣○流離困苦雖欲愁苦呻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八

吟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勢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若說那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懇惻處八章承上賢者不得志來見由王不能公心用賢故也語意重不順之君上○呂東萊曰善惡出于天下之同然者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輔潛菴曰獨言相者舉重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章小東曰秉心二字又宜猶與考慎之根本○朱克升曰考者辨之明慎者用之當○顧隣初曰考慎之云正謀與法之得其道者也○黃氏佐曰至此而序爵之云不可悔矣○上之人顛倒是非使民覺然

喪其樂生之心而且勃然發其不平之憤故曰卒在

九章以鹿且性性和輯而相從于野與友友訛訛不信而相民

于朝蓋反與也○曹氏曰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

則環居以禦之也○鄒嶧山曰不相信乃諧故諧訓不信○許

南哈進退維谷正承朋友之諧言之蓋進則恐其擠排退又恐

讒譖之議其後是以進退兩難也或謂上無明君進固窮也下

有惡俗退亦窮也非是蓋此朋友是在位之朋友安得專以之

言○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徐玄扈曰谷空礙

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是也○經無刺君子語而傳根

上無明君來蓋以讒譖之禍君子聽諧實釀成之也○窮于進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九

退總是憂讒畏譏之心而原其徘徊不忍退者亦有惓惓回顧

其君之意在○朱克升曰上章言舉措失宜而民無以定其志

此章言讒譖為害而已無所容其身上下俱可恣而實皆怨其

上之詞也

十章姚承菴曰此只汎汎說見世皆狂愚而忠言反見妬害也

聖人明察禍機愚者自投陷穽蓋只借聖以形愚也聖者通

明之稱當活看非必大而化之之謂謔言百里猶云有所見而

言則無遠不燭即未形之禍福亦皆了然百里不指地說○徐

玄扈曰謔言百里惟見之故能言之親下文非言不能可見重

在言上○何確齋曰謔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前先見之言也

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宋李沆言朝廷事

變人君好尚時王且不以為然及澶淵息兵之後而真宗東封

西祀財利土木紛然起矣王且始追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非

謔言百里而何○國語曰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古則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以威虐箝人之口而曰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可謂深言之矣○鄭氏曰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

能分別言之于王也然不言之何也畏懼犯顏得罪耳也

黃氏佐曰謔言謂所視而言者不過目前淺近之事而意外

深遠之慮已慮及矣謔對百里而言○姚承菴曰謔言以尊

言受言例看不重在言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十

十一章顧麟初曰此章指王不能序爵所謂不順而俾民卒狂

者也○徐微致曰夫善人國之寶也所宜求訪而進用之忍心

民之賊也所宜擯斥而疎遠之今也不然此民所以不知趨避

之路而寧為荼毒也○陳行之曰愚人忍心食人俱指指榮夷

公在貪亂猶云好作亂也亂民起必有受其毒者彼將甘心焉

故曰寧為荼毒○朱克升曰上章智愚異見而已難盡其忠此

章舉措失宜而民皆肆其惡亦怨其上之詞也○此下三章俱

承自有肺腸來以申厲王自用之意

呂東萊曰民豈有貪亂之心然既遭亂傍徨四顧無處可依

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將陷于荼毒如今人困苦之



極則不愛其死也此說洞見民情獨其陷于茶毒之語似謂  
甘入于刑僻與本文爲字說不去○黃氏佐曰貪貪利也亂  
爲亂也貪亂必陷刑戮所謂茶毒也或云貪其有亂與肆肆  
行貪亂不合○孔氏曰茶苦菜毒蟻皆惡物故比惡行○  
姚承菴曰民指在位者說彼民亦有良心誰肯貪亂而爲茶  
毒惟上所顧復者在此一輩人彼圖富貴功名者不得不曲  
從之蓋非此不可得利也

十二章言大風出自大谷是風之來各自有道也與君子小人  
所行異趨○爾雅西風謂之太風○爾雅註有水曰溪無水曰  
谷○輔潛菴曰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爲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

毛詩微音

卷十七太雅

三

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污穢而已○朱克升曰民  
之罔極以下皆見隱暗污穢之實○作爲與征字對式與以字  
對中垢字甚奇中則不光明垢則不清潔

蘓氏曰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  
發其中之所有于外也○曹氏曰征猶討也中垢猶內污也  
蓋以閭門之事污穢之○嚴氏曰君子立朝行已無間可乘  
惟以曖昧之言誣之使之無由自明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

十三章與意謂貪人別是一路既辨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  
○陳行之曰自古小人乘鈞未有不傾陷君子者顧誰使之得  
以肆毒朝端蓋怨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非必待王問也此

時目擊時艱不勝憤憤念王若聽言便對他說乃詩人主意如  
此然知其不聽徒抑鬱而誰語故惟自誦其言誦言猶獨語也  
○徐玄扈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何等情狀傷哉忠臣之致  
也○朱克升曰上言善惡異趨而可辨此言舉措失宜而可怨  
則又自知之明而無所控告之詞也

蔡九峰曰玆敗族類也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姚承菴曰  
貪人自專寵利擠陷賢良凡君所喜聽的言語一一對答若  
可稱誦的法語則如醉而不知君用此輩而作爲式殺者棄  
之不用所以覆俾我悖耳

十四章至末朱克升曰此皆託爲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

毛詩微音

卷十七太雅

三

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歷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屬終則暴其情狀  
而究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可見也○姚  
承菴曰自嗟爾以上統就君說而此又說到朋友蓋即指上所  
謂忍心貪人專陷君子惡者特以同爲王臣故曰朋友○陳行  
之曰因王倚若人爲腹心故傷王不能聽言乃嗟此人而嘆之  
其實以告王也○烏是羽蟲故曰飛蟲此本賦體正意即在如  
字上詩中如進賢已亂擇相黜貪其所敷陳縱未必言言中微  
語語破的而亦豈無一言之中乎所謂千慮一得也○小人爲  
惡不檢禍必不免君子往而教導之不知受多少陰庇故曰陰  
女○黃氏佐曰味一既字責其不聽前日之言

鄭氏曰汝所行如是着飛鳥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弑  
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汝之間者得誅女也  
○又曰口距人謂之赫出言悖怒不受忠告○張橫渠曰既  
之陰女反于來赫于至誠審以天下之事忠言反謂于來相  
恐也

釋文曰赫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十五章薛方山曰既言民之罔極由于小人又言民之回遘由  
于小人此便是反覆其言也○職京三句一氣說言小人變詐  
無常而又貪殘不已亦見有罔極之意職競用力者言此輩處  
心積慮專用力于爭競亦見有回遘之意○徐玄扈曰變詐則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五

導民之惡殘虐則重民之害民所以貪亂而不知止也  
嚴華谷曰京言刻薄競言疆禦盜言貪黷由此三小人致亂  
故皆以職言之○趙士會曰專事刻薄而與善道相悖故爲  
民不利如不勝也○陶逸則曰如云不克即用力也民之所  
以回遘職是故耳正足上罔極善背之意

十六章民之未戾即居無定徂無往苦于亂政而騷然不寧之  
意所以然者專由此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致民擾亂如  
此涼曰二句是形容小人用心之險口然而心不然乃其職盜  
爲寇根源○與人面約之謂信其初強以示信于人亦謂小人  
不可而反背便詆君子其于小人則外離而內合于君子則陽

與而陰排以爲盜之奸而濟其爲寇之虐民亦何由定哉雖曰  
匪子小人姑以自解而吾已形容其情暴揚其惡卒不可得而  
解矣○黃氏曰始以小人爲不可既而善晉君子所謂反背也  
不作背後言○徐玄扈曰雖曰匪子正是涼曰不可情狀

鄭氏曰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誓○  
又曰女雖厥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  
當受之而改誨

詩未有長言至此者當時君相匪人舉朝競爲貪暴舉世化爲  
余毒詩人憂時憤事不勝激切故不自覺其言之壘壘耳小雅  
正月亦然但彼多憂懼此多哀怨語意又別

雲漢

此詩要得宜王爲民憂早反側不自安之意首二句是詩人之  
詞王曰以下皆述王仰訴于天之詞說雲漢昭回先提出箇早  
的景象爲各章早既太甚張本自王曰於乎至莫我聽是隱然  
起自省之端而下文又叠叠說到自家身上其曰寧丁我躬者  
分明歸咎于己也三章言既當我之身則所以畏懼者自不能  
已四五章言恐懼如此則不得不以望救于神而群公先正不  
助父母先祖不憐昊天上帝不察故六章乃反其所致此之故  
而卒莫得其方也七章言自反雖不得其故而所以致其儆戒  
者則不敢不自盡且又恐一人之身不能挽回天變而以救災

望之群臣至末章又勉群臣益修其德母以邪格之不應而自阻且云此非爲我乃自定爾衆正而要之定衆正實以定衆民其始終爲民之意惓惓如此○徐倣弦曰雲漢之詩先王所以憂旱則所望于天者惟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未有一言及雨者則其周章惶懼惕然靡寧而惟恐言及之意已見于言外矣○徐玄扈曰此詩反覆嗟嘆逼迫無聊哀呼籲救于迴百轉情切而語悲真所謂痾瘵在身而其文亦窮工極變矣

首章曹氏曰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水之精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天漢起于東方經箕尾之間向西南行至天稷而沒其回旋之度如此○鄭氏曰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何視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圭

天河望其候焉○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恒于王也○朱豐城曰王曰於乎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己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黃氏佐曰何辜今之人是詩中倒句言今之人何辜而天降災亂如此也○蘓頴濱曰禮國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孔氏曰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曰無所愛于三牲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視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爾雅肉倍好謂之璧

注肉身也好孔也○羅廬陵曰牲用不可盡故言靡愛圭璧以而易竭故言既盡○黃氏佐曰莫我聽指天言謂不雨也後章不克不臨不助忍予之類並同○莫我聽非盡君天也咎已若之何而求其之聽連下數字有號呼瞻戀之意在

二章曹氏曰藎者陽氣之蓄積也降者降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亢之氣蒸炎而病人者也○陳行之曰不殄言相續而來也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莫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不殄處○鄒嶧山曰上是索廢祀故曰舉此是修常祀故曰宗○徐倣弦曰言天而不及地言后稷而不及他鬼神者舉專親以該之莫是方祭時事瘞是祭畢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圭

時事○孔氏曰莫置之于地瘞埋之于土○濮斗南曰祭畢凡幣帛祝冊之屬瘞而瘞之○鄒嶧山曰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祭之則曰自郊徂宮先尊而后親也望之則曰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后尊也亦先后之序應爾○徐玄扈曰寧不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言此旱災向所未有何以不先后適當此時意我亦有以致之也不可徑作怨望語三章嚴華谷曰不可不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災于股肱之意○鄭氏曰天下困于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迅發于上○孔氏曰其餘不死之衆無得有遺

言死亡之餘又皆餓困也○顧隣初曰周餘二句輕卽起下不  
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所以不得不懼也  
吾身縱不足惜奈以我故而絕先祖祀何○黃氏佐曰君民一  
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旣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  
關意在

四章言已盡力爲之而此災竟不可止赫赫炎炎其氣方盛此  
身且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去死不遠顯大無路舉目無依其皇  
皇望救之情如此○徐玄扈曰則不可推又曰則不可沮迨  
蹙之情摹畫如見云我無所應又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慰○又  
曰靡瞻靡顧只承上起下之詞○又曰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

毛詩微言 卷十七 大雅

七

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大臣卽祭群公先正之常禮仲  
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  
殺實此則因旱而祭爲民祈禱禳災也季冬之祭禮所謂報也  
仲夏之祭禮所謂由辟者也○陳氏曰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  
之祭○劉安成曰忍之一詞可見望以恩之意○要知此章不  
是怨詞只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自猜自疑如今人疾病而呼  
般○玩一胡寧字恰像親亦棄之者然亦有責躬意在  
五章首四句一氣說言山川已爲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快  
如焚其猛烈至此○呂氏春秋旱雲烟火雨雲水波無不比類  
其所主以示人○徐微弦曰如焚卽易所謂焚如如熹卽易所

謂熏心上言父母先祖親之之詞此言且上帝尊之之詞○  
鄭氏曰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薛希之曰吾心雖憚暑而終  
不能放所以躁急心熱而憂心如熏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  
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行走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群  
公先正漠然置之不聞又甚于不助矣故又反而呼天○嚴華  
谷曰上帝如厭棄我胡寧不使我遯去以避賢者路無以我故  
而百姓受害也○郝鹿野曰遯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言與不  
能奮飛意同蓋我旣退避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天災可免矣  
若說我去則災不能及非是

毛詩微言 卷十七 大雅

八

六章嚴華谷曰始欲遁去旣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龜勉不  
敢去也○已則召災而期以身免則誰任其咎故註云出無所  
之見責無可避也○陳行之曰故寧以下總是自反之辭祈年  
方社只是國之常祭非旱時祭也孔夙不莫便是他敬恭明神  
處言吳天上帝總不爲我恤只是我一念爲民之心亦宜可免  
于悔怒者而胡病以早至此誠不得知其故矣○反求於心而  
不知所以致此之故卽我罪伊何意○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月令孟冬大割祀于公社○徐玄扈曰敬恭二句卽是訴天非  
不虞于天而望之于神也○曹氏曰去歲之孟冬已祈來歲之  
豐稔可謂夙矣○鄒嶧山曰農始耕而卽祈穀稼始納而卽祈  
來年此爲有先事之戒故曰孔夙禾稼方登卽祭曰方農事始

畢即祭后土此爲無后時之愆故曰不莫○黃氏佐曰秋祭曰方報成萬物若謂孟春兼舉方社豈有物未成而先報之理祈年方社定分春祈秋報言○神之悔怒即已亦不能信宜無二字有味

七章徐玄扈曰友紀友字是字法朝廷職事上下相司鈎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姚承菴曰散無友紀言上下之紀綱由旱而不能振舉此甚言之詞看下鞠哉庶正云云則友紀原在○群臣以憂旱之故職事散亂無復統紀如鞠哉以下是也鞠是計慮之窮疚是形容之病古註以困窮當之與周救之意異矣○顧隣初曰鞠疚等只說得無友紀意其救旱意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无

全在靡人不周處如不秣不除等說周字尚有未盡也○鄭樾山曰靡人不周有同心意無不能止有盡心意○徐儼弦曰民之遭旱非獨吾民之憂實我一人之憂非獨我一人之憂亦我諸臣之憂但常情多怯于所畏阻于所難而群臣則盡心竭力鞠躬盡瘁而后已無肯白人不能勝天而遂止不爲者蓋又訴諸臣之勞以與天之察也○又曰祈年孔夙合下無不能止當以君憂民之憂而臣憂君之憂立說○鄭氏曰里憂也于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黃東發曰言群臣盡力救旱無不能止過其早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

八章此亦是勉諸臣救災而致望于天然而情詞急遽比前更甚若自己不敢望回天意而惓惓然冀賴于群臣宜王憂國憂民之心可謂切至矣○有暉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兩言瞻仰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宜王之勤懇○薛希之曰昭假即祈求請禱之意無贏不遺餘力也○死亡將至雖若無可挽回而益求所以昭假不可遂棄其前勞也○蕪穎濱曰以定衆正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涓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也○曷惠其寧暗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丰

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朱豐城曰余讀雲漢見宜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者內治既修外獲斯舉中興之業自雲漢一念基之也○李廷仲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魯申公詩說以雲漢嵩高崧民韓奕江漢常武爲大正續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柔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嵩高

徐儼弦曰一章爲封謝張本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述其封

謝之命四章封國成而錫之也五章遣就國而期之也六章餞之而速于行也七章述其既入謝而周人喜之也八章則言其贈詩之意是詩自六章以上詳叙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眷顧之深倚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未又追言其平日有此德望足以當此數者而今日贈之不爲虛文也○姚承菴曰看王纘王命王錫王遣王饒字面見天子眷注慇懃之意○葉臺山曰宣王之封國有三爲親也爲賢也爲國也然而因親建侯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言至簡注王心與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纔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饒之以華其行者非止爲一外戚之榮而已○嚴華谷曰此詩多申復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五

之詞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每事申言之寓叮嚀鄭重之意自是一體  
首章嚴華谷曰申伯佐宣王中興闢國家之運其生必不凡故曰維嶽降神蓋設爲神異之辭此詩言嶽降申甫猶蒸民云天生仲山甫耳○徐微弦曰山之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爲人文甫候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爲申伯○孔氏曰送申伯而及甫侯美其上世俱出四嶽又皆姜姓故連言之○李迂仲曰申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薛方山曰申伯

之光封于申入爲王朝卿士至是則出而改封于謝所謂加地進律者也○徐玄扈曰及甫及字有濟美之意甫在前而曰及甫猶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唐人蓮花似六郎亦與此句法相以○叠句倒說原無深意恐不必作此解○鄒嶧山曰周以王室言國以諸侯言方以百姓言內則夾輔王室外則藩衛侯邦而宣王之德澤于天下俱言其平時在朝輔相之功爲下章封謝張本

嚴華谷曰美申伯而以仲山甫並言蓋謂申伯與山甫伯仲

問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或疑甫爲字申爲國乃遠取甫侯

以匹之不知舜典稱稷契而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而絳

以封邑灌以姓古人文辭皆不類也○禮記孔子閒居註鄭

康成云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

之幹臣

二章此原天子封謝之意所望于申伯者如此非王親命之詞

也○叠叠然忠勤之申伯只是贊美而呼之當輕看總領諸侯

先世事也王以申伯名世之才欲使續之而因邑之于謝令南

國諸侯皆得以取法也○薛方山曰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

宅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卽屏翰蕃宣之功蓋以申伯屏

翰蕃宣其功懋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報功之典而使申伯之

孫可以世守其功也不必紀之太常勒之藁而自有不朽意

○嚴華谷曰子色于謝語勢與于周于京同只總言周京耳  
朱克升曰王肅謂召穆公爲王司空司空掌營國邑故命之  
黃氏佐曰其功卽營謝之功也南邦以有功而建故云然世  
執云者常撫此邦而爲諸侯也

三章徐玄扈曰此與上章俱疊言王分封之意首四句與上  
一例說者謂二章言其意三章乃實命之非也○朱克升曰體  
勢不動不足以鎮重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以此作邑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  
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鄒嶧  
山曰作庸重建國意勿只作城說○朱豈城曰微土田王者之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重  
大法故以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傅御○謝疊山  
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宅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  
事者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四章鄒嶧山曰此又備言謝功以起下就國之意非至此方興  
其功也因就封有日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姚承菴曰申伯  
之功與上世執其功不同此乃管謝之功所謂肅肅謝功召伯  
營之者也○徐徹弦曰獨言城與廟舉其大者耳如原隰既平  
泉流既清之類○姚承菴曰謝固無城而今創立之曰有俶寢  
廟旣成而已覓稅矣亦自今而要其成言○孔氏曰按巾車金  
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

伯故得車如上云

五章言臨遣之時又以分封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只將上  
文行說蓋上旣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我國四句是述  
王者之言往近二句是述王者之意錫圭不與分土平蓋旣與  
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而圭可合瑞天子布信友邦故  
曰爾寶○徐玄扈曰介圭或瑞圭之通稱鄭氏以爲殊錫未必  
然也○呂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云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當時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  
圭而稱之○禮器曰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考  
工記信圭人寸侯執之○鄭氏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重

○徐玄扈曰近字卽其字古文其字從走從斤俗誤改斤爲斤  
遂作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而近時說者以爲辭  
王而行豈不可嘆○玉篇近行也○徐徹弦曰南土是保欲其  
保障一方爲南國巨鎮非但自保其國而已卽首章維翰之意  
六章言方行則有餞送之禮在道則有供億之備總見王之待  
申伯無所不用其情不重申伯之行果且速上○徐玄扈曰曰  
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卽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  
危勉辭去以誠信二字摸寫出眷戀不舍之意○信邁與誠歸  
只一樣俱對王之數留說言乃今申伯則信邁矣蓋王已餞之  
于郇矣時且還南而誠歸于謝矣只平平衍說若謂因其信邁



王始饒之則行之不果非出于王若謂因王既饒伯始誠歸則行之不果不出於伯俱非本旨○徐傲弦曰饒於郟者自鎬適中則塗不經郟時宣王省視岐周申伯往辭焉故王饒之於郟既辭復還於鎬然後適申蓋王在岐周時因留之在鎬京時復留之故曰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也○姚承菴曰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徹土疆是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欲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留行上下各自開看若謂信邁亦由於時擬則伯之不去豈以召伯委積之未辦耶○薛方山曰信邁誠歸擬其初發而言式邁其行就已去在道而言○周禮地官遺毛詩微言 卷十七大雅 五

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如牢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七章徐傲弦曰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以固也故喜之戎有良翰應南土是保意文武是憲應式是南邦意○姚承菴曰徒御咄咄叙其隨行之有此儀耳○徐玄扈曰申伯去為南國之式宜國人不能舍而曰周邦咸喜即南土之人喜可知也此立言之法也○申伯在朝則王朝重而在南則王朝益重此周人共慶相謂之詞○姚承菴曰不顯三句吉甫推成喜之意而嘉美之也親則元舅賢則文

武皆堪取法並美而實重下句○徐傲弦曰文武是憲則文武兼資其才也為全才柔惠且直則剛柔相濟其德也為全德○末章輔潛菴曰柔惠柔德之善且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兼濟其才之武兼資故能治萬方而聲名播于四方之國也○徐玄扈曰只一旦字見兼濟之妙○曹氏曰公孫弘云操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註云採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徐玄扈曰揉者靡弄之使和調也字法能品循云操弄于股掌之上德業揆閱俱相因而德最重惟有此德則有此治功有此治功則有此治譽耳○薛方山曰首四句就申伯作卿士時言詩人要說到已所以作詩上去故復述其德業之隆見今日出

封不得作詩以贈也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為風使其人本不足美而繆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頌且好乎此見申伯之德望所致非自誇其文也○何確齋曰辭之所叙氣象宏博謂孔碩聲之所詠意味深長謂肆好○後漢書蔡伯喈常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鄒嶧山曰肆字亦有意蓋聲視其詞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呂東萊曰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胡雙湖曰崧高與黍苗相為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

○徐徵弦曰當持有申伯之才德有吉甫之文章一時中興之盛端可想見○王伯厚曰營謝成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讐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序曰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

毛詩徵言 卷十七大雅

七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十八

蒸民

首六章叙其降生之異德業之隆而末二章乃述其城齊之役與已贈言之意也一則以山甫之德望如此而出之城齊其事要不足辦一則以王躬是保而使之久出其心猶不自安故特歌以慰其心焉○徐徵弦曰首章言天生山甫以佐周故其秉彛獨與凡民異而惟天賦其美則二章之有是德宜也天生賢佐則三章之有是職宜也四章之智能兼備五章之剛柔得中六章之舉德正君又皆所以鋪張其立身行己之美而至于末二章方及城齊之役是亦山甫經營四方匪解一人之事也○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一 首章薛方山曰此章雖以天之生民皆善引起生山甫尤善其實天人賦受之理民生性情之德三百篇中第一義也○蔡覺軒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彛存于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姚承菴曰有物有則只就人說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一定不踰故君臣各有所止○朱克升曰則與彛是性好此彛德是情性本善故情好善○真西山曰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彛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張七澤曰則者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皇矣所謂帝則是也彛常也書所謂恒性是也○黃氏佐曰德指德于天之本體言○生山甫中要見貞元會合以陶

其形光嶽氣完以麗其性暗合物則意在○嚴華谷曰于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是關于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黃東發曰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本文極明白○孔子閒居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是天監有周一代之明德勿粘着宣王身上

徐玄扈曰詩皆稍實待虛之詞故貧富素絢二章商場深得說詩之旨蓋古人皆斷章取義假以立言却不應以彼之言遂用爲詩人之旨也即如此章孟子引爲性善之証若論言甫當日作詩之意何嘗說性善特欲美仲山甫之德而以好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二

懿德發之首只泛言民生同出于天理故有好德之情而德之可好未有如山甫者蓋以山甫之生天爲保天子而生非但如其所以生蒸民者也下便詳言山甫之德如畫職待人事君皆其德以內事而結之以德輔如毛一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好懿德相應贊頌已畢然後插入本事故以城齊終焉凡雅頌之詩皆出一時如椽之筆春容大篇結構嚴密說者正當考其條理尋其脈絡以會其旨意拘牽牽合最害於義不可不戒也○又曰詩人說天生四句欲明山甫異于凡民故五六章再言人亦有言見凡民皆然而山甫獨不然也若以見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乃發明山甫之同于凡民耳

豈詩人立言意耶○又曰有物有則之則循其則不違之則法也有方員必有規矩有人倫必有聖人有物必有則如山甫者物之則也即聖人立人極之意○黃氏佐曰有周以國言天子以人言其實皆指宣王也惟宣王能昭格于天故天欲保佑之若生山甫正保佑之大者也○姚承菴曰昭假二字聯讀謂天心昭格于下也德之威格自含天暨內

二章徐傲弦曰君德以剛爲主而臣道以柔爲先故曰柔嘉儀色德之符也故曰令敬德之聚也故曰翼知行所以崇此德也故曰式曰力事業所以顯此德也故曰順曰賦○朱子曰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三

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徐玄扈曰柔嘉柔之善也柔懼至于慢故曰維則前章柔惠且直亦是此意○那暉山曰則字正發嘉字意力者致力矜持而約之規矩也○黃葵峰曰柔者德性原稟溫和也柔而嘉美即所謂懿也故適中乎天生之物則○黃氏佐曰今儀所謂淑慎爾止也令色所謂輯柔爾顏也○唐荆川曰式者考其成法而式之也此說知而式屬行蓋知以爲行之地也○徐傲弦曰今儀令式與威儀是力不同上是已能者以外對內而言不是用力者以行對知而言○又曰是若者將順其美都命呼嘖而亦不混其可否也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徐玄扈曰

非一德之潛孚默氣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都要體認重德上勿直做事業○又曰天子是若二句從山甫之德說到事業上又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語脉亦自相接

鄭氏曰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黃氏佐曰明命使賦天子使之也有如是之德故能順乎天子而使之賦明命焉既說掛諸事業即作天子使賦亦何害

三章朱克升曰朝廷泉職不以分命群臣而以專命山甫其才全德備可見矣○何確齋曰曰式曰保曰出納曰賦政皆山甫所嘗試者不是未然事○徐儼弦曰此章只說王之命之是備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四

舉其職如此至下章方言山甫之盡職也○瞿昆湖曰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爲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黃氏佐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爲之式○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徐玄扈曰保是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何也蓋天子之身有德則安○喉舌只是樞要之意非謂口代天言也○沈仲容曰內史卽唐虞之納言後世之尚書也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亦納王命賦政四海○徐儼弦曰出是承王命布于庶

職而復之于王也與書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同蓋王命乃王言非王政也○朱克升曰賦政而使四方應之皆天子期之之意○徐玄扈曰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携幼老羸瘵疾者扶杖往聽成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四章美山甫之盡職而德在其中上奉王命下達國體智以守已忠以事君作四項看○黃氏佐曰肅肅者付託尊嚴期于必效之意○姚承菴曰將王命在賦政于外故承言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又承仲山甫明之表○徐儼弦曰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而無廢格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五

也明職否者謂于諸侯治國之政知其善而益莫勸之知其不善而益戒飭之也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于差謬也哲謂察于事而設施不至于過差也○鄒暉山曰明于理總統說察于極人臣而衆不嫉見履滿之有道也○徐玄扈曰明哲保身者見得真故行得當與上保王躬保字一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到那舍生處又不如此論今人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逸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

說話○邵二泉曰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生或死惟義所  
在身也者理氣之會兼得焉上也苟不得已與其全軀吾寧存  
理○朱克升曰謹于將命者或不宜于下國詳于賦政者或反  
忽于吾身一意守身者又或不知盡力于王事惟山甫曲全之  
○以出納王命合下仲山甫明之則將即喉舌之職明即賦政  
之事

五章徐傲弦曰柔者易制人或加之以侵陵剛者難克人或縱  
之以含忍而柔能不如是遇柔者則然而剛則不然矣剛能不  
吐是遇剛者則然而柔則不然矣不侮不畏正所謂不茹不吐  
也剛柔不偏見山甫之賢如此○又曰五六章各以人言起之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六

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于凡民處所以終  
首章之意也○何確齋曰山甫性情之正即上柔嘉維則之德  
也下章言舉德亦即表裡交修知行並進之事而補闕亦在夙  
夜匪解之中非有別意○茹吐只是借用字如人食物軟則吞  
咽之硬則吐弃之○茹柔吐剛是爲柔惡不茹不吐是爲柔嘉  
六章惟德輶如毛句是人言只借之以發論言人多說德輕然  
畢竟人鮮能舉以我想度之惟有仲山甫能舉而已吾好之極  
而至莫能助之所以褒職有關亦惟仲山甫能補而他人不能  
也○朱克升曰自本然之理言之則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  
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不能舉之異觀令儀令色以下數語則

山甫之能舉其德之見矣○又曰舉者以身體之也有其德而  
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章小東曰德輶易舉朱子所  
謂能知行者也非隨取隨足之意○鄒暉山曰心誠愛之而  
恨無以助之正是愛之深處此語形容好德之誠最爲親切可  
謂摹寫入神○鄭氏曰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  
焉耳曰褒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助非實語或云助生於不  
足無不足故莫助何異說夢○徐傲弦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  
者也已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闕則有賴于吾之補山  
甫之異于人如此○唐荆川曰人君日有萬幾有一未善便是  
缺補之謂能彌縫贊襄復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說○張七澤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七

曰自仲山甫之德至此叙其立身行己之槩委曲詳密更無參  
漏非有德者不能知亦不能言也抑以見古人僚友之間其相  
知之深而相愛之篤如此

王伯厚曰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  
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惟擬文公諫不藉于  
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嘆

七八章徐玄扈曰此二章大意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  
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自當指日西還還則復當保王躬補  
王闕耳江湖魏闕何勞遠念哉故作詩以慰之却將此意分作  
四段音節舒徐情辭委曲氣脈既長聲調更遠真可謂穆如清

風矣○唐人詩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徐儼  
曰以山甫之才謂宜置諸左右使之朝夕納誨則其于君德清  
明之助不為不多一城齊之役當時豈無堪其任者而何足以  
煩山甫此詩首章叙其保天子而未章又以過歸慰心為言吁  
吉甫之意深矣○張七澤曰每懷靡及仲山甫永懷說者皆以  
誠齊之事為言夫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  
也然謂山甫之懷止是則大不然蓋此詩首章使說保天子  
下文又言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一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不  
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  
之亦未可曉然山甫一旦去君遠行不得朝夕納誨能無有所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八  
不及乎顧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  
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也夫漢  
臣尚有一淮陽而願出入禁闔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役  
間疏之漸識微如吉甫者安得不深致意哉過歸之語其旨深  
矣近時說者謂此詩言降生之異為東德蓋職張本言德職之  
隆為城齊易副張本夫吉甫之反覆贊咏乃僅僅為一城齊事  
而仲山甫之惓惓永懷亦止于東方一役乎哉甚矣講師之誤  
後學也○黃氏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子累祖好  
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輶于門外是出門  
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朱克升曰出祖之時車馬僕從備矣

而山甫有汲汲事君之心若不可以遠行也○又曰車馬既戒  
行矣以王命城齊則不可留矣○又曰車馬既啟行矣無他告  
焉曰式造其歸而已○四壯八鸞三見不過疊咏成章非有始  
行在途至齊之別城方是為齊築新城非城守之謂○輔潛巷  
曰穆和清風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又曰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  
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致中典也  
宜矣○許白雲曰蒸民之詩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于以見惓  
惓尊慕之意蓋詩人于所愛者則喜舉其名而道之  
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九  
韓樂  
薛方山曰首章言韓侯來朝王命之繼先世以修職業二三章  
言錫餼之事四五章言婚娶之事六章正言繼先修職以終首  
章之意○章小東曰首章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章言  
修職貢是欲其修內治內治修然後遠人服而至其中錫餼之  
禮與婚娶之事則無非道一時之盛也  
首章劉須溪曰將言韓侯而先言禹甸賦之紆徐深遠如此○  
蘓氏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  
○白虎通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姚承  
庵曰續戎以下總是王命之辭或以此為繼世業而下為修職

業非也凡王者錫命諸侯必從其先世說起要其恪恭侯度以副至意其曰無廢朕命又曰朕命不易自是勅命之體如此○又曰親命二字有特貶鄭重之意與勅命不同○徐倣弦曰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續戎祖考欲其無虧于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負于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勤也度恭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憤也○黃氏曰君之于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彼亦將無以自安故告之以朕命不易○何確齋曰命以幹不庭方者韓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故特言之○徐玄扈曰自穆王以來荒服者不至天子欲振中典之烈則幹不庭以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十

佐辟能無望于韓侯乎  
幹訓為正鄭氏謂作榘幹而正之有先自正而後正人之意非謂敵王之憤也

二章鄒嶧山曰此章受賜與上章受命是一時事而欲稱天子錫予之降故又推本其始來之儀度與其入朝而合信之禮每章蓋各發一義○沈仲容曰周衰侯不覲久矣于是書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典之意○薛方山曰或因介圭乃諸侯封圭遂謂此章是既命為侯而以侯服入謝事不知介圭乃其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執之為信者始見之時不以為費其何以為信○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

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朱克升曰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珪冑之珪與圭合則無偽○姚承菴曰淑旂綬章是諸侯之旂常玄衮赤舄是諸侯之服色車有鞶第錯衡而又飭以鞶輶淺幘馬有鈎膺漏錫而又飭以繡革金厄總之天子錫命之寵光也○孔氏曰交龍為旂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善有惡故曰淑旂綬即旂竿所建以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綬章○鄭氏曰鞶第漆鞶以為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衛○朱克升曰韓為侯爵不當服裘周禮巾車注云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為節○孔氏曰以鏤金加于馬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十

向之錫當盧者當馬之類盧在眉眼之上○曹氏曰以繡皮為轡其有餘而番者謂之鞶○又曰淺幘以淺毛之皮為幘也幘是蓋覆之名○孔氏曰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轟然言纏攬之非一處

三章徐倣弦曰人臣義無私交則顯父之餞王命之也中伯元男王自餞之韓侯亦同姓之親故命顯父餞之○出祖出宿總在一處則餞亦必于屠也燕胥相為燕飲不作相樂○孔氏曰殺者菜茹之總名○章小東曰乘馬路車是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蓋殊典也謂餞出于王而贈出自顯父亦誤矣○呂東萊曰覲禮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此則指韓侯也○朱克升



曰行而祖禮也歸而亦祖則尊其往而盛其禮矣

薛方山曰或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隨題立意非詩本旨

四章薛方山曰首三句言韓侯妻家之貴盛次五句言韓侯親迎之儀末四句言韓姑來嫁之儀○章小東曰諸侯迎以百兩禮也以此車馬之盛而行親迎之禮何等光耀故曰不顯其光諸侯娶以九女禮也娶者一國而往勝者二國何等隆重故曰爛其盈門○又曰婚禮是饒行以前事蓋厥父周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若謂出宿于屠之後始行親迎之禮亦難通矣但此詩為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敘其始終而以親迎置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主

諸此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徐玄扈曰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叙事不知近時說者何緣拘牽若此○又曰婚禮有曲顧男下女也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黃氏佐曰汾王之甥本其母之貴厥父之子本其父之貴俱承上文妻子來○劉安成曰祁祁徐靚也徐言其行動靚言其容飾○門是韓侯之門○王氏曰韓侯娶妻何預于王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為諸侯所卑侮惟宜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顧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

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娶之盛其意蓋在于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在其中矣○杜元凱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

五章朱克升曰此則極稱山川地利之廣饒夫婦室家之和好故以相攸之善歸之厥父焉○雖叙韓姑歸韓之樂亦以見韓封域之美而今日歸娶之後知其事事適也孔武以才幹之敏健言因出使侯國而涉歷之多因隨便為韓姑擇可嫁之所非所為相攸而行也厥父前日既喜其有此今居則今日韓姑往嫁安樂可知乃未然事○國語川氣之尊也澤水之鎮也○沈仲容曰貓是虎之類非捕鼠之貓○曹氏曰此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近山各賦其所有 主

末章詩意本重受命而因前間以婚娶之事故又述王命之意而申告之以始終其說也次言王錫以追循而直從先祖受命因時百蠻說起見今日所錫一循先朝之故典也且以終前續戎祖考意實墉四句言韓之城池不可不修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所當虔恭匪解者此也又以終前無廢朕命意○朱克升曰此召公指康公言王命者先王命之也○呂東萊曰按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綠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因者兼事之辭韓地近蠻而百蠻又嘯強難服因使鎮韓而封

之爲長耳○陳行之曰北狄以其類之多故曰百蠻以其種  
之大曰追貊就其所居之地曰北國非有異也○孔氏曰左傳  
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  
時○補傳曰蠻夷可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徐倣弦  
曰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亦見韓處邊陲此尤其所急  
意○徐玄扈曰因者因俗爲政羈縻馴習之意所謂強以戎索  
是也○徐倣弦曰赤豹黃熊亦以其皮獻之也○謝登山曰高  
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遠矣  
○鄭氏曰韓侯先祖受先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其州界外接  
蠻服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古

賈故于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  
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于之皆美  
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獵狝所逼稍  
稍東遷  
毛氏曰貌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黃氏佐  
曰修治正貢皆韓處置百蠻事或疑先王之于夷狄特羈縻  
要約而已若實塘四句仍指韓本國而言不知所謂要約云  
者特其法制視中國爲稍略云耳非謂修治正貢所不及也  
或謂卽餘不庭方事然百蠻非盡不庭餘之又其長百蠻中  
之變者也○序曰韓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賈

氏曰玩小序至高高則曰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至韓樂則曰  
宣王能錫命諸侯蓋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  
典視爲贅物其詩曰俾于靖之後子極焉蓋可見矣宣王側  
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頹之迹遵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  
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  
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  
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弘大雖文武之  
世不是過也夫然後深嘆小序之說爲得其實非虛爲講師  
之說也○林少穎曰宣王時北有蠻狝南有荆楚東有徐夷  
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古

江漢

徐倣弦曰此詩平淮夷蓋作于成功褒賞之後故首章總叙代  
之之事二三章言經營疆理之事四章追叙王命以起報功之  
意五章遂賜策命之詞而拜受之文章又考廟器之成而稱願  
之見事功之有終也  
首章蕪潁濱曰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  
也○一則言順流而下一則言整兵而往蓋一意而兩叙之非  
水陸並進之謂○徐倣弦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是守律見其

武淮夷來求淮夷來鋪是聲罪見其勇○陳行之曰淮夷來求來鋪是體貼行者口氣正聲罪致討之詞則匪遊匪舒固非急于爭利亦無傲成不寧意自是人心競勸如此○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以其侵擾窮處故欲陳兵而討之○陳止齋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在北揚州有夷在淮南曰江漢之計是淮南之夷也若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地曰率彼淮南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也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黃氏佐曰此篇以伐淮夷為主而下章即言成功故曰總叙其事或兼經營疆理言非也蓋初問出師只求討平之未遑說到疆理上疆理自是平淮夷後事集傳既平又命字宜玩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六

二章經營四方即是伐淮夷也纔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費力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四方只大槩說蓋淮夷擾亂離只在一方自王國言之即謂之四方不增耳彼粘定淮夷與通指天下者俱執一之見○徐玄扈曰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心服其力故也經營四方即附近淮夷之國亦在內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叛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文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豈獨淮夷而已○鄭氏曰克勝則使傳遽告功于王○徐玄扈曰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此

不易之說或以四方平總起以王心寧總承恐非詩體○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儻然非以是為美也○朱豐城曰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之無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徐微弦曰四方即淮夷之四方如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又曰王國定時靡爭承四方平來內而王國因天下一統而國勢自尊外而人心知王者無外而群動自一則宇內廓清而當宁之憂什故總之曰載寧○朱克升曰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定王心可寧宜其急于告功也下四句言告成之故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七

三章徐微弦曰上章告成是馳檄報捷非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勅書再來就江漢之游命之○姚承菴曰淮夷為梗四方因而借據焉以亂其疆界故宜王一平淮夷即有疆理四方之命○鄒暉山曰式辟是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又曰疚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于戈既擾而又為之疆理疑于病之瘡痍甫定而即為之疆理疑于迫之故曰匪疚匪棘○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微法之事○徐玄扈曰極柱頭也是一定

而不可加之意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同皆言一定之制也○徐儻曰海在淮夷之東南故曰至于南海○姚承菴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是張美之辭

四章姚承菴曰此追述王初命之詞來句來宜舉其職也文武四句是本其世功以勉之肇敏二句是示其爵賞而勸之總之責以立功以起下賞功之典耳○徐儻曰康公日辟國百里句也布王政于諸侯宜也蓋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曰是似○黃葵峰曰此章又命其布政以安輯江漢之民不復承疆理事說使之徧循行于江漢間宣布王政故既曰來句又曰來宜○朱豐城曰我之命以句宜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七

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耻也汝能開敏汝功我當錫女祉福矣勉以先人之業期以後日之報宜王真得待世臣之禮哉

孔氏曰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之所爲乃堪繼康公也

五章本上用錫爾祉說却是兩時事蓋昔嘗許以報功而際今之成功遂以錫之○徐玄扈曰釐爾圭瓚六句總是以策命之意鑿括成文成以錫子爲策命之詞寵異爲敘事之詞亦似太泥○徐儻曰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先人則宗廟享之而功光于前矣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封邑則子孫保之而業垂于後矣

然自鎬京錫之卽自鎬京受之特封功臣之常典不足寵異之也惟受命岐周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一以顯召祖之有賢胤

真可謂不世之遇矣○又曰圭瓚秬鬯之器物不過增其秩數寵之以禮而已至于山川土田受之先人雖人君不得私也故必告之先王而錫之○孔氏曰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奠而陳之則鬯當在爨未祭則在酋○爾雅註尊奠爲上爵爲下爵居中○尚書日記曰秬鬯與鬱鬯不同鬱鬯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也未和鬱單謂之秬鬯○朱克升曰既以慶賞之榮及爾祖又以錫命之意告我祖又使爾受命之寵得比爾之先祖養子之意不一而足也○謝疊山曰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文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七

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先王之賞是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心竭力以報宜王之功矣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有此意○薛方山曰召虎中藏感激而稽首殿言竟不知何以爲報轉展忠維捐軀靡及亦曰天子萬年而已惟形容不出乃見詩人之缺○徐儻曰君臣之間非所論于報施者乃君厚臣而期以無忝爾祖臣視君而望以久享其國亦一時慙慙篤厚氣象

末章徐儻曰上虎拜稽首是拜于文廟受策書也此虎拜稽

首是拜于家廟揚王休也正用圭瓊等以祀其先之時○徐玄  
 扈曰對卽對越之對祖考臨之于二孫子承之于下故謂之對  
 對揚王休謂宣揚策命于祖考之前以榮君貺也如後人升遷  
 告廟之禮○鄒嶧山曰對揚是張皇之義○又曰大抵事功有  
 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勒策命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  
 可傳故曰考其成天子萬壽是祝辭既勒策命又勒策詞於其  
 後也○徐玄扈曰忠臣愛君必望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明  
 明天子之頌是也洽字要看深是淪肌浹髓之意○又曰今  
 聞不已是厯矢其文德是實武節廢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  
 萬年之計也至于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  
 毛詩微言 卷十八 大雅 手

其在斯乎○徐微弦曰人君有好大喜功之心則溺于武而不  
 知有文者因其情也况當我武維揚之際則徂于長而不能自  
 已者尤其情也惟振蕩奮揚之餘而有優柔澆潤之澤豈不深  
 可願哉○嚴華谷曰宣王方以武功喪戾而戾乃以文德勉宣  
 王蓋不矜已之功而納君子德意度遠矣○張七澤曰浴水當  
 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卽曰矢文德蓋周之君臣  
 素講于文武並用之道也

姚承菴曰賢王之聲聞自實德中流出未有不垂于永久不  
 必又詭進之以不已但大君必內順治然後外威嚴自有不  
 假于武功者故復祝之以矢文德洽四國

嚴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豈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復周人用力  
 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至厲王  
 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伐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  
 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  
 至再至三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  
 終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

常武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  
 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詩作于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之  
 功也首二章言命官治兵三章言在道四章言至徐五章言伐  
 毛詩微言 卷十八 大雅 七

徐六章言成功而歸以明王道之服遠無非歸功天子也○既  
 云天子自將則皇父休父不得稱將第使皇父主其事而以休  
 父副之耳

首章姚承菴曰夷屬以來威靈不振號令不張幾于泯泯滅滅  
 矣宣王奮然中興親征淮徐之上如雷霆之驟發而日月之光  
 昭也故首曰赫赫明明○詩人欲張大宣王之親征故稱其世  
 功曰南仲太祖叙其位望曰太師皇父無非見治軍非小可以  
 示鄭重云○整六師以修戎猶是治軍之常而旣敬旣戒惠此  
 南國則萬全以取勝一怒以安民所以稱王者之師○徐微弦  
 曰此詩本伐淮北而曰惠南國者自西而視之也淮北對淮南

而言非在周之北召公征淮南之夷故疆理至于南海宣王自  
征淮北之夷故但言省此徐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爲之不  
安故云然○姚承菴曰整六師是總舉之詞語戎兵除戎器皆  
修戎之事宜只串說

二章徐微弦曰上章王親命之就朝廷言此章內史命之就策  
書言左右陳行使行列整齊也戒我師旅使進退有方也省此  
徐土察其爲亂者而伐之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  
以鎮之蓋宿兵以壓其心也處如王金斌平蜀而師遷延不還  
卽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三農就淮土之人言○鄭氏

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姚承菴曰左右陳行蓋結陣而行不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三

使安伍之錯越也而又戒吾師旅常存畏惕之心無玩敵之意  
方可萬全取勝○徐微弦曰淮浦卽是徐土若以淮浦爲經歷  
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爲淮南之夷矣觀下章鋪敦淮濟截彼淮  
浦可見○楊見宇曰循有環視之意省有熟察之意既循而復  
察之所謂戴厥渠魁膈從罔治不欲渠及無事也○姚承菴曰  
徐夷倡亂禍我生民吾能怛然不一省視乎漢文帝詔曰民帖  
于危亡而莫之肯憂省字下得極妙○周禮太宰一曰三農生  
九穀註疏云三農上原下隰平地也○姚承菴曰三事就緒言  
三農不失業也○徐微弦曰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皆非時  
兩之師也故一則曰旣敬旣戒一則曰不留不處○沈仲容曰

孫子云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  
所以戒留處也○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卽徐州之夷而  
屬服于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鄭氏曰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之不久處  
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王  
守溪曰三農指王國之人古者兵出于農師老於外則農廢  
于內矣○袁氏仁曰首言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程伯休父皆  
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業不致曠官耳

三章徐玄扈曰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焰足以  
動人故曰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極其模擬○又曰赫赫威靈光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三

顯與衰頹者異業業氣勢昌盛與頹尾者異○又曰釋駢者王  
靈所至連絡震動無敢安居也字法妙品○又曰徐方釋駢數  
句反覆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非疊言以成章也○黃葵峰曰  
匪紹匪遊蓋威嚴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遲緩則失之散  
漫便損威嚴矣○顧麟初曰王師只紆徐安行而徐方已連釋  
騷動如此其震驚蓋先聲已奪其心也赫赫業有嚴最重徐方畏  
服皆本于此  
姚承菴曰往來相續曰紹迨迨自得曰遊故王紆係作是不  
沃匪紹匪遊是不徐  
四章徐微弦曰王之怒如天士之怒如虎子以進師于淮浦鋪

則其衆之集也教則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爲王師之所也○進厥二句言虎臣之勇亦王之勇也鋪墩二句言師旅之勇亦王之勇也○陸農師曰闕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仍執醜虜特言其勢如此○徐玄扈曰仍就也俗所謂手到拿來不勞餘力之意○又曰淮浦向爲淮夷竊掠今纔至其地而遂曰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此句法能品○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南之夷故處淮浦者耳

徐玄扈曰如震如怒猶言而震而怒也古而如字通用或云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如雷霆之震怒非是○姚承菴曰如震如怒見天道原未嘗震王者原未嘗怒也時怒而怒時震而震而過則無事也○五章毛氏曰疾如飛鷲如翰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于飛禽鷹鷲之擊衆鳥也○如飛如翰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後人發先人至○薛方山曰如江如漢言其起六師之衆如江漢之湫漫一望無際也○徐微弦曰兵法有動有靜如山以狀其靜翁之勢如川以狀其動開之勢○徐玄扈曰綿緜翼翼紀律明也不測不克智勇備也○又曰輔氏謂不測言其深也許南台謂不測不要就謀上說只是分合無常奇正互發愚謂本文具有二意○鄒嶧山曰數如字不作喻說乃形

容之詞○姚承菴曰濯征云者洗滌其污穢而咸與維新也○

黃氏佐曰或疑王師已過淮浦而至徐不應復屯于淮浦不知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則自豫至徐皆有淮浦而鎬京又在豫之西兵欲至徐必取道于豫故上曰率淮浦省徐土就所經歷之浦言也此曰鋪敦淮濱截彼淮浦則就所至徐之淮浦言也淮浦非一處亦明矣○六章薛方山曰允塞書註云誠信而篤實也凡平日所爲典衰撥亂安內攘外經營于廟堂敷布于海隅者皆王猷也○徐微弦曰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合之意來庭者稽首而稱臣也不進者革心而從順也王曰還歸即武王戡于戈繫弓矢之心而因以爲戒正戒其武功之不可驕也○鄭氏曰既來所謂善戰者不陳○姚承菴曰來對背叛言同對異異言平對動擾言○曹氏曰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鄒嶧山曰來與同要本心服上說此皆平日之信實孚之使然故曰天子之功若三公司馬或可以料敵制勝則有之矣豈能服其心如此○姚承菴曰卿士之敬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曰天子之功○徐玄扈曰四方三句只叠叠說下無非欲歸功天子不必相承○黃氏佐曰此章每二句各相承說觀同與功同音平與庭同音回與歸同音亦可見矣○鄒嶧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迨其成功較之齊桓晉悼次陘而屈完盟會蕭魚



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九塞之猷若納之于舞于苗格因壘崇降之律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此也○朱豐城曰首章言敬戒以見軍律之嚴卒章言允塞以見王道之大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

瞻卬

徐儆弦曰首二章總言禍亂三章言致禍亂之由四五章深言婦寺不可用之必有戎夷之禍而王不悟也六章言天變而王不懼所以天禍愈多愈近而吾愈憂愈悲也七章言爲今之計將奈何能不延婦寺以法祖宗則天變可回而國祚可延于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七  
後矣○徐玄扈曰首章言蠱賊罪罟而詩柄止言嬖褒姒任奄人蓋任用匪人所以刑罰不當而嬖褒姒又其本也故言哲婦之惡獨詳○朱克升曰二章正責幽王刑罰之偏以發上章罪罟不收之意三四章正責幽王聽任之偏以發首章蠱賊罪疾之意

首章陳行之曰瞻卬有望惠意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許南台曰昊天以惠民爲德惟不惠所以不寧而降災惟降災所以國危而士民皆病作一氣說○輔潛菴曰小人爲蠱賊無平夷屈止之期刑罪爲網罟無平夷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姚承菴曰則不我惠詩人代其民自我也

二章朱克升曰此章黷貨淫刑皆以王言上四句威詩制之不當也下四句出入生死之不當也○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徐玄扈曰左氏桓王取鄆劉爲刑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蕪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惠王取蕪國之圃邊伯之宮奪子禽祀詭與詹父田而有子頹之難所謂人有土田女覆奪之也○姚承菴曰土田民人皆諸侯之所受也彼實未嘗有大過但一不快于蠱賊則毛舉其罪奪而行之是所謂此宜無罪女反收之者也奪其所憎而收之則必有庇其所喜而悅之矣所謂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者如此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七

三章懿厥哲婦懿言其美只是形容之辭以懿美而反爲泉鳴見人情厭而惡之如此○首章降此大厲而究其階此厲者則以哲婦當之亂真匪降自天矣○徐儆弦曰女后宦官其勢常相倚爲奸故曰時維婦寺蓋究其亂本在女后而兼以宦官言之○徐玄扈曰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爲我教誨若婦寺之言則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爲講爲想而已何教誨之有此詩人微婉之詞也○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以其少小慣習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遂能迷罔視聽恩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顏師古註言幽王以昏婦爲美○孔氏曰非有人教王爲亂  
誨王爲惡也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姚承菴曰維此  
二頃人不可以善言教誨之也

四章徐傲弦曰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婦人休其  
蚤織而干與朝政其智辨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恐有  
清明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胡雙湖曰鞠如鞠獄之鞠推  
勘窮究之意○薛方山曰譜始竟背非謂所行背其所言也謂  
其諱言至後日不驗與始相背也○朱克升曰豈曰二句亦猶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此伎惑之常態也○孔氏曰伊胡爲惡依  
人以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爲善○如買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文  
婦人乃假如之如不作喻說○司馬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  
婦治黍于北郊以爲祭服

魯申公曰四章賦中有興也

五章朱克升曰天何爲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爲不以盛大之業  
富王乎若問詞也○姚承菴曰下篇維昔之富不如時正是邦  
之不富處全是警省王心○徐玄扈曰註言以王信用婦人之  
故尋詩人不言之旨而代爲發之此于解經爲扼要之語可謂  
深至○又曰敬威儀然後能近有德威儀不類故人云亡○輔  
潛菴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寺多致夷狄之禍○鄒嶧山  
曰危亂之君大都不忌所當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故

曰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葢怪之也○謝疊山曰殄如滅絕齊如  
病危

六章鄒嶧山曰此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傲王也○又曰優  
者紛至沓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徐玄扈曰楊子稱幾  
幾乎莫之能違也俗云險些兒言近于亡也○薛方山曰降罔  
卽上章之不祥也然有善人以輔之猶足以回天意人之云亡  
則邦國殄瘁必矣此君子所以憂不已也

七章言泉之發必有其源憂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爲興  
見事物各有所從來○許南台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葢自初  
進爽似之時已有先憂君子見于幾先大率如此○不自我先  
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文

二句葢怨詞也不粘上說追言亂始作時尚有可爲而適當此  
時可奈何○王惟自絕于天故天若藐然于王王若改過天意  
之回有未可知者故又告以弭亂之道○陳行之曰式救爾後  
兼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徐傲弦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  
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于嬖妾奄豎更相煽惑如木之有蠹日  
積月累以瀕于傾覆夫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神怒而  
戎狄之禍亦乘之而作矣幽王以爽似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  
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爲人君者常謹天戒常法祖  
宗常親賢人遠婦寺則國何敗亡之有○姚承菴曰無忝皇祖  
一語有深意者太似之詞徽文王之刑于寧有如今日所爲者

黃氏曰鄭語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不安已久蓋九年以後所作

序曰贈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曼

劉安成曰此詩刺王而言曼天疾威言天篤降喪無所歸咎之詞首章言饑饉之災卒章言侵削之事餘章皆言用小人之意也○陳定宇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惓惓望治之意

首章輔潛菴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暴疾故其所降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民盡流亡內而中國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姚承菴曰曼天方番懸于下民亦若此其疾威乎降喪曰篤此詩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人用意下字處

手

手

二章徐玄扈曰天降句貫下就孟賊本王所用而歸之于天亦無所歸咎之詞○姚承菴曰孟賊內訌又不止饑饉流亡而已此直指時事言不獨天之降喪也○又曰孟賊是狀其害昏楛是將其人回過是狀其心術○鄒嶧山曰此罪罟與前章用刑不同乃即指孟賊昏楛之人而言蓋小人得志陷斯民于羅網使無所措其手足所謂罪罟者如此朱註所以致亂也與天降罪罟相應乃倒解經之法○胡雙湖曰小人之害在內孟賊之害稼亦在內故曰內訌○徐玄扈曰訌潰也如癰疽之內壞曰孟賊曰昏楛曰潰潰回通皆深惡之詞○徐儆曰楛刑

也喪也謂闕寺之椽喪其軀體者即所云乃鋸刑餘之人曰實靖夷我邦可見亂非自天降○王氏曰靖于俾子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

鄭氏曰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或云罪罟即饑饉舉世顛連有羅于網罟之意

三章輔潛菴曰此又言王之舉錯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夫小人不可用亦明矣昏亂之君心實不知其惡耳○朱克升曰臬臬頑慢之意頑不知道慢不共職○陳行之曰兢兢業業戒謹恐懼之意甚久而不寧言無一時之急慢我位即指兢兢業業之人言○姚承菴曰兢兢三句是形容當時君子之見黜非詩人自謂也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圭

四章薛方山曰言國家憔悴如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故我視此那終必潰亂而已○徐玄扈曰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盡也亂世民情蕭索枯槁形容殆盡○嚴華谷曰谷風有沈有潰潰怒也小曼是用不潰于成召曼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迴通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潰茂者叢生之謂五章首二句一氣說言昔先王之時天下殷富不若今時而今

時之疾亦不意至此所以然者由善人載尸而小人用事故耳  
乃小人又不早自引退以避賢者路則亂何時已乎此君子憂  
之不能已也○徐玄扈曰維今之疾不如茲即不圖爲樂至于  
斯之意○疏指小人裨指君子職專也註專爲此故正解此○  
朱克升曰疏米一斗可得糶米九升○輔潛菴曰愴怳憂亂而  
無情緒之意

徐玄扈曰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  
今之病尤不若此處之甚也維今句卽四方有羨我獨居憂  
之意○鄭氏曰彼賢者祿薄食粗而此昏桀之黨反食精糶  
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魯申公曰四章比而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至

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姚承菴曰疏是草蔬糶是稷稷皆  
不好的物事饑饉時不得已而食之彼斯云者彼此無定之  
民也看來民疾如此彼此皆食疏糶零替可謂極矣而王猶  
恃其富厚故曰到此尚不自謂替乎我觀此光景不覺至于  
愴怳引長而不能已也疏比小人裨比君子似屬強解而接  
上維今之疾亦似不合書此以俟明者

六章鄒嶧山曰小人亂之本也不窮其本而委之適然之數將  
縱其罔極之奸而成其滋蔓之禍其害不亦廣乎○陳行之曰  
小人誤國其罪可正也其惡可鋤也唯不以其爲階亂此中便  
有不可勝言者故曰溥斯害矣○池竭四句朱子自以爲比是

也○王澤枏稱皆由小人股削致然○朱子常曰看詩不須着  
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徐玄扈曰引是長說弘是潤說○楊見宇曰不救我躬亦非  
專爲一已慮也正嘆其害之溥耳須緊連上說註而憂之曰亦  
不足詩人口氣

七章徐玄扈曰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  
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到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  
然若先說後卽淡而無味○鄒嶧山曰關國百里以化言○孔  
氏曰日辟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曹  
氏曰當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宜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

毛詩徵言

卷十八大雅

至

老無尚存者乎○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  
了而不了合書無限○徐玄扈曰古人文詞逐一圓滯不待後  
人注脚此諸經皆然至于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若一切粘  
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與讀傳註也

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  
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豈非化之衰者  
必有思于二公也○劉安成曰此詩之次君變雅之終而第七  
章又居此篇之終慨然思治亦猶下泉之終于變風歟○朱豐  
城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  
中興無志故也慮此雅之所以亡而黍離所以降爲國風也○

鄧潛谷曰瞻卬召旻傷幽王大亂也。蝨賊江胥讒也。罪咎張曷虐也。婦舌長胥聒也。上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上干天和而饑饉卒荒周其亡矣。瞻卬誘其格天召旻誘其求輔雅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道也。○蕪東坡曰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變作于群臣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迫切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辭氣豪終與凡民異爾。○潘笠江曰瞻卬召旻二詩序以爲凡伯刺幽王大壞而作又曰旻閉也閉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義淵遠矣。瞻卬言內惑于寵妾召旻言外變于小人蓋內有褒毛詩微言 卷十八大雅 音 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昌言則善類暗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鑒哉。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卷十九

三韓 楊芳與淳然父 恭訂

鼓國 盧慎言 萍水父 校閱

頌

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之謂頌。乃其後君子或用以頌禱。故魯頌亦得附焉。然周詩薦之郊廟爲天子之樂而頌存魯何也。曰魯吾夫子之宗國也。夫子則詩于列國無魯風而次於周後有魯頌亦以見思周公之心也。其復存商何也。曰夫子殷人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夫子之心見矣。乃商之不得先魯夫亦尊時王之意與。而周頌之嚴正魯頌之誇張商頌之簡古其體製亦自有辨。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周頌

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童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作者也。○黃氏佐曰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思文主后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鄧潛谷曰古廟祀受釐具有歌頌歌頌受釐

歌雅雅頌其應乎文王受命作周故頌先清廟先維天之命先維清雅先文王大明文王之興本於太王故頌次天作雅有絲天監代殷莫如周故頌次昊天我將時邁雅有皇矣皇麓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功伐故頌有烈文執競雅有下武文王有聲文王之功本於后稷推以配天故頌次思文雅有生民乃頌有臣工噫嘻豐年雅有邠雅雅斯類言之雅頌真得所矣

清廟

孔氏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也○朱克升曰廟有門堂寢室墻宇四周其深遠清靜可知○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官室象貌之耳○清廟一啓萬國之冠裳畢集蓋新率諸侯以祭靈爽固是肅然○向休曰王者貴得天下之權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呂東萊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諸侯皆顯相也言顯相肅雖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輔潛菴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在位之人能敬且和以執行文王之德即文王盛德而在於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肅雖便是文德故相承互見言文德之雖雖在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二

宮肅肅在廟者非特顯相爲然而其餘多士無不執行之也○

陳行之曰肅雖秉德謂身有其德也不專指相祀一節○姚承菴曰肅雖雖分和敬而敬之從容合禮處卽是和肅而不雖勉強之敬也合說方是皇皇之度○對越駿奔俱根心說但自神言之則心在傾仰自主言之則心在趨踰宛如辟王在上而左右趨之也卽此便見他肅雖之德不重人心之誠上○徐玄扈曰對者相對之謂肅雖秉德以心契心如將見之也○朱克升曰布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趨事之敏也○頌隣初曰駿奔有周旋趨踰如將弗及意無數卽粘顯承說○徐傲茲曰德而昭明不昧謂顯德而使人恭敬奉持謂承有厭之謂射蓋不顯不承之詞急而反無射之詞緩而順○徐玄扈曰凡人沒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入也在廟尚爾卽當時可知已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三

徐玄扈曰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乃朱子又言一唱三嘆者一人唱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蓋每一句而四人歌之則末句一字自然成韻故曰有遺音矣○又曰朱傳凡言不者輒以豈不爲訓如鄂不韡韡不戢不那於乎不顯如此篇不顯不承之類愚以爲皆非也鄂不之不顯是花足不戢不難則受福不那矣明其以戢難而受福也於不顯亦實言其不顯蓋聖人至德淵微中庸謂之篤恭擬之

無聲無臭而強謂之顯何也獨此章之云箋說近之而下文語意不相應疑古不丕通用正言丕顯丕承無射於人如此○姚承菴曰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此云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即其亦臨亦保之至今存也故中云秉文之德○徐儼弦曰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呂東萊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群祀雖祀典所不載者咸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錫也自今以始未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觀周公首祀新邑若濶於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齋後一心對越天地而助祭諸侯下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四

逮庖翟之賤亦皆有孚順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幸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公以為首務也

### 維天之命

徐儼弦曰首言天道無窮聖德無間以贊文王之德而非嗣守其德無以仰體其心故言文王有以恤我必當順而篤之以慰其在天之靈也○又曰體之於身為德於昭於天為神垂之於後為道又德者以已所自得言道者以人所共由言總是一件○黃氏佐曰文王上配天道於無窮下及子孫亦無窮曰駿惠曰篤厚皆自其不已者而推言之也首節嚴華谷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

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為文王耶文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于萬物者曰天命○瞿昆湖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徐玄扈曰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二節言文之德顯矣而我昧焉文之德純矣而我禱焉此皆神所憫恤也果將何以恤之而默諭之於冥冥之中乎其上下相承之意如此○鄒嶧山曰恤我只是平日眷頌之意不專指祭時言○徐儼弦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啓佑之思而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地曰我其受之則祖宗之靈慰矣○朱克升曰受之即服膺弗失之意蓋存之之謂也存之而弗忘則行之而弗悖矣○徐玄扈曰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駿德之謂也○陳幼溪曰不安於小成而必欲充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順○孔氏曰曾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呂東萊曰曾孫篤之行固在其中矣毛氏謂能厚行之行一行字意味却短○薛方山曰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世相續便是篤厚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五

徐玄扈曰首言天之命周穆然無息而次言文王之德與天命匪解桓桓武王數語正同中庸亦斷章取義若依之解經



全似說易不似說詩○楊見川曰假字不必作何只假如有以恤我之義○張七澤曰假以溢我就本文字義亦自可○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歐陽氏曰如水溢而旁及也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濼浸被于我我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逆曾孫又當加意篤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浸薄也如此文意甚顯且本文明說文王之德何必又添出文王之神與道來○孔氏曰溢是流散收是收聚上下相承于理爲密○嚴華谷曰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姚承菴曰曾孫篤之卽則篤其慶之篤曾孫之能篤其慶亦由文王之慶之長也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六

維清

徐儼弦曰首言當遵文王之典以文王之典用之者咸有成績此其所以當遵也○又曰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即康岐之政是也清明緝熙有昭布于天下顯設于四方意始祀至今言清廟開而頌聲凡幾作矣乃創業守成隨試而輒效是用文王之典安文王之天下也非頌而何○緝熙云者只常自清明之意○顧隣初曰典就紀綱法度言要見本于精神心術意○文王之德原是緝熙敬止故必繼續光明其典方不至過佚○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今治典立而卽基太平之兆其爲禎祥也大矣祥者吉之先兆者也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嚴華谷曰大武爲武舞故言勝駁退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則是象文舞也○劉氏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將舞武則先歌武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節也○黃氏佐曰迄用有成與是用不集用字同或以爲用此典安天下便承上緝熙不緊○徐儼弦曰此詩本有缺文不可融貫讀者詳之

烈文

徐儼弦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於悠久盡道脩德又能使人心相慕於悠久○陳行之曰首節歸功於諸侯而下皆示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七

以報功之意或將末節戒勉另做一項不知愛之以德正所以不怠其功也古人相報之厚如此

首節語意緊緊相連不斷祉福卽守成業而致盛治非止以富貴言無疆言祉福之長久卽暗合子孫在保之謂保其福也○徐玄扈曰烈字正替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姚承菴曰諸侯何能錫天子之福乃祭則不可無助裸之人助而獲福猶其錫也

二節陸聚岡曰無封謂取之有制無靡謂用之有節崇之是旌獎寵異之意註云王當尊汝當字非未然之詞○無封靡不是德總統其平日謹侯度言只說爾之賢如此本當尊崇優禮爾

矣而又念茲戎功使爾子孫又益大之不可以崇德報功乎  
序者諸侯相傳之次皇之只世繼侯封國勢日益昌大不作加  
地進律說○張七澤曰繼序皇之卽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  
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爲極故自其極處言之疏義謂爾使我子  
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則淺陋甚矣

袁氏仁曰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侯奢  
儉不同故兩戒之○孔氏曰念茲戎功戒諸侯使念祖父之  
大功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三節姚承菴曰天子錫命諸侯往往以規爲祝此節正教他學  
前王以自強脩德也○章小東曰首四句只論箇理末以先王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實之方是徵驗處○趙士會曰競是爭競的競字顯是專顯的  
顯字無競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來○徐微弦曰道卽日用  
彝倫乃天下共由之路故泛言四方德謂人心所同得乃臨民  
御衆之所當畫者故專言百辟四方訓正見其強百辟刑正見  
其顯與大雅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徐玄扈  
曰前王不忘卽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前王所以  
不忘正爲道德能維繫人心也當奉祭廟庭時將人心思慕  
前王來作證使其惕然有感動處而戒飭勸勉有餘不盡之意  
自藹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覺切訓刑在當時不忘  
任後日語又有辨

鄭氏曰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故天下諸  
侯順其所爲也○徐玄扈曰傳箋以無競爲競不顯爲顯而  
中庸稱篤恭無聲臭則是顯悖經文子思未必爾且本文明  
言無競不顯而強謂之競與顯何也第當依文解義言道在  
當人我自盡人道於世何競之有而四方訓矣不令而行也  
德本淵微內自潛脩何顯之有而百辟刑矣所存者神也若  
準以後篇無競維烈則此言無所競者人之道彼言無與競  
者武之烈意旨正合所以誤解者緣重看維字故也○嚴華  
谷曰於乎前王不忘豈惟于寵嘉之實前王所念而不釋也

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

此頌太王承天啓後之功而因望後人世守之以慰其靈也高  
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嚴華谷曰遷  
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  
山天實爲之也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諺云開荒卽始  
闢之意○天作高山言若天造地設以待此明德之君也○薛  
希之曰荒卽作屏脩平治民居田事康則以治岐之政言如脩  
和輯寧惠鮮懷保是也○薛方山曰康之緊根彼作矣說要見  
培植高山之命脉鞏固岐周之基圖意○徐微弦曰荒之康之  
保之三之字俱指岐山言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

都會開文章極而天造畢矣子孫履豐鎬之洪圖則追念岐陽之啓闢撫湯平之大業則緯思草昧之經綸此正所謂保之也○姚承菴曰太王遷岐作屏脩平啓辟攘剔費無限精神方造此無疆之基業子孫其可輕棄之乎故結以子孫保之望其必如文王之康然後可無負太王之荒也○張七澤曰夫周家王業實始於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後人宜何如培植也乃平王東遷一旦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哉太王以一岐山而基王迹後世子孫以天下而不能保一岐山吾於此重有感矣○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二語可包皇矣二童告神之詞其約乃爾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十一

昊天有成命

此詩以成王作主言二后所受於天之命惟成王能求保之也乃二后如何受之日曷不違敬勝執競正其受命之本○姚承菴曰成命者已定之命也基命者仰承此命思以憑藉之也成字實基字虛○又曰成王保成命而致盛治全在不敢康一念上○張七澤曰繼世之王多以爲席寵承休可以宴然無事於是逸豫滅德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以不敢康蓋積德所以基命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也積德之極至於宏深靜密皆此心爲之單厥心者即殫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

王之德亦以番後王之戒也○徐傲弦曰单心有既竭心思而不徒在上下陟降之迹意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夙夜基命工夫無間斷也宥曰宏深是萬理皆備密曰靜密是一理粹然積德至此乃德之成就處不緝則闇不熙則昧心未可言盡也惟能繼續光明之故曰盡心○徐玄扈曰武王末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矣○又曰肆故今也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即肆不殄厥愾等句可見命自文武受之者自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十一

成王保之以結上二后受之之語

葉台山曰肆其靖之或就成王時說者泥是詩爲成王作也不知時王之能靖正見成王保命之悠久若止及身而已謂之保命可乎○魯申公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我將

徐傲弦曰首節與天之享二節幸文王之享末則欲保其常享之意也○鄒嶧山曰右享以祭時言時保以常時言○文王在帝左右則天心之克享可知而文王既右享之則亦與天相陟降矣天與文王不得分而二也○張七澤曰本文其字既字自

是詩人用字之法註中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詞亦從本文二字看出

首節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稟結以爲席陶匏以爲器爾粟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蓋篚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穀所以親之也○丘瓊山曰尊之則事之維以其誠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團丘之祭其禮至簡今所將而享者惟此牛羊正欲盡其意之委曲也但稍近於誇便非對天之語只宜平平說去或以我爲躬親以維爲無敢加以牛羊爲越於爾粟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劉安成曰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十二

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朱克升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姚承菴曰右只是尊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之誠敬而歆其所尊亦曰右不必云降此牛羊之右也

二節薛方山曰法典安民則求堂觀成之心以慰由是志氣相爲流通精神相爲感格所以必其享也○張七澤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復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嚴氏謂法之不已劉氏謂取法之甚輔氏又謂登言之見凡所云爲動作皆不敢忘文王皆非也○趙士會曰伊嘏文王句輕如云

假哉皇考也乃祭時稱仰之詞○既右享之亦是冀望之語但舍可取必的意思耳若明說文王既享即天之享可知不似渾然口氣

末節黃氏佐曰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鑒自神意之鑒其誠言○薛希之曰天威泛言如出王游衍之類敬畏是無敢戲豫馳驅意○徐倣弦曰仰體日監之微意而不徒待乎牛羊之將享遠紹昭事之小心而又有加于文典之儀刑所謂風夜畏天之威者也

問祀文王于明堂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十三

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潘岳江曰考古明堂之義黃帝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夏后氏享祖宗于世室周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周公效法古禮爲之也謂公以義起之恐亦未然

時邁

薛希之曰首節以時巡而異天命之歸下二節言既有以驗之而又有以保之也神人胥格是信今日已爲天下君而政教兼舉又信他日必未爲天下君以終前子我之意○瞿昆湖曰首二句是自疑之詞下二節是自信之詞自疑者畏天之心自信

者知天之至○首着一其字後註中兩信乎字正與此相應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也方慮其棄之而不子又懼其子之而復棄彼豈真有不自信之心特反覆推言以見天命之靡常故特終之以保命之說○徐玄扈曰武王伐紂非得已也天命在我不得而辭也今天命不在我釋而去之可也觀此詩惓惓於天命卽聖人之心可知矣○孔氏曰武王巡狩至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

首節徐傲弦曰時邁是既克商遂巡行侯國豈得十二年始行之且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時邁者謂凱歌方終而卽巡方岳應天時行也與時周之命一般氣象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十四

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觀東后蔡九峯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向懷舊時義云彼商獨非天子耶茲吾所甚懼也堪與此詩傳神

二節陳行之曰此道已然事以起下保命意若實作驗之而知天子我則周王之時巡始以驗天意何如而非所謂時周之命矣○徐傲弦曰右序有周言尊我於臣民之上序我於夏商之後震之與式序不同時尚未行變賞黜陟之典只是朝會舉而天下諸侯便已悚然有恐懼之意百神泛言河嶽自百神中舉其大者運精誠而使之畢至俱來者懷也致精誠而使之無怨

無恫者柔也河嶽猶然感格則百神可知已○黃氏佐曰上震字自我動之而言下震字自彼之震動言○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各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溥天皆王土故巡狩所至百神皆祭焉○向景若曰朝會祭告皆自天使我說○顧隣初曰河循其軌而無汜濫岳安其所而無崩崩便是懷柔處對天言則爲子對神人言則爲后而惟爲神人之后則必爲天之子矣

三節姚承菴曰上只言承右序之命爲神人之主此方言乘昭明之候偃武脩文與在位者共保天命於無窮焉語法極有次第○與上節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若四方百辟必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十五

有政教及之而後能使之畏感懷德以保天所予我之命也明昭有周只歸除穢濁而天下清明意○袁元峰曰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徐傲弦曰天子者序之於天諸侯者序於天子右序之命既出於天則式序之規當行於天子矣○又曰慶讓以地言黜陟以爵言總是式序之事戡于戈是偃武求懿德是脩文德本人心所固有而爲紂穢德所漸故益求而布之夫脩其政則有以體上天福善禍淫之心脩其教則有以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故能保天命○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徐玄扈曰更始之初人心尚染於舊又易卽於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測之志惟懿

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懿德何如求如訪洪範於箕子陳  
冊書於太公舉逸民富善人以作典鼓舞乎文教皆是求也○  
苗裔夫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與所以保天下者皆  
無媿也武王巡狩之時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祭告之樂童  
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  
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登之實也庶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脩文歸馬放  
牛此非戢寨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善崇德報功  
此非懿德以保之乎○魯申公曰時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  
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春秋外傳曰金秦肆夏舞過渠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十六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舞過執競也渾  
思文也

執競

徐儆茲曰此頌三后功德之隆而及其祭祀獲福之隆也首二  
節又曰三后皆有功德執競不顯以德言無競是皇以業言自  
強不息之心卽至誠無息也但武王反之之聖放曰執競無競  
維烈直有邁千古而起百王之意宏深靜密緝熙光明成王之  
德也對揚先訓率循大子康王之德也奄有四方重德無遠不  
及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典圖上德之明著是禮樂政刑宜著  
於天下而爲民所瞻譬如日月中天無一處不照也○又曰君

德以剛爲主功大者必非異懷者所能爲故貴執競○又曰武  
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又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宥密  
而曰不顯又自其外之所著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亦上帝所  
君見創業之君開天闢地真爲天心所屬有不待言至於守文  
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命其爲君猶天作之  
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鄒嶧山曰立功本於心心純故  
功亦大基命存乎德德顯故命亦集○瞿昆湖曰斤斤其明見  
德有光於無競之烈而上帝是皇非偶然也

許后山曰執競之設人多認爲聖學工夫以法天之健言蓋  
徒知避嫌武王無取天下之心不知武王積緒之心未嘗一  
時忘卽此便是執競矣待後人躋蓋如此况作聖學說與無  
競意亦說不來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十七

三四節徐儆茲曰此以禮備樂和立說樂之大者難於和小者  
難於集要見三后功德被於其內意來反與上稷稷簡簡相應  
卽錫無競奄有之福於不替也○當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  
明之際而三后之功德皆宣播於樂中神心未有不感極者此  
降福所以稷稷也○樂記口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  
立武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徐玄扈曰降福已足工祝  
致告之時威儀反反卽式禮莫愆之意○姚承菴曰反反謂反  
之於始而如一也○又曰凡頌之體不獨稱美前人功德實以

興起後世儀刑但述功德而不及主祭者稱頌之謂何此云隆福既已簡簡而威儀尚爾反及前王將醉飽以享之而福祿之來反未艾矣此方是頌體○醉飽就神言正神其醉止之時也序曰執競祀武王也○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潘筮江曰攷古宗廟之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制七廟周亦七廟則三君而一詩祭之義恐未然呂涇野云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安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矣○范蜀公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魯申公曰執競昭王帝康王於明堂之詩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十八

思文

稷之教稼但爲民立命而功至陳常於時夏是又爲民立德一德開萬世之太平故頌之曰思文○徐儼茲曰經天緯地之謂文配天即彌綸恭贊之謂○姚承菴曰天能生人不能使人自生稷能立生人之命是人之生亦稷生之也生人之功直與天並故曰配天○又曰立字不作粒字解胎我來牟自有粒食意在○碩隣初曰人有一念及民即可言德今稷合烝民而粒之則千萬人享其利矣豈不爲德之至來牟二句亦當在率育上尋討與上烝字相應下此疆彼界亦根此說來見其德所以爲至也○邵二泉曰來牟與天地俱生至后稷而後識之以爲粒

食之輔故曰胎我來牟帝命率育洛書曰天錫來牟曰帝命其事一也○管子曰夏至而麥熟穀之始也○張七澤曰胎我來牟重率育不重帝命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民非來牟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偏處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始胎之則樹藝之教于是乎修生養之利于是乎周徧天下之民無復阻饑之患矣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此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不見重稷之義矣○合時夏之地無論此疆彼界皆徧者于倫常非稷安得有此○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亦不是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有斟酌○后稷之功止于教稼積而詩人推揚其美至曰鑽禹之緒曰陳常于時夏恰像禹契之功皆稷之功者然見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竟其業明人倫者罔與成厥功真可謂善言祖德矣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十九

臣工

徐儼茲曰首節發所戒之端言其當容度成法下乃言所戒之事以見其當容度者如此○輔潛菴曰命他官無詩而特命農官有詩者想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特作詩戒飭之以重其



事也

首節薛方山曰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畷田正也  
舊爾是始置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韋  
小東曰成法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與周禮脩稼政簡稼  
器之類不可直以下節當之蓋三月治田初不待於咨度而受  
上帝之明賜亦非所謂成法也○願隣初曰敬爾在公以農事  
言而下即敬公之事○黃氏佐曰咨是稟而行之也度是謀而  
行之也務使恭諸成法而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二節又曰或因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泰保介之御

問遂以此為籍田之詩不知田曰新畬其非籍田明甚○輔潛

毛詩徵言 卷十九 頌

二十一

卷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別意故以為農官之副○又曰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務農也○徐儆菴曰嗟嗟保

介以下只一氣說去不過欲其乘天時以盡人事而已戒其副

即是戒農官也來牟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則此明昭上

帝又將錫康年於有衆爾農官不可不勸相也當知錢鏞之用

方且於春莫而銜艾之獲即觀於有秋蓋奄忽之間而又適觀

厥成矣奄觀正與康年相應預道之詞也見得方麥熟即稻熟

方耕作即收成皆言時之不可失也○姚承菴曰維莫之春三

句語極警切若曰彼農夫何所望哉望此新畬之有秋耳今已

莫春其時矣汝亦何求哉此新畬正所當用力之候也汝如

何而速為計可也○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苗初一草也二歲曰

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周禮曰有歲易故有一

歲三歲之別○嚴華谷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黃

氏佐曰麥熟於夏春莫則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明○管子曰

一農一事必有一鉉一耨一鋤然後成農○錢鏞也所以起上

可用於耕耨耨也所以去草可用於耘鉉以獲禾可用於穀○

黃氏佐曰風有七月之作則周公所以戒成王者既識稼穡艱

難之事須有臣工之訓則成王所以戒農官者又識耕耘收穫

之法然則七月者臣工所自出也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遺於廟也 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

毛詩徵言 卷十九 頌

二十一

本原起於稼穡故於諸侯助祭歸而戒以農事其慶始於上

地辟田野治先王之意樂可見矣○姚承菴曰命我衆人三

句恐只是刈麥之事不然麥尚未割而即云治新畬以觀其

成不應無序至此

噫嘻

徐儆菴曰此戒農官必本其受命於昔而勉其盡職於今也

朱豐城曰此詩舉成王之溢則成王以後之詩○薛希之曰昭

儆爾言成王已明訓汝矣就戒命說不粘上成法來率爾以下

一氣不斷言欲播必先耕而耕之必驗發必協力也舊以地無

遺利人無遺力看不知即率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

而人自人也○朱克升曰農夫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  
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袁元峰曰率乃  
統率之率非以身先之也○徐敞弦曰鄉遂之地田不并授則  
溝洫之內皆為私田率農夫而大糞其私田益必域於萬夫者  
布滿郊原之內也○十千維耦句法妙品○黃氏佐曰周官一  
書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  
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  
其法或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田之毗亦如大比之興賢能  
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事而已

或曰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於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二十二

惟祝之為一已之私事則併力齊心有不期然而然矣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魯申公曰噫嘻康王孟春  
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朱克升曰臣工噫嘻非祭  
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所穀之時即其地以  
戒農官與○曹氏曰噫嘻所謂吁嗟而求雨也

振鷺

野曰此詩以德為主容貌者德之符也名譽者德之流也  
擬之於物觀之於人審之於容貌之間要之於名譽之父皆所  
以美盛德也

首節王氏曰辟雖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朱克升

曰尊之曰容貌之曰我容愛敬兼至也○章小東曰容即助祭  
時所見之動容非顏色也言以精白之心著為肅敬之度以匡  
飭之念形為羞直之容亦如鷺之脩潔也

二節黃氏佐曰此與上開設在彼在此交互言之以為無不愛  
敬之也夙夜即循環無已之意譽只泛就其平日說○徐敞弦  
曰無惡無讟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意因人心交  
愛而幸其能保此譽非即此是譽也○薛希之曰無惡言皆愛  
之為君無讟言皆敬之為容註中此譽猶云見在之譽也○李  
迂仲曰庶幾終譽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  
未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讟皆此意也○張七澤曰按史記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二十三

宋世家曰微子故仁賢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所謂在彼  
無惡也觀書微子之命及振鷺者各二詩其無讟亦可見矣○  
又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為微子而作而振鷺不明  
言其事故總以為二王之後然宋既仍殷舊尚白則車馬服御  
宜皆縞素以振鷺味之或亦取潔白之意與○史記武王求禹  
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又曰周公既承  
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姚承菴曰亦有斯容舉其動容言也在彼無惡在此無讟  
又本其心事言之○又曰周命殷後統承先王以振鷺為味  
亦殷尚白之意疑不兼夏之後言味下在彼無惡在此無讟

益可見矣或云二王之後並入助祭故意雖在殷而詞則並舉也○在彼在此宜依陳註說若謂在彼凶無惡前王之後者意味索然疑問謂就封於國曰在彼裸將於京曰在此而以無惡教通就前王之後言蓋曰心服我周之德政而安然助祭於周京略無惡教之念也如此則惡與教只一意且只說得在此一邊終不暢吾意崇德象賢統承先王此正其有舉處如我周與先代稍有嫌忌之心舉處之虞便有不可保者今在彼安然於裸將在此欣然於晉接庶幾其譽有終而且加永矣○徐玄扈曰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慕先代父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代商非利天下有湯湯無私氣象○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光輝播於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我家物而惡得專之其受封於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厲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受胙主與尸皆嘗有獻酬之禮○黃葵峰曰按正祭時未有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於尊也祭後歸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亦未見有二王之後在想別日燕飲故歌此詩

豐年

徐儼茲曰此言豐年致用之周而著神休之溥也○又曰年若

不豐非早即澇旱則不宜黍澇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豐年若其陰陽和風雨時又其致豐年之由也億神舉邦畿之慶數非專主公家言百禮即祭祀中灌將妥侑之類非謂尊賢養老之百禮也降福甚偏言仁孝之大典於馬而舉非特食農夫穀士女而已將者殆也不作將然之將者○李氏曰獲異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氏所謂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黃氏佐曰以載受賓筵詩參之百禮斷就祖妣說○姚承菴曰年歲大豐民間積聚不可勝計亦有高廩至於萬億及秬而家為酒醴家祀祖妣家行百禮無不周洽而降福孔皆無異同焉首下亦有二字末着孔皆二字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間且爾而公家之廩藏充盈與典禮備舉又不待言矣○又曰降福孔皆言大家受福無異同也歸功於田祖方社在一篇中不在此一語內○傳言收入之多而曰至於日可以日將其語意俱包得專賢養老在總見得是豐年之慶

朱克升曰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郊廟之樂歌經文只言絜界祖妣未嘗有以祖以方等語不知改本何以又用小序○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姚承菴曰民間之禮與上不同祭祀時安有百禮

惟是祭祀外有冠有昏有喪有吊有燕有問遺皆一一不可缺者而一一能周辨故曰以洽百禮○陸德明曰陳敎曰神有替

首節總序以發作樂之端下二節見以樂之盛而得神人之格也○徐玄扈曰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忤故奏之而合乎祖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然不必謂合群廟之祖○黃葵峰曰此周公制禮作樂既成行其禮於宗廟之中大合樂而奏之也

首節徐傲茲曰替乃司樂庭乃廟庭非謂得其人得其地也云樂官則有作樂之意云在庭則有合祖之意故曰總序其事也

三詩徵言 卷十九 樂 二十六  
○黃氏佐曰有替有替詞之複也如有客有客之例朱氏謂見其非一人也非是○周禮上替四十人中替百人下替百六十人祇賸三百人相之

二節徐傲茲曰業設於處虞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之也觀乃奏備舉之文則樂已盡奏下只承言所奏之聲美盛如此耳非上為樂器之備下為樂音之和也設之者有人謂祇賸也作之者有人謂替師也○禮明堂位注云縣鼓者懸之於虛業也乃即以應田而縣之非另是一鼓○趙士會曰應小鞀也鞀鞀也助鼓音也軌導也所以導樂作也○朱克升曰置鼓於趺上曰足鼓為楹鼓而樹之曰楹鼓楹鼓楹而擊之曰縣鼓祝方

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鉦錡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敵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敵成之因天地自然之理也○又曰鼓以土聚音磬以收衆音祝以起樂圍以止樂皆堂下之樂也而至於籥管之細亦備舉則餘不言者盡在其中矣○黃氏佐曰祝之制中虛圍之制中實聲之所出以虛為本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實焉○風俗通曰籥管差象鳳翼

三節徐傲茲曰肅雖二字詩傳未詳其義樂記引此詩而曰肅肅敬也雖雖和也乃知肅即傲如意雖即純如意合之即所謂嗶嗶也此即是大武之樂以功成樂作足慰其靈故曰先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於音樂之內也未以客之觀祇神之格見明而先代之後且有以感之則幽而先祖之靈信乎其聽之矣○鄒嶧山曰不肅則混淆而害其和不肅則拘迫而不可言和肅則相濟故總之曰和鳴○姚承菴謂意在庭皆肅雖以起事故聲奏中此亦肅雖之發越也看詩意不然只重樂音之美上○蔡九峰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朱克升曰楚詞觀者儻兮忘歸即未觀厥成意○二王之後其所見聞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為其觀今而未觀厥成則樂音之美可知故充以是為盛也○黃氏佐曰我客戾止如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之類疏義謂樂以導和而先代之後有與亡之感其和最難致今未觀之則心之和可知似失渾厚意思

三詩徵言 卷十九 樂 二十七

潛

徐傲茲曰此周人嘆魚之盛而及其薦魚之獲福也季冬薦魚  
季春薦鮪蓋一詩而兩用之○方氏慤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  
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許后山  
曰此詩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  
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奚必涿沮之魚○孔氏曰冬寒魚  
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衆魚皆可薦春惟薦鮪而已○黃葵峰  
曰潛深處也毛氏訓作慘不知涿沮之中如何積柴養之○徐  
傲茲曰有鮪二句重魚之多不重色之全享祀是薦非祭所謂  
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陸農師曰鮪岫居至春始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二十八

雖

徐傲茲曰首言得人奉祭而下則歸美先王之德也勿作奉祭  
之由說○又曰詩意重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故言諸侯獨許蓋  
合萬國之惟心以祀其先乃天子之孝也

首二節鄒嶧山曰雖雖和順無勉強意肅肅莊敬無怠緩意穆  
穆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而深遠莫測矣○趙士會曰主祭之  
人要歛精神以昭格自合穆穆非因諸侯助祭而天子無所事  
也○徐玄扈曰孝子主祀若無一段淵然默然潛孚默感之意  
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德也○朱克升曰對辟

公言故曰天子對皇考言故曰孝子○瞿昆湖曰薦牲特從功  
祭中抽出一事言○顧仲恭曰周禮諸侯貢祀物亦謂入貢時  
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者天子自有充人牧人等官牲何  
不備而乃取給於諸侯○黃氏佐曰或疑此徹祭之詩註庶乎  
字不作其望說不知神雖已享而孝子之心常不敢必與我將  
其右之意同

三四節朱克升曰宣通也通則無所窒吾知也知則無所蔽是  
聰明睿智人道之盡也○鄭乾齋曰宣以大體言吾自精微言  
○車小東曰英華發外為文有風可畏為武不必說到經邦戡  
亂處○黃氏佐曰不聞亦式不諫亦人是其宣也不識不知順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二十九

帝之則是其哲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其文也伐密伐崇以  
對天下是其武也○安民而及天以能慰上天求莫之心耳○  
昌後雖是文王亦有天在○徐傲茲曰降年求則奉先之日長  
得福多則奉先之禮備總之皆昌後之實也只就武王說是已  
然事烈以功言文以德言○武王以老受命若非肩壽安得大  
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祉安得合九州之尊富以舉此莫  
大之典註得以字可味頌此肩壽繁祉誰實致之則皆皇考之  
德所貽也○徐玄扈曰此篇句句隔韻而第六七韻又承第三  
韻第八韻又承第四韻宛轉相關音律翊翊用韻之變殆極於  
此

載見

徐傲茲曰首先言諸侯來朝王乃率之以祭因祭而受福故又歸德於諸侯也○說詩莫病於分截以其割裂經義也只各看說去爲是諸侯大夫助祭而來不得徑以入觀說起註先言二字可味

首二節朱克升曰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以祭也諸侯來朝供常職爾而受朝之君愴然有感於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辟王所以率見昭考也○唐荆川曰童乃朝廷典章即禮樂刑政之屬必曰求者典章雖曰一定及來朝時必申飭之以嚴遵守也○徐傲茲曰龍旂三句不得分

毛詩徵言

卷十九

三十

車馬見聞對者只照本文說去言於車之所建則見其龍旂陽陽乎文明之象也於車旂之所綴則見其和鈴央央乎節奏之宣也於馬之所御則見其修革鶴鶴乎和鳴之聲也自見渾融○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鄒嶧山曰車旂服物之有光采自足增輝上國故曰烈光○一代法度皆昭考所定則奉辟王之命正以欽昭考之靈也○徐玄扈曰能左右之曰以以孝以享者台天下之孝享以爲一人之孝享也大抵宗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爲重揚子雲有言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乎四表之懂心其周公之謂乎○孝以心言享以物言三節以介眉壽察承上說不斷謂以此孝享致昭考之格而介

眉壽也○徐傲茲曰以介三句是壽以享福綏以多福二句即申說上意言我之獲壽以享福皆由此諸侯致之也本和敬以相祀來○陶龍岑曰福是已然壽是未然福受而無壽以保之未足爲全福惟介壽以保多祜此之謂純嘏○鄒嶧山曰福本光明如昭明有融之類然必壽以享之庶得寔明寔昌以極於純全莫將純嘏作後來之福○徐玄扈曰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德碑本此

有客

徐傲茲曰此微子始封來見祖廟之詩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故云然非助祭之謂也首節言其始至之事二節言其將去而不欲其去三節言其留之而無所不用情也

毛詩徵言

卷十九

三十一

首節姚承菴曰微子未嘗臣周其來見也以賓禮而天子亦以賓禮待之故云客即馬亦從自其他禮物仍殷之舊可知○當萬國共臣以來誰復爲我周之賓客自殷商革命而後誰復仍先代之等威今而有客有客亦自其馬蓋一至止周庭人已望而知其爲湯孫矣且其有妻然有且然威儀如此乎敬謹至選擇其旅而來馬一喜之一異之也○孔氏曰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

嚴華谷曰威儀妻且然敬慎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自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

清也○姚承菴曰有美有且言其外飾之脩美也敦琢其旅質有其文彬彬可尚也

二三節黃氏佐曰有容宿宿二句只於女信宿之意言授之繫蓋欲其行之不果也○姚承菴曰周家於微子遇之既已厚矣而及其來見又維恐其去也欲繫之而又追之又左右無方以綏之此方見王者大公之心亦見王者待先代之禮○徐玄扈曰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留留之只是愛之無已○又曰綏者安其心正得留賢之意○薛方山曰左右是借此二字以形容留之無方如百爾所思之意○徐儼茲曰追者挽回其馬旋轉其旅也設言以見愛之至非真已去而復追之也車則大輅旂

毛詩徵言 卷十九 頌 三十二  
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頌者大者寵冠一時淫威如此正見得是天子留客故有許大榮寵許大福社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亦能之何必天子○鄒嶧山曰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降○葉桂山曰既

有淫威二句亦綏之中意取其最重者以示可留之道欲其念此而少留也○薛希之曰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張七澤曰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於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淫威即封典也

徐儼茲曰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則此章之所謂淫威即自成王錫之與○黃氏佐曰武王

克殷之初下車封微子於宋見於樂記可考成王特申命之耳非至此始封也○徐玄扈曰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諄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巖巖壁立千仞氣象○尚書日記曰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忌同姓懲武庚事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於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

武

徐儼茲曰此言武王成功之大而推其功之所由成也○又曰此為大武之首章蓋歌以節舞非奏也○又曰於勝殷見伐暴之義於遏劉見止殺之仁武王所以成無競之功全在於此者定爾功者治定功成也正與前維烈字相應○無競之烈與者定之功俱在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上○徐玄扈曰遏劉定作止

殷之殺止戈為武故必止殺而後謂之大武武王原以武得天下此詩直述其事見聖人公天下之心不為文飾如此○又曰武王勝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者何也文王事殷守其常也武王伐紂通其變也紂惡已稔天下歸心武王於此勢不得以已也善承其不忍變之節而躬冒夫不得已之為此武王所以為善繼述也二聖於此易地皆然○陳定宇曰武王之烈實承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



而以此殺致定爲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黃氏佐曰克  
開厥後就開王業上說書所謂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是也○  
嚴華谷曰文王信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然殷虐未除則文  
德未洽武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  
成文王之文也○樂記孔子與賈牟賈言及武曰夫樂者象成  
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徐儻曰止殺者倒載于戈示天下不復用也人知武王以  
征誅而得天下其以不殺而成大功人未必知也則象爲大

毛詩徵事

卷十九類

三十四

武宜矣○魯申公曰武大武一成之歌

閔予小子

成王將踐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故首嘆繼序之難次即言皇  
考續緒之孝終則言已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勉敬而不  
敢康也○成王不言已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其所  
爲念皇祖者無頃刻忘則皇考之神亦若文王之陟降庭止而  
一注想一動履自然不敢踰越矣○孔氏曰王肅以此篇爲周  
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頌隣初曰遭家二句見  
已任大責重如此而適遭變故又如此正敘其可閔以起皇考  
不可不法意○徐儻曰王室新造而未集故曰遭家不造皇

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曰嫫嫫在疚永世克孝卽下武所謂未言  
孝思也思念文王亦非懸空妄想惟是繼志述事而已無一時  
不念卽無一時不敬故下遂以夙夜敬止承之序者王業相傳  
之次第序卽業也以有天下言故曰業以天下相傳言故曰序  
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  
惟不忘此序而思繼之此所以夙夜敬止而念皇考也○又曰  
成王踐祚時尚在襁褓閔予小子諸篇皆輔導者之詞○姚承  
菴曰緝熙敬止原是文王之家傳武王受冊書曰敬勝忘者言  
周公演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成王之夙夜敬止其淵源深矣○  
徐玄邕曰凡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便謂可以蕩佚自恣觀此  
詩章首三言何等悲愴怨慕卽此便見守成之難卽此便是守  
成之本○又曰凡子孫忘其祖父者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  
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故曰  
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念念常在文王而儼若見之正其未孝處而夙夜敬止亦有未  
的意思在○陳行之曰不忘就成王心上說卽不忘此幾序之  
思也又推言已所以勉敬之意不必更入敬字

毛詩徵事

卷十九類

三十五

訪落

通篇俱是延訪之意始謀所以繼先王之道而嘆其難因欲求  
其所可繼者而庶或賴其休也○徐儻曰亮闇之時未可以

言故免喪之後始道其延訪之意武王之道即其修之身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悠哉以聖人對冲人言判渙以自然對勉然言就者追而及之在精神志慮上說○落乃蒞政之始非即位之始也○張七澤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輔潛卷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味此意成王固已默識武王之道若不曾用工夫則便以為易豈識此味哉○姚承菴曰將予就之親就而欲與為一也繼猶判渙者工夫尚未純一有間斷也○欲勉強就之猶恐不合乃落一層語○徐儼菴曰多難或泛以天命未固人心未孚言以此詩尚未有武庚事也不知武庚之事毛詩微言 卷十九 三十一

陟降于庭者二詩語意相照應 敬之 徐儼菴曰首述群臣當敬之戒下答以勉敬之意而復求助於臣也 首節又曰敬之不是敬天只就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上說天道甚明如或善或惡皆在其照臨之下尚未說到福善禍淫慶命之不易則以敬否一異而予奪隨之也○朱克升曰天以主宰言命以其所福祚言其實一而已○徐玄扈曰陟降厥土曰敬在茲一氣說不作兩層凡言陟降者如中庸上下祭是無時不然意○輔潛卷曰陟降厥土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毛詩微言 卷十九 三十一

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趙士會曰學是心學包得教在說學教便差○徐傲弦曰光明者此心一疵不存萬理明盡正是敬之之極功學必期至於此而後為至也仔肩就有天下說光明與顯德行不同光明就自家心體言顯就人舉以示我有形迹可據者言○天命去留皆稽有於我一身故言重任○嚴華谷曰佛謂之彌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何確齋曰示我顯德行猶云開陳善道凡日用間何者為天理而為我所當用力者爾皆明白示我以為我進條之助可也○成王做事件件必求着實如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類如此

小恣

徐傲弦曰此詩乃管蔡既誅周公已歸之後而作是訪群臣以管懲之事而曉之以當助之意也○又曰懲者已然之詞謹者未然之詞莫予四句全為管蔡而發獨以變生骨肉有不忍言者故借蜂鳥為詞以寓痛切之意若以管蔡貼說便非詩旨其肇二字正見懲後之意○孔氏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鄭氏曰天下事當謹其小時不謹後為禍大○徐玄扈曰莫予四句有作一氣說莫要如前莽蜂而自求辛螫今始信桃蟲能為大鳥看來還作兩截方婉曲有致言其教于莽

蜂也予自使之而自求辛螫也始則信彼桃蟲也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謝姚詩肇允雖各異熊○莽蜂是輕任允蟲是輕信蜂雖小物而有毒蟲雖小鳥而此皆予之誤於前者故欲懲而謹之非緣此遂謂人皆不可使而蓋疑之也○嚴華谷曰莫予莽蜂猶云莫予毒也○已詩莫我肯德莫予云觀皆倒詞也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求耳○黃氏佐曰要知管蔡乃成王不幸之過不能免之失茲言懲之者蓋欲因是而致謹於後耳○語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特大○陸農師曰說苑云鵲巢於蒿者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絙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化鵲為鵲○黃氏佐曰鵲生鵲恐亦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歸臣兮鼠變虎不得以文害意○陳行之曰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既不堪變又叢集也○徐傲弦曰多難亦就三監起變頑民未服言集羣乃蒞祚之日便思天下有許多事如法度猶未脩明禮樂猶未振舉天災人變猶未銷去是也或即以管蔡事當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其辛苦可言且懲只懲後分明是管蔡以後事集字有萃聚之意亦不止一事為然○劉安成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二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武王崩後言即與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

篇深懲管蔡之事也○沈仲容曰訪落慎始也所以處常小慈謹後也所以處變

葉桂山曰多難則不止一端宜泛說集教暗指管蔡比別項事尤爲辛苦故以藁言此時管蔡雖定而人心倉皇廢頑未化多方調處尚未帖然其辛苦可知

### 載芟

徐儻曰首二節言春耕夏耘而三節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申言以足耘之事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醴之嘉足以燕嘉賓養耆老也大抵及秭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四十一

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於神也

首二節黃氏佐曰芟秭不是耕蓋將耕而先芟除其草木也千耦二句亦見無曠土意○左氏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與芻

崇之○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田稻荒卽有草木芟在

自不可少不必謂是新墾之田○朱克升曰凍塗釋土膏動故解散○孔氏曰待其土氣柔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

三節徐儻曰此言人力齊而治田早也主伯亞旅疆以分內外言思媚有依要見交相慰勞意夫以男女長幼盡力於耕如

此則草木之荒穢宜乎其無不治之矣與首節應○徐玄扈曰此見盛世之民昏作勤動一家之中直是無一人暇逸思媚有

依和氣浹洽則趨事益敏亦見太平景象○朱克升曰謂之任吐者言以此輩供農民之用也變民言吐異內外也思媚二句

當云有媚順其夫之婦有依愛其婦之夫註先曰餽婦後曰耕夫語意可知矣○曹氏曰耜耒首斲木爲之利則入土也深○

四五六節姚承菴曰播是播穀實於地也故次云實幽斯活及穀實含氣而生有活意則漸達矣故云騁騁其達○徐儻曰

函活是生意存於內其達是生意暢於外騁騁言苗已同時而生有厭言苗有先時而長厭厭卽上厭字至此則苗之受氣皆

足此所以耘必詳密不然恐傷苗也六以播種生長而又收功於耕如此則臨畛之地信乎其無不及之矣與二節應○曹氏

毛詩微言 卷十九 頌

四十一

曰百穀之性其寒暑燥濕高下早晚各有所宜故悉種之○趙

士會曰騁騁有接續之義○徐玄扈曰莊子予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而報子詳密正與滅裂相及

七八節徐儻曰濟濟以上主伯等言稷言在野積言在場百

禮如裸將妥侑迎神送尸之類○胡雙湖曰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曰以洽百禮○薛希之曰上言收入之多

雖屬民間而祭祀燕享俱就國家說○黃氏佐曰似其香香如飴也椒其馨馨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又曰邦家之光

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見邦家光顯處若凶荒穰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李

氏曰養老之禮有三老五更焉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為人子者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為人弟者親冕而總于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嘏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孰敢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盡洋洋乎九州外矣

末節徐傲茲曰匪且以地言匪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

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

力治之○又曰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又曰

倣載當作熾苗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之而後

毛詩徵言 卷十九 頌

四十二

種○徐玄扈曰據鄭箋則千耦其耘為友土是既耕而耘厥

絲其慮為除苗根草是既苗而耘疑此是古法漢人註疏非

漫然也○劉安成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而又謂官

與豐年不殊蓋據為酒醴畀祖妣言也其亦秋成之祭薦新

於宗廟而歌之與

良耜

向景岩曰此詩首二節是春耕而言實幽斯活次三節是夏耘而言黍稷茂止獲之二節是秋收而言百室盈婦子寧見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賽之典也○徐傲茲曰良耜至百室以東作西成立說至寧止以三時勤勞一時安樂立說

首二節上言耕之勤下言播之時註云嚴利者只極其銛利之

意○徐傲茲曰饌伊黍登伊糾不重質儉意農夫自合當如此

何用珍味華飾為耘而未餉餉而復耘見舉家力農意○徐玄

扈曰載筐及筐宛然農象朴茂之風溢於言表農夫動動

只其笠二句形容殆盡○碩陽初曰首動則笠自糾然輕舉手

動則鐮自起然深入皆其藉草之狀如此○周詔曰民無懸耜

野無與草○鄒嶧山曰言藉茶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

養言藉麥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滋其生觀茶麥為水陸之

草可見○袁元峰曰茶麥朽止乃耘以後事不惟除苗之害亦

見耘之有益於苗也○月今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毛詩徵言 卷十九 頌

四十三

燒燻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六七節孔氏曰穫刈之控控然有聲既而積聚之粟栗然聚多

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如櫛齒之相比也○徐傲

茲曰崇比是稻之納於場者百室是穀之納於倉者○家家以

時入穀故云百室○鄭氏曰百室者出必共血而耕入必共族

而居又有祭醴合釀之歡○徐傲茲曰百室寧止見豐成氣象

有含哺鼓腹意而無億餉之勞亦在其中此合上節是利其利

而樂其樂也○農夫終歲僕僕雖自為生計亦為仰事俯育計

今而婦子寧止有舉家歡樂之象民富而安故是天下之福

末節徐玄扈曰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

特牲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農此詩是王者之祭故  
列於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毛氏曰社稷之牛角尺○徐儼  
弦曰特牲中有黍稷並薦之意○似者竊其迹而不違續者維  
其統而不絕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曰今日之祭非自我  
始也以似以續特以續古人而行之耳○張七澤曰此詩所言  
祭祀小序以爲秋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爲宗廟樂歌此註但言  
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戴氏云此詩與豐年相似  
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且經文曰殺時特牲蓋  
牲各從其方之色奉特牲以樂其餘如大田以其駢愚之例則  
改本之說自可通矣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四十四

潘笠江曰朱傳以二詩詞意與豐年相似以爲未見有新報  
也呂涇野云振古如茲非祈乎殺特牲而續古人非報乎

絲衣

徐儼弦曰此言士之助祭始終一於被而有以獲福也首二句  
形容一箇士出來自堂三句是將祭而循禮之次兕觥三句是  
祭飲而謹禮之儀末句則統承之也○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  
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曹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  
士祭服謂之弁○徐儼弦曰自堂徂基是省器自羊徂牛是省  
牲鉶及鬻是省蠶蠶濯邊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蠶鬻在門外  
故曰及三告皆牲告於基○孔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

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鬻鬻及鬻不言自徂蒙上文也○鄭峯山曰門左右各有夾室  
謂之塾塾前皆有基主人所立在內西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  
○又曰雖在旅酬交錯之後猶若奏儼蠶薦之初可見其儼無  
間斷處○馮嗣宗曰觥以罰不敬者兕觥其觥明爲罰而不犯  
也○黃氏佐曰飲酒是旅酬乃祭中一事不與祭對者不異就  
言語上見不敖就威儀上見士本助祭於王宜提出王者做主  
但其得胡考之福斷主士說謂享士之爵祿於無窮也

朱子曰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

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的意思今併受

毛詩微言 卷十九頌

四十五

昨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人大段有節奉  
○朱克升曰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視濯

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

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

頌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

序曰絲衣纁裳尸也○馮嗣宗曰周禮正祭視濯滌告時告

備皆使小宗伯此纁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泛言祭而飲酒非

也

酌

徐儼弦曰言武王用武惟俟乎時而後王治天下亦當法其時

也○此詩前後俱重武王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  
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不重後人當法上○黃氏佐曰首四  
句不重純熙用介一邊躋躋有仁人無敵之意王造就無  
競之烈上說而王業自在其中有嗣不是嗣其業爾公允師即  
所以嗣之也蓋武王開天下之功其中即寓保天下之道後王  
但就其用武者推廣之而瞻矚之造自寵受無窮矣○趙士會  
曰於鏢只言周師之盛不說到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上○  
於鏢以氣勢言即威武奮揚意○徐倣曰遵謂守而未動養  
謂畜而未發時晦謂天命人心猶未顯然歸周也純熙則蓋歸  
之矣有王業昌明光輝不可掩意○黃氏佐曰循養循字取有  
意一輕舉妄動便不是循○徐玄扈曰遵養非親變守臣節也  
用介非幸灾順天命也○鄒嶧山曰養晦還是待紂悔悟非有  
意養威蓄銳也及大介一用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民耳何心  
利天下哉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也○孔  
子云無可無不可亦非漫無主張者謂武王於時中之道斟酌  
而行未嘗不是但謂其以私意酌之則不可○徐玄扈曰師者  
師其意不師其迹時中之理與時偕行者也○泰誓曰商罪貫  
盈天命誅之予弗奉天厥罪惟均

造以番世啓後豈窮寔能寔酌先公之道而允師之曰酌也  
○魯中公曰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徐倣曰  
觀太公六韜三畧便見武王于樂之師後來只用革車三百  
虎賁三千蓋訓練之精也○章小泉曰此詩以酌名篇酌勺  
也勺即簋也內則十三簋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或者以為  
酌其時則聖人有意甚矣

桓  
首言伐暴安民以得天之慶又能不以天休而替用賢之心故  
其安民之德益著于天而受天之命也○安民不止一方而曰  
萬邦豐年不止一時而曰屢獲可見以人和感召天和有非常  
理所能拘者即此便是天命所在而命之匪懈乃承上起下之  
詞屢豐之屢言天應于已往天命于周久而不厭又言天眷之  
于將來即申命用休之意○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為天下除害  
故能召和○朱克升曰綏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之日也  
厥定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徐倣  
曰厥士即敦商之臣保有即保全之意後世創業之君與其  
臣披霜露斬荆棘以從事于兵革出萬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  
往往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息養猜忌之心熾而保全之意微  
矣○于以四方就列爵分土上說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曰厥家  
○張七澤曰於昭于天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意只以秦誓為



德彰聞之語及之便見皇以間之與書多方有邦間之語意正同○徐玄扈曰皇以間之是贊詞不宜粘上說如此故問之也○魯申公曰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齊

薛方山曰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雖出于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寔本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之繹思其德也詩意只渾渾言之而文武之功自見周有大齊則此詩名篇之義云

○徐敏茲曰此是後王追述而作二我字是詩人代武王口氣非武王自言也我應受之帶上說應字宜玩功以治化言德以

福澤言其寔一也○張七澤曰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文

王之勤言竭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也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此正武王大封之意所以慰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於繹思欲諸

臣受封者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天命也諸說以警造

區夏為勤勞既非文王事殷之心而所謂繹思者只是欲諸臣

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甚矣○往求安定非

使諸侯去安之乃後人推武王意欲如此○徐玄扈曰爵罔及

惡德故曰時周之命

將周命再一提醒以警揚羣臣見非後商之濫及無功也惟可

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語意正相呼應

○孔氏曰尚書武成篇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大齊於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大封之事

序曰齊大封於廟也齊于也所以錫予善人也○魯申公曰

齊述武王大封於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黃氏佐曰前篇

非武王講武類禡之作但後世講武類禡者取此詩武之義

而歌之此詩非武王大封於廟之作但後世大封於廟者耶

此詩封之義而歌之故朱子曰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

上篇也

殷

徐敏茲曰此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

曹氏曰說文云殷旋也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獄所謂盤

旋也○黃氏佐曰祭告者祭而告即位也祭告所及諸侯羣朝

陟其尚山三句中便當入朝會下文敷天東對處方有着落允

猶翁河言由此河以周四獄不重河翁而不為恭上○又曰陟

山喬嶽非山名乃言高山中有狹而長者祭之有高而大者祭

之如後世登太山而禪云云之意○朱克升曰陟山喬嶽指一

處言允猶翁河則四獄皆徧矣○又曰允猶翁河猶云泛河水

之安流也○嚴華谷曰高山陷山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

為風雨者也○顧仲恭曰古者巡狩必封太山以告天禪其旁

之小山以告地自秦皇漢武以後封禪之說遂為儒宗笑柄不

知古帝王實有之也○徐敏茲曰敷天二句正言巡狩本意四

方各朝於方岳之下非盡天下而朝於一方也○薛方山曰據時邁之詩則武王巡狩其應讓在所必舉但此只言武王新即位天下諸侯皆想望其新政若虞與所云脩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量不必以慶讓言○朱克升曰時周之命者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再提而言令人惕然有警省之意

鄭氏曰猶圖也望秩於山川小山及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

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

魯申公曰般此述巡狩之詩爲大武之四成

文中子曰舜一歲遊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者兵衛少而誅求

毛詩徵言 卷十九頌

五十

寡也後世少兵衛則不足以防窺伺之奸寡誅求則不足以備  
羈勒之費如周穆隋煬之遊可鑒矣然則奈何觀風之使以時  
四出而聖天子虛心延訪於上則不出戶知天下其庶幾乎○  
呂涇野曰般其太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張君一先生毛詩徵言卷二十

三韓 楊芳興泮然父 參訂  
鼓國 盧慎言泮水父 校閱

魯頌

胡雙湖曰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禘後  
世文人獻頌特效魯爾○王介甫曰周頌之詞約約  
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誇德不  
足故也○蘇頌演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  
獨無詩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  
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嚴華谷曰魯頌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十一

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出風而雅雅而頌及  
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遂亡頌聲  
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信惠至襄而魯乃有  
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况頌其郊乎考  
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  
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與是故雅變而亡  
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駟實風  
耳存其頌名謂之變頌可也○朱氏曰秦有誓而書  
亡魯有頌而詩絕○徐玄扈曰按小序有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之說故嚴氏譏克之昧禮

以為不如林放也然以春秋傳考之二人未必建事  
傳公小序之言未足為據恐亦講師之贅說耳○問  
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朱子曰思無  
邪一句正出魯頌○鄧濟谷曰魯頌詞比雅而體惟  
風南山倚嗟桓莊之內政泯矣蓋三桓始芽而魯駟  
不競以亡魯雖無風而風之正變具矣

駟

徐倣曰言牧有常地馬有異種要其所以致之者心而已○

鄭氏曰必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水草

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曰諸侯六閑馬四

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徐倣曰馬重駟駟言色

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泛言下思字就馬政脩舉

言○薛方山曰無疆是思之遠無期是思之久無數是思之勤

無邪是思之正不得相混○彭彭言盛總見馬皆調良任任言

多力見其才非駑下繹繹者長驅不息乃其氣壯盛奮起處祛

祛者強健善走便可見行地無疆處都要與末句相關○徐玄

扈曰舊以思無邪為主謂思出於正便無厭數便不淺近看來

未必然為此說者特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不

知夫子口翰重取義不宜便借為詩人之旨譬如清泉於此或

為羹或為酒只任汝用去耳○陸聚岡曰思非徒思也必有馬

政以養之如所謂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首之不任其性用  
之不窮其力策之必盡其過鳴之必通其志而馬斯善矣○姚  
承菴曰思馬斯養言思及於馬而馬即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  
俱養馬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綬之斯來也○朱克升曰馬之  
蕃息非一日其可計近功乎

薛敬軒曰義理深遠無窮句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

思無疆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

有駟

徐倣曰此詩魯侯與其臣燕飲而臣頌禱之明是臣之所作

意重美其君上首二章是燕飲而醉舞以為樂有交惟意末一

章是燕飲而頌禱以為樂有交惟意

首二章徐玄扈曰宜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若從崔說作洽其

情久其情則醉言歸又與不醉無歸意同恐不應與醉言舞別

作一例○有駟在公皆以登語為與實無取義○瞿昆湖曰明

明辨治也辨則不昏是內不喪德治則不亂是外不喪儀或謂

脩明其職則方乘間飲酒何暇及此○薛方山曰明明只是君

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徐

倣曰在公是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鼓以節舞鼓與舞不

平振盪之舞伶人舞也醉言舞飲者自舞也情懷舒暢不覺手

之舞之齊樂總承上說○上言警於下故言其舞下言警于飛

故言其醉欲退也○鷺翔集必舞而下故執其羽以象之○張  
七澤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當休毛傳作臣有餘敬若有餘惠  
說若云夙夜皆在公所飲酒不幾於荒湛乎而下文言醉言歸  
又何以相照應也

末童頌麟初曰載燕中含樂舞在此見君恩及臣故下以頌禱  
報之○鄒嶧山曰自今以始只管到歲其有見歲歲無窮之意  
有毅寬說如德儀交脩文武具備皆足不止在禮教信義上○  
朱克升曰政事之餘得為燕飲可樂矣而又願其致豐年以養  
民有善道以貽後蓋唐人好樂無荒之意○徐玄扈曰未於胥  
樂兮言能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未享雍

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四

然之盛微臣亦得永夜其休矣○君臣俱醉固見相樂而臣祝  
其君君悅其臣亦見相樂頌不忘規毋以魯頌之誇而少之也  
楊升菴曰以春秋考之僖公齊築衛靈之流耳烏得賢觀其  
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菅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  
也至其闔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其女季姬始  
遇鄒子於防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於魯而馴與有  
駢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上下相蒙好諛  
諛悅而非以為美也

泮水

陳行之曰魯侯本為蒞學而行既蒞學乃飲酒是蒞學為重飲

酒為輕但因飲酒始有頌故曰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又  
曰是詩所頌甚有次第福以壽為先故首難老君者衆所推戴  
而成其尊者也衆不服即不能一日安于其位故次服衆民心  
服矣不有以作新之未變也故次化民祖宗有威德貴於繼述  
故次法祖如此則內治修矣內順治而外威嚴故以服遠終之  
徐倣茲曰首二章總言魯侯之視學而人心樂從鼓舞盡道  
猶未設落成之燕也自既飲以下俱為頌禱之詞而始願其以  
道服衆次願其化民法祖終皆願其服淮夷之事但明明章願  
其以德服之濟濟章願其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猷  
服之末章則言其自來服也

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五

楊升菴曰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官者泮  
水傍之官無疑也○戴神培曰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  
蓋東西門南以通水北無干接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  
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官於上詩言  
翩彼飛鸞集於泮林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孔  
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因其請王而作也  
首章徐倣茲曰采芹觀旂相呼應之語也戾止要得曠見意○  
陸農師曰芹取其馨也藻取其文也菹取其味也三者皆自有表  
存焉○徐玄扈曰儀衛之盛不足為美以之視學若增而華矣  
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從適即是從魯侯講學者

非止圖橋門觀聽而已○黃氏佐曰劉氏謂首章本其始而言本字其得詩意

二章徐傲茲曰其音乃隆儒重道尊賢育才之聲聞也載色二句言其色笑匪怒而一味教人見魯侯平易近民宛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臨幸泮宮其儀又曠於人人傳播聲音昭然大明也○徐玄扈曰敬敷五教在寬平易近人正立教之本○文選民之不滅公寔貽耻誘接恂恂以顏色○薛方山曰色笑不可類于甚嬉見魯侯不以尊賢而簡卑賤也教以在泮之人才言不必以上文大小之人說

徐玄扈曰其音還作蒞學時講稅論道之音故下遂繼之以

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六

載色載笑

三章釋文曰亦江南人謂之尊來生彼澤中○此願魯侯享壽於已而因以道服人也人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不速老者然難老之言可味長道如仁育義止禮陶樂淑以其道可久故曰長道羣醜就魯人言○黃氏佐曰詩人願魯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修然後可外攘也○又曰我能順行此大道而人自然心說誠服不作我可服人看○輔濟菴曰羣醜雖言大衆而淮夷已包在其中

四章徐傲茲曰穆穆魯侯處先要見魯侯一身國人之趨向關焉祖宗之付託在焉故一則願其修己以化民一則願其孝先

以獲禍重在二敬字二名字上允文允武言實實有此德不徒為粉飾之具與耀兵之觀而已昭假者與之相契蓋周公嘗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嘗守家訓而作誓誓皆有文武之烈者也○又曰化民與服衆不同上之屈羣醜是行此道以服之如云服人以善也此之民則是我自修之而民之觀感者自化所謂道之以德也○黃氏佐曰敬德欲存春嘗祭無間也敬儀欲動容周旋中禮也文武兼資以昭假乎烈祖所謂無不孝也靡石只無一遺憾之意伊祐不必是烈祖所錫只自求多福意○姚承菴曰敬慎威儀又是敬明其德之要務

鄭氏曰信公信文矣為脩泮官也信武矣為服淮夷也○黃

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七

蔡峰曰烈祖文王也○朱克升曰周公魯公皆有征淮夷之功今欲致其福已以服淮夷非允文允武不能也此正起下

四章之意

五章徐傲茲曰克明其德與上敬明其德不同上就己之德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此是修德以服之即論語之修文德也一就體言一就用言○魯舊有泮官而曰既作非始創造之也蓋因魯侯蒞學作新文教而受成釋奠又皆在學故獻頌者以為遠人不服惟修文德可以來之如我侯之克明德而作泮宮意淮夷從此彼服乎將獻猷獻囚皆在干斯矣只誇張之便謂之作序云修泮為此或以振作之作言反不似語氣○黃氏佐曰

作就作洋官說與何必改作之義同○魯之所少在武功而淮  
夷又世爲魯患故以爲願服只大槩言備服如缺缺缺因皆是  
也若直作感化而來恐下說不去敵者格殺之而獻其耳囚者  
虜繫之而問其罪重獻功不重得虎臣上○王制注受成決其  
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朱克非曰格鬪也不降而鬪則獻  
以其無聞也○書舜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臯陶之淑  
問也

六章黃氏佐曰多士廣說不止虎臣之屬且上重有是功此重  
有是人意各有主也○克廣云者只是善推其所爲克廣其志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八

君愛國之心也使德心不廣則從事惟恐在前獻功惟恐在後  
又何戰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徐玄扈曰凡人心知有已則  
見害必避見利必趨知有君國則勇于立功謙于居功○又曰  
狄釋文云遠也王氏以爲揆過宋氏以爲狄除于義皆通義揆  
而除之使遠去也○書載伯禽奄宅曲阜徐戎並興則淮夷之  
爲魯害自受封之時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必至狄彼東南而後  
無愧烈祖焉○薛希之曰烝烝黎也皇皇大也總見軍容之盛  
不吳不諠譁也不揚不輕躁也總是師律之嚴○徐傲茲曰不  
告于訥言無以爭訟之事告于獄官者視彼所獻之囚敵猶之  
在已也

李迂仲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  
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階按此則廣德心專主不爭功言

七章徐傲茲曰兵備兵謀開說稍歸重謀上淮夷卒獲正所謂  
孔淑不途也○瞿昆湖曰此與六月四牡脩廣章劍看謀曰武  
罔見計周萬全又不徒藉此弓矢車徒也卒獲卒字生於平日  
不服上來○鄭氏曰角弓絳然言持弦急也東矢搜然言勁疾  
也○輔潛菴曰以詩意觀之必是時魯國爲淮夷所擾而未有  
以服之也○卒獲言其畢竟獲也還就後日言方見是祝頌○  
徐傲茲曰獲與保不同獲者我用智力以服之保者彼自覺悟  
而來服也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九

鄭氏曰傳當作傳甚傳致者言安利也○又曰其士卒甚順  
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如埋井刑木之類

末章嚴華谷曰淮夷未必慕洋官之化改惡從善而詩人張言  
洋官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慕也○徐傲茲曰與意言鴨本惡  
聲之鳥忽變而爲好音淮夷本桀驁之人亦覺悟而效順也憬  
字正淮夷悔禍之明是其心悅誠服處○又曰禹貢淮夷之貢  
瑄珠暨魚厥篚玄纁編荆揚貢齒革九江納息大龜惟金三品  
荆揚皆有之○又曰淮夷其地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  
方之人而貢四方之所有正所當頌也亦見以殊方自待而以  
中國之禮尊我魯意○孔氏曰龜不盈尺不得爲寶○荆揚一

州在甫故曰南金

劉安成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然  
僖公之詩愚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於鹹為淮夷  
之病祀十六年嘗從齊桓會於淮為淮夷之病會矣但此詩不  
無過其實者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黃東發曰僖公嘗從齊桓  
會諸侯於淮反因此見止於齊可羞之甚者也魯人反作詩  
誇大其功此魯之所以不競與

闕宮

此詩為僖公修廟而作故首二句先提出脩廟而下即推本其

毛詩微言 卷二十 頌

十一

有廟之由乃直從源頭處說起自赫赫姜嫄至鑽禹之緒見周  
人之始生自后稷之孫至克厥厥功見周人始有天下而有周  
則有魯故曰王曰叔父至附庸見魯之始有封國而有國則有  
廟有廟則有祭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始言僖公祭郊廟  
而獲福之事秋而載管四章是詳廟祭之福天錫公純嘏章是  
詳郊祭之福終又申明脩廟以與闕宮有血應而脩之惟以順  
民心乃其所以可頌也○闕宮止為僖公能脩廟而直推本魯  
廟所由來因敘周天子所錫子於周公者甚大併及魯公之郊  
祭配以后稷與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言之以張大其事後  
儒不得其義因詩而附會其說撰明堂位一篇謂成王命魯世

世祀周公以王禮然乃命魯公止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  
何啻一言及郊禘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則詩人猶美僖公  
祀郊廟之事與成王無與者人謂魯頌之詞誇乃潛心體會其  
彌縫矯飾必有幾微露於意言之表者未可樂以其俗而盡少  
之也

首章徐傲弦曰首言脩廟下則推言有魯之自非有廟之自也  
闕宮為百世不遷之廟惟其深闕故清靜宮實以下之盤基言  
枚枚以上之結構言降之自福是天所以福聖人俾民五句是  
聖人所以福天下見天必不慮生乎稷而稷實無負乎天一意

相承看○呂與叔曰闕宮魯廟非姜嫄廟也○鄭淡泉曰諸侯

毛詩微言 卷二十 頌

十一

五廟惟魯六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齊公稱宮  
○孔氏曰枚枚細密之意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飾其  
材而磨之加密石馬是磨密之事也○顧麟初曰赫赫六句言  
降生之異降之九句言功業之隆必推本稷者蓋魯之有國本  
於周周之受命本於稷也其德不回指克禋克祀說○朱克升  
曰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穀為后稷之福也○重稼  
釋非專指黍稷菽麥是就百穀中種有先後熟者早晚者言也  
有下國緊繫足上降福意言天降之於稷使其因此而遂有封  
國蓋封之即以主教稼之事非為祀姜嫄也○陸德明曰植長  
稼也釋幼稼也○徐玄扈曰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雖



令教民意然尚未廣此是稷爲農官與司稼稽故民皆有之龜  
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只偏指於天下之謂○禹平水土稷  
教稼穡相繼成功故曰續見平成之烈類粒食之利而有終也  
重稷上

黃氏佐曰百福只就稼穡說當后稷未生民不知粒食及稷  
生而降嘉種以粒烝民是福一人卽福天下萬世也其福不  
亦多乎故曰百福

二章推言周家有太王始盛至文武始成只引起周公夾輔之  
功爲下封魯張本○實始於商言其勢也追言商所由剪起有  
太王非謂太王有此志也特因肇基王迹之語而形容之過耳  
毛詩徵旨 卷二十第 十二

○黃氏佐曰文武之績緒卽書稱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  
其承厥志之謂○徐文扈曰周至文武王業不得不成雖太王  
本無是心而當此時即太王亦有是事故致天之福乃所以  
其緒也○又曰致極也與屬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  
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有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收  
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卽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  
句法神品○敦尚之旅言周克商之衆不止一人通輔佐以下  
諸人看惟曰咸有其功卽周公已在其內不必補說○王曰以  
下要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冲人不可無用  
故特建爾元子侯以列爵言卽伯子男出其下字以分主言卽

七十五十里無與倫爲周室輔人重與國咸休意

三章上告周公以其意而此命魯公以就封如龜蒙危繆其名  
山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鄭謹其上田也句頂顧更其附  
庸也固見我魯之封于此乎聲亦見郊廟之典于此乎錫矣○  
鄒嶧山曰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  
劉安成曰魯所謂錫之土田者其山川城郭官室塗巷附庸皆  
在田制百里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徐儆菴曰龍  
旂二句總言郊廟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祭言觀  
註錯舉四時可見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匪解  
是以時祭祀而不忌下章秋而戴管二句卽匪解之一也不忌

毛詩徵旨 卷二十第 十三

禮與物無過差下章白牡一句卽不忌之一也皇皇三句以郊  
祭言專祭者后帝配祭者皇祖后稷也是饗二句是郊祭之獲  
福周公皇祖二句是廟祭之獲福專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群  
公也本文亦字承上旣字來降福含下天錫章意在福女舍下  
秋嘗四章意在此詩爲修廟而頌禱故言廟祭獲福獨詳其所  
謂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  
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  
大輅載弧鬻音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專用犧  
象山壘灌用玉瓚大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武皮弁素積禡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徐玄扈曰龍旂二句斷王郊祭說按周禮司常職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旂十有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故疑龍旂爲廟祭所建此大謬也卽無周禮可據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曷爲不言所建耶○又曰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左龍旂祀帝之明徵也且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纏纏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梁徐陵勸進表揚龍旂以饗帝○是享神水格享也是宜神無怨恫也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十四

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詩故曰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識其廢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也○姚承菴曰龍旂以下通在郊上看春秋二字只作歲時解○又曰周公亦是祖也因上稱皇祖后稷故此稱周公皇祖耳○趙士會曰魯以諸侯承天子之祭似覺不宜故曰饗曰宜此詩人之微詞也宜在周公之功上看

四章徐儼曰秋嘗福衡是先時而戒其牲見禮之預白牲騂剛是因人而異其牲見色之辨犧尊祭器也毛魚載羨祭品也毛魚一物載羨二物邊豆以盛穀核大房以載牲體總之是物有常品器有常數意萬舞兼文武而聲在其中以上將禮備樂

和立說所謂用天子禮樂者也○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於宋別其嫌也其祀魯公以侯禮則從周之尚以遵乎時謹其度也○朱克升曰犧尊盛酒則將將盛羹或云嚴正之貌○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敝右載汪肉帶骨曰敝純切肉曰載○禮記曰鬯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奇陽之義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敝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敝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徐儼曰禮大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千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今魯用之故春秋譏其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夫人卽僖公之母成風也此詩所稱雖非大禘成風但以爲舞用于廟則亦不免于僭矣○又曰俾爾者神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古之意○姚承菴曰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熾指其身所享受熾有火炎意昌有日新意○徐玄扈曰舊以俾爾六句爲獲福壽以保國三壽二句爲得壽臣以固國詳文勢不虧一句屬下正與岡陵相似○又曰方盛爲熾無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維祺爲熾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干戈無驚擾也總是會邦是常之意○又曰作朋有同心一德之意所謂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張衡東京賦曰隆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姚承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十五

和立說所謂用天子禮樂者也○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於宋別其嫌也其祀魯公以侯禮則從周之尚以遵乎時謹其度也○朱克升曰犧尊盛酒則將將盛羹或云嚴正之貌○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敝右載汪肉帶骨曰敝純切肉曰載○禮記曰鬯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奇陽之義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敝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敝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徐儼曰禮大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千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今魯用之故春秋譏其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夫人卽僖公之母成風也此詩所稱雖非大禘成風但以爲舞用于廟則亦不免于僭矣○又曰俾爾者神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古之意○姚承菴曰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熾指其身所享受熾有火炎意昌有日新意○徐玄扈曰舊以俾爾六句爲獲福壽以保國三壽二句爲得壽臣以固國詳文勢不虧一句屬下正與岡陵相似○又曰方盛爲熾無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維祺爲熾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干戈無驚擾也總是會邦是常之意○又曰作朋有同心一德之意所謂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張衡東京賦曰隆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姚承

菴曰看後章保有鳧縶與眉壽保魯便見是保彼東方魯那是常○又曰如岡如陵即國家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維之意

揚升菴曰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復請之有且周公既用禮樂何為白其壯乎白者放之色也魯君臣效宋之郊使有以僭分討魯者則以宋為解耳

五章徐傲茲曰此稱其內修外攘之功而祝其昌大壽考之福也但上章主祭祀言此章主繼述言皆所以奉祖考也有田則有賦魯有萬井之田則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徒車有千乘應徒有十萬若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大國三軍而已更以魯地

毛詩微言 卷二十

十六

考之其寔不滿千乘蓋三萬是寔說千乘是誇詞嚴氏謂千乘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是也○朱克升曰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薛方山曰朱英二句承公車言貝冑二句承公徒說總是出師之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冑謂兜鍪以貝為飾朱縶以朱綫綴貝而飾冑也○又曰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縶謂約之以繩非訓縶為繩

○朱克升曰  
綠縶約弓以繩纏之使弓體正也○徐玄扈曰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為頌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偪列于會伯禽始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故併及數國○章小東

曰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膺我伐寇而彼畏之謂懲我既直前而不避彼又創艾而不來此便是莫敢禦也有此武功是為善繼善述而感格祖考為有本矣故廟祭而神錫之○徐玄扈曰富是年富之富謂來日尚多也昌明盛之意大恢弘之意昌而大者單厚之積極於無涯也耆老艾養也耆而艾者胡考之休日益顯養也○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眉壽無有言即無有後艱之意

徐玄扈曰禮記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說者謂魯之田賦未及千乘以為誇詞也○金仁山曰王

毛詩微言 卷二十

十七

文憲言此詩富有錯簡當以孟子為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言周公四征不庭伐淮踐奄之功吳氏亦曰則莫我敢承為周公魯公設嘗與土田附庸為連文蓋詩人言成王命周公建元子於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三萬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何以云周公膺之乎六七章朱克升曰此與下章友屨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為說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也○徐傲茲曰上文願其保邦是福也非功也至服未有而後為功遂其貫至淮夷下亦貫至南夷意皆歸重服遠上○又曰徐宅海邦皆連屬於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於南者從向化也是變楚為齊而

為救順意諾應命也是遵其號令聽其約束意以上二章皆承廟祭獲福來亦欲神默相之如此也○黃氏佐曰來同如徐方既同之同言同心而歸也率從亦心悅誠服之謂○薛方山曰魯侯之功就服遠上見不必總承魯侯是若人皆錯認遠人之順魯侯不知乃言魯侯之順所欲也○劉安成曰泰山曰所磨龜家曰奄有鳧經曰保有皆以魯地言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遠莖總發其詞而致願望於公也○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又曰僖公之世東方小國見於會盟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不見於經○薛方山曰披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春秋無徐淮寇魯之書豈僖公亦有以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十一

服之興○沈仲容曰春秋書公會戎於潛胡傳曰書會戎譏之也若作同來會盟則魯人所以願僖公者及以譏僖公矣

八章言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而下皆純嘏之實蓋無福不有正見其純也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天知我公之志不徒守成而尤欲恢復故既使之保魯而又使之復其常許以還周公之舊又使之燕喜以為一身之福又使其一家有餘慶又使其舉朝多喜起而常撫此邦國焉多祉如此而猶以眉壽不足盡之乃益以黃髮兒齒非純嘏而何○蘇頌濬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姚承菴曰眉壽三句是天以純嘏錫魯侯燕喜而下則純嘏之

錫魯侯蓋以身享之矣○徐玄扈曰眉壽七句逐句散說而垂重居常與許上若平說則眉壽與黃髮句礙保魯與邦國是有礙矣○徐儼茲曰常見侵於齊許見易於鄭居宇正見復周公之宇也曰邦國是有則無敗於啓宇之初矣○曹氏曰漢志魯有薛縣而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孔氏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陳行之曰燕喜如洋與優游之意宜大夫庶士者君臣相得言與之相宜也○劉安成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薛姜其母風姓曰成風○薛方山曰會於下以釋齊人之討薛姜之姜也稀於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姚承菴曰燕喜二字當就平日安享言下文既多受祉方說得去○又曰既多受祉承上眉壽三句來故言卽今黃髮兒齒已有眉壽之徵則保魯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固其所必然者矣○黃氏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於鍾巫桓乘於彭生魃賊於圍學閔戕於卜齋弒途踵繼其來久矣此詩憐惻以壽考為言亦欲其以履車為戒耳人謂魯皆諛詞孰知忠愛之意溢於言表○沈仲容曰淮夷來同規馭遠也居常與許規其復故業也宜大夫庶士規其體羣亨也是卽卷阿風諫之義

末章王伯厚曰後漢註兖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徐儼茲曰此申言脩廟之事斷是截於

所生之處脩廟是增其規模而鼎新之非但補苴之已也萬民是若言周公羣公功德在民故成樂其廟宇之新而言萬民是若則魯之君臣又可知矣○陳定宇曰僖公脩闕宮以其新脩故又曰新廟而略寢又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為美鄭廟者固非毛以新廟為闕公廟者尤非也○朱克升曰朱子初說以為魯之羣廟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后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爲僖公所脩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羣廟亦可竊意帝與稷自因郊祭而言不在廟祭之數○黃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必松栢有鳥路寢孔碩然後見新廟奕奕然盛大也○輔潛菴曰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二十

怨謫與安能致如斯之頌禱

胡雙湖曰闕宮是依倣殷武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誇耳

魯申公曰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稷又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

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申公詩說以駟泮宮有駟闕宮係鷓鴣東山狼跋伐柯九段破斧定之方中之後俱稱魯風次召南

### 商頌

聞之太史公曰宋襄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本之韓詩然改之左氏正考甫蓋佐戴武官其在

襄公之前遠甚且其詞與古亦非周以後之人能作况周用六代之樂而寥寥僅存商誰謂散亡之後盡無徵也剛詩正樂竊比先民孔子蓋正考甫七世孫云○朱子曰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詞自是與古非宋襄何作○陳止齋曰別以爲商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 那

徐做弦曰首四節總敘音樂之盛與天傳恭之深而終又致其丁寧之意云大樂首節是將祭二節是方祭三節是畢祭四節乃言恭敬傳之先民音樂皆其流貫而末節則章先之享也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毛詩微言 卷二十頌 二十一

黃氏佐曰那與之嘒總該前三節意謂執鼓樂所由成故先言之非舉一以例其餘也置與奏相承是一時事蓋只陳其樂而奏之簡簡耳與既備乃奏意同○孔氏曰禮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執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註云祝執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執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執鼓執以兆奏鼓者也播執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按此則奏鼓簡簡時已先奏執可知夫奏執而不言執者

文也○姚承菴曰奏鼓備簡不兼鞀鼓淵淵不言鼓味簡簡淵淵目見○黃氏佐曰樂記云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揚鳩雉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琴瑟以和之干戚旌狄以舞之此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按此亦可証此詩首言鞀鼓之意而鞀與鼓為二物也○劉安成曰凡聲皆屬陽商人祭祀尚聲先求諸陽者也○唐荆川曰樂以迎來祭之首務鼓以立動樂之紀綱故以為言○陳氏曰牲未殺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游蕩宣播之意○衍自我感格言尚未說烈祖之來格也

鄭氏曰置讀曰植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漢樂故嘆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冢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

毛詩傳言

卷二十頌

二二

一搖之亦植之類○徐傲茲曰置我鞀鼓或云小為鞀大為鼓如此則與二節鞀鼓句有礙蓋此所置之鞀鼓即二節淵淵之鞀鼓所奏之鼓即三節有數之鼓自不同也

二節徐玄扈曰思成二字最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緩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張七澤曰緩我思成朱子既詳引鄭箋而又謂其有脫誤今觀鄭註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尚茫然既而有見聞則成之矣心于是乎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愚殆疑朱子之言之贅也○徐傲茲曰緩我思成固見祖考之來格亦見古人感格祖考之誠意非是一段精神凝

聚澄心定慮安得思而成之也○姚承菴曰思成不專在樂而非樂不足以緩之故伐鞀鼓合官聲以作磬聲然其實主祭者穆穆其容而後厥聲如是其美耳○又曰磬聲最清越而幽遠

辨于他音他音一垂戾高下便合不來故記曰石磬磬聲以立辨○徐玄扈曰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玉磬清越以長故依其聲則和平○劉安成曰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

三節朱克升曰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鐘送尸亦其一徵也○徐傲茲曰庸鼓二句要入形容功德意方見數矣之妙○教以清濁高下言亦以綴兆疾徐言○徐玄扈曰

毛詩傳言

卷二十頌

二二

亦不夷憚即一奕字內含德周頌先祖是聽在商文簡古乃爾○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黃氏佐曰此詩迎牲以鞀鼓當祭以鞀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豈一事自為一成乎然味其詞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商頌所以簡古而曾子歌之也○又曰詩只言豐管管磬而註稱管管管字從萬舞來○朱克升曰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自湯孫奏假緩我思成直到我有嘉客亦不夷憚此時懽忻流通神人胥悅全藉吾一段精誠去感格故遂按以自古在昔一條四五節徐傲茲曰樂則自稱其盛傳恭則推先民其不敢專此



○疊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自三闕之初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不分時與事言○姚承菴曰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誠敬故前云湯孫奏假下篇亦云駿假無言而又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穆穆益言無聲之可聞也觀此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為奏假者從可想矣○頌字內有翼望之意在且平之京德雖不足頌而以湯之孫承湯之祭則一氣相為流通神所憑依將是在是矣夫音樂雖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綴我思成即此可想見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

烈祖

徐儼茲曰首節言先祖垂福于後而今日得以修其祭祀中二節正言祭而獲福之事以見先祐之所及末則具其享也○又曰使已得奉祭祀已見先祐所及至于獲壽獲福又因修祭祀而致之總歸重烈祖上

首節胡雙湖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烈祖要見功德之隆斯祐含下天命人心說秩秩之福便是無疆中亦重疊不已之謂斯所只是說今王時節言先祖餘慶之遠使爾今日得奉祭云爾却非遂以今日

之祭為先王之福也○呂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廟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

二節思成以上以清酌作主下以和羹作主將既亦字相呼應載酌之時羹已熟了但其序先進酒而後進羹故相承說來總是祭時事○陸聚岡曰載奠也鄭氏謂既載清酌於尊酌以裸獻是也○姚承菴曰首四句總是秉一誠以對越也故緊接以駿假無言時靡有爭如此則祭必受福矣故遂言綴我眉壽云○黃氏佐曰當行禮之時和羹已修味已均調不至後時之失故曰既戒既平非謂未用之先已戒之方用之時又平之也○又曰註云駿與上篇義同謂奏駿皆助進可用上作奏樂亦可

後此作奏樂勿又添一樂出○無言易主祭謂不諠譁而失禮也靡爭屬助祭謂不紛競而越職也但靡爭又本奏假無言來三四節姚承菴曰既載清酌節已完祭則受福事矣然所謂有秩斯祐申錫無疆者執未之盡也故又舉助祭諸侯受命降康之事以見格享之必然降福之無已皆烈祖之所貽也○徐儼茲曰約軹三句是就人心中說受命下又是就天命上說豐年溥將所該者廣豐年特受命下一事○嚴華谷曰年豐則民安故以豐年為隆康○以心曰假以物曰享此就方祭時說至下來假來享則神來歆矣假享雖是諸侯宜提天子作主但助之假享故曰以○朱克升曰申錫無疆則前日之福及于今隆福



無疆則今日之福及於後○許南白曰上文言奉祭獲福則先祖之享可知矣然湯孫之意無窮故復丁寧如此○劉安成曰頌以美盛德告成功皆自歌工以達主祭者之意也自歌工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主祭者自言則曰我曰予對先祖則曰湯孫所指則一也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與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玄鳥

徐傲茲曰此詩祭祀當作於武丁以後之時王祀契與成湯及武丁而詳道其功德之隆也二節以上是先王創之之事以下是後王繼之之事蓋非契與湯開之於前則一代之業何所始非武丁繼之於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故後人並舉而頌之通篇以有土有人作主○姚承菴曰商之祀開於契成於湯中與於武丁而實皆天之命也喫緊在數命字上

薛方山曰此詩先後通指契湯以下祖考而言今欲專指湯者蓋見上二句但為湯之事耳不知此詩只是一章朱子特就其韻相叶而意微斷處節而分之非如泮宮等篇一章各為一義也試以此節合上文讀之便見先後專指湯不得況此祭祀宗廟之樂契為商人所由生湯為天下所由始故首

毛詩徵言 卷二十第

二六

節特言之而又以湯事帶下乃其文字參錯處至其餘祖考

不應無一語及之故於此總之以先后而受命不殆又正相

延不絕之意末殷受命咸宜亦通以宗廟之神言百祿是何

時王荷之也此與商之孫子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義同○

鄒嶧山曰此詩非專祭武丁亦非兼祭武丁觀二節在武丁

孫子而傳有故今字與今葉湯號句是以武丁為主祭之時

王如那篇於赫湯孫之側而諸侯奉大禋以助祭亦如烈祖

篇諸侯乘車以格享之例其非祭武丁明矣○崔後渠曰此

詩大槩重湯上古帝六句原其始武丁正賴其福也○徐玄

扈曰商祖契而宗湯武丁亦為百世不遷之宗故此詩疑作

毛詩徵言 卷二十第

二七

於武丁之時而後世因以為宗廟之樂也

首節揚升菴曰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

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

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

為言之不文矣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申甫為嶽神所

生可乎古註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郊禘記其祈禱之時故言

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蘇

老泉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

祖神奇妖瀦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必將儲陰陽

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

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毛公傳詩以凱降為祀郊雝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楚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矣天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孔氏曰燕色玄故名玄鳥○羅氏願曰燕以春分來秋冬去其來主為孚乳故古者以至之日祀高禘○張七澤曰契乃商人所由生故生契即是生商亦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也宅殷者契盡司徒之職故有殷土之封鄭箋孔疏皆指湯言蓋以史記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始改亳為殷也此說畢竟非是○薛方山曰天命帝命相對看玄鳥之降但生商未為天子殷土之宅但一國未有天下便見重湯上古帝是後人追稱之詞○曹氏曰書云維我商王布昭

毛疏卷二十類

二八

聖武長發曰武王武有虞象故稱武湯○徐傲茲曰正域言四方之封疆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也要見作君作師意○姚承菴曰正雖訓作治然有始字意在域彼四方以四方為域也下聲域彼四海照此說

二節黃氏佐曰上言天命湯以天下此則即人心土地以著其受命之固而垂裕之遠也在成湯身上○徐傲茲曰天命既歸人心咸屬故云方命厥后人心既屬土地攸歸故云奄有九有先后指湯說孫子即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鮮于氏曰方命厥后言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楊升菴曰春秋命曆敘九州謂九圍圍古文省作有

或云孫子作主祭之時王謂武丁之孫子也與湯孫一殷乃巖華谷云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已之武德義未安○姚承菴曰方命厥后之命即是帝命不作諸侯受命說○鄭氏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辭殆者在高宗之為孫子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明也

三四節徐玄扈曰武無不勝所謂君德以剛為主易之自強書之智勇詩之執競皆是物也况中衰之後非武不振故殷稱捷武周稱赫業○徐傲茲曰龍旂二句應上方命厥后邦畿三句應上奄有九有見人心土地無改於昔也王都雖有制而封域則無外要見居重取輕宅中國天意豈謂開廣也只是天下

毛疏卷二十類

二九

統不得以開辟言○孔氏曰殷周禮儀厚真稱服○姚承菴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言生齒繁衍而居處於京師者甚衆且多也○又曰聲字雖解作開亦有始字意在再造之功與開創者等也○孔氏曰王肅云殷過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徐玄扈曰武王湯也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澤斬而子孫不蒙其休者則其精神力量至此而盡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至武丁孫子而德澤尚足以及之則是武丁中興猶運之掌尚是武王之方故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顧仲恭曰龍旂十乘鄭箋去二王後與

八州之伯也若作衆諸侯解則商時諸侯三千不應止十衆  
○朱克升曰前言正域若因其固有而治之見成湯非以力  
取也此云聲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之見後王之武  
靡不勝也

末節徐儼曰首三句又登上二節以起下文也受命咸宜正  
與受命不殆應宜字重德上說自湯以至武丁皆有武德以受  
命故曰咸宜命與祿一般自天與之曰命自人得之曰祿總就  
土地人心上見勿作兩層○姚承菴曰四海來殷云言輻輳  
歸命於天子甚衆且多而隨景山以幅員直到大河也

黃氏佐曰咸宜只有土有人無一欠缺之意與天保整無不  
毛詩傳言 卷二十頌 三十

宜一側○陶逸則曰殷受命咸宜是結前語百祿是何是祝  
後語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祀當爲裕裕合也高宗廟而  
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  
而從裕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啟祭  
一禘一裕春秋謂之大事

長發

徐儼曰此詩裕祭群廟故上六章歷推群后受命之事而未  
及伊尹佐命之功也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  
商之受命始於契而大於相土三章言天命會於湯而湯能以

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伐暴以  
有天下末節則言湯之中興而得賢佐也○公羊傳曰大裕者  
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王皆非合食於太祖  
○朱克升曰此及相土知爲大裕之詩

姚承菴曰帝立子生商帝命不違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圖  
是語脉至何天休寵與降於卿士亦此意

首章徐儼曰濬哲二句雖爲說契張本實包下三章意在濬  
者深沉而不淺露也哲者明睿而不昏昧也逆推而上之世世  
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六句卽甲上長發其祥意約而  
言之不過言禹治洪水時有城氏之國勢始大云耳外大國本  
毛詩傳言 卷二十頌 三十一

在何侯絳服之外素與中國隔絕而今爲中國之邊境非廣大  
而何直言之曰幅周言之曰隕卽疆境之義○禹貢曰禹敷土  
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註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生商  
就開王業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舜帝彼言生商人  
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  
爲祥也

朱克升曰玄鳥生商言契之生者天所命也帝立子生商言  
契之造商者亦天所命也○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二章歐陽氏曰玄者深微之稱或云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  
○徐玄扈曰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曰思文頌契曰玄

王皆以天言之○又曰當顯蒙之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  
非武徒剛果烏能勝其任乎故曰桓撥○徐傲弦曰桓撥就德  
說受小國大國契焉司徒敷五教凡其所教即其所受也達者  
百姓親五品遜教無不通也視與視民不怵之視同○輔潛菴  
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德既封為國君當  
有武德也撥即武德之驗○姚承菴曰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  
盡於明倫之教正撥亂而反之正也○率履不越只是行無過  
差此契之身教以此表示其民直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默化  
之者上感下應最是神速所謂是達者如此○孔氏曰契生子  
昭明昭明生相上○鄭氏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三二

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章小東曰烈烈就功業光明上看海外  
有截只向化之意非納土而為之臣也

時着

三章帝命不違含玄王相土在其生也時天意已自簡在其教  
也至天心又相膺合固宜天命之以式九閩也○嚴華谷曰商  
自契以來至湯而始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  
適相符合也○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  
○徐玄扈曰至於湯齊齊字甚妙與致天之屈屈字義同達達  
字善形容不息之意○朱子曰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

湯降不違言湯應昌期適從天降只是不後却無不先一邊○  
註既有明德與又日躋升語相呼應非謂敬已至而又日升之  
也○姚承菴曰聖敬日躋詩人頌湯之詞而湯不知也彼知耶  
儼於上帝耳註聖敬又日躋升須看得融通○敬曰聖敬已到  
渾純不已地位蓋反之而至於安也敬是聖學乃心上工夫下  
行政用武又從此心發出只是常存天理與天合一之意終日  
欽欽惟知有對越上帝只形容其敬之純一若說以敬去事上  
帝便差○孔氏曰分天下為九處若規圓然故謂九閩○徐傲  
弦曰式九閩有表正萬邦之意○下正式於九閩之事此處尚

寬說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三三

四五章首三句皆言湯之受天命下原其以敬而受命也小球  
大球是輯五瑞乃入朝時所執以為信者小共大共是貢方物  
乃入朝時所獻以為敬者綴旒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  
他來駮麗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載得他起其受朝貢即所  
謂休龍也正天命之式九閩而為天子處○孔氏曰諸侯心繫  
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終○陶逸則曰古人取喻恰當上言  
政事文也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駿麗喻○不競三  
句是敬以行政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此推日躋之敬見於行  
事者如此○徐傲弦曰百祿是道與何天之休應百祿是總括  
何天之龍應競練剛柔不是失處天下事自有當急當緩當斷

儀柔的時節但不可倚於一偏故云○姚承菴曰爲政有體要於寬嚴強弱間調停而劑量之語曰大絃急者小絃絕又曰優游不斷又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四者不偏而優優以敷布之則天休遍於下國而福祿歸之矣○徐玄扈曰震動有張皇釋騷意似屬太過難疎有惴懼畏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礙不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重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璧男執蒲璧以朝親宗遇會同於圭○徐傲弦曰受小國大國是契爲司徒受之天子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是湯爲天子受之於天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三四

六童陳行之曰有截以上言恭行天討而有不可遏之勢下言行師有序以見不得已之心○輔潛菴曰載施秉鉞不敢不虔卽所謂臨事而懼也○徐傲弦曰此言既受天命乃躬行天討見商之伐桀乃天實命之而非以臣伐君也武王二句有戒懼意如火二句有奮揚意烈烈不由師曩之盛由理直氣壯來莫遂莫達從苞葉字生卽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卽上九圖有截卽上大小共球之受也截者卽定於一之謂上言不競練剛柔不震動難疎皆於此童見之○又曰有虔秉鉞說者謂惟恐

天誅之或留罪人之不得愚意不然湯之伐桀乃是以臣伐君雖成功之後尚有懸德恐來世以爲口實而興師之日豈遂以驕恣行之此有虔之心卽上帝是祇之心也若急欲得桀而誅之又與庸願既伐之意戾矣○又曰時說謂湯之伐桀必以漸而之蓋其桀之攻商也惟桀終於不悛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見耳此時湯既伐商願則兵端已啓有逼主之漸矣縱桀能改商湯將置身何地本文明言苞有三葉則謂剪其枝葉而後鋤其本根未爲不可但此有緩攻徐戰意非若後世行師尚誦之謂也○又曰湯載旆秉鉞武亦仗鉞秉旄自古英雄皆然若深居高拱命將出師則守成者之事非創業之君所爲也

毛詩徵言 卷二十頌

三五

末童徐傲弦曰此當禘祭之時而以元勳配享當歸重伊尹上有震且業言此時君德不振天命之去留莫測民情之向背未定而玄王所基之業相土所延之緒幾於岌岌矣○允也天子如云真主一殷言應聖人之期備聖人之德也○鄭氏曰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徐玄扈曰阿衡兼太保宅揆之職○與之卿士而曰降只是鄭重之詞左右本行政用武伐暴救民說兩實字緊緊疊上猶云實維伊尹實輔佐商王也○呂覽曰祖伊尹世世享商此可爲配享之証序曰長發大禘也○白虎通曰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

殷武

魯申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畫當祀以其  
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徐傲茲曰此詩歷敘高宗中興之功而未言作廟以安其神也  
一童稱其伐楚之功二童述其責楚之義三童言諸侯畏服而  
來朝所謂中興者如此四童推其中興之由五童極言中興之  
盛六童言今日作廟以祭蓋見其有大功宜立百世不遷之廟  
以祀之也

首童徐玄扈曰捷舊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意此時積聚  
之後稍有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使夷而不振矣○曹氏曰官

毛詩徵言 卷二十類

三六

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姚承菴曰武丁嘗恭默思道  
矣而此以捷伐為威正其仁厚中之神武也○盤庚以後改號  
殷故稱殷武○毛氏曰有鐘鼓曰伐聲罪致討曰伐○徐傲茲  
曰荆楚左控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  
○太史公曰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何確齋  
曰采入三句只一氣說續夷恃其險阻征之則逃匿謂我不能  
致之是以其地難平今惟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  
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有昔諸葛征蠻夷必渡瀘深  
入而後克之亦此意也○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  
嘗使尉佗睢擊越又使監解蒙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

可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不  
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箐夷入據險有阻鳥舉鱗聚不  
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泉京之旅可謂神於用兵矣  
○徐玄扈曰不曰功而曰績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垂  
後裔不似後世好大矜武而用兵四夷

二童首言荆楚之近而以氏羗之遠者形之言成湯之世其在  
九服之內者勿論即遠莫遠於氏羗而猶莫敢不來且其來又  
非迫於不得已自言此商之常禮也則心服可知矣氏羗之在  
昔如彼荆楚之在今如此今日之陳兵而來亦執商之常以開  
矢不草不王者耳○徐傲茲曰氏西羗之別種在冉驪東北廣

毛詩徵言 卷二十類

三七

漢之西其種非一羗出自三苗今粵東等州皆其地○又曰畢  
獻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氏羗非  
一國一君故曰莫不商是常見責楚之義○禹貢荊州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桃輪栝栢檉紙柞丹雘篚錫三邦氏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纁組九江納錫大龜○周禮秋官行  
人云九州外謂之藩國二十年為一世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  
位乃來朝謂之世見○國語賓服者享嘉服者王時享終王先  
王之制也有不享則脩文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不至則脩刑  
於是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征不享告不王  
三童徐玄扈曰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

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章小東曰歲事所包者廣即朝覲述職也春夏朝宗其來以時故曰歲事稼穡乃歲事中之二舉國之重務而言○徐玄扈曰勿子禍適二句見雖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爾稟稟之意形於辭色○稼穡匪解非遂以墾闢自信也中實有不敢自保之意

四章車小東曰有嚴以上言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以畏天所以受命而中興也不借濫即是無忌違非又不借濫於終意○徐玄扈曰人心如天不怠常有提醒便無過差少着怠違

詩書卷二十類

三八

便稱廢湯佚檢點不到處便成借濫矣所以說不敢怠違不敢字正應嚴字○崔昆湖曰不借濫以事言不敢怠違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之敬慎如此○左氏曰賞僭則爵及滯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命於下國二句賞以荆楚平諸侯服作主對天而言故曰下國命之光復舊物而內順治外威嚴福就加焉故曰大建

五章啟道既彘人心玩愒自高宗中興百度脩舉故商邑雖猶故也而若翼然攷觀足為四方之表極只就人心而見其國勢如此○史記昔唐人部河東唐人部河內周人部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徐傲茲曰極即萬邦之方

意不重取正上說賞一用而天下稱仁刑一用而天下稱武是聲之赫赫處賞不用而天下自懷刑不用而天下自威是靈之濯濯處後生時王自言對高宗說故曰後生○朱克升曰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餘澤也

未章徐傲茲曰上敘高宗之功百世不磨固宜立百世不遷之廟斷是斷於景山之上遷是遷於造作之所方是正以繩墨新是廟以斧斤處是截以刀鋸展成孔安就後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若以百世不遷為安則凡從祀之廟皆不安矣此立廟升祔乃在親盡嘗祧之日非始崩之時也○

詩書卷二十類

三九

廟以特立故親雖盡而不遷禮以義起故服雖窮而不祧百世之祀與玄王而居故借烈祖而烝衍也○劉安成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商有三宗高宗其一也

漢氏曰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於此

魯申公詩說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維烈文



振奮武賚時邁綴句桓為一卷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志載見  
有客有謦潛絲衣臣工豐年載芟良耜天有成命噫嘻執  
鼓為一卷西頌那烈祖長發玄鳥殷武為一卷駟以下四篇  
白為魯風不入頌

毛詩徵言二十卷

附十

毛詩徵言二十卷 內府藏本

明張以誠撰以誠字君一華亭人萬曆辛丑進士  
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書雜採舊說無所發明如  
豐坊偽詩傳之類皆不辨而濫收之